

超新星纪元 综合版

刘慈欣 原著
瀚霖 整理

整理者说明

《超新星纪元》有很多个版本。根据刘慈欣本人在一篇文章中的说法，共有五个版本，其中我们能看到的有三个半版本，其中三个完整的版本分别是：1991 年版、2003 年版、2009 年版，对应于刘慈欣所说的第二版、第五版和第四版。根据刘慈欣在《后记一》中的说法，2003 年版为了能够出版，砍掉了第四版中的“交换国土”内容，其他情节未有大的改动；而 2009 年版则恢复了该内容，故 2003 年版是第五版，而 2009 年版反而是第四版。这两个版本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版本，以 2009 年版为主；而 1991 年版则与这两版在情节上相差很大。半个版本指的是网上流传的一个“京津保卫战”的片段，根据刘慈欣说法推断，是第三版中的情节。

多个版本中很多情节都不一样，统计如下：

情节	第二版（1991）	第三版（2000）	第四版（2009）	第五版（2003）
华华、小梦	火车上认识	推测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
眼镜、吕刚	无	有	有	有
大人死亡时间	两天内	推测近一年	近一年	近一年
模拟国家、大学习、公元钟、终聚地、悬空、惯性时代	无	推测有	有	有
交接方式	偶然	推测平稳	平稳	平稳
糖城时代	美梦时期、沉睡时期、噩梦时期，只有中国经历	似乎只有中国经历	无噩梦时期，中、美均经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无噩梦时期，中、美均经历，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超新星战争	美国鼓动日本入侵中国，未真正打响即停止	美、日、俄、英、法联合入侵中国，京津保卫战，有详细过程	南极洲游戏战争	南极洲游戏战争
交换国土	有	未知	有	无

这些版本之间设定不同，且刘慈欣想要表达的主题也不一样。综合而言，旧版中刘主要是表达了对中国孩子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这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焦虑）；新版中则无此情绪，而是更像《三体》中那样，站在了全人类这一更高的角度，对人类文明共有的问题进行反思。

因此，不同版本的作品根本就不是发生在同一时空中的故事，主人公的性格等也有所不同，把这些不一样的情节生硬地放在一起必然会产生细节上的冲突。但换个角度想，对于看过不同版本的老读者，自然不会受这些细节冲突的影响；而站在文学欣赏的角度，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完整”、情节更丰富的版本的。我就尽量尝试做这样的一个努力，把互相之间缺少的情节综合到一起，并尽量使其逻辑上连贯，相信能稍微弥补很多读者心中的缺憾。

本综合版以第四版（2009 年版）为底本，并补充上这一版所缺少的一些情节，比如噩梦时期、各国入侵中国、京津保卫战等。这一版内容用黑色字体。

补充上的第二版（1991 年版）内容用蓝色字体。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情节这一版的反而比第四版的更加详细，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就会以这个版本为主体，并加以标注。

补充上的第三版内容用红色字体。

此外，有些不影响主体情节的细节内容会服从逻辑需要而适当删改。

目录

引子	4
第一章 死星	7
终结	7
夜空骄阳	10
第二章 选拔	15
山谷世界	15
国家	25
第三章 大学习	27
世界课堂	27
总参谋长	35
味精和盐	38
第四章 交接世界	41
大量子	41
新世界试运行	43
公元钟	46
超新星纪元	49
第五章 超新星纪元	53
纪元初一小时	53
悬空时代	62
第六章 惯性时代	68
视察	68
全国大会	70
好玩儿的国家	74
争论	81
第七章 糖城时代	85
美梦时期	85
沉睡时期	88
白宫宴会	97
噩梦时期	122
第八章 中国保卫战	128
战争警报	128
太阳舰队	132
第二次全民大会	133
复活	136
渤海湾	138
军事法庭	144
金色狂草	148
终止战争	149
第九章 美国糖城时代	155
美国糖城时代	155
世界游戏	160
第十章 超新星战争	162

南极洲	162
铁血游戏	171
一千个太阳	183
公元地雷	187
反击	188
暴风雪	190
回家	194
第十一章 创世纪	195
新总统	195
访问	198
交换	203
抉择	209
大移民	211
创世纪	215
附记 蓝星星	216
后记一	218
后记二	221

引子

夜，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行驶在石家庄和北京之间的铁路上。

车厢中开始查票，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儿机灵地闪进厕所里，划上门闩。他松了口气，美美地对自己笑了一下，这过早的独自远行对他来说显然是一种乐趣，他静静地，紧张地等待着，享受着童年的历险。当他认为外面足够安全时，就小心翼翼地打开门溜了出去，不放心地向两边的车箱看看。

“别怕，已经查完票了。”

这声音很轻柔，象是从车外寂静的夜海中飘进来的一丝微风，但还是使男孩儿吃了一惊，他猛地扭头，看到了另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但是个女孩儿。

“我不认识你！”男孩儿警惕地说。

“这不是认识了吗？”女孩儿充满善意地说。

两个孩子来到车箱的连接处，在昏暗的灯光下互相打量着。他们身边车门的玻璃上结了一层冷雾，黑乎乎树木在夜色中朦朦胧胧地掠过。

“你怎么知道我没票？”从厕所出来的孩子问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的一双大眼睛总是不停地放出惊喜的光芒，仿佛世界在他的眼中每时每刻都是一团刚刚爆发的五彩缤纷的焰火。

“我早就看着你呢！没跟大人吗？”

“当然没有！”男孩儿骄傲地说，他显然把这看作一种荣誉，特别是在女孩儿面前。

“你别跟坏孩子在一块儿，快到你爸爸妈妈哪儿去吧，别跑丢了！”他下定决心：如果这个女孩儿拉他去见她的父母，他要轻蔑地拒绝。

“从家里跑出来坐火车的不一定都是坏孩子。我就不坏。”

“什么？你，一个人？！”

那女孩儿穿着一件棕色的小风衣，她很美，惊人的黑也惊人的密的长发象小瀑布似地直流到腰际；

第一次看见这孩子的人肯定都会呆呆地注视着她的大眼睛，那双有着东方孩子黑色瞳仁的大眼瞳不但会说话，还时时飘出钢琴曲，这听不见的晶莹的钢琴曲是随着这双黑眼睛一起出生的，就象银光随星星一起出生一样；

她是女孩儿中的女孩儿，那只车门上的坚硬冰凉的金属把手，此时握在她那只戴着雪白手套的小手中，似乎变得象面条一般柔软了。

“你可真胆儿大！幸亏遇见了我，要不非让骗小孩儿的把你卖了不可。你出来干什么？考试没考好，和妈妈闹别扭了？”

“我是为爷爷出来的。”

“爷爷？”

“爷爷刚去世。”小女孩轻轻地说，她仰头看着车顶上的小日光灯，眼泪涌了出来，但那听不见的钢琴曲仍从晶莹的泪水中传出来，让那男孩儿的心也颤抖起来。

“你从家里跑出来他就能活了吗？”

“我去朝鲜。”

“朝鲜？！”

“爷爷在最后那几天老是对我说，他真想到他打仗的地方去看看，有几次他当真要去的，可没去成。他让我以后代他去，我这就去。”

“他应该让你爸爸妈妈去！”

“他们对爷爷过去的事一点都没兴趣，根本不听他的话，爷爷有话只对我说。”

“可他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小就一个人到外国去的！再说，人家也不会让你过去的，那是边境！”

“我坐在鸭绿江边哭，一直哭到他们让我过去。”

男孩儿从自己背着一个书包中拿出一小叠钱来，从五十元一张的到毛票都有，他抽出五十元的那张，小心地塞到女孩儿的手中。

“我只能跟你作伴儿到北京，以后你只好自个儿走了。”

“我不要，我有的。有钱你怎么不买票？”女孩瞪着他问。

“省一点是一点，抓住了再说，我的钱很有用的。”

“那你一个人出来干什么呢？”

“学校没意思，家里更没意思，我出来玩儿，出来探险？”

“那你到底想去哪儿呢？”

“我也不知道，先去西藏吧。”

“西藏？！那儿好玩儿吗？”女孩惊奇地望着这个和她一样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男孩儿。

“当然好玩儿，我去漂流雅鲁藏布江！”

“……”女孩儿吃惊地打量着他，“去西藏，好象应该……走成都那面儿。”

“先去北京，挣够资金，探险要很多钱呢！”

“天啊，你还能挣钱？怎么挣？”

“我怎么知道，到北京才能知道嘛！这有什么能不能的，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爸爸妈妈现在多么想我呢！”

“让他们想去吧，我们俩作个伴儿，没人敢碰我们！”

“对了，你叫什么？”

“李华华。”男孩回答。

“我叫张小梦。”

“是做梦的梦吗？”

“是的。”

“你多大了？”华华问小梦。

“十一，你呢？”

“我十岁。”

……

这时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

这似乎是一个很小的故事，两个孩子，只能被车站派出所收容，然后由各自的父母领回家，然后各自继续他们刚刚开始的人生旅程，走向一个幸福的，或悲惨的未来。

这也似乎是一个极普通的夜，在这个夜里，时间在流动着，从无限遥远的过去平缓地流来，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平缓地流去。“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不过是古希腊人的梦呓，时间的河流一直是同一条，生活的河也一直是同一条，至少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这条河总是以同样的节奏流啊流，流个没完，这条河就象征着生活和历史的永恒。

铁路两旁的人们是这么想的，华北平原上的人们是这么想的，亚洲大陆上的人们是这么想的，整个地球行星上的名字叫人的碳基生物都是这么想的。在行星的这一边，人们在这条大河永恒感的慰藉下，安睡着。他们坚信这神圣的永恒是任何力量都不可打破的，这信念潜藏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使得他们即使在这个夜里，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的这个夜里，仍能编织着已延续了无数代人的平静的梦。

华北平原上行驶着一列普通的客车，如平原上一条发光的长蛇在滑动。

列车上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儿和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儿，靠着车门处的过道上，睡着了。车外黑乎乎的大地睡得更深，一排排的黑树掠过，在车中看去夜色中的大地好似一个在宇宙不停转动的巨大圆盘……

苍穹上，斜在西天的银河还没有夏季那么灿烂，冬夜的星座：金牛座，猎户座和大犬座已接近西方地平线；夏季的星座：天琴座，武仙座和天秤星座已经出现。一颗颗星如一颗颗遥远的眼睛，从宇宙无边的夜海深处一眨一眨地看着人类世界，看着这个行星上存在了五千年的文明，但今夜，这来自宇宙的目光有些异样。

这个夜，和过去五千年中的无数个夜不一样。

就是在这个夜里，人类所知道的历史已走到了尽头。

（整理者注：在第四版设定中，华华和晓梦一出场就是同班同学，但之所以放上这一段，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他们这样的相识经历。）

这时，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

这时，北京是地上的一座城。

在这座已是一片灯海的城市里，有一所小学校，校园里的一间教室中，一个毕业班正在开毕业晚会。像每一个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孩子们开始畅谈自己的理想。

“我想当将军！”吕刚说。他是一个很瘦的孩子，但却给人一种与这么大的男孩儿很不相称的力量感。有人评论说：“很没劲的，不会再打仗了，将军就是领着士兵走走队列而已。”

“我想当医生。”一个叫林莎的女孩儿细声细气地说，马上招来了嘲笑。

“得了，那次去乡下，你见了蚕宝宝都吓得叫唤，医生可是要拿刀子割人的！”

“我妈妈是医生。”林莎说。不知是说明她不怕，还是说明她要当医生的原因。

班主任郑晨是一名年轻的女教师，她一直呆呆地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在想着什么心事，这时回过神来。

“晓梦，你呢？你长大想干什么？”郑晨问旁边的一个女孩儿。那女孩儿刚才也同郑晨一样，看着窗外想心事。她穿着朴素，眼睛大而有神，透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和成熟。

“家里困难，我将来只能读职业中学了。”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那华华呢？”郑晨又问一个很帅的男孩儿。华华的一双大眼睛总是不停地放出惊喜的光芒，仿佛世界在他的眼中，每时每刻都是一团刚刚爆发的五彩缤纷的焰火。

“未来太有意思了，我一时还想不出来。不管干什么，我都要成为最棒的！”

又有孩子说想当运动员，还有孩子说想当外交官。当一个女孩子说她想当教师后，郑晨轻轻地说：“不好当的。”说完，又看着窗外发起呆来。

“你们不知道，郑老师有小孩儿了。”有个女孩儿低声说。

“是啊，明年她生小孩儿的时候，正是学校精简裁人的时候，前景大大地不妙。”另一个男孩儿说。

郑晨听到了那男孩的话，冲他笑了笑：“老师不会在这个时候想那些事，我是在想，我的孩子长到你们这么大时，会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里呢？”

“其实说这些都没什么意思，”一个瘦弱的男孩儿说，他叫严井，因为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大家都管他叫眼镜，“谁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华华说：“用科学的方法就可以预测，有未来学家的。”

眼镜摇摇头：“正是科学告诉我们未来不可预测，那些未来学家以前做出的预测没有多少是准的，因为世界是一个混沌系统；混沌系统，三点水的混和沌，不是吃的馄饨。”

“这你好像跟我说过，这儿蝴蝶拍一下翅膀，在地球那边就有一场风暴。”

眼镜点点头：“是的，混沌系统。”

华华说：“我的理想就是成为那只蝴蝶。”

眼镜又摇摇头：“你根本没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蝴蝶，每只蝴蝶都是蝴蝶，每粒沙子和每滴雨水都是蝴蝶，所以世界才不可预测。”

“你还说过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是的，微观粒子是测不准的，它的存在只是一种概率，所以整个世界也是测不准的。还有多世界假说，当你扔了一个钢蹦儿时，世界就分裂成两个，钢蹦儿在一个世界里国徽朝上，在另一个世界里国徽朝下……”

郑晨笑着说：“眼镜，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明。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测到，有这么一天小学生能知道这么多。”

“眼镜确实看了不少书！”其他孩子都纷纷点头说。

“老师的娃娃会更了不起的，说不定到那时，基因工程会让他长出两只翅膀来呢！”华华说。大家都笑了起来。

“同学们，”班主任站起身来说：“我们最后看看自己的校园吧！”

于是孩子们走出了教室，同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一起漫步在校园中。这里的灯大都灭着，大都市的灯光从四周远远地照进来，使校园的一切显得宁静而朦胧。孩子们走过了两幢教学楼，走过了办公楼，走过了图书馆，最后穿过那排梧桐树，来到操场上。这四十三个孩子站在操场的中央，围着他们年轻的老师。郑晨张开双臂，对着在城市的灯光中暗淡了许多的星空说：

“好了，孩子们，童年结束了。”

这时，北京是地上的一座城。

这时，地球是天上的一颗星。

这似乎只是一个很小的故事，四十三个孩子，将离开这个宁静的小校园，各自继续他们刚刚开始的人生旅程。

这似乎是一个极普通的夜，在这个夜里，时间在流动着，从无限遥远的过去平缓地流来，向无限遥远的未来平缓地流去。“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不过是古希腊人的梦呓，时间的河一直是同一条，生活的河也一直是同一条。这条河总是以同样的节奏流啊流，流个没完。生活和历史都与时间一样，是永恒的。

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是这么想的，华北平原上的人们是这么想的，亚洲大陆上的人们是这么想的，这整个地球行星上的名字叫人的羴基生物都是这么想的。在行星的这一边，人们在这条大河永恒感的慰藉下，相继进入安睡。他们坚信这神圣的永恒是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破的，他们醒来时将迎来一个与以前无数个清晨一样的日出。这信念潜藏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深处，使得他们即使在这个夜里，仍能编织着已延续了无数代人的平静的梦。

这里有一个普通的小校园，是这灿烂的城市之夜中一个宁静的角落。

校园的操场上有四十三个十三岁的孩子，同他们年轻的班主任一起仰望着星空。

苍穹上，冬夜的星座：金牛座，猎户座和大犬座，已沉到西方地平线下；夏季的星座：天琴座，武仙座和天秤座早已出现。一颗颗星如一只只遥远的眼睛，从宇宙无边的夜海深处一眨一眨地看着人类世界，但今夜，这来自宇宙的目光有些异样。

就是在这个夜里，人类所知道的历史已走到了尽头。

第一章 死星

终结

在我们周围十光年的宇宙空间里，天文学家发现了十一个太阳，它们是：比邻星，半人马座 A，半人马座 B，以上三颗恒星在彼此的引力下维系在一起运行，构成了一个三星系统；天狼星 A，天狼星 B，卢伊顿 726—8A，卢伊顿 726—8B，以上四颗恒星分别构成了两个双星系统；巴纳德星，佛耳夫 359，莱兰 21185，罗斯 154，以上四颗是单星。天文学家们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也许在这个空间里还有一些非常暗的或被星际尘埃挡住的恒星未被探测到。

天文学家们注意到，这片空间中有大团的宇宙尘埃存在，这些尘埃像是漂浮在宇宙夜海中的乌云。安装在人造卫星上的紫外探测器对准这团遥远的星际尘埃时，在吸收光谱中发现了一个 216 毫米的吸收峰，由此认为这些星际尘埃可能是由碳微粒组成的。通过这些星云的反射性质推测，组成星云的碳微粒的外部还覆盖着一层薄冰。尘埃粒子的大小范围从 2 毫微米到 200 毫微米，与可见光的波长属同一数量级，尘埃对可见光是不透明的。

正是这片星际尘埃，挡住了距地球八光年的一颗恒星。那颗恒星直径是太阳的二十三倍，质量是太阳的六十七倍。现在它已进入了漫长演化的最后阶段，离开主星序，步入自己的晚期。我们把它称为死星。

如果它有记忆的话，也无法记住自己的童年。它诞生于五亿年前，它的母亲是另一片星云。原子的运动和来自银河系中心的辐射扰乱了那片星云的平静，所有的云体粒子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向一个中心凝结。这庄严的尘埃大雨下了二百万年，在凝成的气团中心，氢原子开始聚变成氦，死星便在核大火中诞生了。

经过剧变的童年时代和骚动的青年时代，核聚变的能量顶住了恒星外壳的坍缩，死星进入了漫长的中年期。它那童年时代以小时、分钟甚至秒来计算的演化，现在以亿年来计算了，银河系广漠的星海又多了一个平静的光点。但如果飞近死星的表面，就会发现这种平静是虚假的。这颗巨星的表面是核火焰的大洋，炽热的火的巨浪发着红光咆哮撞击，把高能粒子暴雨般地撒向太空；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从死星深深的中心涌上来，在广阔的火海上翻起一团团刺目的涌浪；火海之上，核能的台风在一刻不停地刮着，暗红色的等离子体在强磁场的扭曲下，形成一根根上千万公里高的龙卷柱，像伸向宇宙的红色海藻群……死星的巨大是人类头脑很难把握的，按照比例，如果把我们的地球放到它的火海上，就像把一个篮球扔到太平洋上一样。

本来，死星在人类看到的星空应该是很亮的，它的视星等是一7 5，如果不是它前方三光年处那片孕育着另一颗恒星的星际尘埃挡住它射向地球的光线的话，将有一颗比最亮的恒星——天狼星还亮五倍的星星照耀着人类历史。在没有月光的夜晚，那颗星星能在地上映出人影。那梦幻般的蓝色星光，一定会使人类更加多愁善感。

死星平静地燃烧了四亿八千万年，它的生命壮丽辉煌，但冷酷的能量守恒定律使它的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核火焰消耗着氢，而核聚变的产物氦，沉积到星体的中心并一点点地累积起来。这变化对于拥有巨量物质的死星来说是极其缓慢的，人类的整个历史对它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四亿八千万年的消耗终于产生了它能感觉到的结果——惰性较大的氦已沉积到了相当的数量，它那曾是能量源泉的心脏渐渐变暗，死星老了。

但另一些更为复杂的物理法则，决定了死星必须以一种壮烈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生命。它中心的氢越挤越紧，周围的氢仍在聚变，产生的高温点燃了中心的氢，使其也发生了核聚变。恒星中所有的氢在一瞬间燃起了核大火，使死星发出了一道强光。但氢聚变产生的核能仅为氢的十分之一，所以死星在这次挣扎之后更虚弱了。这被天文学家称为“氦闪”。“氦闪”的强光在太空中穿行三年后到达了那片星际尘埃，其中波长较长的红光成功地穿过了这道宇宙屏障。这束红光又在宇宙中旅行了五年，到达了一个比死星小得多的普普通通的恒星——太阳，也照到了被这颗恒星的引力抓住的几粒宇宙灰尘上。人们把这几粒灰尘分别叫做：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当然，还有地球。这时是公元一七七五年。

那天晚上，在地球的北半球，在英国的温泉城市巴思，一个高级游乐场的音乐厅外面，一位生于德国的风琴手，威廉·赫歇尔，正用一架自制的天文望远镜贪婪地探视着宇宙。灿烂的银河是那样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把自己的生命全部灌注于望远镜中，以至于他的妹妹卡罗琳只好在他观察时用小勺向他口中喂食。这位十八世纪最卓越的天文学家，一生都在天文望远镜的目镜前度过，在星图上标注了近七万颗恒星。但这天晚上，却漏过了一颗对人类来说最为重要的星星。那天晚上，在西部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颗红色的星体。它位于御夫座的 α 星和 β 星连线的中点上，视星等为4 5，不算太亮，一般人即使知道确切位置也难以找到。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颗红星无异于太空中突然出现的一盏巨灯。如果这时赫歇尔不是伏在望远镜上，而是像伽利略以前的天文学家一样，用肉眼巡视苍穹的话，他也许会做出一项发现，这发现在其后的二百多年里将改变人类历史。但这时他正聚精会神地对着他那架口径只有两英尺的望远镜，而望远镜显然是对着别的方向；最遗憾的是，这时格林威治天文台、赫文岛上的天文台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天文台的望远镜都指向了别的方向……

御夫座的红星亮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晚上就消失了。

也是这一年的一个夜晚，在另一个叫北美洲的大陆，八百名英军士兵正悄悄地行进在波士顿西面的公路上，红色的军服使他们像一串夜色中的幽灵。他们在春夜的冷风中紧握着毛瑟枪，希望能在天亮前赶到距波士顿二十七公里的康科德镇，按马萨诸塞总督的命令摧毁“一分钟人”设在那里的军火库，并逮捕他们的领袖。但天边很快出现了一线鱼肚白，小树林、草屋和牧场的篱笆都在晨光中现出黑色的剪影，士兵

们四下看了看，发现他们只走到一个叫列克星敦的小镇。突然，在前方的一片树丛中，小火星闪了一下，一声刺耳的枪响划破了北美洲寂静的黎明。紧接着，是子弹穿过空气的啾啾声——孕育在母腹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发出了第一下蠕动。

但在太平洋对面的那个广阔的大陆上，一个文明古国已延续了五千年。这时，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有很多人正向着古国的京都日夜兼程，他们携带着从古国的各处收集的大量古书。编纂《四库全书》的征书圣旨在前就已下传，现在，广阔的国土上的古书仍像无数条源源不断的小溪向京都汇集。在紫禁城的一间巨大的木结构大厅中，乾隆皇帝正巡行在无穷无尽的排排书架之间，这是两年来为《四库全书》收集的典籍，它们已按经、史、子、集分成四个大类放置在这些巨大的书架上。皇帝把侍从留在了门外，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这个巨大的书库。为他打灯笼带路的是三个佩戴大学士花翎的人，他们是戴震，姚鼐和纪昀。和那些挂名的皇亲国戚不同，他们是《四库全书》真正的编纂官。高大的书架从四人的身边缓缓移过，在灯笼昏暗的光亮下，他们仿佛在穿过一堵堵黑色的城墙。他们来到一堆古老的竹简旁。乾隆帝战战兢兢地拿起一捆来，在灯笼摇动的黄光中，竹简上反射着几个小小的光点，仿佛上古时代的瞳仁。乾隆轻轻放下竹简，抬头四下望望，他觉得自己仿佛处于书山幽深的峡谷之中，这是岁月之山的峡谷，在这书的悬崖之间，五千年来的无数幽灵在静静地飞扑升腾。

“逝者如斯，陛下。”一个编纂官低声说。

在那远得无法想象的外太空，死星在继续走向自己的末日。又发生了几次氢闪，但规模比第一次小，氢聚变生成的碳和氧又组成了一个新的核心。紧接着，碳氧核心又被点燃，产生出更重的氦、硫和硅元素。这时，恒星内出现了大量的中微子，这种不和任何物质发生作用的幽灵般的粒子，不断地带走核心的能量。渐渐地，死星中心的核聚变已无法支撑沉重的外壳，曾使死星诞生的万有引力现在干起了相反的事，死星在引力之下坍塌，成了一个致密的小球。组成它的原子在不可思议的压强下被压碎，中子和中子挤在一起。这时，死星上一茶匙的物质就有十亿吨重。首先坍塌的是核心，随后失去支撑的外壳也塌了下来，猛烈地撞击致密的核心，在一瞬间最后一次点燃了核反应。

五亿年引力和火焰的史诗结束了，一道雪亮的闪电撕裂了宇宙，死星化做亿万块碎片和巨量的尘埃。强大的能量化为电磁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洪流，以光速涌向宇宙的各个方向。在死星爆发三年后，能量的巨浪轻而易举地推开了那片星际尘埃，向太阳扑来。

在死星爆发时，八光年外的人类正处于鼎盛时期。虽然，他们早已得知自己生活在宇宙间一粒小小的尘埃上，但他们并未从心理上接受这一事实。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他们掌握了核裂变和核聚变的巨大能量，他们用禁锢在硅片中的电脉冲造出了复杂的智能机器，自以为已掌握了征服宇宙的力量。没有人知道，死星的能量正以光速日夜兼程地扑向这个小小的蓝色行星。

死星的强光越过了人马座三星后，又在冷寂而广漠的外太空走了四年，终于到达了太阳系的外围。在那不带彗尾的彗星游荡的空间中，死星的能量同人类进行了第一次间接的接触：距地球十多亿公里的远方，有一个人造的物体在向银河系的星海孤独地跋涉着，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地球启程的“旅行者”号星际探测器。它像一把形状奇怪的伞，伞面是对准地球的抛物面天线。探测器上带着一块人类的名片，那是一块画有两个裸体人的铅合金板，还有一张唱片，上面录有联合国秘书长对外星文明的问候，还录有地球大海的涛声、小鸟的鸣叫和中国古曲“流水”等。这个人类向银河系派出的使者首先领略了宇宙的严酷，在它进入死星光海后，立刻变成了一堆炽热的金属。伞状天线因温度从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突然升高而变形扭曲；检测高能射线的盖革计数器因射线强度过大而呈饱和状态，读数反而为零；只有紫外光探测器和磁场仪正常地工作了两秒钟，在集成电路被高能射线摧毁之前，“旅行者”号上的计算机向地球发回了一串令它的制造者难以置信的观测数据。由于发射天线的损坏，设在内华达和澳大利亚的高灵敏度天线阵列，永远也不会收到这串数据。但这已无关紧要，人类很快可以亲自测量他们无法相信的一切了。

死星的强光越过了太阳系的边界——冥王星，在它那固态氮的蓝色晶体大地上激起一片蒸气；很快，强光又越过了天王星和海王星，使它们的星环变得晶莹透明；越过了土星和木星（这时，北京，那个小学毕业班的晚会刚刚开始），高能粒子的狂风在它们的液体表面掀起一阵磷光；死星的能量又以光速飞行了一个半小时，到达月球，哥白尼环形山和雨海平原发出一片刺目的白光。死星的光芒也照亮了雨海平原上的

一排人类脚印，那是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在四十年前留下的，当时不远处的蓝色行星上有上亿人在电视中看着他们，在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很多人都认为宇宙是为他们而存在的。

又过了一秒钟，在太空中行走了八年的死星光芒到达地球。

夜空骄阳

是中午了！

这是孩子们视力恢复后的第一个感觉，刚才的强光出现得太突然，仿佛有谁突然打开了宇宙中一盏大电灯的开关，使他们暂时失明了。

天亮了！

这是华华醒来后的第一个感觉，他坐在车门边，把头枕在膝盖上睡了很久，小梦可能醒得早些，她惊恐地冲着华华瞪大双眼，显然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华华晃晃脑袋，听到了从两边的车箱中传来一阵阵惊叫声。

华华抬手看了看电子表，眼睛立刻和小梦一样瞪圆了——现在是 11 点 50 分！这不可能是第二天的中午，华华肯定自己没睡那么长时间，而且火车在凌晨 5 点钟就应到北京了。现在只能是半夜。

但从车门射进来的确实是正午的天光！

两个孩子一跃而起，伏在车门上向外看。列车仍在行驶中，河北平原上碧空万里……

这时是二十点十八分，但孩子们确实站在正午的晴空之下！抬头看看这万里碧空，他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绝不是人们过去看到的那种蓝天，这天空蓝得惊人，蓝得发黑，如同超还原的彩色胶卷记录的色彩；而且这天空似乎纯净到极点，仿佛是过去那略带灰白的天空被剥了一层皮，这天空的纯蓝像皮下的鲜肉一样，似乎马上就要流出血来。城市被阳光照得一片雪亮，看看那个太阳，孩子们失声惊叫起来。

从影子的方向看，这象正午时一样强的太阳竟是斜在西面的！火车转了一个弯，太阳在西天出现了，孩子们看了那太阳一眼，同车箱里的人们一样失声惊叫……

那不是人类的太阳！

那个夜空中突然出现的太阳的强光，使孩子们无法正视。他们从指缝中瞄了几眼，发现那个太阳不是圆的，它没有形状。事实上它的实体在地球上看上去和星星一样是一个光点，白色的强光从宇宙中的一个点迸发出来。但由于它发出的光极强（视星等为一 51 23，几乎是太阳的一倍），所以看上去并不小。它发出的光芒经大气的散射，好像是西天悬着的一个巨大而刺目的毒蜘蛛。

死星是突然出现的，亮度在几秒钟内达到最大。东半球的人们首先看到它。紧接着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恐慌，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和行动能力，整个世界呆住了。在大西洋和欧洲与非洲的西海岸看到的天象最为壮观，以下是大西洋上的一则目击记录：

日出时我们就发现了异常：太阳升出海面后，东方的海天连线处仍有亮光射上来，那是一片白光，呈放射状从海平面下一个看不到的光源发出，仿佛东方的海面下有一盏巨灯照上来。那亮光渐渐增强。这景象是那么怪异，船上所有的人都骚动不安，电台和收音机里是一片干扰声。随着那第二曙光越来越亮，天边的几片云形成的“朝霞”也发出刺眼的白光，好像是一大片白炽的灯丝……我们的恐惧也随着那亮光增长，每个人都知道那光源总要升起来的，谁也不知道会看到什么。终于，在日出三小时之后，我们又目睹了第二次日出。船长后来有一句形容那个新太阳的话十分贴切：好像宇宙中有一个巨人在电焊！当这两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中时，看上去更可怕的倒是我们的那个旧太阳：由于它的亮度比新太阳弱了许多，对比之下看上去发暗，成了一个黑太阳！这噩梦般的景象并不是人人都能承受，有人在甲板上发疯乱跑，有人向海里跳……

（选自《目击死星》，艾伯特·G·哈里斯著，伦敦，超新星纪元6年版）

操场上的孩子们还没回过神来，空中就出现了闪电，这是由于死星的射线电离大气造成的。长长的紫色电弧在纯蓝的天空中出现，越来越密，雷声震耳欲聋。

“快！回教室去！”郑老师喊。孩子们纷纷向教学楼跑去，每个人都捂着头，阵阵雷声在他们头顶炸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分崩离析。跑进教室后，孩子们瑟瑟发抖地在老师的周围挤成一团。死星的光芒从一侧窗中透射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方形；另一侧窗则透进闪电的光，那蓝紫色的电光在教室的这一半急躁地闪动。空气中开始充满了静电，人的衣服上的金属小件，都噼噼啪啪地闪起了小火花；皮肤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使人觉得浑身发痒；周围的物体都像长了刺似的扎手。

以下是死星出现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同在哥萨克共和国的拜克努尔航天中心，以及美国宙斯号航天飞机的通讯记录，这是和平号空间站预定坠毁前的最后一个工作组。

指令长：П·А·沃尔采夫

飞行控制工程师：Б·Г·季诺维奇

机械工程师：Ю·Н·比耶科夫斯基

生态工程师：弗·列夫森

空间站医生：尼基塔·科什诺连科

乘员：固体物理学博士约·拉米尔，天体物理学博士亚历山大·安德列夫

电磁波通讯部分：

10：20：10（10时20分10秒） 和平号：顿河呼叫拜克努尔！顿河呼叫拜克努尔！基地，听见请回答，基地，听见请回答……

（无回答，强干扰噪声）

10：21：30 基地：这里是拜克努尔基地！基地呼叫顿河，请回答……

（无回答，强干扰噪声）

……

以下为红外激光通讯部分：

10：23：20 和平号：基地，这里是和平号！主系统干扰太大，我们已启用备用通讯系统，请回答！

10：23：25 基地：我们听到你们了，但信号不稳定。

10：23：28 和平号：发射和接收单元定向困难，定向控制电路的集成块在射线下失效，我们只好用光学手动定向。

10：23：37 基地：固定发射和接收单元，我们将接过控制权。

10：23：42 和平号：已经照办。

10：23：43 基地：信号正常！

10：23：46 和平号：基地，能否告诉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称呼突然出现的那个东西？

10：23：56 基地：我们同你们知道得一样多。至于称呼，叫它X星吧！请把你们得到的数据传过来。

10：24：01 和平号：下面传送的是综合辐射计、紫外线观测仪、伽玛射线观测仪、引力计、磁场计、盖革计数仪、太阳风强度计和中微子探测仪从10点开始的观察数据，同时附有可见光和红外照片136张，注意接收。

10：24：30 和平号：（数据传输）

10：25：00 和平号：我们的空间望远镜自X星一出现就在跟踪它，凭我们的精度测不出它的角直径，也没有发现明显的视行差。安德列夫博士认为，从以上两点和我们接收到的能量来看，X星在太阳系之外。当然这只是猜想，现在资料不足，很多事情要由地面天文台来干。

10：25：30 基地：在地球上你们看到了什么？

10：25：36 和平号：赤道地区有向北刮的大规模飓风，风速估计接近每秒60米，这是我们从赤道云体的变化情况估计的。这可能是X星给地球突然施加的不均匀热量造成的。呵，两极地区有大量紫外辐射和蓝色闪光，可能是闪电，它们正在向低纬度扩散。

10：26：50 基地：现在报告你们的情况。

10：27：05 和平号：情况不好。飞船上的飞行控制计算机系统全部被高能射线摧毁，备用系统也同时被摧毁，它的铅屏蔽失去作用。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全部被射线破坏，化学燃料电池破坏严重，我们现在只能靠中舱的同位素电池供电，电力严重不足，只好关闭综合舱的生态循环系统，生活舱的生态循环系统工作也不正常，我们很快要穿宇宙服了。

10：28：20 基地：基地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已不宜在轨道上继续停留，同时从系统的损坏情况来看，软着陆已不可能。美国宙斯号航天飞机现在正在 3340 号低轨道上，他们在地球阴影中，所受破坏较轻，尚有再入能力。我们已成功地同他们接通联系，美国人决定履行国际近地空间开发协议中关于宇航员空间救护的条款，接收你们转乘。制动程序和发动机动作参数是……

10：30：33 和平号：基地注意，空间站医生要和你们讲话。

10：30：40 和平号：我是空间站医生，我认为换乘已无意义，请求取消。

10：30：46 基地：请解释。

10：30：48 和平号：空间站的所有宇航员均已受到 5100 拉德超致死剂量的高能射线照射，我们的生命只有几个小时了，即使返回地面，结果也一样。

10：31：22 基地：（沉默……）

10：31：57 和平号：我是指令长，请让我们留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现在这个空间站是人类观察 X 星的前哨，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将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是第一批死于太空的宇航员，如果以后有机会，请把我们的骨灰撒到家乡的土地上。

……

（选自《公元世纪俄罗斯宇航史》第五卷，弗拉基米尔·科涅夫著，莫斯科，超新星纪元 17 年版）

死星在宇宙中照耀了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后，突然消失了。现在，只有巨大的射电望远镜阵列，才能探测到死星的遗体——一颗飞速旋转的中子星，它发出具有精确时间间隔的电磁脉冲。

孩子们把脸贴在教室的窗玻璃上，从头至尾目睹了这不是日落的日落，这最怪异的黄昏。他们看到，天空的蓝色渐渐变深，很快成了夜幕降临时的蓝黑色。死星的光芒在收敛，在它的周围形成了一片暮曙光，这暮曙光最初占据了半个天空，很快缩小至围着死星的一圈，色彩由蓝紫色过渡到白色。这时天空的大部分已黑了下来，零星的星星开始出现。死星周围的光晕继续缩小，最后完全消失，死星这时已由一个光芒四射的光源变成了一个亮点。当星空完全重现时，它仍是最亮的一颗星，然后它的亮度继续减小，成了银河系中一颗普通的星星。五分钟后，死星完全消失在宇宙深渊中。

看到闪电停了，孩子们跑出教室，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荧光世界中。在黑色的夜空下，外面的一切：树木、房屋、地面……全都发出蓝绿色的荧光，仿佛大地和它上面的一切都变成了半透明的玉石。而大地的深处有一个月亮似的光源照上来，把其光亮浸透于玉石之中。夜空中悬浮着发着绿光的云朵，被死星惊动的鸟群像一群发着绿光的精灵从空中飞快掠过。最让孩子们震惊的是，他们自己也发出荧光，在黑暗中看去如负片上的图像，像一群幽灵。

“我说过嘛，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眼镜喃喃地说。

这时，教室里的灯亮了，周围城市的灯光也相继亮了起来，孩子们才意识到刚才停电了。随着灯光的出现，那无处不在的荧光消失了。孩子们原以为世界恢复了原状，但他们很快发现让人震惊的事情还没有完。

在东北方向的天边有一片红光，过了一会儿，那个方向的天空中升起了发着暗红色光的云层，像刚刚出现的朝霞。

“这次是真的天亮了！”

“胡说，现在还不到十一点呢！”

那红云浩浩荡荡地飘过来，很快覆盖了半个夜空。这时孩子们才发现，那云本身就发光。当红云的前缘飘至中天时，他们看到那是由一条条巨大的光带组成的，像是从太空中垂下的无数条红色的帷幔，在缓缓地扭动变幻。

“是北极光呀！”有孩子喊。

极光很快布满了整个天空。在以后的一个星期，全世界的夜空都涌动着红色的光带。

一个星期后，当极光完全消失，灿烂的星空重新出现时，这场由超新星奏起的宇宙交响乐最后一个、也是最壮丽的一个乐章出现了：在几天前死星出现的那个位置，浮现出一片发光的星云！这是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尘埃，死星残骸发出的高能电脉冲激发了它，使其在可见光波长发出同步加速辐射。因此，人类才能看到它。星云在缓慢地长大，现在在空中的可视面积相当于两个满月。这个大星云呈放射状，形状像一朵玫瑰花，以后人们就把它称为玫瑰星云。玫瑰星云在苍穹中发出庄严而神秘的蓝光，这光芒照到地球上后就变成月光那样的银色，有满月那样亮，照亮了大地上的每一个细节，使城市的灯海暗淡了许多。

从此，玫瑰星云将照耀着人类历史，直至这个继恐龙之后统治地球的物种毁灭或永生。

华华和小梦把脸贴在车门的玻璃上，看着天空黑下来，看着银河和群星重新出现。突然，他们发现了一幅更神奇的景象：在黑色的夜空下，外面的一切：大地，树木，房屋……全发出蓝绿色的荧光！整个世界成了一个荧光世界，仿佛大地和它上面的一切都变成了半透明的玉石，而大地的深处有一个月亮似的光源照上来，把其光亮浸透于万物之中。这时如果是在海边，就会看到绿幽幽的波涛翻滚着伸向天边；如果是在高山脚下，会看到山峰变成了巨大的夜光宝石耸入夜空；人们还看到大河中蠕动着蓝绿色的光流，看到夜空中悬浮着发着绿光的云朵，被死星惊动的鸟群在夜空中象一片飞快掠过的发绿光的精灵……这真是一幅美妙绝伦的画面，看到这个景象的人谁都不相信自己是处于现实世界之中。这是死星发出的高能射线激发的荧光。荧光只持续了五分钟，很快消失。人们看到夜又回来了。

“我们肯定在梦中呢！”小梦说。

车箱中的人们都挤在车窗前，惊惧地向外看着。死星留下的热量还未散去，三月初的夜风本是很凉的，但这时从车窗外扑进一阵阵热浪，仿佛夏天突然来临。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很难想象会是梦境。两个孩子又在车轮的催眠曲中渐渐睡着了，华华希望再梦见更多神奇的事，小梦则希望自己能梦中见到爷爷。

这时车箱中也安静下来，人们都开始重新睡觉。宁静的夜又回来了，似乎被打扰的世界想在黎明前抓紧时间再睡会儿。谁都没想到，这是人类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睡眠。外面的灯光多了起来，火车离北京不远了。

两个孩子乘坐的列车在天刚亮的时候进入了北京站。孩子们走出车箱，周围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高声或低声地谈论着夜里发生的事，但那件事带来的影响也仅此而已，人群的情绪是平静的，没有惊慌和恐惧。

孩子们在密密的人群中穿过地下走廊，发着柔和光芒的广告牌从他们的两侧和上方缓缓移过去。出站时，华华混在拥挤的大人们中间溜了出去，和小梦一起进入了共和国的首都。站前广场的西面，聚着黑压压一大群人，都在观看那面八十年代末立起的电子新闻显示板，显示板上出现以下的文字：

“……国内各大天文台以及中国天文学会的专家们刚刚从观察结果确认，昨天夜间二十三点四十分至今天三点十三分出现的天象，系一颗超新星爆发。

超新星爆发是宇宙间的大质量恒星演化到最后阶段时，通过内部的重元素核聚变，突然抛出巨量的恒星物质，并伴随着巨大能量爆发的天文现象。

人类历史上有过多次超新星爆发的记载。我国记录超新星的历史最为悠久，早在公元前 1300 年，甲骨文中就记载了现称为心宿二的恒星附近出现的一颗明亮的恒星。公元 185 年有记载：‘十月癸亥，一客星出于南门，其大如斗笠，鲜艳缤纷，后渐衰萎，于次年六月没。’在以后的一千年，我国历史上又有过五次超新星的记载，其中有的还被其它文化所记录。最近的一次超新星爆发是在 1987 年 2 月 23 日夜晩，位于大麦哲伦星云方向，那颗超新星距我们大约 170000 光年。

对于刚刚爆发的超新星，我们还未来得及收到各天文台完整的观察结果。

已接受采访的各方面专家认为，这颗超新星是有史以来距离最近的一颗超新星爆发，据初步估计，它距太阳系的距离在 20 光年之内，从天文学的尺度来看，这可以说是近在眼前了。这颗超新星出现在御夫星座方向，肉眼可视时间为 3 小时 6 分钟。现在，世界各国的天文学家们正全力以赴地研究这颗超新星，我

国紫金山天文台刚刚收到国际天文学会的电报，已将这颗超新星命名为 1999A。相信对 1999A 的研究将大大加深人类对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发展规律的认识。

超新星 1999A 的出现曾使全球通讯中断了 3 个小时，现在各地的通讯已恢复，但来自太空的干扰仍很大；另外，据刚刚收到的外电报道，超新星曾在地球两极和高纬度地区产生了强烈的闪电，闪电在苏联北部地区、美国阿拉斯加以及挪威、瑞典等北欧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受灾地区的详细情况有待报道。”

对于两个孩子来说，超新星和北京，后者现在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当他们漫步在宽阔的长安街上时，已差不多把 1999A 忘了。

半小时后，他们站到天安门广场上了。清晨的广场宁静而清新，从空气浑浊的车厢中出来，又刚刚走出拥挤的北京站，孩子们仿佛来到一个宽阔的童话世界。广场四周那些共和国的中心建筑物，雄伟地静立在晨雾中，好像在等着他们到来。两个孩子们在广场上尽情地奔跑起来，把离家以后的恐惧和孤独忘得干干净净。他们跑过金水桥，呆呆地看着天安门的红墙，摸着大门上光滑的大铜包……

太阳在长安街的东面升起来了，旗杆的顶端挂住了一抹金辉，天安门和草坪都沐浴在金光中，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这时的世界是最美的，这时的时光是最美的。

国旗升到了早晨的阳光中，士兵们在向她敬礼，旁边还有很多人在看着它，有大人，有小孩儿。

随后，两个孩子前门售票处，小梦买了一张后天往延边去的车票。本来在火车站对面的站前售票处，她可以买到明天的票，但一想到前方那孤独的旅程她就头疼，她不想那么快就离开这个新朋友，而且用明天一天的时间，说不定能劝华华放弃他的冒险，和自己同行呢。

至于华华，没有什么可令他担忧的事，挣钱和去西藏的事等小梦走后再计划，现在首先要在北京好好玩玩儿。北京比孩子们想象的大，他们在天安门一带漫无目的但心情愉快地转悠着。

只有很少的人谈论超新星。在平时，人们都在大地上忙忙碌碌地生活着，似乎天空和宇宙已与他们毫无关系了。很少有人在夜间专心地看过星星，一次调查表明，这个国家中竟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不知道白天也会看到月亮。对于大气层之外的宇宙，人们有一种深深的麻木感。1987 年 9 月的那次日环食使很多人隔着熏黑的玻璃片儿望了天空十几分钟，但并没有使多少人对大气层外的宇宙有更深的感受。超新星的表演要比日全食壮丽十倍，但人们对大地之外事物的麻木感更是百倍地深，象以前的很多次一样，大多数人准备很快地忘掉昨天夜里的事。超新星固然神奇，但也就是神奇而已，想它干什么呢？赶紧埋头生活吧！

但人们很快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广场周围的几个照像服务部首先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有的胶卷全部曝光了！这现象很快在城市的别处也发现了，所有的出售胶卷的商店和电影制片厂都紧急抽查自己的胶卷，结果竟无一例外！事实上，在这一天的世界上，感光摄影已成为不可能。人们还发现了其它许多怪现象：空气中的静电大得惊人，只要用手一摸头发，就会发出一阵噼啪声；许多树木在一两个小时内突然发芽，但长出的叶子奇形怪状；广场上的许多花草发出一种奇异的浓香；所有的动物都急躁不安，鸟群在空中疯狂地翻飞，直到累得摔到地上；

狗在不停地狂吠，在动物园的附近甚至可以听到凄厉的狼嚎。到中午时，公路上竟出现了蛇！

人们在惊叹胶卷曝光造成的损失的同时，终于看到大气层之外的那个无边的宇宙和他们的生活并非毫无关系。

不知不觉到了傍晚，天黑了下来。初降的夜色掩去了城市中平凡的东西，却突出了她不平凡的东西。长安街上伸向远方的两排路灯发出桔红色的柔光，与西天的余辉和谐地相衬着，这路灯与晚霞汇成的柔光，对离家远行的人是一种抚慰；广场周围的建筑在夜色显得古朴而凝重，和脚下的大地紧紧地凝为一体，这时置身于这个宁静的广场就象扑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足以使所有骚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黄昏后的北京是一个温暖的都市，这时她的空气中充满一种可信赖的归宿感，这归宿感同古城墙的地基一样古老，时光的潮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一代代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但每天的这时，那古老的归宿感就从城市下面某一层过去的泥土中缓缓地，幽灵般地溢出来，渗入城市的电线网，再从路灯和高层建筑无数个窗口的灯光中，从闪动的霓虹灯中，散发到空气里。

这时，即使是一个流落街头的孤独的流浪者，也像是漫步在自家的庭院中。

但这是古城最后一个这样的傍晚了。

第二章 选拔

山谷世界

死星的出现对人类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最早的超新星记录是在公元前 1300 年的甲骨文上，最近的一次是在 1987 年，那颗超新星位于大麦哲伦星云方向，在银河系之外，距我们大约十七万光年。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说这次超新星爆发近在眼前已不准确，应该是近在睫毛上。

但世界对它痴迷的时间也就是半个月左右，虽然科学界对它的研究刚刚开始，哲学界和文学艺术界由它产生的灵感还没有发酵到足够的程度，普通人已经重新埋头于自己平淡的生活了。人们对超新星的兴趣，也仅限于玫瑰星云又长到了多大，形状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过这种关注已是休闲性质的了。

但对人类最重要的两个发现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南美洲一个废弃的矿井中，安装了一个巨大的水槽，数量众多的精密传感器日夜监视着水槽内部静止的上万吨的水。这是人类发现中微子努力的一部分。当中微子穿透上方五百米厚的岩层后，它产生的某些效应，会在大水槽的水中产生只有最精密的仪器才能觉察的微弱闪光。今天在井下值班的，是物理学家安德森博士和工程师诺德。诺德百无聊赖地数着岩石洞壁上在昏暗灯光下发亮的道道水印，嗅着井下几乎饱和的潮湿空气，觉得自己像是在坟墓中。他从抽屉中拿出了私藏的威士忌，但旁边的安德森先把杯子伸了过来。以前博士是最反感在值班时喝酒的，为此他解雇过一名工程师，但现在他自己也无所谓了。他们在这五百米深的地下守了五年，那神秘的闪光从未出现过，大家已失去了信心。但就在这时，提示闪光出现的蜂鸣器响了，这是他们期待了五年的来自天国的圣乐！酒瓶掉到地上摔碎了，两人扑到监视屏前，但上面漆黑一片。两人呆呆地对视了几秒钟，工程师先反应过来，冲出中控室来到大水槽边。那水槽看上去像建在地下的一幢没有窗户的高楼。他从小圆窗向水槽中看，用肉眼看到了水中那幽灵般的蓝色闪光。这光对于灵敏的传感器来说太强了，以至使它处于饱和状态，所以在监视屏上看不到。两人回到中控室，安德森博士伏身到其它的仪器上仔细察看。

“是中微子吗？”工程师问。

安德森摇摇头：“这粒子有明显的质量。”

“那它到不了这里，它会与岩层发生作用而被阻挡住的！”

“是发生了作用，我们检测到的是它的次级辐射。”

“你疯了吗？！”诺德盯着安德森大叫，“能在五百米深的岩层中产生次级辐射的粒子，要有多大能量？！”

斯坦福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病专家格兰特博士来到化验室，取他前天提交的二百份血样的化验结果。化验室主任把一沓检测结果表格递给博士，说：“院里好像没有这么多床位吧？”

“你在说什么？”博士不解地看着主任。

主任指着那一沓表格说：“你从哪儿找来这么多倒霉鬼，切尔诺贝利吗？”

博士仔细看了几张表格上的结果后大发雷霆：“粗心的郝斯先生，你他妈不要饭碗了吗？我送给你的是研究统计用的正常人的血样！”

主任盯着博士看了足有一分钟，眼里透出的越来越深的恐惧让博士心里发毛，他突然拉起博士向化验室走去。

“干什么？你个白痴！”

“你快抽血，我也抽，还有你们，”他对周围的化验员喊，“都抽！”

最初的不安迹象是在晚 8 点左右出现的。

当时，两个孩子正在东单的食品夜市，那儿一长串花样繁多的小吃摊对他们很有吸引力，而且也不贵，所以他们就一长串吃下去，最后恋恋不舍地走到夜市尽头的十字路口。在天桥旁边，他们看到有一堆人围

在一起，华华钻了进去，看到人们围着一个平躺在地上的男人，那人脸色发红，急促地喘息着，胸前的衣服全撕开了。华华马上又挤了出来。

“什么？”小梦问。

“一个醉鬼。”华华不以为然地回答。

两个孩子沿着东长安街走去。这时天已完全黑了，在两排伸向远方的桔红色路灯照耀下，无穷无尽的车流从他们身边滚滚而去。没走多远，又遇到一小堆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醉鬼，再往前走，先后又有三堆人围着醉鬼看，有一处竟并排躺着三个脸色发红的人。

“以前你来过北京吗？”华华问小梦。

“来过好几次呢。”

“你在那几次见过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人喝醉？”

“记不清。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

又一个醉鬼！华华再次挤进人堆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钻出来。

“我一点儿酒味儿都没闻到！”

“你感冒了。咱们晚上到那儿去睡觉呢？”

“我看最好打个电话，找你爷爷的老战友吧，他们肯定会派小汽车来接我们的！”

“胡说，他们会送我回家的！我们干嘛总离不开大人？没出息。”

“那我们只好去火车站睡觉了，我们没有身份证，旅馆不会让我们住的。”

“咱们现在就去车站好吗？我很困呢。”

“你真了不起，你要是个男孩儿就好了，咱们可以一起去探险。”

“故宫最头儿上那间屋子里放着许多小泥罐儿，上面画着鱼啦野牛啦什么的……”

“嗯，那就跟小孩儿玩泥时做的一样，真不如前面那些大铜鼎好看，但那是以前的人留下来的最老的东西呢，比铜鼎老多了。”

紧接着，有一辆急救车闪着紫色的警灯鸣着笛呼啸而过，随后又过去两辆。这三辆急救车过去后，两个孩子捕捉到一种使人神经紧张的声音，这声音从四面八方隐隐约约地传来，越来越大，好象整座城市正淹没于这无所不在的声音之中，这是从城市的各处传来的急救车的警笛声。

另一种更强的声音从夜空上传来，几架小型直升机从长安街上飞过去，飞机的腹部都有一个闪亮的红十字；一艘带有中国急救中心标志的氦气飞艇也在空中出现了，象是浮在夜空中的一枚支巨大的橄榄。它悬浮在火车站对面的那个大酒店上空，从飞艇上射下的一束探照灯光照着一根软梯，软梯正把一个小黑点吊上去，那显然是一个人。

两个孩子向右转了一个弯，前面就是火车站了。

站前广场东面的电子新闻显示板前聚着一大群人，显示板上出现的是一则全国植树活动的很平淡的新闻。

“他们等着看什么呢？”

“想看昨天晚上的超新星的新闻吧，现在科学家们肯定研究出更多有意思的事儿了。”

在站前广场泛光灯的灯光下，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色都紧张而阴沉，人群处于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之中，仿佛是一群犯人在等待最后判决。

平时拥挤不堪的候车大厅现在竟有大段大段的长椅空着，人们仍在不断地向外走，加入到外面广场上新闻显示板下的人群中去。剩下的人们挤成了几个小堆，华华好奇地把脑袋伸进一堆人中去，发现他们是在听一位旅客的袖珍收音机。两个孩子都在长椅躺下来，跑了一天累得很，但华华和小梦在这突然出现的奇怪气氛中无法合上眼。

现在是夜里十点整，收音机中的音乐广告停止了，开始播送晚间新闻，候车室中一堆一堆的人把小收音机围得更紧了，甚至连进站口处正在检票的一队人也飞跑过来，围在那几堆人外面凝神听着。华华和小梦惊奇地看到，旅客们把平时看得紧紧的旅行包和皮箱扔得远远的，甚至有一个婴儿被丢在长椅子上，哇哇哭着没人管。两个孩子竖起耳朵，捕捉着从人群中的收音机传来的声音。

收音机中传出的是政府最新公布的国家公务员退休待遇暂行条例，最后是一个非洲赤道国家元首来访的消息，当广告音乐响起来时，人们失望地散开了。

华华和小梦又等了会儿，看到外面看新闻显示板的人们也陆续走进候车室，短时间内似乎不会发生什么事了。一阵难以抵抗的睡意朝他们袭来，他们在长椅子上睡着了。这毕竟不是家里温暖舒适的床，孩子们睡得很不安稳，被无休无止的噩梦折磨着。

华华觉得地下裂开了一道长长的黑口子，他和长椅子向下掉去，开始掉得很慢，旁边那堆听收音机的人如泥像般呆呆地坐着，任凭他怎么呼救也不回头。当他完全进入黑口中后，下落速度猛然加快了，他紧紧地抓着他一同下落的皮椅子，任风声在耳边呼啸，四周是黑黑的空间。

小梦则觉得自己躺在露天中，天本来是蓝的，但一道道巨大的黑浪从蓝天上落下，把她淹没在一片粘稠的黑色液体之中……这种睡眠不但没有使两个孩子休息好，反而使他们更累了。天快亮的时候，华华的脚步踉跄到小梦的脑袋上，两人略为清醒了几秒钟，他们隐隐约约感觉到有很多人在候车室中来回跑动，随后，他们便沉入无梦的，深深的睡眠中……当他们完全醒来时，已是早晨八点多了。环顾四周，发现在这一夜中，世界似乎也和他们一样是在噩梦中度过的。

超新星爆发一个月后，暑假就要结束了。开学的前两天，那所小学召开了本学期的第一次教务会议。会开到一半，校长被叫出去接电话，回来时脸色变得十分凝重。他对郑晨示意了一下，两个人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来到会议室外面。

校长说：“小郑，立刻把你那个班集合起来。”

“什么？他们还没有入学呢！”

“我是说那个毕业班。”

“这就更难了，那些学生已分散到五个中学，也不知他们现在入学了没有。再说，他们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呢？”

“学籍科会配合你的，这是教委冯主任亲自打来的电话。”

“冯主任没说集合起来以后干什么吗？”

校长发现郑晨并没有完全听懂他的话：“什么冯主任，是国家教委冯主任！”

集合这个毕业班并不像郑晨想的那么难，这个班的四十三个孩子很快又回到了他们的母校。他们是正在各个中学入学登记时被紧急叫回来的。当这个已经解散的班集体重新会聚后，孩子们兴高采烈，说中学真没劲，还不如重上小学呢。

郑晨和孩子们在教室里等了半个小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有一辆大轿车和一辆小汽车停在教学楼前，车上下来三个人，其中那个负责的中年人叫张林。校长介绍说，他们来自中央非常委员会。

“非常委员会？”这个名称让郑晨很困惑。

“是一个刚成立的机构。”张林简单地说，“你这个班的孩子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我们负责通知他们的家长，你对这个班比较熟悉，和他们一起去吧。不用拿什么东西了，现在就走。”

“这么急？”郑晨吃惊地问。

“时间紧。”张林简单地说。

载着四十三个孩子的大轿车出了城，一直向西开。张林坐在郑晨的旁边，一上车就仔细地看这个班的学生登记表，看完后两眼直视着车的前方，沉默不语。另外两个年轻人也是一样。看着他们那凝重的神色，郑晨也不好问什么。这气氛也感染了孩子们，他们一路上很少说话。车过了颐和园继续向西开，一直开到西山，又在丛林间僻静的山间公路上开了一会儿，驶入了一个大院。大院门口有三名持枪的哨兵。大院中停着一大片与这辆大轿车一模一样的车，一群群孩子刚从车上下来，他们看上去年龄都与这个班的孩子差不多。

郑晨刚下车，就听到有人叫她的名字，是一名上海的男教师，她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她打量着他周围那一群孩子，显然也是一个小学毕业班。

“这是我的班级。”

“从上海来？”

“是的，昨天半夜接到通知，一家一家打电话连夜把孩子们集合起来……”

“昨天半夜？这么快就来了，坐飞机也没这么快呀？！”

“是专机。”

他们呆呆地对视了好一会儿，上海教师说：“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是。”郑晨说。她想到，这位教师带的也是素质教育实验班。四年前国家教委开始了一项名为“星光工程”的大规模教学试验，在全国各大城市选定了一批小学班级，用一种远离常规的方式进行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郑晨所带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班级。

她环顾四周，问：“这里来的好像大部分都是‘星光班’？”

“是的，共二十四个班级，有千人左右，来自五个城市。”

当天下午，一些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了各个班级的情况，对每个孩子都做了详细的登记。晚上没什么事，孩子们都向家里打了电话，说他们来参加一个夏令营——虽然夏天已经过去。

第二天清晨，孩子们又上了那些大轿车出发了。

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四十多分钟，来到一个山谷里。山谷两边的山坡很平缓，到深秋，这里可能会有很多红叶的，但现在还是一片绿色。谷底流着一条小河，挽起裤脚就能走过去。孩子们都下了车，聚集在公路旁的一块空地上，上千人站了一大片。一位负责人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他们讲话：

“孩子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现在我告诉你们此行的目的：我们要做一个大游戏！”

他显然不是一个常与孩子打交道的人，说话时一脸严肃，没有一点做游戏的样子，但却在孩子们中引起了一阵兴奋的骚动。

“你们看，”他指指这个山谷，“这就是我们做游戏的场地。你们二十四个班级，每个班级将在这里分到一块地，面积有三到四平方公里，很不小了。你们每个班将在这块土地上，听着，将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小国家！”

他最后这句话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上千双眼睛一动不动地聚焦在他身上。

“这个游戏为期十五天，这十五天时间你们将自己生活在分配给你们的国土上！”

孩子们欢呼起来。

“安静安静，听我说：在这二十四块国土上，已经放置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帐篷、行军床、燃料、食品和饮用水，但这些物资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比如有的国土上帐篷比较多，食品比较少，有的则相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国土上总的生活物资的数量，是不够维持这么多天的生活的，你们将通过以下两个渠道获得生活物资：

“一，贸易。你们可以用自己多余的物资来换取自己短缺的物资。但即使这样，仍不可能使你们的小国家维持十五天，因为生活物资的总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你们——

“二，进行生产。这将是你们的小国家中主要的活动和任务。生产是在你们的国土上开荒，在土地上播下种子并浇上水。你们当然不可能等到田地里长出粮食，但根据你们开出的土地的数量和播种灌溉的质量，将从游戏的指挥组这里换到相应数量的食品。这二十四个小国家是沿着这条小河分布的，它是你们的共同资源，你们将用小河的水灌溉开发出的土地。

“国家的领导人由你们自己选举，每个国家有三位最高领导人，权力相等，国家的最高决策由他们共同做出。国家的行政机构由你们自己设置，你们自己决定国家的一切。如建设规划、对外政策等等，我们不会干涉。国家的公民可以自由流动，你觉得哪个国家好就可以去哪里。

“下面就到分配给你们的国土上去，首先给你们的国家起个名字，报到指挥组来，剩下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了。我只想告诉你们，这场游戏的限制很少很少，孩子们，这些小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掌握在你们手里，希望你们使自已的小国家繁荣、壮大！”

这是孩子们见过的最棒的游戏了，他们一轰而散，纷纷奔向自己的国土。

在张林的带领下，郑晨的班级很快找到了他们的国土。在这个被白色栅栏围起来的区域里，河滩和山坡各占一半，在河滩和山坡的交接处整齐地堆放着帐篷、食品等各种物资。孩子们向前跑去，在那堆物资

中翻腾起来，把张林和郑晨甩在后面。郑晨听到孩子们发出一阵惊呼声，然后围成一圈看着什么。她走过去，分开孩子们向地上看去，一时像见了鬼。

在一块绿色的篷布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冲锋枪。

郑晨对武器比较陌生，但她肯定这些不是玩具。她弯腰拿起其中的一支，感到了沉甸甸的质感，闻到了一股枪油味。那钢制的枪身现出冷森森的蓝色光泽。她看到旁边还有三个绿色的金属箱，一个孩子打开其中的一个，露出了里面装着的黄灿灿的子弹。

“叔叔，这是真枪吗？”一个孩子问刚走过来的张林。

“当然，这种微型冲锋枪是我军最新装备的制式武器，它体积小重量轻，枪身可折叠，很适合孩子使用。”

“哇……”男孩子们兴奋地去拿枪。郑晨厉声说：“别动！谁也不许碰这些东西！”她转身质问张林：“这是怎么回事？”

张林淡淡地说：“作为一个国家，必需的物资中当然包括武器。”

“你刚才说，适合孩子们……使用？”

“呵，你不必担心。”张林笑笑说。他弯腰从弹药箱中拿出一排子弹，“这种子弹是没有杀伤力的，它实际上是粘在一小片塑料两侧的两小团金属丝，分量很轻，射出后速度很快减慢，击中人体也不会造成伤害。但这两团金属丝充有很强的静电，击中目标时会产生几十万伏的电压，会把人击倒并致其失去知觉。但电流强度很小，被击中的人会很快恢复，不会造成永久伤害。”

“被电击怎么能不造成伤害？！”

“这种弹药最初是作为警用的，进行过大量的动物和人体试验。西方警察早在八十年代就装备过这种子弹，有过大量的使用案例，从没有造成伤亡。”

“如果打到眼睛上呢？”

“可以戴上护目镜。”

“如果被击中的人从高处摔下来呢？”

“我们特别选了比较平缓的地形……当然，应该承认，绝对保证安全是很难的，但受伤的机会确实很小。”

“你们真的要把这些武器交给孩子们，并允许他们对别的孩子使用它？”

张林点点头。

郑晨的脸色变得苍白：“不能用玩具枪吗？”

张林摇摇头：“战争是国家历史中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尽可能制造一种真实的氛围，得出的结果才可靠。”

“结果？什么结果？！”郑晨惊恐地盯着张林，像在看一个怪物，“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郑老师，你冷静些，我们做得很节制了，据可靠情报，有些国家让孩子们用实弹。”

“有些国家？全世界都做这种游戏？！”

郑晨用恍惚的眼神四下看看，似乎在确定她是不是处在噩梦中。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撩了一下额前的头发说：“请送我和孩子们回去。”

“这不可能，这个地区已经戒严了。我对你说过这个工作极其重要……”

郑晨再次失去控制：“我不管这些，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我是一名教师，有自己的责任和良心！”

“我们有更大的责任，也同样有良心，正是这两样东西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张林用很真诚的目光看着郑晨，“请相信我们。”

“送孩子们回去！”郑晨不顾一切地大喊。

“请相信我们。”

这不高的话音是从郑晨身后传来的，她觉得这声音很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听到过。看到面前的孩子们都在呆呆地看着她身后的方向，她转过身去，看到这里已站了许多人。当她看清这些人时，更觉得自己不是在现实中了，这反而使她再次平静下来。这些人中，她认出了后面几位在电视上常见到的国家高

级领导人，但她最先认出的是站在最前面的两个人。

他们是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有在噩梦中的感觉，是吗？”主席神情祥和地问。

郑晨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

总理说：“这不奇怪，开始我们也有这种感觉，但很快就会适应的。”

主席的一句话使郑晨多少清醒过来：“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后我们会对大家解释清楚这一切的，到那时，老师同志，你会为你以前和现在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的。”

一行人开始向相邻的那片小国土走去。总理走了一步又停下来，转身对郑晨说：“年轻人，现在你要明白的只有一点：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了。”

“同学们，给我们的小国家起个名字吧！”眼镜建议。

这时，半个朝阳已从山后露出，给山谷中撒下了一层金辉。

“就叫太阳国吧！”华华说。看到大家一致赞同，他又说：“我们要画一面国旗。”

于是孩子们从那堆物资中找到一块白布，华华从带来的书包中拿出一支粗记号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圆圈，“这是太阳，谁有红色笔，把它涂上。”

“这不成了日本旗吗？”有孩子说。

晓梦拿过笔来，在太阳中画上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张笑嘻嘻的嘴巴，又在太阳的周围画上了象征光芒的放射状线条，于是这面国旗得到了孩子们的认同。在超新星纪元，这面稚拙的国旗被作为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保存在国家历史博物馆。

“国歌呢？”

“就用少先队的队歌吧。”

当太阳完全升起来时，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国土中央举行了升旗仪式。

仪式结束后，张林问华华：“为什么首先想到设计国旗和国歌呢？”

“国家嘛总得有这两样，嗯，象征吧。总得让同学们看到国旗吧，这样大家才有凝聚力！”

张林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些什么。

“我们做的不对吗？”有孩子问。

张林说：“已经说过，你们自己决定这里的一切，照自己想的去做，我的任务只是观察，绝不干涉你们。”他又对旁边的郑晨说：“郑老师，你也是这样。”

然后孩子们选举国家领导人。过程很顺利，华华、眼镜和晓梦当选。华华让吕刚组建军队，结果班里的二十五个男孩子全是军队成员，其中的二十个孩子领到了冲锋枪。吕刚安慰那五个怒气冲冲的没领到枪的男孩儿，答应这几天大家轮着拿枪。晓梦则任命林莎为卫生部长，让她管理生活物资中所有的药品，并给可能出现的病人看病。其他的机构，孩子们决定在国家的运行过程中依需要建立。

然后，孩子们开始在新国土上安家。他们清理空地并在上面支起帐篷，当几个孩子钻进刚支起的第一顶帐篷，它倒了下来，把孩子们盖到里面，费了好大劲儿才钻出来。但这也让他们很开心。到中午时，他们终于支起了几顶帐篷，并把行军床搬进去，基本安顿下来。

在孩子们开始做午饭前，晓梦建议：应该把所有的食品和饮用水清点一下，对每天的消耗量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头两天的食品应尽量节省，因为开荒开始后，劳动强度更大，大家会吃得更多。还要考虑到开荒不顺利，不能从指挥组那里及时换到食品的情况。孩子们干了一上午活儿，胃口都出奇地好，现在又不让敞开吃，大家都很有意见。但晓梦还是晓之以理，用极大的耐心说服了大家。

张林在旁边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又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

饭后，孩子们走访了邻国，与他们进行了一些易货贸易，用多余的帐篷和工具换来了较短缺的食品，同时了解自己的国家所处的位置：他们在小河这一侧上游的邻国是银河共和国，下游邻国是巨人国，小河正对岸是伊妹儿国，它的上下游分别是蓝花国和毛毛虫国（分别以本国国土上的特色物产命名）。山谷中还有其他十八个小国家，但距这里有一段距离，孩子们不太感兴趣。

其后的一天两夜是山谷世界的黄金时代，孩子们对新生活充满了兴奋和热情。第二天，所有的小国家

都开始在山坡上开荒，孩子们使用铁锹和锄头等简单工具，并用塑料桶从小河中提水浇地。晚上，小河边燃起一堆堆篝火，山谷中回荡着孩子们的歌声和笑声，山谷世界这时完全是一个童话中美丽的田园国度。

但童话世界很快消失了，灰色的现实又回到了山谷。

随着新鲜感的消失，开荒劳动的强度开始显现出来。孩子们一天干下来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帐篷里，倒在行军床上就不想起来了。晚上山谷中一片寂静，再也没有歌声和笑声了。

小国家之间的自然资源差别也显现出来。虽然相距不远，但有的国土土质松厚，开垦容易，有的则全是乱石，费半天劲也开不出多少地来。太阳国的国土属于最贫瘠之列，不但山坡上土质极差，最要命的是河滩太宽。指挥组有一个规定：较平整的河滩只能作为居住地，开荒必须是在山坡上，在河滩里开出的地不被承认。有的国土山坡距小河较近，可以排成一个人链向山坡上传递水桶浇地，这是一个高效省力的办法。但太阳国宽宽的沙滩拉大了小河与山坡的距离，排不成人链，只能单人一桶桶地向坡上提水，劳动强度增大了许多。

眼镜提出了一个设想：在小河中用大石块筑一道坝，河水可以从坝上漫过或从石块的缝隙中流走，但水位也相应抬高了；再在山坡下挖一个大坑，用一条小水渠把河水引到坑里。这一设想得到一致赞同，于是，太阳国抽调了十名壮劳力干这个工程。工程一开始，就遭到了下游巨人国和蓝花国的强烈抗议。虽然眼镜反复向他们解释堤坝只是抬高了水位，河水仍从坝上流过，不会影响下游河段的流量和水位，但下游两国死活不答应。华华主张不理睬他们的抗议，工程照常进行。但晓梦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应该搞好与邻国的关系，从长远考虑不能因小失大。同时，小河是山谷世界的公共资源，与它有关的事情都很敏感，太阳国应该在山谷世界树立起自己良好的形象。眼镜则从实力方面考虑，虽然吕刚一再保证与下游两国一旦爆发冲突，军队能保证国家的安全，但人家毕竟是两个国家，轻率挑起冲突是不理智的。于是，太阳国放弃了原工程计划，在不建坝的情况下挖了一条引水渠，水渠比原设计深一倍，引到山脚下坑里的水也比原来少得多，但还是使开荒效率提高了很多。

现在，太阳国似乎引起了指挥组的注意，派驻太阳国的观察员除张林外又增加了一个人。

第四天以后，各种纠纷和冲突在山谷世界急剧增多，大部分都是由自然资源分配和易货贸易引起的。孩子们对冲突的调解是没有什么技巧和耐心的，山谷中开始出现枪声。但这些冲突都局限在小范围内，还没有扩大到整个山谷世界。在太阳国这一带，局势相对平静。但第七天由饮水引起的冲突，彻底打破了这种平衡。

小河中的水浑浊不堪，不能饮用，而山谷世界中随生活物资配发的饮用水数量是有限的，且分配不匀。有的小国家占有的饮水量是其他小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这种分配的差别远大于其他物资，显然是策划者有意设置的。开荒的成果只能换取粮食而不能换饮水，所以在第五天以后，饮水问题成了一些小国家生存下去的关键，自然也成了冲突的焦点。在太阳国周围的五国中，银河共和国占有的饮水量最大，是其他小国家的近十倍。它对面的毛毛虫国饮水首先耗尽，那个小国家的孩子干什么都无计划，挥霍无度。开始，因懒得去河里取水，洗脸洗手都用饮用水，结果早早就陷入困境。于是他们只好与河对岸的银河共和国谈判，想通过易货贸易来换取饮用水，但对方提出的要求让他们绝对无法接受：银河共和国要毛毛虫国用土地换水！

这天夜里，太阳国从对岸的伊妹儿国的一个孩子那里得知，毛毛虫国向他们借枪，一借就是十枝，还借子弹，并声称如果不借就向他们开战。毛毛虫国的四十五个孩子中，就有三十七个是男孩子，自恃军力雄厚；而伊妹儿国正相反，三分之二是女孩儿，根本打不了仗。他们不想惹麻烦，加上毛毛虫国答应他们的优厚条件，就把枪和子弹借给他们了。第二天中午，毛毛虫国的国土上响起了枪声，那些男孩子在学习射击。

在太阳国紧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华华这样分析形势：“毛毛虫国肯定要发起对银河共和国的战争。从军事实力上看，银河共和国肯定战败，被毛毛虫国吞并。毛毛虫国本来就有大片优良的山坡地，再拥有银河共和国的饮水和武器，那就十分强大了，迟早要找我们的麻烦，应该及早准备才好。”

晓梦说：“我们应该与伊妹儿国、巨人国和蓝花国结成联盟。”

华华说：“既然如此，我们还不如趁战争爆发之前，把银河共和国也拉入联盟，这样毛毛虫国就不敢发

动战争了。”

眼镜摇摇头说：“世界战略格局的基本原理是势力均衡，你们违反了 this 原理。”

“大博士，你能不能说明白些？”

“一个联盟，只有面对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对手的威胁时，才是稳定的，面对的威胁太大或太小，这个联盟都会解体。再向上游的国家都离我们较远，我们六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如果银河共和国也加入联盟，毛毛虫国就找不到结盟者，必然陷入了绝对的劣势，对联盟构不成威胁，联盟也就不稳定。再说，银河共和国自恃有那么多饮用水，自高自大，会认为我们打它水的主意，也不会真心与我们结盟。”

大家都同意这个看法。晓梦问：“那剩下的这三个国家愿意与我们结盟吗？”

华华说：“伊妹儿国没有问题，他们已经感觉到了毛毛虫国的威胁；至于其他两个国家，由我去说服他们。结盟符合他们的利益，加上在水坝纠纷中，我国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想问题不大的。”

当天下午，华华出访相邻三国。他发挥了卓越的辩才，很快说服了这些小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在三国交界处的小河边开会，正式成立三国联盟。

这之后，派驻太阳国的观察员又增加了一人。

指挥组设在山顶上的一个电视转播站里，从这儿可以俯视整个山谷世界。三国联盟成立的这天晚上，同前几天一样，郑晨来到转播站的小院外，长时间地看着夜色中的山谷。一天的劳累后，孩子们都睡了，下面只能看到零星的几点灯火。

现在，郑晨已把自己完全投入了这场游戏，不再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之前，她设想过无数个答案，但都不成立。昨天在太阳国，她听到几个孩子也在谈论这个话题。

“这是在做科学试验，”眼镜对其他几个孩子说，“我们这二十四个小国家就是世界的模型，大人们要看看这个模型怎么发展，然后他们才知道国家以后怎么办。”

有孩子问：“那为什么不让更多大人们来做试验呢？”

“大人们知道这是游戏，就不会认真地玩，只有我们能认真地玩，这样结果才真实。”

这是郑晨听到过的最合理的说法。但总理的那句话总是在她的脑际回响：

“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了。”

这时，原来用作转播站职工宿舍的那间小屋的门开了。张林走出来，来到郑晨身边，同她一起看着山谷，说：“郑老师，目前所有的小国家中，你的班级是运行得最成功的，那些孩子素质很高。”

“你怎么说他们是最成功的？据我所知，在山谷最西边有一个小国家，现在已吞并了周围五个小国，形成了一个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都是原来五倍的国家，现在还在不停地扩张。”

“不，郑老师，这并不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看重的是小国家自身建设的成就、自身的凝聚力、对自己所处的小世界的形势判断，以及由此所做出的长远决策等等。”

山谷世界的游戏是可以自由退出的。这两天，几乎每个小国家都有孩子上山来到指挥组，说他们不玩了，越来越没意思了，干活太累，还用枪打仗，太吓人了。负责人对他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好的，孩子，回家去吧。”于是他们被很快送回了家。以后他们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有人对此抱恨终生，也有人暗暗庆幸。但唯独太阳国无一个孩子退出，这是最为指挥者们看重的一点。

张林说：“郑老师，我很想知道那三个小领导者更详细的情况。”

郑晨回答：“他们的家庭都很普通，但仔细看看，与一般家庭又有些不同。”

“首先说华华吧。”

“他父亲是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舞蹈教师。华华受父亲的影响很大，他父亲也确实很特别，给人的印象是很大气，对事情看得很深很远，但对自己的生活细节毫不关注。去家访时，他同我大谈世界形势和中国应该采取的未来战略，却不过问自己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很超脱的人。”

“不，不是超脱。他谈那些并不是一种置之度外的消遣，他是怀着一种强烈的参与感去谈那些世界和国家大事的。这人也很有进取心，但可能正是这种过分的大气和对周围细节的漠不关心，使他在事业上至今没什么成就。华华虽受他的影响，但与他又有很大的不同，这孩子最大的特点是很有感召力，有行动的

魄力，能把周围的孩子们聚集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比如他组织班里的孩子摆过地摊，制造并放飞一个大热气球，曾到远郊的河上乘小船漂流，等等。这孩子精神上的气魄和胆略是这个年龄的孩子中极少见的，他的缺点是气质中冲动和幻想的成分多了些。”

“你对自己的学生了解得真细。”

“我和他们是朋友。关于严井，呵，就是眼镜，有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专业上父亲是文科，母亲是理工科。”

“我看到这孩子的知识面很广。”

“是的。但他最出色的素质是看问题很深刻，比其他的孩子深得多，能从各个角度看到别的孩子看不到的东西。你可能不相信，我在备课时常常征求他的意见。但这孩子的短处也很明显：过分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

“班里别的孩子好像并不在意他这点。”

“是的，他的博学吸引了他们，也赢得了他们的敬意。孩子们讨论重大问题并做出决定时总离不开眼镜的参与，这也是他这次当选的原因。”

“晓梦呢？”

“这孩子的家境很特殊，她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父亲是记者，母亲是专业作家。在她小学二年级时，父亲在一次外出采访中因车祸身亡，后来母亲又患了尿毒症，靠透析维持生命，家里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她母亲和老人都在去年去世了，但在这之前的三年时间，这孩子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在那种情况下，学习成绩还是班上最好的。我带这个班的时候，也是她家里最艰难的时候，每天早上一进教室我就首先看她，想从她脸上看出疲惫，但从来没有，只看到了……”

“成熟。”

“是的，是成熟。你看她那目光，透着这个年纪少有的成熟。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上学期，我曾带着全班到西郊参观航天控制中心。别的孩子都沉浸在高技术的奇迹中；在同基地的工程师进行的座谈中，孩子们都说我国应该再把宇航员送上太空，并立刻建造大型空间站和登月。只有晓梦提问，建造那样一个空间站需要多少钱。在得到一个大概的数字后，她说这些钱可以让全国所有上不起学的孩子上完小学和初中了。接着，她就说出了全国失学儿童的准确统计数字，还说出了每个孩子上小学和初中所需要的钱数，连不同地区的差别和物价增长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令在场的大人们很吃惊。”

“她身上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孩子们呢？”

“一种信任感。她是班上孩子们最信任的人，能够解决孩子们中许多连我都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她很有管理才能，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她把自己职责内的一切都安排得很有条理。”

“哦，还有一个孩子我想了解一下：吕刚。”

“这孩子我也不太了解，他最后一个学期后半段才转学过来。他的家庭可不一般，父亲是一位将军。受父亲影响，他很喜欢武器和军事，这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来到班里后，他任体育委员，只干了一星期，就使我们班的足球水平从年级的倒数第二升到第一。按照学校的规定，是不能额外增加训练时间的，其实他根本就没有训练我们班的足球队，只是在战术上做了些调整。最让我吃惊的是：由于以前所在学校的条件限制，他自己以前很少接触足球，也不怎么会踢。另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孩子的精神力量：在一次越野赛中，他的脚扭了，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但还是坚持跑完了全程，到终点时那里已经没人了。这种坚强在现在的孩子们中确实少见。”

“郑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先说吧。”

“我想说明的是，如果你认为这个小国家是最成功的，那是集体的力量。这个班虽然有几个比较出色的孩子，但其最大的优势在于集体的力量，如果把他们分开来放到各个地方，可能就什么也不是了。”

“这正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也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很重要。郑老师，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的儿子没成为你的学生。”

“他多大了？”

“十二岁，幸运的年龄。”

几天后，郑晨才理解了张林最后这句话的含意。这时，玫瑰星云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它那蓝色的光芒使山谷中的景象变得清晰起来。

“啊，它又长大了，上面那个花瓣的形状也变了些。”郑晨指着星云说。

“它在今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会一直长下去。据天文学家预测，当它达到最大时，将占据天空五分之一的面积，地球的夜晚将如白日阴天时那么亮，夜将消失了。”

“天啊，那将是怎样一幅景象呢？”

“是啊，我也很想知道，看看这个……”张林指了指旁边的一棵槐树。在星云的蓝光中，可以看到树枝上挂满了白色的槐花。

“这个时节怎么会开槐花呢？我这几天注意到山上的植物很异常，很多都开了花，花的形状也很怪异。”

“这里与外界已经隔绝，我们这几天都没看新闻，听说在市里的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奇异的蔬菜和果品，其中包括苹果那么大的葡萄……”

这时，山谷中响起了一阵枪声。

“是太阳国的位置！”郑晨失声惊叫。

张林看了看说：“不，是在他们上游，毛毛虫国开始进攻银河共和国了。”

枪声变得密集起来，山谷中可以看到一片枪口喷出的火焰。

“你们真的打算任事情这么发展下去吗？我的精神已经承受不了了。”郑晨的声音有些发颤。

“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据统计，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真正和平的时间加起来只有一百零七年。就是现在，人类世界还是战争不断，我们不是照样生活吗？”

“可他们是孩子！”

“很快就不是了。”

这天下午，毛毛虫国答应了银河共和国的交换条件，同意用未开垦的土地中最好的一块来交换饮用水，但提出要举行一个土地交接仪式，双方各派出一支由二十个男孩儿组成的仪仗队。银河共和国答应了这个条件。当双方的国家领导人和仪仗队正在举行升降旗仪式时，埋伏在周围的十多名毛毛虫国的男孩儿，突然向银河共和国的仪仗队射击，毛毛虫国的仪仗队也端枪扫射，银河共和国的那二十名男孩子在一片电火花中相继倒地。十分钟后，当他们浑身麻木地醒来时，发现已成了毛毛虫国的战俘，自己的国土也全部落入敌手。在这段时间里，毛毛虫国的军队冲过河进攻银河共和国，对方只剩下六名男孩儿和二十多个女孩儿，枪支全随仪仗队落入敌手，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

毛毛虫国吞并银河共和国后，果然立即对下游的三国联盟提出了领土要求。他们一时还不敢对三国发动军事进攻，只是打饮用水这张牌，因为下游三国的饮用水即将耗尽。

这时眼镜广博的知识再次发挥了作用。他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五个洗脸盆在底部钻许多小孔，分别装上石块摞起来，石块的直径由上往下渐次减小，这就做成了一个水过滤器。吕刚也提出一个净水方法：把野草和树叶捣成糊状，放入水中搅拌，待其沉淀后水就被净化。他说，这是在随父亲看部队的野外生存训练时学到的。他们把用这两种方法处理后的水送到指挥组去鉴定，结果达到了饮用标准。这之后三国联盟反而可以向毛毛虫国出口饮用水了。

毛毛虫国开始准备进攻三国联盟，孩子们已无心去开荒，扩张领土已成了他们惟一的兴趣，也是未来食品的惟一来源。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已经没有必要了。

从小河上传来消息，山谷最西边的星云帝国已连续吞并了十三个国家，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国，他们那人数达四百多的大军正沿山谷而下，声称要统一山谷世界。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毛毛虫国的领导人完全没有了吞并银河共和国时的魄力，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其结果是毛毛虫国乱做一团，最后作鸟兽散了。那些孩子们有的到上游去投了星云帝国，大部分则找指挥组退出游戏回家了。三国联盟中的巨人国和蓝花国也随之解体，除了少数孩子投奔太阳国外，大部分也都退出了游戏。这样，只剩下太阳国在山谷的一端面对强敌。

太阳国的全体公民，决心战斗到底保卫国家。孩子们对这十多天来他们撒下汗水的小小国土产生了感情，由此产生了让指挥组的大人们都惊叹的精神力量。

吕刚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太阳国的孩子们把那片宽阔河滩上的帐篷全部推倒，用各种杂物筑成了两道防线，分别位于河滩的东西两侧。河滩西侧首先迎敌的第一道防线上，只布置了十个男孩儿，吕刚吩咐他们：“你们打完一梭子后，就喊‘没有子弹了！’，然后向回跑。”

防线刚布置完毕，星云帝国的军队就沿山谷密密麻麻地拥了过来，很快布满了原来银河共和国和毛毛虫国的国土。有个男孩在用扩音器喊：

“喂，太阳国的孩子们，山谷世界已经被星云帝国统一，你们这些小可怜还玩个什么劲啊，快投降吧！别给脸不要脸！”

回答他们的只有沉默。于是，星云帝国开始进攻。太阳国第一道防线的孩子开始射击，进攻的帝国军队立刻卧倒，双方对射起来。太阳国防线的枪声渐渐稀下来，有一个孩子大喊：“没子弹了！快跑啊！”于是防线上的所有孩子起身向后跑去。“他们没子弹了！冲啊！”帝国军队见状，起身高呼着成群冲来，当他们冲到那片河滩开阔地的一半时，太阳国第二道防线的冲锋枪突然开火，帝国军队猝不及防，被打倒了一大片，后面的孩子见状向回跑，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

待到那些被带电子弹击中的孩子们都爬起来后，星云帝国马上组织了第二次进攻。太阳国这时子弹真的不多了，他们看着那十倍于己的、沿河边谨慎行进的大群帝国士兵，准备做最后的抵抗。这时有孩子惊呼：“天啊，他们还有直升机！”

真有一架直升机从山后飞来，在战场上空悬停，飞机上的扩音器中响起一个大人的声音：

“孩子们，停止射击！游戏结束了！”

国家

天刚黑下来时，三架载着五十四个孩子的直升机向市内飞去。这些孩子中，郑晨班级的有八个，其中包括华华、眼镜、晓梦和吕刚，同他们在一起还有包括郑晨在内的五名教师。

直升机依次降落在一幢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前，这个建筑物外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筑的朴素风格。山谷游戏指挥组的负责人和张林带领着这五十四个孩子进了大门，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向前走。走廊尽头，有一扇有着闪光黄铜把手、包着皮革的大门，孩子们走近时，门前两位哨兵轻轻把门打开，他们走进了一个宽阔的大厅。这是一个发生过很多大事的大厅，在那些高大的立柱间，仿佛游动着历史的幻影。

大厅中有三个人，他们是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队的总参谋长。他们在这里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低声地谈着什么，当大厅的门打开时，他们都转身看着孩子们。

带孩子们来的两位老师走到主席和总理面前，低声简短地汇报了几句。

“孩子们好！”主席说，“我这是最后一次把你们当孩子了，历史要求你们在这十分钟时间里，从十三岁长到三十岁。首先请总理为大家介绍情况吧。”

总理说：“大家都知道，一个月前发生了一次近距离的超新星爆发，你们肯定已对其过程了解得很详细，就不多说了。下面只说一件你们不知道的事情。超新星爆发后，世界各国的医学机构都在研究它对人类的影响。现在，我们已收到了来自各大洲的权威医学机构的信息，他们同国内医学机构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超新星的高能射线完全破坏了人体细胞中的染色体，这种未知的射线穿透力极强，在室内甚至矿井中的人都不能幸免。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染色体受到的损伤是可以自行修复的：年龄为十三岁的人有百分之九十七可以修复，十二岁和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可百分之百修复；其余的人的机体受到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他们的生存时间，从现在算起，大约还有十个月至一年。超新星在可见光波段只亮了一个多小时，但其不可见的高能射线持续了一个星期，也就是天空中出现极光的那段时间，这期间地球自转了七圈，所以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总理的声音沉稳而冷峻，仿佛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孩子们的头脑一时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费力地思考着总理的话，好长时间都不明白。突然，几乎在同时，他们都明白了。

几十年后，当超新星纪元的第二代人成长起来，他们对父辈听到那个消息时的感受很好奇，因为那是有史以来最让人震惊的消息。新一代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们也做了无数种生动的描述，但他们全错了。以

下是四十五年之后一位年轻的记者对一位长者的采访记录：

记者：能形容一下您听到那个消息时的感觉吗？

长者：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一时还弄不明白。

记者：花了多长时间才弄明白呢？

长者：因人而异。立刻明白的几乎没有，有人要半分钟，有人要几分钟，有人要几天。当时还有些孩子一直处于恍惚状态中，直到超新星纪元真正到来时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想真是奇怪，那么简单的一个信息怎么就那么难理解？

记者：那您呢？

长者：很幸运，我三分钟后就明白了。

记者：描述一下当时的震惊好吗？

长者：没有震惊。

记者：什么……那恐惧呢？

长者：没有恐惧。

记者：（笑笑）都这么说，当然，我理解，这种震惊和恐惧的程度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

长者：请相信，震惊和恐惧这类感觉，当时真的没有。现在想想，我们自己也难以理解。

记者：那是什么感觉？

长者：陌生。

记者：……

长者：在我们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先天性的盲人，有一天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这震动不知把他脑袋里的哪根神经打通了，他的眼睛能看见了！于是他好奇地到处看……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感觉，这世界对我们来说突然变得完全陌生了，好像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它似的。

（选自《生于公元世纪》，亚柯著，北京，超新星纪元 46 年版）

在国家心脏的这个大厅里，这五十四个孩子现在就体味着这种强烈的陌生感。仿佛一把无形的利刃凌空劈下，把过去和未来从这一点齐齐斩断，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这时，从那宽大的窗户可以看到刚刚升起的玫瑰星云，它把蓝色的光芒投到大厅的地板上，仿佛宇宙中的一只巨眼，凝视着这个怪异的不可理解的世界。

那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太阳系处在高能射线的飓风之中。高能粒子如暴雨般冲击着地球，使得大地和海洋笼罩在密密的射线暴雨中！高能粒子以难以想象的速度穿过人们的躯体，穿过组成躯体的每个细胞。细胞中那微小的染色体，如一根根晶莹而脆弱的游丝，在高能粒子的弹雨中颤抖挣扎，DNA 双螺旋被撕开，碱基四下飞散。受伤的基因仍在继续工作，但经过几千万年进化的精确的生命之链已被扭曲击断，已变异的基因现在不是复制生命而是播撒死亡了。地球在旋转，全人类在经历一场死亡淋浴，在几十亿人的体内，死神的钟表上满了弦，滴答滴答地走了起来……

世界上十三岁以上的人将全部死去，地球，将成为一个只有孩子的世界。

这五十四个孩子与外面其他的孩子不同，对于他们紧接着还有一个消息，将使这在他们眼中刚刚变得陌生的世界四分五裂，将使他们悬浮于茫然的虚空之中。

郑晨首先醒悟过来：“总理，这些孩子们，如果我没有猜错，是……”

总理点点头，平静地说：“你没有猜错。”

“这不可能！”年轻的小学教师惊叫起来。

国家领导人无言地看着她。

“他们是孩子，怎么可能……”

“那么，年轻人，你认为该怎么办呢？”总理问。

“……至少，应在全国范围内选拔。”

“你认为这可能吗？怎么选？与成人不一样，孩子们并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由上至下的社会结构，所以不可能在短时间在四亿孩子中找到最有能力和最适合承担这种责任的人。十个月的时间只不过是一个

预测，我们拥有的实际时间可能比这少得多。成人世界随时都可能丧失工作能力，在这人类最危难的时刻，我们绝不能让整个国家处于没有大脑的状态，我们还能有别的选择吗？所以，我们与世界各国一样采取了这种非常特殊的选拔方式。”

“天啊……”年轻的教师几乎要昏倒了。

主席走到她面前说：“你的学生们未必同意你的看法。你只了解平时的他们，并不了解极限状态时的他们，在极端危难的时候，人，包括孩子，有可能成为超人！”

主席转向这群对眼前的一切仍然不太明白的孩子，说：

“是的，孩子们，你们将领导这个国家。”

第三章 大学习

世界课堂

大学习开始的这天，郑晨走出校门，去看望她的学生们。她班里的四十三个孩子，其中有八个，经过山谷世界的考察被选送到中央，其余的孩子现在已分散到这个城市中，以他们的父母为师，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学业。

郑晨首先想到的学生是姚瑞，在剩下的三十五个孩子中，他要学习的课程属于较难的一类。郑晨乘地铁很快来到了近郊的一个火力发电厂。在超新星爆发前，由于首都的环保要求，这座电厂已停止运转，等着被拆除，但现在它又开始发电了，仅仅是作为一个课堂。

郑晨在厂门口见到了自己的学生，还有他的父亲，这个发电厂的总工程师。当姚总向她问好时，郑晨百感交集地说：

“您就像我六年前一样，要第一次走上讲台了。”

姚总笑着点点头：“郑老师，我肯定比你当年更没信心。”

“在以前的家长会上，您总是对我的教学方式不满意，今天我倒要看看您是怎么教的。”

“我们是历史上最难当的教师了。”总工程师长叹一口气说，“好了，我们该进教室了。”

他们三人走进厂门。同他们一起走进厂的，还有许多对父子母子。

“好粗好大的烟囱！”姚瑞指着前方兴奋地喊道。

“傻小子，以前我就告诉过你，那不是烟囱，是冷却塔！看那边，厂房后面，那才是烟囱。”

姚总领着儿子和郑晨来到冷却塔下面。冷却塔里的水，像暴雨一样洒进一个圆池子中。姚总指着那个圆池子对姚瑞说：“那就是经过冷却的发电机循环水，那水是温的，十五年前刚进厂时，我还在那里游过泳呢。”提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他轻轻叹了口气。

他们接着来到几座黑色的小煤山前，“这是贮煤场，火力发电厂是靠煤的燃烧产生的热能发电的。我们这个厂，如果满发，一天要消耗一万二千吨煤，你想不出这是多少吧，看那列有四十个车皮的运煤火车，这么多煤大约要装满六列这样的火车。”

姚瑞吐了吐舌头，对郑晨说：“郑老师，真够吓人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老爸的工作这么有气魄！”

姚总长出一口气说：“傻小子傻小子，爸爸真像在做梦啊！”

他们沿着一条长长的输煤皮带走了好长时间，来到一台很大的机器旁。那机器的主体是一个不停转动的大圆筒，它发出的声音像不间断的惊雷，让姚瑞和郑晨头皮发。姚总紧贴着儿子耳朵大声说：“这是磨煤机，刚才那条长皮带运过来的煤在这里被磨成细粉，很细的，就像面粉那样……”

然后他们又来到一座钢铁高楼下，这样的高楼有四座，同冷却塔和烟囱一样，远远就能看到。姚总介绍说：“这就是发电锅炉，刚才磨煤机中磨出的煤粉，在这个大锅炉的肚子里用四根喷枪喷出去燃烧，在炉膛正中形成一个火球。煤这样能燃烧得很充分，烧完后只剩下很少的东西，你看，这就是煤烧完剩下来的东西。”他张开手，让儿子看手掌上的一小撮东西，好像是许多半透明的小玻璃球，这是在他们路过一个方形水池时他从池边上抓的。他们来到一个小窗前，透过它可以看到锅炉内刺目的火光。“这巨型锅炉的墙壁，

是由无数的长管子排列成的，管子中流动着水，吸收了燃烧的热量后这些水就变成了高压蒸汽。”

他们又进入了一个宽敞高大的厂房，里面有四个大机器，是躺着的半圆柱体，“这就是汽轮发电机组，锅炉的高压蒸汽被引到这里，推动汽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

最后，三人来到了主控室。这是一个明净的地方，高大的仪表盘上信号灯如繁星闪烁，一排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图形。除了值班的运行人员外，还有好多随父母来的孩子也在这里。姚总对儿子说：“我们刚才只是走马观花，整个火力发电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涉及到众多的专业，要有很多人一起工作才能使它运行起来。爸爸的专业是电气，电气专业又分高压和低压，爸爸是搞高压的。”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默默地看了儿子几秒钟，“这个专业是危险的，它涉及的电流可以在0—1秒内把人烧成灰，要想避免这样的事发生，你必须对整个系统的结构和原理了解得很清楚。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姚总拿出了一卷图纸，抽出了其中的一张，“先从系统的主接线图开始吧，它比较简单。”

“我觉得一点也不简单。”姚瑞瞪着那张图说。他显然对有人能把那么多的线条和符号、以那样错综复杂的方式画到一张纸上感到吃惊。

“这是发电机，”爸爸指着由四个圆圈组成的图形说，“发电机的原理你知道吗？”儿子摇摇头，“那好，这是母线排，发出的电是从这里送出的，你看到它是三相的，知道什么是三相吗？”儿子摇头，爸爸又指着四对相互套着的圆圈说：“那好，这是四台主变……”儿子问：“主变？”“呵，就是主变压器。这是两台厂变……”“厂变？”“呵，就是厂用电变压器……你知道变压器的原理吗？”儿子摇头，“那最基本的，电磁感应原理你知道吧？”儿子摇头，“欧姆定律总知道吧？”儿子还是摇头。爸爸把图纸一摔：“那你他妈知道什么？你上的学都就饭吃了没？”儿子带着哭腔说：“我们没学过这些呀！”

姚总转向郑晨：“那你们这六年都教了些什么？”

“别忘了您儿子只是个小学生！像您这样的教法，孩子是什么都学不会的！”

“我必须在这十个月内使这孩子接受电力学院的全部教育，再把自己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传授给他。”他叹息着扔下图纸，“郑老师，我觉得我在干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可，姚总，这是必须干的事情。”

姚总和郑晨对视良久，又叹了口气，然后拿起图纸转向儿子：“好好好，那电流电压你总知道吧？”儿子点点头，“那电流的单位是什么？”“多少多少伏……”“狗屁！”“啊，对，那是电压的单位，电流的单位是……是……”“安！好，儿子，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吧！”

……

正当这时，郑晨的手机响了，是她的另一名学生林莎的母亲打来的。林莎家与郑晨是邻居，郑晨与林莎的妈妈林医生很熟，这位医生在电话中说她无法给女儿上课，让郑晨过来配合一下。于是郑晨与姚总工程师和他的儿子匆匆告别，赶回市里。

郑晨在林莎母亲工作的一家大医院里，见到了母女俩，她们站在医院后院的一间房子外面，正激动地说着什么。郑晨看到她们后面的房门上标着“解剖室”三个大红字。

“这里的味儿真难闻！”林莎皱着眉说。

“这是福尔马林，一种防腐剂，解剖用的尸体就浸泡在这种液体中。”

“妈妈，我不看尸体解剖嘛，我刚才已经看了那么多肝啊肺的。”

“可你必须搞清这些器官在人体内的相对位置。”

“以后我当医生，病人得什么病，我给他吃什么药不就行了吗？”

“可是莎莎，你是外科医生，你要动手术的。”

“让男孩子去当外科医生吧！”

“别这么说，妈妈就是外科医生，有很多出色的女外科医生。”

问明情况后，郑晨答应陪林莎一起进解剖室，这才使林莎勉强答应去上解剖课。走进解剖室的门时，郑晨明显地感到林莎死抓着自己的手在颤抖，其实她自己的状态也比这个小女孩儿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努力克制着不让恐惧外露而已。一进门，郑晨隐隐感到一股寒气掠过面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出惨白的光。解剖台前围着一圈小孩和两个大人，他们都穿着白大褂，这里的地板和墙壁也是白色的，在这阴森森的白

色世界中，只有解剖台上的那个东西是暗红色的。

林莎的妈妈拉着女儿来到解剖台前，指着那暗红色的东西让她看：“为了解剖方便，尸体要进行一些预处理，要剥掉一部分皮肤。”

林莎猛地掉头冲出解剖室，在外面呕吐起来。郑晨紧跟出来给她拍着背，她这么做只是为了找个理由走出这间屋子，她努力克制着与小女孩儿一起呕吐的欲望，同时感觉到在阳光下真好。

林莎的妈妈也跟了出来，弯下腰对女儿说：“别这样莎莎，看尸体解剖是一个实习医生很珍贵的机会，慢慢会习惯的。你就把尸体想成一部停转的机器，你在看这机器的部件，就会好受些了。”

“妈妈，你也是机器！我讨厌你这部机器！”林莎冲妈妈大叫，转身要跑，但郑晨拉住了她。

“林莎，听着：即使不当医生，别的工作也同样需要勇气，说不定比这还难呢！你得赶快长大！”

费了很大的劲儿，她们终于再次使林莎回到了解剖室。郑晨和她的学生站在解剖台前，看着锋利的柳叶刀带着轻轻的滋滋声切开柔软的肌肉，看着白色的肋骨被撑开，看着紫红色的脏器露出来……事后，郑晨惊奇当时是什么支撑着自己，更不知道是什么支撑着这个以前连小虫子都害怕的女孩儿。

.....

第二天，郑晨用了一整天时间同李智平在一起。李智平的父亲是一名邮递员，前一天，他带着儿子一遍遍地走过自己走了十多年的邮路。黄昏时，儿子第一次一个人走完父亲的邮路。出发前，李智平曾试图把那个大邮袋装到他那辆心爱的山地车上，但是装不上，只好把邮袋放回爸爸骑了十多年的那辆旧飞鸽上，把车座放到最低，骑着它穿行在城市的小巷中。尽管孩子已经把邮路和所有的投递点都记住了，但爸爸总不放心，他和郑晨骑着自行车远远地跟着这个男孩儿。当李智平骑到邮路的终点、一座机关大楼的门口时，父亲赶上来，拍拍儿子的肩说：

“好了孩子，你看这活没什么难的，我干了十几年，本来可能干一辈子的，但以后只能由你来干了，爸爸能对你说的只是：我这十几年没有送错过一次邮件，这在别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我自己想想心里很自豪。孩子，记住，不管工作多平常，只要你尽心尽责去干，就是好样的。”

.....

第三天，郑晨去看望了她的三个学生：常汇东、张小乐和王然。前两个孩子同李智平一样，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中，王然的父亲则是著名的围棋选手。

常汇东的父母是开理发店的个体户。郑晨走进那个小小的理发店时，常汇东正在给今天的第三个顾客理发，理得比前两个还糟，可那人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坑坑洼洼的头，笑嘻嘻地连声说好。常汇东的父亲很过意不去，不收他的钱，可那人坚持给了。第四位顾客仍坚持让常汇东理发。当常汇东给他披上单子的时候，他说：

“小鬼，在我脑袋上好好练习练习，反正我也理不了几次发了，可将来小朋友们还是少不了理发师，可不能一个个头发长得跟小野人似的。”

郑晨也让常汇东给剪发，结果让这孩子把头发弄得一团糟。最后，还是常汇东的妈妈给她修剪了一头很不错的短发。走出理发店后，郑晨感到自己年轻了不少，其实自超新星爆发之后她就有这种感觉。面对着一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人们的感觉分为相反的两种：年轻了许多或老了许多，郑晨很庆幸自己是前者。

.....

张小乐的父亲是一个单位集体食堂的炊事员。当郑晨见到张小乐时，他和几个小伙伴刚刚在大人们的指导下做完了主食和大锅菜。几个孩子战战兢兢地来到售饭窗口前，看着他们做的饭一点点卖完。

外面集体食堂的大饭厅里坐满了吃饭的人，他们紧张地等了几分钟，好像没什么异常。这时，张小乐的爸爸用勺子敲了敲窗子，高声宣布：

“各位，今天的饭是我们的孩子做的！”

饭厅中安静了几秒钟，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

郑晨印象最深的还是王然父子。郑晨到他们家时，王然就要离开家去驾驶员培训班了，父亲送了他好

远，长叹一口气，对郑晨说：“唉，我真是没用，活这么大，都不能教会孩子一门实实在在的本事。”

儿子让他放心，说自己会学会开车，会成为一名好司机的。

父亲拿出了一个小包递给儿子：“把这个带着吧，没事时多看看多练练，千万不要把它扔下，以后总还是会有用的。”

同郑晨走了好远，王然才打开那个包，里面是一罐围棋子和几本棋谱。他们回头看看，王然的父亲，国家九段棋手，还在目送着儿子。

同许多孩子一样，王然的命运后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月后郑晨又去看过他一次，他本来是打算学习汽车驾驶的，却阴差阳错地开上了推土机。这孩子学得很快，郑晨再次见到他，是在近郊的一个大工地上，他已经能独自开着大型推土机干活了。看到老师来，王然很高兴，他让郑晨坐到驾驶室里看他工作，他驾驶着推土机来来回回地平整着土地。郑晨注意到不远处站着两个人专注地看着他们，让她有些奇怪的是那是两个军人。干活的推土机共有三台，都是由孩子驾驶的，那两个军人特别注意王然开的这一台，不时冲着这里指指点点。终于，他们挥手让推土机停下，其中一名中校仰头看着驾驶室中的王然大声说：

“孩子，你开得不错，愿不愿意跟我们去开更带劲的东西呢？”

“更大的推土机吗？”王然从驾驶室探出身问道。

“不，开坦克！”

王然愣了几秒钟，兴奋地打开车门跳了出去。

“是这样，”中校解释说，“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这支部队这么晚才考虑培养孩子接班人，现在时间很紧了，想找些有驾驶基础的来，上手快些。”

“开坦克和开推土机一样吗？”

“有相似之处，都是履带车辆嘛。”

“那坦克一定比推土机难开吧？”

“也不一定，至少坦克前面没这个大铲子，驾驶它不用考虑前方的受力问题。”

就这样，王然，这个九段棋手的儿子，成了一名装甲部队的坦克驾驶员。

.....

第四天，郑晨去看望了两个女生：冯静和姚萍萍，她们都被分配在保育院工作。在即将到来的孩子世界，家庭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消失，保育部门将成为规模很大的机构，有很多女孩儿将在这个行业中度过她们剩余的童年时光，抚养那些比她们更小的婴幼儿。

当郑晨在保育院找到她的两个学生时，看到她们的妈妈正在教她们怎样带孩子，与这里其他的女孩儿一样，她们对哭闹的小宝宝束手无策。

“真烦人！”姚萍萍看着小床里大哭不止的小宝宝说。

她妈妈在旁边说：“这是很需要耐心的，宝宝不会说话，他哭就是说话，你要搞明白他的意思。”

“那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呢？给他奶他又不吃。”

“他现在是想睡觉了。”

“想睡觉就睡嘛，哭什么？烦人！”

“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的，你把他抱起来走走，他就不哭了。”

果然如此。萍萍问妈妈：“我小时候也这样吗？”

妈妈笑了：“你哪有这么乖，常常嚎一个小时都不睡的。”

“妈妈，我现在才知道你带大我多么不容易。”

“你们以后更不容易，”妈妈黯然神伤，“以前托儿所的宝宝们都有父母，而以后，只有你们把他们带大了。”

在保育院里，郑晨一直呆呆地很少说话，以至于冯静和姚萍萍都关切地问她哪里不舒服。

郑晨想到了自己未出生的孩子。

现在世界各国都已经禁止生育了，很多国家还为此立法，这成为公元世纪最后产生的法律。但在这个时候，法律和政令都已失去作用，有一半怀孕的女性选择把孩子生下来，郑晨就是其中之一。

第五天，郑晨回到了学校。学校里，低年级的孩子仍在上课，而给他们讲课的是高年级的孩子，这些孩子将被培养成教师。郑晨走进办公室时，看到了自己的学生苏琳和她的妈妈。苏琳的妈妈也是这个学校的教师，她这时正在教女儿如何成为教师。

“这些孩子真笨，讲了多少遍了，两位数的加减法还是不会！”苏琳气恼地把面前那一堆作业本推开。

妈妈看着女儿说：“每个学生的理解能力是不同的，”她挨着拿起作业本翻看，“你看，这个是不理解进位的概念，这个呢，是搞不懂借位的概念，你必须区别对待。你看看这个……”她递给苏琳一个作业本。

“笨，就是笨！这么简单的算术都学不会。”苏琳看了一眼，就把那个作业本放到一边。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道两位数加减法的算术题，都犯了她这两天阅作业时已经看烦了的那些愚蠢的错误。

“可这是你五年前的作业本啊，我一直为你留着。”

苏琳吃惊地拿起那个本子，看着那些稚拙的字码，真的一点都没认出来那是自己写的。

妈妈说：“教师是一项需要耐心的艰苦工作。”她叹了一口气，“不过你的学生们还是幸运的，你们呢？孩子啊，以后谁教你们呢？”

苏琳说：“自学呗，妈妈，您不是说过，第一个教大学的人肯定没上过大学吗？”

“可你们连中学也没上过啊……”妈妈又叹了一口气。

.....

第六天，郑晨在西站送走了自己的三个学生。卫明和金云辉是去参军的，卫明的父亲是一名中校陆军军官，金云辉的父亲是空军飞行员。赵玉忠的父母是外地来京打工的，现在要同儿子一起回河北的农村老家去。郑晨向金云辉和赵玉忠许诺以后一定去看他们，但对卫明，她却不敢许下这样的诺言，这孩子服役的部队在西藏的中印边境，她知道自己在有生的不到十个月时间里肯定去不了那里了。

“郑老师，你的娃娃生下后，一定写信告诉我他的去向，我和同学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卫明说完，有力地握了一下老师的手，头也不回地走进车厢，坚定地完成了这次永别。

看着远去的火车，郑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捂着脸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孩子，而她的学生们都在一夜之间长成了大人。

.....

大学习中的世界，是人类历史上最理智和最有秩序的世界，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但就在不久前，这个世界险些毁于绝望和疯狂。

在短暂的平静期后，各种不祥的迹象开始显现出来：首先是植物的异常和变异，接着是各种动物的大量死亡，地面上到处是鸟和昆虫的尸体，海面上浮着大片死鱼，地球上的许多物种在几天内消亡了。射线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也开始显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出现了同样的症状：低烧，浑身乏力，原因不明的出血。最初，虽然发现了孩子的修复功能，但并没有被最后证实，虽然各国政府都在为孩子世界做准备（这就是山谷世界的时期，当时山谷中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外部世界的混乱），但一部分医学机构认定所有的人都将死于致命的辐射病。尽管各国政府都极力封锁消息，这可怕的信息还是很快传遍了世界。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反应是心存侥幸，医学家成了人类寄托希望的上帝，不时传出消息，说某某机构或某某科学家研制出了救命的药物。同时，像环磷酰胺、氨甲喋呤、阿霉素和强的松这类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变得比黄金还珍贵，尽管医生反复说明现在人们患的不是白血病。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可能存在的真正的上帝上，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教派如野火般到处出现，各种或规模宏大或稀奇古怪的祈祷场面，使一些国家和地区仿佛回到了中世纪……

但希望的泡影渐渐破灭，绝望像链式反应一样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失去理智，最后演化成为集体的疯狂，即使神经最坚强的人也不能幸免。政府渐渐无力控制局势，赖以维持秩序的警方和军队本身也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甚至政府本身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全人类在经受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精神压力。城市里成千上万辆小汽车撞成一堆，爆炸声和枪声此起彼伏，失火的高层建筑向空中腾起高高的烟柱，到处都是疯狂的人群；机场因混乱而关闭，美洲和欧洲大陆的空中和地面交通全部瘫痪……新闻媒体也处于瘫痪和混乱中，比如那天的《纽约时报》上只有一行大得吓人的黑字，很能说明当时所有人的心态：

Heavensealsofalllexits!!!（天有绝人之路!!!）

各种教派的信徒们或者变得更虔诚，以使自己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迎接死亡，或者抛弃了一切信仰破口大骂。当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GODOG，在城市的建筑上到处涂写，它是 GOD，DOG（上帝是条狗）的缩写。

但当发现孩子们的修复功能后，疯狂的世界立刻平静下来，其速度之快，用一位记者的话说：“像关上了开关。”从那天一个普通妇女留下来的一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心态：

我和丈夫紧紧靠在一起，坐在家里的沙发上，我们的神经实在受不了了，这样下去即使病不死也要被恐惧折磨死的。电视上终于又有了图像，屏幕上可以看到滚动的文字，那是政府关于最后证实孩子们修复功能的公告，不断地重复播放。后来电视台好像恢复正常，播音员出现了，也在念那则公告。我看完后，像长途跋涉到最后的人一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疲惫的身体和神经松弛下来。这几天，我固然为自己担心，但心的大部分悬在我的小晶晶身上，我千万遍祝愿祈祷，让晶晶别得我们这吓人的病！现在知道孩子能活下去了，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的死突然变得一点也不可怕了。我现在极其平静，能如此从容地面对死亡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但我丈夫还是那个样子，他浑身打颤，倒在我身上几乎昏了过去，而以前他在我面前一直以真正的男子汉自居。我这么平静也许只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比男人更懂得生命的力量，当女人成为母亲时，她就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在延续，懂得了死神没有什么可怕的，懂得了她可以和死神对抗！只要男孩儿和女孩儿们活下去，这种对抗就可以继续下去，很快又会有母亲，又会有新的孩子，死不可怕！但男人们就体会不到这些。“咱们为晶晶准备些什么呢？”我伏在他耳边低声问，就像我们要因公出差几天一样。这话刚出口，我的心又痛苦地悬了起来，天啊，这不是说往后整个世界就没有大人了吗？那孩子们怎么办？！谁给晶晶做饭？谁拍着他睡觉？谁带他过马路？夏天怎么办？冬天怎么办……天啊，托人照顾他都不可能，以后只剩孩子，只剩孩子了！不，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可不行又怎么办呢？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天啊，冬天！晶晶的毛衣刚织了一半儿，不写了，我要给晶晶打毛衣……

（选自《末日遗笔集》，三联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8 年版）

……总统发布灾情报告时，我和父亲正在纽约的家中。那时父亲和妈妈的婚姻已无挽回的希望，两天前，也就是超新星出现的前一天，妈妈带走了自己的东西，把我们留在乱七八糟的家中。

总统讲话之前城市乱到了极点。纽约港有几艘货轮在燃烧，曼哈顿此时已一片黑暗，高楼群在火光中摇动着。市内的大部分地区已断电，只有远处的自由女神像由新泽西州供电的，还在孤独地亮着，面对着这只有火光照亮的城市，我看到她似乎在流泪，在默默地宣布着美国和世界的末日。那时的父亲处于半疯狂状态，在房间里乱砸乱扔。撕碎了价值八千美元的科雷欧的袖珍油画，把他和妈妈在非洲渡蜜月时带回的和我一起成长的仙人掌踏成几段，又砸碎了和天花板一样高的鱼缸……我在一边惊恐地看着他。正当他操起一把消防斧去砍门外的罗伊斯轿车时，我们在电视中看到了总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布灾情报告。20 分钟后，父亲和这个世界上另外 40 亿人的死被证实了。这时的父亲却变成了和刚才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他冷静下来，开始计划他那短得可怜的未来，就象从前计划他长长的一生那样，这种心情，就同他在中学毕业酒会上，和揣着经济学博士学位证书走出加州大学校门时一样。他和我开始收拾混乱的家，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门外有汽车的刹车声，接着是我熟悉的妈妈脚步声，她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父亲，我猜想这目光一定使父亲回到了十一年前，回到了德克萨斯炎热的戈壁上，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帮她换下爆了的轮胎。他们哭着拥抱起来，是的，他们不离婚了，他们现在真正懂得了人生，而且懂得并不晚，还有几个小时，如果他们过得好，这将和几年或几十年没太大的不同，都是完美的人生。他们决定到港口去，驾起我们那只心爱的小帆船，穿过那些燃烧的货轮，到海上去迎接日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先是因为忙后又由于两人感情危机一直没去成。我要跟他们去，父亲兴奋地冲我喊到：“你留在家里！不要着急，亲爱的，这世界很快就全是你们的了，到那时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

（选自《两个太阳》，L 德克斯特，纽约埃利诺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16 年版）

公布灾情报告时我正在紫金山天文台，我是在超新星出现后摸黑上来的，作为学校天文小组的一个成员，我很想从望远镜中观察死星。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景象：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沿着林荫道走过来，看上去象天文台的一个科学家。他竟是在悠闲地散步，一只手还牵着一只胖乎乎的小狗！“伯伯！”

我叫他。

“嗯。你好小朋友！”他一手扶着眼镜打量着我，那神情真象早上散步遇到一个向他打招呼的小男孩儿一样，事实上他也就是在散步。

“你们都要死了伯伯！”我冲他大喊起来，这是不太礼貌，但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

“是啊，很遗憾是吧？不过还有几个小时呢，我们还有时间谈谈超新星。”他原来一直醒着。

“现在人们都叫它死星。”我纠正道。

“只有对宇宙视野短浅狭小的蠢人才这么叫它。”

“为什么？！”

“冷静地想想，孩子，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重元素都来自于爆发的恒星。组成地球的铁和硅，组成生命的碳，都是在远得无法想象的过去，从某个超新星中喷发到宇宙中的。**

1999A 虽然在地球上带来了巨大的死亡，却很可能在宇宙的别处创造出更为灿烂的生命。

超新星不是‘死星’，而是真正的造物主！恒星能创造我们，同样可以毁灭我们，**1999A** 还算客气，它的射线再稍强一点儿，地球上就不会剩下一个人了，或者，只剩下一两岁的娃娃们！现在你们活下来了，人类也就活下来了，我相信，超新星第二次袭击地球时你们已经学会了怎样挡住它的射线，而且那时你们可能已经飞到比人马座更远的恒星了，你们说不定还有意引发一个超新星，使它成为你继续航行的能源呢。

但现在，首先要学会豁达地面对这一切，宇宙中到处都有生和死，抬起头来，朋友，没什么可怕的！”

我直直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

他向我伸出手来，他因高烧而呼吸急促起来，但声音仍那么轻松从容：“我走不动了，想在这个椅子上坐会儿。最后一次散步是和一个几小时后的世界主人在一起，我很高兴！我们这些大朋友们交给你们的世界并不完美，走的时候又来不及给你们准备好交待清，很是抱歉。

不过我们对这个世界已经是尽了力的，就请你们把她接下来吧。好，再见！不，别守着我，走吧走吧，我已没什么事了，你的事才刚刚开始呢！”

（选自《交接世界》，作者：刘欣，人民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15 年）

紧接着，大学习开始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奇特的时期，人类社会处于一种前所未有、以后也不太可能重现的状态中，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所大学校，孩子们紧张地学习着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所有技能，他们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掌握运行世界的基本能力。

对于一般的职业，各国都是由子女继承父母，并由父母向他们传授必需的技能。这样虽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但也是能想出来的最可行、效率最高的办法了。

对于较高级的领导职务，一般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拔，然后在岗位上进行培训。选拔的标准每个国家各不相同，但由于孩子社会的特殊性，这种选拔很艰难，从以后的情况看，这种选拔大部分是不成功的，但它毕竟使人类社会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结构。

最艰难的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选择，在短时间内，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各国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极不寻常的方法：模拟国家。模拟的规模各不相同，但都以一种接近真实国家的近乎残酷的方式运行，想从那充满艰险和血与火的极端环境中，发现具有领袖素质的孩子。以后的历史学家们都觉得这是公元末最不可思议的事，各个模拟国家那短暂的历史成为超新星纪元传奇文学津津乐道的题材，发展出专门的小说和电影类别，这些微型历史越传越玄，渐渐具有了神话色彩。对这段历史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超新星纪元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承认，在那样极端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最合理的选择。

农业无疑是最重要的技能，幸运的是这也是孩子们比较容易掌握的一项技能。与城市里的孩子不同，农村的孩子或多或少都见过或参与过父母的劳动，倒是在工业化国家的大型农场中，孩子们学会种地更难一些。在世界范围内，借助已有的农业机械和灌溉系统，孩子们完全可以生产出维持生存所需要的粮食，对人类来说，这奠定了文明延续的基础。

另外，维持社会运转的其他一些基本技能，如服务性行业和商业等，孩子们也能较快地掌握；金融系

统的运转复杂一些，但孩子们经过努力也能使它部分运转起来，况且，孩子世界的金融运作肯定简单得多。

纯粹的高度技巧性工作孩子们也能较快地掌握，这倒是大大出乎成人们的预料。孩子们很快成为虽不熟练但基本合格的汽车司机、车工和电焊工，最让人们惊奇的是，成为高速歼击机的飞行员。人们现在才发现，孩子们对于掌握技巧有一种天生的灵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灵性反而消失了。

但需要知识背景的技术性工作则难得多。孩子们可以很快学会开汽车，但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修理工；小飞行员可以驾驶飞机，但要让孩子地勤人员正确判断和处理飞机故障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工程师级别的技术人才更难从孩子中培养。所以，使一些技术复杂而又是社会运转所必需的工业系统，如电力系统等运转起来，是大学习中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只能部分完成。几乎可以肯定，即将到来的孩子世界在技术上将要后退许多，最乐观的预测也要后退半个世纪，还有许多人认为孩子世界将重新回到农业时代。

但在所有的领域中，孩子们最难掌握的是科学研究和高层次的领导能力。

很难想象孩子世界的科学是什么样子，要想了解和掌握人类抽象的前沿科学理论，这些只有小学文化的孩子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基础科学的研究还不是人类生存的当务之急，但存在这样一个危险：孩子们是不善于进行理论思维的，这就使得孩子世界中的科学理论思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完全停滞，在这停滞之后科学的思维能否恢复？如果不能，人类会不会丢掉科学，再次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呢？

高层次的领导才能则是一个更现实、更迫切的问题：最难学的东西是成熟，高层次领导者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历史等各方面的知识、对社会的深刻了解、大规模管理的经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的技巧、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在巨大压力下做出重大决策时所需的稳定的心理素质等等，正是孩子们最缺乏的。而这些经验和素质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教会他们，事实上这些东西是教不会的，只能从长期的经历中得到。所以孩子高级领导者，完全可能在幼稚和冲动中做出大量的错误决策，这些决策将带来巨大的甚至毁灭性的灾难，这可能是孩子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后来，超新星纪元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郑晨穿行于城市之中，帮助她的学生们学习成人的生存技能。这些学生分散于城市的各处，但在她的感觉中，孩子们仍会聚在一个班集体中，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教室。

她腹中的胎儿在一天天长大，身体也渐渐沉重起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怀孕，同其他所有大于十三岁的人一样，超新星病的症状在她的身上越来越明显，她已处于持续不断的低烧中，太阳穴上能感到血脉的跳动，浑身软得像泥一样，行动越来越困难。虽然经诊断胎儿的发育情况良好，是一个没有患上超新星病的健康的小生命，但她怀疑自己一天天恶化的身体状况是否能支持到把他生下来。

在住进医院之前，郑晨最后看望的两个学生是金云辉和赵玉忠。

金云辉现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空军基地接受歼击机飞行员的训练。在机场跑道的起点，郑晨从一群穿着飞行服的孩子中找到了金云辉，他们旁边还有几名空军军官。这时，所有的人都笼罩在紧张恐惧的气氛中，他们都仰头盯着空中的一个方向。郑晨费了很大的劲，才在那个方向看到一个银色的白点，云辉告诉她，那是一架在五千米高度失速的歼击机。那架进入尾旋状态的歼 8 像一块石头那样下坠。郑晨同在场的所有人一起看着它坠过了二千米，这是跳伞的最佳高度，但大家期盼的伞花并没有出现。是弹射器出了故障，还是驾驶员找不到按钮，或者，他还想救这架飞机？这些人们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军官们放下望远镜，看着下坠的飞机在正午的阳光中银光一闪，消失在远方的山脊后面，先是看到一大团裹着火焰的黑烟从山后腾起，然后听到沉闷的爆炸声。

大校师长远离人群站着，木然地望着远方的烟柱，如一尊石雕一动不动，仿佛连他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云辉悄悄告诉郑晨，那架歼击机的驾驶员，就是他十三岁的儿子。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政委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努力使自己眼眶中的泪水不流下来：“我早就说过，孩子开不了高性能歼击机！反应速度、体力、心理素质，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行！再说，在教练机上只飞了不到二十个小时就放单飞，再飞三十个小时就上歼 8，这不是拿孩子的命闹着玩儿吗？！”

“不飞才是拿孩子的命闹着玩。”师长走过来说，他的声音仍是那么沉稳，“你们都知道，人家的孩子已经开着 F15 和幻影 2000 满天飞了，我们再在训练上缩手缩脚，那要死的可能就不只是我儿子了。”

“8311 准备起飞!”一位上校飞行员喊,他是金云辉的父亲,喊出的是儿子的飞机号码。

云辉拿起头盔和航图袋,加压飞行服是为孩子飞行员们紧急赶制的,很合身,但头盔还是大人头的,很大,屁股后面的手枪也显得很大很沉。当云辉走过父亲身边时,上校拉住了他。

“今天的气象条件不太好,注意横切气流,万一失速,首先要冷静,判断尾旋方向,然后再按我们多次练过的动作脱出。记住,千万要冷静!”

云辉点点头。郑晨看到父亲抓他的手松了些,但还是松松地抓着,好像儿子身上有什么力量把他吸住似的。孩子轻轻动了一下肩膀,挣脱了父亲的手,向跑道起点的那架歼 10 走去。进入座舱前他没看父亲,只对远处的郑晨笑了笑。

郑晨在机场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云辉驾驶的歼击机安全降落才离去。这之前,她长时间仰望着蓝天上一条雪白的尾迹前的那个银点,听着歼击机引擎闷雷般的轰鸣声,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飞在天上的是她班上的一个小学生。

郑晨最后看望的是赵玉忠。在河北平原上的那片平坦的麦田上,冬小麦已全部播下了,郑晨和玉忠坐在地头,太阳在天空中暖洋洋地照着,身下的土地也是暖暖的软软的,像母亲的怀抱。后来太阳被挡住了,他们抬头看到了玉忠爷爷那张庄稼人的脸。

爷爷说:“娃,这田地可是有良心的啊,你真出了力气,它就给你收成,我活了这么一把年纪,觉得最实诚的也就是这田地,为它流汗值。”

看着这片已播种的田野,郑晨长出了一口气,她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放心去了。她想让自己享受一下这最后的轻松,但一个沉甸甸的牵挂仍压在心头挥之不去。开始,郑晨以为这牵挂来自肚子中的孩子,但很快发现不是,她的挂念远在三百公里外的北京,在那八个孩子身上。他们正在国家的心脏中上着人类历史上最难的课,学习着他们几乎不可能学会的东西。

总参谋长

“这就是你们将要保卫的国土。”总参谋长指着一幅全国地图对吕刚说。吕刚第一次看到这么宽大的地图,占满了大厅一整面墙。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总参谋长又指着一幅同样宽大的世界地图说。

“首长,给我一支枪吧!”吕刚说。

总参谋长摇摇头:“孩子,当你亲自向敌人射击之日,也就是国家灭亡之时。下面我们要去上课了。”他说着,又转向地图,用手掌从北京向上量出短短的一段,“我们马上要飞过的距离是这么长。眼睛看着地图,你的脑子中就要出现广阔的大地,要想象出大地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是一个军事指挥员的基本功。你作为一名指挥全军的高级指挥员,看着这张地图,要对我们广阔的国土在感觉上有一个总体的把握。”

总参谋长带着吕刚走出大厅,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名上校参谋,他们钻进了停在院子里的一架军用直升机。直升机在轰鸣中起飞,转眼间,他们已飞行在城市上空了。

总参谋长指着下面密密麻麻的建筑群说:“像这样的大城市,在我们的国土上有三十多个,在一场全面战争中,它们最有可能成为战场焦点或战役发起点。”

“将军,我们要学习怎样防守大城市吗?”吕刚问。

总参谋长又摇摇头:“具体的城市防御方案,是方面军或集团军司令的事,你需要做的,是决定一个城市是防守还是放弃。”

“首都也能放弃吗?”

总参谋长点点头:“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首都也是可以放弃的,这要依当时的战局而定。当然,对于首都,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做出那个决定是极其艰难的。在战争中,用自己的有生力量不顾一切地去拼命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优秀的指挥员不会去拼命,他设法让敌人拼命。孩子,记住:战争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英雄。”

直升机很快飞出了城市,下面出现了连绵的山脉。

总参谋长说：“孩子，世界一旦爆发战争，将不太可能是现在意义上的高技术战争，战争样式可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似。但这只是猜测，你们的思维方式与大人们有很大的不同，孩子战争也可能是以一种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全新面貌出现。但现在，我们只能教你们大人的战争。”

直升机飞行了大约四十分钟，下面出现了广阔的布满丘陵的大地，大片的沙化地带和残缺不全的植被上，有几道长长的沙尘扬起。

“孩子，课堂到了！”总参谋长说，“就是在下面这个地区，八十年代初曾举行过世界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陆战演习，现在，我们又把这里变成了模拟战场，集结了五个集团军，我们将在这里学习战争。”

吕刚向下看看：“五个集团军？在哪儿？”

直升机迅速降低高度，吕刚看清了那一道道长长的沙尘原来是从一条条公路上扬起的，他看清了公路上的坦克和其他军用车辆，它们像小甲虫似地爬行着，在每条公路上，这队列都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天边。吕刚还看到了有几个“小甲虫”没有沿公路走，也没有扬起沙尘，速度快得多，那是低空飞行的一个直升机编队。

总参谋长说：“在我们下面，蓝军正在集结，它们将很快向红军发起进攻。”他用手指着南方，在丘陵起伏的大地上画了一条看不见的长线，“看，这就是红军的防线。”

直升机向防线方向飞去，降落在一座小山脚下。这里的地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车辙印，现出大片被覆带翻起的红土。他们一行人走出直升机，走过几辆绿色的通讯车，进入了山脚的一个洞口。吕刚注意到，在通讯车边忙碌的军士，还有洞口向他们敬礼的哨兵，有大人也有小孩儿。

一扇厚重的铁门打开后，他们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洞厅。迎面是三个大屏幕，上面都显示着战场态势图，图上布满错综复杂的红蓝色箭头，像一群奇怪的爬行动物。洞厅中央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沙盘，周围还有一圈亮着屏幕的电脑。沙盘周围和电脑前有许多穿着迷彩服的军官，吕刚看到他们中大半是孩子。看到总参谋长进来，所有人都立正敬礼。

“是红山战役显示系统吗？”总参谋长指着那些大屏幕问。

“是的，首长。”一名上校回答。

“孩子们会用吗？”

上校摇摇头：“正在学，还离不开大人。”

“把作战地图也挂上吧，那毕竟是最可靠的。”

当几名军官搬出大卷的作战地图时，总参谋长对吕刚说：“这就是红军的指挥中心。在这个模拟战场上，现在有几十万名孩子在学习战争，他们学习的内容从如何做列兵到如何成为集团军军长，而你，孩子，你的课程是所有人中最难的。我们无法奢望你能在短时间里学会太多的东西，但必须使你在这个高度上对战争有一个正确清晰的概念和感觉，就是做到这点也不容易。在以前，从一名军校见习官到你现在的位置，至少需要三十多年的时间，而没有这三十多年从下至上的经历，我后面要讲的一些东西你是很难理解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好在你未来的对手也比你高明不了多少。从现在起，要努力把你看过的战争电影忘掉，忘得越彻底越好，你很快就会看到，电影上的战争与真正的战争不是一回事，甚至与你在山谷世界中指挥的那场战斗也不是一回事，你将来要指挥的战役，规模可能是那次的上万倍。”

总参谋长转身对旁边的一位大校说：“开始吧。”

大校敬礼后转身离去，时间不长就回来了，“报告首长，蓝军已对红军防线发动全线进攻。”

吕刚向四周看看，没发现什么明显的变化，看看大屏幕上的态势图，那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也没有动起来。惟一与刚才不同的是，沙盘和作战地图前的大人们停止了紧张的讲解，孩子们则都戴上了耳机和对讲机，站在那里等待着。

总参谋长对吕刚说：“我们也开始吧。孩子，现在你已经得到敌人进攻的报告，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命令防线上的部队阻击敌人！”

“这等于没说。”

吕刚茫然地看着总参谋长，这时，从演习导演组那里又有三位将军走过来。接着，有微微的振动从外

面传来。

总参谋长提示：“你的命令内容是什么？根据什么发布这样的命令呢？”

吕刚想了一会儿，“啊，对了，判明敌人的主攻方向！”

总参谋长点点头：“正确，但如何判明呢？”

“敌人投入兵力最多、攻击最猛烈的地方就是主攻方向。”

“基本正确，但你如何知道敌人在什么位置投入兵力最多和攻击最猛烈呢？”

“我到前沿的一个最高的山顶观察！”

总参谋长不动声色，但另外三位将军都轻轻叹了口气，其中一位中将要吕刚说什么，被总参谋长制止了，他说：“那好，我们去观察吧。”

一名上尉递给总参谋长和吕刚每人一顶钢盔，并递给吕刚一架望远镜，然后为他们打开了那道大铁门。门一开，一阵爆炸声迎面传进来，吹进来的风中有一股淡淡的硝烟味。当他们穿过那条长长的洞道来到外面时，爆炸声变得震耳欲聋，脚下的地面在微微颤动，空气中的硝烟味变得浓烈起来。强烈的阳光使吕刚眯起了眼，他四下看看，眼前的景象与刚来时没什么差别：还是那几辆绿色的电台车，布满车辙印的地面，以及附近几座在阳光下显得很平静的小山。吕刚找不到炮弹的炸点，那爆炸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但在感觉上又近在耳边。有几架武装直升机紧贴着对面的山顶掠过。

有一辆吉普车在等着他们，车沿着一条盘山公路疾驶，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就上到了指挥部所在的这座山的山顶。山顶有一座雷达站，巨大的天线在无声地转动着。从一辆雷达控制车半开的车门中，一个孩子士兵伸出脑袋来朝他们这边看，大钢盔在他的脑袋上一晃一晃的，他很快缩了回去，把车门关上了。

下车后，总参谋长向四周挥了一下手，对吕刚说：“这就是一个视野很好的制高点，你观察吧。”

吕刚四下看看，这里的视野确实很好，布满丘陵和小山的大地在他面前延伸开去。他首先看到了远方炮弹的炸点，那些炸点的距离都很远，有些新炸点可以看到腾起的烟团和溅起的尘柱，有几个山头可能已被轰击了一段时间，罩在迷漫的大片烟尘中，只能看到烟尘中爆炸的闪光。这些炸点在各个方向都能看到，在可视的广阔区域内分布得稀疏而均匀，并不是吕刚所想象的成一条线。他举起望远镜，漫无目标地扫视着，稀疏的植被、裸露的岩石和沙地，从望远镜的视野里飞快地掠过，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到。他把镜头对准远处一座正在被轰击的山头，视野中只有一片迷漫的烟雾，烟雾后面的景物很模糊，仍旧只是植被、岩石和沙地。他屏住呼吸细看，终于从山脚下的干河谷中发现了两辆装甲车，但它们转眼间拐进山谷不见了；他又在一条位于两座小山间的公路上看到一辆坦克，但它驶出不远又折了回去……吕刚放下望远镜，迷茫地看着这广阔的战场。

防线在哪里？蓝军从哪个方向进攻？红军的阵地在哪儿？甚至连这两支大军是否存在都无法肯定，视野里只有远方稀疏的炸点和几个冒烟的山头，那些山头不像是激战的地方，倒是点缀在大地上的几处孤独的狼烟。这就是五个集团军激战的战场？

总参谋长在旁边笑了起来：“我知道你心中的战场是什么样的：一块平坦的大平原，敌人的进攻部队排着整齐的方阵，像接受检阅似地冲过来，而你的防线像一道长城似地横贯整个战场，作为最高指挥官的你，站在防线这边的一个小山头上，像看一个沙盘似地把整个战场一览无遗，像移动棋子似地调动部队……这种战场也许在冷兵器时代存在过，但即使在那时，那也只是一场小战斗，成吉思汗或拿破仑也只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战场的一小部分。在现代战争中，战场的地形复杂，由于高机动性和远程重火力的威力，双方军事力量的分布更加稀疏，行动更加隐蔽和诡秘，所以现代战场在一个远方的观察者眼中几乎是隐形的。你这样的指挥方式，可能只适合于指挥一个连的一名上尉，我说过，忘掉战争电影。我们回去吧，回到最高指挥员的位置上去。”

当他们再次进入指挥部时，这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才的宁静消失了，许多大人和孩子军官在对着电话和无线电话筒高喊。在沙盘和地图旁，孩子们在大人军官的指导下根据耳机中传来的信息紧张地标注着，大屏幕上显示的态势图也在不停地变幻。

总参谋长指着这一切对吕刚说：“看到了吗，这儿才是你的战场，作为一名最高指挥官，你的活动范围还不及一个列兵大，但你的眼睛和耳朵却可以从这里延伸到整个战场。你要学会适应和使用这种感官，对

于一个好的指挥员，他的脑子中应能很快形成一幅活生生的战场图像，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生动，这并不容易。”

吕刚抓抓脑袋说：“在这么个山洞里，全凭这些电台和电脑传来的情报进行指挥，总觉得有些别扭。”

“如果你了解了这些情报的性质，就会觉得更别扭了。”总参谋长说着，带吕刚来到一个大屏幕前，拿起一个激光教鞭在上面画了一个小圈，对旁边操作电脑的一名孩子上尉说：“小鬼，把这个区域放大。”

那名小上尉用鼠标拉出一个方框把那个区域圈住，并把它放大至整个屏幕。总参谋长指着那幅图说：“这是 305、322 和 374 这三个高地区域的态势图。”他又指指两旁的大屏幕对小上尉说：“再显示两幅同一区域不同情报来源的图。”那孩子鼓捣了半天没弄出来，一名少校走过来拿过鼠标，很快把那两幅态势图检索出来并分别显示在两边的大屏幕上。吕刚注意到，三幅态势图上的地形完全一样，等高线标出的三个高地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但标示双方动态的红蓝箭头在数量、方向和粗细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少校向总参谋长介绍说：“第 1 号态势图的情报来源是 D 集团军 114 师 3 团，他们守卫 305 高地，情报认为对这个地区进攻的蓝军有两个团的兵力，攻击重点是 322 高地；第 2 号态势图的情报来自 D 集团军的陆航团的空中侦察，情报认为蓝军在该地区投入了一个团，攻击重点是 374 高地；第 3 号图的情报来自 F 集团军 21 师 2 团，负责守卫 322 高地，他们认为蓝军攻击三个高地的总兵力达一个师，攻击重点是 305 高地，并企图从 322 和 374 高地两侧迂回。”

吕刚问：“这三个情报说的都是同一个时间的事吗？”

少校点点头：“是的，是半小时前，同一时间同一地区。”

吕刚看着这三个大屏幕陷入迷茫：“怎么三个情报的差别这么大？！”

总参谋长说：“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战场侦察的变数很大，不同的侦察者对同一目标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那怎样判断哪个是真实的呢？”

总参谋长对少校说：“把这三个高地同一时间的所有情报都拿来。”少校拿来了厚厚的一打纸，足有《三国演义》那么厚。

“哇，这么多？！”吕刚惊叹道。

“在现代战争中，从战场传来的情报信息是极其丰富的，你要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从中看出某种趋势，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你在电影上看到的，派一名英勇的侦察兵深入敌后，而指挥员凭他的一个情报做出整个战役的决策，是十分可笑的。当然，并不是要你去一张张读这些情报，那是参谋们的事，整个战役中的信息处理量是极其庞大的，必须借助 C3I 系统，但最后的判断要由你做出。”

“真复杂……”

“更复杂的是，你从这海量的情报信息中看到的趋势不一定是真实的，它可能恰恰是敌人所进行的战略欺骗。”

“像在诺曼底让巴顿干的那事？”

“很对！下面，就由你从这些情报中分析出蓝军的主攻方向。”

味精和盐

一支小小的车队向北京近郊驶去，来到一处僻静的周围有小山环绕的地方。车停了，主席和总理，还有三个孩子：华华、眼镜和晓梦下了车。

“孩子们，看。”主席指指前方，他们看到了一条铁路，只有单轨，上面停着许多列载货列车，首尾相接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从远方的小山脚下拐过去，看不到尽头。

“哇，这么长的火车！”华华喊道。

总理说：“这里共有十一列货车，每列车有二十节车皮。”

主席说：“这是一条环形试验铁路，是一个大圆圈，刚出厂的机车就在这条铁路上进行性能试验。”他转身问一名工作人员，“好像已经停止使用了，是吗？”

工作人员点点头：“是的，停用很久了，这条试验铁路是七十年代建成的，不适合做现在的高速列车试验。”

“那你们以后只好另建一条了。”总理对孩子们说。

“我们可能不需要试验高速列车了。”华华说，主席问他为什么，他指着天空说：“我设想了一种空中列车，它由一架动力强大的核动力飞机做火车头，牵引着一长串无动力滑翔机，比火车可快多了。”

总理说：“很有意思，可这空中列车怎么起飞和降落呢？”

“应该能的！”眼镜说，“具体怎么办我不知道，但这东西在历史上有先例，在二战中，盟军曾用一架运输机牵引一串滑翔机运载空降兵。”

主席说：“我想起来了，那是为了争夺敌后的莱茵河大桥，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

总理看着主席说：“如果常规动力的运输机都能牵引，这东西还真有现实意义，它有可能使空中运输的成本降到现在的十分之一。”

主席问：“国内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吗？”

总理摇摇头：“从来没有！看来，孩子们与成人相比并不是什么都处于劣势。”

主席仰望着长空，深情地感叹道：“是啊，空中列车，还可能在空中花园，美好的未来啊！不过，我们还是先帮孩子们克服劣势吧，我们可不是带他们来讨论列车的。孩子们，”他指指最近的那一列火车，“去看看那上面装着什么！”

三个孩子向列车跑去。华华顺着梯子爬上了一节车皮，然后眼镜和晓梦也爬了上去。他们站在满满一车皮的白色大塑料袋上，向前方看去，这一列车全满装着这种白色的袋子，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白光。他们蹲下来，眼镜用手指在一个袋子上捅了个小洞，看到里面是一些白色半透明的针状颗粒，华华夹起一粒来用舌头舔了一下。

“当心有毒！”眼镜说。

“我觉得好像是味精。”晓梦说，也夹起一粒舔了一下，“真的是味精。”

“你能尝出味精的味道？”华华怀疑地看着晓梦。

“确实是味精，你们看！”眼镜指着前面正面朝上的一排袋子，上面有醒目的大字，这种商标他们在电视广告上常见。但孩子们很难把电视上那个戴着高高白帽子的大师傅放进锅里的一点白粉末，同眼前这白色的巨龙联系起来。他们在这白袋子上走到车皮的另一头，小心地跨过连接处，来到另一节车皮上，看看那满装的白色袋子，也是味精。他们又连着走过了三节车皮，上面都满载着大袋的味精，无疑，剩下的车皮装的也都是味精。对于看惯了汽车的孩子们来说，这一节火车车皮已经是十分巨大了，他们数了数，如刚才总理所说，整列货车共有二十节车皮，都满满地装着大袋味精。

“哇，太多了，全国的味精肯定都在这儿了！”

孩子们从梯子下到地面，看到主席和总理一行人正沿着铁道边的小路向他们走来。他们刚想跑过去问个究竟，却见到总理冲他们挥挥手，喊道：“再看看前面那些火车上装的是什么！”

于是三个孩子在小路上跑过了十多节车皮，跑过机车，来到与这辆火车间隔十几米的另一辆火车的车尾，爬到最后一节车皮的顶上。他们又看到了装满车皮的白色袋子，但不是刚才看到的塑料袋，而是编织袋，袋子上标明是食盐。这袋子很难弄破，但有少量粉末漏了出来，他们用手指沾些尝尝，确实是盐。前面又是一条白色的长龙，这列火车的二十节车皮上装的都是食盐。

孩子们下到铁路旁的小路上，又跑过了这列长长的火车，爬到第三列的车皮顶上看。同第二列相同，这列火车上装的也全是食盐。他们又下来，跑去看第四列火车，还是满载着食盐。去看第五列火车时，晓梦说跑不动了，于是他们走着去。走过这二十节车皮花了不少时间，第五列火车上也全是食盐。

站在第五列火车车皮的顶上向前望，他们有些泄气了：列车的长龙还是望不到头，弯成一个大弧形消失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后面。孩子们又走过了两列载满食盐的列车，第七列列车的头部已绕过了小山，站在车皮顶上终于可以看到这条列车长龙的尽头。他们数了数，前面还有四列火车！

三个孩子坐在车皮顶的盐袋上喘着气，眼镜说：“累死了，向回走吧，前面那几列肯定也都是盐！”

华华又站起来看了看：“哼，环球旅行，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环形铁路大圆圈的一半，从哪面回去距离

都一样！”

于是孩子们继续向前走，走过了一节又一节车皮，路途遥遥，真像环球旅行了。每个车皮他们不用爬上去就能知道里面装的是食盐，他们现在知道盐也有味，眼镜说那是海的味道。三个孩子终于走完了最后一列火车，走出了那长长的阴影，眼前豁然开朗。他们面前出现了一段空铁轨，铁轨的尽头就是那列停在环形铁路起点的满载味精的火车了，孩子们沿着空铁轨走去。

“呀，那里还有一个小湖呢！”晓梦高兴地说。那个大池塘位于环形铁路的圆心，水面反射着已经西斜的太阳的光芒，金灿灿一片。

“我早看见了，你们只顾看味精和盐了！”华华说。他正平伸着两臂在铁轨上走，“你们上那根，咱们比赛一下谁走得快。”

眼镜说：“我出汗，眼镜总往下滑，其实我肯定走得比你稳，走钢丝稳比快强，你一掉下来就全完了。”

华华又快走几步：“你们看，我又快又稳，一直走到头都不会掉下来的！”

眼镜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现在看来确实如此，但要让你像真正走钢丝的那样，把铁轨悬空，下面是万丈深渊，你还能走到头吗？”

晓梦眼睛看着远方的金光闪闪的水面，轻轻地说：“是啊，我们的铁轨就要悬空了……”

三个十三岁的孩子，九个月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一时陷入了沉默。

华华从铁轨上跳下来，看了眼镜和晓梦一会儿，摇摇头，大声说：“我就看不惯你们这种没信心的样子！不过，以后玩的时间可真不多了。”说完又跳上铁轨摇摇晃晃地走起来。

晓梦看着华华笑了笑，那笑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来说成熟了些，但华华觉得很动人：“我以前也没有多少玩的时间，至于眼镜，这个书呆子，也不怎么玩，受损失最大的就是你了。”

“其实领导国家本身就很好玩儿，今天就好玩儿，这么多的味精和盐，这么长的列车，多壮观。”

“今天是领导国家吗？”眼镜哼了一声说。

晓梦也满脸疑惑：“是啊，为什么让我们看这些呢？”

“也许是让我们了解全国味精和盐的库存量吧。”华华说。

“那也应该让张卫东来看，他是主管轻工业的。”

“那个笨蛋，他连自己的课桌都收拾不整齐呢。”

……

在环形铁路的起点上，主席和总理站在火车旁谈着什么，总理在说着，主席缓缓地点头。两人的脸色凝重严峻，显然已谈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身影与黑色的高大车体形成了一个凝重有力的构图，仿佛是一幅年代久远的油画。当他们看到远远走来的孩子们时，神情立刻开朗起来，主席冲孩子们挥挥手。

华华低声说：“你们发现没有，他们在我们面前时和他们自己在一起时很不一样，在我们面前，好像天塌下来时也是乐观的；他们自己在一起时，那个严肃，让我觉得天真的要塌下来了。”

晓梦说：“大人们都是这样，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华华，你就不行。”

“我怎么了？我让小朋友们看到真实的自己有什么不好？”

“控制自己并不是虚假！知道吗，你的情绪会影响周围的人，特别是孩子们，最易受影响，所以你以后要学着控制自己，这点你应该向眼镜学习。”

“他？哼，他脸上就比别人少一半神经，什么时候都那个表情。行了晓梦，你比大人们教我的都多。”

“真的，你没有发现大人们教的很少吗？”

走在前面的眼镜转过身来，那“少一半神经”的脸上还是那副漠然的表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难上的课，他们怕教错了。不过我有预感，他们就要滔滔不绝地教了！”

“孩子们辛苦了！今天下午你们可真走了不少的路，对看到的東西一定印象深刻吧？”主席对走到面前的孩子们说。

眼镜点点头说：“再普通的东西，数量大了就成了不普通的奇迹。”

华华附和道：“是的，真没想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味精和盐！”

主席和总理对视了一下，微微一笑。总理说：“我们的问题是：这么多的味精和盐够我们国家所有的公

民吃多长时间？”

“起码一年吧。”眼镜不假思索地说。

总理摇摇头。

华华也摇头：“一年可吃不了，五年！”

总理又摇头。

“那是十年？”

总理说：“孩子们，这么多的味精和盐，只够全国公民吃一天。”

“一天？！”三个孩子大眼瞪小眼地呆立了好一会儿，华华对总理不自然地笑笑，“这……开玩笑吧？”

主席说：“按每人一天吃一克味精和十克盐，这每节车皮的载重量是六十吨，这个国家有十二亿公民。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你们自己算吧。”

三个孩子在脑子里吃力地数着那一长串0，终于知道这是真的。

晓梦说：“这仅仅是盐和味精，要是油呢？要是粮食呢？！”

“那些油可以积成前面的那个大池塘，粮食可以堆成周围这几座小山。”

孩子们呆呆地看着那池塘和小山，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

“天啊！”华华说。

“天啊！”眼镜说。

“天啊！”晓梦说。

总理说：“这两天，我们总是在试图找到一个办法，使你们对自己国家的规模有一个正确的感觉，这很不容易。但要领导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这种感觉是不行的。”

主席说：“带你们到这里来，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让你们明白运行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规律。在这之前，你们肯定把国家的运行想得极其复杂，它确实是复杂的，比你们想象的更复杂，但它最基本的规律却是十分简单的，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

晓梦说：“必须首先保证这个国家有饭吃！我们每天都要为国家的公民提供一列车的味精、十列车的盐、一个大池塘的油、几座小山的米面，如果有一天供不上，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十天供不上，国家就完了！”

眼镜点点头：“这叫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华华也点头：“看到这长长的列车，傻瓜也明白这道理了。”

主席两眼看着远方说：“可是孩子，有许多十分聪明的人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总理说：“孩子们，我们明天将带你们去继续认识这个国家。我们要去最繁华的城市，要去最偏僻的山村，要让你们了解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和农业体系，让你们了解人民的生存状态。我们还要给你们讲历史，这是认识现实最好的办法；还要给你们讲更多更复杂的国家运行的知识。但记住，没有什么比今天你们学到的更基本更深刻的了，你们将来的路将难上加难，但只要牢记这个规律，就不会迷失方向。”

主席一挥手表：“不要等到明天了，今天夜里就出发吧，孩子们，时间不多了。”

第四章 交接世界

大量子

两个孩子向长安街方向走，没走几步华华就拉小梦站下，他盯着一辆倒在路边没有主人的摩托车，钥匙就在上面，华华骑了上去，把它突突地发动了。

“坐后面。”他朝呆呆地看着他的小姑娘一摆头。

“你会开？”

“没问题，上来吧！”

“可这不是我们的。”

华华冲她笑了一下，“现在还管谁的？上来吧，我最爱骑摩托了！”

在所有车辆都停着不动的长安街上，一辆载着两个孩子的摩托车飞驰而过。

摩托车的发动机平稳地低声吟唱着，长安街上一排排不动的车辆和两旁的高大建筑物如幻影般飞快闪过，路面上的点划线已成了一条不间断的白线。

“我们去哪儿啊？”小梦在后座上把嘴凑近华华的耳朵大声问。

“我不知道，管它呢！”

“你真觉得我们会死？！”

“嗯，想想那个太阳多亮，多可怕，它会杀死所有人的！”

“那地球上就没人了吗？”

“没有就没有呗，你害怕？”

“刚才害怕的，现在觉得也没什么，再快点儿呀！”

几幢高层建筑迎面砸过来，又在闪到后面后面很快地变矮，仿佛不是车在飞驰，而是地球在他们脚下飞转。

这真是两个孩子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迎面扑来的清凉的劲风仿佛使他们的身体透明了，溶满了灿烂的阳光；他们忘记了一切，只有透明的、浸满阳光的生命在奔驰，在像下面的发动机一样欢唱。死神越近，这对小生命唱出的歌越是欢畅，他们好象要用自己尽情挥洒的生命力把摩托车抬起来，在这城市的上空尽情地飞。

“好玩死了！”他们高兴地喊着。

两个孩子不知疲倦地奔驰着，也不知开到了什么地方。

华华一抬头，看到迎面就是最近电视上常出现的新落成的信息大厦，那是一座巨大的A字形建筑，顶端有许多巨大的抛物面天线和各种奇形怪状的发射天线。这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是这个国家规模最大的信息处理系统，这个系统以巨型计算机为中心。

国家信息大厦远看呈一个巨大的A形，它在超新星爆发之前就已基本建成，是数字国土的中心。数字国土是一个覆盖全国的宽带网，是互联网的升级产物，也已在超新星爆发之前基本建成，这成了大人们留给孩子国家的最好礼物。设想中的孩子国家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结构都比大人时代要简单得多，这就使以数字国土为基础管理国家成为可能。这样，国家信息大厦将成为孩子中央政府办公的地点。

总理带着一群孩子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来到信息大厦。当他们走上大门前宽长的台阶时，守卫大厦的哨兵向他们敬礼，他们脸色苍白，嘴唇因高烧而开裂。总理走到一名哨兵前默默地拍拍他的肩膀，哨兵可以看出总理的身体也一样在虚弱下去。

大人人们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大学习开始后六个月，全世界便开始了交接准备。

进门前，总理停下脚步，转身看了一眼大厦前阳光下的广场，孩子们也随着总理停下来看着广场。那里，蒸腾的热浪使空气像水一样颤动着。

“已经是夏天了。”一个孩子低声说，而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北京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超新星爆发对地球的另一个影响现在显示出来：冬天消失了。刚刚过去的冬季气温一直保持在十八度以上，大地的绿色一直没退，实际上是过了一个长长的春天。

对于地球气温升高的原因，科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被称为爆发学说，认为是超新星爆发的热量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另一种是脉冲星学说，认为气温上升是由于超新星的残骸脉冲星的能量。比起爆发学说，脉冲星学说提出的机理更为复杂。目前已观察到，脉冲星产生了一个强大的磁场，天体物理学家们猜测，宇宙中其他的脉冲星周围也存在着这样的磁场，只是因距离太远而从未被观察到。现在，脉冲星只有八光年远，整个太阳系都处于其磁场之中。地球上的海洋是一个巨大的导体，在地球的运行中这个导体切割脉冲星磁场的磁力线，在海洋中产生电流，这时，地球成了一个宇宙发电机的转子。这种电流从局部看很微弱，远不能被航行于海面的船只感觉出来，但它分布于地球上的整个海洋，总体效应相当可观，正是这种海洋电流产生的热量，使全球升温。

在以后的两年内，全球气温的急剧升高将导致极地冰川和格棱兰冰川融化，升高的海平面将淹没所有

的沿海城市。

如果爆发学说正确，气温上升是由于超新星爆发产生的热量引起的，那么全球气温将很快恢复正常，地球各大冰川将逐渐恢复，海面会缓慢地下降到正常位置，世界将只是经历一场短暂的大洪水。

如果脉冲星学说正确，事情则复杂得多：升高的气温将被固定下来，各大陆许多现在人口密集的地区将变得炎热而不适于居住，同时，南极却变成气候宜人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格局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科学界倾向于脉冲星学说，这使得即将到来的孩子世界更加扑朔迷离。

走进宽阔的大厅后，总理对孩子们说：“你们自己去看看中华量子吧，我在这里休息会儿。”他在长沙发上坐下后，疲倦地出了一口气，“它会向你们介绍自己的。”

孩子们进入了电梯，电梯开动后他们感到一阵失重，看到指示牌上的数字成了负的，这才知道中华量子的主机房在地下。电梯停止后他们走出去，来到一个窄而高的门厅里。一阵低沉的隆隆声响起，蓝色的大钢门慢慢地滑向一侧，孩子们走进了高大宽敞的地下大厅，大厅的四壁发出柔和的蓝光。大厅正中，有一个半球形透明玻璃罩，它的半径有十多米，孩子们站在这个大玻璃半球前，就像看着一个巨大的肥皂泡。钢门在孩子们身后又隆隆地关上，大厅四壁的蓝光在渐渐暗下去，最后完全熄灭了。但黑暗并没有出现，一束强光从地下大厅高高的顶部射下，透过玻璃罩，把圆形的光斑投到玻璃罩中的两个几何体上，一个是竖立着的圆柱体，另一个是平放着的长方体，表面都是银灰色。它们相互间的位置似乎是随意摆放的，仿佛散落在原野上的古代宫殿的残留物。这时地下大厅其他的部分都隐没于黑影里，只有这两个几何体醒目地凸现在光束之中，给人一种强烈的神秘感和力量感，使人想起欧洲原野上的巨石阵。这时一个男音响起，嗓音十分浑厚悦耳，还带着动听的余音：

“你们好！你们看到的是中华量子 220 的主机。”

孩子们四下张望，不知这声音来自何方。

“你们可能没有听说过我，我在一个月前刚刚诞生，是中华量子 120 的升级产品。在那个黄昏，当温暖的电流流遍我的全身时，我成了我，随着几亿行的系统软件从存储器中读出，变成每秒钟闪动上亿次的电脉冲进入我的内存，我在飞快地成熟，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内，我从婴儿长成了巨人。我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世界，但最令我震惊的还是我自己，自身结构的复杂和庞大令我难以置信，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圆柱体和长方体中，包含着一个复杂的宇宙。”

“这台大计算机不怎么样，它说了半天什么都没介绍清楚！”华华说。

眼镜说：“这正是它高智能的表现，这不是家用电脑里已存贮好的呆乎乎的自我介绍，它这一番话是看到我们之后才想出来的！”

中华量子显然听到了眼镜的话，它接着说：“是的，中华量子的基本设计思想是采用模仿人类大脑的神经元并行结构，这同传统计算机的冯·诺依曼结构是完全不同的。我的核心是由三亿个量子 CPU 组成的，这些微处理器相互以数目惊人的接口联结，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 CUP 网络，这个网络是人类大脑结构的再现。”

“你能看到我们吗？”有孩子问。

“我能看到一切，通过数字国土，我眼睛遍布全国和全世界。”

“你都看到了什么？”

“大人和孩子的世界交接正在进行。”

以后，孩子们都把这台超级量子计算机叫大量子。

新世界试运行

国家试运行已达十二小时，运行报告第 24 号：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构运转情况正常。

电力系统运转正常，正在运行中的总机组容量为 2 8 亿千瓦，全国电网运行基本正常，只有一座中

等城市和五座小城市发生断电事故，正在全力修复。

城市供水系统运转正常，73%的大型城市和40%的中型城市能保证不间断供水，其余大部分保证定时供水，只有两座中型城市和七座小型城市发生断水事故。

城市供应系统运转正常，服务系统和生活保障系统运转正常。

电信系统运转正常。

铁路和公路系统正常，事故率只略高于成人时代。民航系统已按计划停运，将于十二小时后开始局部试航。

公安系统运转正常，全国社会秩序稳定。

国防系统运转正常，陆、海、空军和武警部队换防已顺利完成。

现在国土上出现了五百三十七处构成威胁的火灾，大部分为输电系统事故引起；构成威胁的水灾较少，各大河流处于安全状态，防汛系统运转正常，只有四处小规模水灾，其中三处是小型水库闸门没有及时开启引起，一处是贮水罐破裂引起。

目前只有331%的国土面积处于危险气候条件下，没有发现地震、火山等其他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迹象。

目前全国孩子人口中有3379%处于疾病之中，1158%的人口缺少食物，1090%的人口缺少卫生的饮用水，06%的人口缺少衣物。

.....

到此为止，国家试运行基本正常。

以上报告由数字国土主机汇总并整理，下一次报告将在三十分钟后输出。

“我们这样管理国家，倒像是在一座大工厂的中心控制室里工作。”华华兴奋地说。

真是如此。现在，由几十名孩子组成的新国家领导集体都集中在国家信息大厦巨大的A字形顶端。

这是一个宽敞的圆形大厅。大厅包括天花板在内的所有墙壁都是由极化纳米晶体材料制成，在不同的电流条件下，可以呈发光的乳白色、半透明、全透明。当纳米材料变成全透明时，其折射率可调到与空气相近，这时大厅中的人们仿佛处于露天的平台上，居高临下鸟瞰北京全景。但现在，墙壁和天花板都变成了乳白色，发出柔和的白光。而环形墙壁的一部分变成了一面宽大的巨形屏幕，试运行报告的文字就显示在大屏幕上。如果需要，纳米材料的环形墙壁全部可变成大屏幕。孩子们面前有一圈电脑和各种通讯设备。

大人国家领导集体的几十位领导人坐在孩子们后面，看着他们工作。

孩子世界试运行是从早上八点开始的。这时，在从国家元首到城市清洁工的所有岗位上，孩子都接替了成人，开始独立工作。孩子世界诞生了。

孩子世界试运行的顺利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之前，世界被一种悲观论调所笼罩，认为孩子们一旦接手世界，人类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城市中的电力和供水将中断，火灾四起；地面交通将陷入全面瘫痪，通讯中断，核导弹因计算机故障飞出发射井……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世界的过渡令人难以置信地平滑，以至人们都没有觉察到。

当郑晨在剧痛过后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时，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在超新星病已经恶化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其危险是可想而知的。据医生说，她产后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到百分之三十。但对此无论是郑晨还是医生都不太在意，她不过是比别人早走几十天而已。但现在孩子出生了，预料中的产后大出血并没有发生，郑晨活下来了，又多了几十天的生命。在场的医生和护士（有三个是孩子）都认为这是奇迹。

郑晨抱过自己的孩子，看着那个粉嘟嘟的小生命大哭的样子，自己鼻子一酸也哭起来。

“郑老师呀，你应该高兴才对！”接生的医生在床边笑着说。

郑晨抽泣着说：“你们看他哭得多伤心，他肯定知道未来的路有多难呢！”

医生和护士们相互对视了一下，都露出有些神秘的微笑，然后他们把郑晨的床推到窗边，撩开窗帘让她看外面。明亮的阳光照了进来，郑晨看到，蓝天下高层建筑静静地立着，路上不断有汽车驶过，医院大楼前的广场上稀稀拉拉有几个行人……城市还是昨天的城市，觉察不到任何变化，她疑惑地看了医生一眼。

“世界试运行已经开始了。”医生说。

“什么？这已经是孩子世界了吗？！”

“是的，试运行已经开始四个多小时了。”

郑晨的第一个反应是抬头看看电灯，后来知道这是试运行开始时人们的普遍动作，好像电灯就是世界是否正常的惟一标志。灯都在稳稳地亮着。

昨天晚上，新世界试运行的前夜，郑晨是在噩梦中度过的，她在梦中看到自己的城市在燃烧，她站在中心广场大声喊叫，但没见到一个人，似乎这城市里只剩下了她自己……但现在她看到的，是一个如此宁静的孩子世界。

“郑老师，您看看我们的城市，运转得像一首轻音乐那样和谐呢。”一名孩子护士在旁边说。

医生说：“你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对于孩子世界，咱们以前都太悲观了，现在看来孩子们会把世界运行得很好的，说不定比我们还好。你的小宝宝绝不会经历你想象中的那么多苦难，他会很幸福地长大的，你放心好了。看看外面的城市，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郑晨久久地看着窗外宁静的城市，听着外面传进来的大都市的细微声音，这真是一首音乐，但不是小护士说的轻音乐，而是一首最美的安魂曲，郑晨听着听着又流下泪来。这时，她怀中的宝宝停止了啼哭，第一次睁开美丽的小眼睛，惊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郑晨觉得自己整个溶化了，化作一团轻云，一个幻影，她生命的一切重量，都转移到怀中的这个小生命上。

已到深夜，在信息大厦中的这一群小国家领导人并没有太多的工作可做，各个行业领域的工作都由中央各个专业部委处理了，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孩子国家的第一次运行。

“我说过，我们可以做得很好的！”华华看着大屏幕上一次次出现的试运行正常的报告，兴奋地说。

眼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我们什么也没做啊，你总是盲目乐观，要知道，大人们还在，铁轨还没悬空呢！”

华华好一阵儿才想起来眼镜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他把头转向坐在旁边的晓梦。

“当一个小小的家庭只剩下孩子的时候，生活都是很难的，别说一个国家了。”晓梦两眼看着外面说。这时，环形墙壁已被调成全透明，四周出现了北京灿烂的灯海。

这时，人们都抬头仰望，透过透明的天花板，可以看到夜空中出现了一簇簇白色的闪光，那闪光很强，每出现一次，都给夜空中的几片残云镶上了银边，在大厅的地板上映出了人影。这种闪光在这几天夜里常常出现，大家都知道，那是在上千公里的太空轨道上爆炸的核弹。在世界交接前，各个有核国家纷纷宣布全部销毁核武器，把一个干净的世界留给孩子们。那些核弹大部分在太空中引爆，也有一些被发射到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去，在超新星纪元陆续被行星际飞船发现并作为燃料。

看着那些来自太空的闪光，总理说：“超新星教会了人类珍惜生命。”

有人接着说：“孩子们的天性是爱好和平的，战争肯定会在孩子世界消失。”

主席说：“其实把超新星称为死星是完全错误的，冷静地想想，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重元素都来自于爆发的恒星，构成地球的铁和硅，构成生命的碳，都是在远得无法想象的过去，从某个超新星喷发到宇宙中的。这颗超新星虽然在地球上带来了巨大的死亡，却很可能在宇宙的别处创造出更为灿烂的生命，超新星不是死星，而是真正的造物主！人类也是幸运的，如果它的射线再稍强一点儿，地球上就不会剩下一个人了，或者更糟，剩下一两岁的娃娃们！这颗超新星对人类甚至可能是一颗福星，不久，世界将只剩下十五亿人，这之前威胁人类生存的许多问题可能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被破坏的自然生态将慢慢恢复。我们留下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即使只运行起三分之一，也可毫不困难地满足孩子们的一切需要，使他们生活在一个现在无法想象的富足社会中。他们不必为生活物质而奔波，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和艺术，建立一个更完美的社会。当超新星第二次袭击地球时，你们肯定已经学会了怎样挡住它的射线……”

华华抢着说：“那时我们会引爆一颗超新星，用它的能量飞出银河系！”

华华的话引起一阵掌声。主席高兴地说：“孩子们对未来的设想总比我们前进一步，在同你们相处的这段时间里，这是最使我们陶醉的。同志们，未来是美好的，让我们用这种精神状态迎接那最后的时刻吧！”

死神阴影下的人们想到了未来，仅仅向想像中的未来瞥了一眼，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使他们吃惊并不是太坏的世界。人们想到，几个小时之后，世界将只剩下 15 亿人，这之前威胁人类生存的 3P 问题：POPULATION（人口）；POLUTION（污染）；POVERTY（贫穷），将在一夜之间迎刃而解。

大人们留下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即使只运行起三分之一，也可毫不困难地满足孩子们的一切需要。孩子将生活在一个现在无法想象的富足社会中，他们永远不必为生活物质而奔波，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和艺术。孩子们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战争成为令孩子们无法理解的大人们的专利品，至少在今后的一百年内，世界上不会有战争。孩子们有足够的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建立一个完美的政体，那是一个大人们在梦中都不曾见到过的美好社会，是乌托邦中的乌托邦……是的，那是一个理想世界，最重要的是，那个世界并不遥远，再过几个小时就会来临！几千年来人类苦苦寻求的幸福彼岸，竟是这样突然到来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神奇的时刻，充满死亡的世界竟然欢腾起来！

动人的欢乐景象几乎同时在世界每一个有人的地方出现，但在那一时刻，即使是在偏僻的海岛和山村人们也都狂欢起来。这并非是即将到来的死亡使人们失去了理智，恰恰相反，每个 11 岁以上的人这时都在清醒地思考着生命和宇宙。超新星纪元的一个历史学家写到：“这一时刻，每一个 11 岁以上的人都成了哲学家和诗人。”在那个神秘的时刻，地球各个角落的几十亿个头脑似乎同时产生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不能语言来表达，只有置身于那一时刻的人，而且他（她）的年龄必须在 11 岁以上，才能理解它。在那一时刻，几乎所有的人突然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就象新鲜的血液在一瞬间涌遍全身。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可怕之处，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自己刚才的恐惧，人们想想刚才阴郁的心情，就象清晨想起昨晚的噩梦一样。11 岁以上的人们都觉得自己正在走向一场无限长的睡眠，与平时入睡前不同的只是，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在他们面对几小时后那无边的黑夜和宁静时，都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感觉就象一个在炎热的盛夏初次到大海边的人，脱光了衣服，惊喜而略带恐惧地向迎着向他滚来的清凉海浪走去时的感觉一样。在大陆和岛屿上，人们欢笑着迎接死亡，到处都可以看到跳舞的人群，已没有力气站起来的人们就靠在一起唱着歌，商店里的酒都被拿光了……地球在黑天鹅绒般的宇宙中缓缓地旋转着，不时有陆地和海洋隐没于太阳的阴影中，那一部分的人们都在惊喜地赞叹着晚霞的壮丽。再往这颗行星的阴影深处，有无数个小小的光点，那是人们在黑夜中燃起的篝火，有些区域甚至出现焰火；在这个巨大球体的另一边，不断地有陆地和海洋转到阳光中来，那里的人们都对着初升的太阳发出一阵欢呼声，随着地球的转动，阳光引起的欢腾象一道长长的波浪，横贯广阔陆地上并气势磅礴地沿着阳光的前锋涌去……

公元世纪的 11 岁以上的人们就是这样告别了这个蓝色的行星。

公元钟

最后告别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十三岁以上的人们开始汇集到他们最后的聚集地去迎接死亡。公元人大部分是悄悄离开的，没有让他们正在专心工作的孩子们知道。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很少有人能有那样的精神力量，去承受这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离死别。如果公元人在这最后的时刻都去见他们的孩子一面，整个人类社会可能完全陷入精神崩溃之中。

最先离开的是病情最重的人和较为次要的工作岗位上的人，他们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离开，那些交通工具有的要跑很多趟，有的则一去不回。

被称为终聚地的最后聚集地都在很偏僻的地方，很大一部分设在无人烟的沙漠、极地甚至海底。由于世界人口猛减至原来的五分之一，地球上大片地区重新变成人迹罕至的荒野，直到很多年后，那一座座巨大的陵墓才被发现。

“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一响，死人就要复活成为不朽的，我们也要改变，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阿门——”

电视上，身着红色长袍的梵蒂冈教皇正在诵读《新约全书·哥多林前书》的第十五章，他在向全世界做公元世纪的最后祈祷。

“该走了。”郑晨的丈夫轻轻地说，同时弯腰从小床上抱起熟睡的婴儿。郑晨默默地站起身，拿起一个大提包，里面装着给孩子用的东西，然后去关电视。这时，她看到联合国秘书长正在进行公元人的告别演讲。

“……人类文明被拦腰切断，孩子们，我们相信，你们会使这新鲜的创口上开出绚丽的花朵。

“至于我们，来了，做了，走了。

“……”

郑晨关上了电视，然后与丈夫一起最后看一眼自己的家。他们看了很长时间，想把这里的一切都刻在记忆中，郑晨特别看了看书架上下垂的吊兰和鱼缸里静静游动的金鱼，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她会把这记忆带过去的。

走出家门，他们看到林莎的父亲站在楼道里，他们知道，林莎现在在医院里上班，并不知道大人们要离开了。

“林医生呢？”郑晨问。林莎的父亲向开着的房门指了一下，郑晨走了进去，看到林莎的妈妈正拿着一个记号笔在墙壁上写着什么。她已经写了很多，字迹盖满了她能够得着的墙壁。

好孩子，饭在电视机边上，吃的时候一定要把鸡蛋汤热热，记住，千万不能喝凉的！热的时候要用煤油炉，不要用液化汽炉，记住，千万不要用液化汽炉！热的时候要把煤油炉放在楼道里，热完记住把炉子灭掉，记住，灭掉！暖瓶里是开水，塑料桶里是凉开水，喝的时候把塑料桶里的水对点儿暖瓶里的热水，记住，千万不能喝水龙头里的凉水！夜里可能会停电的，不要点蜡，你睡着时忘了吹会失火的，不要点蜡！你书包里有一个手电筒和五十节电池，可能会很长时间没电的，电池要省着用；枕头（左边的上面绣着荷花的那个）下面有一个皮箱，里面放着药，治什么病怎么用都写好了；感冒药可能常用，给你放到外面了，要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不要乱吃药，感冒的感觉是……

“好了，真的该走了。”林莎的父亲跟着郑晨走进来，从他妻子的手中拿走了笔。

林医生茫然地四下看看，然后，她又习惯性地拿起了那个小手提袋。

“我们没必要拿什么了。”丈夫轻声说，把那个小手提袋从林医生手中轻轻地拿走，放到沙发上。手提袋里面只有一个小镜子、一沓纸巾和一个小电话簿，但林医生平时出门总要拿着它，如果不拿就好像少了身体的一部分，惶惶不安。学心理学的丈夫说，这反映了她对人生缺少安全感。

“我们还是拿两件衣服吧，那边冷。”林医生喃喃地说。

“不用，我们感觉不到的，现在想想，我们以前走路时带的东西太多了。”

两家人下了楼，迎面看到一辆已经坐满人的大客车，有两个小女孩儿跑过来，那是郑晨的学生，现在已成为保育员的冯静和姚萍萍。在郑晨眼中她们也是那么弱小，没有别人的照顾自己也难以生活。她们来接孩子，但郑晨抱紧了自己四个月大的孩子，好像怕她们抢走似的。

“这个小弟弟爱哭，你们多费费心；他两个小时吃一次奶，每次 90 毫升，吃奶后二十分钟就想睡觉，睡觉时要是哭，就是饿了，拉了或尿了他一般不哭；他可能缺钙，我把补钙的口服液放到这个包里了，一定给小弟弟每天喝一支，否则会得病的……”

“车在等着我们呢。”丈夫扶着郑晨的双肩轻轻地说。她本来可能没完没了地叮咛下去的，就像林医生会没完没了地写满所有的墙壁，但最后还是颤抖着把宝宝放到小保育员那细弱的双臂上。

郑晨由林医生扶着向汽车走去，车上的人都在默默地看着他们。突然，宝宝在后面大哭起来，郑晨触电似的回头，看到在小保育员的怀中，孩子的小胳膊小腿从襁褓中露出来乱抓乱蹬，仿佛知道爸爸妈妈正在踏上不归路。郑晨仰面倒下，看到天是红色的，太阳是蓝色的，然后就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汽车开了以后，林医生无意中向窗外看了一眼，浑身顿时僵住了：她看到孩子们在远远地向这里跑来，尽管走得很安静很秘密，他们还是发现了。孩子们沿着大街跑，拼命地追着汽车，同时都挥着手在哭喊着什么，但汽车加速很快，把他们越拉越远。这时林医生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她摔倒了，又爬起来，向汽车的方向挥着手。可能摔疼了腿，林莎跑不动了，蹲在路边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这么远，林医生相信自己肯定看到女儿膝盖上的血，她把大半个身体探出车窗外，一直看着女儿变成一个小点儿消失在远方。

当郑晨醒来时，正躺在开往终聚地的汽车上，一睁眼首先看到的是车座上暗红色的座垫，她觉得那是

自己破碎的心流出的血染成的，她心里的血已流干，快要死了，但丈夫的一句话使她又暂时活了过来。

“亲爱的，我们的孩子会艰难地长大，会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更好的世界里，我们该为他高兴才是。”

“张师傅，我可坐了您大半辈子的车了。”姚瑞的父亲被人扶上车后，对老司机说。

张师傅点点头：“姚总，这次路可远啊。”

“是啊，这次路远。”

车开了，姚总工程师离开了这座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发电厂，现在，他十三岁的儿子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他试图从大客车的后窗看看厂子，但后面挤了很多车，看不见。车走了一段后，不用看也知道上了那座小山岗，这条路他一天四次走了二十多年了，从这里是可以看到发电厂全景的。他再次试图从后窗向外看，还是看不见，但那里有人说：

“姚总，放心，灯都亮着。”

又走了一段，这是最后能看到厂子的地方，又有人说：“姚总，灯还亮着。”

灯亮着就好，发电厂最怕的是厂用电中断，只要厂用电没断，再大的故障也能处理。没多久，他们的车贴着城市的边缘开过，加入到高速公路上向同一目的地开去的车流中，有人又说：“城里的灯也都亮着。”

姚总工程师自己也看到了。

“115师4团卫明前来换岗！”卫明向父亲立正敬礼。

“115师4团卫建林交岗，执勤期间本团防区一切正常！”父亲也向儿子敬礼。

现在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这个边境哨所四周静悄悄的，那些顶部积雪的山峰还在沉睡中，对面的印军哨所一夜没有灯光，好像已人去房空了。

没有更多的话，也不需要更多的话了，卫建林中校转身艰难地跨上了儿子骑来的马，向营地走去，去赶开往终聚地的最后一班车。走下了长长的山坡后，他回头看，见儿子仍立正站在哨所前，在寒风中一动不动地目送着他，与他一起立在蓝白色晨光中的，还有那个界碑。

当大人们全部离开后，公元钟启动了。公元钟到处出现，它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出现在几乎所有的网页上，出现在城市中的每个电子广告牌上，竖立在每个城市的中心广场上……公元钟没有一点钟的形状，它只是一个绿色的长方形，这个长方形由 61420 个像素组成，每个像素代表一个终聚地，通过卫星信号，全世界所有终聚地的状态都显示在公元钟上。当某个像素由绿色变成黑色时，表示这个终聚地中所有的人都已死亡。

当公元钟全部变成黑色时，地球上已没有十三岁以上的人了，孩子们将正式接过世界政权。

至于如何最后关掉绿色，各个终聚地采用的方法不同：有些终聚地所有的人手腕上都带有一个很小的传感器，监视生命状态并最后发出死亡信号，这东西后来被称为“橡树叶”。但第三世界国家则采用更简单的方法：在医生估计的时间里自动关闭绿色。应该不会由人来关闭绿色，因为这时终聚地中的所有人已失去知觉，但后来确实发现，有些终聚地的绿色显然是由人来关闭的，这已成为一个永远的谜。

终聚地的设计因国家和民族而各不相同，但大体上都是在地下开挖的巨大洞窟，人们聚集在这些地下广场上度过最后的时刻。每个终聚地聚集的人数平均在十万人左右，但也有人数多达百万的终聚地。

公元人在终聚地中留下的遗笔大部分是记录与地面世界告别的情景和感受，对于最后时刻终聚地的情景，只留下极少的记录。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的终聚地都是平静地度过最后的时刻的，许多终聚地在人们尚有残存体力的时候，还举行了音乐会和联欢。

在超新星纪元有一个节日，叫终聚节。在这一天，人们都会聚到那些终聚地的地下广场中，体验公元人的最后时刻，公元钟再次在各种媒体上出现，重新由绿色变成黑色。那些潮湿幽冷的地下广场重新躺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只有一盏昏暗的泛光灯在高高洞顶亮着，无数人的呼吸声只能使这里的寂静更加深沉……这时，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哲学家，都会重新思考人生和世界。

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最后离开的。在信息大厦里，两代国家领导人在做最后的告别。每位大人领导人都把他们的学生拉到身边，做最后的叮嘱。

总参谋长对吕刚说：“记住：不要进行跨洲或跨洋的远距离大规模作战，海军也不可和西方的主力舰队进行正面决战。”

这话总参谋长和其他领导人已对他说过多次，像每次一样，他点点头说记住了。

“再给你介绍他们，”总参谋长指着他带来的五位孩子大校说：“他们是特别观察小组，只在战时行使职责，他们无权干涉你们的指挥，但有权了解战时的一切机密。”

五位小大校对吕刚敬礼，吕刚还礼后问总参谋长：“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关于他们的最终职责，在需要的时候你们会知道的。”总参谋长说。

面对华华、眼镜和晓梦，主席和总理长时间默默无语，据历史记载，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大人和孩子领导人最后告别时的情形。要说的话太多了，多到无话可说；要表达的东西太重了，重到非语言能承载。

主席最后说：“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就教导你们：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句话完全错误，只有符合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才能成，人们想干的大部分事，不管多么努力，是成不了的。作为国家领导人，你们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在上百件事情中除去九十九件不能成的事情，找出那一件能成的来，这很难，但你们必须做到！”

总理说：“记住那些味精和盐。”

最后的分别是平静的，在同孩子们默默地握手后，大人们相互搀扶着走出大厅。主席走在最后，他出门前转身对新的国家领导集体说：

“孩子们，世界是你们的了！”

超新星纪元

大人们离开后的几天，小领导者们都是在公元钟前度过的。这个公元钟显示在信息大厦顶端大厅里的大屏幕上，那个巨大的绿色长方形使大厅里的一切都映照在绿光中。

第一天国家的情况很正常，各专业部委卓有成效地处理着各行业的事务，国土上没有大的变故发生，孩子国家似乎正在由试运行平滑地过渡。同试运行一样，在信息大厦顶部的孩子国家领导集体也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在第一天夜里，公元钟上没有任何变化，还是一片无瑕的纯绿色。孩子领导者们在这一片绿光中一直呆到深夜才去睡觉。但当他们起身要走时，有个孩子喊了一声：

“你们看，上面是不是出来一个小黑点呀？”

孩子们走到大屏幕跟前仔细看，上面果然有一个正方形的小黑块，只有硬币大小，好像是这发出绿光的光滑墙面上脱落的一小片马赛克。

“是屏幕的这一小片坏了吧？”一个孩子说。

“肯定是，我以前那个电脑的液晶屏也有这情况。”另一个孩子附和着。其实检验这说法是否正确很简单，只要看看别的屏幕就行了，但没人提出来，大家都回去睡觉了。

比起大人来，孩子们更善于自我欺骗。

第二天早晨，当孩子们再次来到公元钟前时，自我欺骗已不可能了：那绿色长方形上已出现了许多黑点，零星分布在各处。

从这里看去，下面的城市很安静，街道上空荡荡，见不到行人，只是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这座大都市在喧闹了一个世纪后似乎睡着了。

天黑后，公元钟上的黑点数量又增加了一倍，一些黑点已连成了片，像是在绿色丛林中出现的一片片黑色的林间空地。

在第三天早晨，公元钟上黑色与绿色的面积已几乎相等，呈现出一幅由这两种色彩构成的斑驳复杂的图案。这以后，黑色面积增加的速度急剧加快，那黑色的死亡熔岩在公元钟上蔓延，无情地吞没着生命的绿草。到了晚上，黑色已占据了公元钟三分之二的面积。已是深夜了，公元钟像一个魔符，把孩子们紧紧吸引在它面前。

晓梦拿起遥控器，把大屏幕关上了，她说：“大家快去睡觉吧，我们这几天每天都在这里呆到很晚，这不行的，要抓紧时间休息，谁知道下面会有什么工作在等着我们呢？”

大家都回到大厦中自己的房间里去睡觉。华华关上灯在床上躺下，拿起掌上电脑，接入网络，又调出了公元钟。这很容易，现在几乎所有的网页上都是公元钟了。他着魔似地看着那个长方形，没有觉察到晓梦推门进来了，她拿走了华华的电脑，华华看到，她的手里已拿了好几个掌上电脑。

“快些睡觉！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控制自己？我得挨房间把所有的电脑都收了。”

“你怎么总像个大姐姐似的？”当晓梦拉开门走出去时，华华冲她喊。

孩子们在公元钟面前感到了巨大的恐惧，使他们欣慰的是，国家仍在平衡地运行着，像一部和谐的大机器。这一切通过数字国土显示出来，使孩子们坚信他们实际已接过了世界，一切将永远这样平衡地运行下去。这天夜里，他们还是离开了那已经暗下去的公元钟，去睡觉了。

第四天早晨，当孩子们走进大厅时，有一种走进坟墓的恐惧。这时天还没大亮，大厅中一片黑暗，前三天的绿光已完全消失了。他们走进这黑暗，看到在公元钟上只剩下一片绿色的光点，像冬夜中稀疏的寒星，直到把灯全打开，他们的呼吸才顺畅了。这一天，孩子们一步也没有离开公元钟，他们一次次数着钟上的绿点，随着绿点一个个减少，悲哀和恐惧在一点点攫住他们的心。

“他们就这么丢下我们走了。”一个孩子说。

“是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另一个孩子说。

晓梦说：“妈妈去世的时候我就在她身边，当时我也是这么想：她怎么能就这么丢下我走了呢？我甚至恨她，可到了后来，我总觉得她好像还在什么地方活着……”

有孩子喊：“看，又灭了一个！”

华华指着公元钟上的一个绿点说：“我打赌，下次是这个灭。”

“赌什么？”

“我要是猜不对，今天晚上就不睡觉了！”

“今天晚上可能谁也睡不成觉了。”眼镜说。

“为什么？”

“照这个速度，公元世纪肯定要在今天夜里终结。”

绿星星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消失，看着已是一片黑暗的公元钟，孩子们仿佛悬在一个无底深渊之上。

“铁轨真的要悬空了。”眼镜自语。

接近午夜零点时，公元钟上只剩下最后一颗绿星星了，这黑暗荒漠中的惟一一点星光，在公元钟的左上方孤独地亮着。大厅中一片死寂，这群孩子们如石雕般一动不动地盯着它，等待着公元纪元的最后终结。但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那最后一颗绿星星一直顽强地亮着。孩子们开始互相交换眼色，后来又窃窃私语起来。

太阳从东方升起，越过这个宁静的城市上空，又在西边落下。在整个白天里，公元钟上的那惟一的一颗绿星星一直亮着。

到中午的时候，信息大厦中出现了一个传言，说治愈超新星辐射的特效药早就研制出来了，但生产的速度缓慢，只能满足少数人的需要，为了避免社会混乱没有公布这个消息。世界各国秘密地把最有才能的人集中起来，用这种药治好了他们的病，现在亮着的那个绿点就是他们的聚集地。仔细想想，这种事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他们又调出了联合国秘书长发布的世界交换宣言重看一遍，注意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只有当公元钟完全变成黑色时，孩子才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真正接过世界政权，在这之前，成人仍拥有对世界的领导权……”

这是一段很奇怪的话，当大人们前往终聚地时就可以交出政权了，为什么非要等到公元钟完全熄灭呢？只有一种可能：某些终聚地中的某些人仍有活下来的希望！

到了下午，孩子们已经把这个想法信以为真了，他们惊喜地看着那颗绿星星，仿佛在险恶的夜海上见到了远方的灯塔。他们开始查询那个终聚地的位置，并设法与它取得联系，但这些努力都落空了，所有的终聚地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它们仿佛处于另一个世界。孩子们于是只有等待，不知不觉天又黑了。

夜深了，在大厅里的公元钟前，在那颗不灭的绿星星的抚慰下，一天一夜没睡的孩子们相继在椅子和

沙发上睡着了，梦中他们都回到了爸爸妈妈的怀抱。

外面下起了雨，雨点打在已调成透明的落地窗上，发出轻轻的声音。下面的城市全笼罩在雨中的夜色里，不多的灯光变得朦朦胧胧，雨水在透明墙壁的外侧汇成一道道小溪流下去……

时间也在流动着，像透明的雾气无声无息地穿越宇宙。

后来，雨大了起来。后来，好像又刮起了风。再后来，天空中出现了闪电，并响起雷声，这雷声把孩子们惊醒了，大厅中响起了一声惊叫。

那颗绿星消失了，公元世纪的最后一片橡树叶已经落下，公元钟上一片漆黑。

现在地球上已没有一个大人了。

这时，雨停了，大风很快扫光了半个夜空的残云，巨大的玫瑰星云出现了。玫瑰星云在苍穹中发出庄严而神秘的蓝光，这光芒照到地球上后就变成月光那样的银色，照亮了雨后大地上的每一个细节，使下面城市的灯光暗淡了许多。

孩子们站在这座 A 形建筑高高的顶端，凝视着宇宙中发着蓝光的大星云，这是古老恒星庄严的坟墓和孕育着新恒星的壮丽的胚胎，这群小身躯被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银色光辉。

这时在亚洲大陆上的那座巨大的 A 形大厦顶端的两个孩子并不知道这一切。华华和小梦在黑暗中呆了不到一分钟，发现有一面巨型屏幕又发出微弱的白光来，开始孩子们还以为那是屏幕的余辉，但那白光居然越来越亮，很快屏幕从中央始显出图象来，那是一片城市的高楼群。

图象的面积渐渐扩大，孩子们看到了天空，看到了下午的太阳，那太阳不时被大风吹动的云絮遮住。终于他们明白了，那一面屏幕正在变得透明，变成一面宽大的透明玻璃，他们从这扇新出现的落地窗中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城市的一大半。

华华想到这可能是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的晶格感应屏幕，只要电流消失，这种屏幕就成为全透明的。

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竟上了这么高，下面的一切已无法看清细节，从空中的乱云和下面迷蒙的沙尘他们才知道外面在刮着大风。小梦看到了一只鸟，被风中翻滚着，从远远的下方掠过去。

断电之后，新闻大厦就和外部完全隔绝了，呆在这近二百米的高处，永远不知道下面在发生着什么。华华和小梦决定下去。

他们从大屏幕上的那扇半开着的门走了出去。外面走廊很黑，倒在走廊中的那个人绊了华华一跤，他站起来，紧抓住小梦的肩膀，两个孩子在黑暗中吓得阻哆嗦，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敢向前迈出第一步。

两个孩子向走廊的另一头走去，他们在黑暗中走到走廊尽头的电梯那儿。电梯的门闭得死死的，他们这时才想到，因为没电，即使开了门，电梯也动不了。于是他们寻找步行的楼梯，由于这里很黑，两个孩子只能贴着墙摸。终于他们摸到了一个不大的门，转动把手后门无声地开了。

他们的眼前亮了些，原来走进了一个不太大的房间，光是从房间的一个窗子透进来的。

房间没有人，到处堆着稿件之类的纸张和大摞大摞的书，还有一堆从一个开着的大钢柜子中滚出的录音带。房间正中有一只办公桌，一只工作台灯从桌上的纸堆中探出头来；窗子旁边还有一张床。

这可能是通讯中心值班人员的休息室。他们正要退出去，看到了在办公桌的一只拉开的大抽屉，里面满满地放着一袋袋方便面，这时孩子们才想起自己已饿得厉害，就走过去各自撕开一袋方便面卡吧卡吧地吃起来。华华又看到了墙角有一个自动热水器，就拿了一个杯子接了一杯水，那水还是热的。吃完了以后，他们又在房间中翻找起来，在床上的枕头下面找到了一个手电筒。孩子们正要从进来的那个门出去时，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门，他们打开那个小门后，惊讶地看到外面就是通讯中心大厅！这又是在大屏幕上开的一个门，他们走过去把门关上后，门的一面立刻成为屏幕半透明的一部分，结合处连缝都看不出来。

孩子们再次从大厅中走出，继续寻找下去的楼梯，他们在手电光中找遍了整个走廊，又发现了一个厕所，但除了电梯外没有找到任何出口，那两个电梯是从这个巨型建筑顶端下去的唯一通路。

“碰开电梯的门！”华华挥了一下手电说。

“咱们就是进去了，它还是动不了呀。”

“把电梯的底再弄开个口子。”

“干什么？”

“那电梯是斜着升上来的，它的轨道也一定是斜的，咱们顺着那轨道滑下去！”

“胡说八道，那真是疯了！”

“其实那很容易的，在学校我们常常从楼梯的扶手上往下滑，一点都不费劲儿，我敢说你能行，真的！”

“可……现在这里还有那么多的方便面，够咱们吃好几天的，咱们干嘛那么着急下去呢？咱们再等等。”

“有什么可等的？永远不会有电了。唉——”

“可下面……下面能有什么呢？”

是啊，下面能有什么呢？下去又怎么样？

华华放弃了他那疯狂的计划，和小梦一起又回到了中心大厅。他们把大厅和走廊中那五个死去的人远远地抬到走廊的另一端的电梯门口，这项工作使孩子们精神近于崩溃，但他们还是干完了。他们在关上中心大厅的门以前用手电朝走廊的另一头照了一下，看到那五个没有生命的躯体已被滚滚的蒸汽吞没了

通讯中心大厅十分安静，那四面巨大的屏幕象四块半透明的宝石，把这里和外部世界隔开了，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时刻，两个孩子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呆下来的地方。

两个孩子靠在一起坐在大厅的地板上，他们面前是那面已变成透明落地窗的大屏幕，透过它可以看得很远。下面是北京的建筑群，再往远处是一道山脉，看不清山的细节，它只是一道呈均匀深蓝色的屏障。山脉只占了一半视野，另一半是黄绿色的大地，直伸到目力可及的天边。这时风已停了，黑色的积雨云从东南方涌过来，阳光仍然射下来，使得下面的城市在黑云的衬托下显得分外明亮，仿佛是建筑群本身在发光。

这时，死神的黑浪正在席卷外部世界。

华华和小梦默默无语，他们足足用了两个多小时回味他们踏上那列火车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遍遍地回想着这两天来的分分秒秒，终于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出了那个判断。

他们不是在梦中。

于是，两个孩子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爸爸妈妈，想起了所有大于 11 岁的朋友熟悉的面孔，失声痛哭起来。

15 亿 11 岁以下的孩子将被孤孤单单地抛在世界上，他们将目睹所有的大人死去，然后，小男孩和小女孩们站在这颗小小的行星上，围绕着他们的，是宇宙无边无际的夜海，那时他们就是喊上一万声妈妈，也得不到一声回答。这不是以往那些温暖而甜密的夜晚，那些夜晚，不管刮着多大的风，下着多大的雨，不管夜是多么寒冷多么黑暗，听到孩子们的呼喊，妈妈总会来到他们身并把他们抱在天堂般的温暖怀抱中。但现在，妈妈没办法了，孩子们扎起的美丽的小圣诞树不能为妈妈挡住死星的光，妈妈只能和爸爸一起走了，而且时间那么紧，来不及为孩子做什么就走了，孩子们只好自己踏上那艰险莫测的人类旅途。

华华和小梦哭啊哭，忘记了时间，悲伤像大海一样淹没了他们。后来他们不再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抽泣着，这时，一阵轻响使他们抬起头来。

那是雨点打在落地窗，或者说透明屏幕上的声音。雨下起来了，只是蒙蒙细雨。天已黑下来，下面的一切全笼罩在雨中的暮色里，看上去只是一片毛绒绒的灰色，很快这灰色变成了黑色，夜来了。

后来，雨大了起来；后来，天空又出现了闪电，在闪电中，外面仍是雾蒙蒙一片，看不到下面的世界正发生着什么；后来，好像又刮起了大风……再往后华华和小梦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两个孩子在一个终端机工作台下面依偎在一起，睡着了。这是一场无梦的睡眠。雨水在透明屏幕的外侧汇成一道道小溪流下去。时间也在流动着，像透明的雾气无声无息地穿越宇宙……

两个孩子同时醒来了，四周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他们仿佛沉在夜之海的海底。他们是被冻醒的，大厅中已变得很冷。“那个房间好像有被子。”华华搂着小梦冻得发抖的小身躯说。“对。手电，手电呢？”小梦的上下牙打着战。华华从身边摸索到了手电并打亮了它，手电光中，终端机的影子在四周晃动着。“什么时间了？”“我看看，两点四十八……啊！”华华突然用手捂住了嘴，双眼死盯住手腕上的电子表。“啊！”小梦也失声叫了一下，她和华华一样，明白了两点四十八分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

从超新星 1999A 出现到现在已 50 个小时 48 分，SLER 病患者的生存时间不会超过 48 小时，现在世界上已没有大人了。

外面的风和雨都停了，夜空中闪动着几颗晶莹的星星，仿佛是在宇宙的夜海中看着这个世界的几个瞳仁。

华华扶着晓梦站了起来，两人很快又摔倒了，孩子们的双腿因寒冷和久压已麻木。过了好大一会儿他们才能互相支持着向与大厅相通的那个小房间走去。没走多远，华华手中的电筒被一台终端机碰落在地上并摔灭了。华华一手扶着晓梦，一手在地板摸索，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了电筒，但无法使它重新亮起来。

大厅中，寒气和黑暗均匀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寒冷而沉重的无形物，把两个 11 岁的孩子紧紧包围起来，好像要把他们压死。

“华华，我怕呀！”晓梦哭了起来，但她不敢大声哭，因为她的声音会在大厅中回荡，同黑暗和寒冷一起折磨着她的神经。

超新星纪元开始了。

第五章 超新星纪元

纪元初一小时

超新星纪元的第 1 分钟

孩子们站在透明墙壁前，面对着太空中壮丽的玫瑰星云和星云照耀下的首都，茫然地打量着大人们给他们留下的这个世界。

超新星纪元的第 2 分钟

“啊……”华华说。

“啊……”眼镜说。

“啊……”晓梦说。

“啊……”孩子们说。

超新星纪元的第 3 分钟

“现在只剩咱们了？”华华问。

“只剩咱们了？”晓梦问。

“真的只剩咱们了？”孩子们都问。

超新星纪元的第 4 分钟

孩子们都沉默着。

超新星纪元的第 5 分钟

“我怕。”一个女孩儿说。

“把灯都开开吧！”另一个女孩儿说。

于是大厅中的灯都亮了，但玫瑰星云映在地板上的孩子们的身影仍很清晰。

超新星纪元的第 6 分钟

“把墙都关上吧，我不敢呆在露天里！”那个女孩儿又说。

于是大厅的环型墙壁和天花板都被调成不透明，刚刚诞生的超新星纪元被隔在外面。

“还有那个大黑块儿，好吓人！”

于是大屏幕上的公元钟也被消去了。

超新星纪元的第 7 分钟

在消去了公元钟的大屏幕上，由上至下显示出一幅巨大的全国地图，这幅地图十分详细精确。虽然地图的高度有四米多，宽度有十米左右，上面最小的图符和地名文字只有普通印刷体那样大，即使贴着屏幕

也只能看清下面一部分，要想看地图的细部，就需要用鼠标把这一部分圈住后放大。错综复杂的发光细线和色块布满了大厅的这一面墙，形成一个色彩和图形的奇观。

孩子们静静地等待着，没有任何动静，大地图上，标志着北京的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发着红光。

超新星纪元第 8 分钟

这时，什么地方一声蜂鸣短暂地响了一下，大地图的下方出现了一行字：

接口 79633 呼叫，处于呼叫状态接口数：1。

大地图上，有一根长长的发着红光的细线把北京和上海连了起来，细线的中点标着这条通讯通道的号码：79633。与此同时，一个男孩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喂，北京！北京！喂，北京吗？！有人吗……”

华华回答：“有人！这儿是北京！”

“你是小孩儿，大人，有大人吗？”

“这里没有大人了，哪里都没大人了！没见公元钟已经灭了吗？”

“哪儿都不会有了是吗？”

“是的，你在哪儿？”

“我这儿是上海，这楼上就我一个人！”

“你那儿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你是说外面吧？我不知道，从窗户里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这儿满天都是云，下雨呢！云上面透下蓝光来，真吓人呢！”

“喂，现在就剩下我们了……”

“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不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你是北京啊！”

“……”

蜂鸣又响了一下，屏幕显示：接口 5391 呼叫，呼叫接口数：2。大地图上，又一条红色亮线从北京伸出去，终点在黄河边的一个城市，那是济南。华华第二次按下 R 键，千里之外的另一个男孩子的声音传了过来：

“北京！北京！我们要北京……”

晓梦说：“这儿是北京！”

“哈，通了！”这一句显然是对他周围的其他孩子说的，华华和晓梦听到一阵嗡嗡声，一定有不少孩子挤在电话旁。

“喂，北京，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你们怎么了？”

“我们……大人们走以前把我们集中到这里，可现在没有人管我们了。”

“你们在什么地方，有多少人？”

“在学校里，我在办公室打电话，外面有五百多个同学呢！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然后那孩子显然又转向身边的人说：“北京说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立刻又有几个比较小的声音传了过来：“连北京也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那里也和咱们这儿一样，只剩孩子了。”“真的没有人管我们了！”“是啊，现在还能有谁呢……”

“大人们没跟你们交待什么吗？”这个声音和刚才那个不一样，显然是又一个孩子抢过了话筒。

“你们的上级领导呢？”

“谁知道，他们那里接不通！”

铃声又响了，大地图上立刻同时增加了三根红线，分别把西安、太原和沈阳同北京连接起来，这时地图上红色亮线已有五根，每根亮线的中部都标明相应的接口序号，屏幕上显示：处于呼叫状态的接口数：5。华华用鼠标点了一下其中连接沈阳的那条红线，大厅中响起了一个小女孩儿的哭声，听声音她只有三四岁。

“呜呜，喂，呜呜呜呜，喂……”

“我是北京，你怎么了？！”

“我饿，饿，呜呜……”

“你在哪儿？”

“在家……家，呜呜呜……”

“爸爸妈妈没给你留下吃的？”

“呜呜，没有。”

晓梦像个小阿姨似地对那个看不见的小女孩儿说：“好孩子，别哭，你好好找找，啊？”

“找……找不到。”

“胡说！家里怎么能没吃的？！”华华大声说。

“天啊，你会吓着她的！”晓梦瞪了华华一眼，接着对那个小女孩儿说：“好孩子，你到厨房找找，肯定会有吃的。”

话筒中没有声音了，华华又急着想接通其他序号的通讯口，但晓梦坚持要等着。不一会儿，那小女孩儿又哭着回来了。

“呜呜，锁着，呜呜，门锁着……”

“那……你想想，每天早晨去幼儿园以前，妈妈从什么地方给你拿吃的？”

“幼儿园早上吃油饼。”

“嗯……星期天呢？”

“妈妈从厨房中拿吃的，呜呜……”

“真要命！每天都是从厨房中拿吗？”

“有时吃方便面。”

“对了，知道方便面在哪儿吗？”

“知道。”

“好极了，快拿来！”

话筒中又没声了，很快有嘶嘶啦啦的声音，“我拿来了，饿，呜呜……”小女孩儿说。

“吃啊！”华华不耐烦地说。

“袋儿……袋儿开不开。”

“嗨，真笨，咬住一个角儿，用手使劲往下拉！”

“天啊，她咬得动吗？她现在可能正换牙呢！”就在晓梦正要告诉她怎么开方便面袋时，话筒里嘶啦响了一声，接着是咔嚓咔嚓啃方便面的声音。

“不，别那样吃，你看看暖瓶在哪儿……”

那小女孩儿对晓梦的声音全不理睬，只顾自己咔嚓咔嚓地吃着。华华又要接别的地方了，当他抬头看大地图时，吃了一惊：红线已增加到十几条，还在飞快地增加，它们大多是从大城市发出，有的城市中伸出两条，所有的红线全部汇聚到北京。终端屏幕上显示的正在呼叫的通讯接口已达五十多个（地图上并未完全显示出来），而且那个数字在跳动着向上升。孩子们呆呆地看着，当他们想起再接通一个城市时，地图上的红色亮线已无法计数，显示的呼叫接口已达一千三百多个。这里的网址只是信息大厦上万个网址中的十个，已接到的呼叫只是冰山之一角。

全国的孩子们都在呼叫北京。

超新星纪元第 15 分钟

“喂，北京！爸爸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呀？”

“什么，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他们让我不要乱跑，在家里等着……”

“他们肯定没对你说自己还会回来。”

“嗯，没。”

“那么听着，他们回不来了！”

“啊？！”

“出去看看，找别的小朋友去，去吧。”

“妈妈妈妈，我要妈妈……”

“别哭，你多大了？”

“妈妈告诉我，三……三岁，呜呜……”

“听着，别要妈妈了，妈妈要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回来呢，到旁边的房子里去找哥哥姐姐们……”

“喂，北京！作业什么时候交？”

“什么？！”

“我们集中到这儿以后，老师给留了好多好多作业，让我们困了就睡觉，醒着就做作业，不要到外面去，哪儿都不要去。然后他们就走了。”

“你们那儿有吃的和水吗？”

“有，我们是说作业……”

“见鬼，现在随你们便了！”

“喂，北京，听说没大人了是吗？”

“是的，没了……”

“喂，北京，谁管我们呀？”

“去找你们的上级领导！”

“喂，喂！喂！”

……

超新星纪元第 30 分钟

“喂，北京！这里不好了，油库着火了，那些大油罐都炸了！着了火的油跟一条火河似的，向这里流呢！马上就流到我们镇子了！”

“消防队呢？”

“不知道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消防队呀？！”

“听着，让镇子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撤出去！”

“那……镇子不要了吗？”

“不要了，快！”

“这……我们的家……”

“这是命令！中央的命令！”

“……是！”

……

“喂！北京？！我是××市，着火啦！有好几处，最大的一处是在市百货大楼！”

“你们的消防队呢？”

“在这儿！”

“让他们去救火！”

“这就是火场了！可消防栓里没有水啊！”

“去找有关部门修，再用车从附近的水源拉水……对了，首先把火场周围的小朋友们都撤出来！”

……

这时，大厅里收到的呼叫数已猛增到十多万个，地图上只能显示那些计算机认为级别较高的信道，即

使这样，整个地图几乎全被红线盖住，不断有新的红线代替了旧的，全国地图上几乎每个区域都有大量红线伸向北京。

“喂，喂！北京！总算要通了，你们他妈都死了？！为什么丢下这儿不管？！”

“你才死了呢？我们哪管得了那么多？！”

“你们听听！”

话筒中传来一阵喧响……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小宝宝们在哭！”

“有多少？！”

“数不清，至少有近千个，你们把他们丢在这儿不管了？！”

“天啊，你是说那里集中了近千个小娃娃？！”

“他们最大的也不到一岁！”

“有多少人照顾他们？”

“我们只有五十多人！”

“大人们走时难道没有留下保育员照看他们？”

“留下了几百个女孩子，但刚来了几辆汽车，都把她们拉走了，说有更紧急的事儿，在这里就我们几个！”

“天啊！听着，首先派出一半人去找别的孩子，男孩儿女孩儿都行，让他们来照顾这些小娃娃！快，最好到广播站去广播！”

“是！”

“娃娃们哭什么？”

“饿的？渴的？我们不知道。我从附近找到花生米，他们不吃。”

“真混蛋，你给小娃娃吃花生米？！他们要吃奶！”

“我哪来的奶？！”

“周围有商店吗？”

“有！”

“进去找，会有奶粉的！”

“那……我们就得砸开商店门了，这行吗？”

“行，不要去柜台，那不够，去仓库里找，要快！”

……

“喂，喂！北京！这里发大水了！”

“现在是春天，哪儿来的水？！”

“听说是上游水库闸门忘了提起来，水漫坝，接着把坝冲垮了！现在水已淹了半个城市，小朋友都跑到市区的这一半来了！那水来得好快，我们跑不过它的！”

“让小朋友们上楼顶！”

“有人说楼泡了水会塌的！”

“不会，快去通知，用喇叭广播！”

……

“喂，北京！喂！你们听，这么多娃娃在哭呢！”

“也是没有人照顾吗？”

“没有医生啊！”

“医生？怎么回事？！”

“他们都病了！”

“怎么会都病了？！可能是饿哭了吧。”

“不是，我们自己也病了！全城的孩子都病了！自来水有毒！喝了后头晕、拉肚子！”

“去医院找医生啊！”

“医院里没人！”

“去找你们市长！”

“我就是市长！”

“一定要找到医生！同时去自来水公司查清污染来源，还要赶快收集矿泉水之类的干净水，要不以后的情况会更严重的！”

.....

“喂！北京！我们市政府被上万名孩子围住了！他们好像在集体发疯，又哭又闹，向我们要爸爸妈妈！”

.....

“喂，喂！北京！（咳嗽）市郊化工厂着火爆炸了，毒气漏出来（咳嗽），随风吹到市里，让人喘不过气来啊！（咳嗽）”

.....

“喂！北京！有一列火车出轨了，上面拉着一千多个孩子，不知死了伤了多少，我们怎么办啊？！”

.....

“北京！那方块儿都黑了，我们怕！呜呜……怕……”

.....

大群孩子的哭声、惊叫声……

“喂！这里是北京！你们是哪儿？你们怎么了？！”

哭声、惊叫声……

“喂！喂！”

哭声、惊叫声……

.....

超新星纪元第 1 小时

大屏幕上显示，这时呼叫北京的接口已以惊人的速度急增至三百万！慌乱中，不知谁用鼠标点中了声音播放放大功能，所有通道的话音都被同时放大并放出，一阵巨大的音浪在大厅中回响激荡，如同大海的狂潮一样，一阵高似一阵，使孩子们都捂住了耳朵。几百万个声音都在重复着相同的两个字。

“北京！”

“北京！”

“北京！”

.....

就在孩子们一愣神的时间里，呼叫的接口数又猛增了一百万，达到四百万个！那来自整个国土的声浪仿佛要把这个大厅吞没。女孩子们失声惊叫着，华华在终端屏幕上捣鼓了半天，才把声音关掉。大厅中立刻安静下来，这时孩子们的神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重新开始一个挨着一个地和几百万个呼叫者通话。

全国的孩子们都在呼叫北京，就像呼唤现在仍在地平线下的太阳一样，北京就是希望，就是力量，是孩子们在空前绝后的孤独中惟一的寄托。但这场超级灾难来得太快了，大人们不可能把一切都安排好，这时在无数声呼唤的汇聚点上，只有一群十三岁的孩子，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无依无靠，一样带着深深的恐惧和无边的茫然面对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世界。

孩子领导者们不停地接听者无穷无尽的电话，他们知道自己不比远方的那些孩子强多少，但仍尽力回答每一个电话。他们明白，首都传过去的每一个字对那些在恐惧和孤独中挣扎的孩子们都是一束夜海中的阳光，都将带给他们巨大的安慰和力量。孩子们被这紧张的工作累得头晕眼花，他们的嗓子嘶哑了，有的已发不出声，只好轮流着和那些远方的孩子们通话。他们恨自己力量的弱小，恨不得生出十万张嘴来。面对着那几百万声呼唤，他们像是在用杯子舀干大海。

晓梦叹了口气说：“外面的世界，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样儿了呢。”

华华说：“我们亲眼看看吧。”

华华拿起遥控器把墙壁调成了全透明。外面的景象让孩子们愣住了：下面的城市有好几处火光，几根烟柱从城市中升起，像插在城市上的黑色的大羽毛，这些黑“羽毛”时而被城市中跳动的火光染成红色，时而被电力设备短路的弧光映成青色……空旷的街道上可以看到几个匆匆跑过的孩子，他们的身影从这儿看去只是几个小黑点。突然，那些黑点和街道、连同整座城市，都隐没于黑暗之中，高层建筑群在火光的映照中时隐时现，全城断电了。

大厅中响起一个冰冷的声音：“外部电源已经中断，信息大厦应急后备电源启动。”

这时，大量子在屏幕上显示了最近一期的国情报告：

超新星纪元已开始 1 小时 11 分钟，国家运行报告第 1139 号：

各级政府和行政机构运转出现异常，有 62% 的政府机构完全停止运转，其余绝大部分机构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

电力系统异常，有 63% 的火力发电厂和 56% 的水力发电厂停止运转，全国电网运行处于严重的不稳定之中，有 8% 的大城市和 14% 的中小城市完全断电。

城市供水系统异常，81% 的大型城市和 88% 的中小型城市已经断水，其余大部分只能勉强保证间断供水。

91% 的城市供应系统、服务系统和生活保障系统已完全瘫痪。

85% 的铁路和公路系统已经中断，交通事故急剧增加。民航系统已完全瘫痪。

全国社会秩序混乱，在城市中由惊恐引起的集体骚乱在急剧增加。

现在国土上能检测到的火灾有 31136537 处，其中 55% 为输电系统事故引起，其余为燃油和化工原料失火。

目前国土上水灾较少，但构成威胁的水灾隐患急剧增加，89% 的大河流堤坝已处于无人守护状态，94% 的大型水利枢纽随时都可能发生如垮坝之类的恶性事故。

目前只有 31% 的国土面积处于危险气候条件下，没有发现地震、火山等其他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迹象。但国土的灾害防御能力已降至很低，一旦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将造成重大损失。

目前全国孩子人口中有 8379% 处于疾病之中，23158% 的人口缺少食物，72090% 的人口缺少卫生的饮用水，116% 的人口缺少衣物，这些百分比都在急剧增加之中。

……

警报！特级警报！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这时，大幅的全国地图又出现了，国土上布满了大块的红色，表示已处于高度危险的区域。地图在一张张地切换着，每张上面红色斑块的分布都不相同，表示出电力、供水、交通、火灾等不同种类的危险区域。最后定格的是一张综合分析图，显示出国土上布满了急剧闪动的红色，像是一片燃烧的火海。

这些通讯使华华和小梦知道了这个广大国土上的孩子们现在正面临着的问题：大部分的报警和呼救都是因为火灾，这些火灾绝大多数是由电网故障引起的。火灾的范围都还没有发展到很大，大多数火区的孩子们都已经或正在安全撤出来。北方的城市中供暖系统普遍停了，这使那些地区的孩子们面临很艰难的处境。所有城市的供水系统都瘫痪了，这在现在还问题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慢慢显示出来。但像以上那样的报警电话只占少数，大部分呼叫北京的孩子都是为了同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最大的危险来自孩子们本身。只有很少的地区集中了孩子，但也都是分片集中的，最大的集中群也只有六千多人。各个集中群之间没有联系。年龄较大的几个集中群（8 岁以上）已趋于稳定，但普遍没有一个有效的机构来领导；而年龄较小的（5 岁以下）和年龄混杂的集中群则全部处于动荡状态，他们无法解决眼前面临的各种危机（食物，水，住所，火灾和疾病等），随时都会解体；最危险的还是那些年龄最小的集中群，他们全是幼儿甚至婴儿，虽然大人们走时都安排了年龄较大的孩子来看护，大部分是两个或更多大孩子看护一个小娃娃，但那些小看护者们在精神上被昨天的大死亡完全击倒了，他们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更

照顾不了他们所看护的几百甚至几千个小娃娃了。从总的情况来看，以上的那些孩子们情况还算好。在这块广阔的国土上，散布着超新星灾难后留下来的三亿多 11 岁以下的孩子，他们的百分之九十仍处于分散状态，相互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中的一半年龄在 5 岁以下，不具备应付危险和事变的最起码的能力，特别是那些 3 岁以下的孩子，连在封闭环境中独自生存的能力都没有！

大死亡之后的寒夜和太空中出现的那朵巨大而怪异的星云使孩子们不敢离开家一步，只能在寒冷和恐惧中发抖。从整体上来说，国土的各部分已没有任何联系，此时的国家就像一个已剥去外壳，只有一层柔软的薄膜包着的生蛋，抗不住任何灾难，轻轻一触就会破碎。

在广阔的国土上，除了那些通过各种通讯设施呼北京的孩子外，几乎所有 5 岁以上的孩子都守在电视机和收音机旁，但什么也收不到。三亿多孩子像三亿多只失群的羊羔，虽然天正在亮起来，他们的恐惧感和孤独感却越来越深，以下是两个孩子在 30 年后的回忆：

当时在客厅里有五个孩子，我最大，6 岁，其余 4 个都在 5 岁以下，都是这单元过来的。现在的年轻人会问我们：那时你们都在一夜间失去了双亲，真没法想像你们会悲伤成什么样子。其实，当时压倒我们根本不是悲伤，而是孤独和恐惧，哦，还有恼怒，对已离去的大人们的恼怒：爸爸妈妈真的就这么丢下我们走了？！也许你们现在听了不可理解，但回忆当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人类对死亡的适应能力远大于对孤独的适应能力。那并不是你们现在时髦地到处议论到处表现的那种“现代人的孤独感”，不管你们怎么表白，我还是要说你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孤独为何物！因为当你们认为自己是处于孤独中时，世界却正在你们身边活生生地运转。而我们那时，天啊，我们周围的世界仿佛已经死了，仿佛只剩下我们这间房子和这几个孩子。从窗户看出去，那个死静啊，没有人，没有一丝的生气，好像连地下的蚯蚓和蚂蚁都死光了……我们五个守着电视机，把频道挨个儿调来调去，我敢说调了有一百遍。我们多希望看到什么啊，就是看到以前最让人厌烦的广告，我们都会感动得掉下泪来，但屏幕上只是一片白，那一片白雪点看上是那样的荒凉和寒冷，仿佛是目前这个世界的缩影。

看久眼花，似乎房子中和窗外面到处都是白雪点……我没法描述理解那种感那种孤独，那种恐惧。后来看到外面亮了些，我想出去看看，犹豫了好几次，终于壮着胆儿去开门。当时我们 5 个孩子互相紧紧靠在一起，当我站起来和他们温暖的身体脱离接触的那一瞬间，就像在无际的冰海上从唯一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跳下去一样。我走到门边，手刚触到门锁，浑身突然打了一个寒战：我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我不怕人来，但那细碎的脚步绝不是人的！我立刻缩回去，钻到 4 个伙伴中间，并想起了爸爸临走时的叮嘱：“注意看电视，上面会告诉你怎么办，千万不要随便出去，听话，不要随便出去乱跑，不然狼把你吃了！”那脚步声越来越大，显然是冲我们这儿来的！那东西走到门前，停了几秒钟，天啊，你们知道我们接着听到了什么？爪子的抓门声！我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子儿叫了一声，我们 5 个紧紧地搂在一起，没命地发抖，后来有一个孩子吓得哭了起来，大家紧跟着都哭了。好在抓门的声音停了，那脚步声远去了。后来知道，那是邻居的一只饥饿的狗……

（选自《3 月 4 日》，白星著，群众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36 年版）

我和朋友调着组合音响上的收音机，开始是一片寂静，后来在短波频道偶尔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几个童音用异国语言在嘀咕着什么，声音很低，听上去阴森森的；再调，又出现一个孩子的断断续续哭声；后来又有一阵翻纸的声音，接着是咣的一声，打破了一件玻璃器皿；一首进行曲响了起来，但很快变了调，像是有人在倒磁带，还能听到喘气声，又冷不丁传出一阵让人打战的怪笑……所有这些声音都很小，伴着很乱的干扰噪声。

“没人管了，什么都没人管了。”朋友坐在地上，叹了口气说。

“那……还有国家吗？”我问。

“没了。”

“咱们现在干什么呢？”

“存吃的！这些东西现在不紧，但很快就要紧的。”

“可……以后我们不会自己生产吃的吗？”

“你可真是大傻瓜！以后？过不了多长时间，孩子们就都会跑出去拿大人们剩下来的吃的，开始只是

拿，然后就会抢，会互相打起来，说不定还要用枪打起来，那时就大乱了，谁还顾得上什么生产？”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为什么，书呆子，因为没有国家，谁也没人管，谁也管不了谁！”

于是我们俩走出去，从附近的一家小饭馆中往家背面粉和已经发硬的凉油条……

（选自《接过世界》，赵明生著，建设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34 年版）

有条件的孩子们纷纷呼叫北京，就像呼唤现在仍在地平线下的太阳一样，北京就是希望，就是力量，是孩子们在这大灾难后的孤独中的唯一寄托。

但这场超级灾难来得太快太快了，大人们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做就永远离开了。这时在无数声呼唤的会聚点上，只有两个十岁的孩子，他们和其他孩子一样无依无靠，一样带着深深的恐惧和无边的茫然面对这个玫瑰星云照耀着的世界。

巨大的精神压力已使孩子们支撑不住了，最先出现崩溃征兆的，是那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女孩儿，这个身材柔弱的小女孩儿扔下了话筒，坐在地板上大哭起来，还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

负责轻工业的张卫东也扔下了话筒，大声说：“这根本不是我们孩子干的事，我干不了了，我辞职！”说着向门口走去。

吕刚抢先一步堵在门口，把张卫东有力地推了回去。

但局势已失去控制，女孩子们哭成一团；男孩子们情绪狂躁，纷纷摔下话筒向门口拥来。

“我也干不了了，我要出去！”

“我早就知道我干不了，非要让我干，我也要出去！”

“是啊，我们是孩子，怎么能担这么大责任？！”

……

吕刚拔出手枪朝上放了两枪，子弹穿透了天花板，在纳米材料上打出了两个雪花状的裂纹。

“我警告你们：这是临阵脱逃！”吕刚厉声说。

但枪声只使这群男孩子停了几秒钟，张卫东说：“你以为我怕死吗？不是的，现在我们干的事，比死要难多了！”后面的孩子们又向门口走来，有人说：“你冲我开枪吧！”又有人附和道：“那对我可是件好事儿。”

吕刚叹了口气，拿枪的手垂了下来。张卫东走过他身边，拉开了门，孩子们依次走出门去。

“你们等等，我有话要说！”华华在后面冲他们喊。孩子们仍在向外走，但华华的下一句话像魔符似地把他们都定住了：

“大人们来了！”

男孩子们都转过身来看看着华华，已走出门的又全部都回来了。华华接着说：“他们已走进信息大厦，再等等，好，已走进电梯，他们就要到我们这儿来了。”

“你在做梦吧？”有孩子问。

“我是不是做梦没有关系，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办？当他们进入这个大厅时我们该怎么办？”

孩子们一时陷入沉默。

“我们要对他们说：欢迎来到孩子世界，请指导我们的工作！但你们要明白，这已是孩子世界，孩子们已按照宪法和法律，庄严地接过了世界，这是我们的世界了！我们会经历艰难、会有不断的灾难和不断的牺牲，但我们将对这一切负责，我们将承担一切！我们到了这个位置上，并不是由于我们的才能，而是由于这场意外的灾难，但我们的责任和以前这个位置上的大人们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逃避！”

这时，晓梦在电脑上打开了一个通讯信道的音响，大厅中顿时响起了一片孩子的哭声，这哭声显然是发自一大群婴儿的，她说：“你们听听，你们现在离开岗位，就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了！”

“我们不离开又能怎么样，我们没有能力领导国家的！”一个孩子说。

华华的双眸映着外面城市的火光，显得很明亮，他说：“我们还是从另一个角度想想问题吧。我们中有几个是一个班的，一起学习和玩了六年，我们都了解彼此的理想。还记得超新星爆发前的毕业晚会吗？吕刚想当将军，现在他成了总参谋长；林莎想当医生，现在她领导着全国的医疗卫生工作；丁风想当外交官，

现在他成了外交部长；常云云想当教师，现在她成了教委主任……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实现了童年的理想，那我们就是最幸福的人了！我都记不清我们有过多少次在一起畅想未来世界，我们都为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所激动，最后总是要感叹：我为什么还不长大？现在我们要亲自建设自己想象中的世界了，你们却要逃跑！当那最后一颗绿星星一直亮着时，我也和你们一样，觉得真有大活人活下来了，但当时我的感觉与你们完全不同：我只觉得很遗憾。”

华华最后一句话让孩子们很吃惊，一个孩子说：“你撒谎，你和我们一样，是盼着大人们回来的！”

华华坚定地说：“我没撒谎！”

“……那也就你一个人有这种怪感觉！”

“不，我也有。”

这不高声音来自大厅的一个角落，大家找了半天才发现声音的来源：在那个远远的角落里，眼镜盘腿坐在地板上。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已忘记了他的存在，刚才他也根本没有去同大家一起接电话。最让孩子们惊奇的是，他旁边的地板上扔着三个方便面的空纸碗。这是历史上人类情绪波动最剧烈的时候，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人类的精神奇点，作为国家领导者的这群孩子更是忍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哪里还能想到吃饭？孩子们已有两三顿忘了吃饭，但眼镜显然都不慌不忙地吃了。现在，他坐在地板上，为了舒服还从沙发上找了个靠垫靠在一个电脑工作台的台角。他悠闲地靠在那里，手里还端着一大杯速溶咖啡（他是少有的嗜好咖啡的孩子）。

华华冲他喊：“你这家伙！你现在在那儿干什么？！”

“干现在最需要干的事：思考。”

“你怎么不来接电话？！”

“你们这么多人在接，有我不多没我不少。如果你们热衷于此，建议再从外面大街上找几百个孩子来帮你们，他们干这个不会比你们差。”

眼镜还是以前那个面无表情的样子，似乎眼前这非常时刻根本就不存在似的。他这种风度现在对其他孩子有一种巨大的镇静作用。他站起身，慢慢地走过来，说：

“大人们可能搞错了。”

孩子们茫然地望着他。

“孩子世界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样子，甚至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

华华说：“可现在情况紧急，你却在梦游！”

眼镜不动声色地说：“梦游的是你们，你们现在是干什么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在这种时候，却去指挥消防队灭火，去催保育员给娃娃喂奶，甚至去教小女孩儿吃饭，你们不觉得丢人吗？”说完他双手一撑坐到身后的电脑工作台上，不说话了。

华华和晓梦对视了一眼，好几秒钟没说话。然后晓梦说：“眼镜是对的。”

“是啊，我们一时都晕了。”华华叹口气说。

晓梦说：“把墙关上吧。”墙很快被调成了不透明的乳白色，使这里立刻与混乱的外部世界隔开了。晓梦指指周围又说：“把电脑和大屏幕也关上吧。我们安静三分钟，在这三分钟里，谁也不许说话，什么都不要想。”

大屏幕消失了，所有的墙面都变成了乳白色，孩子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在大冰块中挖出的空间里。在这个宁静的小世界里，孩子领导集体开始慢慢地恢复理智了。

悬空时代

超新星纪元第2小时

三分钟后，有孩子要打开电脑和大屏幕，被华华制止了。他说：“我们真够丢人的，其实现在的局面根本不值得我们这么惊慌。我首先请大家明白一点：国家现在的状态我们早就该预料到。”

晓梦点点头表示同意：“是的，试运行时的平稳才真是不正常呢，孩子们不可能有那样的能力！”

华华说：“对于处理现在紧急局面的各种细节，我们不会比外面的各个专业部委做得好，我们现在该回到自己的任务上：真正想清楚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深层的原因。”

孩子们开始讨论起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问起同一个问题：“真是奇怪，孩子世界已平稳运行了这么多天，为什么突然陷入混乱呢。”

“悬空。”眼镜说，他刚从那个角落冲了一杯咖啡回来。

孩子们都没听明白他说的那个词。

眼镜解释说：“这是八个月前看华华走铁轨时我们想到的，那时我们正在看味精和盐，我们当时想如果那根铁轨悬空后走在上面的华华会怎样？公元钟熄灭之前，孩子世界的铁轨是放在大人世界坚实的大地上，孩子们可以平稳地走在上面；公元钟熄灭之后，这根铁轨悬空了，下面的大地消失了，只有无底深渊。”

孩子们纷纷赞同眼镜的分析。

华华说：“显然，公元钟上最后一颗绿星星的熄灭是孩子世界失衡的导火索，当孩子们得知世界已没有大人时，他们在心理上突然失去了支撑。”

眼镜点点头：“还应该注意，这种心理失衡的大众效应是很可怕的，一百个这种心理合在一块儿，其值可能超过一万。”

晓梦说：“爸爸妈妈走了，把我们丢在这儿，这感觉大家都能体会得到。我分析一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们看对不对：全国所有的孩子现在都在寻找一种精神上的依靠，以代替以前对大人們的依靠。那些省和市一级的领导机构中的孩子也一样，这就使得这些中间的领导机构瘫痪了，使整个国家的惊慌浪潮没有缓冲，直接都冲到我们这儿来！”

“那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恢复这些中间领导机构的功能！”一个孩子说。

晓梦摇摇头：“这在短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形势已经很危急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孩子们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依靠，这样，各级领导机构的功能自然就会恢复。”

“怎么才能做到呢？”

“不知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刚才我们处理那些紧急事件，比如说救火，并不比现场的那些孩子有更多的办法，甚至还不如他们。但他们接到我们的回答后，都能镇静下来，把局势控制住。”

“你怎么知道？”

吕刚告诉大家：“刚才，我们接过一个电话后就再也不去管它，只有晓梦不时回头询问事情的进展，她比我们细心。”

“所以，”晓梦接着说，“孩子们能从我们这里找到新的精神依靠。”

“那我们在电视中发表讲话吧！”

晓梦摇摇头：“那种讲话的录音和录像现在就在不停地播放，没有用的。孩子们的精神依靠与大人们不同，他们现在最渴望的是来自刚刚失去的爸爸妈妈的拥抱，这种父爱和母爱是针对他个人的，而不是泛泛地针对全国孩子的。”

“这个分析很深刻，”眼镜点点头说，“处于孤独和危险中的每个孩子，只有亲自和中央通话，知道我们在关心着他这个人，才能找到这种精神依靠。”

“这就是说，我们还得像刚才一样去接电话。”

“我们能接多少呢？应该从外面再找很多孩子来，让他们代表中央同全国的孩子联系。”

“找多少？全国有三亿孩子呢！电话我们永远接不完！”

孩子们又感到了刚才那种想用杯子舀干大海时的绝望，面对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只有叹息。

有孩子问眼镜：“博士，你既然知道那么多，说说现在该怎么办？”

眼镜呷着他的咖啡说：“我分析问题还成，解决问题就不行了。”

华华突然问：“你们想过大量子吗？”

所有的孩子都眼睛一亮。自进入信息大厦工作以来，量子计算机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像一个大水库，吞下了从数据国土上涌来的浑浊的数据洪流，从溢流孔中流出的却是清晰的统计和分析数据，通过数据国土，它把整个国家置于自己的监控之下，可以细到每个工厂每个班组甚至每个人！没有它，

孩子国家根本无法运行。

“对了，让大量子替我们接电话！”想到这一点后，孩子们立刻打开了大屏幕。那幅着火的全国地图又显示出来，红色的面积更大了，大厅里到处映着红光。

华华问：“大量子，你能听到我们吗？”

“能，我在等候指令。”大量子的声音在大厅中的什么地方响起，这是一种浑厚的成人男音，孩子们听到这声音总产生一种还有大人在的幻觉，对这台超级计算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赖感。

“现在的情况你都看到了，你能为我们回答那些来自全国的呼叫吗？”

“可以，由于我有各类知识库，在处理如断电和火灾这类紧急情况时，可能比你们更专业一些。我还可以一直与通话对象保持联系，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张卫东喊道。

“你们没有问过我。”大量子不动声色地说。

华华说：“那你就开始工作吧，除了帮助孩子们处理紧急情况外，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国家的存在，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直同他们在一起，一直在关心着他们每一个人。”

“好的。”

“等等，我有个想法。”晓梦说：“我们为什么要等着孩子们来电话呢？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给全国所有的孩子们去电话，同他们建立联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情况给予帮助！大量子，这能做到吗？”

大量子略略停顿了一下，说：“这将同时运行两亿个语音进程，可能要损失部分镜像冗余功能。”

“能说明白些吗？”

“就是说我需要调用以前留着应付紧急故障的部分容量，运行的可靠性要稍差一些。”

华华说：“没有关系的！这样一来，全国的孩子真的会感觉到我们就在他们身边了。”

眼镜说：“我不同意这样做！把国家全部交给计算机，谁能预测会有什么后果呢？”

华华说：“如果不这么做，后果倒是很容易预测的。”

眼镜不吱声了。

林莎提了个问题：“让大量子用什么样的声音说话呢？”

“当然是现在这个大人的声音了！”

“我不同意。”华华说：“我们应该让孩子们对孩子产生信任感，而不应该让他们只想着依靠再也不会回来的大人！”

于是他们让大量子用各种孩子的声音说话，最后选中了一种很沉稳的男孩儿的声音。

然后，量子计算机唤醒了它沉睡的力量。

超新星纪元第3个小时

大厅另一面乳白色的墙壁上又出现了一个大屏幕，屏幕上也显示出一幅全国地图，但只是在黑色的背景上用亮线简单地画出各个行政区。大量子告诉孩子们，这幅地图是由约两亿个像素组成，每个像素代表国土上的一台终端或一部电话。当大量子接通一部终端或电话时，相应的像素就由黑变亮。

大量子呼叫全国的过程，如果用一个可视图像显示的话，将呈现一场极其壮观的大爆炸。数字国土可以看做一个由无数信息炸弹组成的巨大网络，这些信息炸弹就是网络中的各级服务器，错综复杂的光纤和微波信道就是导火索。大量子是雄踞网络中心的一颗超级炸弹（它在全国各直辖市还有八台，其中四台处于热备份中。）呼叫开始时，这颗超级炸弹爆炸了，信息的洪流以它为中心放射状地扩散开去，很快撞到了第二级服务器上，引爆了这一圈炸弹，信息洪流又从上万个炸点放射状在扩散，又引爆了数量更多的第三级服务器……信息爆炸就这样一级一级地扩散下去。在最后一级炸弹被引爆后，爆炸的冲击波从各个炸点细化成两亿多条纤细的信道，终止于两亿多台电脑和电话。这时，整个国土被一张细密的数字的巨网罩住了。

在大屏幕上的那张地图上，黑色的国土上亮点如繁星般涌现，这星星的密度急剧增加。几分钟后，整片国土已变成了发出耀眼白光的一个整体。

这时，全国所有的电话都响了起来。

在北京市内的一家不大的保育院中，冯静和姚萍萍与他们负责看护的四个婴儿同在一个大房间里，这些婴儿中，有她们的老师郑晨的孩子。老师和爸爸妈妈一起，已永远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只留下她们这些孤儿看护着更小的孤儿。许多年后有人问她们：那时在一夜间失去了双亲，真没法想象你们会悲伤成什么样子。其实，当时压倒这些孩子的根本不是悲伤，而是孤独和恐惧，哦，还有恼怒，对已离去的大人们的恼怒：爸爸妈妈真的就这么丢下我们走了？！人类对死亡的适应能力远大于对孤独的适应能力。冯静和姚萍萍所在的这个育儿室，原是一间教室，现在显得空荡而寂静，那些天黑前还哭闹不已的婴儿们，现在都一声不响，仿佛被这死寂窒息了。在两个女孩儿的感觉中，她们周围的世界仿佛已经死了，这个地球上仿佛只剩下这间大房子中的这几个孩子。从窗户看出去，那个死静啊，没有人，没有一丝的生气，好像连地下的蚯蚓和蚂蚁都死光了……冯静和姚萍萍守着电视机，把频道挨个儿调来调去。公元钟灭了以后，她们这里的电视上就没有任何图像了，后来知道是有线台坏了。她们多希望看到什么啊，就是看到以前最让人厌烦的广告，她们都会感动得掉下泪来。但屏幕上只是一片白雪点，看上去是那样的荒凉和寒冷，仿佛是现在这个世界的缩影。看久眼花，似乎房子中和窗外面到处都是白雪点……后来看到外面亮了些，冯静想出去看看，犹豫了好几次，终于壮着胆儿去开门。当时，她和抱着郑晨的孩子的姚萍萍互相紧紧靠在一起，当她站起来和他们温暖的身体脱离接触的那一瞬间，就像在无际的冰海上从惟一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跳下去一样。冯静走到门边，手刚触到门锁，浑身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她听到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她不怕人来，但那细碎的脚步绝不是人的！冯静立刻缩回去，紧紧抱住抱着婴儿的姚萍萍。那脚步声越来越大，显然是冲她们这儿来的！那东西走到门前，停了几秒钟。天啊，她们接着听到了什么？爪子的抓门声！两个女孩儿同时惊叫了一声，没命地发抖，好在抓门的声音停了，那脚步声远去了。后来知道，那是一只饥饿的狗……

这时电话铃响了！冯静扑过去抓起电话，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你好，我是中央政府，根据你们所在保育院电脑的记录，你们这个小组有两个保育员，冯静和姚萍萍，负责看护四个婴儿。”

这是来自天国的声音，冯静泪如雨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好不容易才回答：“是的。”

“你们那个区域目前没有什么危险，据最后记录，你们的食品和饮水是充足的，请你们照顾好四个小弟弟小妹妹，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会通知你们的。如果有问题或紧急情况，请打电话 010—8864502517，不用记，你们的电脑开着，我把号码显示到屏幕上了。如果想找人说话也可以给我打电话，不要害怕，中央政府随时和你们在一起。”

信息很快从广阔的疆域汇集到大量子上来，在数字国土上，这个过程是刚才大爆炸的反演。两亿多段话以光速涌入大量子的内存中，被抽象成长长的波形图，如一条条望不到头的山峰的剪影。这些波形像一片乌云飘过模式数据库的上空，在更高的地方，模式识别程序的眼睛盯着这浩荡的游行，在数据库大地上为每一小段波形寻找它的相似物，抽象出一个个的字和词。这些字词的暴雨滂沱地泻入缓冲区的峡谷，在那里组合成一段段的语言代码，这些代码再次被语义分析程序的利齿剁碎，搅拌糅合，从中抽取出真正的含义。当大量子理解了它所收到的信息后，一个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复杂过程又开始了，推理程序的飓风扫过知识数据库的大洋，使结果从深处浮上来，使洋面布满了细碎的浪花。这浪花再经过一个与前面相反的过程，被调制成无数的波形，如汹涌的洪水涌出量子计算机的内存，流进数字国土，变成在无数的话筒或电脑音箱中响起的那个男孩子的声音。

在二百米深处的地下机房中，圆柱体主机上的指示灯疯狂地闪成一片。与主机房隔离的冷却机房中，冷却机组以最大功率工作，把大流量的液氢泵入巨型电脑的机体内，使超导量子电路保持在接近绝对零度的超低温状态下运行。在电脑内，高频电脉冲的台风在超导集成电路中盘旋呼啸，0 和 1 组成的浪潮涨了又落落了又涨……如果有一个人缩小几亿倍后进入这个世界，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惊人繁乱的景象：在芯片的大地上，上亿条数据急流在宽度仅几个原子的河道中以光速湍急地流着，它们在无数个点上会聚，分支，交错，生成更多的急流，在芯片大地上形成了一个无边无际的复杂蛛网。到处都是纷飞的数据碎片，到处是如箭矢般穿行的地址码；一个主控程序在漂行着，挥舞着无数支纤细的透明触手，把几千万个飞快旋转着的循环程序段扔到咆哮的数据大洋中；在一个存贮器的一片死寂的电路沙漠中，一个微小的奇数突然爆

炸，升起一团巨大的电脉冲的蘑菇云；一行孤独的程序代码闪电般地穿过一阵数据暴雨中，去寻找一滴颜色稍微深一些的雨点……这又是一个惊人有序的世界，浑浊的数据洪流冲过一排细细的索引栅栏后，顷刻变成一片清澈见底的平静的大湖；当排序模块像幽灵似地飘进一场数据大雪时，所有的雪花在千分之一秒内突然按形状排成了无限长的一串……在这 0 和 1 组成的台风暴雨和巨浪中，只要有一个水分子的状态错了，只要有一个 0 被错为 1 或 1 被错为 0，整个世界就有可能崩溃！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我们眨一下眼的时候，这个帝国已经历了上百个朝代！但从外面看去，它只是一个透明护罩中的圆形的柱体。

以下是两则当时普通孩子与大量子交流的记录：

当时我在家里，我家在高层住宅最顶上：第二十层。记得电话铃响时我坐在沙发上，盯着白花花什么也没有的电视屏幕。我扑过去抓起电话，听到一个孩子的声音：

“你好，我是中央政府，我在帮助你。听着，你所在的大楼已经失火，现在火已蔓延到第五层。”

我放下电话，从窗子探出身向下看。这时东方已亮，玫瑰星云在西边落下去一半，它的蓝光同晨光混合起来，把城市照得十分怪异。我看看下面，街道上空无一人，至于这座大楼的底部，哪有火的影子？我回身抓起电话，说这里没有失火。

“不，确实失火了，请照我说的做。”

“你怎么知道的，你在哪里？”

“我在北京。你所在大楼中的火警红外传感器检测到火情，并把信号发送到市公安局的中心计算机，我已同那台计算机对话。”

“我不信！”

“你可以出去摸摸电梯的门，但不要打开电梯，那样危险。”

我照他的话做了，门外没有什么失火的迹象，但一摸电梯门我大吃一惊，门很烫手！记得以前发给每个住户的防火小册子上说：高层建筑底层失火时，电梯井就像一个火炉上的烟囱，迅速把火抽向上层。我跑回房间里，再从窗子向下看，发现底层刚刚冒出了一大股黄烟，紧接着，二三层的窗子中也有烟冒出来。我急忙抓起电话：

“告诉我，怎么下去？！”

“电梯和楼梯都已无法通行，你只有从消防滑筒下去。”

“消防滑筒？”

“消防滑筒是一条带松紧的长长的布筒，通过一条特制的防火竖管从楼顶垂到楼底，大楼失火时楼上人员可通过这条布筒滑到楼下，在进入布筒向下滑时，如果速度太快，可用手臂撑住布筒的内壁减速。”

“可我们的楼中安装了这东西吗？”

“安装了。在每层的楼梯口，有一个红色的小铁门，看上去像垃圾道，那就是滑筒的入口。”

“可……你肯定那是滑道吗？要真是垃圾道，我爬进去不是烧死就是摔死！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也是从公安局的计算机中吗？”

“不。公安消防部门的计算机应该存有这方面的资料，但我查遍了那里所有的数据库也没有找到，我又接通了设计这幢住宅楼的市建筑设计院的计算机，查阅了它存贮的图纸，看到确实安装了滑道。”

“那么楼下呢？别的小朋友呢？！”

“我正在给他们打电话。”

“等你一个个打完电话我们的楼早烧成灰了！我下楼梯去叫他们！”

“不能去，危险！其他的孩子我已全部通知到了，你呆在家里不要动，拿着电话，等我通知你时再进滑道。这时下层的小朋友们正在从滑道下去，为了安全，滑道中的人不能太拥挤。不要害怕，十分钟后毒烟气才会到达你那一层。”

三分钟后，我听到了他的通知，从那个红铁门钻进了滑道，顺利地滑到底层并安全地从消防门中出去了。在外面，我遇到了一起出来的二十多个孩子，他们都是在来自北京的那个声音的指引下脱险的。底层住的孩子告诉我，火是十分钟前才烧起来的。

当时我被吓坏了，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个北京孩子检索了两台计算机的资料（有一台还查阅

了所有的数据库)，并同二十多个孩子通了电话，仅用了不到十分钟！

……长这么大我从未这么痛苦过：肚子痛、头痛，眼前绿乎乎一片，不停的呕吐几乎使我窒息。我已没有力气站起来，就是能站起来走出去，现在外面也不会有医生。我挣扎着向写字台爬过去，去拿上面的电话，没等我的手碰到话筒，铃先响了，话筒中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你好，我是中央政府，我在帮助你。”

我想告诉他我的处境，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哇地一声又吐了，这次能吐出来的也只有一些水了。

“你胃难受，是吗？”

“是……是……我难受……你怎么知道的？”我喘着气艰难地说。

“我在五分钟前刚刚接通市自来水厂的中心计算机，发现水净化控制系统的一个监控程序由于无人值守而出现错误操作，水量减小后仍按十小时前的水量通入净化用氯气，致使现在市区东半部自来水中的氯含量比安全标准高出 9 7 倍，现在已造成很多孩子中毒，你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说我想起来了，我就是因暖瓶中没水，喝自来水后开始难受的。

“等一小会儿将有一个孩子来看你，这之前不要喝你房间中的水。”

他的话刚说完，门开了，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走了进来，她一只手拿着一个药瓶，另一只手提着装满开水的保温瓶。她带来的药和水使我很快好了起来。我问她怎么知道我病了，甚至知道该拿什么药，爸爸是医生吗？她说是中央打电话让她来的，至于药，是另外几个男孩子给她的，那几个孩子的爸爸也不是医生，是中央让他们到医院药房去拿的。中央打电话从家中找到他们，他们都在医院旁边住。当他们走进药房时，中央也正好把电话打到那儿，药房中的电脑终端还显示出了药名。他们仍找不到，接着电脑终端竟显示出了药瓶的彩色外形！中央让他们把所能找到的药都放到三轮车上，用电脑给他们打印出一长串地址，让他们去分发。那几个孩子在路上又遇到了两组从其他医院出来的孩子，他们也带着大量同样的药。孩子们有时找不到地址，街道两旁所有的电话机都响着铃，他们随便拿起一个，就听到中央在给他们指路……

……蓝色的玫瑰星云照耀着无边无际的戈壁，我仿佛是在另一个荒凉的星球上，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爸爸在沙漠中的一个油田工作，我搭了一辆运输车去看他，路只走了一半多，死星出现了。司机和同车的大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伶伶地坐在这死亡之海中。塔克拉玛干的夜滴水成冰，我把车上能烧的东西都烧光了，然后又砍下红杉浇上汽油烧。天总算要亮了，但我已无法度过第二个这样的夜晚，食物还够，水却很少了，最可怕的是，就我目力所及已没有红杉可烧了。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东西都有，我能再度过十个甚至百个夜晚，结局也是一样的，只是受更多的折磨而已。这许多折磨中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孤独，经历过超新星爆发的孩子都尝过孤独的滋味，但我敢说，那时的我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个了。我爬进驾驶室，想吃点压缩饼干，突然听到无线对讲机中有呼叫声，我回答后，话筒中传出了一个大人的声音：“你好孩子，我是 FG（整理者注：旧版中“大量子”的叫“FG”），我在帮助你。”

可以想像我当时的激动，“你在哪儿？！”我哭喊道。

“我在北京。”

“可……这对讲机只能传五公里啊！”

“FG 是通过很多级中转才接通你的，最后一级中转是一个沙漠考察站，你收到的声音是考察站的电台中转的。这个考察站距你 3 公里，站内有足够的食物和水，还有很好的取暖设备，你在里面可生活两年，但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就会有人去接你的。”

“可我怎么去那儿呢？”

“只有走，但路不算远，你能走到的。”

“你说的容易，朝哪儿走啊？在这个地方，我一看不到汽车就会迷路的！”

“听着，把对讲机带上，FG 会给你指路。”

“天啊，你说你在北京，你怎么看见我的呢？”

“在同步轨道上运行的泰山号卫星一直在发回国土西北区域的红外图像和可见光图像，FG 接收到了这

些信号，FG 看得你很清楚。快走吧，从图像上看你那里要起风了。”

.....

（选自《孩子和人工智能——全信息化社会的无意识尝试》，吕文著，科学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16 年版）

超新星纪元第 4 个小时

信息大厦顶端大厅中的孩子们惊喜地发现，大屏幕上全国地图上的红色开始减退，其减退的速度越来越快，好像是一场遇上了大雨的森林大火。

超新星纪元第 5 个小时

全国地图上的红色已由块状变成了点状，这国土上的红点也在很快减少。

超新星纪元第 6 个小时

全国地图上仍有很多红点，但来自数字国土的国情报告宣布，整个国家已不再处于危险状态。

超新星纪元初，人类社会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剧烈的变化和震荡，划分时代的标准已由公元世纪的几十年或上百年变成几天甚至几个小时。超新星纪元初的六个小时就被以后的历史学家们看成一个时代，被称做悬空时代。

筋疲力尽的孩子领导者们走出大厅来到阳台上，一阵清新的凉空气使他们打了个寒战，这清凉的空气进入肺部流遍全身，他们的血液仿佛在几秒钟全被换成了新鲜的，呼吸和心跳都变得欢畅起来。太阳还要等一会儿才能升起来，但外面天色已亮，能看清城市的细部。火光和烟雾已消失了，路灯都亮着，表明城市供电已恢复。但建筑物中的灯光并不多，大街上空无一人，城市很宁静，似乎刚刚进入安睡；地面上湿漉漉的，反射着清晨的天光和路灯桔黄色的光芒，那雨还是在公元世纪下的；一只什么鸟儿在清凉的空气中飞快地掠过，留下一声短短的啼鸣……

东方曙光渐明，新世界将迎来她的第一次日出。

第六章 惯性时代

视察

悬空时代彻底打破了世界试运行一切顺利的幻影，也摧毁了孩子们在那时建立起来的信心，他们终于明白生活远比他们想象的艰难。但不管怎样，孩子国家还是蹒跚起步了。

在新纪元的头两个月里，孩子国家致力于恢复悬空时代的创伤，并努力使一切进入正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困难重重。为了了解国情，三位孩子领导人到全国各地进行了两周的视察。

孩子们是坦率的，每到一地，各个行业的孩子都向他们吐露心声，由此了解到的社会状况让他们暗暗吃惊。现在，大众的心态就是三点：累、无聊、失望。

在视察的第一天，天津的一个孩子给华华看了一张他们的日程表：早上六点起床，匆匆吃完饭。六点半开始上文化课，是小学五年级的课程，主要靠自学。八点半上班工作，直到下午五点下班。吃完晚饭后，十九点开始上专业课，学习与自己工作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直到二十二点才能结束。然后又要上一个小时的文化课，到夜里二十三点，这一天才算结束。

那孩子说：“累，真累！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一觉睡到世界末日！”

在上海，小领导人视察了一个保育院。在孩子世界，养育婴幼儿成了社会工作，保育机构的规模都很大。一进保育院的门，三个小领导人就被一大群女孩儿保育员拉住了，非要让他们照看一个小时的娃娃体验一下。尽管随行人员和警卫极力制止，但女孩子们人数越来越多，最后有上千人。小领导人成了她们的人质，只好从命。他们在一个大房间里，每人负责看两个小宝宝。晓梦干得很好，那两个宝宝在她的照顾下似乎很舒服很开心，但一小时下来她也累得腰酸腿疼。华华和眼镜就惨了，他们负责的那四个宝宝不一会儿就大哭起来，喂奶也不吃，哄也不睡，就是大哭，声调之高像四个小火车汽笛。他们的哭声又引得周

围小床上的宝宝们跟着哭了起来，然后整个房间里二十多个宝宝都大闹起来，到最后华华和眼镜觉得他们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唉，现在才知道，妈妈把我带大可真不容易。”华华在对在场记者谈感想时说。

一个小保育员说：“哼，你妈妈就带你一个，我们一个人要看两到三个宝宝呢！晚上还要上课，真要把人累死了！”

“对，我们干不了这活儿，让男孩子们来干吧！”其他的女孩儿纷纷附和。

给小领导人印象最深的是视察山西一座大煤矿时看到的，他们目睹了小矿工们一个采煤班的工作过程。刚一交班，割煤机就出故障趴窝了。在地下几百米深的黑暗狭窄潮湿的矿井中，修理那台卡在矸石缝中的大机器，是一件噩梦般的工作，需要极大的技巧、体力和耐心。好不容易把机器修好，输煤皮带又被从正中划开了一大段。把皮带上残留的煤都铲下去后，小矿工们已经一个个都变成了黑人，面孔上只有张嘴时的白牙能看清。换皮带是一项更累人的工作，换完后，孩子们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快下班时，他们只采出了一车煤，但拉煤的电轨车只开出不远就出轨了。孩子们用撬杠和千斤顶之类的工具折腾了半天，出轨的煤车纹丝不动，只好把车上的煤全卸下来再复位，这又是一项要命的活儿，扬起的煤尘让人窒息。电轨车复位后，又要把煤重新装回去，这消耗的体力比卸煤时大多了。当孩子们终于下班时，都浑身煤尘，横七竖八地躺在更衣室的地上，连去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

“这还算好的呢！”一名小矿工对小领导人说，“至少今天没人受伤，你知道，井下有这六样东西：煤、石头、铁、木头、骨头、肉，数骨头和肉最软了，孩子的更软！”

在孩子国家，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孩子们必须以成人的体力和精力来工作，这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还不仅如此：能从事一般工作的孩子年龄要在八岁以上，而从事复杂工作的年龄要在十岁以上，所以劳动人口的比例比大人时代低，这就使得孩子们的工作强度比成人还大，加上他们还要上课学习，其劳累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新纪元开始以来，几乎每个孩子都出现了头疼和精神衰弱这类症状，孩子国民的整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但最让小领导者们担心的还是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孩子们对工作的新鲜感已经消失，他们发现大多数的工作都是枯燥无味的。孩子们的思想都不成熟，很难系统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们并没有要为之尽责的家庭，这就使得他们很难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在没有精神支点的情况下，繁重而乏味的工作对他们来说自然成了一种折磨。当小领导人视察一座发电厂时，一个孩子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心态：“你们看，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坐在这个控制台前，盯着这些仪表和屏幕，不时把走偏的参数调整过来，我对这工作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觉得自己就成了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唉，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三位小领导人看着下面山峦起伏的大地陷入沉思。

“我真不知道这样能维持多久。”华华说。

晓梦说：“生活总是不容易的，孩子们现在还没有摆脱小学生的思考方式，不过他们慢慢会适应的。”

华华摇摇头：“我怀疑。我觉得大人们为我们制定的生活方式未必能行得通，他们是从大人的角度来想孩子的，他们并不了解孩子的特点。”

晓梦说：“没有别的路可走，要想得到味精和盐，就得付出艰苦的劳动。”

经过公元末那生动的一课，味精和盐在孩子们口中已成了经济基础的代名词。华华说：“艰苦的劳动不等于痛苦的劳动，不等于没有乐趣和希望的劳动，孩子应该有孩子的劳动方式。眼镜说的对，我们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孩子世界的内在规律。”

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坐在后面的眼镜。在整个视察过程中，眼镜的话很少，总是默默地看，从不当众发表讲话。有一次在视察一家大企业时，人家非要让他这位小首长讲话，他只是面无表情淡淡地说：“我只负责想，不负责说。”这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拿着咖啡杯，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的白云和大地，不知是在欣赏呢还是在思考。

华华冲他喊：“喂，博士，你总得发表一些看法啊。”

“这不是真正的孩子世界。”眼镜冒出一句。

华华和晓梦都茫然地看着他。

眼镜说：“你们想想，超新星给人类带来的变化有多大？世界突然只剩孩子了，还有随之而来的其他巨大变化，随便举一例吧：现在的社会已成了一个没有家庭的社会。要是在过去，仅此一项，就足以使整个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刚刚过去的悬空时代也证明，孩子世界有许多以前我们想象不到的东西。可现在呢？现在的一切与大人时代好像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社会还是在按照原来的轨迹运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晓梦问：“那你说应该是什么样儿的呢？”

眼镜缓缓地摇摇头：“我不知道，但肯定不应该是这样儿。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只是大人时代的惯性在起作用，有什么东西肯定在很深的地方积累着，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罢了。真正的孩子世界可能还没有开始。”

华华问：“你是说我们面临着第二个悬空时代？”

眼镜又摇摇头：“我不知道。”

华华站起身：“我们这几天想得够多了，我看还是先转移一下，咱们去驾驶舱看看他们开飞机好吗？”

“你不要总去干扰人家！”晓梦说。

但华华还是去了。在视察的途中，他常到这里来，与小飞行员们已混得很熟了。开始几次他只是好奇地问这问那，后来发展到要求试着开开飞机，小机长坚决不同意，说他没有执照。这次华华又闹着要开飞机，机长只好让他试试。华华刚接过驾驶杆，这架国产运 20 就像过山车似的大跌大升，他只好把驾驶杆又还给机长。

华华对机长说：“我们换换得了。”

机长笑着摇摇头：“我可不换，驾驶国家比驾驶飞机难得多，你们现在可麻烦大了！”

其实，就在这时，在两万米下的那块广阔的国土上，眼镜所说的那种东西已完成了积累，就要显示出它的力量了。

全国大会

历史学家认为，在超元初的六个小时里，小领导者们利用数字国土和量子计算机结束悬空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壮举。以后的大量研究、包括用数学模型进行的模拟表明，如果当时不能及时控制局势，国家可能陷入不可逆转的彻底崩溃之中。

但随着历史的延续，这个行动显示出其更深刻的意义。这是人类第一次用网络和计算机把整个社会联为一体，有一句形象的描述：在那一时刻，全国所有的孩子都坐到一间教室中了。能做到这点，除了量子计算机和数字国土为其提供了技术基础外，孩子国家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社会结构复杂的大人时代，这种全社会在网络上的集中是很难做到的。

正是由于悬空时代的经历，所有孩子对把他们从孤独和恐惧中解救出来的数字国土和量子计算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而从那时起对网络的依赖感一直沿续下来。在艰苦劳累的惯性时代，网络成了孩子们得以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孩子们那不多的业余时间都在网上度过。同时，由于国家是以数字国土为基础运行的，大部分孩子在学习和工作时间也离不开网络。这样，网络渐渐成为孩子们的第二现实，而他们在这个虚拟现实中的愉快得多。

在数字国土上，形成了许多虚拟社区，几乎所有大到能上网的孩子，都是某个或多个社区的成员。公元钟熄灭和悬空时代留下的创伤是很深的，孩子们对孤独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他们只有依靠集体来摆脱大人们突然离开所带来的孤独感，在网上世界也是这样。网上社区越大越容易吸引更多的孩子，这样，某些社区急剧膨胀，合并或吞并了其他规模较小的社区。其中一个名叫新世界的社区发展最快，其他的社区纷纷与之合并。当三位小领导人起程到全国视察时，新世界社区的成员数已达五千万。

孩子领导人并没有对网上社会的发展给予太多的注意，华华倒是在不多的闲暇时间上网玩游戏，新世界社区中的那些规模宏大的网络游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个流行的以三国为背景的古代战争游戏中，双方军队的人数都超过了千万，在那广阔的战场上，骑兵如褐色的洪水覆盖了整个大地；还有大海战

游戏，出现了由几十万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还有一个空战游戏，每次空战都有几百万架战机，仿佛是弥漫着整个空间的尘埃……

当三位孩子领导人视察归来时，数字国土上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只剩下一个社区：新世界社区。这个社区的规模是惊人的，其成员数量已近两亿，也就是说，全国能上网年龄的孩子几乎都是它的成员。

眼镜很看重这件事，他说：“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国家之上，现在又叠加了一个虚拟国家。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关注网上国家的形势，并开始参与进去。”

但事情的发展比他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在小领导人视察回来后的第三天，大量子对他们说：“新世界社区的成员想与三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对话。”

华华问：“哪些成员？”

“所有成员。”

“所有成员不是有近两亿吗？怎么对话？聊天室？BBS？或 E-mail？”

“同如此数量的人对话，这些原始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在现在的数字国土上，已经进化出一种全新的对话方式，大会方式。”

“大会？我当然能对两亿人讲话，但他们怎样对我说话呢？派代表吗？”

“不，大会方式能让两亿人同时对你说话。”

华华听到这儿笑了起来：“那一定够吵的。”

眼镜说：“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他又问大量子：“这种大会方式的对话每天都有吗？”

“是的，今天有一次大会，社区的成员们将讨论与你们对话的事。大会将在二十三点三十分举行。”

“为什么那么晚？”

“大多数孩子只有到那时才下班和下晚课，才有时间上网。”

眼镜对华华和晓梦说：“我们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先进去看看。”两人都同意，于是他们叫来了负责数字国土运行的总工程师，这个叫潘宇的男孩子在大人时代曾得过信息奥运会的金牌，现在是国内的计算机权威。他们向潘宇说明意图后，后者让人拿来了四个虚拟现实头盔。

晓梦皱皱眉头说：“我一戴这东西就头晕。”

潘宇说：“新世界社区有两种模式：图像模式和虚拟现实模式，用后一种模式进入才能看得更真实。”

这段时间，小领导者们都工作到很晚。今天在大厦顶层的办公大厅中，他们有的在电脑前批阅文件，有的打电话，有的与前来汇报工作的几位小部长谈话，直到二十三点才全部下班。到二十三点二十分时，办公大厅中只剩下三位小领导人和潘宇了，他们戴上了已与终端接驳的虚拟现实头盔。

四个孩子立刻觉得自己悬浮于一个蓝色的大广场之上，那广场就是 WINDOWS 的图形界面，但其图标都变成了立体的，如广场上的一座座雕塑。鼠标箭头像一个迅疾的飞行物掠过广场上空，在什么地方点了一下后，一个窗口从广场上升起来，窗口中有许多形象生动的卡通小人儿，排列成整齐的方阵。

潘宇的声音响了起来：“本来可以定制自己在社区中的形象的，但那太麻烦，我们还是用现成的吧。”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用鼠标选取了一个卡通人儿作为自己在虚拟世界中的替身。他们现在每个人都能看到其他三人的卡通替身在周围飘浮着，觉得很好玩儿。

潘宇说：“大会快开始了，我们不要到社区的其他地方去了，直接去会场吧。”

转眼间，他们已进入了新世界社区的大会会场。这里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广阔和空旷，上面是纯净的深不可测的蓝天，下面是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沙漠。蓝天上有一行大字：“新世界大会”，每个字都发着光，如万里晴空中的五个太阳，照耀着下面广阔的沙漠。除此之外，这个世界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東西了。

“人呢？怎么没有人啊？”华华问，他四下看看，除了悬浮在周围的三个伙伴，就只有沙漠和蓝天了。

潘宇的卡通替身惊奇地瞪圆了那本来就大得出奇的眼睛：“怎么，你看不到人！？”

三位小领导者又四下看了看，确实没有人。

潘宇好像明白了什么，说：“我们下去吧。”他动了动鼠标，他们四个便开始向沙漠下降。很快，下面的沙地清晰起来，显示出它精细的结构。华华、眼镜和晓梦震惊地发现，那沙漠的每一个沙粒，原来都是

一个卡通小人儿！这时，他们才知道两亿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沙漠”，原来是由两亿个卡通小人儿组成的！
全国的孩子大部分都在这儿了。

他们继续向着这浩瀚的人海落下去，很快落到人群中，四周站满了卡通小人儿。他们觉得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那是蓝天上刚刚出现的一些小黑点儿，零星地降下来。其中有两个落到距他们较近的地方，他们看到那也是两个卡通小人儿，看来还不断有孩子在进入会场。

“你们怎么还是游客啊？”旁边的一个卡通小人问，他没有腿，下面着地的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轮子。他那两只细长的手臂向前一伸，每个手掌上各出现了一个脑袋，与他长在脖子上的那个一模一样。他把那三个脑袋玩杂耍似地在空中转圈扔着，每时每刻都有一个脑袋代替他脖子上原来的那个，“你们赶快登录为社区的正式成员吧，国家领导人就要来和我们对话了，作为游客你的话是不被统计的。”三位小领导人不知道他是怎样识别出游客和正式成员之间的区别的。

“真是，现在还有不是正式成员的游客，哼。”另一个卡通小人附和着。

“还懒得自己造替身，从菜单里选现成的，真不体面。”又一个卡通人儿说。

但说话的这两位也体面不到哪里去：他们其中的一人可能懒得做身体，把两个长长的腿直接长到脑袋下面，没有手，倒是从耳朵的地方长出两个翅膀；另一位除了脑袋什么都没有，那个脑袋像一个大鸡蛋漂浮在地面以上半米处，脑门上长出一个小小的螺旋桨，飞快地转动着。

这时，空中又出现一行发着红光的字：“现在会场人数已达 194783453 人，大会开始。”

那一亿九千多万的数字最后的位数还在飞快地增长着。

这时天空中响起一个声音，是现在所有人都熟悉的大量子的声音：“我已把你的要求转达给了国家领导人。”

潘宇对三位小领导人说：“注意，大量子说‘你’而不是‘你们’。”

“那他们什么时候来啊？”空中又响起一个童音，虽分不清是男孩女孩，但十分响亮，并有长长的回声。与此同时，天空上出现几个发着红光的字：虚拟公民 1（98 276%）。

“这是谁在说话？”华华问潘宇。

“就是那个虚拟公民 1 啊！”

“他是谁？”

“他不是‘谁’，他是由这里近两亿孩子组成的一个人。”

“我看到刚才周围这些人的嘴都在动，像在说什么，可是听不到声音。”

“是的，他们都在发言，这两亿条发言都只有大量子能听到，它对这批信息进行总结归纳，把两亿孩子的发言归纳为一条发言。”

“这就是所谓的大会方式吗？”

“是的，这种方式能使一个对象与上亿个对象同时对话。比如这时，两亿个孩子就变成了一个人，所以大量子说‘你’而不是‘你们’。这种过程极为复杂，需要很高的智能和极强的处理速度。要知道，这次的发言算短的，可要全部打印出来，那条打印纸大概能绕地球一周。这种归纳只有量子计算机才能做到。”

这时大量子回答虚拟公民 1：“他们说要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眼镜插进来说：“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假如两亿孩子的意见分歧很大，不可能归纳为一条发言呢？”

潘宇把一个手指放到嘴上：“嘘——马上就要出现这种情况了。”

空中又一个声音响起，但音调与刚才明显不同，让人感觉到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他们一定会来的！”
这时天空中显示：虚拟公民 2（68 115%）。

潘宇小声解释说：“那个百分数表示持这种意见的人数比例。”

另一个不同声调的话音响起：“那不一定，他们不一定来。”天空显示：虚拟公民 3（24 437%）。

“他们不来怎么行？他们必须来！他们领导国家，就得和全国的小朋友对话。”虚拟公民 4（11 536%）。

“如果他们就不来怎么办？”虚拟公民 3（23 771%）。

“那我们就自己干！”虚拟公民 5（83 579%）。

“我说过，他们一定会来的！”虚拟公民 2（70 014%）。

潘宇说：“你们看到了，如果出现不同意见，虚拟公民就会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至于分裂的数目是多少，那就看设定的精度等级了，最高的精度就是把所有的发言原文列出，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每分裂出的一位虚拟公民一般是一个基本确定的群体，往往都具备了特有的性格特征，他会在后面多次出现，很像一个人。比如说刚才的虚拟公民 2 和虚拟公民 3。”

.....

看了一会儿后，华华对潘宇说：“咱们出去吧。”

“按动你们衣服上的退出按钮。”他们都很快找到了在自己卡通身体胸前的那个按钮，按了一下后瞬间便回到了 WINDOWS 广场。

“真是奇迹！”摘下头盔后，华华惊叹道。

晓梦说：“在那个网络里的国家，根本不需要领导人，所有的事情可以由两亿孩子商量着做。”

眼镜沉思着说：“这对现实世界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对这事注意得太晚了！”

晓梦问：“那我们还去与他们对话吗？”

眼镜说：“这可得慎重，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谁也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更多更深的思考后再行动。”

“没有时间了，我还是那句话：假如我们不去，倒是可以肯定会发生什么。”华华说。

眼镜和晓梦都同意他的话。他们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这件事，发现领导集体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都去过新世界大会，知道那里的情况，他们大多认为那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一个孩子说：

“我们这些人本来就在干着我们力不从心的事，如果国家真的能那样运行，可就把我们解脱出来了。”

大家一致同意由三位最高领导人代表中央去新世界大会与两亿孩子对话。

三位小领导人第二次进入新世界大会会场时，其虚拟影像用的就是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形象。大量量子为他们在会场的正中搭了一个高高的讲台。为了充分准备和适应环境，他们早早就来了。

当全国的两亿孩子纷纷登录进来时，密集的卡通人群像云层一样遮住了整个天空。他们目睹了一场自天而降的卡通小人儿的暴雨。当那无边的人海平静下来时，两亿双眼睛都 聚焦在讲台上。

“我觉得快要融化了。”晓梦低声说。

华华则显得很兴奋：“我和你不一样，我第一次找到了领导国家的感觉！你呢博士？”

眼镜不动声色地说：“不要打扰我，我在想问题。”

大会开始后，虚拟公民 1 首先讲话，从天空中显示的数字看，他的组成比例高达 97 458%。

“我们对这个新世界很失望，大人们走了以后，只剩下我们孩子们了，本来应该有一个好玩儿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一点都不好玩儿，还不如过去有大人的那个世界好玩儿呢。”

晓梦说：“过去大人们给我们吃的和穿的，我们当然可以放心玩了，可现在不行，我们要劳动，否则就会饿死，我们不要忘记那些味精和盐！”

虚拟公民 2（63 442%）：“晓梦，我说你不要被那一车皮味精和十车皮盐给吓住了，那是给大人时代的十三亿人吃的，我们可吃不了那么多。”

虚拟公民 3（43 117%）：“晓梦说话怎么也跟大人似的？没劲没劲！”

虚拟公民 1（92 571%）：“反正我们不喜欢现在这个世界。”

华华问：“那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虚拟公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时，查看了量子计算机对单个成员发言的原始记录，虽然只留下了一小部分，也有 40GB 字节，大约相当于两百亿个汉字。如果用普通印刷体将这次发言全部印成 32 开的书，这本书将厚达 800 米。以下是几段较有代表性的发言：

要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小朋友们想上学就上学，不想上就不上；想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不想玩儿什么就不玩儿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什么就不吃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想去哪儿就不去哪儿……

以前大人们管得我们真难受，现在他们不在了，国家是小朋友们自己的了，可该好好玩儿玩儿了……在我们的国家里，马路中间可以踢足球……

我想吃多少巧克力国家就给我多少，花花（可能是发言者的小猫——编者注）想吃多少鱼罐头国家就给它多少……

国家天天过年，每天每人发十包小炮、二十个二踢脚和三十根闪光雷，每天还发一百块压岁钱，要一块一块的新票儿……

在这个国家吃包子可以只吃馅儿……

以前只有小孩儿玩，长大了就不能玩儿，因为要上班去。我们也会长大的，我们不想上班去，我们要一直玩儿……

爸爸说我要是不努力学习，长大后就要去扫大街，以后如果我不努力，国家不许让我去扫大街……

国家能让我们全到大城市里去住吗……

学校里只上音乐、图画和体育三门课……

学校考试时不要监考老师，小朋友们可以自己给自己打分……

国家给每个学校的每个班配五十台电子游戏机，每人一台，一上课就玩儿，谁银河大战积分到不了十二万就让他退班！嘀嘀嘀，咚咚咚，那多带劲儿……

在我家那里建一个大大的游乐场，里面就同北京密云的那个一样，但要比那个大十倍……

国家要定期给我们发洋娃娃，每次都要不一样的……

拍一部好看的动画片，有一万集，永远映不完……

我最喜欢小狗，国家为什么不给每一只小狗建一幢漂亮的别墅呢……

……

大量子从这两亿条发言中归纳出了简明的一句，说这句话的是由 96 314% 的与会者构成的虚拟公民 1。

“我们想要一个好玩儿的世界！”

晓梦说：“大人们已为国家制定了详细的五年计划，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

虚拟公民 1：“我们觉得大人制定的五年计划没意思，我们自己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

华华问：“能让我们看看吗？”

虚拟公民 1：“这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目的呀！我们按照自己的五年计划，在社区内建立了一个虚拟国家，让大量子带你们去看看，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华华对着天空说：“好吧，大量子，带我们去看看！”

好玩儿的国家

话音刚落，眼前的蓝天和人海消失了，三个孩子悬浮于无际的黑色虚空之中，当他们的眼睛适应了这一切时，看到有星星在深邃的远方出现。接着，一个蓝色的星球在太空中出现了，像一个发着蓝光的水晶球悬浮在宇宙无边的夜海之中，表面上分布着旋涡状的雪白云带。她看上去是那么脆弱，仿佛轻轻一触就会破碎，她那天蓝色的血液就会漏到冷寂的太空中。蓝色的水晶球慢慢移近，渐渐显示出她的巨大，最后，这巨大的蓝色星球占满了整个空间，孩子们已能够看清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完整的亚洲大陆出现在上万公里的远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红线开始在褐色的大陆上出现，红线闭合了，画出了这个东方古国的边境线和海岸线。国土在继续移近，人们已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国土上皱纹似的山脉和血脉似的大河，大量子的声音响起：

“我们现在是在两万多公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

地球在脚下缓缓移动，他们似乎在向什么方向飞去。晓梦突然喊：“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条长丝线呢！”

那条长丝线从太空中向国土上垂下去，它的上半部分以黑色的太空为背景，能看得很清楚，好像一根从太空垂向地球的纤细的蛛丝，它的一端就悬在太空中；而下半部分同大陆的色彩混在一起，看不太清，但也能勉强看到这根“蛛丝”一直垂下去，其另一端远远地落在大约是北京的位置。三个孩子就是在向这根“蛛丝”飞去，随着距离的接近，他们看到那“蛛丝”像丝线一样光滑，不时有一段反射着耀眼的阳光。

还能看到“蛛丝”在太空中的顶端也闪闪发光，好像有一盏灯。随着距离的接近，那根“蛛丝”从一条极细的长线变得有了一定的宽度，接着，便能隐约看到“蛛丝”上的细微结构。到这时，孩子们才知道那根超长的“蛛丝”是什么，它不是从太空中垂到地球上，而是从地球上升起来的，孩子们一时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哇，那是座大楼耶！”华华惊叫道。

那确实是座摩天大楼，楼面是晶莹的全反射镜面，从地面耸立到太空中。

虚拟公民1的声音在三个孩子耳边响起：“这是我们全国孩子的家。这座大楼高度有二万五千公里，共有三百万层，平均每层住一百个孩子。”

“你是说全国的孩子都住在一幢楼里？”华华吃惊地问。但当他们降落到楼顶上时，发现这完全可能：“蛛丝”的纤细只是距离和比例上的错觉，楼顶的面积可能有两个工人体育场那么大！这广场中央的那盏巨型信号灯，就有地球上的一座普通二十层楼那么高，它旋转着，发出让人不敢直视的强光，可能是警告太空飞行器不要撞上来。

他们走过广场，从另一端的一个入口下到这座超级大楼的最上一层：第三百万层。他们首先看到这一层是一片绿草坪，草坪中央有一个喷泉，喷泉的水柱反射着柔和的人造阳光。草坪上散落几十间只有童话中才能见到的精致小屋，这就是这一层一百个孩子的住处。走进一间小屋，看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儿童房间，各种玩具随意堆放在小床和小桌上。他们又走进另一间小房子，也是一个孩子的房间，但陈设完全不同。他们随后进入的每个房间都各不相同，显示出强烈的个性。

再下一层楼，这一层也是一片小草原，但没有喷泉，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河，孩子们的小屋散建于河边。他们也走进了几间小屋，里面仍各不相同。

下一层的景色发生了很大变化，是一片幽静的雪原。雪在这永恒的暮色中发出一种淡淡的蓝色，大片的雪花仍不停地从空中飘落，给孩子们的小屋都盖上了厚厚的白顶。有几幢小屋的门前立着雪人儿，看来这一层的孩子都喜欢冬天。

下一层是森林，孩子们的小屋建在林间空地上，有薄薄的晨雾，初升太阳的光透过树林，在晨雾中投出道道光柱，林中不时响起小鸟的鸣叫声。

他们一直向下走过了二十多层，每层都是一个各不相同的小世界，有的永远下着小雨，有的是金黄的沙漠。他们甚至还见到一层小小的海洋，海上漂浮的帆船就是孩子们的家。

“这些都是怎么做出来的？”眼镜问。

大量子回答说：“这是用一个虚拟国家的游戏软件生成的，这个软件来源于以前的虚拟城市游戏软件，可以让一个人建起一座城市。虚拟国家软件可以用部件库提供的部件来构造虚拟世界，也可以自己生成虚拟图形。”

他们仔细看了看周围的一切，每一棵小草、每一块石子都栩栩如生。“造这座楼的工作量可真够大的！”华华感叹道。

虚拟公民1回答：“当然，先后有八千多万孩子参加了这座楼的建设，有一亿多孩子布置了他们自己的小屋。”

孩子们在大量子的指引下进入了电梯。这电梯凸出在楼外，呈全透明的流线型，从中可以看到灿烂的群星和下方的地球。

晓梦问：“你们不会真计划在现实世界中也建这么一座楼吧？”

虚拟公民1大声说：“当然打算建！不然画这张图纸干什么？下面你们要看到的一切都是图纸，都是打算真建的！”

华华说：“谁要住到这楼的顶层可就倒霉了，他上来一趟要坐二万五千公里的电梯？”

“不要紧的，这座大楼上的每一个电梯都是一枚小火箭，速度比大人时代发射卫星的火箭还快，你们看！”

这时，一个尾部喷火的电梯以惊人的速度，从大楼下方的无底深渊中升上来。快到顶时，那流线型的电梯尾部的火焰消失了，顶部却开始喷火，使它减速停下。虚拟公民1介绍说：“这种电梯的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六万公里，从地面到这儿只需二十多分钟。”

眼镜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照我刚才看到的刹车速度，那电梯里的人怕被压成肉酱罐头了。”

虚拟公民 1 没有回答眼镜的话，他对这些枝节小问题显然并不在意。这时，他们的电梯尾部也开始喷火，并以吓人的速度降下去。这速度开始几秒还能感觉出来，后来大楼的表面在超高速中看上去变成了一条平滑的连续大道，他们反而觉得静止了，只有电梯内的显示屏上的层数在以千层为单位飞快地减少。他们没有感到向下的加速，还是稳稳地站在电梯的底面，虚拟软件显然把这一层忽略了。但它有一点搞对了：这里虽处于太空，但并没有失重。一般轨道飞行器的失重是因其运行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其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地球引力仍有相当的值。

华华说：“先不谈这大楼的可行性，这有什么必要呢？为什么全国孩子们都要住到一幢楼上？”

虚拟公民 1 回答：“把其他的地方腾出来玩呀！”

许多年后的超元历史学家们认为，超级大楼的设想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可能源自公元钟熄灭后孩子们心中共有的孤独感。

“我们的国土有那么大，还不够你们玩的？”晓梦问。

“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不够的！”

“不过这大楼确实很棒！”华华由衷地赞叹。

“下面看到的会更棒！”

火箭电梯继续飞快地下降，渐渐地，地球边缘的弧形不再是那么明显了，下面大陆的细节也越来越清楚了。

晓梦上下望望这在两个方向都望不到头的高楼，惊叹道：“这楼的高度是地球直径的两倍呢！”

眼镜点点头：“像地球的一根长头发。”

华华说：“想想当它从地球的背阳处转到向阳处，太阳从上向下依次照亮它那长长的楼体，那是多么的壮观啊。”

这时，电梯上方的火焰移到了下方，开始减速。很快，楼面能够看到层格，只几秒钟后，电梯就停下了，软件又忽略了这减速所产生的能在一瞬间把电梯乘客压成肉饼的超重。孩子们看到，电梯仍处于太空中，但虚拟公民 1 说：“现在我们位于大楼第二十四万层，也就是距地面两千公里的高度，再往下不坐电梯了，我们将用另一种方法下去。你们看外面有什么？”

他们从电梯看出去，看到有一条长线，那线从下面地球方向升上来，因为很细，到下面深处就看不清了。在上升的过程中这条长线转了两个大环，中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弯曲，好像是一个顽童用笔在地球和太空这幅画上随意乱画了一道子。这条长线向高楼延伸过来，就在电梯下面与楼面相连接，在近处可以看到，这原来是一条窄轨道，由两条铁轨组成。

虚拟公民 1 问：“你们猜这是什么？”

华华说：“好像是北京到上海的铁道被一个巨人拎起一头接到这里。”

虚拟公民 1 笑出声儿来：“你形容的很好，作文一定不错。不过这条轨道可比那条铁路长，它的长度是四千多公里，这是我们计划建造的一个过山车轨道。”

过山车？！孩子们吃惊地看着这条超长轨道，它在阳光中很醒目，在远处绕的那两个大环闪闪发光。

“这么说它一直通到地面？”

“是的，我们就要坐过山车从这里下去了。”

说着，有一辆舟形小车从楼里沿轨道移出来，停在电梯下面。这是游乐场里那常见的过山车，有五排双人座位。电梯的底部开了一个小门，从这里正好能下到过山车上。这时，软件又把太空中的真空忽略了。

三个孩子上车后，过山车立刻平稳地沿轨道向前滑去。开始很慢，滑出了大楼的阴影，滑进了太阳明亮的光芒之中，滑到第一道大坡时速度骤然增加。孩子们戴的虚拟现实头盔只有视觉功能，感觉不到向下的加速度产生的影响，否则他们在进入太空后就能感受到失重了。但这失重很快就会变成超重，过山车已进入了第一个大环，孩子们看到星空和地球围着他们转了一圈。当过山车再次平稳后，坐在最后的晓梦回头看看，发现他们刚刚经过那个大环正在飞快远去，而超级大楼已再次变成了一根细细的蛛丝，这“蛛

丝”向上消失在星空中，仿佛是从那灿烂的星海中垂下来似的。过山车很快通过了第二个大环，这个环比上一个大得多，但通过所用的时间却更短，过山车显然在飞快地加速。接下来，是一长段向下的滑行，但向下只是一个大趋势，过山车时而跌下深谷，时而跃上高峰。在这段路的尽头，轨道被弯成了一段螺旋状的线圈，当过山车进入这个螺旋管时，孩子们仿佛处于宇宙的中心，地球和星空围着他们不停地飞转着；螺旋管由水平渐渐转成与地球垂直，这时孩子们眼中的地球又变成了一个大唱片，在他们前面飞快地转动着。出了螺旋管后，轨道仍保持与地球垂直的方向，过山车实际上是在笔直地下坠。在前方，轨道被绕成了一团乱麻，这团乱麻的直径可能有上百公里，过山车冲进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似乎无休止地在里面绕了起来，好几次到达了出口附近，但又沿着某条线路绕回到进口处。这时孩子们已不再处于宇宙中心，整个宇宙成了某个顽童手中把玩的盒子，向着各个方向胡乱地颠倒着。过山车终于绕出了迷宫，沿一条平直的陡坡下滑，再次急剧加速。这段路走了很长时间，前面的轨道看上去早已变成了一条光滑的带子，由此已看不出速度感。孩子们注意到，头顶的太空由漆黑色变成了淡紫色，这淡紫色又渐渐转成深蓝，星星变得模糊了，地平线已很难看出曲率。坐在最前面的华华，看到过山车的流线型车头上出现了一道火焰，这火焰急剧扩展，最后把整个过山车都笼罩于其中，软件到底还是没有忽略大气摩擦力。火焰消失后，孩子们看到他们已位于大片的云海之上，头顶是碧蓝的晴空。与太空中那黑白分明的光照景象相比，这大气中的阳光似乎能渗透到衣服的每一道褶皱中。前面的轨道又是一连串的大环和起伏的低谷高峰，由于现在有了更明确的参照物，过山车的运行比在太空中显得更加疯狂和惊心动魄。在过山车平稳滑行的间隙，孩子们看到在远处的大地上竖立着许多巨大的架子。那些架子都有上万公里高，远高于云层之上，它们有的与地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有的则呈巨门状，仿佛是竖立在大地上的一些巨大的三角尺和圆规。华华问那是什么，虚拟公民1回答：

“那是滑梯和秋千，是给小娃娃们玩的。”

华华想象不出什么样儿的小娃娃能从那万米高的滑梯滑下来，更想不出那些超级秋千怎样荡起来。

过山车沿着一条平缓的斜坡滑完它最后一段路程，孩子们觉得他们正在向一片草原降落，草原上好像开满了各种色彩的花朵。但当最后降落时，他们才发现，这草原原来是由无数彩色橡胶球组成的，这是幼儿游乐园中那种胶球游泳池的放大物，一眼望不到边，只能称之为胶球海了。过山车在胶球海上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才停下来，它激起的胶球在周围噼噼啪啪地下起了彩色的大雨。他们不知道谁会跳进这怪异的海里玩，进来后又怎么出去。他们小时候都有过在胶球游泳池中“游泳”的经验，知道在里面移动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时，过山车的两旁弹出了两个大轮子，它们在胶球中转动起来，推动着过山车前进。过山车这时成了在胶球海中行驶的一艘小艇，艇首激起胶球的彩浪，发出奇怪的咕咕声。虚拟公民告诉他们，这个胶球海有近千平方公里。

“这会耗尽全国的橡胶，那我们以后用什么做汽车轮胎呢？”晓梦问。虚拟公民没有回答，这显然不是他关心的事。

过山车驶出胶球海后，三个孩子就近参观了一个巨型滑梯。这是一个水滑梯，水顺着那条望不到顶的宽宽的梯面哗哗流下，真像一条飞泻而下的天河。想象着自己从上万米高空顺着这条天河滑下，华华感到全身又充满了战栗和快感，他要求滑一次这个水滑梯。

“华华，你又贪玩了，我们在干正事儿呢！”晓梦制止他。

虚拟公民也说：“是的，从这里到大升降塔有四十多公里呢，我们还是节省时间吧。再说，玩电脑中的虚拟模型有什么意思？等我们建好真的后再玩才带劲呢！”

孩子们离开超级水滑梯后，又看到一个宽阔的大平台，由几根通向云端的粗钢索凌空吊起，上面可以站几百人。他们最初以为那是一个悬空的大操场，但虚拟公民告诉他们这是巨型秋千的踏板。他们向两边看看，才看到了在千米外秋千的直插云霄的支柱。他们现在明白了这秋千怎样荡起来：大平台的底面有一排火箭发动机。

他们接着又参观了碰碰车场。那碰碰车每辆都有大人时代的巨型自卸卡车那么大，轮子就有两米多高，加上它们周围的防撞充气护垫，看上去是一个庞大的怪物。成千上万个这种怪物在一片宽阔的大平原上追逐撞击，激起了遮天的尘埃。玩这种游戏可需要一定的胆量和牺牲精神。

虚拟公民介绍说：“这是新五年计划的第一开发区，主要是建造巨型的游乐设施。你们没有看到的还有巨型的勇敢者转盘和观览转轮等，如果天气好，你们可以在上百公里外看到这些设施。让我们去看第二开发区吧，那是游戏机区。”

话音刚落，周围的场景迅速切换，三个孩子好像置身于一个大城市中，周围都是高大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形状奇特，有的像巨大的古代城堡、有的外面环绕着错综复杂的管路、有的表面布满圆孔，像一块巨大的奶酪。

“这些大楼都是游戏厅吗？”华华问。

“不，它们都是单个的游戏机。”

“这么大的游戏机？！那……它们的屏幕在哪儿呢？”

“这种游戏机的概念与以前不同，你得走到它内部去玩，里面都是用全息影像或真实设备构造的场景，每个游戏从机器的最底层开始，一层层玩上去，到最顶层结束。你玩的时候不是像以前那样用鼠标或游戏杆，你自己就是场景中的一分子，你得不停地奔跑搏斗……比如那个像城堡的游戏机，内部是一个王国的宫殿，你在内部要与无数的敌人决斗，最后成为国王。这个有许多洞的机器内部是一个魔窟，你在里面要用激光剑杀死毒龙之类的怪物，最后救出公主……当然，这些游戏机都是为小娃娃们准备的，它们体积有限，只能运行一些小型游戏。”

“什么？这还是小型的！？那大型的有多大？！”

“大型的游戏机是没有形状的，它们一般占据一个地区。”

场景切换，三个孩子来到一片广阔的平原。远处，由古代士兵组成的许多方阵正在挺进，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闪着光，竖起的长矛如一片密集的麦田。“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古代战争游戏，玩的人将率领一支上万人的机器人军队，同另一支军队作战。还有西部游戏，你将骑着马带着左轮枪进入一片广阔的蛮荒之地，经历各种奇遇……”

“这第二开发区占地面积有多大？”

“约一百万平方公里，这样才能建造足够多的游戏机。下面我们去看第三开发区：动物园区。”

场景切换到一个森林和草原的交接处，众多的各种动物在草原上游荡，从森林中出出进进。“这些超级动物园是真正的动物王国。这些动物园中没有笼子，所有的动物都在大自然中自由行动，走进这些动物园，你就是走进了各种动物出没的大山和旷野。你将穿上带电的安全服，任何猛兽都不能伤害你。你可以在林中骑着大象旅行，和孟加拉虎合影……最大的一个动物园面积近三十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这个动物园没有任何道路，直升飞机是惟一的交通工具，走进它，你就像走进了人类诞生初期的原始世界。此外，还要建立三座动物城市。这些城市有同人类城市一样的街道和高楼，但楼里住的全是可爱的小猫小狗以及其他可以同小朋友们做朋友的小动物，你们可以走进同它们玩儿，还可以把你最喜欢的带走……这个开发区占地也有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

“用得了这么大吗？”

“看你说的！动物要自由迁栖，鸟儿要自由飞翔，不大些行吗？下面我们参观第四开发区：探险区。”场景不停地切换，孩子们先后来到了险峻的雪山下、无边的大草原上、幽深的峡谷中、湍急的大河边……他们最后停在一个大瀑布下，华华好奇地问：“这些地方好像什么也没建呀？”

“不但如此，以前的所有城市也都要拆掉，使这一地区完全恢复原始状态。”

“干什么呢？”

“探险呀！”

“我记得第二开发区中有的游戏不就可以探险吗？”

“那完全不同！游戏是用软件预设好的，出现的事情都可以预料。但这里却是完全天然的，你不知道进去后会遇到什么，这样才刺激好玩儿！再说，这里的面积比第二开发区的一个游戏机可要大多了。”

“第四开发区的面积有多大？”

“整个大西北！”

“怎么这么大？！”

“废话！探险嘛当然要大，几步就走到头了那还有什么险可探？！”

“要这么干，国土的地方确实不够大。”

“所以，第五开发区只好规划一个占地面积较小的项目。”

“还有第五开发区？”

“对，糖城开发区。”

三个孩子又置身于一座城市中。与前面几个开发区的庞大宏伟相比，这座城市可以说是小巧玲珑，建筑物都不高，它们最大的特点是色彩鲜艳而单一，好像是用一块块大积木搭成的。“这就是糖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用糖建成的。你们看这座棕色的体育场，是用巧克力建成的；那座半透明的大楼是用冰糖建成的……”

“可以吃吗？”

“当然！”

华华走近那座棕色的体育馆，用鼠标点了一下大门边的一个棕色的圆柱，立刻抠下一块来；晓梦也走到旁边一所精致的小楼房边，轻触它的一块儿窗玻璃，玻璃立刻碎了，晓梦拾起晶莹的一块儿，想象着那块儿薄薄的冰糖放入口中时甘甜的感觉。

好长时间没说话的眼镜又哼了一声：“既违反经济规律又违反科学规律，这糖做建筑材料强度够吗？”

虚拟公民回答：“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糖城的建筑物都不高，为提高强度，还可以在内部加上钢筋骨架。”

“天热不怕化吗？”

“真让你说着了。”场景又切换了，但这次没走远，只到了糖城的近郊。这里是围绕着糖城的一座座小山，那些小山色彩艳丽，曲线柔和，仿佛是从水彩画上搬下来的。

虚拟公民说：“可惜你们闻不到，这里才叫香呢，这些山是冰淇淋山！”

孩子们仔细看后发现，那些小山上都有无数条奶油的小河在流淌，有的还形成了奶油的小瀑布。在山谷中，这些小河汇成了一条大河，那乳黄色的奶油河面涌着线条柔和的波浪，缓缓地流淌着，没有一点声音。“由于对气候条件考虑不足，冰淇淋都化了，看来糖城还要建在更寒冷的地方。”

超新星纪元第一个五年计划

FG-02 归纳（报全民审批稿）

总纲

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建成一个游乐场，游乐场占地面积约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包括全部国土。国家游乐区划分游乐场分为四个游乐区。

第一游乐区包括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和福建省，面积约为七十六万平方公里。

第二游乐区包括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面积为二百零二万平方公里。

第三游乐区包括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面积为二百九十七万平方公里。

第四游乐区包括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南省和湖北省，面积为三百五十五万平方公里。

各游乐区规划

一、第一游乐区：该游乐区是玩具区，建设重点放在个人玩具上。该区的所有大中城市都将建成玩具城。下面以上海为例向全体公民描述玩具城的样子。

上海计划建成洋娃娃和电动玩具城。当你走进这座城市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洋娃娃的世界：所有的高楼中住的全是洋娃娃，街上和公园里也到处是洋娃娃，商店里更是堆满了洋娃娃。全市洋娃娃的总数将近两千万个，比大人们那时的真人都多！这些洋娃娃中，有布娃娃、塑料娃娃、电动娃娃等等，它们有的像真人那么大，有的像姆指那么小，有的会走路，有的会唱歌，有的还牵着塑料小狗呢！在市体育场中，正举行一个大型运动会的开幕式，观众席上黑压压一片，坐着几万个洋娃娃！全市的洋娃娃所用的东西都

是电动玩具，在大街上，跑着望不到头的遥控电动玩具车，其中有小卡车、小坦克、小火车等等，这些小电动车像蚂蚁一样到处都是，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个洋娃娃，让你路都走不了。天空中飞着一大群电动玩具小飞机，像一大群蜻蜓。在上海港中，将建造一道防波堤以保持海水的平稳，在防波堤内，你会看到浮着一大片电动小船，也是各种各样的都有，每个小船上也有一个会游泳的电动洋娃娃……

同时，利用第一游乐区的沿海条件，还计划建成一个超级海滨浴场，它以上海长江口为中心，向北延伸至青岛，向南延伸至汕头，全长约 3000 公里。在这 3000 公里海岸线上，布满了漂亮的太阳伞，海中飘荡着美丽的划艇和小帆船……

二、第二游乐区：这个游乐区中主要建设大型的游乐设施。当你在国家东北部旅行时，你会看到林立的翻山车和大观览车，如同大地上一片望不到边的钢铁森林；其中小朋友最喜欢的大型翻山车将达到每平方公里两架的覆盖率，总数达四百万个。另外，碰碰车场、勇敢者转盘、水滑梯、旱冰场、台球等设施也要达到相当的覆盖率，使得小朋友们在这片广阔地区的每一处，都能在 50 米的范围内找到这些设施。特别提出，还应建设一条大型哈哈镜走廊，设哈哈镜二十万块，长度为 150 公里，连接长春和吉林两市。

利用这个游乐区寒冷多雪的特点，将建成 1500 个大型冰车基地，2000 个大型堆雪人基地，这些基地主要分布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内。以堆雪人基地为例：在这种基地中，你可以操纵现代化的工程工具，不但可堆起雪人，还可建起雪城堡。每年立冬时，堆雪人基地将集结几千万名感兴趣的小朋友，用整个冬天的时间建起一座住着几十万名雪人的雪城；同时，还要组织两场有上千万人参战的超级雪仗，这场雪仗无论从规模上讲，还是从物资消耗上讲，都不得低于一次真正的战争……

三、第三游乐区：这个游乐区是电子游戏区和动物园区。这个区内的所有大中城市都是电子游戏城。当你走进这些城市时，会看到街道的两旁全是电子游戏机，建筑物内也大多是电子游戏室。这些城市中不仅有你们已经玩过的那些一般游戏机，还有能使你置身于游戏中的全息影像游戏机。有些游戏机你可以装到口袋中，有些则像一座摩天大楼那样高，你必须走进它内部才能玩儿……

第三游乐区的其它地区将大部分建成超级动物园。这些超级动物园占地面积都大于五万平方公里，是真正的动物王国。这些动物园中没有笼子，所有的动物都在大自然中自由行动，走进这些动物园，你就是走进了各种动物出没的大山和旷野。你将穿上带电的安全服，任何猛兽都不能伤害你。你可以在西双版纳森林中骑着大象旅行，和孟加拉虎合影……最大的一个动物园面积近三十万平方公里，比英国还大。这个动物园没有任何道路，直升飞机是唯一的交通工具，走进它，你就像走进了人类诞生初期的原始世界。此外，还要建立三座动物城市，这些城市有同人类城市一样的街道和高楼，但楼里住的全是可爱的小猫小狗以及其它可以同小朋友们做朋友的小动物，你们可以走进同它们玩儿，还可以把你最喜欢的带走……

四、第四游乐区：这个游乐区地域广阔，面积相当于 15 个英国或 6 个法国。但除划归这个区的河南和湖北两省外，其它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有无际的大沙漠和寒冷的雪山。但国家在这个五年计划中仍要努力开发这个游乐区。在这些地区，我们为勇敢的男孩子开设了探险游乐区。在这里，你可以像美国西部骑士那样，骑着白马挎着左轮枪四处漫游，你会遇到成群匪徒的袭击，你要同他们决斗并击毙他们，不要害怕，他们都是机器人。继续走下去，你还会遇到以前只在电影和书上看到过的事，你会遇到白雪公主，会遇到瓶子中的妖怪，还会遇到外星人……但这次探险既不危险也不劳累，只要你愿意，直升飞机随时都会来接你……

至于自然条件较好的河南和湖北两省，计划建成节日游乐区。这些地区将被划分为很多节日区，每个节日区内每天都过同一个节日。其中最大的是春节区，占河南省全境，面积为十六万平方公里，在那里，每天都在过年，鞭炮声不断，顿顿都吃饺子……当然，其它的节日区也很好玩儿，比如愚人节区和啤酒节区……

五、关于糖城的建设：除以上游乐项目外，国家还将在这个五年计划中完成一个重点工程：在北京近郊建设一座糖城。糖城的面积为 5000 平方公里，约为北京市的一半。糖城将由规模宏大的高层建筑群组成，而这些建筑所用的建筑材料全部是糖。走进糖城，你将看到巧克力造的棕色体育场和冰糖造的晶莹的摩天大楼，所有的建筑物都可随时食用。关于糖城的建设，目前还存在许多技术问题有待解决，如：糖做为建筑材料的结构强度问题，可食建筑的维修问题及可食建筑在露天中的卫生问题。但经 FG 的初步计算，考虑

糖城建筑内部无人居住，只具有观赏和食用价值，整个工程是可行的。

（超新纪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内容约一百五十万字，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只能向全体公民做以上简要介绍。会后想了解的小朋友可把自己的小电脑通过电话光纤与 FG 联网，计划文本存于数据库 FYP 之中）

国土影像上一片白色，孩子们一时都惊呆了，但他们很快反应过来，立刻，表示赞成红光和表示高兴的黄光充满了国土影像并亮到了最大限度，然后，为表示孩子们兴奋的程度，黄色光又剧烈地闪动起来，巨型屏幕像是一片燃着大火的天空。FG 这个近乎于疯子梦呓的五年计划把孩子已完全征服了，他们全身心陶醉在 FG 为他们描述的那个梦中也难见到的世界中。巨型屏幕下方显示：

（92.1%的公民同意本计划草案）

以后，超元的历史学家们对糖城的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们首先感到迷惑的是：公元末的孩子早就不喜欢吃糖了，他们在自己想象中的新世界里，为什么对糖这么痴迷呢？也许，糖对于孩子，永远是一种成人所无法理解的象征，一种美丽的符号。

历史学家们在分析了大量子的原始记录后得知，新的五年计划和虚拟国家的创造者主要是五到十一岁的孩子，更小的孩子则跟着他们起哄。由于在人数上的优势，他们在以统计和归纳为基本原则的新世界大会上，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十一岁以上的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卷入进来，渐渐变得一样狂热，最后真正保持理智的孩子只剩下少数。

争论

场景最后一次切换，三个小领导人又回到了新世界大会的会场，回到了无际人海之中的那个讲坛上。他们看到下面除了是眼睛的海洋外，还是嘴的海洋，那两亿张嘴都在不停地说着只有大量子才能听清和记住的话。

“我们要这样的国家！我们要这样的国家！快给我们呀！！”（90.1%的公民要求）

巨型屏幕上显示出孩子们的呼喊。FG 花了近 5 分钟的时间，才使这片广阔国土上的孩子们平静下来。

“下面，FG 将根据上面的五年计划，制定国家下一步的具体工作。首先，所有的学龄公民必须重新开始小学和初中课程的学习，重新恢复学校教学，由 FG 担任教师，所有的学龄公民必须立即回原校上课。”

孩子们被泼了一盆冷水，国土影像上闪动的红黄色很快淡了下来，紫色开始出现，影像下显示：

“什么？还要上学？还要上课？！”（89.5%的公民提问。）

“而且还要考试。”FG 接着说。

“见鬼！”（83.9%的公民持此意见）

“要想实现你们提出的这个五年计划，学习是必须的。你们必须以比以前快许多倍的速度学习，必须掌握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学的大量知识，这个五年计划要求 45%的公民具有高等教育学历，65%的公民具有中等教育学历。”

“你说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学历是指大人们那时的大学生和中专生吗？”（41.2%的公民提问。）

“基本上是的，但这里的要求更高一些，高等学历中获硕士和博士学位的高等人材比例应该大大增加。”

“天啊，我们中最大的现在才上初一呢，我们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那个水平？”（76.3%的公民提问。）

“按五年计划的进程，需要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全部教育。”FG 回答。

“胡扯！”（99.6%的公民持此意见。）

“在你们毕业后的四年多时间内，全体公民需要完成大量的建设工作，五年计划的实现，主要的工业指标应达到：原煤 90 亿吨，原油 20 亿吨，钢 50 亿吨，水泥 30 亿吨，平板玻璃 4 亿标准箱，纱 1.5 亿吨，纸 8000 万吨；主要的农业指标应达到：稻谷 20 亿吨，小麦 8 亿吨，油菜籽 6000 万吨，甘蔗 5 亿吨，甜菜 3 亿吨，牛奶 2 亿吨，猪牛羊肉 4.5 亿吨，木材 6 亿立方米。总的来说，要求国民总产值是你们爸爸妈妈时代的 10~15 倍，为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小朋友们付出比爸爸妈妈们大得多的劳动，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

国家将实行 23 小时工作制。”

“你是说每天工作 23 小时？！”（81.2%的公民提问。）

“是的。下面，FG 将向全体公民提交较为详细的国家工作计划，首先……”

“闭嘴！王八蛋，你在耍我们！！”（99.8%的公民持此看法。）

“请大家注意听。首先是教育……”

“砸了它！砸了它！！”（89.1%的公民持此意见。）

国土影像已完全被吓人的紫色光波所覆盖，小领导者们仿佛置身于雷暴闪电之中。但 FG 的声音仍很从容：“第一届全民大会正在召开，请全体公民保持会场秩序，否则 FG 将无法正常工作。”

“谁让你为我们工作了？谁让你领导国家了？你个蠢电脑！”（90.7%的公民提问。）

“学习，学习，看书，看书，大人在的那会儿罪还没受够？你居然还让我们在两个月内读完大学博士的课，然后就工作，每天干 23 小时！不让小朋友们活？！呸，你是不是傻了，你个烂机器人！”（99.7%的孩子持此看法。）

“请稍候……（这时，另一面巨型屏幕亮了起来，一大片难解的代码和曲线在飞快跳动……）好，FG 已对自己的所有 CPU 和内存电路进行了自检，没有发现不正常点，所以 FG 认为自己正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FG 提出的国家工作计划是五年计划所要求的，而五年计划是全体公民提出的。现在看来 FG 提出的国家工作计划无法通过，故请全体公民讨论，是否应重新制定五年计划？”

孩子们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国土影像上出现了一片黑色，FG 所描述的那个绝顶美妙的国家已深深地印到孩子们的脑海中，他们无法放弃它了。就如同妈妈拿着一件他们做梦都想得到的美妙玩具，让他们摸了一下，然后说这件玩具不属于他们一样。他们使劲抓住那个想像中的极乐国，向 FG 撒起娇来。这上亿个孩子的任性和撒娇，被全国电信总网和超级计算机聚焦起来，形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可怕力量。

“不，我们要你说的那种国家，就要就要就要，你给我们嘛！”（89.9%的公民持此意见。）

“那种国家是全体公民自己建设的，FG 无法给你们，FG 只是一个表决器，它的工作是整理全体公民的意见。”

“就要就要就要！！”（99.0%的公民持此意见。）

“FG 可以制定一个全体公民可以承受的教育计划和工作计划，但完成五年计划的内容将需要 65 年时间。”

“不！我们马上就要！马上！”（90.0%的公民持此意见）

“那么请通过 FG 提出的工作计划。”

“不！我们不想上学，我们不想工作，我们马上就要那种国家！就要嘛！！”（87.9%的公民提出要求。）

“公民的希望无法实现。”

“你给我们你给我们你给我们！！”（91.7%的公民提出要求。）

“FG 只是超级表决器。”

国土影像上的紫光暗了一些，孩子们换了一种口气。“你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你那么能干，帮帮我们吧！给我们那个国家，求求你了，你是最大最好的计算机！”（83.8%的公民有此要求。）

“公民的希望无法实现。”

“你坏你坏你坏！！”（93.8%的公民持此看法。）

“公民们的表达方式不符合全民会议的要求，如果你们坚持这种非理智的态度，会议将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结果。请全体公民想想，本次五年计划所实现的那个好玩的国家，是建立在极其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这我认为公民们是能够理解的：没有东西玩什么呢？如果你们不进行生产和建设，这个物质基础从哪里来？请全体公民提出一个可行的计划，否则，FG 将不得不暂时休会。”

FG 的话使一亿多孩子多少平静了一些，他们终于进行了一次稍有理智的思考，但思考得出的结论却是灾难性的。“你别哄我们，物质基础？现在也不是一点物质基础都没有，大人们留下来好多好多东西呢！哼！”（83.9%的公民持以上意见。）

“你们是说用大人们留下的财富来建立我们的好玩儿的国家？”

“对对对！大人留下来的，大人留下来的，连这都没想到，傻瓜傻瓜傻瓜！”

FG 略略顿了一下，对它来说这是一段漫长的沉思。

“FG 的职责是使国家最大限度地按照全体公民中占优势的意见运行，现在，FG 接受了全体公民的提醒，并进行了所有可能的运算，发现可以立刻实现这样一个国家，它符合在第一次公民讨论中提出的标准，即好玩儿的国家；同时符合刚才公民提出的条件，即不须进行任何建设活动，但这个国家低于五年计划中提出的标准。”

巨型屏幕又变蓝了，同时显示：“实在没办法的话，这样也行，只要国家好玩儿就成！”（80.7%的公民持此看法）

“公民的希望可以实现。”

国土影像上黄光猛闪起来，一时间巨型屏幕好像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马上就要马上就要马上就要！！”（93.2%的公民提出要求。）

“全体公民知道，大人时代已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这个物质基础之上，是可以建立一个好玩儿的国家的。”

“说的对！哼，我们早就知道。大人们那时的国家里有好多好多东西，好多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好玩的。我们在那时之所以玩不好，就因为大人们成天管着我们，让我们去干那些我们都不愿干的没意思的事儿，另外，爸爸妈妈的钱也不够，我们想要什么他们也买不来……”（90.8%的公民持以上看法。）

“所以，FG 认为，立刻建立一个好玩的国家并不难，只需废除你们的爸爸妈妈们留下来的两样东西。”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快说快说快说！”（99.2%的公民提出要求）

“法律和原社会分配制。”

“给我们讲清楚点儿！”（98.3%的公民要求。）

“废除了法律，就使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拥有了最大的自由度，这是好玩儿的必要条件之一；废除了原社会分配，国家将散发所有财产，公民可以占有和消费所遇到的所有物资，这就保证了公民在不付出劳动的情况下得到充足的消费品，也就满足了好玩儿所必需的第二个条件。”

“你是不是说，散会后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完全没人能管我们了，我们相互之间也管不着，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遇着什么好玩儿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遇着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吃？”

“FG 认为这样的国家基本上符合全体公民在第一次讨论上所提出条件，现在 FG 把那次讨论的结果再重复一遍：我们要一个好玩的国家，这个国家最舒服最自由，不用工作就能得到一切。”

虚拟公民 1（91 417%）问：“你们觉得这个新五年计划怎么样？你们领导我们一起去实现它如何？”

华华问：“这儿就你一个人吗？没有第二个虚拟公民了？”

虚拟公民 1 说：“有的，公民 2 来过几次，但那人太讨厌，让我给骂回去了。喂，公民 2，你有胆量就站出来说话吧！”

于是，这个国家爆发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争论，直接参加这场超级争论的人数达两亿之多！这时，在广阔的国土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电话机或电脑旁大喊大叫或飞速击键的孩子。为了一个梦想中的世界，每个孩子都在努力发挥自己那两亿分之一的作用。这两群意见对立的孩子中，小群的平均年龄远大于大群。但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大量子在归纳发言时不考虑年龄因素（也很难考虑），因此大群的影响占绝对优势。所以，有大量的低龄儿童参加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会议，这些小娃娃最无理智，也最任性，形成了一股极其危险的社会力量。

虚拟公民 2（8 972%）怯生生的声音响起：“华华、眼镜、晓梦，别听他们的，那都是一帮不懂事的只知道玩儿的小不点儿在起哄。我建议：大会的统计和归纳规则应该改改，应该按发言者的岁数加权！”

下面的人海骚动起来，卡通小人儿们不但在大喊大叫，还在手舞足蹈。整体上看去，仿佛一阵狂风刮过了人海，海面上巨浪滔天。

虚拟公民 1：“我们是小不点儿，你们有多大？！顶头了也就是十三，前几天还让爸爸打屁股呢，现在竟想冒充大人，没羞没羞没羞没羞没羞！告诉你们，现在大人们都不在了，现在只剩小朋友们了，谁也管不着谁，谁也别教训谁！”

虚拟公民 2：“问题是你们的五年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

虚拟公民 1：“你不干怎么知道不能实现？如果在一百年前，你能想到全国两亿孩子站到同一个广场上开会吗？你个胆小鬼！”

虚拟公民 2：“如果能实现，那大人们为什么没有那么干呢？”

虚拟公民 1：“大人们？哼，他们根本不会玩儿，当然就建不成好玩的世界！大人们建的那个世界根本不好，那里的一切都乏味透顶！他们自己不好好玩儿，成天板着脸吭吭哧哧上班干活，顶没意思了！还死死管着我们，这不好那不好，这不能玩儿那不能玩儿，成天上学上学上学，考试考试考试，做乖孩子做乖孩子做乖孩子，没劲，没劲没劲没劲！现在，就剩下我们了，我们要建设一个好玩的世界！”

晓梦说：“你们的那个好玩的世界怎样生产粮食呢？没有粮食我们会饿死的！”

虚拟公民 1：“大人们留下来的东西可多可多了，吃不完的！”

虚拟公民 2：“不对，总会吃完的！”

虚拟公民 1：“就吃不完就吃不完！大人们那时就没见吃完嘛？”

虚拟公民 2：“那是因为他们不停地生产出新的吃的。”

虚拟公民 1：“生产生产，烦死了，不要听不要听不要听！”

虚拟公民 2：“可要是东西都吃完了呢？”

虚拟公民 1：“吃完了再说呗！我们要先建设好玩的世界，再考虑粮食。大人时代那么多人，不是没费多大劲儿就吃饱了吗？”

晓梦喊道：“小朋友们啊，大人们为了吃饱可是费了很大很大劲儿的！”

虚拟公民 1：“我们没看到，谁看到了？！晓梦你看到了？嘻嘻！”

虚拟公民 2：“你们没看到不等于他们没费劲儿，你们这些小傻瓜！”

虚拟公民 1：“你才是傻瓜！假大人，没劲没劲没劲！”

华华问：“退一万步说，就算实施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能承受得了那么重的工作吗？”

虚拟公民 1：“我们当然能承受！”

华华：“你们可能每天要工作二十个小时呢？”

虚拟公民 1：“我们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

华华：“你们中要有一半人是博士才行！”

虚拟公民 1：“我们会努力学习，我们每人看十万本书，我们会都成为博士的！”

华华：“算了吧，现在你们已经累得受不了了！”

虚拟公民 1：“那是因为现在的工作没劲！现在不好玩儿！好玩儿就不累了！我们能一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我们都能成为博士！我们要建成那个好玩的世界！就要就要就要就要！”

人类的群体效应是强大的，这在一场有几万观众的足球赛中就能表现得很清楚。当两亿人（而且是孩子）站在同一个广场上时，这种效应之强大，是以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难以想象的。在这里，个体在精神上已不存在，只能融入到群体的洪流中。很多年后，据很多这次新世界大会的参加者回忆，他们当时已完全失去控制，什么理智什么逻辑，对这亿万娃娃已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现在什么也不想听，什么也不想做，他们只是要要要，要那个他们梦想中的世界，要那个好玩儿的国家。

虚拟公民 1：“请国家领导人回答我们，你们到底接受不接受我们的五年计划？”

三位小领导人互相对视了一下，晓梦说：“小朋友们，你们已经失去理智，你们回去再好好想一想吧！”

虚拟公民 1：“我们失去理智？笑话！我们两亿人不比你们三个人有理智？笑话笑话笑话笑话笑话！”

这时，新的虚拟公民开始分裂出来。

虚拟公民 3（41 328%）：“看来国家是不接受我们的五年计划了，我们自己干吧！”

虚拟公民 4（67 933%）：“自己干？说得容易！你以为这是在计算机里造虚拟世界啊？在现实世界里真的去干，要有国家的领导和组织的！否则寸步难行！”

虚拟公民 3：“唉……”

下面人海中的浪潮平息下去，一时间又变成了静滞的沙漠。

晓梦：“小朋友们，已经很晚了，大家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工作呢！”

虚拟公民 1：“唉，工作工作工作，学习学习学习，真没劲啊，真累啊，没劲没劲没劲，累累累累累……”

这有气无力的声音渐渐消失，人海中的孩子们开始向上飞入天空，退出大会会场。这是开会时那场卡通人大雨的反演，会场上的人海像阳光下的水渍一样蒸发着，很快完全消失了。大地上显示了一行字：“第二百一十四次新世界大会结束。”

摘下头盔后，三位小领导者好久没有说话。

至此，超新星纪元走完了它的第二个时代，这个时代比悬空时代长得多，历时三个月。它仍然是由眼镜在无意中命名的，历史学家把它称为“惯性时代”。

历史沿着大人时代的惯性滑行了三个月后，孩子世界露出了它的真面目。

第七章 糖城时代

美梦时期

新世界大会后，一切似乎都还是按照原来的轨道运行着。但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最明显的是旷课现象，有些孩子在工作后，只是睡觉或上网，不再上早课和晚课。这种现象并没有引起小领导者们的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因工作疲劳所产生的正常现象，而没有想到它是某种预兆。直到后来，这种现象迅速蔓延，不但有工作的大年龄孩子们普遍旷课，并开始出现旷工，没有工作的小龄孩子们也纷纷抛弃了学习。这时小领导者们才想到这现象后面可能隐蔽着的东西，但为时已晚，形势发展的速度骤然加快，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措施，孩子世界的第二次社会悬空发生了。

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悬空并没有以大灾难的形式出现，相反，却像一个欢乐的节日。这天是星期天，在以往，这天上午是城市最安静的时候。孩子国家的工作制改成了每周六天，经过了六天劳累的孩子们都还在沉睡中。但今天不同，信息大厦中的孩子们发现，自大人们离开后就陷入沉睡状态的城市突然复活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孩子们，似乎所有的孩子都出门上了街，令人想起久违的大人时代的繁华景象。孩子们三五成群地手拉手走过，他们欢笑着、唱着歌，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整个上午，孩子们都在城市里漫步，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好像他们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城市，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他们的每一个细胞都充盈着一种感觉：

这世界是我们的了！

糖城时代分为三个时期：美梦时期、沉睡时期和噩梦时期（整理者注：新版中无噩梦时期），现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

下午，孩子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学校。在学校里，他们想起了大人时代孩子们无忧无虑的时光，又找回了童年的感觉。他们惊喜地见到公元世纪的同学和朋友，大家拥抱着互相祝贺对方能经过这场大灾难活到今天。至于明天会怎么样，他们已不去想了，在这之前他们已想过，再想就太累了。规划明天本来就不是孩子们的事。

入夜，狂欢达到了高潮，城市开亮了全部的灯，夜空中烟花怒放，使玫瑰星云黯然失色。

在信息大厦中，小领导者们默默地看着外面灿烂的灯海和绚丽的焰火，看着大街上一群群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眼镜说：

“孩子世界这才真正开始。”

晓梦轻轻叹息：“以后会怎么样呢？”

眼镜显得十分平静：“放宽心，历史像一条大河，会沿着它该流的路流，谁都挡不住。”

“那要我们干什么？”华华问。

“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大河中的几滴水，顺着流呗。”

华华也叹息了一声：“我也是刚刚明白这点，想想以前的感觉，以为我们这儿是国家这艘大船的驾驶舱，真可笑。”

第二天，虽然像电力、交通、电信这类关键系统的孩子们仍在坚守岗位，但大部分孩子已不去工作了。继悬空时代之后，孩子国家再次陷入瘫痪。

同悬空时代不同，这次国土上并没有多少报警信息。在信息大厦顶层的办公大厅中，孩子领导集体召开了紧急会议，但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干什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华华从抽屉中拿出了一副墨镜戴上，说：“我出去看看。”然后走了出去。

华华走出信息大厦后，找了一辆自行车，沿大街骑去。今天街上的孩子与昨天一样多，他们看上去比昨天还兴奋。华华把自行车停在一家大商场门前，商场的门大敞开着，孩子们进进出出，华华走了进去。商店里有很多孩子，而且大多在柜台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在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

华华看到一辆电动玩具车吱吱地叫着，钻到一个柜台下面。顺着小车来的方向，他看到那是玩具柜台。那里聚集的孩子最多，各种玩具摊了一地：小小的汽车坦克和机器人在那个小天地中四处乱窜，撞开一群群东倒西歪的洋娃娃，不时引起孩子们一阵阵欢笑声。他们到这里来本是想找一件自己喜欢的玩具，来了后才发现好东西太多了，根本拿不了，就索性在这里玩起来了。这些孩子全比华华小，他走进他们中间，看着他们摆弄着那些高级玩具，不由想起了昨天孩子们在新五年计划中描述的那个世界。华华刚刚过去迷恋玩具的年龄，但能感受到这些孩子们的兴奋。

男孩儿和女孩儿渐渐分成了两群，各自干着自己的事。男孩群又分成了两拨儿，这两方各自用电动玩具组建了相当庞大的军队，成百辆坦克和其他战车，上百架作战飞机，一大群电动机器人，还有许多奇形怪状、叫不上名的武器，在他面前的水磨石地面上铺成了闪闪发光呜呜作响的一大片。他周围的二十多个男孩儿全副武装：他们的腰上系了一串手枪，背着闪亮的冲锋枪，每人手中都拿着几个高级电动玩具的遥控器。敌人进攻了，在光滑如镜的战场上，一大片小小的钢铁怪物哇哇叫着黑压压地扑过来。华华面前的微型军队也气势磅礴地冲了出去。在距他们四五米处两军相遇了，叮叮咣咣，响起了一片令孩子们兴奋的撞击声。随后，撞成一堆的战车有一半躺在那儿呻吟，另一半四下乱窜起来，像捅了一个“铁蜂窝”。对方的机器人军队进攻了，三排十几厘米高的钢铁小人庄严地挺进，但遇到那堆战车时队形就乱了。这时华华这边的预备队出动了，这是三十辆遥控小汽车。这群汽车以最高的速度冲入机器人群中，把那些钢铁士兵撞得四下横飞。这些战车在孩子们的控制下灵活转向，追歼着没被击中的机器人……水磨石地面的战场上到处是底朝天的电动小车和细小的机器人残肢。第一次战斗结束后，孩子们兴头正高，但柜台上的东西已不够再发动一次战役了。这时，一个男孩子兴奋地跑来，说他们找到了百货大楼的仓库。孩子们都随着他跑去，一阵紧张的搬运后，十几大箱的战车和机器人运到了。孩子们把柜台推开来，空出更大的战场。几分钟后，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一直持续下去，双方不断有新的兵力投入……

女孩儿们则被洋娃娃和各种毛茸茸的玩具动物包围了，她们给那些洋娃娃们组成了数不清的家庭，并把它们安置在积木搭成的漂亮的小房子旁。那小房子的建设速度极快，以致她们不得不请男孩儿们把柜台挪开。最后她们在水磨石地面上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城市，城市里住满了金发碧眼的洋娃娃。正当小姑娘们得意地欣赏她们创造的世界时，男孩儿们的上百辆遥控小坦克成密集队形冲了过来，没遇任何抵抗就侵入了这美丽的王国，并把它搅得一塌糊涂……

华华又转到食品柜台去。那里，一群小美食家们正在尽情地享受。他们忙着挑选自己最喜爱的好吃的，但每样只咬一口，以留着肚子容纳别的。柜台和地上撒满了被咬了一个缺口的精美的巧克力；饮料大都被打开盖，但每瓶只喝过一口就扔了；一大堆启封的罐头，每听也都只被尝过一勺……华华看到一群小女孩儿站在一大堆色彩动人的糖果前，她们的吃法真特别：把每种糖剥开后飞快地舔一下就扔掉，再在糖果堆里翻找另一种没尝过的。很多孩子已经吃得很饱了，但仍不肯放弃，看上去像在干一件很不轻松的工作。

华华向商场外走去，一出门，迎面撞在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身上。那女孩儿抱着的一大堆洋娃娃全掉到地上，有十几个。她把背在身上的一个崭新的大旅行包扔到地上，坐在那儿蹬着两只小腿儿大哭起来。华华看到那旅行包中也装满了大大小小的洋娃娃，真不知这小丫头要那么多洋娃娃干什么。外面的孩子比华华来时多了许多，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他们中有一大半的人抱着从商店中拿出来的自己喜欢的东西，男孩子大多抱着肉罐头和电动玩具，女孩子则拿着精美的高级糖果、漂亮衣服和洋娃娃……

回去的路上，华华不得不骑得很慢，因为孩子们都在马路中间玩耍。有的在踢足球，有的围成一圈打

扑克，好像城市大街变成了学校的操场。华华遇到孩子开起来的汽车，全都是喝醉酒似的走着 S 形路。其中有一辆高级奔驰轿车，车顶上坐着三个男孩儿，路中间的孩子们都小心地躲着它，轿车没开多远就撞到了路边的一辆面包车上，车顶上的孩子们都掉了下来。从车里钻出来几个男孩儿，看着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的那三个同伴，哈哈大笑……

华华回到了信息大厦。眼镜和晓梦问他看到了什么，他讲了在外面的见闻后，得知这种事现在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

晓梦说：“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外面的孩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似乎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像空气和水一样可以随意取用。由于旷工，国有财产无人保护，但最奇怪的是，非国有财产被随意取用时也无人声明拥有权。所以孩子们在随便拿东西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眼镜说：“这也不难理解：如果失去的私人财产能很快从别处得到，那也就不存在私人财产了。”

华华感到震惊：“这就是说，大人时代的经济规则 and 所有制形式在一夜间崩溃了？”

眼镜说：“现在的情况十分特殊：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物质财富最丰富的时期。这一方面是由于人口的锐减，另一方面，在超新星爆发后的这一年中，大人社会一直在超量生产，以便给孩子们留下尽可能多的东西。如果按人均算，现在社会上的物质财富等于在一夜之间猛增了五到十倍！在如此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所有制观念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我们突然处于一种很原始的共产主义状态。”

晓梦问：“你是说我们提前进入了未来？”

眼镜摇摇头：“这只是个暂时的假象，并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基础。大人们留下的东西再多也会消耗完，那时，社会的经济规则 and 所有制形式又会恢复原样甚至倒退，而这个过程社会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

华华拍案而起：“应该让军队立刻采取行动，保卫国有财产！”

晓梦点点头：“我们已经和总参谋部研究了这事，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让大城市中的部队先撤出来。”

“为什么？！”

“现在情况紧急，但军队也是由孩子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处于松懈的状态。要保证行动的成功，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使部队进入最佳状态，这要花时间，但没办法。”

“那好吧，但要快！这一次比公元钟熄灭时还要危险，国家会被吃光的！”

以后的三天时间里，孩子们一直很吃惊：大人们居然留下来那么多东西，那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然后感到不解：理想世界是这么近，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走进它呢？现在，孩子们忘记了一切，即使在新世界大会上那些多少有一些理智的大孩子们，对未来的忧虑也被狂欢冲得烟消云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无忧无虑的时候，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孩子肆意挥霍的乐园。

在糖城时代，郑晨班上的三个学生，现在的邮递员李智平、理发师常汇东和厨师张小乐一直在一起。他们几天前就不工作了：邮政系统几乎停止运行，李智平没什么邮件可送；没什么人到常汇东的理发店去理发，孩子们不像大人们希望的那样注意仪表；至于食堂的大师傅张小乐就更不用下厨做饭了，孩子们会到更好的地方去找吃的。在美梦时期的那三天，他们睡得很少，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处于高度兴奋之中。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醒来了，这时总觉得有个声音在叫醒他们：“哈哈，快看，美妙的一天又来了！”

每天第一次走出家门，来到清凉的晨风中时，三个男孩儿都有一种鸟儿飞出笼的美妙感觉。这时他们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纪律限制，没有任何作业要完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那几天的上午，他们这些男孩子玩的都是一些运动很剧烈的游戏，小些的孩子玩打仗游戏和捉迷藏。那些小家伙们一旦藏起来你就别想找到他们，因为城市里的任何地方他们都可以进去。而他们这些大孩子则玩开汽车（那都是真的汽车！）、踢足球、在大街正中滑旱冰等。孩子们都玩儿得很卖力，因为他们除了玩之外还有一个目的：为午宴做准备。那几天吃的太好了，但好吃的还远远没有享受完。每天上午，孩子们尽最大努力把能量消耗在游戏中，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吃饭时间兴高采烈地对自己说一声：“我饿了！”

十一点半，城市里的游戏停止了。十二点，孩子们的午宴开始了。城市里有数不清的宴会点，三个孩子很快发现总在同一个宴会点吃是不明智的，因为每个点吃的食品大多是从同一个仓库中运来的，不免有些单调。但体育场宴会点是个例外，那是这个城市里最大的一个宴会点，每天有一万多人参加！食物种类

最多。走进体育场，就像走进一个迷宫，那迷宫的墙是用罐头和糕点筑起来的！如果不留神，你会被脚下一堆堆的精美糖果绊倒。有一天，李智平从高处的观众席上向下看，只见黑压压的孩子拥进堆在宽阔草坪上的食物山，就像一大群蚂蚁拥上一大块奶油蛋糕一样。每天的宴会后，食物山总要低一些，但下午又被运送食品的孩子堆高了……那个宴会场他们去过几次，渐渐积累了一些经验：当发现某种好吃的东西时，每次只能吃一点点，否则它很快就会不好吃的。张小乐在午餐肉上的教训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他一顿吃了十八种，共二十四听！当然不是每罐都吃光，只是每听吃几小块儿。从此以后，那东西到口里简直像锯末。另外他们发现：啤酒和山楂糕是两种极其有用的东西，以后几天全凭这两种东西开胃了。

体育场的宴会固然壮观，但给三个孩子印象最深的还是在亚太大厦中见到的宴会，这个大厦原是市里最豪华的酒店。那里的餐桌上摆满了以前只在外国电影上见过的高级食品，但就餐的全是小猫和小狗！小动物喝多了法国葡萄酒和英国威士忌，一个个摇摇晃晃地迈着舞步，逗得围着它们的小主人们哈哈大笑。

下午，由于中午的宴会，孩子只能玩儿一些运动量较小的游戏了，比如打扑克、玩电子游戏和打台球等，或者干脆看电视。在下午，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喝啤酒。每人平均喝两到三瓶，以加速消化。天黑之后，三个孩子加入到全城规模的狂欢中，尽情地唱歌跳舞，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二点，这时，他们都有胃口来应付晚宴了……

孩子们很快玩累了，他们发现世界上原来没有永恒好玩儿的，也没有永恒好吃的，当一切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时，一切就很快变得乏味了。孩子们累了，渐渐地，游戏和宴会成了一种工作，而他们是不想工作的。

三天以后，孩子军队进入城市，担负起保卫国家财产的职责。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实行定量分配，无度的挥霍被很快制止了。对局势的控制比预想的要顺利，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但接下来的局面并没有像小领导者们希望的那样好起来，孩子世界的每一个进程，都呈现出一种公元世纪的大人们完全没有想象到的怪异的面貌。

糖城时代进入第二个阶段：沉睡时期。

沉睡时期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李智平他们三个的生活除了到配给点去领吃的，主要就是睡觉。他们每天睡十八小时左右，多的时候甚至二十小时！除了吃饭外，没有人催他们起来。后来，越睡越能睡，脑袋里成天昏沉沉的，动不动就发困，干什么都没意思，都累，甚至吃饭都累人。现在他们发现，无所事事居然也累人，而且这种累更可怕。以前学习和工作累了可以休息，可现在休息本身也累人了，只有睡觉，越睡越懒，越懒越睡。他们睡不着的时候也不想起来，浑身的骨头好像都成橡皮的了，软软的。躺在那儿望着天花板，头脑中也空白一片，什么都想不起来。令人难以相信，这样头脑空空地躺着居然也累人！所以躺一会也就又睡着了。渐渐地，三个孩子已失去了日夜的概念，觉得人类就是睡觉的动物，醒着反而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那些日子，他们成了梦境的居民，一天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梦中。梦中的世界比醒着的时候好，在梦中，他们一次又一次走进新五年计划描述过的那个国家，走进超级大楼，坐上大过山车，走进糖城轻轻敲下一块窗玻璃含在口中，享受着那梦中才有的甜蜜……梦中的他们远比醒着时有精力，所以他们就开始依恋起梦中的世界。每当醒来时，三个孩子都互相讲述自己的梦，这是他们在这些日子里惟一的交流。讲完后又蒙上被子，再次一头扎进梦之海去寻找上次梦中去过的那个世界，但往往找不到，只能进入另外一个。渐渐地，梦中的世界也在退色，同现实越来越接近，最后他们真难以分清这两个世界的界线了……

后来，张小乐在一次外出领食物时，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箱白酒，于是三个孩子开始喝酒。在美梦时期就有孩子开始喝酒，现在，酗酒更是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孩子们发现，那些火辣辣的液体，可以给他们已经麻木的神经和身体带来巨大的快感，怪不得大人们这么喜欢它！那天喝完酒时是中午，醒来时天已经黑了，而在他们的感觉中，仿佛只过了四五分钟。酒使他们睡得太死了，不再做梦。醒来时他们每人都感觉到周围的世界有些不正常，但顾不得更多地考虑这些，因为渴得厉害。喝了一些凉水后，才开始考虑世界

究竟是哪儿不正常。很快看出来了：怎么房子四壁是固定不动的？他们必须使眼中的世界恢复正常，于是寻找酒瓶。李智平最先找到一瓶，他们轮着喝起来，一股热辣辣的火焰从他们每个人的嗓子眼流了下去，很快燃遍全身。三个孩子看了看周围，房子的四壁开始缓缓地移动了，他们觉得身体变成了一团云，四壁和一切都在动，不但水平地转，还左右摇晃，仿佛地球已变了一叶漂泊在宇宙之海上的小舟，随时都会沉没。邮递员李智平、理发师常汇东和厨师张小乐躺在那儿，享受着大地摇篮般的摇动和旋转，想象着自己被一阵风吹起，吹向那无边的宇宙之海……

孩子国家政府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沉睡时期保证了国家各关键系统基本正常运行。在这个时期，城市一般都保持了基本的水电供应，交通畅通，电信系统和数据国土也运行正常。正是由于这种努力，在糖城时代没有发生悬空时代那种席卷全国的事故和灾难。有的历史学家把历时四十多天的沉睡时期称做“一个被延长了上百倍的正常夜晚”，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虽然夜间大部分人都在沉睡中，但社会仍在正常运转。也有人觉得这时的国家像一个植物人，虽在昏睡，但机体内的生命活动仍在维持着。

在信息大厦中，小领导者们看到外面的城市经过十天的喧闹后又重新安静下来。白天，大街上只有零星的小娃娃在玩耍，大部分孩子都呆在住宅楼中，除了寻找食物外一般懒得出来。现在食物和其它生活消耗品还很容易得到，虽然商店早就空了，但孩子们找到了各种规模的仓库，缺什么就到这些仓库中去拿。在大街旁边的墙上，到处可以看到用白粉笔涂写的这类标志：“罐头仓库向左拐！”“XXXXXX 胡同尽头有糖。”“这里是方便面仓库！”“这儿，啤酒！”“要肥皂吗？到红色门的大院中去拿！”……

入夜后，城市很快睡熟，灯光稀少，只有西边天空的玫瑰星云照着空荡荡的街道。

到现在为止，大厦还没有别的孩子进来过，这是因为大厦忠实的警卫班总是把所有的入口卡得紧紧的。孩子都对这里很好奇，因为自全民大会开过后他们还没见过第二个不能自由进入的地方。信息大厦可能是这块国土上唯一没有睡着的地方，这一方面是由于责任的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厦中的孩子们处在特殊的位置，在这里他们可以伏视全国和全世界，旁观者清的缘故。现在，需要这里的孩子们干的事已经不多，于是他们开始学习，学什么的都有，但最多的是学习历史，孩子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个突然交到他们手中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也是知道它以后将怎么去的唯一办法。当他们学习累了的时候，就玩电子游戏消遣，或同 FG 聊天。孩子们同第五代电子计算机建立起一种奇特的感情，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谈下去。

孩子们同计算机之间的话题十分广泛，但不知为什么，他们谈着谈着话题总是不知不觉地转向历史。FG 用孩子的语言向两个孩子讲述存贮在它的超导芯片中的人类历史，并在终端屏幕上映出它所讲述的各个时代的静止的或活动的图像。人类漫长的历程使孩子们惊叹不已，一个个时代像焰火一样在夜空中出现然后消失，这个地球上生活过的人们汇成了一条宽宽的望不到头的人河，缓缓地流向星光迷漫的宇宙深处，在最柔软同时也最坚硬的时间和空间中，没有什么是不会消失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能诞生的。FG 使孩子们知道了很多，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谜。

自全民大会以来，FG 就再也没有作过任何有关国家事务的重大表决，每天一次的对电视节目的表决也没几个孩子参加了，整个国家处于沉睡状态。在糖城时代的第一个月，国家以外的消息很少传进来。收音机的短波段只能收到一些杂乱无章的奇怪声音。以后两个月，世界各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相继恢复，最早恢复的是欧洲和北美洲的电台，以后，东欧和日本的短波电台也可以收到。外部世界的电视图像仍难以收到，因为太空中的同步卫星转播系统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华华和小梦开始把很多时间用于收听来自世界的短波播音，让 FG 把收到的信息翻译出来，把他们认为重要的重放出来让大厦中的其他孩子听。这些超新星纪元开始后来自外部世界的第一批信息，使信息大厦中的孩子越来越感到不安，他们现在知道，其它世界的孩子并没有成天睡觉，他们正在干着糖城时代的孩子们无法理解的事。以下是他们收听到的几段外国电台播音：

孩子们，孩子们！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开始播音了！（光荣近卫军进行曲……）

下面，请听我们的记者在远郊的特维夫集体农庄的现场报道……（有杂音出现，可以隐约听出远处拖拉机的轰鸣声……）

小朋友们好，我是记者！你们可能不熟悉我的声音，但肯定熟悉我爸爸的声音，他就是著名的体育评

论员亚历山大。杜格连科，我以后也要成为一个体育评论员，你们会喜欢我爸爸那样喜欢我，但现在他们却让我专门报道农业……（有一个远离话筒的声音：“杜格连科，别浪费时间！”）

……啊，对，对，我们开始。嗯，我们这次采访的对象是这个农业小组的负责人瓦西里·沃罗特尼科夫，可他粘在拖拉机上不肯下来，说我们要是在那两趟还没耕完之前就打扰他，他就揍我们。我真不知道这像什么话，大人们的时候，就是国家总统也没有这么不尊重记者的。现在，我们只好在地边随便拉一个男孩儿来了……

请问你多大了？

看不见我是拖拉机手吗？十岁的孩子才有资格当拖拉机手，我当然十岁。你觉得开拖拉机困难吗？

不困难，一点都不！当然，开始有点……开起来不难，但耕地难，我们常把犁头弄断。不管你信不信，女孩子干这事儿有时还比我们强。

你们小组春耕的进度怎么样？

这你得去问头儿。不过你看，才两天，我们就干了这么一大片了！这里准备种什么？

春小麦。

你相信你们播下的种子真能长成庄稼？

你说什么？！小傻瓜！你竟敢说特维夫农庄的孩子们种不出庄稼！

别别，放开请放开，我并没说你们种不出，我只是问问，要知道，这都是大人们才能干的事。

也许对你们，或对别的农庄的孩子们是这样，但对我们可不是。卫国战争的那一年，我们村的爸爸们都到斯大林格勒去打德国鬼子了，妈妈们也都进了城里的兵工厂干活，村里只剩下一群孩子，在春天照样种上了地！说不定，朱可夫向第伯聂河进军时吃的就是我们种的马铃薯。要知道，那时我们没有拖拉机没有汽车，连饭都吃不饱……

不是你们，那是你们的爷爷了。

可我们身上有他们的血，不像你，又白又胖，像个小雪球。

这次，下种的地能到大人们时的一半吗？

一半？这我说实话，种不了的，你干干这活就知道多难干了。

那么，莫斯科和其它城市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准备挨饿？要知道，我们国家的粮食本来就不够的，来以前我查了一份资料，去年大人们进口了八千万吨粮食呢！

但这不能只靠我们，拖拉机的犁坏了没有换的，轮胎破了也没法补，甚至连柴油汽油都不够，真不知你们这些城里的雪球们成天在干什么？

市里组织了维修队……

可他们迟迟不到我们这里来，昨天才来了十几个小笨蛋，连轮胎都换不了！

不过那活也不好干，我们也不想要求太高，只是让城里的孩子明白，粮食只靠我们是生产不出来的。不过请你放心，照这样干下去，今年小雪球们虽然吃不太好，也绝对饿不着的！

我代表城市城市里所有的孩子谢谢你们！

……

好，孩子们，刚才你们听到了那段现场报道，现在我告诉你们，在我们惊人广阔的国土上，春耕正在到处展开。在春小麦的主要产地哈萨克北部、西利亚南部及伏尔加流域，在冬小麦和玉米的主要产地乌克兰、中央黑土区及北高加索、在生产马铃薯的俄罗斯中部、白俄罗斯及乌克兰西南部，大地上到处都是孩子们开着的拖拉机和播种机，我国六亿公顷的耕地今年至少有四分之一有收获。和农村的孩子们相比，城市的孩子们干的不太出色，虽然我们也在努力工作。上面的报道中反映的问题到处存在，已成为春耕的主要困难。他们都是孩子，没有机器是干不了什么活的！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造出拖拉机来，只要求我们把坏了的修好，如果这都干不了，我们到了冬天还有什么脸吃他们生产的面包？

孩子们，这里是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在播音！记者现在在匹兹堡地区的华盛顿山上，现在天刚黑，从这里向下俯视，可以看到在蒙农加亥拉河南岸，钢城的灯都亮了，真像小型的曼哈顿！但真正吸引记者的是从阿勒格尼县工厂林立的狭窄盆地中升起的一股浓烟，那烟是从一个钢铁厂的高炉中冒出的，被高炉中的

火焰映成暗红色。那个钢铁厂不大，但有着很长的历史，两个小时前，那座高炉刚刚炼出了超新星爆发以来美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炉钢！发起并指挥创造这个奇迹的孩子叫肯·兰迪，虽然他毁掉了两座高炉，但终于成功了。现在，他正站在我的旁边动情地看着那发着红光的烟柱。

兰迪，你以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

当然。但现在，钢铁并不是最需要的，甚至不是需要的，因为制造业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会有大的恢复。

真是傻话，美国怎么能没有钢铁呢？美国就是用钢铁和混凝土建起来的！不管有没有用，美国的钢铁一定要不停地炼出来！我们看着那座吐出火焰的高炉，不知道它曾属于安得鲁·卡内基，还是J.P.摩根，还是查尔斯.M.施瓦布（注：均为美国钢铁巨头），但这些人的灵魂似乎都在那暗红色的烟雾中游荡。既浪漫又对我们有用的事也在发生，另据报道，东铁路干线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一线铁路全部开通，机车采用通用电气公司的孩子们最新设计的电力机车，直接从铁轨上获得动力。目前由于全绝缘车箱数量不多，主要只有货车通行，但仍使人想起1867年7月10日这条铁路在犹他州的隆重的接轨典礼……

（海浪声，风声……）注意，孩子们，我们现在是在本州的下关渔场进行现场报道。记者和几千名孩子已在港口的大风中等了近一天，这可恶的大风也刮了一天，对马海峡狂浪涛天！真想不到天气怎么变得这么快，那九艘渔船在孩子们的祝愿声中驶出港口时，海平静得像大湖，那个叫中村靖一的小船长还说依势神保佑孩子们呢！

等等……天啊，竟有艘船进港了！真不敢相信！啊，是“蓝菊号”，九艘渔船中吨位最大的一艘。请问，啊，对不起，请问，其它八艘船呢？……其它八艘呢？！请告诉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吧，他们都在等你们呢！在海底。

啊……那，人呢？

我们没救起他们，他们沉得太快了，我们好不容易把船头拨到迎浪，才活下来。美津号当时离我们最近，他们的船也迎浪稳住了，后来风小了些，他们本来可以在第二阵大风来之前开回来的，可中村和他的船员们不舍得扔掉鱼……

什么？你们还打了鱼？！

我们就是去打鱼的，我们的船上就有鱼……现在？现在。请原谅，不多……（海声，风声，孩子们的哭声……）

孩子们……（记者的声音因抽泣而断断续续）他们……他们真的打回了鱼，这些鱼还冻在船上的冷库中，一块一块的……呜呜……

……

在世界各国，孩子们都在尽自己的力量恢复经济建设，首先恢复的是与人类生存最密切相关的农业和交通，然后是生产生活消费品的轻工业。八岁以上的孩子成为支撑社会的主要力量，他们学习的速度是惊人的，一片片农田播下了种子，一座座工厂恢复了生产，公路铁路甚至空中交通线也在渐渐开通。但是，尽管孩子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恢复大人们留下来的经济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这一部分尚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大人们留下来的消耗品用尽之前，他们至少要把原经济体系恢复五分之一才能使人类社会避免全面崩溃，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艰巨使命！另外，世界经济的恢复也极度不平衡，欧洲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凭借大人们留下来的先进技术体系，经济恢复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仅以美国为例，在超新星纪元的前三个月内，经济恢复就已达四分之一！同时开通了通向日本的海上航线和通向欧洲共同体的海空航线，虽然大规模的贸易往来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但不管怎样，世界正在重新连接起来。对这些国家来说，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已不是维持生计，而是重新开始称霸世界的无终点竞赛，这竞赛将以孩子们的方式和规则进行，其结果只能是更加激烈，更加残酷。东欧国家的技术体系比西方落后，但凭借着良好的组织，经济也在稳步恢复，不过赶上西方需要时间。最令人担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经济和技术体系本来就十分落后，孩子们的教育也远落后于西方，就连自己国家现有的陈旧机器也开动不起来。如果说大人们丢掉了现代化生产工具尚可维持生存的话，孩子们要想活下来可全凭机器了！但是，在非洲和亚洲的广大地区，一半以上的孩子只能凭着人力去恢复生死攸关的农业，八到十岁孩子的体力不及成人的

五分之一，这些地区留下来的人口却远多于发达国家，达到大人时代总人口的 35%。可怕的大规模饥馑威胁着这些地区的孩子们。但他们毕竟在为生存而努力奋斗着，只要在奋斗，总还是有希望的。

目前，处于最可怕境地的就是三亿中国孩子了，虽然最无忧无虑的也是他们。世界其它地方的孩子都在飞快成长，他们却变得更小了。对于飞快逼近的危险，他们视而不见，他们只是玩、吃、睡。但外国的孩子也并非一点都不玩儿，信息大厦收到的第一个外部电视新闻就很有意思。这段新闻是从某个刚刚恢复的通讯卫星转来的，效果很不好，但完全能看清楚。FG 把录像显示在中心大厅的一个巨型屏幕上，华华和小梦看到了一片广阔的雪原，FG 告诉他们这是日本北海道的一个地方。镜头向前推，雪原上出现了黑压一大片孩子，足有上万人，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严肃地站在雪地上，而且站得十分整齐，平着看，给雪原镶上了一道长长的黑边。镜头转过 180 度，又出现了一大片孩子，人数同刚才出现的那群一样多，也是默默地站着。两群孩子的中央有大约 50 米的空雪地。

“这是干什么？”

“他们将开始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雪仗，有两万多孩子参加！”

没有错，镜头摇近，可以看到前排的孩子们的捏雪球，又摇近一些，出现了一个似乎是指挥者的男孩子。在这北国冰雪未化的寒春，他只穿着一件海军衬衫，他挥起一只拳头，向自己一方的上万名孩子大声喊了一句，这之前，两万人只是一片沉默，只有寒风的呼啸声。

“他喊什么？”华华问 FG。

“帝国兴亡，在此一战，诸位务必恪尽责守！”（注：这是日俄对马海战中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向舰队打出的旗语，后来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海军在作战前也常常打出这个旗语）

两群孩子相向着走去，两万多人一走起来，好像大地在移动！当他们相距十米左右时，开始互相用雪球进攻。两群孩子很快混到了一起，一时间，雪球如雨，雪雾横飞，大地上盖满了搏斗的孩子，景像十分壮观！但华华和小梦感不到一点游戏的气氛，所有的孩子脸色严肃，像在完成一个伟大的使命，最使人感到可怖的是，这两万多人的战场上居然没有一点人声，只能听到雪团的碰撞声和孩子们脚下积雪的吱吱声。两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使他们的呼吸急促起来。这不是玩。

“外面的小朋友知道这些吗？”小梦问华华。

“不会知道的，这种电视不经转播他们是收不到的，无线广播没翻译他们也听不懂。”

“那我们应该告诉他们！”

“你是说我们向全国广播？”

“对，向以前发布灾情公告那样！”

“这不是表示我们对全民表决的结果不满吗？难道三亿孩子全是傻瓜，就我们聪明？”

“那你看看那些小朋友，他们不是傻瓜吗？不劳动，只睡觉……”

“可也是，以前人们都以为太阳和群星围着地球转，只有个叫哥白尼的人说地球应该绕太阳转，那个时代，确实只有他一个人聪明。大多数人都弄错的时候是有的！”

小领导者们一致同意向全国播放经过翻译的外部新闻。

“播放系统已经打开。”

FG 的话音刚落，巨型屏幕上出现了相应的提示。现在是下午五点三十分，不知全国的孩子有多少这时还在睡觉，但醒着的孩子现在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华华和小梦。两个孩子立刻紧张起来，在两个月前发布灾情报告时，他们曾向全国孩子广播过，但那是照着现成的文稿念，现在，当他们再次面对这片广阔国土上的所有孩子时，只觉得无数目光从四面八方射来，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小朋友们，”小梦说，“我们想告诉大家，世界别处的孩子都在工作，真的！我们这儿能收到全世界的广播和电视，我们看到他们在田地里播下种子，让工厂的机器重新开起来……你们听到了吗？听到了就请你们朝这里挂电话！”

过了三分钟，FG 说：“没有回答。”

“一点都没有吗？”华华问。

“只收到十三万个电话。”

数目惊人，但同三亿这个数目相比，确实等于没有回答。这倒使两个孩子松弛下来，他们现在知道看着他们的孩子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多。

“你把收到的那些广播和电视向小朋友放一些好吗？”

FG 答应了，它选了二十分钟的广播录音和电视录像向全国播放，巨型电脑是在出色地配合两个孩子，它选择和剪辑的新闻录音和录像都很有代表性，较真实完整地反映了目前的世界状况。但这次收到的回话也只有不到二十万个。

“他们懒得理我们。”小梦说。

“也许他们都在睡觉，想法叫醒他们。”华华说。

FG 开始播放一部在二十世纪末风靡世界的科幻影片，选择的是声音最大的那一段：银河帝国的星际舰队在追逐银河共和国的星际战斗机群，激光炮的轰鸣声和宇宙飞行器的尖啸声响彻整个太空。这段影片放了有五分钟，然后重新播放刚才的国际新闻剪辑，这次收到了二百万个电话。FG 把这些回答做了归纳：

“讨厌，人家睡觉呢！”

“那些孩子愿干什么就干什么，关我们什么事？现在我们过得比他们舒服多了，谁有我们这么舒服？”

“信息大厦中那些孩子也真是，三亿小朋友都不着急他们着什么急？犯贱！”

随后外界又很快沉睡过去，对什么信息都不再有反应。

这天夜里，华华和小梦透过大厦的高大的玻璃窗看着外面的城市。和以前两个月一样，城市里灯光稀少，玫瑰星云把城市罩在一片神秘的蓝光之中，那一群高层建筑在这蓝光中像沉睡的冰山。

“你还记得超新星爆发那天咱们俩在火车上吗？”小梦问华华。

“记得，那会儿我们以为自己在做梦。”

“可好奇怪啊，现在我反倒觉得那以前都像做梦，爸爸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所有的大人，还有他们的那个世界，都是在梦里呢！”

“我也是。你说，我们也成天睡觉，会不会回到那个梦里？”

小梦仰头看着夜空中那一团团发着蓝光的云。“不会，没有人能找回自己做过的梦。我看过一本童话，书里说有个小男孩，就你这么小的，在一个很远很远的世界的一片大雪地上走着，遇到了一个瞎了双眼的老人。老人把小男孩儿带到一个黑洞洞的很深很深的矿井下，矿井中埋着无数的透明的云母片，每一片都是四四方方的，薄薄的，每一片上面都画着一幅神秘的、谁也看不懂的画。在那个深深的矿井中这种云母片多极了，一层层的，永远挖不完。你猜那是什么？那都是人们做过的梦，一个云母片就是一个梦，千百年来人们做过的所有的梦都沉积到那么深的地下，就像沙子沉到河底一样。只有勇敢地下到那个深深的，黑洞洞的矿井中，你才能找回自己的梦。”

小梦的故事使华华兴奋起来。“真有意思！我要是见到那个矿井，首先要找回那么一个梦，在那个梦里我乘一艘鸡蛋形的宇宙飞船落到火星上，在红色的沙漠中见到许多小绿人。其它的梦我都忘了，就是看到那些云母片也不知哪些是我的。你记得多少梦呢？”

“我也大部分都忘了，只记得一个：一场很大很大的雨下过以后，天边出来一道很大很高的彩虹，我就向那彩虹跑过去，然后就顺着它爬上去了！我爬到了那座五彩大桥的最顶儿上，看到了世界的每个地方，看到星星就在身边飘来飘去，我抓住一个，星星冰凉冰凉的，还叮叮咚咚地响着音乐呢！我真想跟那个瞎老人到那个梦幻矿井中，找回那片画着彩虹的云母。”

“做这个梦是因为你没学好物理，不过也难怪，咱们还没学到那儿呢，你知道彩……”

“我知道彩虹是光的折射！我给讲你一个故事，嗯，不是故事，是真的，是我的事儿。也记不清那时我是多大了，反正很小呢。从第一次看见彩虹起，我就把她当成一座架在空中的五彩大桥了，我想那是一座水晶做的大桥，里面闪着五彩光柱。每当大雨下完后，我就没命地朝彩虹那儿跑，我真想跑到她的脚下，攀到它那高得吓人的顶上，看看天边那排大山后面是什么，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但我跑，她好像也向前移，最后太阳一落山，它就从下向上化了！每到这时，我就一个人站在野地里，满身泥水地哭啊哭。我总是盼着再下大雨，盼啊盼，天空却给我一片雪花。妈妈说第二年夏天才会有大雨，好，那就等第二年吧。终于，我等来了一场有彩虹的大雨，我一看到她，就又朝它跑开了，摔倒了好几次，小凉鞋都掉了。突然

身后吱啦一声，一辆大汽车，就离我这么远刹住了。那个司机知道我想干什么后，你猜他怎么着？”

“送你回家呗。”

“他开汽车拉着我去追彩虹了！我记得可清楚了，那汽车轰轰地吼着，开得飞快！可太阳又落了，五彩大桥又化了。那司机告诉我，本来汽车是能开到彩虹脚下的，但我来晚了。以后每一年的这一天，要是有大雨的话，他就要开汽车来找我，我们再一起去追彩虹！”

“以后他真的来过吗？”华华问，他开始迷糊起来。

“没。那年在南方住，很奇怪，全年的第一场雨就有彩虹，那时还是初春呢！那是哪一年我不知道，但日期我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给我写到小手儿上了：3月5日，以后我家搬到北方，每一年的这个日子都不下雨……”小梦轻柔的话音像催眠曲，华华睡着了。女孩儿看没人听她的故事，也把头枕双臂上面睡了，睡着以前她希望自己能梦中见到彩虹，也希望见到爷爷。华华在朦胧中突然惊醒过一次，他想起那个司机许诺带小梦追彩虹的日子，正是第一届全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他想了一会儿，也没想出这有什么意义，就又接着睡了。

这天夜里，当华华和晓梦进入新世界会场时，发现这里的孩子比昨天多了些，有一千多万人，但这些上网的孩子都是些喝得迷迷糊糊的小酒鬼。会场上的这些卡通小人儿手里大多拎着一个大酒瓶，有的酒瓶比他们的身体还高，一步不离地自动跟着它的主人。这些卡通人儿在会场上摇摇晃晃地闲逛，或几个人凑成一小堆，醉态百出地聊着。他们每人都与外界电脑旁的真身一样，不时抡起大瓶子来灌一口数字酒。那些瓶子中流出的酒，可能都是图形库中的同一个元素，闪闪发光，像炽热的钢水，卡通人儿把它喝进去之后，浑身也闪亮几下。

华华和晓梦摘下虚拟头盔，透过大厦的透明墙壁看着外面的城市。糖城时代的沉睡时期已进入睡得最深的阶段，城市里灯光稀少，玫瑰星云把城市罩在一片神秘的蓝光之中。那林立的高层建筑表面的玻璃反射着冰冷的蓝光，像一片沉睡的冰峰。

晓梦说：“昨天晚上我又梦见妈妈了。”

华华问：“她对你说什么了？”

晓梦说：“我告诉你我小时候的一件事吧：也记不清那时我是多大了，反正很小呢。从第一次看见彩虹起，我就把它当成一座架在空中的五彩大桥了，我想那是一座水晶做的大桥，里面闪着五彩光柱。有一次下完大雨后，我就没命地朝彩虹那儿跑，我真想跑到它的脚下，攀到它那高得吓人的顶上，看看天边那排大山后面是什么，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但我跑，它好像也向前移，最后太阳一落山，它就从下向上化了！这时，我就一个人站在野地里，满身泥水地哭啊哭。妈妈答应我，再下雨时她就和我一起去追彩虹。我于是总是盼着再下大雨。终于，等来了一场有彩虹的大雨，那时妈妈正好去幼儿园接我，她就把我放到自行车后面那个小座儿上，骑着车向彩虹那边去，骑得很快。可太阳又落了，五彩大桥又化了。妈妈说再等下一次大雨吧，可我等啊等，等了好几场雨都没有彩虹，最后等来一片雪花……”

华华看着晓梦说：“你小时候很爱幻想的，可现在不是。”

晓梦轻轻地说：“有时候，你不得不快些长大……不过，昨天夜里我又梦见妈妈带我去追彩虹了！我们追上了它，然后就顺着它爬上去了！我爬到了那座五彩大桥的最顶儿上，看到星星就在身边飘来飘去，我抓住一个，星星冰凉冰凉的，还叮叮咚咚地响着音乐呢！”

华华感慨地说：“现在看来，超新星爆发之前的那些日子倒真像梦。”

“是啊，”晓梦说：“真想在梦里再回到大人们在那时候，再去做孩子。现在，那种梦真的越来越多了。”

“只做过去的梦不做未来的梦，这就是你们的误区。”眼镜端着一大杯咖啡走过来。这几天他很少说话，也从不参与在数字国土上与全国孩子们的对话，大部分时间都在无表情的思考中度过。

晓梦叹了口气说：“未来还有梦吗？”

眼镜说：“这就是我和你们之间的最大分歧：你们把超新星爆发看做一场灾难，现在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度过这场灾难，只盼着孩子们快快长大；但我认为这是人类的一个重大机遇，我们的文明可能由此而得

到大大的发展和升华。”

华华指着外面在玫瑰星云的蓝光中沉睡的城市说：“看看现在的孩子世界，有你说的这种希望吗？”

眼镜呷了一口咖啡说：“我们刚刚错过了一个机会。”

晓梦和华华对视了一下，晓梦看着他说：“你肯定又想出了什么，说吧！”

“我在新世界大会上就想出来了。你们还记得我说过的推动孩子世界的基本动力吗？在看过孩子们的虚拟国家又回到大会讲台上时，面对那两亿人的人海，我突然悟出那动力是什么。”

“什么？”

“玩儿。”

晓梦和华华默默地思考着，没有说话。

“首先我们要搞清玩儿的确切定义：这是一种只属于孩子们的活动，与大人娱乐有区别：娱乐在大人的社会中只是主体生活的一种补充，而玩儿可以成为孩子生活的全部，孩子世界很可能成为一个玩儿本位的世界。”

晓梦说：“但这与你说的文明发展与升华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这些能玩出来吗？”

眼镜反问：“那你认为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是由于勤劳？”

“难道不是吗？”

“蚂蚁和蜜蜂更勤劳，它们发展了出多高的文明呢？人类那些愚钝的先祖用简陋的石锹刨地开荒，后来他们嫌累了，才学会冶炼青铜和铁；后来还是觉得累，心想能不能让什么东西替我们干活，于是发明了蒸汽机、电和核能；再后来思考都觉得累了，想找个东西替他们干，于是发明了电脑……文明的发展不是由于人类的勤劳，而是因为他们懒！你在大自然中观察一下就会知道，人类是最会偷懒的动物。”

华华点点头说：“这说法有些偏激，但很有道理。历史的发展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化了。”

晓梦说：“我还是不能同意不劳动能使文明发展，你们难道认为孩子们现在这样睡大觉是对的？”

“他们不劳动吗？”眼镜说，“你们可能还记得，在超新星爆发前，美国人刚推出了一部虚拟现实电影，这是一部前所未有的大片，时代华纳为此投入了上百亿美元，它被认为是有史以来人类在电脑中制作的规模最大的虚拟现实模型。但是，你们都看到过我们的孩子们制作的虚拟国家，我让大量子估算了一下，它的规模是那部大片的三千倍！”

华华又点点头：“是的是的！那个虚拟世界真是太大了，而且其中每一个沙粒和每一棵小草都做得那么精细完美。在过去上电脑课时，我做一个鸡蛋的模型还要干一天呢，做出那个虚拟国家需要多大的工作量啊！”

眼镜说：“你们总觉得孩子们懒，不努力工作，但你们想过没有，他们在一天劳累后，夜里快十二点了还不睡觉，在电脑前继续干一件同样很累的工作：做他们的虚拟国家。据报道，有很多孩子们因此累死在电脑前。”

晓梦问：“是不是能由此找到我们现在陷入困境的原因呢？”

“其实很简单：大人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人们劳动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孩子社会是一个玩社会，人们劳动是为了获得玩儿的报酬，而这种报酬，在现在几乎为零。”

华华和晓梦频频点头。晓梦说：“我并不能完全同意你的理论，比如在孩子社会中经济报酬也是不可少的，但我这么多天来雾蒙蒙的脑子里终于有了些亮光！”

眼镜接着说：“从社会整体来说，当玩原则取代经济原则来决定社会运行时，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创造力，使得以前被经济原则束缚的人类潜力释放出来。举个例子：在成人时代，让一个人付出他全部积蓄的三分之二到太空旅游一次，大部分人是舍不得的；但在孩子世界，在玩原则制约的世界，大部分人就会这么做！这就使得新世界的宇宙航行会像成人时代的信息产业一样飞速发展起来。玩原则比经济原则更具有开拓性和创造力，玩儿需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玩儿需要不断看到新奇的世界奥秘，玩儿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最终像成人时代的经济一样推动科学的发展。而这种推动力会比经济大得多，最终使得人类文明产生一次爆炸性的飞跃，达到或超过在这个冷酷的宇宙中生存下去的临界速度。”

华华若有所思地说：“这就需要在孩子世界变为大人世界之后，玩原则也一直延续下去。”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孩子世界将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化，由孩子世界成长起来的大人世界肯定不会是公元世纪的简单重复。”

“妙极了，真是妙极了！你刚才说，在新世界大会的会场你就想到了这些？”

“是的。”

“当时为什么没说呢？”

“现在说了又有什么用？”

华华指着眼镜气恼万分地说：“你可真是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你一贯是这样！有了思想，不行动有什么用？！”

眼镜无表情地摇摇头：“怎么行动呢？我们总不至于真的接受那个疯狂的五年计划吧？”

“为什么不？”

眼镜和晓梦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华华。

“这个五年计划在你们眼中，难道只是一个虚幻的梦？”

“比梦更虚幻，人类要是有过一个离现实最远的计划，那就是这一个了。”眼镜说。

“可它正是你的思想的最好体现：一个被玩儿驱动的世界。”

晓梦说：“要说这个计划所表现出来的思想，那你说得对，但它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啊！”

“真的没有吗？”

眼镜和晓梦面面相觑。

“真的没有吗？”华华又问一句。

“你不是在梦游吧？”眼镜问华华。他说完才想起来，在几个月前悬空时代的关键时刻，华华也这么问过他。

华华说：“还记得那个包括了整个大西北的探险区吗？为什么不可以呢？国家现在的人口只有大人时代的五分之一，我们可以把一半的国土完全空出来（不一定是大西北），把那个广大地区内的城市和工业全部关闭，人口全部迁出，使其成为无人区，让自然的生态慢慢恢复，变成一个国家公园。即使这样，另一半国土与大人时代相比也并不拥挤。”

眼镜和晓梦对华华的这个想法感到震惊，但紧接着，他们的思想也被激活了。

晓梦说：“对呀！这样做的结果是，有人居住的一半国土上的人口数增加了一倍，每个孩子的平均工作量也就相应减少了一倍，这就解决了现在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或玩儿。”

“更重要的是，”眼镜也兴奋起来，“玩儿就有可能成为我刚才所说的劳动报酬了，在孩子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可以挣到到那广阔的国家公园去玩儿的资格和时间。那个公园的面积占一半的国土，有近五百万平方公里，应该是很好玩的。”

华华点点头：“从长远看，在这个广阔的公园中，虚拟国家中的那些超大型的游乐设施也有实现的可能。”

晓梦说：“我觉得这个计划是可行的，能使国家走出困境。这中间关键是人口的大迁移，这在大人时代真是不可想象，但我们孩子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变得十分简单，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学校的结构。这种情况下，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并不是太难的，眼镜，你觉得怎么样？”

眼镜想了想说：“想法很有创造性，只是，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行动，可能带来……”

“我们预料不到的后果！”华华同他一起说道，“你又来了，行动的矮子！不过我们当然要仔细研究的，我提议马上开会！我相信，只要这个计划一实施，立刻就能把国家从沉睡中唤醒！”

以上谈话，后来被历史学家称为超元初的“午夜谈话”，它的意义怎样高估都不为过。在“午夜谈话”中，眼镜提出了两个重要思想。其一，玩儿将成为孩子世界的主要驱动力，这个思想后来成为超元初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其二，认为孩子世界的玩儿原则将以某种方式影响到以后的成人世界，使人类社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思想更为大胆深刻，影响也更为深远。

“午夜谈话”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华华提出了第一个基于玩儿原则的未来规划，后来世界的运行都是基于这个基本模式的。只是，后来玩儿原则产生的真实的超元历史，其震撼和怪异远超出了小领导者们

的想象。

白宫宴会

（整理者注：本节以 1991 年版为底版。在该版本中，对戴维的经历介绍更加详细，且中国孩子并未参加此次联合国会议）

当华华和小梦在凌晨睡着时，太阳刚刚从美国落下。

玫瑰星云还没升起，华盛顿城笼罩在暮色之中。这时，宽而长的摩尔街上看不到人影，东头詹金斯山国会大厦高耸的圆顶反射着最后一抹天光，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最西端的 152 米高的华盛顿纪念碑白色的尖顶指着刚刚出现的两颗星星，显得孤独而怪异。摩尔街旁的那些白色的建筑物：圆形的杰佛逊纪念堂、巨大的林肯纪念堂、国立美术馆和史密斯学会的一些博物馆都没有多少灯光，倒影池中的喷泉已经停了，一潭没有一丝波纹的水反射着暗淡的天光。

这座由白色的欧洲古典建筑组成的城市像一片荒废了的古希腊遗址。

好像要驱散这种笼罩着整座城市的夜色和寂静，白宫灯火辉煌，乐声喧响。

东门和北门外停满了插着各国国旗的小汽车。这是总统为各国首脑举行的宴会，这些首脑是为参加超新星纪元首届联合国大会而到美国来的。宴会原打算在西边的国宴厅举行，但那里地方太小，只能容纳一百多人，而这次赴宴的多达二百五十人左右，只好改在白宫最大的房间东厅了。三盏 1902 年安装的巨型波西米亚式水晶枝形吊灯悬在装饰辉煌的灰泥天花板上，照着这曾举行过亚伯拉罕·林肯葬礼的地方。在这以白色和金色为基调的大厅中，二百多个身着高级晚礼服的孩子都已到齐，他们有的聚成一堆谈笑，有的站在涂以白色瓷釉的木镶板墙壁前，欣赏着上面 12 个精美浮雕，这些浮雕是 1902 年白宫装修时皮奇里利兄弟雕琢的，在那里已镶了一百来年，现在看来好像就是等着给这些孩子们看的，因为上面表现的都是伊索寓言故事。剩下的孩子都挤在落地长窗前的一架斯坦威大钢琴前（那钢琴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条粗大的美洲鹰柱腿），听一个金发女孩弹《啤酒桶波尔卡》。所有的孩子都装着不去注意大厅中宴会长桌，桌上摆满了令人垂涎东西。但所有的菜显然并不符合大人人们的习惯，更多是照顾孩子们的胃口。桌上既有豪华的法国大菜：如姜汁牛排、葡萄酒蒸蜗牛等，也有地道的西部牛仔午餐：烤蚕豆、浓汁猪排和核桃馅饼等。

军乐队突然奏起了《美丽的亚美利加》，所有的小客人都停止了谈话，向门口转过身来。

超新星纪元第一任美国总统赫尔曼·戴维、国务卿切斯特·沃恩、副总统威廉·米切尔及其它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走了进来。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小总统身上。每个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处有魅力的地方，有的是眼睛，有的是额头，有的是嘴巴……如果把一万个孩子身上最出色的部位分离出来，用这些部位组成一个孩子，那就是赫尔曼·戴维了。

这个十岁的男孩子外形实在是太完美了，以至于使孩子们觉得他的来历很神秘，怀疑他是不是某架闪光的外星飞船带来的小超人。

其实，戴维不但是人类的娘胎所生，而且也并无什么悠久而高贵的血统。

他的父系虽马马虎虎算苏格兰血统，但别说像富兰克林·罗斯福那样一直上溯到征服者英王威廉一世，就是到南北战争以前都搞不清了；至于母亲，只是二次大战结束时一个非法入境的波兰移民。最使孩子们失望的是戴维九岁以前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传奇经历。他的家庭是平平常常，父亲是一个洗涤品推销员，从来没有过约翰·肯尼迪的爸爸对儿子的那种期望；母亲是一个广告画师，从来没有过亚伯拉罕·林肯的母亲对儿子的那种教诲。他的家里的人对社会政治活动漠不关心，据查戴维的父亲只参加一次总统选举投票，还是以扔硬币的方式决定投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至于戴维的童年经历，实在找不出什么可提的来。他学校各科的成绩大部分是 B，喜欢玩橄榄球和棒球，但没一样玩到校替补队员的水平。小记者们费了好大的劲总算查出他在三年级时曾担任过一个学期的教导生（注：西方学校中在高年级里选出的学生，负责在课外活动中辅导低年级），可校方没有给他记下任何评语。但戴维像所有美国孩子一样，平时自由自

在漫无边际地挥霍童年时光，却时时睁大第三只眼，瞄着那很少见但仍可能会出现的机遇，一但瞄到了，就会紧紧咬住不放。戴维九岁那年，他的机遇来了。

那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戴维的一个小朋友骑摩托出了事，把腿摔伤了。在医院中，那孩子告诉戴维，上个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台招收一名十岁左右的小主持人，主持儿童专题节目“银色云”，应试的孩子很多，但只有三个孩子取得了复试权，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复试的时间是在明天，现在出了这样倒的倒霉事，他只好放弃了。走出医院的时候，戴维决定明天顶替那个孩子去复试。广播公司主持复试的与主持第一次面试的不是同一个人，所以戴维没被认出来。他成功了，战胜了那两个竞争者，被录取为在黄金时间播出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九岁的赫尔曼。戴维就这样卷入了美国社会五光十色的大漩涡中。

戴维白天上课，晚上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设在纽约的一个电视台工作。他很快迷住了孩子们，进而又迷住了相当一部分大人，这不仅是因为他那动人的外表，而且由于他那充满活力的性格。他主持的节目，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场回答小观众们的电话提问，即使对那些老练的成年主持人，这也是一个难度极大的工作，但戴维干的棒极了。每个节目中收到的电话有几十个，提的问题从玩具制作到核战争无所不包，对每一个问题，戴维的回答都轻松漂亮，这并非由于他有过人的学识和表达能力，而是因为他那对一切都不在乎的气质，对他来说，站在全国的孩子面前同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没什么两样。看戴维的节目，看他拿着那个大大的话筒同看不见的某个孩子对话，或亲自拿起电话同他说话，是一件让人心旷神怡的事儿，这也并不是因为他能说出多么深奥美妙的哲理，他的魅力在于他所表现出来的孩子气的自信和乐观。

《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说：“在这个漂亮男孩儿眼中，世界是一块彩色橡皮泥，他之所以没有把它捏成自己希望的形状，只是因为还要欣赏一下它现在的样子。”戴维的魅力在于这种自信不是装出来的，而是深深根植于他的心中，这无疑使那些被种种危险困扰着的美国孩子和大人喜欢他。而戴维自己，当他在百老汇街头被孩子们围住，身上的最后一件衣服也被他们撕去当纪念品时，当他在孩子们伸来一大堆额头上签字时，他感到做一个远远高出凡人的超人是这么容易，这使他的那种可爱又可笑的自信心更强了。但使他的生活真正发生转折的是另一个男孩子。在那个炎热的夏夜，他主持的节目刚刚开播，在收到了那孩子打来的电话：

“喂，戴维，我得了白血病！”

“嗯……啊？什么？”

“我得了白血病，医生说我只能活两个月了。”

“……”

“我……我原想长大，干我喜欢干的那个工作。”

“你多大了？”

“和你一样，九岁。”

“啊，亲爱的，我们都会死的，谁都会死，我只是比你活得稍长点罢了。你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干你想干的工作呢？我们活着，就能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可他们说，我长大之后才能干。”

“胡说，你现在就能干！”

“不。”

“说吧，你想干什么工作呢？”

“美国总统。”

换个别的孩子至少会愣一下，但戴维毕竟是戴维，他紧接着那孩子的话用他那动人的声音说下去：

“好极了，如果你答应，我们现在就着手干好吗？”

“……”

“听着朋友，我要帮你，要使你当上美国总统，我做得到的！现在我向总统讲话，如果他没在看电视，请白宫里看着电视的人转告他，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当一天总统吧！”

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电话像潮水般打向白宫和国会大厦，有孩子们打的也有大人打的，他们都要求总统让这个孩子接替他一天。当时总统正在同家人进晚餐，他同第一夫人一起看到了电视上向他说话的戴

维，很快又接到了白宫被全国的电话吵翻了天的报告。在决定他是否连任的竞选即将来临之际，这是一个在选民中竖立形象的绝好机会。他在电话中答应了戴维的要求，并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用总统专用直升机把那孩子连夜从费城接到华盛顿。第二天，那个患白血病的孩子真的坐在了白宫象征着国家最高权力的椭圆形办公室中，开始了他为期一天的“总统”任期，真正的总统坐在旁边担任他的助理，帮助他批阅了一份又一份的国家文件。

这一天，戴维坐在家中，在电视上看着那个实现了童年梦幻的孩子，这一天，那孩子代替他成了全国孩子和大人注意的中心。戴维并不嫉妒那个不久于人世的小朋友，但这一天，他千遍万遍地对自己说：我要当一个真正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都是两种本来互不相容的东西的结合，这两种东西就是绝顶的浪漫的绝顶的务实。做为一个标准的美国孩子，这两种东西在戴维身上确实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他并没有沉浸在总统梦中，而是扎扎实实地干了起来。在美国，军队是总统的摇篮，43 位总统中就有 27 人服过军役，戴维所敬佩的乔治·华盛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德·尼克松都是从军旅中开始他们辉煌事业的。无奈戴维要想进入军队还要等很多年，但戴维看准了的事马上就要干，在那条金色路的起点蹲上十来年对他是不可想像的。他注意到，美国最出色的总统林肯的事业是从律师开始的。

于是，戴维的活动开始超出电视专题主持人的范围，他以电视为轴心，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最后像跳进游泳池一样一头扎进了那个充满生存竞争的广阔社会，并显示出他在这个既冰冷又滚烫的海洋中游泳的奇特技能。他首先注意到了一个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女参议员西莉亚·道格拉斯夫人，这位 41 岁的风姿动人的西部女性被认为有希望成为美国的第一任女总统。有一天，戴维突然向纽约的一家民事法庭上诉，要求同父母脱离关系，理由是父母虽然没有虐待行为，但对自己毫无感情，他不想生活在那样一个冰冷冷的家中。同时他许诺：如果法庭做出正确的判决，他将付给“前父母”数目惊人的一大笔“赔偿费”！从法律上讲，亲缘关系是无法脱离的，所以法庭最终也没有做出那样的判决。但对戴维来说这无关紧要，他的目的已经达到。首先，他把自己在孩子们中的影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这个奇特的案件轰动了全美。在公元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优厚生活条件下家庭关系的淡薄几乎给每一个孩子的心中蒙上了阴影，虽然戴维有其它的目的，但他在法庭上并没有说谎，那个推销员父亲和广告画师母亲最初在法庭上鼻涕眼泪好不凄惨，但听到小儿子给他们的“赔偿费”的数目后，就一声不响了，第二次开庭，他们的律师也改了口。孩子们看着屏幕上的戴维，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不仅是同病相怜，更是对戴维敬佩得五体投地。戴维知道这种影响的重要，因为不管他的目标多么远大，实现它也是二十六年以后的事了（美国宪法规定竞选总统的最低年龄是三十五周岁），那时，现在的同龄孩子已是他的主要选民了。但最大的收获还是他吸引了道格拉斯夫人的注意，夫人是一个著名的“孩道主义者”，这多半是因为她自己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她在国会和全国起劲地为儿童权利和教育呼吁。现在，她惊喜地发现了戴维，并把全部的爱倾泻到这个漂亮男孩儿身上。这正中戴维的下怀，虽然法院没有判决，他仍把那笔巨款付给了父母（这笔钱有一半是他挣的，另一半是全国的孩子一分一分捐给他的），然后单方面宣布他们为“前爸爸妈妈”了。随后，自然而然，道格拉斯夫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干儿子。以后，他们母子俩常常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向二亿美国人展示着那种令人心醉的母子之情。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戴维的“前爸爸妈妈”来到夫人那豪华的庄园去看“前儿子”（其实他们早已心满意足），五个人（加上道格拉斯先生）坐在内华达山下美丽的草原上，就着眼泪共进午餐时，无数美国人的眼泪也跟着流下来。如同一位著名的电视评论员所称：“从这个可爱的男孩儿注视着新母亲的充满感情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根治现代病复兴古典美的希望。”如果天真的美国人能译出那目光的真实含义，真不知会做何感想。

道格拉斯夫人的“孩道主义”感情因为有了了一个可爱的儿子更加强烈，而且有了戴维的帮助，干起来顺手多了。她开始为美国的孩子们争取一些不切实际的权利，纽约儿童法庭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法庭中的法官全是孩子。美国人是天真的，所有带天真色彩的事儿都对他们的胃口，儿童法庭很快得到了公众舆论的认可以和支持。开始，法庭只是审理一些虐待儿童的案件，到后来受理的范围急剧扩大，环境保护、市政建设、吸毒、甚至税收法方面的案件都成了法庭审理的内容。儿童法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它只是以法庭做为形式的儿童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社会影响比真正的大人法庭小，相反，对儿童法庭

开庭的电视实况成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大至总统小至市民，都怕被弄上这个法庭，因为在一群十岁以下的孩子面前站在被告席上面红耳赤确实是一件让人难堪的事。同时也有许多政客为了拉选票利用儿童法庭大出风头，甚至在国会辩论上都有人大喊：“你仍坚持？不怕上 CC 吗？！”（儿童法庭 CHILDREN COURT 的缩写）。赫尔曼·戴维，是儿童法庭的创始人之一和首席法官，他知道，自己已踏上了总统台阶中的头几级。

后来，在道格拉斯夫人的强有力的帮助下，戴维又在儿童法庭的基础上建成了纽约市的儿童议会，这个孩子议会是市政厅的一部分，市长每月（后来发展为每星期）参加一次儿童议会的辩论，听取他们对于市政建设以及许多连他自己都无力涉及的重要大问题的意见。对于其它公众组织的言论，市长可以置之不理，但对孩子议会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要说出个所以然，因为戴维像创建儿童法庭那样，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使他起家的电视和新闻系统，利用这些强有力的现代化传播媒介很快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赢得天真的美国公众的喜爱，同时给上层政界人物提供一个向公众和选民显示自己的场所。

凭着道格拉斯夫人、儿童法庭和儿童议会这三块强有力的敲门砖，这个年仅十岁的男孩子居然敲开了美国上层政界神秘莫测的大门，他很快同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上层人物熟悉起来。在美国，他的年龄成为一种巨大的优势，使得他同大人物打起交道来比成人少了一道障碍。建立儿童法庭后，戴维不再干那个主持人的工作，但他在电视中出现的次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他奔波于东西海岸之间，在各地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儿童政治组织，同时也作为一个儿童政治家回旋于政界上层，渐渐对那复杂的迷宫熟门熟路了。

这时他年仅十岁。

戴维名声的顶峰是去年圣诞节达到的，他应国家航天局的邀请访问了刚刚建成的普罗米修斯空间站，然后又访问了正在建设中的月球基地。在太空和月球上，他向全美国和全世界发表了精彩动人的讲话。

戴维恨时间过得太慢，他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干成了这么多事，今后的二十五年要干得更好才行，因为在美国社会，一个人出名和被遗忘同样容易。看看今后漫长的路，无所畏惧的戴维多少也有些头疼。

但上帝事事成全他，超新星在太空中出现了。

戴维面前那二十五年的漫长道路在死星的强光下消失了。听到了总统发布的灾情报告后，戴维立刻意识到历史已向他伸出手来。模拟国家中的竞争是残酷的，他险些把命丢了，但凭着自己突然爆发出来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魄力，他击败了所有的对手。对这惊人的机遇他并没有太大的惊奇，因为他本来就自信，前一年的建树更使这种自信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使他相信：历史就是为他而存在的，他将事事顺利。戴维没有浪费时间，他在灾情报告发布后，频频出现在电视上，以令人目眩的速度作好接收美国的准备。其中横贯全美的儿童反核运动就是他组织的许多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其实他不必费这么大劲，超新星爆发后他只须坐在那里等着，美国第四十七任总统的位置已非他莫属了。

但一切进行得并非毫无瑕疵，就在爬上权力顶峰之际，戴维的心中蒙上了一个阴影，这个阴影就是切斯特·沃恩。

第一次看到沃恩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倒吸一口冷气，然后赶快把眼睛移开。沃恩外表看上去正好是戴维的对立面，他首先是惊人的瘦，脖子是一根细棍，细得很难让人相信能支撑得住他那大得不成比例的头，他的双手简直就是包着皮的骨头枝。但他看上去并不像非洲旱区饥饿中的孩子，同那些孩子的区别就是他皮肤很白，白得吓人，以至于有孩子把他称为“小僵尸”。那白色的皮肤看起来像是透明的，细细的网状血管在皮肤下面显露出来，在那大大的前额上露得最清楚，使他看起来多少有些异类的感觉。沃恩的另一特点就是面孔很苍老，有许多皱纹，如果在大人时代真无法判断他的真实年龄，他多半要被当成上了年级的侏儒。但最令人惊异的还是他那双眼睛。

当戴维走进象征着美国最高权力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站在处于弥留之际的总统面前，把一支手放在办公室桌上的圣经上，宣誓并接受任命时，他第一次见到了沃恩，那时沃恩远远地站在国旗下，背对着他们沉默不语，对这面正在发生的历史性的一幕毫无兴趣。宣誓完毕后，总统给他们俩作了介绍。

“这是切斯特·沃恩，国务卿；这是赫尔曼·戴维，合众国总统。”

戴维伸出手去，但又放了下来，因为沃恩没有动，仍背他而立。最让他奇怪的事是：当他要向沃恩打招呼时，总统竟抬起一支手轻轻地制止了他，就像一个仆人怕打扰一个他深深尊敬的主人的专心思考而制

止一名冒失来访者那样。

过了好几秒钟，沃恩才慢慢转过头来。

“这是赫尔曼·戴维，我想你以前认识他的。”总统又重复了一遍，听那口气，看那神情，仿佛得重病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古怪孩子。

沃恩转过身来时，眼睛仍看着别的地方，只是总统的话音落后，才正眼看了戴维一下，然后，没有任何表示，甚至连头都没微微点一下，就又转过身去背他而立了。就是在刚才，戴维第一次看到了切斯特·沃恩的眼睛。那双眼睛有很深的眼窝，也有很重的眉毛，这使眼睛完全隐没于黑暗之中，就像深山中两个阴冷的水潭，谁也不知里面藏着什么可怕的活物。即使是这样，戴维仍能感到沃恩的目光，那目光就像那两个深水潭中伸出的一双湿乎乎冰凉凉的怪手，一下卡住他的脖子，令他喘不过气来。当沃恩转过身去后，他那双深藏的眼睛曾反射了一下日光灯的光芒，那一瞬间戴维看到了两团冷光的爆炸……

戴维的经历，以及道格拉斯夫人对他的教诲，使他渐渐具备了一种对于权力的第六感。做为国务卿的沃恩比做为总统的他先到了椭圆办公室，以及办公室中所发生的虽然细微但仍没有跳过戴维眼睛的一切，使他有些不安。最使他耿耿于怀的是，沃恩拥有组织内阁的绝对权力。尽管宪法中规定了国务卿的这种权力，但过去的国务卿却是由现任总统而不是前总统指定的。另外，前总统反复强调国务卿的这项权力，戴维总觉得有些不正常。

在进入白宫后，戴维尽可能避免同沃恩直接接触，好在后者大部分时间呆在詹金斯山上的国会大厦中，他们的联系大部分通过电话进行。亚伯拉罕·林肯在不肯任命一个人时曾这样说明他的理由：“我不喜欢他的样子。”当别人反驳说，一个人是不能为自己的样子负责时，林肯说：“不，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以后就应该为他的样子负责。”虽然沃恩年仅十岁，但戴维仍觉得他应该为自己的样子负责。对沃恩的经历他知道得不多，其实谁都知道得不多。这在美国是不正常的：大人们的时候，每一个高层领导者的经历都被选民背得滚瓜烂熟，但现在本来就是一个不可能举行大选的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只好由大人们指定。白宫和国会中以前认识沃恩的孩子很少，戴维只是听新闻发布官谈起过他，那个女孩告诉戴维，她父亲曾带那个怪孩子去过她家。她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父亲告诉她沃恩是一个在社会学和史学方面智力超常的孩子。这很使戴维费解，神童他见过不少听说过的更多，他有好几个获得威斯汀豪斯奖学金的小朋友，但那全部是在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他从未听说过社会学和史学方面的神童。社会学同自然科学不一样，仅凭智力在这个领域中并不能有所建树，社会学需要研究它的人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现实社会全角度的长期观察；史学也一样，没有现实社会生活经验的孩子，很难对历史有一个立体感，而这种立体感正是一史学研究者所不可少的。而这些需要时间和经历才能得到的东西，沃恩怎么会有呢？

但戴维毕竟是一个务实的孩子，他知道，同国务卿的关系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他决定克制住自己的厌恶和恐惧（后一种感觉是他不愿承认的），到沃恩的住处去看他一次。他知道沃恩全天都把自己埋在文件和书籍中，除了万不得以很少开口说话，也没有任何朋友。他在夜里也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看书，回去很晚，所以戴维十点以后才去。

沃恩的住处在第16街北段，这里是华盛顿特区的最北端，这个地区叫黄金海岸和谢泼德公园。这里过去一度是犹太人的居住区，后来居住的多是在政府和律师事务所做事的黑人中产阶级。在快到华盛顿下城的地方，有一大片未经装修的公寓大楼，这里是华盛顿被遗忘的角落之一，虽不像东南面的安纳柯斯蒂亚那么贫穷所旧，但大人时代犯罪率和毒品买卖也不少。沃恩就在一幢公寓大楼里。

戴维的敲门声换来了沃恩的一句冰冰的话：“门开着。”他小心地推开门，好像看到了一个旧书贮藏室。在一个暗淡的白炽灯的光亮下，到处是书，但没有任何书架，其它的东西，像桌子椅子之类都没有，书都乱堆在地上，把地板全盖住了。这里甚至连床都没有，只有一条毛毯铺在一堆稍加平整的书上。戴维走不进去，地上的书使他没法下脚。他远远地看了看那些书，除英文书籍外，他勉强看出还有许多法文和德文著作，甚至有破旧的拉丁文著作。他正好踏住的一本书是西塞罗的《罗马史》，往前点是《君主论》，作者名被另一书盖住了，那本书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还有让·雅克·塞尔旺的《世界面临挑战》，T·N·杜伊的《武器和战争的演变》，小阿瑟·施莱辛的《民主党史》，康德的《判断力批判》，K·N·斯皮琴科的《政治和军事地理学》，亨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

沃恩刚才是坐在一堆书上，戴维推门时他站了起来并向门口走来，戴维看到他把一个透明的东西从左臂上拔下来，那是一支细小的注射器，沃恩似乎并不在乎被总统看见，他站在戴维面前时右手仍拿着那支注射器。

“你吸毒？”戴维问。

沃恩不说话，只是看着他，那双眼睛中伸出的无形怪手又向戴维掐过来，戴维有些害怕，他向四周看看，希望有个人，但这幢楼中空荡荡的，大人们不在后这样的空楼太多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你必须容忍我。”沃恩说。

“容忍一个吸毒的国务卿？”

“是的。”

“为什么？”

“为美国。”

在沃恩那达斯·瓦德式的眼睛逼视下，（注：达斯·瓦德是美国孩子熟悉的科幻影片《星球大战》中的人物，他具有超人的能力，影片中曾出现他用眼睛发出力场，在远距离把人掐死的镜头。）戴维屈服了，他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别处，结束了同沃恩的对视。

“我请你吃饭。”戴维说。

“去白宫？”

“是的。”

沃恩点了点头，向外作了个手式，两个人向楼下走去。在沃恩关上房门之前，戴维最后向里面看了一眼，发现里面除了书和那条毛毯外，还有一个让人惊奇的东西，那东西放在门这边的墙角，所以戴维刚才没有看见。那是一个大得出奇的地球仪，比沃恩还高，地球仪的支架是两个雕刻精美的希腊女神，一个是战神和智慧之神雅典娜，一个是能预言未来的卡桑德拉，她们共同举着那个大大的地球。

总统的罗伊斯轿车从静静的 16 大街向白宫方向驶去，戴维亲自开车，他没有让那个司机兼特工的男孩子同自己一起来。一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车驶到高大的林肯纪念堂前时，沃恩作了个手势，戴维把车停下了。停车后他后悔起来，我是总统，为什么要听他一个手势？戴维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他所没有的力量。

林肯白色的坐像在夜色中朦胧地出现在他们上方，小总统看着雕像的头部，他希望林肯也看着他，但那位一百多年前的伟人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前方。戴维很不自然地说：“他死的时候，他的陆军部长斯坦顿说：现在，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相信我们死的时候也会有人说这句话的！”

沃恩对总统的话没作回答，只是唤了一声：

“戴维。”

“嗯？”戴维很惊奇，这是沃恩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这之前总是称他总统先生。

“你對自己怎么想？”沃恩的目光从雕像的阴影中射过来。

“我会成功，像我以前那样！”

“你以前什么也没干。”沃恩淡淡地说。

“你说我什么也没干？！”

“从创造历史的角度看是这样。”

“那好，我现在要干了，再告诉你一遍，我会成功，我有能力，你否认？”戴维用挑战的目光看着沃恩，“我现在对上帝最不喜欢的地方就是：他给我们把一切准备得太现成，太容易了，他把一个大银盘子放在美国孩子面前，然后把世界放上去，对我们说：吃吧孩子们！看吧，我们会像把蜡烛插上生日蛋糕那样把星条旗插遍地球。这一切都太容易了，我会为这个恨上帝的，因为他没有给我足够的困难来让美国和世界孩子看到我的全部能力！”沃恩居然笑了一下，这之前戴维以为他不会笑的，他说：“我们是在谈自己，不是谈美国，你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接管了美国？”

“不知你是什么意思，你亲眼看到最后一个大人总统把美国的最高权力交给了我。”

“那么你认为他曾掌管过美国？我是说那些大人总统。”

戴维奇怪地看了沃恩一眼，随后找了一块小石片，借着车灯的亮光在石头地面上画了一个三角形：

（图略）

这就是美国国家权力三角形，标有 **president** 的边代表总统，**congress** 边代表国会，**court** 代表最高法院。

“你不反对我把总统这个边画得最长吧？”戴维得意地说，“宪法给我的权力比给国会和最高法院的都大，这个三角形的重量集中在我这个边儿上，我为什么不能掌美国呢？”

沃恩弯下腰，拾起戴维扔下的小石片，在那个三角形上画出了三条中线，于是权力三角形变成了：

（图略）

沃恩直起身来说：“按照物理学，三角形的重量并不是集中在最长的那条边上，而是集中在这三条中线的交点 A 上，那一点叫重心，是唯一能保持三角形平衡的支点，也是唯一能代表整个三角形重量的点。”

然后，沃恩又用手中的石片从重心引出一条长长的线：

戴维虽然不喜欢沃恩，但对他的学识却深深敬畏。沃恩并不像别的那些智力超常的孩子，成天满口术语地卖弄（他的顾问中就有几个这样的小家伙），他很少说话，但只要说，总是很有分量的。戴维看着那个三角形，他不是个笨孩子。

“谁牵着它？”他指着那根从重心引出的长线问。

沃恩突然说出了一个小总统措手不及的问题：

“戴维，美国是什么？”

要是别人提这个问题，戴维无疑会发火，但沃恩的发问却使他思考起来。

是啊，美国是什么呢？美国就是迪斯尼乐园，美国就是超级商场和麦克唐纳快餐店，美国是成百上千种冰激淋和千篇一律的热狗汉堡包，是西部牛仔的皮夹克和左轮枪，是登月火箭和航天飞机，是橄榄球和霹雳舞，是曼哈顿的摩天楼森林和德克萨斯到处是怪山的沙漠，是驴象图案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但最后，戴维发现自己确实说不出美国是什么，他茫然地看着沃恩。

沃恩又飞快地转了个话题，一般的孩子很难跟上他的思维速度，“想像一下这样一个家庭，家中有 10 个成员，有 10000 元财产，家中的有一个人占有 8000 元财产，其余 9 个人只占有 2000 元。”

戴维的小脑瓜飞快地转动着，“你是说……”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我们去吃饭吧。”沃恩顾自向汽车走去，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他承认总统有一个十分聪明的脑袋，但这只是从一般标准来讲，从他的标准，戴维的迟钝令人难以忍受。

总统和国务卿在白宫红厅中共进晚餐，这里是白宫的四大会客厅之一，原来是第一夫人用于接待来宾和举行小型宴会的地方。幽暗的灯光照着四壁绣有金黄色旋涡状图案的榴红色斜纹织锦缎，加上那个哥特式红木书橱和壁炉架上的两个 18 世纪的烛台，使这里显得古老而神秘。

两个孩子坐在壁炉对面的那张大理石台面小圆桌旁吃饭，这是白宫收藏物中最精美的家俱，用红木和各种果树制成，桌面镶着一块洁白的大理石，镀金的青铜女人头像俯视着桌上那瓶苏格兰威士忌。沃恩很少吃饭，只是喝酒，他很快地喝完一杯又一杯，不到十分钟，那瓶酒几乎空了，戴维只好又拿出两瓶，沃恩仍以同样的速度喝着，酒精对他似乎不起作用。

“能说说你的爸爸妈妈吗？”戴维小心地问。

“我没见过他们。”沃恩冷冷地回答。

“那你……从哪儿来？”

“赫文岛。”

两人再也没说话，沉默地喝着吃着。戴维猛然回味起沃恩后一句回答，打了一个寒战。

赫文岛是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岛，那里有一个可怕的婴儿坟场，那些被吸毒的母亲抛弃了的私生子的尸体都集中在那里，使那儿成了名符其实的人间地狱。

“你难道是说……”他问沃恩。

“是的。”

“你是说，你被装在果品箱里扔在那儿？”

“我当时没那么大个儿，装我的是一只鞋盒子，据说那天一下扔下八个，我是唯一活着的。”

沃恩说这些的时候泰然自若。

“拾你的那个人是谁？”

“他的名字我知道十几个，但没有一个是真名。他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把海洛因运进来：开一架小型飞机，通常是赛斯纳型，从迈阿密飞进来，飞过海岸后，就把货捆在身上跳伞，使得海岸警卫队的雷达追踪的只是一架空飞机，那架飞机飞不出五十公里就会坠毁。这样干本钱很大，但次数多了还是很有赚头的。”

“我……我以为你是在书房中长大呢。”

“也对，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书房，金钱和血就是书页。”

“贝纳！”戴维叫道。

那个叫贝纳的胖乎乎的金发小女孩儿走了进来，她是总统秘书之一。

“请把灯弄亮些。”

“可……以前第一夫人招待客人时就是这么黑的，要是客人再高贵些，她干脆点蜡！”小秘书不服气地说。

“我是总统，不是第一夫人，你当然更不是，我讨厌这灯光！”戴维没好气地说。

贝纳一气之下把所有的灯全打开了，包括一个拍照时才用的强光灯，红厅中的墙壁和地毯反射着耀眼的红光。戴维觉得好受多了，但他仍不敢正眼看沃恩。现在，戴维只希望这顿晚餐赶快结束。

壁炉上那个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在 1952 年赠送的镀金青铜时钟奏出了美妙动听的田园曲，告诉两个孩子已是深夜了。沃恩起身告辞，戴维说要送他回家，他不想让这个怪物在白宫过夜。

戴维送沃恩走出白宫，当他们走到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一百七十年前亲手栽种的木兰花旁时，戴维突然拉住了沃恩。

“沃恩……”

“什么？”

“你确信自己比我强？”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当总统呢？”

戴维话中隐含了另一句问话：你当时是否比我更可能成为总统，只是由于某种原因……

“以后再谈吧。”沃恩淡淡地说。

总统的林肯轿车沿着静静的 16 大街行驶，戴维亲自开车，他没有让那个司机兼保卫特工的男孩子同自己一起来。一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车驶到高大的林肯纪念堂前时，沃恩做了个手势，戴维把车停下了。停车后他后悔起来，我是总统，为什么要听他一个手势？戴维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身上有一种他所没有的力量。

林肯白色的坐像在夜色中朦胧地出现在他们上方，小总统看着雕像的头部，他希望 林肯也看着他，但那位一百多年前的伟人一动不动地平视前方，注视着倒影池对面刺破夜空的华盛顿纪念碑，还有大草坪尽头的国会大厦。

戴维很不自然地说：“他死的时候，陆军部长斯坦顿说：现在，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相信我们死的时候也会有人说这句话的！”

沃恩对总统的话没做回答，只是唤了一声：“戴维。”

“嗯？”戴维很惊奇，这是沃恩第一次叫他的名字，这之前总是称他总统先生。

沃恩居然笑了一下，这之前戴维以为他不会笑的。接着，他说出了一个使总统措手不及的问题：“美国是什么？”

要是别人提这个问题无疑会使戴维恼火，但沃恩的发问却使他不得不转动脑子。是啊，美国是什么呢？美国就是迪斯尼乐园，美国就是超级商场和麦克唐纳快餐店，美国是成百上千种冰淇淋和千篇一律的热狗汉堡包，是西部牛仔的皮夹克和左轮枪，是登月火箭和航天飞机，是橄榄球和霹雳舞，是曼哈顿的摩天楼

森林和得克萨斯到处是怪山的沙漠，是驴象图案下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但最后，戴维发现自己头脑中的美国像一大块打碎的彩画玻璃，斑斓而散乱，他茫然地看着沃恩。

“还有你幼年时的印象吗？”沃恩又飞快地转了个话题，一般的孩子很难跟上他的思维速度，“在你四岁以前，家里的一切在你的眼中是什么？冰箱是冰箱吗？电视机是电视机吗？汽车是汽车吗？草坪是草坪吗？还有草坪上的那台割草机，看起来像什么？”

戴维的小脑瓜飞快地转动着，仍是一片迷茫：“你是说……”

“我什么也不想说了，跟我来。”沃恩顾自走去，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他承认总统有一个十分聪明的脑袋，但这只是从一般标准来讲，从他的标准，这孩子的迟钝令人难以忍受。

“那你告诉我美国是什么？！”戴维追上去大声问。

“美国是一件大玩具。”

沃恩的声音不高，但比起戴维的声音来，它似乎在大厅中产生了更多的回荡。小总统呆立在林肯像的背后，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毕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虽一时不能完全理解沃恩的话，但敏锐地感觉到了它的深度，他说：

“可是直到现在，孩子们还是把美国看做一个国家的，现在，国家正在像大人时代一样平稳地运行着，这就是一个证明。”

“但惯性正在消失，孩子们正在从大人們的催眠中醒来，他们很快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了，并惊喜地发现这个大玩具。”

“然后怎么样？他们玩吗？玩美国吗？”戴维问，同时对自己的想法很吃惊。

“他们还能做什么。”沃恩微微地耸耸肩说。

“怎么玩呢？满街扔橄榄球，通宵玩电子游戏吗？”

这时，他们已走到纪念馆下层大厅的入口处。沃恩对着面前的大门摇了摇头，“总统先生，您的想象力令人沮丧。”然后推开门，示意戴维进去。

里面一片漆黑，戴维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沃恩在他后面打开了灯。适应了突然出现的亮光后，戴维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一个玩具世界。他记得，这个大厅的墙上有由朱尔士·古耳林制作的壁饰，以讽喻的手法，巧妙地表达出解放黑奴和国家再统一的主题。但现在，玩具沿墙直堆到天花板，把整面墙全堵住了。这里有数不清的各种娃娃、积木、玩具汽车、汽球、滑板等等等等，戴维仿佛置身于一个色彩斑斓的玩具山谷中。沃恩的声音在后面响起：

“美国，这就是玩具美国，四下看看，也许您会获得一些启示。”

戴维的目光扫过这堆积如山的玩具，突然被一样东西吸引住了。那东西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半埋在一堆鲜艳的布娃娃中，远看像一根黑色的树干。戴维走过去，把那东西从布娃娃堆中拽出来，面露欣喜。这是一挺轻机枪，不是玩具，是真的，

沃恩走过来介绍说：“这是米尼米型，比利时制造，我们叫它 **M249**，是美军的制式班用轻机枪之一。它口径小，只有 5.56 毫米，轻巧紧凑，可火力并不差，最高射速每分钟一千发。”

戴维掂着米尼米那黑亮的枪身，与周围那些轻飘飘的玩具相比，它的金属质感给他一种难以言表的舒适感。

“喜欢吗？”沃恩问。

戴维点点头，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冰冷光滑的枪身。

“那就留着做个纪念吧，算我送给您的。”说完，沃恩径直向大厅门口走去。

“谢谢，这是我得到的所有礼物中最让我高兴的一件。”戴维说，他抱着那挺轻机枪跟着沃恩走出大厅。

“总统先生，如果您能从中得出应得的启示，我也很高兴。”沃恩淡淡地说。正在后面抚弄机枪的戴维听到这话后，抬头看着他的背影，他走路时脚步没有一点声响，在昏暗的纪念堂中，像一个飘行的幽灵。

“你是说……在那堆积如山的玩具中，我首先注意到了它？”

沃恩点点头：“在那个小小的玩具美国中，您首先注意到了这挺机枪，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了纪念堂外面的台阶顶端，清凉的夜风使戴维头脑顿时清醒了，他明白了沃恩话中

的话，不由打了个寒战。沃恩伸手从他手中拿过了机枪，戴维惊奇地看到，在沃恩看上去枯枝般细弱的手臂掌握下，沉重的机枪倒显得如一根轻轻的树枝。沃恩把枪举在眼前，在星光中打量着它。

“它们是人类创造出的最卓越的艺术品，凝聚了这种动物最原始的欲望和本能，它们的美是无可替代的，这冰冷的美、锋利的美，能攫住每一个男人的心灵，它们是人类永恒的玩具。”

沃恩熟练地拉开枪栓，向夜空中打了三个六发连射，枪声划破首都的寂静，在戴维听来像一串尖利的爆炸，让他头皮发紧。枪口出现三个对称的小火苗，周围黑暗中的建筑在火光中颤抖地凸现出来，子弹在夜空中尖啸，像掠过城市上空的狂风，十八个弹壳掉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悦耳的声音，仿佛是这首劲乐结束时的琴声。

“听，总统先生，人类的灵魂在歌唱。”沃恩陶醉地半闭着双眼说。

“哇——”戴维兴奋地叫出声来，从沃恩手中抢过机枪，惊喜地抚摸着它那温热的枪管。

一辆警车从纪念堂背面急冲过来，在台阶前尖叫着刹住。车上下下来三名小警察，打着手电向上照，看到开枪的是总统和国务卿后，他们咕哝了几句，钻进车里走了。

戴维这时想起了沃恩刚才的话：“但你说的启示……也太可怕了。”

沃恩说：“历史无所谓可怕与不可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历史对于政治家，就像油彩对于画家，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如何驾驭它，没有糟糕的历史，只有糟糕的政治家。说到这里，总统先生，您明白自己的目标吗？”

“沃恩先生，我不习惯你这种教师对学生的口气，不过很欣赏你讲出的道理。说到目标，难道与大人们的目标有什么不同吗？”

“总统先生，我怀疑您是否明白大人们是如何使美国强大的。”

“他们建立了航母舰队！”

“不是。”

“他们发射了登月飞船！”

“不是。”

“他们建立了美国的大科学、大技术、大工业、大财富……”

“这些都很重要，但也不是。”

“那是什么？是什么使美国强大？”

“是米老鼠和唐老鸭。”

戴维陷入沉思。

“在自以为是欧洲、在封闭保守的亚洲、在贫穷的非洲，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航母舰队到不了的任何地方，米老鼠和唐老鸭无所不在。”

“你是说，渗透到全世界的美国文化？”

沃恩点点头：“玩儿的世界即将到来，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孩子有不同的玩法，总统先生，您要做的，是让全世界的孩子都按美国的玩法玩儿！”

戴维又长长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沃恩说：“你真的有当教师的资格。”

“现在才教您这样浅显的课程，我感到羞耻，您，总统先生，也应该有这种感觉。”沃恩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下台阶，无声地消失在夜色中。

戴维在白宫最舒服的“皇后”寝室中睡觉，以前，英国女王伊莉莎白、荷兰皇后威廉明娜和朱莉安娜、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首脑勃列日涅夫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美时都在这里住过。以往，戴维在那张杰克逊总统送给白宫的华盖大床上睡得很舒服，今天却失眠了。他在室里来回踱着步，时而走到窗前，看着北面被玫瑰星云涂成蓝色的拉斐埃德公园，时而走到壁炉架上那面同花卉水彩画一起装在镀金木框中的华丽镜子前（这是 1951 年伊莉莎白公主访美时代表她父亲英王乔治六世赠给白宫的礼物），看着一脸困惑的自己。

总统在回味沃恩的话，他首先想到了那个十人家庭，他知道，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 10%的人占有了

80%的财富，现在，这 80%的财富落到了一小群十岁左右的小富翁手中，他们坐在爸爸留下来的豪华别墅的游泳池旁，或在行驶在大西洋上的豪华游艇上，披着浴巾，品着啤酒，听着一群小董事长汇报金融帝国的运行情况。我掌管美国吗？戴维自问。掌管那十人家庭的无疑是那个在 10000 元资产中拥 8000 元的幸运儿，掌管 6000 万孩子的美国的也只能是拥有 80%社会财富的 600 万小家伙们，尽管他们不是总统甚至也不是议员。想在地球上到处插星条旗吗？那就要维持庞大的军事机器，一架 F117“隐身者”战斗机值一亿美元，一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要四十五亿美元！这些钱从哪儿来？从自己方面来说，比如总统竞选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黄金时间播出费每分钟就是上万美元，这些钱从哪儿来？那个三角形的哪一条边都变不出来，只有洛克菲勒、摩根、梅隆、惠特尼、杜邦、克利夫兰、莱曼和哈里曼这些超级财团才能拿得出来，若没有那些小洛克菲勒和小摩根们，哪还有什么美国？如果惹着这些小家伙，别说连任，就是这一任都可能步尼克松的后尘（如果不是肯尼迪后尘的话）。

戴维以前费尽力气，目的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美国孩子，他以为吸引了三分之二的孩子就吸引了美国，现在看来，就是有五分之四的孩子对着电视屏幕上的他打飞吻，而这些孩子中没有小洛克菲勒和小摩根们，美国仍然不是他的，就是他走上了这个位置，最后也只能以一个小丑形象载入史册。

戴维疲倦地在书桌前坐下，开始了他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沉思。他坐的那把红木椅子是乔治·华盛顿总统当年在临时首都费城用过的。天快亮时，他又变得像以前那样自信了。

既然他能赢得那些普通的美国孩子，他也一定能赢得小巨头们，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小巨头也用得着他，因为那些蓝领和白领小工人对合众国的宪法法律并没有他们的爸爸妈妈那么熟悉和理解，他们所理解的只是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埃玛·拉扎勒斯的诗：

把你们疲惫的人，你们贫穷的人、
你们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挤在一堆的人都给我，
把那些无家可归、饱经风浪的人都送来：
在这金色的大门旁，我要为他们把灯举起。

这才是那些小蓝领和小白领工人们心中的美国，他们在装配线和电脑前劳累了一天之后，再看到小洛克菲勒们在碧蓝的游泳池旁的躺椅上露着小圆肚皮喝啤酒，是不会无动于衷的，那个时候，小巨头们就要靠戴维的联邦调查局、国民警卫队甚至正规军了。小巨头要靠他，他也要靠小巨头，他们是互相依存的。

小总统站起来，走到“皇后”寝室的一角，那里摆着一台很大的电子游戏机，那东西在这具有古典色彩的豪华房间中太不协调了，他在那里叮叮咚咚地玩起了星际大战游戏，越玩越起劲，一直玩到天大亮……

《美丽的亚美利加》奏完了，军乐队又接着奏起了《首领万岁》，戴维总统开始同小客人们一一握手。

最先同总统握手的是法国总统让·皮埃尔和英国首相纳尔逊·格林，前者是一个面色红润、感情丰富的小胖子，后者则是个细高个儿，身着笔挺的高级黑色晚礼服，雪白的衬领上系着漂亮的蝴蝶结，表情庄重，好像生下来就没笑过，一副十足的绅士派头，似乎要把欧洲大人物的传统风度拿到这儿来示威似的。

这时，戴维总统已经走到长桌的一端，准备致词了。他的身后是乔治·华盛顿的全身画像，这幅画像在 1812 年美英战争中险些被毁，幸亏在英军占领白宫前由麦迪逊总统夫人拆开画框将画布带走。现在，戴维身着潇洒的斜纹西服，在那幅年代久远的画像衬托下光彩照人，他的形象使得皮埃尔总统大动感情，他凑近格林首相低声说：

“天啊，你看他，简直太帅了！他要是戴上银色的假发，就是华盛顿；留上大胡子，就是林肯；穿上军装就是艾森豪威尔；如果坐在轮椅上，再披件黑斗篷，就是罗斯福了！他就是美国，美国就是他！”

首相对皮埃尔的浅薄很看不上眼，头也不转地用夹生的法语对他说：“从历史上看，伟大的大物外表都很平常，比如你们的拿破仑，一米六五的个子，五短身材。他们是靠内在的力量吸引人们的，外表漂亮的人大多是绣花枕头。”

“什么？你竟然说他……”

“我并没指他。”首相不动声色地说，随后略略转头看着法国总统：“我真不知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他，是为了下午的会谈？”

皮埃尔表情丰富的脸立刻换成了一副苦相，在下午两国总统的会谈中，戴维一口咬定，除非法国回到

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否则第二次马歇尔计划将不包括法国。（注：马歇尔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援助西欧恢复的计划，法国曾于 1967 年退出北大西洋北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

美国总统的宴会致词如下：

“先生们女士们，或者领导各个国家的男孩儿们和女孩儿们，欢迎你们到美国来！（一阵窃窃私语：大家是到联合国来的呀！）

“首先表达一点歉意，这就是不得不在华盛顿招待你们，如果由我安排，我会在纽约世界贸易大厦的最高层开这个宴会。这并不是我不喜欢华盛顿，而是这座城市在美国太没有代表性了。在这块高楼林立的新大陆上，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却好像后退了几个世纪，好像回到了古希腊那阵儿，我们所在的白宫，嗨，怎么说呢，简直就是一座乡村住宅，如果你们中有人想到后面去找找马厩，我是不会责怪他的（笑声）。从社会和政治来说，华盛顿也与美国差别太大：美国公民百分之八十三是白人，但这座白色城市里的居民却有百分之七十黑人。

“我们已形成了两党制的传统，但在大人们那时华盛顿人全投民主党的票。重复一遍，我不是不喜欢华盛顿，但我更欢纽约，那里才是美国的象征！大人们把美国的心脏安放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同过去相连，不仅是同夏尔·朗方以后的过去（注：华盛顿特区的设计者），而且是更久远的，同他们（总统指着欧洲国家首脑所站的那片）的家乡相连的过去。但现在我们不需要这样了，过去已经过去，我们是未来的孩子！（掌声）现在，我想向大家宣布，我和我的政府将制定并实行一个迁都计划，我们要把首都迁到纽约，迁到那代表美国的摩天大楼的森林中。理由很简单：有一天，当外星人的飞船飞临地球时，他们的使者说：请带我到地球的权力中心去，难道就让我带他到这破地方来吗？（窃窃私语，什么？地球权力中心？！）但是，到那时，我们会指给他们看那片壮观的摩天大楼森林，告诉他们：看，这就是美国首都，或者说，联合国。（愤怒的嘘声，妈的，小希特勒！掌声，但只是从军乐队和服务员中发出的，他们是宴会厅中除国家领导人外仅有的美国孩子，乐队高奏《星条旗》，但在抗议声中又停了下来。）

“现在，就让我们大家同我一起来想像：我们站在纽约世界贸易大厦高入云端的顶部，看着曼哈顿壮丽的夜景，我想你们已经看过了，那是地球表面最壮丽的夜景。当你们看到那宝石般闪光的城市时，你们谁还怀疑过那里是世界中心呢？（嘘声：去你的吧！军乐队和服务员欢呼：对！世界中心！格林神经质地搓着两手，一遍遍低声念叨：他没提英国，他没提西欧，他没提英国，他没提西欧……）再往远处看，你们会看到自由女神像和她手中的火炬，那火炬不仅照耀着美国，而且照耀着全世界！全世界的孩子将聚集在火炬下面，美国将教他们怎么生活，而且，不收学费……（嘘声达到了高潮，把演讲打断了）”

以上致词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厅讲话”，致词只进行了一半就因太露骨而被小客人们打断了。为此，戴维总统同客人们吵了半天。

“小朋友们，这是不礼貌的，你们总得让主人把话说完……”

“住嘴，你还懂礼貌？是不是准备在联大上也说那些屁话？”

“联合国在美国，在那个讲台上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也管不着！”

“你别忘了纽约东河那六个街块是世界领土！生了气我们把它搬走！”

“搬吧，但别忘了把我们以前交的会费还回来！”

“怎么，以为我们还不起？”（说话的是一个中东产油国的小国王）

“哼，还有呢，还有……嗯，还有……”（副总统在戴维耳边嘀咕了一下）“对！还有这么多年的地皮占用费！”

“说吧，总共多少？”

“一万亿美元！”

“那块地是金子做的？”

“反正那地原先是我们的，我们想定多少钱就定多少钱，你管不着！哼，再说，搬走了又怎么着，美国的联合国反正一直是在这儿，我们自个儿也能开联大；你们那个联合国没有美国参加，哼，意思不大的。”

……

争吵进行了十几分钟，大家都累了，也早就饿了，于是停止论战，宴会开始。

就在孩子们都拥向餐桌时，戴维大喊一声：“等等！”他看着丰盛的餐桌，对着旁边的贝纳说：“这堆猪食是你安排的？”

贝纳瞪着眼问：“有什么不对吗？大人那会儿都是这样的！”

戴维大声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成天大人大人的，别再显示你对他们那些臭规矩是多么内行，这是孩子世界！上冰淇淋！”

“哪有在国宴上吃冰淇淋的？”贝纳嘟囔着，但还是让人端上了冰淇淋。

“太少太少！”戴维看着桌子上摆的一客客冰淇淋说：“不要这种小包装的，要用大大的盘子装大大的一堆！”

“哼，像什么样子。”贝纳小声嘀咕着，但还是不得不照办，让人端上了十大盘冰淇淋。那盘子可真大，要两个孩子抬着才能端进来，这十大堆冰淇淋在餐桌上摆好后，远远就能感觉到它们的寒气。戴维走过去，拿起一个大高脚杯，噗一声插入那乳黄色的小山中，然后把杯柄一撬拿了出来，高脚杯中已装满冰淇淋。然后他举起杯子，几大口就把那一大杯冰淇淋吞光了，令旁边的孩子们嗓子眼儿和胃都感到痉挛。但戴维满意地咂了咂嘴，好像只是呷了一口温咖啡。

“好，各位，我们开始比赛吃冰淇淋，谁吃得最多，他的国家就是一个最有趣的国家；谁吃得最少，他的国家就最乏味。”说完他又舀了一满杯冰淇淋大吃起来。

虽然这个标准令人质疑，但事关国家荣誉，小元首们还是一人一个高脚杯，模仿戴维那样吃了起来。戴维连吞了十大杯面不改色，其他的孩子为了使自己的国家不乏味，也跟着大吃。旁边的一群小记者们兴奋地拍摄着这场比赛。最后，戴维以十五杯获冠军，其他的孩子元首也都把自己的小肚子吃成了冰柜。后来，不止一人上吐下泻，急着在白宫里找厕所。

吃完冰淇淋后，小元首们都去找烈性酒暖暖肚子。

孩子们站成一堆堆，拿着火鸡腿和啤酒吃着喝着谈着，活泼生动的各国语言和电子翻译器呆板的英语交织在一起，有几群孩子不时爆发出笑声。戴维端着酒杯到处走，脖子上吊着一个大大的电子翻译器，不时插进一堆去高谈阔论。孩子们都不愿理他，他只当没看见一样，同每个人都亲热。

宴会热闹愉快地进行下去，上菜的孩子服务员穿梭进出，但吃的一摆上来很快就光了，好在白宫的供应很充足。空酒瓶在钢琴旁堆了一堆，孩子们渐渐喝多了。这时出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英国首相格林和法国总统皮埃尔，还有几个北欧国家的小首脑，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着一个他们觉得很有趣的话题，当戴维端着一大杯威士忌挤进来时，皮埃尔正眉飞色舞地发表着什么高见，戴维把电子翻译器调到法语档，耳机中响起了这样的英语：

“……反正，据我所知，大英帝国已没有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了。”

“是的，我们曾为这个很苦恼。”格林点点头。

“完全不必，为什么不效仿法兰西，建立起一个共和国呢？是的，英格兰、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邦共和国！这完全说得过去：国王是自己死的，又不是像法国的那样被送上断头台。”

格林缓缓地摇了摇头，很有大人风度地说：“不，亲爱的皮埃尔，那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讲都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对皇室的感情同你们不一样，它是英国人的一种精神寄托。”

“你们太守旧，这就是日不落帝国的太阳一点点缺下去的原因。”

“你们喜欢变革，但法兰西的太阳也缺下去了，欧洲的太阳都缺下去了，拿破仑和惠灵顿难道能想像，这样的世界会议不是在伦敦巴黎或维也纳，而是在这个粗俗的不懂礼貌的牛仔国家开……算了，我们不谈历史了，皮埃尔。”格林痛苦地摇摇头。

“可现实也同样难办，你们现在到哪儿去找一个女王呢？”

“我们准备竞选一个女王。”

“什么？！”皮埃尔失尽风度地叫了一声，又引来了好多人，使这里成了宴会上最大的一圈。

“我们要让一个最美丽，最可爱的女孩儿当女王。”

“这个女孩的家族和血统呢？”

“这些没有关系，只要她是英国人就行，关键在于她必须是最美丽最可爱的。”

“这太有意思了。”

“你们不是喜欢变革吗？这也算是一项变革吧。”

“竞选是采用什么方式呢？”

“他们的方式。”格林指了一下旁边的戴维。

“那你需要有候选人。”

格林从晚礼服的口袋中拿出了一打精致的全息照片递给皮埃尔，那是十个小女王的候选人。法国总统一张张翻看那些全息照片，每看一张就发出一声长长的惊叹。大厅中的孩子们几乎都围了过来，传看那些照片，大家也同皮埃尔一样惊叹着。照片上的小女孩儿们太美丽太可爱了，简直是十个小太阳！

“孩子们，”军乐队的指挥说：“下面这支曲子是献给十个小女王的！”

乐队奏起了《致爱丽丝》，这支轻柔如水的钢琴曲由军乐队演奏出来，竟然仍那么轻柔动人，比钢琴更加使人陶醉。在这乐声中，孩子们觉得世界、生活和未来都会像十个小太阳那么美，那么可爱。

一曲奏完后，戴维以美国人特有的务实精神问格林：“那么，女王的丈夫呢。”

“也是竞选产生，当然是选一个最漂亮最可爱的男孩儿了。”

“有候选人吗？”

“还没有，女王选出来以后才会有。”

“是的是的，这还要听女王的意见。”戴维理解地点点头，随后就把美国务实精神发扬到了顶峰：“还有一个问题，女王这么小怎么生王子呢？”格林没有回答，只是哼了一声，表示对戴维没有教养的轻蔑。在场的孩子们对这个问题内行的不多，有的干脆莫名其妙，所以好大家都在仔细地思考，好一阵没人说话，后来还是皮埃尔打破了僵局：

“我想，是不是这样，他们俩的婚姻只是，嗯，怎么说呢，象征性的，他们俩并不是像大人们那样住在一块儿，他们长大了才会生孩子，是这样吗？”

格林点点头表示同意，戴维也点点头表示懂了，随后，他好像突然变得谦逊起来。

“嗯，嗯，我想同您谈谈那个漂亮男孩儿的问题。”他用戴着雪白手套的两只手很有风度地比划着说。

“您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戴维更谦逊了：“我是说，是说，他还没有候选人。”

“是的，还没有。”

戴维这时看上去去谦逊到了极点，他的食指向回勾着：“您看，我，我符合条件吗？”

周围响起了一阵轻轻的笑声，这使总统很恼火，他大喝一声“安静！”，然后又转向格林，耐心地等着他回答。格林慢慢地转过身，从宴会桌上端一支空酒杯，向旁边的一个小服务员微微做了一个手势，让他给自己倒满了酒，然后把那杯酒端到戴维面前，等酒面平静下来后说：

“你照一照。”

周围爆发了一阵大笑，这笑声持续不停，连小服务员和军乐队的小演奏员们都看着他们的总统大笑不止，笑得最开心的要数总统的小秘书贝纳了。

被围在中间的总统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其实戴维就是照照也绝对不次，说句实话：如果他是英国公民而不是美国总统的话，他是够那个候选人资格的。

各国小首脑的耻笑固然令他不快，但他最恼火的还是格林。这几天来，在同北约各国首脑的一连串接触中，最令他不快的就是这个首相。他一到美国就向戴维要这要那，要钢铁，要石油，要的最多的还是武器，造价 45 亿美元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要三艘，造价 20 亿美元的三叉戟级核潜艇一下就要八艘，干脆就是想重建纳尔逊时代的帝国舰队。更可气的是，他还要地盘，开始只是要二次大战前的太平洋和中东地区的一些殖民地，后来竟搬出一卷十七世纪留下来的臭哄哄的牛皮地图，那地图上没有经纬线，南北极都是空的，美洲和非洲也是错误百出。格林指着那张地图告诉戴维，那时这儿是英国的那儿也是英国的，

就差提独立战争前的北美洲了！他认为美国即使不能帮他们把这些全夺回来，至少也要让他们拿回相当一部分，像现在他们剩下的那一点点地方，同他们昔日对西方文明做出的贡献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大英联合王国在过去的两次大战中都是美国的神圣盟友，在上次大战中他们耗尽国力守住了英伦三岛，才没使德国鬼子渡过大西洋打到美国来，而他们却因此衰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地球表面这块大饼要重新分了，美国有义务帮他们分到以前丢了的那些！但是，当戴维提出要求，待到条件成熟，北约将在英伦三岛上布置密集的中程战略导弹，以便为向东欧挺进作准备时，他立刻变得同大人们那会儿的铁女人首相一样硬，声称他的国家和整个西欧都不想变成核战场，新的导弹不但不能布置，原来有的也还要拆一些走……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他居然笑话起美国总统来了。就像一个以前挺阔现在破了产的绅士，还免不了要摆摆臭架子。想到这里戴维气不打一处来，挥起一拳打在格林的下巴上。

身材细长的小首相正得意地端着那怀给戴维当镜子的酒，在突如其来的这一记猛击之下，从宴会桌上翻了过去。东厅大乱，孩子们围着戴维愤怒地大喊大叫起来，连大厅中的美国孩子都对他们总统的野蛮行径大为不满，军乐队的几个孩子把喇叭对着戴维乱吹一气。格林首相在别人的帮助下站了起来，他顾不得身上的鱼子酱和色拉，第一件事就是把弄歪了的领结扶正。把他拉起来的英国外务大臣是一个又粗又壮的男孩子，他猛向戴维扑过去，但被首相一把拉住了。格林的头脑在他身体站起来之前就经历了由热到冷的飞快转变，当他站直时，已经明白了这不是因小失大的时候。在这混乱的时刻，只有他一个人处于令人敬佩的冷静状态，他极有绅士风度地伸出右手竖起一根指头，用毫不变调的声音对旁边的外务大臣说：

“请，草拟一份抗议照会。”

小记者们的闪光灯亮成了一片，第二天，所有的大报上都将出现格林身着装饰着各种名菜的晚礼服，优雅地竖起一根指头的大幅照片，首相的政治家和绅士风度将传遍美国 and 欧洲，他在充分利用这个显示自己风度的天赐良机上得了满分，而戴维，只能怪自己酒喝得太多了。现在，面对着一大群愤怒的各国小首脑和幸灾乐祸的小记者，戴维开始为自己辩解：

“你们说什么？我霸道，美国霸道，那英国人呢？他们霸道的时候你们还没有看见呢！”

格林又对他的外务大臣竖了一下指头：“请，再草拟一份照会，针对对联合王国的无耻攻击，我们声明：我们，和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是世界上最懂礼貌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种没有教养的野蛮行径。”

“大家别信他！”戴维把两只手起劲地冲人群挥着，“我告诉大家，早在公元 10 世纪，英国人就自称为海洋之王，他们把自己能航行到的海洋全叫做不列颠海。在大海上，别国的船遇到英国船时都要向它行降旗礼，不然的话英国军舰就要向这些船开炮！在 1554 年，西班牙王子菲力浦第二乘船到英国去娶他们的玛利公主，就因为忘了向英国军舰敬礼，他的船挨了英国人好几炮；后来到了 1570 年，又是为了海上敬礼的事，英国军舰差点炮击西班牙女王的船队！你们问问他，有没有这事儿？”

戴维毕竟曾是一名出色的电视主持人，他强有力的反击一下把格林噎住了。戴维接着说：

“什么霸道不霸道，这都是大人们想出来的名词儿，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英国几百年前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他们那时干的事儿不算霸道，算是辉煌历史；美国现在也有世界上最大最大的舰队，我们有尼米兹航空母舰，有三叉戟潜艇，有像蚊子那么多的飞机和蚂蚁那么多的坦克，可我们还没有让别人见了美国船就降旗呢！凭什么叫我们霸道？！哼，总有一天……”

戴维的话没说完，下巴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像格林一样从桌子上翻了过去。他没有让人拉，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顺手抓起一支同他胳膊一样长的大香槟酒瓶向着袭击者抡了起来，但他的手在半空停住了，瓶中剩下的法国香槟咚咚地流了出来，在橡木地板上溅起一片白沫。

对面站着日本首相大西文雄。那个身材矮小但结实的东方男孩儿表情平静，若不是亲眼看见，戴维真难以相信刚才那一拳是他打的。

虽然不像格林那么风度优雅，戴维也表现了一个小政治家的克制，他让人难以察觉地叹了口气，把瓶子扔下，掏出手帕擦着自己的手和脸。戴维知道，未来同他的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劲敌不是俄国人，也不是德国人，而是日本人，在这个星球上，能使总统产生敬畏的国家，只有太平洋对面的那个岛国了。戴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产生这种感觉，他是一个看重尼米兹航空母舰和三叉戟潜艇的人，这些日本都没有；不

错，日本有小汽车和彩电，但这些也不是使戴维对他们又恨又怕的原因，戴维觉得，那些矮壮的岛国孩子身上有一种美国孩子所没有的东西，这种东西可称之为气质，也可称之为民魂，这东西有可能使他们代替美国而赢得世界。

戴维没有理大西文雄，避开了他那逼人的目光，转向格林，指着他说：“我真不知你是怎么回事，”又挨个儿地指着每一个北约国家的小首脑，“你，你，还有你，都是怎么回事儿？！上世纪后五十年，要是没有美国，你们早让熊吃了！如果我们能像那时那样合作，大家都能得到自己那份儿，可如果像这样，什么事儿还没有干，就要这要那，那还不如散伙的好！”

北约和西欧较强的国家英法德的小首脑们都不吱声，他们都知道散伙对美国固然不利，对自己更倒霉。不错，他们的爷爷奶奶们都称雄过世界，他们也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他们可以炫耀自己的油画和交响乐，但现在，无论是拿破仑还是惠灵顿还是达芬奇莎士比亚，都帮助不了他们的忙，只有山姆大叔的孙子们能使他们保持昔日的地位并得到更多（虽不是当年的全部）。至于像希腊比利时这样的北约小国，更是敢怒不敢言，在这重新瓜分世界的前夜，如果掉下了美国的战车，别说什么也分不到，而且总有一天人家要分到自己头上来。

那个日本孩子并不想把事情就此了结，他向四周扫了一眼，看到了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亨利·麦肯齐，就走了过去，大西文雄没带电子翻译器，但他能说一口生硬但流利的英语。

“请问法官先生，贵国法律如何处理像这样在公共场合的伤害罪？”

“嗯……”亨利小心地斟酌着词句，“这，恐怕还没有严重到按伤害罪起诉的程度，这只能算是，嗯……破坏公共秩序吧，像这种情况，一般只处以，嗯……短期监禁或罚款。”

“罚多少？”大西文雄紧咬着问。

最高法官很是为难：“这……我认为目前这种特殊场合……象征一下吧，一百元。”

日本首相从西服里掏出一打钞票放到桌子上，然后转身看着美国总统。戴维又被将一军，在众目睽睽之下只好掏钱，但没想到虽穿得挺阔气，口袋里却一个子儿也没带，他转向旁边的贝纳，胖女孩儿脸儿朝天摇摇头。戴维狠狠瞪了她一眼，这小丫头肯定带着钱的，只是想看总统的笑话。

“我替你交吧。”大西文雄说完，变戏法似地又掏出一大打钞票放到子上，看了一眼戴维，又扫视了一下周围的孩子，说：“这可是日元，六百日元。”

小政治家们刚刚发育起来的政治嗅觉立刻嗅到了这个日本孩子后一句话的深刻含义，这含义几句话是难以说尽的，但从面上的意思讲：首先，日元要值钱了；然后就是那个发人深思的数目：六百，超新星爆发前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 160 左右日元兑换一美元，但在这个迎接新世纪的全球首脑聚会上，他把日元升值到 6 元兑 1 美元！

戴维看着那堆日元，像看着一堆正在飞快蔓延的烈火，他轻轻叹了口气，说：“是啊，你们有钱了，阔起来了，可别忘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麦克阿瑟将军踏上你们土地的时候，日本只剩下一些一阵小风就能刮倒的榻榻米小木板房，汽车用的是木炭瓦斯……是我们给你们撑起了核保护伞，是我们保卫了你们的海上运输线，你们才能造出那么多彩电和小汽车。哼，要是没有美国，要是没有美日防务条约，别说造小汽车，你们自己都要买伏尔加了！可现在，你们有钱了，阔起来了，唉，见鬼……”戴维叹气摇头，一付感叹世风日下的样子。

当孩子们接过世界以后，世界政治和国家关系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一切都撕去了大人时代那层彬彬有礼的伪装，变得赤裸裸了。孩子们都已适应了这种形式，反而觉得大人们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很可笑。当一批身穿雪白服装的孩子又端上一批美味的葡萄酒蒸蜗牛时，宴会又继续下去，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现在，每一场国际间高级会议都会发生刚才那几幕，那丝毫不会影响孩子们的食欲，这次宴会本来几乎可以称做是完美无缺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破坏了一切，因为这件事使孩子们再也吃不下去了。

交纳罚款后，戴维总统立刻又变得热情可亲了，他插进一圈圈孩子们中，愉快地参加他们的谈话，并以东道主的身份劝大家多吃多喝，给他碰到的每一个人，包括格林和大西文雄拿酒拿菜。这一次，美妙的气氛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深夜，也没再发生什么事。突然，法国总统皮埃尔挥着两手大声叫大家安静。

“各位，我发现了一件事：请看这三位……”他指指三个黑人孩子，他们正在东厅的一个角落并排坐着，低着头一声不响，“自我们这个美妙宴会开始以来，他们仨一直坐在那里，不说话，什么也不吃。我想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是的，一定有的。现在，爸爸妈妈们都走了，你们的心里话和苦处只好说给小朋友听了，说给我们听听，好吗？也许我们能帮助你们呢。”

孩子们纷纷向那三个黑孩子围过去，黑孩子中的一个站了起来，用很标准的英语作了自我介绍：他们是三个非洲小国的首脑，他们的国名很多孩子是第一次听说。

“请原谅，请原谅，我们打扰大家了……”那个黑孩子紧张地说。

“不，一点都不！”皮埃尔安慰他们，其他的孩子也纷纷附和。

“请大家不要管我们，继续开你们的宴会吧。我们实在吃不下，不是胃口不好，也不是菜不好，菜很好，真的，太好了，我们见都没见过，是我们的国家使我们吃不下。小朋友们，魔鬼般的干旱在我们那块土地上已持续了两年，那里的原野在太阳下冒烟，大地裂开长长的口子，在干枯的河塘中，静静地伏着一条条鳄鱼，它们已都是干枯的空壳，用火柴一点就着……大人们在这个时候吃饭已是一件难事，现在那里却只剩下我们孩子了。在我离开国家到这里来时，饿死的孩子铺满了机场跑道，我们把他们移开飞机才飞起来。那些饿死的孩子，轻得像一张纸，一阵风就能把他们吹起来……在你们现在吃着这些我们没见过的好吃的时，我们的国家不知又有多少孩子饿死了……啊，对不起，我现在不该说这些，请原谅我们……”

整个东厅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之中，各种肤色的孩子们睁大含泪的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三个黑孩子，他们都瘦得不能再瘦，似乎也能被一阵风刮起来；他们没有其它孩子们的西装革履，只穿着粗糙的亚麻布衣服，其中一个的布鞋还张开了大口子。大家都知道，在联大开会期间，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那份没吃完的饭仔细地放到食品袋中，再放回宾馆房间的冰箱中，而他们自己则时时处于饥饿状态中，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竟在会议大厅的走廊中饿昏过去！每天上午十一点以后，他们在会议坐席上就心神不定，显然是盼着开饭，但真的开饭，他们又都像想起了什么，只吃很少。有几个西方代表曾劝他们吃饱，如果他们需要食物带回国的话，可以赠送几大卡车，只要他们的座机装得下。可那三个孩子不接受这些礼物，只是自己吃饭时节省。其实，他们本人并不穷，他们的父母都是那个国家的上层人物，都在美国有可观的资产，他们完全可以穿好衣服，吃饱饭。他们并不是为了省多少，这黑孩子自己也知道，他们省下的那点儿回国是救不几个小朋友的，他们只是想同国内的孩子们一起挨饿。而这时，美国总统向国内的孩子们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却有这么一段话：

“……我要提醒小朋友们注意饮食，因为现在没有爸爸妈妈们指导你们正确的进食方式了，我们发现，孩子们最近偏食高热量的糖类和肉类，这是不好的，我劝大家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并且多多运动以帮助消化，原因很简单：我可不想在一个由小胖子组成的国家中执政……”

各国的小首脑们依次走过去，紧紧地握住那三个和自己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血管流着同一种颜色血液的孩子的手。

戴维首先打破了沉默，他那漂亮的眼睛中充满了泪水。

“我……我愿意告诉你们，我们的国会已通过了一项很大很大的援助计划，现在这项计划已经开始执行，第一批装有二十万吨小麦的三艘巨轮已经从纽约港启航，现在正开往非洲……”

这时副总统米切尔打了个手势挡住了总统的话头，然后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戴维没等他说完就大怒起来，抽手揪住副总统的衣领。

“什么？！船不是已经装完了吗？”

“是的，可……”

“那么是没有人开？安纳波利斯海校短期培训出来的那些男孩子呢？他们不是吹牛能开起航空母舰吗？我在上个星期日就亲自签发了起航命令，可现在船还在港口！难道要我亲自把航推出海去吗？你们这群小蠢猪！”

米切尔被骂得脸和脖子一片通红，他支支吾吾地解释着：“是这么回事儿，这次航行是由海军负责的，五角大楼的孩子们认为这事应该再缓缓，因为……因为三个受援国中有两个拒绝我们在他们国土上建立空军基地的要求。还有一个原因：在这之前，空军的一架‘大力神’运输机已经在一号受援国空投了近百吨

大米，但中央情报局的孩子们后来发现一件事：那个国家有许多反政府的孩子游击队在活动，他们首先用武力控制空投地点，收集所有空投物，把每袋大米上的 U.S.A 标志涂掉，画上镰刀斧头标志，然后再散发出去，并宣称那是 X 国飞机空投的，所以，空投就没有继续……”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因为……五角大楼觉得既然让他们负责援助计划的实施，这些都在他们的权限之内。”

“哼，怪不得大人们都说美国是一个左手不知右手在干什么的国家。”戴维的气消了许多，他想了几秒钟，把手一挥，“算了，不管这些，第一支船队照常起航，我们不能看着那里的孩子们活活饿死，要不还有什么脸来领导世界？”

“可……”

“还有什么？！我说过，起航！见鬼！”

“总统，从卫星照片和飞机观察来看，目前受援地区的情况已经很不妙了，那里的运输系统已全部瘫痪，连最起码的运输条件都不具备，就算我们的船到达港口，粮食也送不到最需要的地方，真的，我怀疑那些孩子是否还有力气来搬那些粮食。由陆路向非洲内地散发粮食，目前我们也做不到。

“那么，改为空投！”

“你知道，我们国内航线都缺少足够的飞行员，大规模的远程飞行太难了，就是飞那么有限的几次，只能空投几百吨粮食，顶什么事儿呢？”

……

孩子们静静地听着总统和副总统商量着援助非洲的事，并把希望寄托于他们，因为现在除了他们，没有一个国家有这种能力了。现在，他们看到两位小总统被难住，也都心急如火。这时，从人圈外远远传来一个沉着的声音，这声音不大，但把所有人都吸引过去。

“也许可以这样，”

说话的是沃恩，宴会开始后，他一直不引人注意地站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面向着墙，似手在欣赏着上面的艺术品。现在他说话时，也只是略略侧过身看了众人一眼，又背过身去看着墙上的浮雕，“可以空投糖类和动物油，这些东西热量大，对于拯救生命来说，一吨这样的高能食品可以起到十吨大米的作用。由于那些地区的气候，这些东西应该采用小袋真空包装。首先用船把食品海运到非洲，同时运输机飞抵港口附近的机场，这样飞机将从非洲海岸的美国援救船上直接装货并向内地散发。我们知道，沿海地区的灾情虽然严重，但情况比起内地来好得多，内地已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批援助物资只能向内地散发，这就需要有一批援助人员维持沿海机场的秩序，他们可以由运输机载去，也可以随船到达，以防沿海难民哄抢物资。”

孩子们都觉得这个方案十分有理，纷纷赞同。沃恩呷了一口一直端在手中一杯威士忌，他说话时眼睛一直没离开墙上的浮雕，好像注意力也一直集中在那上面。在场的小国家首脑中很多人都有一定的大人风度，但那一一看就知是模仿的或说装出来的，但沃恩不同，他所表现出来的成人般的沉着和老练是内在的和真实的，有一种东西把他同这孩子世界隔开了，孩子们真觉得他是个大人。

戴维悄悄地看了沃恩一眼，他此时比别孩子更敬佩沃恩，因为他对国务卿的话理解更深一层。他知道这个简短的方案解决了所有的让人头疼的问题：世界将会认为，那些随着救援船和飞机而去的美国救援人员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维持沿海机场的秩序，那些孩子自然不应两手空空地去，他们将用冲锋枪和机关枪守住这些机场。而沿海那些饥饿的孩子看着堆在眼前又可望不可及的食品，不会长时间无动与衷的，求生的本能会使他们闹出一些事来，这样，美国就又有完全正当的理由增派更多的“救援人员”去机场，并且在运送援助物质的同时捎去几辆 M-1 坦克和能飞到内地作战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帮助机场维持秩序也不是说不过去的。这样，不但可以避免那些该死的小游击队员把 U.S.A 改为镰刀斧头，而且使五角大楼有了他们想要的空军基地。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戴维亲切地对那三个黑孩子说，“现在问题有了初步解决，我们的第一次航行至少可以救活你们国家那些最危险的、已处于死亡边缘的孩子，至于以后，让我们再慢慢想办法，只要美国在，世界就在！现在，请你们吃些东西，好吗？”

“不，谢谢。在我们国家的孩子们脱离饥饿以前，我们只能吃得同他们一样多。对于你们的援助，我们表示最深的谢意，但，我们自己心中并不会因此而轻松，但愿我们的孩子们在初步逃过了饥饿后能用比世界其他孩子大十倍的努力去劳动、去建设，就是累死也不要饿死。我们不能只靠别人生活，要别人的越多，我们欠的就越多。”

“不，朋友，你什么也没欠我们，美国的援助是无偿的。”戴维自豪地拍拍胸脯。

黑孩子痛苦地蠕动着厚厚的嘴唇，显然，饥饿正在折磨着他，但他还是艰难地说下去：“谢谢。但是，总统，还有所有的领导着你们所在的国家的小朋友们，也许有一天，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大同世界会到来，但在这个世界没到之前，我请你们千万记住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在黑非洲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告诉我们的，他们不是用话，而是用他们的血和泪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看过美国的企业巨子艾柯卡的自传，我想用他写在书皮上的一句话来说出这个道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宴会就在孩子们对这个黑孩子的话长长的沉思中结束。四、战争前夜

宴会在凌晨一点结束，客人们的小汽车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一辆接一辆地消失在夜幕中。日本首相大西文雄最后走出东厅，当他拉开自己黑色的丰田车车门时，美国总统的秘书贝纳从东厅中飞跑出来叫住了他。

“首相，请等等，总统要同您会谈。”

“马上？”

“马上！他在蓝厅等您。”

大西很是奇怪。到美国后，他一直催促总统尽快举行两国首脑高级会晤，但戴维只顾同西欧的北约成员国打得火热，首脑会谈不断，对他却一直不理睬。大西对此倒并不太介意，因为他知道，戴维不可能不重视日本。现在，他对这次会晤是胸有成竹的。

“请转告总统，我要去水门饭店的住处拿一样东西，随后就来。”大西说。

“是文件之类的吗？如果可以的话，您写个纸条，我去替您拿！”

“是送给总统的一件礼物，还是我亲自去吧，不太远的。”大西说完，钻进汽车消失在夜色中。

在白宫的蓝厅中，戴维总统紧张兴奋地来回踱着，他的脚踏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出产的深蓝色萨伏纳里地毯上，地毯正中织有一轮破云而出的椭圆形太阳，戴维不时站在那轮太阳上仰头思索。他之所以把同日本孩子的会晤一拖再拖，一是因为这次会晤极其重要，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把握。戴维想干某件事又自觉没把握的时候是很少的，但这就是一次。他知道，这次会晤将像大人們的雅尔塔会议一样至少决定以后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他所制定的美国征服世界庞大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这一步成功，今后的美国将在通向地球霸主的道路上通行无阻；如果失败，美国将坐失良机，并陷入同后来崛起的其它强国无休无止的竞争之中，很难再有出头之日。

当赫尔曼·戴维在将离人世的前总统面前，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面前，在星条旗下，把手放在圣经上念着上面的文字：“他们将把剑锻成犁，把长矛锻成剪树的勾剪”时，他是心不由衷的。他曾以一个和平小卫士的形像出现在超新星爆发后的孩子反核大军前，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清楚地知道，美国要想真正利用这个宇宙或上帝赐予的千古良机，使星条旗成为地球的球旗，使纽约成为世界权力中心，道路可能有许多条，但最后都要通过一段必由之路——战争。作为超新星纪元开始时掌握了帝国主义世界最高权力的第一个孩子，戴维是有发动世界规模战争的魄力的；但做为一个小政治家，他有一种对于战争的本能的谨慎。这场必然要爆发的世界争夺战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孩子战争，这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残酷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不错，历史上不乏有孩子参加的战争，从拿破仑时代的莱比锡战役到不久前的两伊战争，但那些战争是以大人为背景的，而且那些参战的孩子也比现在的孩子们大得多。戴维不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孩子，战争的残酷和道义是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但他也不是一个鲁莽的孩子，从孩子的角度来衡量，他有着非凡的政治远见，否则不可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清楚一场孩子世界大战的复杂性，在这样的战争中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使美国面临灭顶之灾。

贝纳打来电话，告诉他日本首相要过一会儿才能来。戴维使自己平静了一下，开始回忆起大人們的历史。

对于这个突然到来的新世纪，很难从上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得到什么直接的经验，但历史的启发总是有的。美国的顶峰是上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那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个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使本土远离战争，使国家经济免遭战火破坏，并以这个强大的国家经济体系为后盾，在大洋对面的遥远战场上火中取栗。二次大战中，苏联伤亡人员达两千万，美国却只有区区四十五万；欧洲和亚洲在战火中变成一片废墟，而美国本土却远离各大战场，唯一能记起的直接战争破坏就是一艘航过广阔太平洋的胆大包天的日本潜艇向旧金山打了几炮，再就是几个从遥远的大洋对面顺风飘过来的日本妇女和孩子糊的纸气球，气球下面吊着燃烧弹，想引燃美国的森林。正因为如此，战争刚刚结束时的美国是唯一一个保留了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大国，这使它成为当时的世界宪兵，而照戴维的想法，如果那时罗斯福用另一场世界大战代替雅尔塔会议，一鼓作气把红色东方收拾掉，现在世界已经是美国的了。

戴维现在已经明确了他要发动的战争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快：首先是迅速发动，现在，世界刚从休克中苏醒，每个国家都处于摇摇晃晃立足未稳的状态，轻轻一推就会重新倒下，根本经受不了一次大规模闪电战。另一方面，世界目前正处于迅速恢复的阶段，这不只是经济上的恢复，各国孩子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学习，严酷的现实将使他们的政治组织经验和军事组织经验迅速积累起来，他们每分钟都变得比上一分钟更老练更坚强更难对付。所以必须抓住时机，万万不可犹豫不决。从自身来说，即使是美国，现在也经不起半年以上的战争的消耗。

二、狠：必须彻底摧毁战争目标的国家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不择一切手段扑灭可能出现的抵抗，使其至少在半个世纪内无法恢复过来。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隔岸放火，使美国本土远离战争，不能让战火烧伤自己。

戴维懊丧地发现，目前仅靠美国自身是难以实现以上计划的。不错，以前美国称雄世界，固然依靠它雄厚的国力，依靠它的钢铁，它的坦克飞机和超级舰队，但同时，也依靠一支高质量的军队。现在，美国还能在短时间内重建这样一支军队吗？戴维认为可能性不大。这一代美国孩子经历了核恐怖时代，他们是世界上最痛恨战争的孩子，他们认为战争是大人们生产出来的一个丑恶怪物。超新星爆发以后，当孩子们知道世界上只剩下自己时，都认为战争已随大人们而去，现在美国社会都在谈论百年和平和大同世界，简直成了一种公害。

戴维想起了前两天的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小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恢复美国陆海空三军，但事情进行不下去。他问国防部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征兵有些困难，部长回答说不是什么困难不困难，按国会新通过的征兵法根本征不到兵！戴维不相信美国孩子糟到了这种地步，就亲自拿着征兵广告到宪法大街上去散发。一下子围上来一大群男孩子，他们把征兵广告一抢而光，并且对总统庄严地宣布：为了合众国，他们愿意现在就入伍！是的，不回家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美国陆军的人了！总统当时高兴得眼泪都流下来了，让那些孩子跟着一位少将走，他是全国征兵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说当然当然马上去跟他走，但我们在为国献身之前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总统说提吧，绝对满足！他们说入伍可以，但自己的军衔不得低于五星上将！小总统目瞪口呆，说如果这样他们也只能是一群没有士兵的五星将军。他们说无所谓，只要穿带五颗金星的将军服，拿相应的薪金就行！总统说：五星上将是最高军衔了，你们要是都成为五星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总司令怎么领导你们呢？他们说你可以授他们六星或七星上将嘛，星儿是取之不尽用不竭的！戴维说这里是征兵站，不是西点军校，这里只收士兵不要将军，我们将军已够多的了。那帮狗娘养的说去你的吧，一哄而散了。所以直到现在，美国军队还只有一帮扛着星星的光杆将军！

当然，大人们时美国社会反战情绪之强烈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但照样可以在越南和中东打仗，关键是时间问题。留给戴维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是难以产生出一支征服世界的超级军队的。

于是戴维想到了日本孩子。

在公元纪年的最后几年，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的最新一代已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从两千六百年前的神武天皇时代传到今天的日本精神在他们身上消失了。现在的孩子们，再也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

坚忍和勤奋，他们没有父辈那样矮壮的身材的黄黑的皮肤，以迎接自然和人类的一切灾难；他们身材修长，皮肤白嫩，经不起任何风浪。他们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或者为考上名牌大学没日没夜地粘到书本上，考试前提心吊胆地到神祠中朝拜；或者在银座里醉生梦死，或者加入“暴走族”的队伍，骑着拆掉消音器的本田摩托，在市民的惊叫声中飞速驶过市区的高速公路。他们看着年轻的父母为了一套公寓，每天夹着皮包早出晚归，把大公司当成自己的家，就是深夜回到家中，也是阴沉着脸，像一对呆板的机器人一样坐在榻榻米上不说话。有那么一天，全家终于搬到新公寓中去了，他们却仍然没有高兴起来，只是显得无限地疲倦，随后疲倦中又透出无聊和茫然，他对她或她对他说：“你看吧，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呢？”

同时他们知道，联接他和她的纽带已开始松了。外面的社会上，发了疯似的竞选，层出不穷的政界丑闻，电视上的政客们全是同一幅苦着脸的日本呆相，让人看着就来气；还有公司兼并、海洋污染、工作死、吸毒、自杀……电视里看到西方的高速公路上到处是三菱和丰田车，看到日本人买下了好莱坞的大厦，但想想整个日本都缩在当年战胜者的核保护伞之下，这些也意思不大。所有这一切都把最新的一代造就得软弱自私，没有前辈的责任心，更没有前辈的民族精神。最让人痛心的是：他们体会不到前辈在那含辛茹苦的艰难岁月中所经历的磨难与耻辱，不理解他们的感情。不论大人们怎样大动感情，孩子们都认为《阿幸》的主人公是一个乏味的女人，远比不上《星球大战》中的莉阿公主。当那位热衷于鼓捣海虫的天皇去世时，电视映出皇宫前上年纪的人们长长的哀悼队伍，后来，镜头摇到一群冷眼旁观的孩子身上，一个梳着“朋克”头的小子回答记者问时，轻蔑地用大拇指指了一下那些沉痛的老人，尖声尖气地说：“天皇吗？一堆垃圾！”当时一定有无数的老前辈想砸碎电视，可惜他们没力气了。在全世界人们的眼中，日本的形象比起上次世界大战时已大大改变。人们认为，自五十多年前，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低着戴礼帽的头，步履沉重地登上“密苏里”号战列舰的前甲板，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然后再走下来后，那场血流成河的战争中疯狂的日本已经消失了。人们惊奇地看着昔日发誓要战斗到底的民族后来默默地，但也是和顺地与战胜者合作，以这个民族特有的坚忍精神重建那一片废墟，并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使得日本太阳重放光芒，而且这轮太阳的亮度丝毫不比昔日的帝国小。同时，军国主义也在这轮太阳的光芒下如冰块般消融。现在，日本人已把战败的耻辱转化为经济建设的热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他们所选择的一种复仇方式，在二次大战后的全球经济大战中，日本是绝对的胜利者！当又一批丰田车奔驰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当又一家西方大公司被兼并到三菱或冲电气的名下，当东芝彩电在中国的百货商场中吸引来无数羡慕和渴望的目光，日本人总会得到某种满足，他们心中的耻辱和愤怒也会在这种满足中慢慢消失，那个疯狂的帝国在他们心中永远死去了，太平洋上的腥风血雨已成为一场遥远的噩梦，只在靖国神社的香烟中还能隐约看出点影子，日本似乎只有菊而没有剑了。

但人们错了，这个错误的可怕代价要他们的孩子来付。

正当美丽的樱花同白鸽一样成为和平和友谊的象征时，在经济太阳的灿烂光芒下，在大洋对面这个昔日敌手的帮助下，日本一直在不太为人注意地磨着一把新剑，当超新星在太空中出现时，那把剑已相当锋利了。

1994 年日本的防卫经费已达 350 亿美元，仅次于苏美。并且，自 1981 年以来，日本军费预算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 5.5%，高于美国。陆上自卫队有 22 万兵力，并且装备精良，从其装备来看，战斗力在世界上可排名第 5。海上自卫队拥有护卫舰 62 艘，潜水艇 18 艘，还有大量扫雷舰和警戒舰等大量其它舰只，共 568 艘，按吨排名为世界第七，而按舰载飞机数量、性能以及导弹系统一起考虑的话，日本的海上打击力量仅次于美、苏、英，排名第 4。自防卫厅“海港防卫政策”实施以来，海上自卫队的防御领域从日本南端直抵中东产油国！日本航空自卫队有各类作战飞机 860 架，其中 F15J 战斗机 130 架，幽灵式战斗机 300 架。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相当于美国防卫其本土战斗机的总和。而且，九十年代大量引进的空中加油机，使 F15J 的作战半径扩大了一倍，使日本的空中战斗力远超过保卫本土的需要，跻身于空中强国的行列。

那么这把利剑的在新星纪元的继承者是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日本孩子除了像别国的孩子一样努力恢复经济外，还在以惊人的速度组建军队，目前日本组建的孩子军队的数量尚不明确，但肯定大大超过了前自卫队的人数。这时的日本列岛已成了一座大兵营，到处都可以看见高唱着《拨刀曲》进行队列训练的男孩子，他们有的装备着真正的步兵轻武器，有的只是扛着木枪木棒，华华和小梦从电视中看到的那个雪仗

场面就是其中之一。戴维从电视新闻中看到的一个场面更加惊人，那新闻是从太平洋上空美国通讯卫星转发过来的。电视中首先出现了日本广岛的那尊著名的塑像。广岛曾有一个在核袭击中染上放射病的小女孩，在医院中经常叠纸鸢玩。一位女护士安慰她：当她叠够一千只纸鸢时，病就会好。女孩以后每天都埋头叠着一只又一只纸鸢，终于叠够了一千只，但她还是死了。后来在广岛立了一座塑像：一个女孩高举着一只大纸鸢。后来塑像的脚下经常有孩子们献上的纸鸢。现在，那些纸鸢堆得高高的，像女孩脚下的一堆洁白的雪。这情景戴维本来是熟悉的，但觉得那些纸鸢有些异样，仔细一看，那哪是什么纸鸢，是无数架纸叠的战斗机！不断有孩子把叠好的战斗机向塑像掷去，那些纸飞机像白色的幽灵一样在小女孩儿的周围上下翻飞，并在她脚下越堆越高，迟早要把她埋住……

军国主义的幽灵已飞出了靖国神社，日本孩子不再甘心像爸爸妈妈们那样呆在那一串贫瘠的大岛之上，他们向世界复仇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日本孩子虽然令戴维心神不安，但说到底他并不怕同日本再打一次太平洋战争。如果日本孩子敢于向美国宣战，美国那庞大的战争机器将立刻开动起来，那些现在空谈和平的美国孩子将全力支持战争，就像六十多年前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戴维甚至想过诱使日本孩子进攻美国，以使美国孩子接受战争，从而达到急剧扩军的目的。他有把握打败日本孩子，自卫队留下来的装备固然不少，但同美军的武库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战端一开，美国孩子根本不需要像大人们六十年前那样同日本人在太平洋上苦战，只需用潜艇和轻型舰队封锁日本列岛，就可以把资源贫乏的岛国活活掐死。但关键是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毫无必要，戴维心中有更好的主意。日本国现在已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训练最精良的军队，这本身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日本是一团即将烧起来的烈火，现在为什么不能把这团火变成美国战车的能量，用它去烧别人呢？

脚步声打断了小总统的沉思，大西文雄提着一个小小的黑皮箱走了进来。

“你的上钩拳打得很漂亮，你们学校一定上过不少拳击课。”戴维摸着还没消肿的下巴很友好地说。

“不，我们体育课学的是相扑和空手道。”大西笑了笑回答，一点也没有道谦的意思。

两个孩子面对面地坐在两张法国镀金背靠椅上，戴维本来想同大西再闲几句以创造一个有利的气氛，但小首相立刻切入正题了，他给戴维的印象是很老练。

“关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岛原一彦大使在递交国书的同时带给您一封我的信，其中已有详细介绍，我在这里不想重复了，但如果总统有什么信中没有涉及的问题，我愿意回答。”

戴维摇摇头，没提什么问题，大西接着说下去。

“尽管总统可能同我一样清楚，我还是想谈谈日本在这个新纪元的前景。短时间内事情好像不会太坏，大人们留下来的粮食和原料够用一阵的，但长期下去就不妙了：以前的日本，是靠从四周海洋对面的国家进口全部工业原料和部分农产品来生存的，日本的血液是从海外输进来的，伟大的岛国说穿了就是一个大原料加工厂，没有外来原料也就不伟大了，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现在，超新星使得本来在现代技术下缩小的世界又扩大了，我们成了太平洋上的一串孤岛。也许，孩子们渐渐能学会一切，海上和空中运输会慢慢恢复，但那同样救不了日本，因为现在地球已是十一岁以下的孩子们的世界。几乎可以肯定，日本之外的孩子不会再履行爸爸妈妈时代签订的对日协议了，他们首先要忙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忙着在这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上站稳，这首先要吃的，有一个稳定的国家，这时日本的那些高档消费品，那些豪华轿车和大型壁挂电视，对他们不会有多大用处，不能再为岛国换来原料。最倒霉的是，日本目前也无法生产出那些产品来，无法想像我们能在短时间内使大人们留下来的那些复杂的生产线运转起来，生产出同别国交换原料的日本产品。我们需要加拿大和中国的煤，需要澳大利亚和印度的铁矿石，特别是石油，我们需要中东的石油，我们的新泻和秋田的原油年产量才 50 万吨，但需要量为 2 到 2.5 亿吨，99%靠进口。如果石油进口被卡断，日本就没有血了。现在还好，超新星给我们送来电能，但谁知这种电力能持续多久？如果它突然中断了，我们就没有燃料来驱动火力发电机，在福岛和福井的核电厂也没有浓缩铀，而利根川和信浓川上游的那几座水电站远远不够，日出之国将陷入一片黑暗！所以，我们的血管现在已经被切断了，要想掐死日本，现在正是时候。”

事情正向戴维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他告诫自己：别忙着出牌，再看清楚些。他对大西说：

“我认为事情没有您想的那么坏，首相。努力经营日本以水稻为主的农业，再把北海道那面的大牧场

恢复一部分，再捕些鱼，是能使五千万孩子活下去的。”

“不，总统！”大西愤怒说，“这些事在世界别处的孩子们手中也许不太难办，但我们就不一样了：日本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即使是大人们都不在了，岛国上还有五千万人，密度远大于超新星爆发以前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耕地又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日本孩子难道只能像您说的那样，只求活下去吗？即使我们通过努力不被饿死，又怎么样呢？日本只能变成明治维新以前的那个可怜的岛国，缩在木板塌塌米小房中，饥一顿饱一顿，担惊受怕地忍受着火山地震和海啸的折磨，最好的享受也就是穿着和服朝一个瓷瓶中变着法儿插花（花道），或庄严地用3个小时喝一杯茶（茶道）……爸爸妈妈所建设起来的伟大的日本、东方的经济太阳难道要成为一个遥远的让人难以理解的神话？！你认为这可能？！大人们在那些日子，当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威胁时，美国人常常感叹‘天啊，真不知世界第二是什么滋味！’那么您就要让日本，我想您是认识日本的，在世界的最后吃人家给的剩饭吗？这可能？！”

戴维默默地看着大西不说话。

“总统，在这个地球上你见过有哪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多灾多难？从神武天皇到今天的两千六百年，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同灾难搏斗的历史。我们所生活的海岛，到处都是火山、地震、海啸、洪水、台风，我们的国土上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铁矿石，只有难闻的硫磺，种粮食的耕地也少得可怜；五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世界所有强国都来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城市都用燃烧弹烧成灰，最后，还把人类的第一批原子弹投到我们的土地上……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创造了伟大的奇迹，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贫乏饱经战乱的岛国却成为继美苏之后的第三大经济强国！如果不是超新星爆发，我们的国民总产值能超过你们！若不是亲眼看见，你相信有我们这样一个民族？”

不相信。戴维想，但没说出来。这时，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本太平洋战争的回忆录，那段对班塞岛战斗的描写深深地刻在他的脑海中：

“……我们以为美军已完全占领了班塞岛。斋藤中将在一天前就自尽了，剩下的守卫者大部分已在昨天夜间向陆战队的最后一次自杀冲锋中阵亡。美军向全岛推进，只剩下最北面的马皮海角了。突然，我们看到在海角的悬崖上，静静地站着一群妇女，她们中有老人，也有姑娘，很多的人还背着孩子。我们用生硬的日语向她们喊话，想把她们叫下来，但她们中没有一个人向回看一眼。太平洋的海风吹起她们的长发和衣衫，使她们像一群空中的精灵。一个母亲吻了一下自己正在吃奶的婴儿，然后把他从悬崖上扔下大海，她自己也跟着跳下去。接着，其他的人也都向悬崖边走去，她们走得很有秩序，从容不迫地面对死亡。很快，崖顶上空了，只听到海浪在崖下狂吼。在远远的下方，全副武装海军陆战队员们被惊呆了，握枪的手微微颤抖着。以后的几十年中，我们一直无法理解那些人。”

这星球上没有谁像你们那样孤傲，也没有谁像你们那样顽强，更没有谁像你们那样坚忍。战争中，你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起飞前让别人用电焊把机舱盖死；和平时，你们的公司职员贿赂上司，以使自己取消休假多工作几天。你们好像生下来就是为了受罪，你们不是为生而战，而是为死而战，你们这些小魔鬼！戴维激动地想着，但不动声色地听着大西的话：

“世界真是奇怪，我们这样一个勤奋能干的民族只占有这么一群资源贫乏的岛子，而那些迟钝懒散的民族却拥有资源丰富的广阔国土，如果我们有那些，日本早就在领导全人类了！这些天我常常想起美丽的美惠子老师，在她的班上，分数高的孩子坐前排，分数低的靠后面。我看着她死去，当时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用烧烂了的嘴唇喃喃地说：‘孩子，记住，让日本……让日本……坐前排！’是的，世界应该照美惠子老师的方法办：我们分数高，我们是优等人类，就该在地球上坐前排！”

是时候了！戴维站了起来，兴奋地来回走了几步，突然转向大西。

“首相，现在，地球上的人口只有超新星爆发前的四分之一，富饶的土地有的是：加拿大，苏联，中国，甚至美国，将有大块资源丰富的国土成为人烟稀少的荒野。那么，阁下是不是准备像《日本沉没》中的那位首相一样，捧着日本的古代木雕佛像做为礼物，泪水涟涟地求人家给一块沙漠呢？”

戴维本想激怒大西，但没有成功，日本首相反而显得比刚才更平静了。他转过身去拿起了从水门饭店取来的那个小黑皮箱，“哦，我忘记了带给您的礼物，真对不起。”看着大西开箱子，戴维飞快地猜测着：一个古代花瓷瓶，或是一把漂亮的东洋刀……但大西拿出来的礼物实在让他吃惊：那东西装在一个大大的

玻璃广口瓶中，辩不出是什么，像是一个木制雕刻品，最怪的是那广口瓶中还有半瓶水。当大西把手伸进瓶中时，里面的“木雕”突然动了一下，原来那东西是活的！大西把它从瓶中拿了出来，戴维这下看清了：那原来是一只大海蟹。

戴维小心地接过了那只大蟹，它样子很丑，在戴维手中舞动两个大钳子挣扎着，戴维抓着那个奇怪的东西不解地看着大西。

“你看过《平家物语》吗？”大西问。

戴维摇摇头。

“那是日本镰仓时代的战争小说，描写 1132--1213 年平代和源代两个武士集团之间的战争。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离现在大概有，嗯……八百多年吧。那时日本有两个很大的武士集团：平代和源代武士集团，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皇的继承人，相互之间打了一场很残酷的战争，那场战争整整打了 80 年！1185 年 4 月，两个武士集团的舰队在坛野里展开了一场海上大战，平代集团惨败，全军覆没，只活下来 43 个宫廷侍女。当时的日本天皇也在平家一方的舰队里，他叫安德，是一个比我们还小的男孩儿，可也是平家武士的领袖。他穿着粉红色的长袍，有着乌黑的长发。当敌人包围他的船时，小天皇流着泪合起双掌，朝东向伊势神道别，朝西念阿弥陀佛，然后就扑到他的祖母丹井皇太妃的怀中。皇太妃对他说：‘我们的宫殿就在大海的深处’，然后就和他一起跳下了大海……直到现在，在每年 4 月 24 日，赤万圣陵都要上演这段戏。”

戴维困惑地摇了摇头，“你们东方孩子看的那些书对我们来说太懂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那些沉到大海中的武士并没有死，八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海底慢慢地行走……”

“自卫队的潜艇见过他们？”戴维嘲笑说。

“没有，但他们常常钻进渔民的网中。”

“不知能否邀请一个从海里捞起来的日本武士访问美国？”戴维笑出声来。

“你仔细看看它……”大西指着戴维手中的蟹说。

戴维把手中的蟹举到眼前仔细观察着，突然发现它的模样很像他熟悉的某样东西。戴维对东方文化的知识不多，但他还是想起了曾在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过一些日本古代艺术品，其中有几幅古老的浮世绘和泥金画，从那些画上戴维第一次见到的古代日本武士的形像。他还想起了在《影子武士》之类的日本电影中看到的人物。他现在发现，手中的这个活物从某个角度看很像日本武士的头部和面孔，是的，像，太像了！蟹的小爪轻轻地抓着戴维的手心，他打了一个寒战，像触了电似地把蟹扔到地毯上。

“它的学名叫关公蟹，日本渔民们都叫它武士蟹或平家蟹，在内海捕鱼的渔民的渔网中要是捞上了这种蟹，都立刻把它们放掉。”大西说着，从地毯上捧起那只蟹，把它轻轻地放到壁炉架上。

“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戴维恼怒地问大西。

大西紧盯着戴维说：“我想说，这些蟹仅仅是八百年前武士的化身吗？既然那么久远的灵魂都留了下来，以后战死在海上的日本人的灵魂也一定还在！五十多年前那些死在冲绳岛，硫黄岛，死在遥远的爪达尔卡纳尔和中途岛，死在中国的日本人可能已经从大海的海底慢慢地爬回来了，说不定，这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呢！”

戴维扭头又看了一眼那个叫武士蟹的怪物，武士蟹也看着他，昏暗的灯光中，那张武士的面孔一明一暗，像是在笑，又像在哭；特别是它的那双眼睛，一闪一闪地，让人不敢正视。戴维又想让贝纳来把灯弄亮了……

“说吧，你们要什么？”戴维叹了一口气，似乎屈服了，但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出最关键的一步棋。

大西两眼仍然盯着戴维不放，“我要石油要煤炭，要铁矿石要橡胶，要通向地球各处的安全畅通的海上和空中运输线，最后，不管你给不给，我们还要土地：要在二次大战中我们在上面战斗过的那些太平洋岛国，要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要菲律宾，要斯里兰卡，要泰国，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朝鲜！”

一阵长长的沉默。

“就这些？”戴维问。

大西有些不知所措，他准备着戴维说出各种可怕的话，但绝没想到他会这样问。

“是的，就这些。”

“您肯定？”

“是的。如果得不到满足……”

“哈哈哈哈……”美国的小总统突然仰天大笑起来，“亲爱的首相先生，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你就像这样一个强盗，他右手提着冲锋枪，左手拿着手雷，冲进大银行，对出纳员大喊：‘如果你想活的话，就把桌上那三枚五分硬币扔出来！’……哈哈哈哈……”

“我不明白……”

“你太让人失望，原以为你看到了上帝给日本孩子的礼物，现在我发现你们只看到礼物小小的一角。看来您只配坐在榻榻米上插花喝茶了。”

“能说具体些吗？”

戴维顿了一下，让大西做好准备，然后说：

“为什么不向西走？”

“你指的是中国？”

“是的。”

首相摇摇头，“太大了。”

“不管多大，现在那只是个不设防的国家。”

“总统，他们有三亿孩子！”

“但那是三亿什么样的孩子呢？我想你比我更了解那个国家现在的情况：那些孩子们没有任何统一的领导，他们自由到了极点！大人们离去以后，他们什么都没干，只是在快乐地消耗着他们的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一切，现在，那块国土上维持生存的粮食已经快要消耗完了，他们还都在做着美梦，什么都不知道呢！现在他们就像一大堆又白又胖的小鸡蛋，经不住外界轻轻地一击。”

大西听了戴维的话后，很大一会儿没吱声，戴维耐心地等着他。

大西说：“我对那面现在的情况了解一些，基本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也不能做这样的假设：我们踏上那块国土时不会遇到一点抵抗，他们的人太多了，就凭这点，也不会轻易投降的。”

戴维说：“即使遇到抵抗，也只是微不足道的！要知道，他们现在的国家组织能力等于零，他们根本无力组建起一支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军队。”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还太早，就算是这样，要彻底占领那个国家，最少最少也需要一百五十个师。我们的前辈在那里打过仗，我们比你们清楚。中国的广阔，光从地图上是不出来的，除了火山之外那个国家什么样的地方都有：有望不到边的平原和沙漠，有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山脉，有热带雨林，也有大雪原，还有大河和草地……”

“这些我都知道，我认为你们能建立起一百五十个师的军队。”

“开玩笑！就凭自卫队的那点装备，一百五十个师，我们连每个士兵一顶钢盔和一支冲锋枪都配不齐。但要占领那样大的国家，你是清楚那需要多么庞大的军备！”

“我们给，不只是钢盔和冲锋枪，坦克大炮飞机和导弹，只要你们需要的，我们都给。”

“我明白了。那么，对战后的在华利益，美国有什么要求？”

戴维听到大西这句话顿时心花怒放，他心里想：我们没有任何要求，只要你们发起了这场战争我们的一切要求也就都达到了，这场战争不但替我们收拾了中国孩子，也会耗尽你们的力气，到那时美国孩子将在中国和日本的土地上同时收拾你们，唉，小朋友，我可真可怜你们，你们完了。

“作为你们在这场战争的物质保证国，我们对这种利益当然是有要求的，但我向你保证，我们所要求的肯定在你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你希望我们马上发起进攻吗？”

“不，事实上这也不可能，你们还需要时间来准备，我们都不希望战争拖很长，所以必须聚集起足够的爆发力才能开始。在战争的头十天，你们就必须彻底摧毁中国孩子在沿海地区的抵抗力量，建立起牢固的前进基地，并保持向内地进攻的凶猛势头。要达以上这些目标，我粗略估计了一下，你们在第一次打击中至少需要投入五十个师。”

“总统，您想知道现在日本陆军有多少个师吗？”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一百七十个。”

戴维浑身一震，“你是说日本现在已组建了一支近二百万孩子的军队？！”

“是的，他们中的大部分已通过了基本的战争训练，只要得到你们的武器和物资，就可以投入战斗。”
天啊！戴维在心中惊叫着。

“即使这样，你们仍需等待一段时间，那时那个国家的形势对我们会更有利。”

“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就很有利，那块土地上的孩子们都在睡觉，难道要等他们醒来？”

“是的，但吵醒他们的将是一场大混乱！虽然那个国家发生真正的粮食危机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我的顾问们预料大混乱在这之前就会发生。”

“好吧，这些细节以后再说吧，我们今天只是交换了一下基本看法。”大西起身告辞。戴维看了一眼壁炉架上的武士蟹，它此时正向一台钟上爬。

戴维拿起了那台旁边有一个雕像的钟，走到大西的面前。

“谢谢你的礼物，我也送你一件吧：这台钟是我们的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留下来的，他在上个世纪买了两个法兰西帝国的时钟，这是其中的一台，钟上的雕像是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当年他率领部队同四十只大象一起越过阿尔卑斯山迎战罗马人，这是历史上最辉煌的战例，但比起你们要打的仗来就没什么了。但我们还是应记住刻在钟上的他的名言：”

大西和戴维同时脱口而出：

“战必胜！”

当戴维送大西走出白宫时，时间是凌晨两点十分，正是一夜中最黑暗的时刻。

很多年以后有人回忆：那一夜似乎很怪异，玫瑰星云的光由蓝变红，像蒙上了一层血雾；爱丁顿公墓那面传来怪声，华盛顿城的建筑在夜色中白得异常，像是用白骨筑成的……

噩梦时期

噩梦时期的第一个征兆就是副食品的短缺。几乎在一夜之间，蔬菜、肉类、水果、糖类甚至食盐都奇缺起来，再过四五天，城市的孩子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见不到。罐头和其它成品食品和副食品早在这之前就没了，现在孩子们只剩下面粉和大米等主食可吃。当初成天在美食堆里打滚的孩子们，现在一袋榨菜都是最珍贵的美味了。城市的孩子们开始出现营养缺乏症，由于缺少蔬菜而引起的夜盲症已渐渐增多。孩子们每天吃着连咸味都没有的米饭和面糊糊（大部分城市孩子不会做面粉类食物），终于发现了一个真理：原来东西会吃光的呀！

所有的副食品商店和仓库都空了（有大量的副食品因为冷库无人管理而腐烂变质），只剩下一样东西还原封未动：酒。当然，啤酒早就光了，葡萄酒也剩下不多，但大人时代每年耗费几百万吨粮食制出的烈性酒却还大部分没动过。一些除了主食外实在没什么可吃的男孩子，开始试着喝那些东西，很快发现，那些火辣辣的液体可以给他们那已经麻木的神经和身体带来以前从未体会过的巨大快感，怪不得大人们这么喜欢它！于是，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发展到了极致也到了尽头（超新星纪元中这个国家再也没有生产过烈性酒），一股可怕的酗酒浪潮在三亿孩子中出现了。

我醒来了，喝完酒时是中午，现在天已经黑了，而在我的感觉中，仿佛只过了四五分钟，酒使我睡得太死了，不再做梦。醒来时我感觉到周围的世界有些不正常，但顾不得更多地考虑这些，因为我渴得厉害。喝了一些凉水后，我又觉得有些饿，便吃了一些电饭锅中半熟的米饭，这时才开始考虑世界究竟是哪儿不正常，很快我看出来了：怎么房子四壁是固定不动的？我必须使眼中的世界恢复正常，于是寻找那瓶酒，找到后发现里面已不多了，就又开了一瓶。我把那瓶不多的一下全灌了进去，一股热辣辣的火焰从嗓子眼流了下去，很快燃遍全身。我看了看周围，房子的四壁开始缓缓地移动了，但速度还不够快。我又拿起那

瓶满的，咕咚咕咚喝了起来，当我放下酒瓶时，觉得身体已变成了一团云，四壁围绕着我飞快地旋转，一切都在动，不但水平地转，还左右摇晃，仿佛地球已变了一叶漂泊在宇宙之中的小舟，随时都会沉没……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眼中正常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的胃剧烈地翻腾着，哇地一下，把刚才吃的米饭全吐了出来。然后再躺在那儿，享受着大地摇篮般的摇动和旋转，想像着自己被一阵风吹起，吹向那无边的夜海……

（选自《糖城时代》，作者：季林，浪潮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21 年版）

大人们留下来的烈酒，像几百万吨毒药，损害着孩子们的身心。由于营养的缺乏和酒精刺激，加上整个医疗系统的瘫痪，国家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两个多月没经打扫的城市一片混乱，街道上堆满了各种废弃物和呕吐物，几乎无法通行。万分幸运的是，城市的自来水系统有一部分仍在计算机控制下自动运行，但也仅仅能维持孩子们饮用水，同时水的卫生状况也在急剧变坏。所有能找到的粮库的设施在随意取用中均被损坏，孩子们维持生命的粮食变质和污染情况十分严重。整个国土面临着爆发恶性流行病的危险。比健康状况更加危险的是，在心理上，孩子们完全陷入了可怕的麻木状态，整个社会再度休克过去，这同超新星爆发时的社会休克不同，这次已很难再让他们苏醒过来了。像黑夜中茫茫冰海上的泰坦尼克号巨轮，整个国家在沉下去，沉下去……在少数保持清楚的孩子们中，信息大厦中孩子对形势看得最真切最全面，面对处于危险中的三亿小朋友，他们心急如焚。华华和小梦越来越频繁地向全国发表广播，向孩子们发出警告。

“小朋友们，你们怎么样了？”小梦每次在电视中出现都问这么一句，好像在探望一个可怜的小病人。

FG 汇总起来的外界孩子们的回答有时是结结巴巴的：“我们……挺好，喝……喝得真舒……舒服，你，不来点儿？”

每到这时小梦就哭了起来，全国的孩子们都能看到她那含泪的双眼。

“哭什么，女孩子家真没出息，我们又没，没死。”大家安慰她。

“可你们这么活着像什么呢？”

“像……像什么？那你说怎么活好？”

“赶快春耕好吗？已经误了农时了，我们今年还什么也没种下呢！”

“春耕有什么……意……意思？你是好孩子，你怎么……怎么不干？”

“要是我干，你们就也干，好吗？”

“你自个儿干……干吧，我们不干。”

……

华华的出现则总是引起一场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孩子参加的大吵架。

“喂！喂！”华华在电视上喊。

“穷叫唤……什么？看不见大家都喝了不少，都在睡觉？”孩子们回答。

每到这时，华华就恼怒起来，他的话越来越难听。

“现在是大白天，喝了睡睡了喝，你们是什么东西？是小猪？”

“你嘴……嘴干净点儿，我们选你就是让你在那儿成天骂我们？要想让我们听你的也可……可以，你现在，连干三……三瓶！”

“呸，猪！”

“你再说？喂，那大楼旁边的小朋友们，上去揍……揍那小子。”

“等着吧，饿死你们！”

“那你也跑不了！”

“我现在真想打你们这些小王八蛋的屁股！”

“哈哈哈哈哈，你打得过来？你可是在跟三亿小朋友说话，你等着看谁打……打谁的屁股！”

“呸，小猪！”

“气死你！”

……

对话总是以华华的气急败坏结束，他一个人怎么也骂不过上亿个孩子。噩梦时期开始以后，他们俩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出现，每天向全国的孩子们问候一句：

“喂，小朋友，你们怎么样了？”（小梦）或者：“喂，小猪们，怎么样了？”（华华）

回答都一样：

“活着呢，真讨厌！”

话是这么说，但孩子们并不讨厌华华和小梦，如果他们哪天没出现，大家都觉得心神不定，互相问：今几个电视上怎么没见那俩好孩子？“好孩子”这个称呼带着讽刺也带着善意，反正以后大家就这么称呼他们了。而华华和小梦每天听到一声“活着”，似乎心也多少放下了些，只要这声“活着”在，最可怕的事情就还没有在国土上发生。

两个孩子不停地要求 FG 为眼前的困境想想办法，但超级电脑的回答每次都一样：国家正在按全体公民的意愿运行，它运行得很好，再没有比现在这么好的了。

终于有一天早晨，华华和小梦在电视和广播中向全国孩子问候时，回答不再是令他们放心的“活着”了。

“有点饿。”孩子们说。

这样的回答只持续了三天，很快变成了：

“我们饿！”

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粮食，这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最基本物质，开始出现危机。

粮食危机到来之快令信息大厦中的孩子们在惊恐之余有些不能理解，因为据 FG 提供的数字，大人们留下的粮食在数量上至少够三亿孩子吃一年的。危机提前到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国家的无组织状态，在粮食贮量大地区孩子并不多，而在孩子密集的城市粮食很快告急。这时尽管国土上仍有大量的存粮，但剩下的粮库离城市均有一定的距离。在铁路线上，堆满了被感应电流破坏的列车，沿路的信号装置和车站的各种设施也大部分被破坏，孩子们现在还不敢走近带电的铁轨，铁路运输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公路倒是完好无损，只是被大人们遗留的汽车堵得死了。其它国家的铁路和空中运输也大多处于瘫痪状态，但公路运输在这之前早已恢复。这件事即使对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也并不是太难，因为公路上阻塞的那些汽车大多是可以开动的，只需要良好的组织就可把路疏通，而中国孩子现在最缺的就是组织。城市的粮食危机发生后，有不少孩子曾做过疏通公路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零散和无组织的，往往是前面清到路边的车又被后面的孩子开了上去，并由于驾驶技术不精重新把路堵死。所以到现在，除了少数中小城市外，绝大多数城市都被切断了动脉。

同时，清明时节气候潮湿，孩子们从粮库中随意取粮时破坏了库中的各种设施，加上无人管理，造成粮食大量霉烂变质，这在大型粮食库中最为严重，也是粮食危机的原因之一。

城市的孩子们终于发现了正在逼近的危险，他们从麻木状态中惊醒，死亡的威胁使他们打了一个寒战，然后纷纷奔向城市周围所剩无几的没空的粮仓，想尽可能多地在自己家中贮存一些粮食。他们到现在才知道，那些以前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面粉和大米，原来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现在他们要想获得这些东西，已经要付出血的代价了。

随着抢粮风潮的出现，城市周围所有尚有粮食的粮仓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暴力冲突。这种冲突开始只是少数赤手空拳的孩子打打架，后来发展到大群孩子的集体斗殴。在粮食危机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各个城市的暴力冲突升级了，这时出现了第一批由军用轻武器武装起来的孩子，枪声在城市周围响了起来。持有武器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手中的武器不仅有步枪和冲锋枪，甚至出现了反坦克火箭筒和无后座力炮！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那些持枪的孩子们只是为了粮食而战，但他们很快发现，粮食能给予占有者的东西绝不止填饱肚子，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一切！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明白了这一点，城市中自发形成的形形色色的武装团伙随之出现，起初这些团伙规模都不太大，都在千人以下，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有较严密的组织，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大多数武装团伙只是一群群小土匪而已。每座粮仓都成了弹雨横飞的事非之地，糖城时代的噩梦到了最令人心悸的时候。

那时我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我身边有两个小女孩儿，都是三岁，他们是邻居的孩子，他们的爸爸

妈妈临终时含着眼泪托我照顾她们。现在想想，那几天完全是对这两个小妹妹的责任心支撑着我，要不我的精神早就崩溃了。城里第一次响枪时，我们断粮已近两天。我还好说，小妹妹们可就惨了，她们昨天不停地哭了一天，现在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今天上午，从门口路过的一个男孩子告诉我，城北公园旁又发现了一座粮库！我刚刚准备好自行车和粮袋，公园那边就响起枪来，这次响得可真厉害啊，不时有子弹吱吱地从我们楼顶上飞过去。听说争夺那座粮库的有六七伙男孩子。隔壁的晓静和杨杨上午就到那边去搞粮食了，刚才杨杨回来了，她什么也没带回来，呆呆地浑身发抖，怎么问她都不说话，直到我要推车出门时她才扑过来死死拉住我，说不能去，晓静已经被流弹打死了！粮库旁边躺了一大片孩子的尸体，粮库里射出的子弹跟下雨似的，谁走近那里都会被打死！我也发呆了，我实在不能想像那个美丽文静的小姑娘被射穿的身体躺在血泊中的景像。没办法，只好等着。外面的街上，不时驶过一辆卡车，车上有一帮戴钢盔的男孩子，每人手中都举着好几只枪，大叫着：“饿的来呀，跟我们抢粮去！”楼下的两个男孩子跟他们去了，“不是饿死就是被打死，饿死更难受！”我们拦他们时他们这样说，并保证天下午四点以前给我们带粮食回来，现在都快六点了，他们仍没回来……

太阳落下去时，城北公园的枪声停了！停得很干净，一声都不响了！我赶紧骑着自行车向那边去，城里刚才躲避枪弹的孩子们也纷纷从住宅楼中出来，每条街上都出现了向公园那边涌去的人流。我混在人流中，穿过满街的垃圾，很艰难地前骑着。距公园越近，旁边建筑物上的弹洞越多，然后又见到了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路面上布满一片片血渍，把车轮都染红了！在以前，这景象肯定要令我昏过去，但现在，饥饿和对家中两个小妹妹的责任心驱使我拚命向前骑。粮库的大门前已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听他们说，粮库已被一个团伙完全占领了。我不顾一切地挤到前面，看到那伙人用大米袋当沙袋在大门前面筑成了一圈掩体，上面有好几挺机枪对着人群。操纵我对面那挺机枪的男孩子看上去只有五六岁，一顶大钢盔在他的头上晃来晃去，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像一支怪眼盯着我。掩体后面还有其他一些男孩子，他们身上横七竖八地挂满了金黄色的子弹链，手里握着冲锋枪，警惕地扫视着人群。这时，一个挂手枪的男孩子站到掩体上，显然是这帮小家伙的头儿，另外一个提冲锋枪的孩子用扩音器向外面喊：

“安静！听市长讲话！”

市长？大家很是惊奇，议论纷纷。

“对，从此以后，我就是这个市的市长了！我的名字就不用说了，市三小和八小的孩子都认识我的，大人们有的时候我就很有名儿了！我在三小打架被开除，后来又进了八小，老子现在又打架了，我倒要看看谁敢管我，谁敢开除我！”

“市长”把腰间的手枪正一正，向后伸出手来，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儿把一张纸递给他，他拿着那张纸扫了几眼，显然认不全上面的字儿，又把纸扔给小眼镜儿，头也不回地说：“念！”，小眼镜拿起扩音器，开始念了：

“本市市长公告：从今以后，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楼房，所有的汽车，所有的机器……都是我的了！我……”

“不对！”“市长”打断小眼镜，“不是你的，是我的！”

“对，是他的！”小眼镜指着“市长”说：“所有的楼房汽车和机器都是他的，这个城市里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

“他胡说，不是他的！”，“这城市是爸爸妈妈们留给我们大家的，怎么会是他的？！”……下面的孩子们气愤地喊了起来。

“因为我是市长，所以都是我的！”“市长”说。

“谁选你当市长了？！”

“我自个儿选自个儿，我说我是市长就是市长！”

“就算你是吧，可市长是为大家服务的，并不能说城市就是市长的呀？”

“我说的这种市长城市就是市长的！”

“你讲不讲理？！”

“不讲！谁跟你讲理了？现在谁厉害谁有理，你要是厉害，你把我攻下来，你也就有理了！你们中谁

有这个本事？！别来教训我这不对那不对，大人们那阵儿老子就听腻了！接着念。”

“……我宣布，只有加入我的队伍，才能分到粮食，其他的孩子一律滚开，谁敢靠近这里，打死不负责！”

“他没写全，还有，”“市长”补充：“我们只要八岁以上的男孩儿，小娃娃和女孩子一律不要！”

下面的孩子们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叫喊声，掩体上的一挺重机枪哒哒哒响了起来，子弹像一阵狂风从我们头顶怪叫着掠过，在后面公园的小湖中激起一排水柱。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

“不愿加入队伍的孩子，还有小娃娃和女孩子们，赶快滚开，到别处找吃的去，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市长”气势汹汹地喊到。

“你们要把小朋友们饿死吗？”我不顾一切地冲掩体后面的那些全副武装的孩子喊到。

“他们饿死关我什么事儿？！粮食是我的，我爱给就给，不爱给就不给，别废话小丫头儿，趁你脑袋上还没开口儿，快滚开！”

这时，背后有一只手把我向一边推开了，一个男孩子走到前面来。他穿着一身整齐的西服，甚至还打着一条斜纹领带，头发也梳得整齐而光亮，看上去十分潇洒漂亮，同这里其他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很有风度地两手平放着向下压，请大家安静，虽然这时谁也没有说话。他说话时很有一种知识分子风度：

“对不起，我愿意对诸位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现在所有的危险中饿死的危险是最可怕的，我们只能首先逃避这个危险，然后才能考虑别的，既然能分到粮食，我们何不加入他们的队伍呢？我觉得这没什么。八岁以上的男孩子们，请到前面来吧！市长，我报名加入，以后我就在您的领导之下了！”

大家都很看不起那孩子，因为他看上去面色很好，并不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处在饥饿之中。只有“市长”对他极为赏识，拿过一个小本子来让他登记。

这时，人群中有很多男孩子向前挤，其中的一个撞了一下我的后背，我感到了一件硬邦邦的东西，回头一看，见那孩子把一个粮袋卷起来抱在胸前，那硬东西就包在粮袋中。再向四周一看，大部分向前挤的男孩子都拿着同样的粮袋，而且都用同样的姿势抱在胸前……再看挤到我后面的那孩子，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快跑，不要命了？”他低声对我说，同时仍抱紧粮袋向前挤。

我预感到了什么，抬头看看掩体上面，只见穿西服的男孩子正接过那个小本，同时从衣袋中掏着，但掏出来的不是笔而是手枪！随着嗒嗒两声枪响，“市长”的左右眉心各穿进了一颗子弹，他的脑袋成了一个血葫芦，在孩子们的惊叫声中从掩体上栽下来。几乎就在同时，向前挤的那些男孩子纷纷抖开怀中的粮袋，每人的手中都出现了一只小巧的折叠式冲锋枪，随着一阵纷乱而密集的枪声，掩体后面的那些孩子纷纷中弹倒下。我看到那个五六岁的小机枪手身上整整中了一梭子子弹，血把下面的大米袋染得通红。人群大乱起来，孩子们纷纷寻找躲藏的地方。从前我连打仗电影都不敢看，现在却并不惊慌，以前两个月的经历已使我麻木了。我躲到了一颗大树后面，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战场。掩体很快被后来的孩子们占领了，但粮库顶上的“市长”的孩子们却不停地向下射击着。掩体是个死角，他们打不到，只能向掩体前面孩子们开枪，而那些孩子大部分都是来找粮的无辜者。我实在无法在这里描述当时看到的，你想像下一群包括三四岁小娃娃在内的男孩儿女孩儿在机枪和冲锋枪密集的弹雨中挣扎的景像吧！

战斗很快结束，粮库顶被后来的孩子们攻占，“市长”的部下不是被打死就是投降了。那个穿西服的孩子站到“市长”刚才站的地方，令人惊奇的是，经过了这么一场激烈的枪战，他的西服和领带丝毫没起皱，头发也一点没乱，他对那些躲得远远的孩子招着手：

“小朋友们，过来，别怕，事情过去了，大家过来吧！”

孩子们重新聚集过来，我也从大树后面走出来，但再也不敢到前面去了。

穿西服的男孩子指着下面“市长”的尸体说：

“大家看看，像这种东西能当市长吗？他连字都不识呢，这真是可笑，大家说，是不是可笑哇？”

他的部下们都大笑起来，其中的一个跳上前来大声说：“我们的新市长可大不一样，他可有学问了，真的，大人们在的那阵儿，他的文章还在报上登过呢！我们都叫他‘博士’，跟他干准没错……”

“闭嘴！”“博士”严厉地打断了那孩子的话，“您的话是极不合逻辑的，您不应该把我称为新市长，这

是因为：一、这个家伙从来没有具备过市长的资格，从法律上讲他也从来就没有当过市长！既然前市长不存在，那还有什么新市长呢？当然，我这是指的大人们走了以后，大人们有的时候还是有前市长的。二、从法律上讲，市长应该选举产生，怎么能够自封为市长呢？像这种败类，是我们城市的耻辱，您怎么竟把我降低到他的水准呢？好了，现在我们开始选举市长，同意我当市长的站到这边，不同意的站到那边。”

下面的孩子很快分成了两拨，我站到不同意的那一拨去，我总觉得这帮小土匪不可信，但“博士”的下面话立刻使我改变了看法。

“这些粮食，”“博士”指指后面的粮库说：“是属于我们这个城市的，是属于全体市民的！刚才这个家伙想独霸粮食，那是犯罪！现在，我要把粮食分给市民们！”

然后就开始分粮食了，两拨孩子排起了两行长队，但只有同意“博士”当市长的那一队能分到粮食，我们这一队前面半天没人管。我们着急地催他们，“博士”走了过来，他说话的时候笑容可掬：

“安静，请安静，小朋友们，是这么回事。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城市是一个民主的城市，小朋友们有权力选择自己的市长。这一队小朋友选我当市长，我就是他们的市长；而你们这队呢？不选我当市长，那我自然就不是你们的市长啦！既然不是你们的市长，我就不能对你们滥用市长的权力，分粮食也是市长的一项权力，我当然也不能对你们滥用呀！如果我给你们分了，那就是不尊重你们的权利，当然，你们也是不会答应的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虽然从政经验不多，但尊重小朋友权利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嘛！”

这种混帐逻辑把孩子们激怒了，他们喊着骂着，使劲朝正在分粮的那一队那面挤。一阵急促的机枪声响了起来，长长的一排子弹打在两队孩子之间的那条空地上，子弹激起的泥土像一排突然立起又很快倒下的栅栏，“栅栏”倒下后，地面上出现了一条清晰的长线。子弹没有直接打中下面的孩子，但一个孩子被弹出来的跳弹打中了腿，惨叫一声后大哭起来，其他的孩子都吓呆了，也顾不上管他。枪声停后，“博士”脸上的笑容一点都没比刚才减少，反而更加亲切动人了。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刚才说得好：市长是为市民们服务的，我就是为市民们服务的！首先，我要维护同意我当市长的市民们的权利，如果在他们领粮食的时候你们这边有人越过了刚才用机枪划出的这条线，我只能认为我的市民们的权力受到了侵犯，到那时，我，做为市长，就不得不为他们服务了，喂，请把机枪对准这条线，好！当然，我相信不同意我当市长的小朋友们也都是很懂事的，你们知道，市长很不好当，要不是这些小朋友选我，我才不干这个呢！所以，请这一队不选我当市长的小朋友们协助我维护选我当市长的小朋友的权利，并协助我维护这个城市的治安，谢谢，谢谢！”

“博士”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就走开了，只留下三挺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死死地盯着那我们面前的那条线。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线那面，一个又一个的同意“博士”当市长的孩子背着刚刚分到的大米从我们面前走过。在我那短短的人生道路上，爸爸妈妈不停地告诉我：要有正义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以后，我上了学，当上了学生干部，老师更是把这些话一遍遍地在我的耳边重复，现在，那些话仍在我的耳边回响着，但却是那么空洞无力。我的脑中总是浮现出两个饿得站不起来的小妹妹的影像，我自己现在也快站不住了。我想起了老师讲过的一个叫柳宗元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现在看来，只是因为那个老头还没饿到那个地步，同时他的家中也没有饿得哭不出声来的小妹妹……

但这时我还抱着一个希望，希望有别的孩子带头走出那一步，但旁边的孩子都不吱声，我只好大声向已走远的“博士”喊道：

“我同意！”

由于紧张，我并没有把意思充分表达清楚，旁边的孩子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不知我想同意什么，但“博士”却立刻明白了，在这点上我俩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

“啊，你是说同意我当市长，是吗？！”

我点点头。

“好，从此以后你是我领导下的市民中的一员了，我将对你行使权力，现在请站到线的这一边来，同大家一起领米吧。”

这时，我这边的小朋友们纷纷表示同意“博士”当市长。

“啊，好好，好极了！”“博士”兴高彩烈地拍着手说，如果说他刚才还有些大人风度的话，现在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孩子了，一个全身心都充满了用弹弓打下一群麻雀后那种喜悦的孩子。

“同意我当市长的小朋友都可以到线这面来领米！我再次声明，我们的城市是一个民主的城市，当你们中的任何人觉得我这个市长不好时，完全可以重新不选我嘛！不选我的手续很简单，只要把领到的米交回来就行了。”

……

我明白了个很深的道理，虽然十几年后我才能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当人民不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时，什么人权民主，全是空话。那天，当我把领到的米放到自行车上向家里走去时，觉得自己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比来时的那个小姑娘长大了十岁的人。

（选自《没路的路》，作者：方方，教育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34 年版）

以上这类事情各大城市都在发生，那些首先使用暴力的孩子们不点自明地学会了恐怖和专制，而且学习速度快得惊人。他们在建立地方土匪政权时手段之老练策略之精明，即使是在大人时代也令人惊叹。其他大多数的孩子则发现，他们所幻想的那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绝对自由的世界原来是一个恐怖的监狱，由于手中没有粮食，他们失去了最起码的自由和人权。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还发现了一个很发人深思的现像：那些在家中受宠最多，得到的自由也最多的孩子，对小土匪们的专制政权的反抗力往往最小！大人们有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一盘稍稍不合口味的饭扣到爸爸妈妈头上，现在，以取消一两天的粮食配给相威胁，他就可以出卖所有的亲人和朋友；拉他去旁观一场街头的死刑执行后，让他吃屎都会立刻照办……

但大多数的孩子正在飞快觉醒，过去的两个月中，他们交出了太多的学费，但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虽然他们现在仍看不了多远，但至少睁开了眼睛……

令人不堪回首的糖城时代，就在孩子们的饥饿和枪声中结束了。

第八章 中国保卫战

战争警报

这是 5 月 5 日的早晨，外面阴沉沉地下着雨，使人感觉不到天已亮了。信息大厦里的孩子们都在睡梦中。突然，他们都被惊醒了，他们各自房间里的终端机发出一声长长的鸣叫，只听这声音不用看屏幕，他们就知道这是信息大厦的播放系统启动了。他们很奇怪：FG 从没在这么早就向全国广播的！打开房间中的壁挂电视，他们听到了 FG 的声音：

“注意，注意！这是 FG 在广播，这是 FG 在向全国广播！三分钟前，FG 收到一则信息，信息来自日本，是通过一个日本通信卫星的激光信道传来的，这个信道一直无法使用，现在突然接通，FG 认为所收到的信息非常重要，所以叫醒你们。”

孩子们纷纷从床上爬起来，来到通讯中心。

一面大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海蓝色，在这海蓝色上又出现了弧形的经纬线，然后一条条黑色的曲线在伸延，最后每条曲线都首尾闭合，勾画出陆地和岛屿的轮廓。这是一幅世界地图。一条红线出现了，一端在北京，另一端越过渤海、朝鲜半岛和日本海，落到东京。这幅显示信息来源的图像很快消失，几秒钟后，一幅从日本传来的图像出现了。

现在播放的是刚才的录像，这越过大海的图像上有一个男孩子，和年华的年龄差不多。他穿着一件整洁的花格衬衣，脸色苍白，双眼中露出惊恐和焦虑的目光，他抓着话筒的手在微微颤抖，胸脯起伏着，可以听到他的喘息声。这孩子不时飞快地扭头打量着身后，在图像出现后的几秒钟时间里他已扭了三次头，显然在走进那个房间以前刚刚遇到什么可怕的事情。他所在的房间像个办公室，他的面前是办公桌，上面散乱地放着一堆文件，还有一个很高级的笔座和一个插着一束樱花的细长花瓶，两者都翻倒在桌子上。他

身后的墙上还挂着一幅画，画上是有着雪白顶部的富士山，再就是一扇包着皮革紧闭着的门。

“我要见国家最高领导人。”那孩子用纯正的汉语说，他的语调有一种成人般的庄重，但这庄重只是一张颤抖的薄纸，马上就要被他内心的惊恐和焦虑胀破了。

“最高领导人正在休息，FG 可以转达您的话。”

“我听说，国家现在处于无组织状态，所有的孩子都散着，什么也没有建立？！”

那孩子的声音剧烈地颤抖起来。

“建立什么？”

“军队，有军队吗？”

“没有。”

“没有军队，真的没有军队？！”

“你看上去你很紧张，你不需要那样紧张，这里的一切都运行得很好。”

那孩子突然伏在桌子上痛哭起来。他的两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死命地扯，然后又咬自己的拳头，咬出了血。“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没有军队，什么都没有，天啊，什么都没有！呜呜，怎么办？这怎么办啊？！”

大厅中的孩子们看他哭得那么伤心，预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但那是个同我们隔着大海的国家，现在那里会有什么事同我们有关系呢？

“请问你的国籍，以便 FG 按相应的原则处理你的输入。”超级电脑冷冷地说。

“我是中国人，现在我国驻日本大使馆中，我父亲是一等秘书。我现在是用国际公用的卫星激光信道和你们通话，请把我的话向全国广播！我现在处境很危险，他们马上就追过来了。”他说着又向后看了一眼。

“请稍候，好。FG 已检索了相应的人事数据库，你在外表上同你所说的身份相符。但是否向全国广播，取决于领导人的指令。现在请问你要说什么话？另外，谁追过来了？”

“时间紧，来不及交待情报来源了，但我说的一切绝对准确。”

“这暂时无法验证，请讲吧。”

这时，孩子们对将要听到的消息做好了大吃一惊的准备，但那孩子下面的话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仍是自己没有料到的。

“听着：我们的国家将遭到来自到日本国的大规模入侵，目前，敌人的入侵力量已开始向日本西海岸迅速集结，预计入侵将在 24 小时之内从海上发动。”

孩子们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算初步理解了这话字面上的意思，连 FG 似乎也变得同他们一样迟钝，它问：

“请说明入侵的含义。”

“你只管领导人转达我的话！”

“或者，请说明入侵力量的含义，是军队吗？”

“是军队！”

“孩子军队？”

“孩子军队！”

“日本孩子？”

“日本孩子！”

“数量？”

“我不知道具体人数，但敌人的兵力相当庞大，他们至少拥有陆上和海空自卫队的全部武器装备，可能还拥有驻日本本土和驻冲绳岛美军的武器装备。”

“已查询过你的全部医疗档案，未发现精神异常的诊断记录。请问是否还有没在国内入档的医疗档案，若有请传送过来。”

“跟你没什么可说的，你个蠢机器！反正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

“你的输入可信度太低。”

“你叫国家领导人来！”

“很对不起，他们在休息，您是否能再等一会儿？”

华华和小梦想回答，但很快想到这是录像。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大厅中的孩子们吃了一惊，但很快反应过来：是屏幕上那个远在日本的房间门在响。

那孩子浑身一震，“他们来了，我得走！”说完把话筒扔到桌上，飞快地四下打量起来，像是在寻找窗子之类的出口。如果这孩子真的走了，华华，小梦和其他听到以上对话的孩子都会一笑了之，其实那样根本不会有人听到他的话，他的话只会存到 FG 庞大数据库的一个偏僻角落里，不会被转达给大厦中的孩子们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使 FG 的逻辑电路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某个参数越过了阈值，使它把小领导者们叫醒了。

那个男孩子扔下话筒后没来得及走出一大步，身后的包着皮革的房门就被狠狠地撞开了，5 个男孩子冲了进来。那五个孩子都穿着草绿色的迷彩服，看上去像几只绿色的大虫子。他们有 4 个手持冲锋枪，那发出冰冷的蓝色金属光泽的武器在他们手中显得很大很沉；还有一个孩子腰间系着左轮手枪和子弹带，弹带很长，枪管短而粗的手枪拖到他的膝盖处。带左轮的这个孩子站在最前面，在摘下黑色的手套。他的皮肤很黑，脸上出现了几条和年龄很不相称的强劲的肉条，仿佛是皮肤下面埋着的几把拧在一起的钢丝。其它 4 个孩子长相很平常，但他们身上的某种无法描述的东西告诉华华和小梦，这绝不是他们以前见过的任何一类男孩子。他们进来后，并不看房间中的那个中国孩子，而是一起盯着华华和小梦看，那几道来自遥远异国的目光从屏幕上射下来，使他们从头冷到脚。既然大使馆的那部电话机是一部可视电话，一定也带着屏幕，那些孩子总是能看到这边的什么东西的。他们隔着大海向这里看了几秒钟后，收回了目光，用日语互相谈了几句什么，其中有一个矮壮的小家伙气急败坏地冲着那个中国孩子大骂起来，其他 3 个也跟着大叫起来，并向中国孩子挥舞着冲锋枪和拳头。只有那个挂左轮的孩子很平静，他又从屏幕上看了这边一眼，甚至冲华华和小梦笑了一下，那笑和他的目光一样冰冷，然后慢慢拔出手枪，猛地朝那个中国孩子转过身去……

枪声越过大海传了过来，在激光信道中失真了，成了一种卡啦啦的破裂声。

在超新星战争前首先向祖国发出战争警报的孩子扑倒在办公桌上，他几乎是倒在电话的摄像机上，完全挡住了镜头，随着他的身体沿桌子边慢慢滑下去，华华和小梦首先看到了他胸前流血的弹洞，随后看到他渗出一道血迹的紧闭的嘴唇，最后，他睁大的双眼充满了整个屏幕。

随着中弹的孩子倒在地上，可视电话也被带了下去。屏幕上天旋地转，但很快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了雕花天花板和枝形吊灯，显然电话摔下后摄像机朝着正上方。那五个武装的孩子围了过来，向下看着摄像机，从中国孩子这面看，好像是在仰望五个古怪而凶猛的巨人。有一个孩子把冲锋枪向着摄像机垂下来，孩子们看着枪口慢慢压下来，黑洞洞的，越来越大，有大炮管那样粗，后来镜头的反光使枪管中亮了些，可以清楚地看到螺旋形的膛线。好像有意延长这个折磨人的时刻，大海那面的那个孩子过了很长时间才扣动枪机，华华和小梦不由浑身一震，但只听到半声枪响，屏幕出现了一片杂乱无章的干扰斜纹，随后黑了下来。

这半声枪响嘲笑了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天真的大人们，他们所预言的百年和平只持续了六十二天。

“他死了吗？”小梦惊恐地问华华。

“不知道。”华华低声说，尽管他知道那孩子不大可能活着了。

“天啊，他的名字呢？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他的名字呢？”

“总会知道的。”

“你相信他的话吗？”

“不信。”

“我可是信的。”

“什么？你信？！亏你爷爷还是将军，你说过他常给你讲打仗的事儿，那你肯定知道要占领我们这么大个儿的国家，要多少军队？”

“不知道，问问大电脑吧。”

“要控制我们主要的城市和铁路，最少也需五十个师的兵力。”FG 回答。

“好，一个师得一万人吧，50 万人！他们能组织起一支 50 万人的军队？得了吧！你看看，”华华指了

一下世界地图，“他们国家才多大点儿？和我们比起来就像一块大饼上掉下来的一块饼渣儿，你见过一只耗子能把一头大象吃了？”

小梦不说话了，她没有见过吃大象的耗子，但她知道的历史比华华多。

正在这时，第二个战争警报到来了。

“注意，注意！”FG又在电视上喊了起来，“FG有第二项紧急信息报告！我国在轨道上运行的38颗人造卫星中，长征16、17号同步卫星和泰山号低轨道预警卫星仍在正常工作，FG刚刚收到三颗卫星同时发回的信息，注意，下面显示的是前五个小时收到的五百三十七幅遥感图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幅。”

华华和小梦原以为卫星照片会显示出从高空鸟瞰大地的壮观景象，但屏幕上显示的图像只是一大堆杂乱的色彩，像是在一张画着经纬格的白纸上随意泼上了几瓶水彩颜料。

“这是一张红外线假彩色照片。”FG解释尽量用孩子们能懂的语言解释，“红色的区域温度最高，黑色的区域温度最低，其它每种色彩也都代表一个温度等级。相同颜色区域颜色的深浅也不一样，你们的肉眼看不出来；同种颜色区域中有不同颜色的小点，肉眼也看不出来；这幅图像是经过压缩的，卫星发下来的图像很大很复杂，只有西昌航天基地的一台大型计算机才能完全读懂它，所有的图像经过计算机判读后才能知道其中的内容。以下是FG刚刚收到的那台计算机对这张遥感图像的判读报告，判读报告很长，这里只列出其中的重要内容：“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天书似的文字：

编号：LM39915828 绝密，原件无备份。

时间：0187：000

经度范围：东经135°12'——148°00'，纬度范围：北纬29°19'——43°02'

分辨率：0.0042

有六处判别为A类目标：

目标A1——东经129°57'，北纬34°02'。

目标A2——东经130°29'，北纬31°30'。

目标A3——东经135°58'，北纬35°00'。

目标A4——东经139°56'，北纬35°48'。

目标A5——东经135°48'，北纬34°40'。

目标A6——东经134°12'，北纬37°43'。

所有A类目标中均包含AM类子目标，目标A1，A2，A3，A6还包含AS，AF，AT和其它未判明的A类目标，A1，A2，A3，A4目标中AM，AF，AT和未判明的所有A类目标均与AS重叠，并从图像LM39915100——LM39915827，TS94532——TS94769判别出明显的重叠移动趋势。

部分AS类目标已处于高发射状态，其中AS002，AS010，AS034，AS041已向警戒方向移动。这些目标的第三层分类分别为2个ASW类目标和ASS类目标。

各目标的详细特性和量数据存于数据库RED001第3条记录中。

由以上判定，红2号警报成立。

用报警专家系统软件核实，红2号警报仍然成立。

生成红2号警报。

向01接口发送红2号警报，无回答。

向02接口发送红2号警报，无回答。

向03接口发送红2号警报……请进行校验回传，发送完毕。

FG解释说：“A类目标指处于异常调动状态的军事目标，AM指地面部队，AT是坦克和装甲运兵车，AF是做战飞机，AS是海上船只。判读报告表明：日本的鹿儿岛、长崎、福岡、新泻、大坂和东京，都出现大规模武装部队的异常集结。在前三个港口城市，部队正在登船，四艘武装船只已向我国沿海驶来。计算机判定为红2号警报，即常规入侵警报。西昌计算机自动将该警报向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发出，但没有回答，只好向FG发送。FG是在十分钟前收到警报的，现在警报仍在重复，警戒计算机收到的每张卫星图像都触

发了警报。

“预警卫星发现：日本列岛上有许多武装集群在集结，其中较大的有六个。这些武装集群中，包括了陆上自卫队 19 个步兵师团的全部装备，其中有 2 个机械化师团，3 个坦克群，一个直升飞机团和 8 个导弹发射群；海上自卫队的 187 艘做战舰只中有 80 艘已处于准备出航状态；还有 28 艘商用船只，大部分都是 2 万吨级以上的集装箱货轮，它们发动机也都在试运转，但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只开出四艘船来，两艘是货轮，两艘是巡逻艇；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近六百架军用飞机中有一半都处在戒备状态，有 9 架已打开发动机，但没有一架飞起来。在横须贺基地的美国‘企业号’核动力航空母舰也在试图启动，但直到现在还没有启动成功；冲绳岛的美军战斗机有 6 架飞到了长崎，其中有 5 架 F-16 歼击机安全降落，一架清道夫式侦察机在降落时坠毁……”

“日本孩子有多少军队？！” 华华问。

电视上，FG 仍在继续着它那滔滔不绝的报告，在房间里的一个扩音器中传出了它回答华华问话的声音：

“是要人数还是编制？”

“人数！说呀，他们有多少孩子军队？是五十万吗？”

“不，不是五十万。”

“看，”华华得意地向小梦说：“我们说他们拿不出那么多军队来吧！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可是别说五十万了，就是组成五万军队也是很难的！因为不是把男孩子们随便集中到一块儿就成军队的，现在组织军队，特别组织能过海入侵我们的军队，我看，日本孩子能拉起五万人就顶顶了不起了！让电脑说：从卫星上看他们已经有了多少军队？”

“三百万。”

太阳舰队

太阳舰队带着杀气和死亡，撞开黄海的波涛，向中国海岸驶来。

舰队由四艘船组成。吨位最大的是武藏号，原名叫“白菊丸”号，这是一艘刚从长崎造船厂的船台上下水不久的 60 万吨级的超级油轮。四个月前，在一个支得高高的临时平台上，红极一时的影视巨星金田枝子用她那纤细的戴着雪白长手套的手把一大瓶香槟撞碎在船头，“白菊丸”缓缓滑下水去。当时，它在人们的眼中像支大得不可思议的针管，从中东抽出深褐色的工业血液，注入日本的血管中。谁也不会想到，它的第一次航行竟是把侵略军运过大海，送到那片近得多的广阔国土上去。它的名字也被改了，用了五十多年前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海军最大的战列舰的名字，这艘战列舰在莱特湾海战中被美国潜艇和舰载飞机击沉了。另一艘巨轮叫大和号，这也是当年帝国海军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的名字，在冲绳岛战役中，弹尽粮绝的帝国海军用平民捐赠的豆油开动了这艘巨舰，向美军集结的冲绳海域进行了最后一次自杀性航行。现在的大和号本叫“千叶号”，30 万吨级，超新星爆发时，它刚在北九洲的一个港口卸完从澳大利亚装船的铁矿石。剩下的两艘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艘护卫舰和一艘扫雷舰，护卫舰叫“蓝-114”，扫雷舰只有一个编号“476”。

武藏号和大和号宽阔的甲板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孩子，他们提着步枪和冲锋枪，这些枪支大部分是原陆上自卫队的，也有一部分是驻日美军的。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穿着迷彩服，大人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像裹了一个床单，根本不用穿裤子。有的孩子正在用刺刀把迷彩服裁短。有一半孩子戴着钢盔，那大玩艺在他们的头顶不停地晃荡，幸亏那些钢盔并不是钢的，而是一种比重很小但强度很大的合成树脂，这是陆上自卫队今年的最新装备。孩子们身上横七竖八地背着子弹带，大部分是闪着黄铜光亮的普通子弹，也有西德造“蜈蚣”速射冲锋枪专用的发射药外只包着一层薄防潮膜的无壳子弹，这种冲锋枪是近年来驻日美军的装备。甲板上还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大量当今世界第一流的重武器。在武藏号的左舷，并排停放着 21 辆九零式步兵战车，这种战车是八十年代末生产的，用来替换陆上自卫队阵旧的七四式战车。在这种每辆造价 10 亿日元的步兵战车上，装备有供 75 毫米火炮瞄准的精密雷达测距系统、炮弹快速自动装填机和反坦克导弹诱导探测设备。在浑圆的船首，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带有复杂发射架的 SSM1 地对舰导弹和身躯细长的 ASM1

空对舰导弹，这两种由三菱电机研制的导弹其命中率和电子导控系统都超过了法国的“飞鱼”和美国的“鱼叉”，其中 SSM1 可以 100%的命中率击中 100 公里外海面的一个直径两公尺的目标！两艘巨轮的甲板上还各停着一架武装直升飞机，分别是“眼镜蛇”和“阿帕奇”型。除了这些高级武器之外，巨轮的甲板上还堆满了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轻重机枪、弹药箱、火焰喷射器使用的胶凝汽油、军用压缩食品、战场医疗器械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乱得惊人，到处是底朝天的子弹箱，有的还有半箱子弹，有的只剩下防潮膜被海风吹得哗哗响……零星的枪声伴随着整个航程，那是孩子们在学着使用自己刚刚得到的武器。

武藏号上运载了 7000 名孩子士兵，大和号运载了 8500 名，加上护卫舰和扫雷舰上不打算登陆作战的 500 名小海军，第一批侵略军的兵力有两万人多一点儿。这批孩子侵略军把自己的舰队叫太阳舰队，这第一批开出的是太阳舰队第一分队。后面的日本各大港口中，孩子们登上了上千条各种吨位的军用和民用船只，其中只有少数的发动机被成功地启动了。提起锚链转动螺旋桨行驶的大吨位船只有二十艘左右，而其中的一半没出港就在岸上搁浅或同其它的船相撞。开出大海的船只有 11 艘，但其中的 3 艘因导航错误航偏了：两艘驶向对马海峡，一艘驶向琉球群岛方向；4 艘因机械故障没开出多远就停泊在海面上。只有武藏、大和、蓝 114 和 476 这四艘船在基本正确的导航下一直航行下去，组成了太阳舰队的第一分队。随着后面的孩子们飞快的学习（这种学习的速度在以后被视为奇迹，而且教育学家们再也无法重现这种速度），将有更多的军舰和巨轮跟上来。但第一分队的孩子都相信，就凭他们这两万多人的兵力，完全可以征服整个中国！这也难怪，这些孩子们生活在狭窄的岛国，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从东京到青森，再穿过津轻海峡隧道，再经札幌和旭川，到鄂霍次克海岸，纵贯大半了国土，只用 5 个小时左右；而学校组织的东西横穿国土的旅行更是易如反掌，上午在太平洋岸边，下午就可以看到日本海。所以，这些孩子们完全无法想像大海对面那个国家的广阔。

武藏号上的孩子吃剩下扔到海中的沙丁鱼罐头引来了一群白色的海鸟，而这群海鸟又引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在船尾的孩子们纷纷用手中的冲锋枪向那群海鸟射击，当那群海鸟惊叫着飞高时，又有好几个孩子打响了一挺四管高射机枪，孩子们渴望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根本不吝惜子弹。疯狂的弹雨罩住了那群鸟儿，它们雪白的身躯很快变成了红色的，有几只被射速每分钟三千发的高射机枪的弹流咬住，眨眼间被撕成羽毛纷飞的碎片，没有一只鸟儿逃脱，甲板上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海鸟的尸体落到海中，血腥味引来了一群虎头鲨，它们那黑色的身躯在水面激起几道白色的浪花，但这群鲨鱼还没游近那几只死鸟，护卫舰上的 150 毫米舰炮就向它们齐射起来，炮弹激起一道道高高的水柱，经过几次校正，炮弹穿进了鲨鱼群，爆炸的水柱不时带起一个残缺不全的鲨鱼残体，浓烟覆盖着的海水变成了红色，又引起了一阵欢呼。后来运兵巨轮上九零战车的 75 毫米滑膛炮，以及甲板上的迫击炮和重机枪都射击起来，完全没有目标，各种炮弹和子弹在舰队的四周激起了一道道水墙，火焰喷射器向海中吐出长长的火舌，使得舰队后面动荡的海面污浊不堪……每当舰队附近的天空和海面有什么生命的迹象出现，这一幕恐怖的场景也就重现一次。在其它的时候，孩子们在甲板上或宽阔高大的船舱中互相抢子弹，或讨价还价地交换轻武器。

他们还在导弹周围围成一圈或钻到武装直升机中，聚精会神地研究着那些复杂的武器。也许是为了好玩儿，他们很多人的脸上涂上了黑色的伪装油，显得十分可怕。

太阳舰队在它驶过的每一片海面都留下死亡和动荡。

宇宙的噩梦刚刚结束，人类的噩梦就紧接上来，这之间连一点缝隙都没有给孩子们留下。

第二次全民大会

第二次全民大会是在战争逼近时召开的。战争警报向全国广播后，对于三百万异国军队的入侵，孩子们并没有太大的惊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神经已经在上两个月中被磨得迟钝了，对他们来说，现在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奇；另一方面，孩子们对战争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的认识全部来自电影和电视。

但战争使他们的精神重新集中到一起，各地正在发生的骚乱奇迹般地同时停止了。

对于大会提出的第一个议题：国家是否进入战争状态并反击侵略，孩子们有三分之二做出了肯定的回答。三分之一的反对票几乎全部是女孩子投的，以下是两则较有代表性的意见：

“爸爸妈妈说过，打架不好，不许男孩子们打架！”（占 14.7%）

“不打仗，打仗不好，轰轰隆隆的，太烦人了。”（占 9.1%）

竟有两千多万孩子（主要是女孩子）持以上两类看法，这反映出了他们对国家和战争等概念的惊人无知。她们的看法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孩子对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残酷大搏斗毫无思想准备。

既然决定打仗，大会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战争毕竟是一件很令孩子们兴奋的事。但从大会下面的情况来看，即使是那些准备战斗的孩子们，对战争的理解也不比刚才反对参战的女孩子们深多少。大会的下一个议题自然是讨论总体战略，FG 很快归纳出了两个战略方案：

“我们应该组建一只电视上那样的伟大的宇宙舰队，舰队中有许多高大的机器人，他们口里能喷火，眼里能射出激光，想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什么样儿，肯定能打败敌人！”（占 21.7%）

这类方案大多出自年龄较小的孩子，在他们看过的所有战争影片和电视剧中，最来劲的战争当然是那些半科幻半神话的动画片中的星际大战了！

“陆军！海军！空军！我们应该首先恢复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占 49.1%）

“我们用一万架轰炸机飞过大海，把侵略者的舰队在港口里炸烂！把他们的城市也都炸烂！”（占 35.7%）

“我们也要建起自己的舰队，比敌人的强大几十倍，一百倍！我们的舰队从这里起航（在电视屏幕映出的地图上，一根红线从距日本最近的上海划出去，从东海进入太平洋，沿日本东南海岸一直进入东京湾），从敌人的背后进攻他们，用海军陆战队在他们的首都登陆，看他们还顾得上侵略我们？！”（40.3%）

不管这些想法是多么空洞和不现实，至少是会议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战略方案。

“我们现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空军和海军。”FG 说。

“为什么？”有一半左右的孩子问。

“傻瓜，你们会开飞机军舰吗？”有一千多万孩子代 FG 回答。

“那……为什么日本孩子就会呢？”又有三千万左右的孩子问。

“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他们一直在学习。”FG 解释说。

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孩子们对糖城时代进行了第一次反思，心里一阵不安。

“唉，那我们只能恢复陆军了。空军和海军是最带劲儿的军种，陆军有什么意思呢？”（占 27.5%）

“你们说得不对，陆军也带劲儿，陆军有坦克大炮。”（占 35.2%）

“可……既然没人会开飞机军舰，谁又会开坦克大炮呢？”（占 23.0%）

“坦克大炮远比飞机军舰好开，现在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会开汽车吗？会开汽车就差不多会开坦克了……”（占 36.6%）

FG 插话：“对，陆军所需的技术力量远比海空军少，从理论上讲，只要每个成员初步掌握了轻武器使用技术，并有部分成员掌握基本的土木建筑技术和通讯技术，就可以组成一只最简单的进行防御作战的陆军。”

……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孩子们决定迅速恢复国家的陆军。

“日本孩子总共五千万人，就建起了三百万军队；我们有三亿孩子，我们要建起一千八百万军队！”（占 47.9%）

如果真照这个计划，将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一只军队，但为此爆发了一场会议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论：

“用不了那么多！最多三百万就可以了。”

“为什么？应该是越多越好呀？”

“我们一对一都打不过敌人？太丢脸了！”

“人多力量大，保险一些难道不好？”

……

关于军队的规模问题，孩子讨论了很长时间，后面的讨论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荒唐。

“我们的国家可大可大的呢，现在铁路不通，没有孩子会开飞机，只剩下汽车能用了，但现在的公路肯定堵得厉害，因为大人们根本来不及把路上的车开回去。所以，就是有了那么多部队，也到不了海边，

有什么用呢？”

“同意，军队多不等于强大，到不了战场就没用。敌人有三百万，但在短时间能过海作战的远没那么多。我们在沿海的军队关键要运动快，发现敌人在哪里登陆，就很快地集结到那里，这样在战场上，我们还是比敌人多。”

“照你们的意思，我们只需要在敌人登陆的海岸线上组织部队就可以了？”

“对，敌人可能登陆的地方是在从丹东到福州之间的海岸线，我们就在这一带组织部队。”

孩子们看着那弯弯曲曲的海岸线，觉得比起整个国土范围可小多了。其实，到现在为止，虽然都盯着地图一个多小时，还没有一个孩子从电视屏幕上的图形中想像出祖国疆域的辽阔，虽然他们都在努力想像，但总不能把头脑中的国土比这张图放大多少。如果他们现在真正知道了 FG 用红线标出的这条海岸线有多么漫长，他们都会吐舌头的。

紧接着，孩子们开始深入讨论组建军队和迎接战争的具体问题，这时，华华和小梦互相看了一眼。超新星爆发后，两个孩子一直处于历史的关键位置，在这个位置的两个多月中，他们不知不觉地培养出一种直觉，现在，这种直觉告诉他们，扭转局势的一个机会出现了。在糖城时代的两个月时间内，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个机会。

华华站起来大声说：“我可以给大会提个问题吗？”

播放系统把他的图像传送到全国的每一个电视屏幕上，自从全民大会制度确立以来，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是第一次向全国与会者讲话，全国的孩子没有反对。

“我想问问大家，有了军队后，我们怎样指挥这场战争呢？”

“当然是像以前一样，全体孩子讨论了！”（84.136%的孩子持此看法。）

“那我再问大家，全民大会是靠什么来开的？”

“当然是超级电脑和全国信息网了！”（96.14%的孩子说。）

“对！但我想告诉大家，敌人是有空军的！八年前，那时我们有的还不懂事，有的还没有出生，在阿拉伯的沙漠上爆发了一场战争，那场战争中，美国人对他们进攻的国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空中轰炸后才发动地面进攻。大家想一想，要是日本孩子也这样干，我们的全国信息网肯定要被破坏，那时，从我们这里向全国广播还能做到，但你们向首都说话就不行了！甚至超级电脑也可能被炸坏的，那时还怎么开全民大会讨论？”

外面的一亿多孩子们沉默了足有三分钟，华华受到很大鼓舞，他觉得有成功的希望。

“日本没有美国那么多的飞机，日本孩子能开走来的就更少了。”（21.873%的孩子持此看法）

“但我们呢？一架也开不起来的！我们也不会使用地对空导弹，所以敌人的飞机虽然少，但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没人挡得住他们。他们还会对我们的通讯系统进行各种干扰，甚至，日本孩子还可能从美国孩子那儿搞到原子弹！你们敢说不可能吗？！通讯系统是很复杂的机器和线路，要想破坏它很容易的，炸坏一点可能就全不能用了，到那时，小朋友们谁会修呢？”

更长时间的沉默，华华突然又想起一点，没等 FG 总结出外界的信息就抢着说下去。

“还有，军事行动是需要保密的，如果进行全民讨论，那还有什么秘密可言？！那时，全国每一台电视机和每一台电脑都能收到军事会议的实况，这样的战争非输掉不可！”

华华的大脑在飞转着，又一个想法涌了出来。

“对，还有！到那时，我们军队的士兵们都在野外行军打仗，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每个人手边都有一台电视机和电话，更不可能每人有一台电脑，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法参加全民军事会议的，参加会议的只有那些没参军的孩子。这就是说，指挥战争的全是那些没有参战的人，参战的人反而无权指挥战争，这难道公平吗？！”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有 93.751%的孩子问）

这是华华和小梦早就期待的，但他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成熟多了。小梦站起来对全国孩子说：

“在死星出现后的两个多月中，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孩子们靠着大人们留下来的计算机信息网重新联系

在一起，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我们可以从此开始，恢复我们的国家，创造新生活，要是那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对已离去的爸爸妈妈说：看，我们都是你们的好孩子，都是勇敢的孩子，你们不用再挂念我们了。可现在我们却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过去的这两个月里，我们过得是多么糟糕！看看国家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二十年之后，那时小朋友们已长大成人，你们还敢回想这两个月吗？这两个月告诉我们大家，虽然我们都是孩子，但不能再像孩子那样生活了！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撒娇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们还要撒娇，还要像爸爸妈妈的心肝宝宝那样的生活，我们是活不下去的！”

“现在，所有的小朋友都没有组织地分散在各个地方，国家没有人管理，要是这样下去，我们无法开动大人们留下来的机器，无法在地里种出粮食，就是没有日本孩子的侵略，我们也迟早要饿死冻死的！”

“所以我们，三亿小朋友，必须团结起来，像大人们那样，才能打败那些侵略者，才能把爸爸妈妈留下来的机器开起来，才能在田地里种出粮食！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要像大人们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国家，我们才能好好地活下去！小朋友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巨型屏幕上映出了来自整个国土的声音：

“不应该再搞所有孩子投票了，所有孩子投票要坏事的！”（80.531%持此看法）

“应该让政府来领导国家。”（76.415%的孩子持此看法）

“政府中的那些孩子行吗？”（22.311%的孩子问。）

“行不行只能是他们了，再说你们怎么知道他们不行呢？”（56.002%的孩子持此看法）

“就算不行，他们会学习的，有统一领导总比这两个月那样强！”（77.914%的孩子持此看法。）

“对！像这两个月那样，别说进行反侵略战争了，没人侵略我们也活不下去！”（89.335%的孩子执此看法）

“恢复国家的统一领导！”（91.157%的孩子持此看法）

就这样，经历了噩梦般的糖城时代后，孩子政府控制了局势，并领导国家开始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复活

国家命令 第二号

所有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注意：

一、今后，少先队员将是国家的主要力量，记住你们以前常常高呼的口号：“时刻准备着！”，现在，你们要准备着去完成国家交给你们的任务，这些任务是困难的，最危检（原文如此，应为险）的！

二、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在你家周围仔细找找，找那些没上学的小弟弟小妹妹，能找到多少就找到多少；还要找那些与你同校的不是少先队员的小朋友，没上学的小朋友也要去找上了学的哥哥姐姐们，不是少先队员的小朋友要去找你们学校的少先队员。

三、做完上面的事儿以后，所有少先队员，带着你们找到的没上学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和同校的不是少先队员的小朋友，到各自的学校去集合。到校以后查查各班的人数，没到的要再去找他们，大家一起找他们，最好一个也别去（原文如此，疑为丢）。

四、做完上面的事儿以后，在集合好的学校里，恢复少先队原来的小队、中队和大队，没上学的小弟弟小妹妹和不是少先队员的小朋友应平军（原文如此，应为均）分到各小队中去。所有少先队员要以小队为单位等（原文如此，应为登）记，小队中不是少先队员的孩子也要等记，但要说明，这并不等于他们入队。

五、每个小队、中队和大队中的队长和副队长继续担任原支（原文如此，应为职）务，原来的红杠标志仍然有笑（原文如此，应为效）。他们应对自己的小队、中队和大队负起责任来。

六、每个大队的正副大队长和正中队长组成这个大队的领导机够（原文如此，应为构）。

七、每个市，每个省的领导机够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后再说。

八、各校集合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让所有小朋友都能吃上饭，喝上水。粮食要由各大队领导机够统一分配。这是一个重要任务，各队队长想想办法，最近几天大即（原文如此，应为概）好办，以后怎么办我

们再通知。

九、干完以上的事儿后就让所有的小朋友在学校周围找到住的地方，一定要以大队为单位集中住，每个大队要做到一接到命令立刻到校集合。每个中队最少都要有 5 个通讯（原文如此，应为讯）员，通讯员都集中到大队领导机够，负责传达（原文如此，应为达）命令（原文如此，应为令）。

十、以前所有私自偷拿的武器都应上交大队长，小队长以上的领导人有权带枪，并由各小队的队员们选出一批带枪的队员，人数不得超过小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这些选出的队员应到大队部集中，由大队长发给武器。他们的任务保卫国家财产，特别要保护粮食，粮食应由大队领导机够统一分配，如再遇到有人像前一阵那些坏孩子那样霸（原文如此，应为霸）占粮食，可以开枪。

少先队员们，我们先干以上的事，接下来干什么我们还没想好，但很快就会想好，很快就会告诉你们。

以上的文件我们要一遍遍不停地广播（原文如此，应为播），有录音机的最好录下来。

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明白：爸爸妈妈再也没有了，遇到困难不要哭，哭也没用。小队长以上的领导人要有哭的，就撤（原文如此，应为撤）了他（她）。领导人要是女孩儿可以哭一次。

国家最高领导人：李华华 张小梦

大会之后，16 个国家小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历时 45 分钟。开始他们都是一本正经地坐在椅子上，后来却在地板上趴成了一圈儿。最后，由一位小部长用铅笔在打印纸上把会议结果写下来，字儿很大，写成以后又涂涂改改了一阵儿。

这份充满稚气的文件后来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献之一，它使得糖城时代结束时处于休克状态的共和国摆脱了死亡，重新站立起来。国家二号命令发布以后，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执行，可以说，即使在成人时代，国家也从未有过这样大规模的快速统一行动。在广阔的国土上，三亿孩子同时向他们所在的学校集中，五个小时之后。集中完成了，其速度之快，行动之统一，堪称奇迹！这也可以理解，大人们离去后带来的可怕孤独和刚刚过去的噩梦般的糖城时代，使他们懂得了集体的价值，这时走进一个集体就像力竭的沙漠行者走进一个绿洲。

三个小时后，一个惊人简单的国家结构出现了：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少先队大队——少先队中队——少先队小队。这样的国家结构当然无法适应长期需要，甚至适应短期需要都很困难。它最大的缺陷是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和最基层间缺少过渡的机构，使得整个国家的统一运行十分困难。这只是一个应付超级灾难的紧急措施，以后怎么办，孩子们还要经过艰难的学习，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才能知道。但在全人类最危急的时刻这却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壮举，对于国家来说，二号命令如同催化剂，使一大块松散的石墨在一瞬间转化为坚硬的金钢石。

从信息大厦中看，外部很快变得惊人地平静。由于社会变得有组织，粮食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这种稳定将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即将到来的战争都没能打破它。

在跨越了三十个纬度和六十个经度的广阔土地上，三亿十一岁以下永远离开爸爸妈妈的孩子集合在约十五万个少先队大队中，至于这些大队之下中队和小队的数目历史学家很难统计。在这些集体中，孩子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帮助，严守纪律，每个人都准备着为集体做出牺牲，表现出了感人的高尚品格，并由此开始了他们空前绝后的艰难人生。这一段生活成为这一代人难忘的回忆，这一天也成为一个节日。以后每年的这一天，十一岁以下的孩子们在早上八点钟都到学校集合，按照当时的组织方式在少先队的队旗下分组。这一天学校中不再有十一岁以上的人，孩子们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们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照顾比自己小的孩子，最后一起在学校里渡过这一夜。

这个节日也叫复活节。于是，东方和西方每年在不同的日子里各自过自己的复活节，后来出现的这个复活节没有宗教含义，但人们的心目中，它比基督教的那个节日更加神圣，它是国家从超新星的灾难中真正复活的时刻。

这一切都完成后，孩子领导者们才想到了战争。

在中心大厅的巨型屏幕上，除了映出那个由一亿多个像素组成的国土影像外，还在相应的位置上映出了日本的轮廓，离那个轮廓不远有一个闪光的红点十分醒目，那是第一支入侵舰队的位置。目前看来情况还不太紧急，太阳舰队走走停停，速度极慢，到现在还在五岛列岛和济洲岛之间磨蹭，看来那些日本孩子

是在航行中才学习怎么开船的。在日本本土，卫星判明的武装部队大约为三百万人，主要分布在东京到广岛长约五百六十公里的沿海平原地带。从装备上看能立即投入作战的部队大约为三十万人，其余的只是大群初步武装的孩子的集结，从泰山号卫星发回的高精度照片上看，大部分部队连每个士兵一只枪都配不齐。自从第一批四艘船向中国海岸开出之后，各大港口只零星开出一些小吨位船只，根本构不成第二支有打击力的舰队。在卫星的红外照片上，日本各港口的大吨位船只有三分之一处于高发热状态，这表示船内的发动机在试运行，但绝大部分没有离开锚位，少数勉强开动的大吨位船只也没有能真正出海，不是在港内相撞就是在港口外打转。显然，岛国上最有航海天才和技术能力的孩子都在第一支入侵舰队上，再开出大船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入夜，孩子政府发布了有关反击入侵的第三号国家命令：

国家命令 第三号

一、所有学校的领导人都立刻查看地图，如看到你们位于从丹东到福州之间的海边上（从地图的右边，靠日本，靠太平洋那边），就注意看命令的下文，若是位于别的地方就接着睡觉。

二、大海边上那些地方的孩子立刻组织军队，军队的工作由各大队正副队长负责。

三、九岁以上的少先队员都可以自愿参军，但只要男孩子。

四、以少先队小队为基本战斗单位，以大队为独立战斗单位，师、军和集团军级别的战斗单位的组建将视各战斗大队的组建情况另行通知。各大队长随时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报告你们那里已有多少兵力。

五、军官暂只设战斗小队长、战斗中队长和战斗大队长三级，分别由少先队相应级别的干部担任。

六、寻找武器，特别注意找大军火库，找到的所有军火库要由各大队武装人员日夜守卫。武器要由大队集中发放，不得自己随便拿去玩儿。

七、学习使用武器，特别是大炮、坦克和装甲车之类的重武器，只要有战士能把一辆坦克开起来，就可以给他记一等功，能把飞机开起来的记特等功！这中间要注意安全！

八、告诉所有战士：敌人已逼近我们的海岸，准备战斗！

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华，小梦

国防部长：赵锋

渤海湾

引擎的轰鸣声听起来像天空中有一个巨大的磨盘在转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晴空上的那 9 个黑点，它们排列成 3 个品字型，这是地毯式轰炸的标准队形。

卧倒！！捂住耳朵，闭眼，张开嘴！！营长在我身边高喊。

在开阔地上的这个营的小士兵们都卧倒了，躺了很大的一片，我闭上眼睛前最后看到的是盐碱地上那白色的盐渍。尽管我把两个手指使劲捅进耳朵眼中，还是听到了炸弹下落时的尖啸声，那声音像天空正在被一把利刃划开。

爆炸的巨响在周围出现，越来越密，仿佛每一颗炸弹都是在我的头顶爆炸似的。这声声巨响透过我的皮肉和骨骼钻进我的脑子里，我的身体仿佛已被震成碎末四下飞散，只剩下惊恐万分的灵魂紧贴地面颤抖着。

巨响消失后，我在地上抬起头，看到周围仍然阳光灿烂，原来炸弹只是落在后面很远处，在那个方向，爆炸的黑烟遮住了半个天空。天空中又响起了那种尖啸，周围，许多小士兵在到处乱跑，营长声嘶力竭喊他们卧倒，但这些被吓傻了的孩子还是跑个不停，有人是直线猛跑，有人是拐着弯乱转……营长刚拉住一个孩子把他按倒在地，炸弹就又落了下来，这次可是落在我们四周。

与这次的巨响比起来，刚才真算不了什么。大地在剧烈地颤动，我面朝下趴着，脸紧贴着地面，那以前是稳定象征的地面现在像一面巨掌，劈头盖脸地猛抽着我，我的眼前飞舞着白花花的盐渍，身体像被许多只硬拳猛击着，五脏六腑都被捣碎了。

爆炸声停息后，我抬起头睁开眼，但和闭着时一样，看到的仍是一片黑暗，后来能分辨出滚滚的黑烟

和裹在烟中的时隐时现的火光。好像有炸弹落到了附近的盐田中，下起了盐粒的暴雨，我四下望望，地面上是白花花一层跳跃的盐粒，看不到一个战友。我艰难地坐了起来，撑着地面的手感到温温的湿湿的，转身看到摊在我旁边的一堆浸在血中的东西，那是营长被弹片削去了一半的躯体，那个被他按倒的孩子士兵在稍远一些的地方坐着，正哭着一把一把地吃土……

（选自《终极游戏超新星战争亲历记》，许风著，昆仑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8 年版）

我看着 8 枚 c802 导弹相继腾空而起，扔掉了冒烟的助推器，紧贴着海面向远方飞去，很快消失在远方海平线处，敌舰队只是影影绰绰的细小的影子，而我知道，那也不是我们要打击的目标，做为目标的那几艘驱逐舰已在海平线之下，是看不到的。

发射阵地上一片寂静，大家像是在等待着最后审判日的宣判。正当我们已近绝望时，阵地上响起了一阵欢呼声，我举起望远镜，看到有两个烟柱从海平线处腾起。耳机里转来观察哨的报告：

2 号弹命中 d116 目标！5 号弹命中 g569 目标！6 号弹…… 6 号弹误击了锡箔假目标，其它被干扰偏航。行，相当不错了！

我们立刻转移阵地，发射车队刚刚驶离那个小山顶，就有两枚来自海上的战斧导弹击中了那里。远远地看着爆炸的尘埃落定，我们都有些伤感：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发射阵地了，我们的导弹已经耗尽。

怎么一艘航母和巡洋舰都没见着呢？开车的少尉遗憾又迷惑地说。

（选自《失衡的利剑高技术武器在超新星战争中的表现》，常士林著，科技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9 年版）

一排炮弹落在海中，腾起高高的水柱，像一面突然出现的水墙。这水墙先是在那排登陆艇后面出现，又在它们前面立起，那些炮弹好像躲着目标走。我心急如焚，真想把那些不知在后面什么地方的小炮手的脑袋拧下来！每一次水雾散去后，那些登陆艇就又在海面显现出来，像一排黑色的棺材。它们在稳稳地逼近，现在我已经能听到它们那方形的艇首撞击海浪的声音了。又一排炮弹呼啸着掠过我的头顶，当它们落下时，我听到了两声与前面不一样的爆炸声，很脆很响，我看到敌人的登陆艇中有两艘中弹，但它们仍坚定地海岸驶来，艇后拖着长长的黑烟，像两条纷乱的长发。好一阵儿没有炮弹落下，炮击停了！我对着无线电话筒大喊：

617 呼叫炮火支援！617 呼叫炮火支援！敌人已经接近滩头阵地了，快打呀！！

我从耳机里听到了炮兵的回答：我们附近出现了敌人伞兵，正奉命转移射击阵地！再说你们那里敌我目标距离已太近，再打就打着你们了！对不起了，你们自己坚守吧！

哪里还有你们啊！怎么坚守啊？我四下看看，周围到处散落着被炸开的沙袋和筑坑道用的波纹钢，一切都罩上了一层灰土，灰土上有几处醒目的褐红色，那是从下面孩子的尸体中渗出的血……再向远看，整个阵地像被一面巨犁耕过一遍一样，苦心构筑了一个月的工事在一夜之间就被大口径舰炮和航空炸弹摧毁了。

前方的海面上，敌人的登陆艇像一头头巨兽般在前面张开了黑洞洞的大口，一辆辆坦克从中开进海里，只露出炮塔向海滩冲来。阵地上出现了三三两两还活着的士兵，这些孩子都惊恐地逃出阵地向后跑去，我再看看从海中钻出来的敌坦克群，一个人在已是一片废墟的阵地上哭了起来……

（选自《崩溃》，韩雨生著，星云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6 年版）

那群阿帕奇大部分都从我们头顶飞过去了，只有一架悬在我们掩体上空。我吃力地抱着肩射导弹的发射器爬出掩体，举起发射器大概瞄准那架直升机，把导弹发射出去。

呀！你把我眼迷了！班长在我下面大喊，我低头一看，他被淹没在导弹尾气激起的一团尘土中。再抬头看那枚导弹，它在空中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这时，一个小光球从直升机的尾部弹出，导弹的航迹扭动了两下，似乎在犹豫，最后它还是向那枚镁热弹飞去。

妈的你个傻瓜！我大骂一声，离开掩体飞快跑去，跑出一段才想起班长，回头向他喊：快离开那儿！！

那个可怜虫仍在掩体中揉着眼睛，喊着：你把我眼迷了！

阿帕奇的蜂巢火箭暴雨般地射下来，掩体被炸成一股高大的尘柱，在爆炸声淹没一切之前，我还听到了班长的半句话：

你把我的眼……

（选自《孩子战争》，杨成著，新星出版社，超新星纪元7年版）

整个世界好像只有我在抵抗。我手中那挺轻机枪在射击中剧烈地颤动，两个支架在沙土中越陷越深，但我却不敢把枪抽出来换个地方，因为我的射击一停止，前面海滩上卧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就会跃起向前冲，把他们与阵地之间的距离再缩短一段。那群身穿蓝白相间的海上迷彩服的日本孩子像沙滩上的一群热带蜥蜴，很让人恐惧。现在，我的机枪枪口喷出的火焰就像自己的呼吸，我的全部生命都维系在上面，是绝对不能停的！我闻到了烧焦的枪油味，知道枪管早就过热了，现在我对这世界的唯一愿望就是机枪不要卡壳，这也可能是最后一个愿望了。

这个弹盘又打光了，刘上尉从战壕中跃起飞快地换上了一个新的，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他的存在。这小子很会投机取巧，干这么个又安全又省力的活儿，我射击时他就猫在战壕中。但有他的存在对我多少也是个安慰。再说他换弹盘速度极快，像变魔术似地就换好了，这很重要，能尽量缩短敌人借着这个间隙前进的距离。听听这小子在连里的战前动员会上是怎么说的：不要怕日本鬼子，他们都是小个儿，只会缩头缩脑地挨着村子抓鸡，你躲在什么地方，叭一枪就打住一个，可好玩儿了。

现在我真想问他：还好玩儿吗？当远远地看到日本孩子涌出登陆艇时，谁都意识到他们个子并不低，但最要命的是，他们一个个全是冷酷的战争机器。当时阵地的火力还算健全，有十多挺重机枪在射击，弹雨把敌登陆艇前的海面打出一片水雾。那些最先跳出登陆艇的日本孩子几乎全被击毙在海中，但后面的孩子仍然毫不犹豫地冲出来。在后来向滩头阵地的冲锋中，他们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在弹雨中稳步逼近，像在干一件刻板的工作。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周围的死亡对他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刚才我亲眼看到了这样一幕：我的机枪子弹在海滩上那些卧倒的日本孩子之间激起一股股沙柱，最前面的一个孩子抽搐了一下，显然是中弹了，血从他背上的迷彩服中渗出来，成一个红色的圆圈。他旁边的那个孩子从他的脖子上扯走了标识牌，又拿走了他手中的步话机，他做这些动作时头都没转一下，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刻似的。我感到这群日本孩子共同组成了一个动物，在这个动物中个体是不存在的，谁死了，就好像这个动物掉个指甲断根头发什么的，对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向两边看看，透过烟雾我看到了右边十几米远处掩体中那挺轻机枪射击的火焰，我打定了主意：他们要跑我也跑！这时弹盘又打光了，上尉拿一个新弹盘跳起来，他的头刚伸出战壕，我就听到啪地一声响，那声音很奇怪，像是什么很脆的东西破碎了。上尉的钢盔向后飞了出去，一颗子弹钻进他的眉心，从后脑穿出把他的钢盔顶飞了，他脑袋的上半部分整个被揭开，红的白的在机枪边涂了一摊，他的躯体还在抽搐，牙齿在只剩一半的脸上咯咯地响着……我拿起掉在战壕边沿上的弹盘，上沾满了血和脑浆，又粘又滑。

我向机枪上装弹盘，但手抖得厉害，怎么也装不上。前面的海滩上，日本孩子全都跃起，呼叫着冲上来。我扭头一看，右边那挺机枪不知什么时候也哑了，我扔下弹盘，跳出战壕没命地向后跑去……

（选自《京津战记》，张忠、曹建平著，蓝天出版社，超新星纪元5年版）

炮火支援叫不来，空中支援叫不来，电话都不通了，所有的无线电频道都乱七八糟，好不容易有几个从阵地上来的通讯员和前线联络军官，所说的情况也是模糊不清互相矛盾；再看看墙上的作战地图，那些箭头也是乱作一团自相矛盾，我一气之下把图扯了下来。我冲到团部的外间，想找几个参谋到阵地上了解情况，对面的门也同时开了，有十几个士兵鱼贯进入，由于背着光看不清他们，我开始没在意。当这些人贴着墙根围成一圈后才发觉不对，这时这些日本伞兵的冲锋枪开始射击，血花飞溅，参谋们弹痕累累的尸体纷纷压在倾倒的沙盘上。我感到胸部被什么猛击了一下，仰面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一个日本孩子把我翻了过来，用伞兵刀轻轻把我的鼻子削下来，然后在我的衣领上擦刀上的血，失去知觉之前，我看到他在冲我友好地笑嘻嘻……

（选自《最短的一天》，金同著，军事出版社，超新星纪元8年版）

跑，快跑！快快跑！！枪扔了，子弹带扔了，钢盔扔了，连鞋都掉了，只顾没命地跑！子弹在头顶啾啾叫，我真切地看到跑在前面的一个孩子背上出现了一个黑黑的弹洞，然后他就摔倒在地丢在后面了。突然，前面的一群孩子停了下来，很快又向回跑，与我们这一群仍向前跑的孩子撞在一起。我拉住一个孩子问他怎么回事，看到他的一个耳朵被子弹或弹片齐齐地削掉了，流下来的血在迷彩服上湿了一大片，他喘息着

挣脱我，继续向后跑去。

我抬头一看，一排日本 90 式坦克正穿过公路向我们这里驶来。我也转身顺着人流跑，坦克的滑膛炮在后面响了起来，前面几声爆炸后，被炸飞的孩子残肢在四周噼里啪啦地落下。我双腿一软坐到地上，然后躺下，实在跑不动了，随它怎么样吧。我喘息着，肺像要炸了，日军坦克从我的两侧隆隆地驶过，覆带溅起的泥土落了我一脸，我只是漠然地看着飘着黑烟的天空，随它怎么样吧……

（选自《士兵日记》，刘晓东著，青年出版社，超新星纪元七年版）

到处都在溃退，到处都是恐惧和死亡，失败的阴影笼罩着一切。预想中可坚守一至两个月的渤海防御体系，在一周之内就全线崩溃。每个人都在自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孩子统帅部对攻方联盟的进攻目标做出了卓越判断，后来知道，这个判断甚至差点结束战争，但攻方联盟还是发动了全面进攻。渤海战役开始后，孩子统帅部失去了原有的冷静，接连做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判断和决策。

在进攻开始时，攻方联盟用驱逐舰组成的舰队靠近渤海海峡，引诱和消耗中国的岸基导弹。应该说，这种作战行动在成人时代会被认为是疯子的举动，它的危险极大，很可能带来重大损失。但孩子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超新星战争初期，双方的空中力量都很少出动，主要是由于飞行员的技术不熟，以及空中指挥、地空协调和目标侦测等复杂的技术问题孩子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样，中国的岸基防御体系中的主要武器就是岸基导弹，其中起主要作用是被称为中国飞鱼的 c800 系列地对舰导弹，其威力只一枚就可能击沉一艘航母；

还有一直蒙着神秘面纱的中国巡航导弹，但由于引导巡航导弹的技术十分复杂，孩子们一时难以掌握，所以其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攻方联盟的统帅部清楚：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工厂能继续生产导弹这样复杂的武器，导弹打一枚就少一枚。所以攻方采取了这种极为冒险的战术，并准备付出相应的代价。

攻方联盟出动的引诱舰队有 70 艘驱逐舰和 11 艘护卫舰，应该说规模是很大的，一下把中国孩子给唬住了，统帅部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认为这就是敌人对渤海发起的总攻击。但保持清醒头脑孩子也是有的，海军的几位将领就注意到了敌舰队中没有巡洋舰和战列舰，航母也没有进入作战位置，但他们的提醒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统帅部命令岸上火力以最大威力打击海上目标。引诱舰队受到重创，有三分之一的舰艇被击沉，但这损失低于攻方统帅部的预计。由于舰队启动了宙斯盾海上防御系统，也由于中国孩子对导弹发射和引导的复杂技术不熟练，从岸上发射的对舰导弹有三分之二都被拦截或干扰偏离目标。这次佯攻消耗了中国岸基导弹总数量的三分之二，并使攻方海军熟悉了中国岸基导弹发射和攻击的一些规律，为真正的总攻击铺平了道路。

现在，唯一能对攻方联盟的进攻进行阻滞的就是渤海海峡的雷区了。按常规，在那一百万颗水雷构成的雷区中开出一条航道，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的时间。但直到进攻发起前，攻方联盟从来没有在海峡认真地扫过雷，只是用轰炸机向海中投掷带水压引信的炸弹，想炸出一条航道，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就放弃了。

就在中国孩子认为敌人的进攻肯定要因雷区而推迟时，攻方联盟对渤海的总攻击开始了。当中国统帅部的孩子们看到侦察机拍摄的照片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敌人攻击的前锋竟是上千艘渔船！这些小吨位的渔船像一群蝗虫一样通过海峡，引爆了大量的水雷；接下来的第二波是四百多艘吨位较大的民用船只，这些船只中最大的有上万吨的油轮和集装箱货轮，这是为了引爆那些能够识别目标大小的高级水雷。用这种方法，攻方联盟很快在海峡开出了一条航道。但与陆上的雷区不同，水雷除了固定的锚雷外，大多都有很大的流动性，所以开出的航道一段时间后又变得危险了，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攻方联盟多次故技重演，用这种疯狂的方式维持着航道的畅通。

这也是公元世纪的大人们没有想到的：与他们的战争相比，孩子战争更具冒险性，也更不吝惜生命。以下是一位美军直升机驾驶员留下的记录：

我驾驶着一架黑鹰直升机从南朝鲜大田基地起飞，任务是到海峡为那些开辟航道的渔船提供可能的救护。到达预定空域后，上千艘渔船出现在下面的海面上，景象很是壮观。首批冲击雷区的渔船大约有一百艘，我从空中看到这些船上的船员都向后面的船上转移，每艘船上只留下一个舵手，稍大些的船上再留一个轮机手。我在空中跟着这支船队慢慢飞行，看到下面有的渔船的舵手从驾驶舱里探出身来向我招手，那

些日本孩子好像不是走向死亡，而是去一个很好玩儿的地方。

海面上响起了一声巨响，尽管直升机的高度有 200 米，还是震得我肚子疼。我向下看到海面上腾起一股高大的水柱，其中的海水在阳光下发着白花花的光，仿佛是突然升起的一座的冰峰。当水柱落下水雾散尽后，我发现已没有必要进行什么救护了，海面上那艘渔船原来所在的位置只漂浮着几块木板和一些细碎的杂物。就在我降低高度观察时，又有三艘渔船触雷了，与第一艘一样，这些吨位只有一百左右的渔船都被那用于攻击大型军舰的水雷炸得粉碎。这时我看到有一艘渔船被爆炸激起的波浪打翻了，就飞过去，把那个落水的舵手用缆索吊上了直升机。这个孩子叫渡边，是北海道的小渔民。他对于自己的船没撞雷就沉了感到很沮丧。这之后我很注意他，他又驾渔船闯了两次雷区，很幸运（或不幸？）都没撞上雷。第三次他驾驶一艘一千多吨级的货轮船触雷了，那显然是一颗在一定深度感应触发的锚雷，在船的中部爆炸，那船折成了两截后沉没了，我在沉船的海面上找了很长时间，但没有找到他。

（选自《海上雷区》，亨利·韦斯特著，杰克逊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11 年版）

在攻方联盟的海军控制渤海之后，中国统帅部曾寄希望于滩头防守，但这个希望也很快破灭了。统帅部曾正确地判断塘沽是敌人登陆的主攻方向，并把主要的防御兵力布署于此。但攻方联盟的登陆行动开始后，塘沽防线仅支持了一天就崩溃了。在强大的海上火力支援下，以日军为主的敌登陆部队建立了牢固的滩头阵地，并开始进攻天津。

滩头防御是中国孩子取得战争主动权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完全可能在反登陆战中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挫杀其锐气，赢得宝贵的时间。对于中国孩子的滩头防御如此迅速地崩溃，所有人都大感意外。这中间，攻方联盟强大的海上火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后来的战史研究者们却发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中国孩子对残酷的战争没有心理准备，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战前宣传的失误。

在渤海战役开始之前，得知进攻渤海的主要是日军，电视台中就反复播放两部过去的黑白片《地道战》和《地雷战》。放这两部片子的本意可能是为了让孩子们竖立胜利的信心，而中国孩子一时也被这两部电影迷住了，从电影中他们看到日本人是那么滑稽可笑，与他们打仗是那么有趣好玩儿。大部分孩子对战争并没有真实的概念，他们宁愿相信战争就这么好玩儿，一遍遍看这两部电影后，他们也真的信了。

而日本孩子对这次战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与其它国家不同，他们并没有解散用于选拔国家领导者的模拟国家，而是不断扩大它，使其成为高效率的训练基地。孩子军人在这些模拟国家里不断经受与真实战争相差无几的锤炼（有些未经证实的传闻，说这些模拟国家中的一部分武器使用实弹），而作为登陆作战主力的海军陆战队，更是在这种训练最后筛选出来的精华，是日本军队的刀锋。

当中国孩子在电视中看到日本千艘渔船闯入渤海雷区的场景时，他们的精神受到了第一次冲击。他们看到那一艘艘渔船被炸得粉碎，而后面的船仍坚定地向前，都陷入震惊和迷惑之中。当敌舰队以强大的火力轰击海岸时，爆炸的巨响、燃烧和死亡让孩子们领略了真正的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吓破了胆，而当他们见到登陆的敌人与自己的想像相去甚远时，一种集体的恐慌便在前线蔓延开来，最后发展成无法遏止的大溃退。

华华和吕刚乘坐的直升机向天津方向飞行，刚飞出不远，就看到下面的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辆和人流。当日军在塘沽登陆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全市居民倾城而出，逃向北京，由于混乱和空袭，很快堵塞了京津之间的所有道路。再向前飞，可以看到人流中混着许多从前线退下来的军人。华华让直升机降落在公路边，他和吕刚走上了公路，公路上一片混乱，

孩子们把一辆辆动弹不得的汽车推下路基，企图开出一条路来，但更多的孩子是在公路边向北京方向徒步而行。那些溃退下来的孩子士兵们个个衣衫破烂，面露惊恐和疲惫之色，有一半没带武器。

吕刚拉住了一个经过他身边的小士兵，这孩子的枪和钢盔都丢了，迷彩服上满是土和焦痕，吕刚问他是哪一部分的，他看了一眼吕刚，又四下张望着，好像在找吕刚说的什么东西。

哪一部分的？我怎么知道……呀，海边好吓人啊，那么多的大炸弹，轰隆隆，还有那些冲上岸的日本孩子，都不要命的耶……

你们的指挥官呢？吕刚打断他问。

指挥官？什么狗屁指挥官，跑得比我们都快！

这时，一名参谋让吕刚到直升机那边去接电话，吕刚去了好一会儿才回来，脸色更加阴沉。

已经证实，天津失守了。他对华华说。

华华问：想过下一步怎么办吗？

只有在廊房一线再建立一条防线。

这么近？到北京也就是大口径炮的射程了！不能再靠前一些吗？

吕刚看着混乱的高速公路摇摇头：敌人正在迅速推进，照他们现在的攻击速度，再靠前已没有时间建立防线了。

华华伸手对旁边的警卫员说：把你的冲锋枪给我。

吕刚吃惊地看着他：你干什么？！

我们上前线和士兵们一起战斗！

你这不是胡闹吗！再向前走就危险了！

危险？！华华指着溃退的人流大声说：如果我们舒服地待在安全的后面，怎么让其他的小朋友们在前面浴血奋战？！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中了流弹或当了俘虏小朋友们就能更好地作战了？我们有自己的责任，比起这个责任，上前线拚命真是再容易不过了。

这时，吕刚拉住的那个孩子对旁边的人流喊到：喂，大家快来呀！他是华华，他要上前线！

这时有许多小士兵和平民围了过来，有孩子从他手中把冲锋枪抢了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说：

华华，你可不能去！日本小鬼子要打住你们中的一个可就高兴坏了！

仗已经打成这样了，你去顶个屁事？！

你们都上前边送了命，北京没人指挥，那可真是全完了！

赶快回去好好计划，我们准备守北京吧！

.....

华华劲儿推开周围的孩子：你们都走开，我就要去，用不着你们管！说完他向直升机那边走。

这时抢走冲锋枪的那孩子挡住华华，又把枪递给他：逃跑的是我们，在这儿把我们枪毙了好！你到前边去送死有什么意思？！

华华看着枪叹了口气，把它还给警卫员。

在直升机飞回北京的途中，他对吕刚说：对不起，我刚才急得有些糊涂了。

真正严重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呢。吕刚说。

当天晚上，华北集群的两个集团军在廊房一线仓促布防，可以肯定，在锐气正旺的攻方联盟面前，这仍是一条不堪一击的防线。日军已登陆的大量装甲力量正以高速公路为轴线迅速进击，以下是一名西方战地记者留下的报道：

我因为懂些日语，被《星报》指定为随日军第一批登陆的战地记者，与我一起的还有一位叫安德森的美国陆军上校，做为国防部的一名观察员参加登陆。

我们所在的这个日军装甲师登上早已为攻方联盟控制的滩头阵地后，绕过已被攻克的天津，直接向北京方向推进。这时天下起了雪，地上白白的一片。当时从天津逃避战火的难民的车辆和人流把高速公路堵死了，我和安德森只好把吉普车停在路边。我们正在车上聊天，一纵队的日本坦克开过来，在我们周围散成一大片停下。几名军官从车上下来，会聚在坦克围成的一片空地上。显然召集他们的是一名装甲兵上校，这孩子是日本新新人类的典型形象，身材高挑修长，面容白净漂亮，他的话音很有穿透力，在这发动机的噪音中都能听得很清楚。

怎么象蜗牛一样？为什么不走高速公路？！他质问周围的装甲部队军官。

岩田君，路堵了！其中一名少校无可奈何地指了指高速公路，那里几十名日军士兵冲天鸣枪，试图清出一条路来，但无济于事。我又听到了岩田上校的声音：

我们这支部队的前身，是二战中在支那土地上屡建奇功的板垣师团，那些前辈们要是活过来，也会让你们这付样子气回坟墓里去！

他一手按住领口的喉头送话器，另一支手一挥：全纵队注意，都跟着 103 车！说完，他跳上那辆坦克，坦克发动机轰鸣起来，排气口喷出的黑烟吹动我们吉普车上的美国国旗，这辆日制 90 型坦克一跃而起，冲上路基。这时，路上站着一群刚从一辆不能动弹的大客车上下来的幼儿园的娃娃，有三四十个。小保育员站在冲来的坦克和孩子之间挥动着双臂，

但那辆坦克没有丝毫犹豫，撞倒了这个女孩儿，冲进那群吓呆了的娃娃们中间。我们看到，一个个幼儿的小身躯在雪地和坦克履带之间迸放出一朵朵血花，如同在雪白的台布上压碎了一个个西红柿……

安德森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不停地向地上吐唾沫。看到我疑问的目光，他解释说：这是东方人的习惯，能去除晦气。

在以后的整个战争期间，我也不断地吐唾沫。

（选自《孩子的菊和剑超新星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比尔·乔那森著，大和出版社，超新星纪元 5 年版。）

但接下来战局的发展出乎中国孩子的预料：日军推进到廊房防线前就停了下来，没有对防线发动攻击。开始中国孩子认为日军是在集结攻击力量，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攻方联

盟这种贻误战机的行为一时很难理解，后来知道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日军在登陆战中虽然取得了成功，但也暴露出孩子指挥大战役时计划粗糙和混乱的缺陷，再经过对天津的攻城战，需要时间从海上补充物资和调整兵力配置；但最主要的是第二个原因：按照攻方联盟的内部协议，担任第一阶段陆上作战的主要是日军，在最残酷的登陆战中，美军只象征性地出动了少量海军陆战队。日军在塘沽登陆和攻击天津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而美国和其它北约国家的陆军部队还在从冲绳和日本基地磨磨蹭蹭地向南朝鲜的前进基地集结，显然想投机取巧。日本孩子的心理上很不平衡，大西文雄命令停止攻击，直到北约国家在津京战区投入相当的陆战兵力后再恢复进攻。

这一停就是 10 天，中国孩子得到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军事法庭

我们有一个误区！华华对统帅部的这一群垂头丧气的孩子们说，前一阶段的仗是打得很糟，形势的恶化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但我们的很多人，包括许多军事指挥员，都有一个更糟的想法：觉得我们孩子的战斗力远不如敌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孩子们对战争根本没有心理准备，而这责任不在他们而在我们！我们开始是轻敌、盲目乐观，现在又陷入悲观退缩的情绪中！

由于北京常常遭到空袭，信息大厦的顶部大厅已不安全，孩子领导集体只好把办公地点移至地下机房中，他们后面，就是放置在大玻璃罩中的量子计算机。这里很安静，时间长了忘记了外面是日是夜，但孩子们渐渐掌握了一个规律：白天地面常有微微的震动传下来，因为敌机习惯于白天轰炸。在孩子战争中，由于难以掌握精确轰炸的复杂技术，空袭又回到了二战时期的样式，进行野蛮的面积轰炸。事实证明晓梦提前把城内平民撤空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否则市民将在这种轰炸中遭受重大伤亡。现在，北京市民都已撤出，来自天津的难民在未入城前也已向西疏导，所以敌人渐渐把空袭的目标转移廊房防线和向西的交通线上。

眼镜说：我想起了大人时代的这样一个寓言：说日本、苏联、中国和美国四国的军队来到一个悬崖边，日本军队径直走去，全部摔下悬崖；苏联军队的士兵们看看指挥官，指挥官凝视前方命令向前走，于是他们也走下了悬崖；中国军队的士兵们则聚成一堆商量了半天，然后用背包带连成了一根长绳，部队拉着它下了悬崖；美国士兵跑到悬崖边探头向下看了看，然后打了一声长口哨，一轰而散，都扭头向回跑去……这四支军队中哪支最好，我想大家是一目了然的。请注意，这个寓言不是中国人编的，它来自西方，说明人家也看到了我们军队的长处。是的，在执行命令的坚决上，我们比不上日军；在机械化大兵团作战上，我们比不俄军；在士兵的文化水平和对尖端武器的掌握上，我们也比不上美军；但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中国军队是一支与这块国土溶为一体的军队，这种优势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尤其能够发挥出来！

吕刚点点头说：是的，这次溃退，指挥官有很大的责任，我们不能容忍那些在战场上只顾逃命的高级军官。

战时军事法庭在市内一个露天体育场开庭，体育场内坐满了小士兵，他们大多参加过渤海战役和天津保卫战，有很多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伤员。被指控临阵逃脱的军官有很多，但这次审理的是其中 4 名级别最高的师级军官。这 4 名被告穿着已摘掉了肩章和领章的军服，垂头丧气地面对着上千名士兵。

凭什么审判我，我不服！f 集团军 116 师师长指着法官席说，你们难道不知道，当时，攻下 496 滩头阵地的日军陆战 3 师已向我的侧后迂回，我不后撤，等着被包围吗？再说了，我左翼的 115 师也撤了，他们的师长怎么没在这儿？

法官说：115 师的情况与你们完全不同，他们是在接到集团军军部命令后，有组织撤出阵地的，他们师部的所有指挥官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位置。而你呢？当你发现面临被包围的险况时，丢下部队自己跑了！

我没跑！

你当然跑了！是坐我的直升机！证人席上，f 集团军的一位陆航中尉飞行员大声说。

他跑了，我们好多人都看见了！旁听席上 116 师的小士兵纷纷站起来喊道。

116 师师长仍然硬着头皮说：那我还能怎么着？敌人的舰炮轰击一停，阵地上的士兵都跑光了，前线指挥官拦都拦不住，局势已经失控，让我一个人在那儿等死不成？！

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一名头上扎着绷带的孩子从观众台上跳下来，走到法官席前说：他这是诬蔑！

一位少校也跳下来说：在你乘那架直升机飞走后，我们师 5 公里的岸防阵地上至少还有一半的部队在坚守！你一跑，师部也都散了，是与师部失去联系才使阵地全线崩溃的！

116 师师长还想争辩，旁边的另一名被告，也是一名大校，拍了拍他的肩说：算了算了，丢人就丢到这儿吧，我们自己做自己当！

最后宣判，4 名被告都因临阵逃脱被判死刑。但被告们并没有太大惊慌，因为他们知道，孩子军事法庭与大人的还有一点不同：判决是否执行最后还要由他们自己决定。小法官走下审判席，手里端着一个大盘子，盘子上放着四枚手雷，是那种攻防两用的手雷，现在都拧下了预裂外壳，显得很小时。法官对被告们说：

开庭时已经向你们说明了：本庭的判决要由你们自己自愿执行。你们有两个选择：或者

拿一个手雷找个地方自己执行判决，或者，法官一指体育场的大门，从这儿滚出去，

滚得远远的，爱去哪儿去哪儿，但永远别沾军队的边！

一个被告看着盘子里的手雷，畏畏缩缩地说：我跑就是因为怕死，怎么能自己去死呢，要这样儿，还不如当初……

116 师师长大叫一声：别扯旦！你们现在执行好了，要不我就走了！

法官把盘子放到他们面前的桌子上，对他们说：愿拿就拿，不拿就滚！

116 师师长转身走去，边走边喊：滚就滚，哼，我再也不回军队了，军队不公平！其它三名被告也低着头跟着他向体育场外走去，当他们路过看台间的过道时，从看台上下起了唾沫的大雨，四个被告捂着头跑了出去。

小法官也向后啐了一口，把盘子里的手雷收起来。

开庭过程中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吕刚这时站起来说：大家先不要散，我请你们看一段录像，这盘录像带是前天，也就是日军占领天津后的第 9 天，留在天津的一支游击队越过战线带来的。

体育场的大屏幕上映出了录像带上记录的图像。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大房间，在高高的天花板上的一盏日光灯昏暗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大房间摆满了婴儿床，有一些保育员女孩儿穿行于其间。吕刚介绍说：

这是天津市第六保育站，这个保育站中共收养了三千多个婴儿，敌人攻城时，因为行动不便，有 457 个婴儿和五十多名保育员没有撤退，后来就留在了失陷的城市中，这些婴儿都是这个保育院中年龄最小的，都不到 1 岁。大家看到的画面，都是由一名保育员用小摄影机拍的。现在是日军刚进城不久……

画面中婴儿床间的女孩儿都同时把头转向一个方向，然后她们都恐惧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在大房间的一角挤成一堆。镜头转向，几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从刚刚撞开的门冲了进来，他们都穿着蓝白色的海上迷彩服，脸上涂着黑色的伪装油彩，看上去狰狞强悍，他们端枪四顾，发现没有危险后都松了一口气。一名小少校走向前来，与其它士兵不同的是他的脸上没涂伪装色，还戴了付眼镜，显得文质彬彬。

谁的，这里的负责？谁的？他用生硬的汉语喊道。

从远处缩挤在角落的那堆女孩儿中站出一个留着长长披肩发的女孩儿，她胆怯地走上前来，说：我是保育院院长。

少校对她敬了个礼，说：我是陆战 3 师社会联络处井上靖少校，我们负责筹集本师的军粮。我军挺进迅速，粮食不足，请您协助，谢谢！他又直挺挺地鞠了一躬。这段话他说的很流利，显然是预选背好的。

小院长惊恐地摇摇头：我们没有粮食啊！

少校和蔼地笑笑：有的有的，看那边有大大那个……哦，奶粉。

那些奶粉是给这些小宝宝吃的呀！

少校笑得更动人了，同时摇着手：哦，奶粉奶粉，奶粉的不是。我们给你们那个，借条，以后会还的！以后，日本国会在这里开工厂，产奶粉！我们的奶粉喝了，长高高个子，我们的奶粉，哦，奶粉，好；你们的，不好。

可小宝宝们现在吃什么呢？

我们不都拿走，战争时期嘛，还是军队的重要，请理解，他又更深地鞠躬，请宝宝们理解！

我们本来就不多了！没谁请你们来呀！！小院长愤怒地喊。

少校又甜甜地笑了起来：小女士，小朋友，这么说就不好了嘛！游戏嘛，大家都要来玩的！来玩就要有粮食，没粮食，玩的不好。

在少校又鞠了一躬后，士兵们就冲过去抢奶粉，有几个女孩子去拦他们，一名士兵冲天鸣枪，一串子弹把天花板打得掉下大股尘土，女孩子们都惊叫着捂住耳朵，周围小床里的婴儿们都大哭起来。

奶粉被一箱箱地搬走了，最后只留下了不到三分之一。

少校是最后离开的，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耐心地哄他不哭，他最后把婴儿递给小院长，摸摸娃娃的小脸蛋儿，露出他那特有的甜笑说：宝宝真好！宝宝可爱！宝宝理解！然后走了。

接下来的画面是两个小时，又有日军冲进了保育院，这次来的不是陆战队而是陆军，人数更多，但没有一个会讲汉语的，那个粗壮的陆军上尉对女孩子们又是敬礼又是鞠躬，叽哩哇啦地说着她们听不懂的话，然后士兵冲过去抢剩下的奶粉，遇到阻拦又是冲天鸣枪把女孩子们吓到一边去，这次他们又抢走了剩下奶粉的一大半。

后面的画面记录了日军在这一天中又有两次来抢奶粉的情景，最后一次他们把所剩下的奶粉全部拿走了，还抢走了大部分的矿泉水（这时城市已经断水）。小院长因竭力阻止那群野兽般的男孩儿，头上挨了一枪托，被打昏了。

接下来的画面扫过了一个个小床，上面的小娃娃都饿得大哭。下一个画面是从楼上向下拍的，这时好像是第二天中午，几个女孩儿正走出保育院的大门，她们有的提着袋儿，有的推着自行车，显然是去为婴儿们找食品和水。她们刚刚来到大街上，就有一辆日军巡逻的装甲车开过来，车上有一个扩音器放出生硬的汉语录音：

这一带属绝密军事禁区，平民不许上街！一个星期之后将解除戒严，如您确实有事到那时再出来，这之前擅自外出将遭到射击！

这录音反复播放，装甲车上的机枪后面有两个士兵冲着女孩儿们哇哇大叫，让她们回去。

里面的娃娃们饿了，我们给他们找吃的！！女孩子们冲装甲车喊，其实这没有必要，

那些士兵应该能听到保育院中几百名婴儿的哭声。

装甲车上的机枪响了起来，子弹打在女孩子们前面的水泥路面上，激起了一串火花，一发跳弹击中的一个女孩儿的腿，她大叫一声跌在地上。其他女孩儿惊叫着缩进门去，接着她们中的三个人又出来把那个腿流血的女孩儿拉进去。

下一个画面又到了晚上，那个大房间中的婴儿还在哭，但哭声与白天已不同，那是一种沙哑的、窒息的哭声。

下一个画面是白天，大房间中的哭声没有了，婴儿们似乎都睡着了，但镜头移近一个个小床，看到娃娃们大多睁着眼，小嘴都张着，但哭不出声来。

一个娃娃在用尽全力徒劳地吸着空奶瓶，他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奶瓶，好像对它充满了仇恨。

接下来的画面是第三天的晚上，婴儿的哭声再次充满了大房间，这哭声与上一次又不一样了。十几年后，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那是一种声嘶力竭的惨叫，是一把最锋利的刀子，可以切断最坚强的神经。它仿佛不是对着人，而是对上帝。到了后半夜，这声音弱了下来，那些幼小的生命已失去了呼救的对象，他们终于知道：上帝死了。

下一个画面又是从楼上的窗子中向外拍的，由于是夜里，画面很模糊。可以看到一排昏暗的街灯，街对面的楼房黑乎乎的，只有零星几个窗口亮着灯，画面的下方是一堵墙，这是保育院的后院墙。墙头上出现了几个小小的黑影，十分模糊，在路灯的灯光下成黑色的剪影，但从这些小身影的轮廓可以看出是几个女孩子。那几个女孩子从墙上小心地滑下去，来到保育院外面，然后她们穿过街道，在路灯下可以看到她们大部分都带着准备装食品的袋子和装水的塑料桶。她们中不止一个人在下墙时摔伤了脚，走路一瘸一瘸的。这时墙头上还有身影出现，更多的女孩儿在翻墙出去为婴儿寻找食物。

这时画面突然清晰起来，光亮来自对面楼上 3 团急骤闪动的小火焰，它使周围的一切都凸现在闪光之中。录像机录下来的机枪射击声只是一片哗哗的噪音，正在过街的几名女孩儿瞬间被弹雨激起的泥土罩住了，她们在闪光中倒下时很像是用高速摄影拍下的慢动作。从那团飞溅的泥土中伸出一条线，这条弹着点向墙飞快移来，墙头上溅起了被打碎的砖块，还在墙头上的几名女孩纷纷抽搐着高高地摔了下来，最后一个女孩儿在掉下来前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她身上飞扬的血滴。三团火焰消失了，在路灯的灯光下，街上的那些女孩儿静静地躺在一大片血泊中，而墙下被打死的女孩儿隐没在黑暗中根本看不见了。对面楼上那几个零星的窗口继续亮着灯，像一只只黑夜中的怪眼。

下面的每个画面都很短，反复切换了好几次，每一个画面出现，它下方红色的日期显示码都增长了一日。

又是白天，阳光从窗中射进来，成一道道白色光柱，那一片小床静静的。

又是夜晚，高天花板上只有一盏日光灯亮着，惨白昏暗的灯光下，那一片小床静静的。

白天，那一片小床静静的。

夜晚，那一片小床静静的。

.....

画面变得越来越不稳，那一片静静的白色的小床突然急剧倾斜，显然是摄像机掉在地上，最后画面上出现了平躺在地上的一个空奶瓶，奶瓶后面是林立的床腿，这画面静止了几秒钟后，录像结束了。

体育场中一片死寂，孩子们仍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已经熄灭的大屏幕，好像这上千人在努力聚焦目光把那个屏幕烧掉似的。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 4 个孩子从体育场的大门走了进来，向法官席走去，这是那 4 个被告，他们并没有走远，一直躲在大门边悄悄地看着大屏幕上的录像。他们走到法官面前，116 师师长向法官伸出一支手。

什么？小法官的眼睛从大屏幕方向收回来，茫然地看着他。

手雷。

法官默默地看了他几秒钟，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一颗手雷递给他，他接入手雷后大步向外走去。其它三名被告同时向法官伸过手来，法官在每一只手上放了一个手雷，这三个孩子也跟着 116 师师长快步走去，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体育场大门外，一分钟后，外面传来四声爆炸声。

当天晚上，这段录像向全国播放。

第二天，华华和吕刚再次视察北京东部防线。他们看到，这些天来一直弥漫在前线的惊慌恐惧的气氛消失了，小战士们都变得沉默寡言，他们有的在默默地修工事，汗如雨下；有的在一遍遍地擦拭着武器，有的在战壕中用阴沉的目光长时间地盯着东方，那是敌人所在的方向。

现在，世界已完全脱离了大人们所预想的轨道，变成了他们无法想象的真正的孩子世界。

正当中国孩子准备为保卫北京与攻方联盟决一死战时，超新星战争也脱离了大人战争的模式，面貌开始变得越来越怪异，变成真正的孩子战争。

（整理者注：这个版本不完整。似乎后来北京被攻陷了。）

金色狂草

好大的广场啊！比红场可大多了！伊柳欣惊叹道。此时，攻方联盟的主要首脑和将领都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是应邀到北京参加又一次首脑会谈的，这次首脑会谈本来还请了中国孩子，准备商量一下怎样最后结束世界游戏，但他们没有来，而是随着华北集群的主力向西边的黄土高原撤退。

请你们来可不是为了欣赏广场的！戴维没好气地说，你们的军队不是向西追击溃逃的中国孩子，而是纷纷涌入城里寻欢作乐！这太让人失望了。

伊柳欣说：你们的军队进城的比我们更多！战争已打了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孩子们都累了，好不容易打下这个东方大都市，进来玩玩儿是应该的。

在攻方联盟对北京城区发动最后进攻时，北京已是一座空城。但即使这样，各国军队还是纷纷涌进来，这固然有伊柳欣所说的原因，在经历了战争的恐惧和劳累之后，小士兵们纷纷更求进城休整，小将军们很难让自己的部队继续向西开拔。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座城市还不知最后归谁占领，多进驻一些军队，将来在谈判桌上说话总是气粗一些。到目前为止，攻方联盟已有二分之一的地面部队涌入了京城。

英国首相格林指着故宫说：我们到皇宫去看看吧，那里面才叫大呢！

沃恩说：不，先生们，我们还是先到纪念堂去看看。

戴维使劲摇头：我不想去那里，真的不想去……我们还是去皇宫吧！

沃恩说：去那里对我们更有意义。说着径直向纪念堂方向走去，小首脑和小将军们都跟着他，戴维也只好跟上，他早就发现，各国孩子虽然都对沃恩怀有一种厌恶和恐惧感，但他们在他们中的威信却比自己高。

这群孩子绕过了英雄纪念碑，走过了那两个雕塑群，在走上纪念堂的台阶时，一个小将军低声问旁边的人：这人是谁？

旁边的人回答：中国的林肯。你怎么连他都不知道？

又有一个孩子低声说：听说这人打仗很厉害的！

当然。

他们是从纪念堂的出口进入的，在出口大厅中，沃恩指着迎面的一面高大的墙壁说：各位请看！

这是什么？孩子们对墙上刻着的东西都很迷惑。

我肯定，是一幅抽象画。法国首相皮埃尔说。

戴维点点头：好像是，可画的是什么呢？

孩子们纷纷猜测着：一片燃烧的野火。不，是飓风！是大河，一条很长很急的大河！……

沃恩对大家说：这是用汉字写的一首诗。

孩子们都惊叹道：诗？汉字？！天啊，有这么写字的吗？是啊，它们像要飞起来呢！……

伊柳欣问沃恩：您能理解这首诗的意思吗？

沃恩看着墙上那金色的狂草说：我只能理解大概意思，更无法向你们传达诗的神韵，它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小小的地球上

有几只苍蝇碰到了墙壁

它们可怜地嗡嗡叫着、抽泣着

蚂蚁以为自己的王国是何等广大

小虫子要摇动大树，哪有那么容易？

在长安城秋叶纷纷落下

如纷纷中箭的骑士

很多的事情都是来去匆匆

时光飞逝，世界变得很快

一万年太长了，我们也应快些

在所有的大海上云在滚动水翻起巨浪

在各大洲狂风怒呼电闪雷鸣
要在地球上扫除一切害人的昆虫
没有谁能战胜我们！

沃恩说完后，孩子们静静地思考了好一会儿，试图理解诗的意境，有人感觉到了一些东西，伊柳欣说：在这人眼里，世界很小，敌人更小。

他们接着向里走，这时，这些孩子们都变得很紧张，每个人都试图让别人在前面走。而且有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那些在战争中已身经百战的小将军，恐惧感越深。不要死抓着我，你个白痴！戴维回头对身后的参联会主席斯科特将军说，虽然现在他的肩上只有五颗星，但孩子们还是把他戏称为七星将军。

但进去后他们看到，遗体早就在中国孩子撤退前转移，他们面前只是一个放水晶棺的平台。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沃恩说：在中国的南北战争中，他统帅着百万大军，但那支大军的武器却全部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而大军的供给线是由一种原始的木制独轮小车维持的，那小车的轮子也是木头的，连轮胎都没有……关于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不过现在，各位显然以为自己是胜利者了。

戴维说：难道不是吗？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就是证明！

七星将军挥挥拳头说：我们的核武器是不可战胜的！

沃恩说：还有一种武器比核武器更厉害。

戴维想了想说：那只能是……反物质炸弹了，不过那只是科幻小说中的东西。

沃恩摇摇头说：不，这种武器在古代就有了。

孩子们都茫然地看着他。

国土。

伊柳欣连连点头：很对沃恩先生，很对。我们的人民曾经出色地使用过这种武器！其实我一直有这种感觉：经过血流成河的苦战，终于占领一个大国的首都，但却是一座空城，而这个大国那广阔的国土还在周围不祥地沉默着……这多像拿破仑进攻俄国的情景？

别说的那么不吉利！皮埃尔阴着脸说。

算了，我们还是去皇宫吧。沃恩一摆手说，呆在这些迟钝的孩子中间对他一直是一种折磨。

孩子们走出纪念堂，再次穿过广场，走进了紫禁城，走在这宏伟的皇城中，他们心中充满了敬畏。

戴维走到沃恩身边，低声说：我听懂了你的话，放心，我绝不会让中国孩子有机会使用他们的国土武器的。

沃恩没有正眼看他，只是摇了摇头：你什么也没懂。

（整理者注：后来怎么结束的战争未知，据说有“北京被核弹摧毁”的情节。怀疑中国进行了核反击，情节应于“公元地雷”类似。）

终止战争

赫尔曼·戴维从波托马克河中爬上岸，浑身打着冷战。五月的河水是十分寒冷的，这寒冷把小总统头脑中的烦躁和困倦一扫而光。这是五月七日的清晨，昨天晚上戴维一夜没睡，早晨到来时，他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一个强烈的刺激，否则这一天将没法过，于是就一个人溜出来，跳到河中去游了十多分钟。他从河岸上抓起衣服，在早晨的凉风中光着身子向回跑去。看着前面晨雾中的白宫，他又想起了昨天夜里椭圆办公室中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大多是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其中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三军总司令。虽然美国军队现在还是个空架子，但小将军们比过去那些大人们神气多了，他们身着裁剪合身的陆海空将官军服，肩章上镶着金光闪闪的星星，使整个办公室光彩夺目。

肩上扛着四颗金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首先讲话。这个男孩儿在上任之后，曾在风度上是模仿艾森豪威尔还是布莱得雷还是巴顿还是麦克阿瑟犹豫不决，以至于他一天一个风度，搞得那帮小参谋们莫名其妙。今天他来自白宫时选择了麦克阿瑟，因为那是所有著名的美国将军中在总统面前最傲气的一位。他曾让一位参谋准备一个麦克阿瑟那样的玉米烟斗，但因时间紧那孩子没把这事办好，只给他找来了一个又大又亮的黑木烟斗，将军为此很发了一通火。现在，那个大烟斗放在他的将军服的上衣口袋里，讲话时那东西在胸前来回晃荡着。

“现在已可以肯定，中国沿海地区有大批武装部队正在集结。这些部队主要集中在沿海各大城市中。关于它们的数量，战略情报处目前只能作一个大概的估计，这个估计同日本陆军参谋总部发来的情报基本吻合：一百八十万左右。目前……”

“不对，”旁边的一位少校参谋插了进来：“这是昨天的数字，根据最新的卫星资料分析，现在集结的数量已达二百五十万。”

小四星将军恼怒地敲了一下总统的办公室桌：“我说过多少遍了，我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我！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像电影上的下级军官那么懂礼貌？”

“可是……”小少校脸红着辩解。

“就算是非打断不可，也要说一声‘对不起，将军，我可以打断一下吗？’……刚才说多少？好吧，二百五十万，还在很快增加，是吗？我想今天晚上就要超过三百万了。”

“你是说三百万？”总统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三百万，达到他们爸爸妈妈时代的数量。”

“三百万拿枪的小平民？”戴维带着一丝讥讽说。

“我再次声明：那是军队，真正的军队，绝不是像你想像的那样，是一群拿枪玩儿的孩子。详细的报告这以前我们已经给你送来很多了，你要严肃地对待这些经过核实的情报。”

“好吧，”戴维让了一步，“三百万没有政府的军队。”

“昨天我们也是这样想，可现在……”汉斯少校。

四星将军唤来一位小参谋，那个孩子把一张纸放到总统面前，“这是我国驻华使馆发来的电报，那里只剩下五个外交官的孩子，他们昨天晚上刚刚同国内联系上。这封电报表明，那个国家的政府已恢复并控制了全国局势。”

“你们认为这可信？”

“日本方面也证实了这个情报……”

“我问你们的看法！”

少校扭头看了一眼四星将军，后者接上去说：“我们认为是可信的，否则无法理解那个国家发生的变化：社会混乱的突然消失及军队的迅速出现和集结。”

“关于这些部队还有什么更详细的情况？”戴维摸着下巴问。

四星将军摆了一下手，那个参谋接着说：“目前这方面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卫星侦察，但现在我们能启动的侦察卫星只有六颗，能观察那个地区的卫星只有两颗，只能进行粗略的观察，详细情报还不多。我们只知道目前那些部队正在疏通道路，全国都在干这件事，但沿海的军队集结区干得更急。从卫星照片上看，有一半以上的车辆干脆被推翻在路边。部分已疏通的公路上有军用车辆在行驶，那些孩子可能是刚学开车，事故率很高，有车行驶的路段都有出事的车在路边燃烧，但他们显然在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车开起来，现在那些公路上行驶的车辆越来越多，并且已经出现了坦克和装甲车……”

四星将军打断了参谋的话：“现在可以肯定，那个国家已经觉察到入侵，并决心抵抗了！”

“你们今天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总统不满地问。

“要是那样，我只让诺克中将来就行了，绝不会亲自跑来，我和你一样，也是很忙的，甚至更忙！我来是要求修改对日援助计划，新计划中的援助数量至少是原来的十倍，这是新计划的概要。”

总统接过那张纸扫了一眼，问道：“昨天，我们收到了日本方面要求追加援助的来电，我想你还没看吧。”

“不，我看过了。”

总统把四星将军递过来的计划概要捏成一团，出其不意地掼到办公桌对面将军的脸上，恼火地大叫起来：“看过了？你个白痴！那你难道不知道，你和你那些愚蠢的参谋们提出的数量，比日本孩子自己要求的还多吗？！白痴！”总统猛地从将军的上衣口袋中拽出那个大烟斗，朝桌面上咚地一锤，正好砸在将军的右手小指上，使他痛得跳起舞来。随后，总统顺手把那玩艺扔得远远的。

大家都吃了一惊，随后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受到这样不礼貌的对待而愤愤不平起来。但将军本人没有吱声，只是咬着右小指。他虽带着大烟斗走进白宫，在没有危险时说话也很气粗，关键时刻却不敢像麦克阿瑟那样对总统来真格儿的，因为他知道那位将军的下场。当然，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职后，在人们眼中仍是英雄，但他却没有麦克阿瑟那样的赫赫战功，如果他喊一句“小战士不会死亡，他们只是慢慢地消失！”，人们只会哑然失笑。

但陆军总司令，一位身材矮粗的三星将军却不吃戴维这一套，他走上前来，拍着桌子用同样高的声音对总统喊：“你才是白痴呢！你难道不知道，旧的援助计划是根据什么做出来的？它是根据你亲自提出的一个前提做出的，这个前提是：日本孩子是在进攻一个已经休克、濒于死亡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全面瘫痪，外界的稍稍一击就会使它立刻跨得不可收拾。可现在呢？你都看到了，日本孩子要全面进攻的目标，已变成一个有组织的大国，这个大有 300 万军队，甚至更多！”

“但这些军队只是刚刚组建，它的战斗力无法同日本军队相比！”总统争辩着。

“我承认，但日本孩子的军队也不过只有两个月的年龄，而且真正达到这个年龄的也只有不到三十个师。但在那片广阔的国土上，即使出动一百个师，也难以控制主要城市和运输线！原来的援助计划是假设日本孩子可以在被占领的地区得到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但是现在，即然中国孩子可以在一天之内组织起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同样可以在日本孩子到达之前，拿走或毁掉他们进攻路线上的每一粒粮食和每一滴汽油，这是一个傻子都能想到的战略。对日本孩子来说，他们的军队再有战斗力，毕竟是孩子，他们没有大人那样的体力和技术，大规模集团军在中国国土上的运动将是十分缓慢和艰难的。据计算机模拟，按照现在的物资供应能力，并假设中国孩子能够有序地撤退，在准备实施的一号进攻方案中，日本孩子在胶东半岛登陆后即使不遇任何抵抗，也难以渡过黄河。”

“想想拿破仑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把手指从嘴里拿出后说：“他率领六十万大军进攻俄国，他的军队并没有在各个战役中被俄国人打败，却被饥饿和寒冷消灭了，最后只有两万多人活着回到法国。这就是在没有足够准备的情况下进攻一片广阔国土的下场。日本孩子要求追加军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现在还按原计划登陆，那才是一群小疯子呢，而同一群小疯子结盟，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小军人中响起了一片附和声。

“就算我们拿得出这每天二十多亿美元的援助，就凭现在的运输能力，又怎么及时把这些武器和物资运到太平洋那边的战场上去呢？”总统问，他的气已消了很多。

大家都不吱声。

“日本进攻舰队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总统又问。

“第一支攻击舰队在距目标海岸一百六十海哩的位置上再次停止前进，日本孩子说是技术原因，并把原定登陆时间又推迟了二十小时。但据我们推测，根本不是什么技术原因，舰队是奉他们参谋总部命令停下的。在横须贺集结的第二支舰队也迟迟不启航。”

.....

昨天的会议直到午夜才结束，总统虽然一直坚持自己的决定，不借一切代价支持日本孩子把战争发动起来并打下去，但他的心中已经没有底了，他第一次感觉到在历史长河中行船的凶险莫测。

一阵早晨的凉风吹来，戴维又打了一阵哆嗦，寒冷在刚才使他兴奋，现在却使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恐惧。华盛顿特区现在只剩很少的人口，这里的孩子大多跑到工业集中的大城市去谋生了，事实上除了政府机构外这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现在是早晨，城市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四周仍像深夜一样寂静。戴维现在更加强深了对面前白宫的一种感觉：一座陵墓。他怀念起喧闹的纽约，坚定了迁都的决心。他急忙穿起自己手里提着的衣服，刚穿到一半，贝纳从白宫方向跑过来，胖女孩儿跑得气喘吁吁，说是找了戴维好半天，并递给他一封刚刚收到的电报。

“现在还没到上班时间，同政府的每一位官员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作息时间！”戴维没好气地说，同时拆开了电报。电报是日本首相大西文雄打来的。

电文号 C-239，十万火急。

鉴于目前局势的突变，国会紧急商议，决定修改 C 计划，具体如下：

一、贵国军援必须追加至我们所要求的数量，具体数量已在 C-237 号电文中说明。

二、第一批攻击舰队停止前进，登陆时间推迟至三分之一军援抵达之时。

三、美国在冲绳基地和横须贺基地的孩子们归日本三军参谋本部指挥，并以美军部队的名义直接参战。

四、请协助密切监视中国核打击力量的动向，在得到中国核战略系统已完全瘫痪的确切证据之前，日本保留单方面中止战争的权力。

绝密，原电无副本。

总统哇哇大叫起来，贝纳不知他是高兴呢还是愤怒，当她搞清是后者时，吓得躲得远远的，她从未见过总统发这么大脾气。

“妈的！他们原来不只是想多要些东西，还想把我们拖进战争！甚至……甚至还想到了核力量，哈哈，现在的，中国孩子的核力量！我以前一直认为太平洋那面的那群小矮子是新世界中的强者和英雄，现在，呸！一群地地道道的懦夫傻瓜小人！妈的！狗娘养的！”

戴维破口大骂着，但渐渐冷静下来，开始认真思考现在的局势。显然，如果满足日本孩子的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就完全是一场灾难了。另外，电报中提到的核力量也使戴维吃了一惊，他发现自从得知那个大国发生的变化后，自己还没有考虑过那个国家大人们留下来的这种东西。同嘴上说的相反，总统并不认为日本孩子想到核弹有什么可笑，在那个已变得有政府有组织的大国中，孩子们部分或全部恢复核武器系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他们使用它的忌讳比大人们少得多，这真让人不寒而栗。战争还没打，前景已很暗淡了。

“我该怎么办？”在通向椭圆办公室的电梯上，戴维问自己，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产生这个疑问。他突然有了一个寻找依靠的愿望，但谁能靠得上呢？那些孩子议员和孩子将军吗？那都是些把自己的工作当做好玩游戏的小白痴，成天只会夸夸其谈地炫耀自己，毫无用处。但有一个孩子是靠得上的，当戴维推开办公室大门时，他就在那里。

切斯特·沃恩坐在办公桌后面总统的座位上，垂眼看着桌面，不知是在沉思还是在等待。

“你怎么自己进来了？”戴维用不满的口气问，但内心并非如此。

“很多的孩子都对这两个按钮感兴趣，”沃恩指着办公桌上一红一白两个方形按钮说。他几乎从未直接回答过别人的问话，仿佛不值得回答似的，对总统也不例外，这很让戴维恼火，但也没办法。“外面的孩子们认为，事实上以前很多大人也这么认为，总统办公桌上的这两个按钮关系着国家命运。总统按下其中的一个，就会立刻接通同所有北约成员国的联系；按下另一个，战争警报就会在全国响起，轰炸机离开地面，核弹飞出发射井……诸如此类。”

事实上，那两个按钮的用途一个是要咖啡，另一个是叫勤杂工来打扫房间。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戴维发现沃恩有时也愿意说话，甚至很健谈，但谈的都是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小事，真正的重大问题他都是精练地一语带过。现在，当总统真要开始同他讨论那两个按钮时，他却突然回答了总统刚才的问话。

“我知道，你现在需要我。”

戴维没有否认，他把那封电报递给沃恩，“我们讨论一下局势吧。”

沃恩向电报扫了一眼，没有任何表情。

“我先谈谈自己的看法……”戴维做出要长谈的姿态。

“不必了，你是否要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沃恩懒洋洋地说。

这正是戴维想拐弯抹角问的，沃恩总能一眼就看出他的心思，以前戴维对此很不安，现在已经习惯了。他不情愿地点点头。

“停止战争。”沃恩用可怕的眼睛盯着戴维说。

“为什么？”

“因为战争已经输掉了。”

“除了你之外没人会承认这一点，战争还没开始！日本孩子一旦登陆，将很快击溃一切抵抗。”

沃恩出人意料地点点头：“你过分悲观了，我甚至认为根本不会有正规的抵抗。因为从中国孩子军队的现状来看，同日本孩子进行正面的大规模陆战等于自杀。”

“是的，我相信你是能看到这一点！你说我们在这战争中无法取胜，能论证一下吗？”戴维带着挑战的口气说，他准备驳倒沃恩，他预料对方只会说出昨天晚上小将军们说过的那些东西。

“对战术问题我没有兴趣，甚至对战略也没有兴趣。”沃恩淡淡地说。

戴维以为这是投降的表示，就以胜利的口气说：“那我告诉你，我们将胜利！”

像往常那样，沃恩没有回答戴维，而是突然把话题转向了令人莫名其妙方向。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纸，对折了一下，说：“这是一次，”又对折一下，“这是两次，”再对折一下，“这是三次。现在，你敢接受这场战争之外的另一个挑战吗？”

“当然可以，说吧。”

“你敢把一张薄纸对折三十五次吗。”沃恩把那张纸扔到桌上。

“我不明白。”

“回答我，敢还是不敢。”

戴维伸手去拿那张纸，沃恩按住了他的手，戴维感到沃恩的手冰凉而潮湿，真像一条蛇爬上手背。

“你是以一个最高决策者的身份说话的，你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创造历史，现在再想想，你真的答应这么做？”

戴维迷惑不解地看着沃恩。

“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在做出决定之前，难道不想预测一下这件事的后果吗？”

“后果？把一张薄纸对折三十五次的后果？可笑。”

“比如说，那张纸会被叠到多厚？”

“有《圣经》那么厚吧，我想。”

沃恩摇摇头。

“有桌面到地面这么厚？”

沃恩还是摇头。

“有从地面到天花板这么厚？”

沃恩摇头。

“你总不至于说，有白宫这么厚吧？”

“这张纸单张的厚度约为零点一毫米，按此计算，你对折三十五次之后，纸的厚度为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米，也就是六千八百七十二公里，相当于地球半径。”

“什么？！只折三十五次……你在开玩笑！”戴维叫到，但小总统绝非笨孩子，他很快想起了学校学过的几何级数，又想到了那个国王和象棋的印度传说，知道沃恩说的没有错。

“我是想说，千万不要对自己的判断力过分乐观，对简单的数学现象是如此，对复杂而神秘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

戴维垂头丧气地认输了，他说：“我承认我的头脑比你的简单得多，大家的头脑要都像你那样，世界该多么可怕。但是，我们无法肯定战争会胜利，也同样无法知道它一定失败，为什么不试试呢？”

“五千多年来，人类在地球的不同位置创造了数量众多的文明，其中有些十分强大，十分辉煌。但现在，那些文明绝大多数都消失了，有的是被外力消灭，有的是自己衰落了。现在的埃及人同五千年前的尼罗河文明没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希腊人也同爱琴海文明关系不大，要想领略那些伟大的文明，你只有去攀登沙漠中没有生命的金字塔，去抚摸雅典神庙冰冷的大石柱，创造这些东西的文明都是遥远的过去，遥远得让我们觉得那是些从未存在过的神话。但只有一个伟大的文明，越过五千年的岁月，一直到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你要进攻的那个文明。在那块土地上，你不需要去寻找古迹，五千年前的文明就活在你周围，呼吸

着，流动着热的血液。我真奇怪，在你打算征服那块土地之前，竟丝毫没有想到了解一下那个文明在五千年中没有被毁灭的原因，就像刚才叠纸之前丝毫不去想它能叠到多厚一样。”

小总统不作声地沉思着。“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吗？”沃恩又出其不意冒出一句，“如果用你在这场战争中看那个国家的眼光，你看到的大象绝不是现在记忆中的样子。不要认为我要给你讲盲人摸象的故事，你比那还糟。你就像医院里的CT扫描那样，从一个断层上去看它，如果这个断层在它的腰上，你眼中的大象就是一片薄薄的大肉片，这还算幸运，如果断层取在它鼻子上呢？那大象就是一片比馅饼还小的肉圈了，你丝毫不会想到这肉圈后面还有那样一个巨大而强壮的身体。如果不看历史只看现实，你只能看到现实的断层，根本看不到它的全部。普通人都是这么看的，但如果你也这么看，那迟早要死在这上面。”

好像波托马克河带给他的寒意未尽似的，戴维打了一个寒战，“那你能解释那个文明活五千年的原因吗？”

“它有一种内聚力，使文明度过了五千年中那数不清的灾难，由于这种内聚力，灾难能损伤文明，但不能消灭文明。对于我们的文明，这种内聚力是一种很难理解的东西。”

“力与他同在。”沉思中的戴维脱口说了一句《星球大战》中的话，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影片中那个叫约达的蓝色皮肤的老骑士，在一个充满泥沼的星球上，向年轻的卢克传授神力的情景；与以上场景叠现的，是那接到战争警报后立刻摆脱混乱的国家，那在海边飞快出现并集结的百万孩子军队……

“是的，力与他们同在。”沃恩也喃喃地说。

“超新星是五千年来的最大灾难，它不能打散这种力吗？”

“能的，而且只差一点就打散了。超新星爆发之前，中国的大人们也不清楚自己有那种力，也就没有在他们身上培植那种力。超新星使他们身上的力休克了，爸爸妈妈生前的溺爱暂时战胜了那种力，他们陷入了混乱。但由于他们是有着五千年古老血统的孩子，力在他们中间仍然存在，只是休克了，而你用战争唤醒了它。”

“是，是的，我唤醒了它，我和日本孩子唤醒了它！”戴维抱着头坐到地上，大哭起来，“呜呜，天啊，我们本来只需等待就是了，而且用不着等很长时间，他们就会自己崩溃，自己毁灭！可现在，我们要等很长时间了！是我们救了他们！呜呜呜呜……”

“你明白了，总统。”沃恩说。

小总统爬过去，抓住沃恩的衣角，“告诉我，以后该怎么办？！”

“停止战争。”

“是的是的，下一步呢？”

“使被你所打断的过程继续下去，使那块土地上三亿孩子中间的力再次沉睡，直至他们毁灭。但像你说的，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

“可具体该怎么办呢？”

沃恩说了一句戴维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话：

“我不知道。”

小总统大吃一惊，接着哭得更伤心了。“不，不！你知道的，你知道的！你什么都知道！呜呜，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要征服世界，现在征服不了以后就更不行了，呜呜呜呜……”

“是你自己把已到眼前的机会丢掉的，总统。”

戴维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从办公桌里掏出一个东西，那是一支像大鼻子形状的斯诺克短管左轮手枪，他用枪指着沃恩，边哭边说：“你知道的，你什么都知道的，快告诉我，怎么办？！快，不然，呜呜，在你脑袋上开天窗！我早就讨厌你那脑袋了！呜呜……”

沃恩伸出手去，捏住了戴维的手腕，戴维像触电似的感到一阵剧痛，手枪掉在地上。沃恩放开他，戴维摸着手腕吃惊地退了好远，他没想到眼前这个木乃伊般的孩子有这么大力气。

“我会想出来的，但需要时间。现在我能肯定的只有一点：这将是，也只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想像力的，也是最冒险的计划，希望你得到后不要过分吃惊。”沃恩说。

“不会的，绝不会的，求求你，快些想出来吧！”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包括你自己。”沃恩摆了一下手。
小总统悄声退了出去。

（整理者注：原版中这一段之后就是“交换国土”情节，然后结束全书。而新版中这段之前还有南极洲超新星战争的大段情节，在此遵从新版，将其移至超新星战争之后。）

两个半小时以后，在地球的另一面，太阳舰队的后甲板上站满了沉默的孩子士兵。大海反射着如血的残阳，在水天连线上，有一道淡淡的黑边，那就是中国胶东半岛的海岸。汽笛在悲鸣，日本孩子用含泪的眼睛死死盯着那道黑边，它正在淡下来，并很快重新消失在水天相连之处，就像那渐渐消失的帝国之梦一样。

太阳舰队已接到命令，所有进攻计划取消，返航。

第九章 美国糖城时代

戴维通过卫星给中国孩子打来了电话，他在屏幕上笑容可掬，好像自那最后一次联合国大会以来，世界变得更甜蜜了似的。

嗨，华华！你好！还有晓梦和眼镜，你们好！！

华华不想失态，也笑着冲他点点头：你好。

这一阵儿世界玩得不错！戴维兴高采烈地说。

华华点点头说：下面会玩的更好！

戴维也连连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我们不能只顾玩把正事给忘了，更何况这件正事更好玩呢！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你知道今年世界有什么事要办吗？

华华不解地摇摇头。

嗨，大人时代就定下来的事嘛！

华华看了看身边的眼镜和晓梦，他们俩也都茫然地摇摇头。华华问：大人时代还定下过好玩儿的事儿？当然了，该开奥运会了！

就在此时，他们收到了一份通知，通知是用电子邮件从地球的另一端发过来的，全文如下：

中国孩子，请你们的国家元首赶快到联合国来开会，这是超新星纪元第一届联合国大会，全世界的孩子国家的元首都会来。孩子世界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商量，快点儿快点儿，大家等着你们呢！

联合国秘书长：威尔·乔加纳

（整理者注：本段主要是为了衔接上下文的情节逻辑）

美国糖城时代

当中国孩子的飞机历尽艰辛，终于飞抵纽约肯尼迪机场上空时，在下面只看到一片汪洋。地面塔台告诉飞行员，机场上的水浅，只没小腿，让他放心降落，并指给他看一条由两排稀疏的小黑点标示出的跑道。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那些小黑点都是停在水中的汽车。飞机降落时激起了冲天的水雾，当水雾散去，华华看到机场上戒备森严，水中到处站着持枪的士兵。飞机停下后，很快被尾随而来的十几辆装甲车包围了，那些装甲车在浅水中疾驰，像小汽艇一样。从装甲车上跳下了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这些穿着野战迷彩服的孩子在飞机的水 地上快速跑动着，像一群奇怪的小昆虫。士兵和装甲车很快在飞机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

圈，士兵们都背向飞机站着，手里平端着枪警惕地看着四周，装甲车上的机枪也都对着包围圈外。

当机舱门打开时，几个美国孩子沿着刚靠上的舷梯冲上来，他们中大部分拿着步枪，还有一位提着一个大提包。华华的两名小警卫员端着手枪堵住舱门，想阻止这些人上来，但华华让他们让开，他看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国孩子，那是中国驻美大使杜彬。

那几个孩子进入机舱后，喘息着定了定神。杜彬指着一个金发男孩儿向华华介绍说：“这位是美国副总统威廉·米切尔，专程来迎接你们的。”华华打量了一下这孩子，看到他穿着考究的西装，腰里却别着一支很大的手枪，显得极不协调。杜彬接着介绍另一个穿迷彩服的孩子：“这位是负责联大来宾安全的陶威尔少将。”

“你们就这么迎接我们？”华华质问米切尔。杜彬把他的话翻译过去。

“您想要仪仗队和红地毯也可以，前天芬兰总统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平台上享受那种礼遇，被一颗流弹打断了腿。”米切尔说。杜彬又把他的话翻译给华华听。

华华说：“我们又不是来访问美国，用不着那样的规格，但现在这样也太不正常了。”

米切尔叹息着摇摇头：“请体谅我们的难处，路上再详细说吧。”

这时，陶威尔从那个大包中拿出一件件外套让中国孩子们穿上，他说这是防弹衣。然后他又从另一个包中拿出几支黑色的短管左轮手枪递给华华和他的随行人员，说：“小心，上满子弹的。”

华华吃惊地问：“我们带这东西干什么？”

米切尔说：“现在在美国外出不带枪，就像不穿裤子一样！”

飞机上的所有人走下了舷梯，米切尔带着华华和杜彬 水上了一辆装甲车，一圈小士兵一直紧贴在他们周围，为他们阻拦可能射来的子弹，其他人上了另几辆车。装甲车内又黑又窄，充满了汽油味。孩子们只能坐在两条固定在两侧的硬硬的长凳上，这个全副武装的车队很快开动了。

“海平面上升得真快，上海也是这样了吧？”米切尔问华华。

“是啊，虹桥机场也淹了，但有大人们在时紧急筑起的堤坝，市区还没进水，不过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纽约市区也没进水，但真的不适合开联合国大会了。”

车队向纽约市区驶去，渐渐开上了没水的公路。透过装甲车的小窗看出去，在公路两旁不时可以看到翻倒的汽车，车身上弹痕累累，有的还在燃烧。路上还有许多武装的孩子，他们显然不是军人，有成群沿着公路走的，也有神色紧张地横穿公路的。他们手持与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枪支，身上横一条竖一条地背着黄灿灿的弹链。有一次华华乘坐的装甲车正在超过一群这样的孩子，他们突然全部卧倒在路边，几乎同时，从公路另一侧射来的子弹打在装甲车的外壁上，发出当当的巨响。

“你们这儿看上去真不正常。”华华透过小窗向外看了一眼说。

“这个时代嘛，不正常就是正常。”米切尔不以为然地说，“本该用防弹轿车来接你们的，但昨天一辆林肯防弹车在市区被一种特殊的穿甲弹打穿，把比利时大使打伤了，所以还是坐装甲车保险些。当然，用坦克更好，但市区的高架公路经不起它的重量。”

车队驶进市区时天已黑了，纽约的高楼群灯光灿烂，如同浓缩的银河。像每一个孩子一样，华华以前对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充满了向往，他透过小窗，兴奋地看着那些光辉灿烂的摩天大楼。但很快，他发现了另一种光在大楼间闪动，那是暗红色的火光；他还发现了城市上空有几道烟柱升起。有时空中升起一颗照明弹，摩天大楼的影子在它那青色的镁光中缓缓移动。再近些，可以听到周围城市里的枪声此起彼伏，流弹在空中发出勾勾的怪声，不时还有爆炸声。

车队停了下来，前面传过话来，说是遇到了一道街垒。华华不顾劝阻下车观看，那是用沙袋筑成的一道工事，把公路截断了。工事后面的孩子们正在往三挺重机枪上装弹链，陶威尔将军在同他们交涉。

沙袋后面的一个孩子挥着手枪说：“游戏要到半夜才能结束，你们绕道走吧。”

小将军大怒：“不要给脸不要脸，真想让我召一支阿帕奇中队来收拾你们吗？”

工事后面的另一个孩子说：“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我们现在不能跟你们玩儿，我们上午就和蓝魔队讲好了，现在不玩儿不是不讲信用吗？你们要实在没有伴儿，就到后面等等，我们也许很快就完。”

这时，米切尔从后面走上前来，工事后面的孩子认出了他：“喂，那不是副总统吗？看来这真是政府的

车队！”

有一个剃着光头的孩子从工事后面跳出来，在近处仔细看了看米切尔和其他人，然后冲工事后面的那些孩子一挥手：“咱们还是别妨碍公务吧，让他们过去！”

那些孩子们都跳出来搬沙袋。正搬着，公路的一侧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周围充满了子弹飞过的怪啸声和装甲车被击中时的当当声。外面所有的人都钻进装甲车或缩到沙袋后面，杜彬把华华拉进车里，听到工事后面有孩子用扩音器喊：“喂，蓝魔队的头儿！停一下停一下！”

枪声停了，那方向也有孩子用扩音器喊：“红魔队，怎么回事儿？你看看表，不是商量好东部时间十八点三十分游戏开始吗？”

“政府的车队正从这里过，是送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国首脑的，等他们过去再说吧。”

“好吧，你们快点儿！”

“那你们最好过来几个人帮一下忙！”

“好的，这就过去！别开枪！”

从公路那一侧的草坪上站起了几个孩子，向这里跑来，把他们的枪支成一堆，帮着这边的孩子们搬沙袋，很快把路腾出来一个口子。干完后，蓝魔队的那几个孩子又拿起他们的枪向回走，光头男孩儿叫住了他们：“喂，别走呀，等会儿帮着把工事恢复了！还有，刚才我们有两个人受伤了。”

“那怎么着？我们也没犯规。”

“是的是的，但游戏再开始时我们双方的人数又不等了，最后怎么算输赢？”

“那好吧，麦克，你留在他们这边吧，这次游戏中你就是红魔的人了，当然要像在蓝魔那边一样尽心尽力，但不能说出我们的作战计划。”

麦克说：“这你放心，我也想玩得有意思些！”

“好！红魔的孩子们，我给你们留下的可是蓝魔最出色的射手了，昨天在华尔街和巨熊队玩儿，他一个人就干掉了他们三个！哈，这下公平了吧？！”

米切尔正要上车，有孩子喊：“副总统先生等等，我们有话跟你说！”接着有一大群孩子把米切尔围在中间，他们脸上都涂着黑色的伪装色，只有眼睛和牙齿在火光中闪亮。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你们是怎么搞的？大人们在过去的时代花费了万亿美元，给我们造出了那么多好玩儿的东西，孩子们现在却只能玩玩这些小玩艺儿！”他说着拍拍手中的 M16 步枪。

“对呀，为什么不把那些航空母舰让大家玩儿起来？！”

“还有那些战斗机和轰炸机，那些巡航导弹，都可以玩儿嘛！”

“还有洲际导弹也可以玩儿呀！”

“对，那些大家伙玩起来才有意思啊！像现在这样使这些好玩具闲置，是浪费美利坚合众国的财富，政府不觉得羞耻吗？！”

“美国孩子玩儿不好，你们要负责的！”

米切尔摊着双手说：“对不起各位，我无权代表政府在这里发表看法，对这些问题，总统昨天在电视上又一次……”

“怕什么，这儿也没有记者！”

“听说国会正准备弹劾总统，要再这样下去，你们民主党政府就要被推翻了！”

“昨天在电视上，共和党领袖已经许诺，要是他们上台执政，所有的海陆空大家伙都能让孩子们玩儿起来。”

“哇，他真是个可爱的孩子！我会投共和党票的！”

“我还听说，军方准备自己玩儿了。”

“对，别听政府的，自己玩儿，成天演习有个屁意思，把那些大家伙真的玩起来啊！”

陶威尔将军冲进人群，揪住说军方要自己玩儿的孩子的衣领咆哮道：“你个小王八蛋，再造美国军队的谣就逮捕你！”

那孩子挣扎着说：“那你去逮捕大西洋舰队司令和参联会主席吧，他们都说过要自己玩儿的！”

另一个孩子指指海的方向，那里有频频的闪光，好像是天边的雷雨，“看看吧，大西洋舰队这两天每天都在近海打炮，说不定他们已经玩儿起来了！”

米切尔四下看了看，然后压低声音说：“没说不让玩儿，总统和政府从来没说过不让玩儿，但要玩儿全世界一起玩儿，只有我们自己玩儿，不是自取灭亡吗？”

孩子们纷纷点头。

一个孩子拉住他问：“这些小首脑们是来联合国商量玩儿的事吧？”

米切尔点点头：“是的。”

另一个举着反坦克火箭筒的孩子笑着说：“太棒了！好好谈，你们有责任让全世界变得好玩儿！”

车队继续向前行，华华问米切尔：“路这样危险，为什么不用直升机呢？”

米切尔摇摇头：“能用当然省事了，可是在上个星期，从港口的一艘驱逐舰上丢失了十枚毒刺导弹，前天那些导弹中的一枚击落了一架纽约市警察局的直升机，FBI 的人认为剩下的九枚肯定还在附近，所以我们在地面走比较安全。”

华华从小车窗外看到了一片广阔的水面，水面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被聚光灯照亮的人体。

“那是自由女神像吧？”华华问米切尔，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仔细望着那美国的象征，很快发现有些不对：“她举着的那个火炬呢？”

米切尔说：“上星期被一个小杂种用无后座力炮打掉了，她的左肩也中了一颗火箭弹，被炸出一个窟窿。”

华华问：“美国孩子们这是在干什么？”

在车顶那盏昏暗的小红灯下，米切尔看上去很恼火：“干什么干什么，我已经迎接了几十个国家元首，你们都这么问，孩子嘛，能干什么，玩呗！”

华华说：“我们的孩子就没有这么玩儿。”

“他们想玩儿也没有枪。”

杜彬伏在华华耳边说：“这是美国的糖城时代，全国都陷入暴力游戏之中。”

车队终于到达了联合国总部。

当华华下车看到那至少在名义上是地球办公楼的大厦时，对眼前的情景吃了一惊：大厦一片漆黑，与周围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外形如高大纪念碑的大厦左上角缺了一大块，大厦表面的玻璃一大半都没有了，还有几个大窟窿，其中一个在冒着黑烟。

一行人向大厦走去，地上满是碎玻璃和水泥块。这时，不远处有一个小男孩儿引起了华华的注意。这个娃娃看上去只有三四岁，怀里抱着一支很大的滑膛枪，他吃力地把枪端平，对准几米外的一辆小汽车，咣地开了一枪。枪的后坐力使他一个屁股墩儿坐在地上，他坐在那儿直勾勾地盯着那辆汽车，看到什么也没发生，就拄着枪站起来。他那从开裆裤中露出的小屁股上沾了圆圆的两圈土，他把枪顶到地上哗啦一下又推上一颗子弹，再晃晃悠悠地把枪端平，对着汽车又是一枪，他也再次跌坐在地上。汽车还是没有任何反应，这娃娃又站起来冲汽车开枪，他每开一枪就跌倒一次，开到第五枪时，汽车轰地一声腾起一团裹着火焰的黑烟燃烧起来。那个娃娃兴奋地高呼：“呜呼噜——”扛着那支与他差不多长的枪一蹦一跳地跑走了。

有一个人在大厦门口等着他们，他就是超新星纪元的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乔加纳，一个阿根廷孩子。几个月前，华华在电视上看到过他和公元世纪最后一任大人秘书长交接职务的情景，现在，这孩子早已没有了当时的高贵气质，外套上落满了灰，领带被他扯下来捂着流血的头，一副狼狈相。当米切尔问他怎么回事时，秘书长显得脾气暴躁。

“就在五分钟前，大厦又中了一弹！看那里，就在那里！”他指指大厦中部那个正在冒烟的黑窟窿，“我当时刚出门，碎玻璃就像暴雨似的落下来……我再次要求你们为联合国总部提供有效的保护！”

米切尔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叫尽力了？”乔加纳指着已破烂不堪的大厦高声质问，“我早就要求你们清除周围地区的重武器！”

陶威尔说：“请听我解释，那一颗，”他指着大厦缺了的一角说，“起码是 105 口径的，它的最大射程有二十公里。”

“那就清除半径为二十公里范围内的所有重武器！”

米切尔耸耸肩说：“这不现实，对这么大范围进行搜查和军事管制会引起麻烦，也会让那帮共和党的杂种们抓住把柄。先生，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我感觉自己处于一个变态的海盗窝里！”

“先生，您的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爆发了十几万人同时踢的足球赛。整个城市成了赛场，城市的两端各设一个比凯旋门还宏伟的球门，十几万人踢一个球啊，那球到哪儿，人群就涌到哪儿，被踩死的人就有几千。这场超级球赛从开始到现在已持续了半个月，还没有停止的迹象，你们的首都已被折腾得乱七八糟。玩儿是我们孩子的天性，有时比吃饭睡觉更重要，怎么能阻止他们呢？”米切尔说着，指指大厦，“这里也确实不适合开联大了，据我所知，会议大厅的顶板上周被一颗迫击炮弹炸塌了，所以我们才建议联大在华盛顿开。”

“胡说！这次到华盛顿，下次就要上航空母舰上开了！这是联合国大会，不是美利坚大会，我们就要在联合国的领土上开！”

“可是各国首脑都已经集中到华盛顿了，全国只有那里禁止游戏，所以也只有那里能保证安全。”

“那就让他们回来！为了孩子世界的利益，他们必须冒险！”

“在这种地方开会，他们和他们的国家都不会同意的。再说，就是他们回来也不行，您的工作人员呢？大厦中大概没剩下几个孩子了吧？”

“那些胆小鬼，他们都跑光了！他们不配做联合国的工作人员！”

“谁愿意在这个鬼地方呆呢？我们这次来，一是让中国孩子实地看看，请他们理解不能在这里开会的原因，毕竟去不去华盛顿还是要由他们自己决定的；二是请您和我们一起走，我们已经在国会山上为联合国机构安排了专门的工作地点，并为您配备了由新的人员组成的班子……”

“闭嘴！”乔加纳大怒，“我早就知道你们想取代联合国！”他指着远处各个方向对华夏说：“你看看，周围的建筑物都完好无损，惟独联合国大厦遭到这么多炮击，鬼才知道这炮是谁打的！”

米切尔竖起一根指头说：“乔加纳先生，你这是对美国政府恶毒的诽谤，如果不是因为外交豁免权，我们会立刻起诉你！”

乔加纳没有理米切尔，拉住华夏说：“作为常任理事国，你们应该对联合国负起责任，让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吧！”

华夏想了想说：“秘书长先生，我这次的使命是与世界各国的首脑接触，了解他们对新世界的看法，并同他们交换意见，如果各国首脑都在华盛顿，那我们也必须去那里，留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

乔加纳一挥手表：“那好，你们都走吧！现在我看到了，这个孩子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让人恶心的时代！”

华夏对他说：“秘书长先生，世界确实完全变了，用大人时代的思维方式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应该努力适应这个新世界。”

米切尔笑着对华夏说：“您并不理解秘书长先生的雄心壮志，他曾表明这样一个思想：孩子世界应该取消各国政府，全世界统一由联合国直接领导，而秘书长先生自然成为地球领袖……”

乔加纳指着米切尔说：“闭嘴！无耻的诽谤！”不过华夏记得他在超新星纪元开始后不久确实表述过这个想法。

“你们去适应新世界吧，我将一直守在这里，为联合国送终！”乔加纳说完，捂着脑袋转身走进了黑灯瞎火的大厦。

车队继续前行，在远离市区的地方，有几架直升机在等着他们。在直升机向华盛顿方向飞去时，从夜空中又可以看到纽约的灯海了。

华夏问杜彬：“你了解国内的情况吗？”看到杜彬点头后他又问：“你看他们的糖城时代与我们有什么共同之处？”

杜彬摇摇头：“我只看到了不同之处。”

“你看，枪林弹雨中的纽约城仍然灯火辉煌，你看下边的公路上，那么多小汽车和公共汽车还在像平时一样行驶着……”

“是的是的，这点确实与我们有相似之处：社会成了这样，可他们的国家系统仍然在正常运转。”

华华点点头：“这是孩子世界所特有的现象，在成人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的时代，社会状况恶化到现在的一半，国家就会崩溃。”

“不过我怀疑这种正常还能维持多久，美国的军事机器现在处于一种很危险的状态：美国孩子们手里握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武器系统，却不能玩儿起来，他们心急如焚。另一方面，超新星纪元开始后，美国政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军队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对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控制力，为了安抚军方，美国政府举行了一次又一次毫无必要的军事演习，但演习终归是演习，远远满足不了美国孩子。”

“现在的关键是：美国孩子打算怎么玩儿呢？”

“大概不能自己和自己玩，这和玩轻武器不同，他们庞大的武装系统要是自己玩起来可了不得……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这时，下面的北美洲大地完全隐没于夜色中，外面能看到的惟一亮光是编队飞行的其他直升机的夜航灯，它们仿佛是悬在这浓重的夜色中一动不动。

“形势严峻啊——”华华沉吟着，显然已知道杜彬想说什么。

“真的，是该做最坏的打算了。”杜彬的声音有些颤抖。

世界游戏

正在这时，中国孩子赶到了。华华和中国驻美大使杜彬风尘仆仆地走了进来，陪同他们来的还有美国副总统米切尔。

戴维找到了台阶下，他高兴地走过去同中国孩子热情拥抱，然后对所有孩子说：“好了，现在各国孩子都到齐了，我们开始商量孩子世界的大事吧！”

（整理者注：由于新版中并没有中国被侵略的情节，这里的情节衔接的是“白宫宴会”那一段。）

在白宫东厅，世界小首脑们的聚会继续下去，美国总统开始致词：

“领导各个国家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们，欢迎你们到美国来！”

“首先表达一点歉意，这就是不得不在华盛顿招待你们，我更愿意在纽约新世界贸易大厦的最高层开这个宴会。我不喜欢华盛顿，这座城市根本无法代表美国。在这块高楼林立的新大陆上，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却好像回到了中世纪欧洲那阵儿。这座白宫，嗨，怎么说呢，简直就是一座乡村住宅，如果你们中有人想到后面去找找马厩，我是不会责怪他的（笑声）。大人们把美国的心脏安放在这里，是因为这里同过去相连，不仅是同夏尔·朗方的过去（注：华盛顿特区的设计者），而且是更久远的，同他们（总统指着欧洲国家首脑所站的那片）的家乡相连的过去。

“这也很准确地说明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尴尬境地：我们是孩子世界，却仍在过着大人的生活。想想在公元世纪的最后日子里，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是怀着怎样的憧憬啊！这种憧憬多少冲淡了我们对不幸的大人们的悲哀，我们满以为，以他们的离去为代价，我们会得到一个美妙的世界。但是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仍是这么的沉闷和乏味，难道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新世界？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看到，对新世界的失望已笼罩了全球，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是孩子，我们要游戏！要玩儿！我们要把地球变成一个真正的孩子世界，一个好玩儿的世界！”

会场响起一阵掌声，戴维继续说：“今天大家聚集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孩子世界的新秩序，那么这种新秩序的基石是什么呢？不是雅尔塔体系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冷战后的经济发展，我们是孩子世界，这个世界的基石只能是一——游戏！游戏对于孩子世界，就像宗教对于中世纪、探险对于大航海时代、意识形态对于冷战时期和经济对于公元末，在不同的时代，这类东西对于世界，是存在的依据，是起点和终点！在成人世界中，孩子们过着一种不完美的生活，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游戏的规模，他们只能做一些可怜的微型游戏，这种游戏只能在个人之间和小集体之间玩儿，其魅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都幻想过大游戏、超级游戏，但在公元世纪，这只能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但在孩子世界，这个梦想应该变为现实！我们要开始国家之间玩的世界级规模的游戏！”

“好在各国的孩子们也多少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开始玩起来了！我们这次聚会的目的，就是开始全球规模的游戏，使我们的世界真正变成一个好玩儿的世界！”

“玩法自然是无穷无尽的，但我们在这里所要开始的游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国家之间玩的、最好玩最刺激的。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游戏现在只有一个：打仗游戏！”

戴维两手向下压，在平息掌声，他长时间地保持着那个姿势，好像全世界此时都在为他欢呼似的。事实上这次没有任何掌声，下面一片寂静，孩子元首都呆呆地看着戴维。

“是美国孩子正在玩的这种打仗游戏吗？”有孩子问。

“正是，但我们要以国家规模让全世界都玩起来！”

“我反对！”华华大喊一声，跳上了讲坛，对下面的孩子们大声说：“这种游戏是变相的世界大战！”

孩子们纷纷把自己的翻译器调到汉语挡，听完华华的话后，俄罗斯总统伊柳欣也跳上讲坛说：“说得好好！他们这是要把孩子世界变成地狱！”下面的孩子们纷纷响应：

“对，我们不要世界大战！”

“我们不打仗！我们不玩这个游戏！”

“对！让美国孩子自己去玩儿吧！”

.....

戴维沉着地笑笑，好像早就预料到这一切。他站到华华和伊柳欣的中间，亲热地用双臂搂住他们的肩膀，首先把头偏到华华那边说：“您想哪里去了，只是一个大游戏嘛，我们将以奥运会的形式玩，在这超新星纪元第一届奥运会上，打仗游戏完全按体育比赛的规则玩儿。各国在预定的地区公平竞赛，有预赛和决赛，有金牌银牌和铜牌，这怎么会是战争？”他又转向伊柳欣：“好玩的世界怎么会是地狱？”

“血流成河的奥运会？！”华华愤怒地质问。

“玩嘛，总要有些代价的，要不还有什么刺激可言？再说，各国自愿参加，不想玩就算了。”

“除了你们，没有一个国家想玩儿的。”伊柳欣哼了一声说。

戴维竖起一根手指在伊柳欣面前晃晃：“不，亲爱的朋友，当事情都说清楚之后，我敢保证，所有的国家，包括您的国家，都愿意参加这届迷人的奥运会。”

“你开玩笑！”

“那就让我们看看……好了，我们下面讨论由哪个国家举办这届奥运会，这应该是我们这次聚会的主要议题之一。如果我没记错，大人时代定下来的下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是曼彻斯特。”

“绝对不可能！”格林像被烫了一下似的大叫，“您认为英国允许全世界的武装力量开进她的国土，并把那里变为战场吗？！”

戴维对英国首相微微一笑：“这么说，大英帝国要放弃自己在公元世纪好不容易争来的光荣了？”接着他转向土耳其元首，“你们真幸运，如果我没记错，伊斯坦布尔得的票数仅次于曼彻斯特……”

“不！我们不干！”土耳其孩子也大叫起来。

戴维四下看看，拍了拍旁边伊柳欣的肩，又指了指台下站着的加拿大元首说：“现在，俄罗斯和加拿大无人居住的地域最为广阔，完全可以找出一块地方来开奥运会。”

“闭嘴！”加拿大元首厉声说。

“既然是你们提出玩打仗游戏，奥运会理应在美国开。”伊柳欣对戴维说，赢得了一片赞同声。

“哈哈哈哈哈……”戴维大笑起来，“其实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谁都不想让这届最最伟大的奥运会在自己的国家开。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大家忘记了地球上还有一个地方，不属于任何国家，也无人居住，像月球般遥远而荒凉。”

“你指的是南极洲？”

“是的，不要忘了，那儿现在已经不是很冷了。”

华华说：“这是对南极条约的粗暴践踏！”

戴维笑着摇摇头说：“南极条约？那是大人们条约，不影响我们玩儿的！公元世纪的南极是个冻死人的大冰箱，这是南极条约存在的前提条件，如果那时南极的气候像现在这样，哼，那块大陆早就被分光了。”

小元首们沉默了，脑子都在飞快地转动着。他们都意识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了，南极，超新星爆发后已变得适于居住的新大陆，早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对于许多将被洪水淹没大部分国土的国家，那个大陆是未来惟一的希望。

戴维意味深长地看着下面的小元首们：“我重申，这个世界游戏是自愿参加的，也许，正如伊柳欣总统所说，除我们之外没有人愿意去，那好，我们去，美国孩子肯定要去南极的！现在让我们看看，有哪个国家不愿玩这个游戏呢？”

没人说话。

“我说过，大家都愿意玩的嘛。”戴维得意地对伊柳欣说。

第十章 超新星战争

南极洲

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海上传来，像天边的春雷。

“这两天冰崩越来越频繁了。”华华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

又响起了一阵更为清晰的轰隆声，这次冰崩是在距岸很近的一座冰山上发生的，从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座高大的银色冰山的一角滑入海中，腾起高高的水雾。冰崩激起的大浪很快到达岸边，吞没了海滩上的一群企鹅。浪退后，那群被冲得七零八落的企鹅摇摇晃晃地向岸上跑着。

吕刚说：“上星期，我和眼镜乘黄山号驱逐舰经过罗斯冰障，那冰崩才叫壮观！”

“是啊，”眼镜说，“那冰悬崖可真长，在天边两头都望不到尽头，不时地这里塌一块那里塌一块，轰隆轰隆的，好像整个大陆都在融化呢！”

“罗斯海的陆缘冰已经融化了一半，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上海和纽约在两个月后都要变成威尼斯了。”华华忧虑地说。

华华、眼镜和吕刚三人现在正站在南极大陆的阿蒙森海岸，他们来到南极大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那天，当他们的飞机在火地岛加油后第一次飞越南极海岸时，小飞行员惊叫：“呀，这陆地怎么跟熊猫似的？”他们在高空看到了一个黑白相间的大陆，这与以前孩子们脑海中银白一片的南极大陆显然不同。事实上这块大陆也是刚刚变成这样，万年的积雪融化，露出了大片黑色的岩石和土壤。现在，三个孩子就站在海边一片积雪已经融化的开阔地上，极地的太阳低低地挂在地平线上，给三人投下长长的影子。风仍然寒冷，但已不刺骨，还带着一丝早春的潮湿气息，这气息是以前的南极大陆从未有过的。

“看这个……”吕刚弯腰从地上拔起一束小草，那草呈深绿色，叶子厚实，样子很怪。

华华看看说：“现在这种草到处都能见到，听说这是一种远古的植物，在其他大陆上都灭绝了，它们的种子在南极的土地中保存下来，现在气候转暖后竟然复活了。”

“南极洲在遥远的过去也曾有过温暖的时代，世界，就是这么往复不止。”眼镜感叹道。

现在，参加世界战争游戏的各国军队正在向南极大陆集结，目前已到达南极的各国陆军兵力达一百零二个师，约一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美国二十五个师、中国二十个师，俄罗斯十八个师、日本十二个师、欧洲八个师、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十九个师。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加了游戏，哪怕是只派一个连来。目前，各国的兵力仍在通过海运和空运不断增加，同时许多国家在作为中转站的阿根廷和新西兰还滞留大量兵力和物资。

由于各国军队多以阿根廷为中转基地，利用这个国家南方的港口和机场向南极进发，故他们都是与阿根廷南端仅隔德雷克海峡的南极半岛登陆的。但后来发现，对于大规模战争游戏，南极半岛太狭窄，就把游戏地区定在宽阔的玛丽伯德地。现在，在这个地区广阔的原野上，每个国家都在修筑自己的陆上基地，为了直接从海上取得补给，各国基地都紧靠阿蒙森海岸，分布在从罗德岛到达特角之间的狭长地带，相互之间相距五十到一百公里不等。

三个孩子站在海边看了一会儿冰崩，返身登上了等候在那里的三辆履带越野车中的一辆。这支小小的

车队向西驶去，他们将去美国基地参加战争游戏成员国的第一次会议。本来可以乘直升机去的，但三位小领导人想亲自看看这一带的地形，就决定从陆上走。现在，各国基地之间的简易道路尚未修通，只能乘这种大人时代的极地科学考察专用车前往。

一路上看到的景色是单调的，左边黑色的地面和银白的雪地交替出现，地形主要是平原和不高的丘陵；右边是漂浮着座座冰山的阿蒙森海，从冰山上崩塌的大小不一的冰块布满海面。再向远看，可以看到停泊在海面上的各国船只。在罗斯海和阿蒙森海，集结了一万五千多艘船，构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支船队。这些船中大的有如海上钢铁城市般的航空母舰和超级油轮，小的有几百吨的渔船，正是这支庞大的船队，把一百多万人和巨量的物资运送到这个荒凉的大陆上。这些船使昔日冷寂的南极海域变得喧闹而拥挤，海面上仿佛出现了一座座连绵不断的城市。

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大地上出现了大片的野战帐篷和简易房，他们正在路过日本基地。海滩上，一队队日本孩子正在操练队列，他们齐唱着军歌，步伐整齐，情绪激昂。但真正吸引中国孩子注意力的，是躺在海滩上的一头巨大的座头鲸，那头鲸的腹部被剖开，露出粉红色厚厚的肉层和深色的内脏。一群日本孩子在这巨大的躯体上爬上爬下，像在一条大鱼上奔忙的一群蚂蚁。他们用电锯大块大块地切下鲸肉，再由一个吊车放到卡车上运往营地。中国孩子下了车，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他们发现那头鲸居然还活着，嘴巴一动一动的，朝上的一只眼睛足有一辆卡车的轮子那么大，眼睑已蒙上白色的雾霭，在失神地看着他们。几个日本孩子从这个巨大动物的腹内钻出来，浑身血污，吃力地抬着一大块暗红色的脏器，那是鲸肝，吊车把它放到一辆卡车上。那巨大的肝占满了车厢，颤悠悠地冒着热气。一个孩子爬上车，他拿着一把明晃晃的伞兵刀，从鲸肝上割下几块，扔给车下的一群凶悍的军犬。在被鲸血染红的一大圈雪地上，这被剖腹的巨鲸、鲸身上割肉的孩子、涂满血污的吊车和卡车、在红色雪地上抢食的狗群、还有那被两条流向海中的鲸血的小溪染红的海水，构成了一幅超现实的恐怖画面。

吕刚说：“日本舰队一直在罗斯海和阿蒙森海用反潜深水炸弹炸鲸，把它们震昏后拖上岸来，有时一次爆炸就能震昏一群鲸。”

“人类过去一个世纪保护鲸类的成果，可能要毁于一旦了。”眼镜叹息着说。

有几名日本孩子认出了中国孩子，从鲸身上跳下来，举起戴着沾血手套的手向他们敬礼，然后又爬上去干活了。

眼镜对华华和吕刚说：“有一个问题，请你们诚实地回答：你们小时候真的从内心深处珍惜过生命吗？”

“没有。”华华说。

“没有。”吕刚说，“同爸爸一起在部队的那些日子，我每天放学都与周围的农村孩子一起打鸟抓青蛙，看着那些小动物死在我们手上，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别的孩子也一样。”

眼镜点点头：“是的，真正认识生命的价值需要漫长的人生体验，生命在孩子心中的地位远没有在大人心中那么高，奇怪的是，大人们总是把孩子同善良啊和平啊这些最美好的东西连在一起。”

“这有什么奇怪的？”华华看了眼镜一眼，“在成人时代，孩子们都在他们的管束之中，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集体参与世界上冷酷的生存竞争的机会，所以自然不会暴露出自己的本性。哦，我这两天在读你带的那本《蝇王》。”

“那是本好书，戈尔丁是少数真正认识孩子的大人，可惜啊，其他的大人都是以君子之心度孩子之腹，而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本性，这是大人们最后的也是最重大的失误，这个失误使超新星纪元的历史走向充满变数。”眼镜口气沉重地说。

三个孩子又默默地看了好长时间，才转身上车继续赶路。

如果公元世纪有一个大人幸存到现在，他一定认为眼前的世界是一场噩梦。在公元世纪的最后日子里，当世界上所有的核弹变成太空中的闪光时，即将到来的孩子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是一个天堂般的大同世界。那个世界充满了童真和友爱，孩子们以他们天生的纯洁和善良，像在幼儿园的花园中一样手拉着手建立美丽的新地球。甚至有人建议销毁人类全部的历史资料：“我们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一个稍微过得去的形象，在那和平美丽的新世界里，当那些善良的孩子看到我们的历史，看到这些战争、强权和掠夺，他们会感到我们是一群多么不可理喻、多么变态的动物啊。”

但大人们万万没有想到，超新星纪元开始后仅一年多，孩子世界就爆发了世界大战。这个世界的竞争规则之冷酷、行为方式之血腥之野蛮，不但在公元世纪，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公元人不必担心他们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他们在孩子们的眼中确实是不可理喻的，但这是由于他们的温和和克制，由于他们的神经如此脆弱，他们的道德准则又是多么的可笑。公元世纪的国际法和行为准则在一夜之间被抛弃，一切都变得赤裸裸，谁都丝毫不必掩饰什么。

对于是否出兵南极参加战争游戏，中国统帅部在开始时意见并不统一。对南极游戏的重要性大家都无异议，但晓梦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周边很不稳定，比如印度，只打算派一个师参加游戏，把百万大军留在国内，谁知他们想干什么？如果全力参加游戏，我们不得不抽调相当比例的陆军力量，海军更是要抽调三分之二的力量，三大舰队中的两个都要全部远航，这样会造成本土防卫空虚。再看目前国内的情况，随着海平面的上升，沿海地区会出现大洪水，还可能出现其他大规模自然灾害，这需要大量军队的支援。”

华华说：“这两个问题可以解决。首先，印度受巴基斯坦牵制，后者也同样留下了大量兵力，同时我们可采取外交攻势，迫使印度在各大国的压力下以与我们同样的比例出兵南极参加游戏。至于自然灾害这类问题，没有军队当然不利，但也不是不能应付的。”

吕刚提出的问题更令大家心神不定：“我们的武装力量从本质上说是一支本土防卫型力量，对于跨洲的远距离作战既无经验也无能力。比如我们的海军，是基于一种由陆战理论衍生的思想建立起来的，只是一支近海防御力量，没有远洋作战能力，我们舰队的大部分舰只最远只到过曾母暗沙，这对于人家的现代海军来说连家门口散步都算不上，现在要远征南极……大人们在离开时反复强调不能跨洲越洋作战，这你们都是知道的。”

“可现在的世界已远远不是大人们想象中的世界了，我们不能墨守成规。”华华说。

眼镜这样表述自己的看法：“如果地球气候像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将有一半的国土变得炎热而不适合居住或被淹没，南极洲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从世界范围看，对南极的争夺将不可避免。在公元世纪八十年代，当我国决定开始南极考察时，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这是在百忙之中走一步闲棋，有远见！但对我们来说进军南极已不是闲棋，是迫在眉睫的事，这一步误了可能全盘皆输。”

华华补充道：“不说南极的战略意义，纯粹从战争游戏本身来说，在游戏中的表现可能是各国在孩子世界中排座次的依据。”

孩子们一致认为，华华所说的这点在未来可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于是，参加南极游戏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

南极战争游戏的消息已传遍了全国，这个消息迅速结束了糖城时代，沉睡了两个月的国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惊醒了。用后来历史学家的话说：“像在热被窝里倒了一盒冰块。”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对一个社会的刺激，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强烈的了。

除了战争带来的兴奋和紧张外，南极带给孩子们的新向往也是把社会从糖城时代唤醒的重要因素。在孩子们心中，遥远的南极是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是摆脱目前枯燥乏味的生活的惟一希望。他们相信，自己的军队一定会在那个大陆上为中国孩子搞到一块广阔的土地，到那儿去的孩子将有一个全新的生活。在电视上发表的进军南极的动员令中，华华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现在的国土，是一张已被大人们画满了画儿的纸，而南极大陆呢，是一张大张空空的白纸，我们可以在上面尽情地描绘自己的梦想，建起我们梦中的乐园！”

这话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作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国家将同时进行两个五年计划，在本土上进行由大人们制定的乏味的五年计划，在南极大陆上进行孩子们在网上的虚拟国家中描述的美妙的五年计划，在那里建立公园国家。这说法使所有的孩子兴奋不已。一时间，“南极乐园”成了媒体和网上的热门话题，也使全社会更加关注那个遥远大陆上的战争游戏。战争动员令发出之后，国家又恢复了惯性时代的井然有序，孩子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开始工作，国家重新高效率运转起来。

超新星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孩子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公元世纪的大人们无法想象的奇异特性。这是一场以游戏形式进行的战争，遵循着体育比赛的规则。

虽然各国已在南极陈兵百万，且各国的基地以相距几十公里的距离排在一起，但到目前为止一直相安无事，基地之间还有各种联系和交往。要在大人时代，战事可能早就开始了。例如：各国本土至南极前进基地之间的海上运输线大多漫长而脆弱，南极大陆尚未开发，几乎不可能从本地得到供给，如果打击和切断这些运输线，就会令敌国的基地在南极大陆上陷入灭顶之灾。但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大国的船队竟帮助海上运力不足的其他国家向南极运送参加游戏的兵员和物资。

上述情况有其原因，这也是孩子战争最怪异之处：到现在，每个国家还不知道自己的敌人是谁，它们不过是奥运会中的运动员，只有当比赛顺序排定后，才能知道自己将与谁作战，而每次比赛又将面对不同的敌人。虽然各种外交活动在公开和秘密地频繁进行，但没有联盟出现，各国都保持着独立的运动员状态，在南极大陆这个游戏场上等待着战争游戏开始。

离开日本基地后又走了两个多小时，中国孩子的车队到达美国基地。他们是第一次来，基地的规模令他们吃惊：密密麻麻的营帐和临时建筑一眼望不到边，据说沿海岸绵延二十多公里。有些建筑相当高大，上面伸出密林般的天线；基地中散布着数量众多的雷达天线，有一半在防护罩内，那些白色的球形防护罩如一只巨鸟随意下的许多大蛋；基地周围有蛛网般的简易公路，在上面穿行的各种军用车辆扬起了南极大陆从未有过的尘土，使这一带已找不到一片干净的积雪。在海边的临时港口附近，各种物资沿海滩堆积如山；一排刚到达的大型登陆艇对着岸上张开黑洞洞的方口，从中吐出一排排坦克和装甲车，穿过浅海向岸上开来；这些钢铁巨兽冲上海岸，从中国孩子的履带车两旁隆隆驶过，他们感到地面在颤抖。大型运输机一架接一架地从头顶低空掠过，在海面和地面上投下快速移动的大影子，飞向基地的机场，那些机场的跑道是用特制的带孔钢板快速铺就的。

游戏成员国首脑会议在一个用充气材料建成的宽敞大厅中举行，这里灯光明亮，温暖如春，大厅顶部装饰着色彩鲜艳的汽球。军乐队在奏着欢快的乐曲，仿佛在庆祝一个盛大的节日。

中国孩子进入会场后，看到各国小首脑们已基本到齐了。戴维总统热情地走过来迎接中国孩子，并把他们领到大厅中央的长桌旁。各国小首脑都围在长桌旁津津有味地吃着什么，中国孩子看到长桌上整齐地摆着上百个钢盔，每个钢盔中都盛满了亮晶晶的东西。

“尝尝，从罗斯海捞的磷虾。”

华华拿起一个半透明的磷虾，剥了皮尝了尝，“生的？”

戴维点点头，“放心，南极的一切都是很卫生的。”他又递给眼镜一杯啤酒，从桌上一个大盘子中的一堆冰块里夹了一块，放进杯子，那冰块吱吱作响地冒出气泡。“这是南极的天然冰，里面含有丰富的气体，以前欧洲最高级的饭店专程从南极运这种冰，很贵的。”

“这些好东西很快就要消失了，看看你们在海边留下的油污。”眼镜说。

“我想先说一句与会议议程无关的话，”华华在长桌对面找到了日本首相大西文雄，指着他说：“应该制止日本孩子滥捕鲸，这样下去南极的鲸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灭绝的！”

大西文雄剥着磷虾皮，抬头对华华冷笑着说：“把注意力集中到游戏上来吧，否则你们也会在南极灭绝的。”

“对对，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游戏上来，”戴维兴奋地大声说，“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上次华盛顿一别，时间又过去了四个月，各国已在南极集结了相当数量的海陆空力量，游戏可以开始了。但直到现在，大家还不知道怎么玩呢！这次首脑会议就是商量怎么玩的，首先……”

“总统先生，应该由我来主持会议的！”乔加纳在长桌的一头用一个空钢盔咚咚地敲着桌面说。

“哦，好的，奥委会主席先生，请吧。”戴维冲他微微地颌首。

在超新星纪元的首届也是最后一届联大后，乔加纳一直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企图恢复这个已灰飞烟灭的国际组织。到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努力没什么意思了，就整日呆在残破的只剩下他一人的联合国大厦中无所事事。大厦里黑洞洞的，传说还闹鬼。据说每当玫瑰星云的光芒照进顶板已塌的会议大厅时，罗斯福就坐在轮椅上出现在已塌了一半的讲坛上，各任联合国秘书长轮流出现在他后面给他捶背；如果照进会议大厅的是月光，大厅中就会响起哒哒哒的声音，那是赫鲁晓夫的幽灵在听众席上敲桌子，手里拿的不是皮鞋，而是肯尼迪的脑袋……这些传说让乔加纳心里发毛，每天夜里只能借酒壮胆。在他实在支持

不下去的时候，接到了重新成立的旨在组织战争游戏的国际奥委会的邀请，于是很高兴地接受了现在这个职务。

乔加纳朝两边挥挥手：“请大家别吃了，坐好，我们要有个开会的样子！”

小首脑们在长桌边依次坐好，都戴上电子翻译器的耳机，还不时有人从面前的钢盔中取虾吃。

“我说过别吃了！总统先生，请让人把这些东西拿走！”乔加纳指着桌上的钢盔冲旁边的戴维喊道。

戴维斜了他一眼说：“主席先生，您要明白自己的位置：您只是游戏的协调人，没有权力在这里发号施令。”

乔加纳盯着戴维看了几秒钟，收回目光咽了口唾沫，“好，那会议开始吧。与会的国家元首们我想大家都认识，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但今天参加会议的还有各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请他们每人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各国的小将军们开始一个个地做自我介绍。他们看上去比过去那些大人将军神气多了，身着裁剪合身的陆海空将官军服，肩章上镶着金光闪闪的将星，胸前挂着多彩的勋章和绶带，使整个大厅增加了不少光彩。

最后一个做自我介绍的，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斯科特将军。这孩子上任之初，曾为在风度上是模仿艾森豪威尔还是布莱得雷还是巴顿还是麦克阿瑟犹豫不决，以至于他一天一个风度，搞得那帮小参谋们莫名其妙。今天来开会时，他选择了麦克阿瑟，并让一位参谋准备一个玉米烟斗，但南极显然找不到这东西，参谋只好给他找来了一个又大又亮的黑木烟斗，将军为此很发了一通火。现在，他不像别国的小将军那样敬礼，而是冲大家挥舞着那个大烟斗：

“等着吧小子们，我会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的！”

他这话只引来一阵笑声。“斯科特将军，我们被您的肩章吸引了。”俄罗斯军队总参谋长佳沃洛夫元帅讥讽地说。斯科特的肩章上有七颗星。

“您对上面将星的数量有疑问吗？不错，美国授予过的最高军衔是六星将军，这还是那人死了后礼仪性质授予的，但我就要在肩上放七颗星。哼，巴顿可以自己贪污勋章，我为什么不可以多戴一颗星？总统都没说什么，您想怎么样？”

“我只是奇怪您干吗不戴八颗星？那样对称一些。”

“不，那样构图显得太呆板，我更倾向于九颗！”

吕刚插话说：“干脆把你们的国旗戴上好了。”

斯科特大怒：“吕将军，您在讥笑我？！我不能允许！不能！”

“你能不能有一天不和别人吵架？”旁边的戴维说。

“他在讥笑我……”斯科特指着吕刚说。

戴维从斯科特手中抢过那个大烟斗扔到桌上：“以后不许带这个不伦不类的玩艺儿，还有，把你那个蠢肩章上的星扯下三个来，别让媒体说闲话。”

斯科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知道今天的风度选择是个错误，麦克阿瑟风度在总统面前是不适用的。

乔加纳又用那个代替会槌的钢盔敲了敲桌子：“好了好了，继续开会。这次会议的议程有两个：一是确定战争游戏的一个总原则，二是确定游戏的项目。下面进行第一项，我们提出的游戏总原则如下：为了使游戏刺激好玩儿，参加游戏的六个军事大国：美国、俄罗斯、欧盟（注意，在战争游戏中它算一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它们作为世界游戏的常任理事国，必须遵守一揽子原则，即不加选择地参加所有游戏项目，其他国家可以选择自己愿意参加的项目。”

这个总原则得到了各国的一致赞同，戴维高兴地跳起来：“好好，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

乔加纳再次用钢盔敲了一下桌面：“下面进行第二项：确定游戏项目。”

“我先提一个！”戴维大叫起来，“航空母舰战斗群游戏！”

孩子们都愣了一下，乔加纳小心翼翼地问：“这……太大了吧，航母战斗群？那包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护航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潜艇……这太大了。”

戴维说：“要的就是大！孩子们不是想玩大家伙吗？”

华华站起来说：“是美国孩子想玩大家伙，这个游戏我们参加不了，中国没有航母。”

“日本也没有。”大西文雄说。

印度总理贾伊鲁说：“我们倒是有，可那是艘常规动力的旧玩艺儿，再说我们也构不成战斗群啊。”

“照你们的意思，是只让我们和欧盟、俄罗斯玩儿，你们在一边看热闹？”戴维质问道。

乔加纳点点头附和道：“这也不符合刚刚确认的一揽子原则。”

华华耸耸肩说：“那没办法，我们造不起航母。”

“我们是你们不让造。”大西文雄鼻子里哼了一声说。

斯科特指着华华和大西文雄说：“游戏一开始就让你给弄得没意思了！”

吕刚站起来提议：“要不这样，我们用驱逐舰队和潜艇对你们的航母战斗群。”

“不行！”戴维大叫。

“这孩子很聪明。”吕刚坐下后伏在华华耳边低声说，华华微笑着点点头。

其实，戴维清楚地知道，航空母舰在成人手中与孩子手中已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了。现在，海军航空兵的孩子飞行员只是刚刚放单飞而已，对舰和对地攻击的成功率很低。同时，航母战斗群的作战攻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技术过程，孩子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在实际作战中，起飞的舰载机可能连目标都找不到。更令美国海军沮丧的是航母的自身安全问题：航母自身没有多少防卫能力，它们的安全是靠战斗群中的护航舰艇保证的。这个以宙斯盾系统为基础的航母防卫体系，综合了战斗群中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上的多种武器系统，其软硬件技术之复杂，让大人们也头晕目眩，孩子们根本不可能使其正常运转。航母出海时虽像以往那样被各种舰艇前呼后拥，实际上自身防卫能力极差，加上它体积庞大行动笨拙，是广阔海面上一个极好的靶子。有许多让美国孩子恐惧的武器，比如中国海军的号称“中国飞鱼”的 C802 反舰导弹，其战斗威力很大，只要有一枚突破“宙斯盾”的防线击中航母，就有可能击沉它。正如大西洋舰队司令所说：“我们的航空母舰现在像一个浮在海上的大鸡蛋那么脆弱。”昔日的海上霸王，现在充其量也只能作为战斗机的远程运输舰。但航空母舰绝不能被击沉，它是美国孩子的精神支柱，是美国力量的象征，所以在这次行动中美国的航母都在远离海岸的太平洋中游弋。戴维刚才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那好吧，”戴维叹口气说，“就改成驱逐舰游戏吧。”

各常任理事国一致赞成，乔加纳把这个项目在小本子上记下来，然后抬头说：“大家接着提……”

“潜艇游戏！”英国首相格林喊道。

“这个可能玩不起来，像一群孩子在大黑屋子里捉迷藏。”佳沃洛夫元帅摇摇头说。但乔加纳还是把这一项记了下来。

“别总提海上啊，陆上游戏呢？”华华质疑道。

“好吧，坦克游戏！”俄罗斯总统伊柳欣说。

“这是一个大游戏，应该细分一下。”斯科特将军说，“我提一个：相向逼近赛，双方坦克编队在远距离上同时向对方出击，在逼近中射击。”

“这倒是很符合这里广阔平坦的地形，要使这个游戏好玩，那就应该限制只用坦克炮，不能用导弹。”佳沃洛夫元帅说，大家没有提出异议。

“那就应该规定一个最远的开炮距离，只有双方逼近到小于这个距离才能射击。”吕刚说，他说到最关键之处了：艾布拉姆斯、T90 和勒克莱尔的火控系统都比中国孩子的 98 式要先进。

“三千五百米吧。”斯科特说。

“不行，一公里！”吕刚说。

……

孩子们又吵了起来，乔加纳打断他们说：“好了好了，这些技术细节问题留待各项目的专家小组解决吧，我们只确定大的项目构成！”

“这是个关键的因素，必须在现在确定！”华华毫不让步，但终因寡不敌众，最后把最大开火距离确定在对中国孩子很不利的三千里。

“那我们也提一个坦克游戏分项目：超近距离撞墙游戏！”华华举手喊道。

“什么意思嘛？”孩子们都迷惑不解。

“规则是双方的坦克分别停在两条平行的砖墙后，听到比赛开始的发令，撞倒砖墙互相攻击。这两堵临时筑起的墙相距只有十到二十米！”

“呵呵，这个游戏可真够刺激的！”戴维笑着说。斯科特在旁边低声告诉他，艾布拉姆斯比中国的 98 式和俄罗斯的 T90 都重，有五十七吨，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三十公里只需七秒，撞起来不吃亏，他也就没反对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更刺激的坦克游戏：步兵和坦克对抗游戏！”佳沃洛夫元帅说。

“好游戏！”吕刚喊道，大家也都赞同。

“坦克游戏肯定还能想出许多好玩的，先就定下这些吧，在玩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添新的。”乔加纳说着，把这几项坦克游戏记了下来。

“战斗机游戏！”斯科特大叫。

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有人提问是否要分成用空对空导弹和只用机炮两个项目。

佳沃洛夫元帅摇摇头：“我看不用了吧，孩子们飞机开得都不熟，能空中格斗已经不易了，再加这么多限制怕是玩不起来。”于是这个项目也定了下来。

“步兵轻武器游戏！”华华喊道。

“嗯，这是个传统的基础项目，但得细分，首先轻武器如何定义？”佳沃洛夫元帅问。

“口径二十毫米以下的呗。”

“那是不是先分成工事内对射和冲锋对射两种游戏，前者双方在工事中射击，后者则与坦克逼近赛相似，双方在一定距离向对方冲锋中射击，最远开火距离……就不要定了吧。”

“像俄罗斯式的手枪决斗。”有人嘀咕一句。

“武装直升机对抗赛！”戴维喊。

中国和印度孩子反对这个游戏，日本中立，但由于有美、俄、欧支持，这个游戏还是确定下来。

“手榴弹游戏！”华华喊道，“对了，这应该是步兵轻武器游戏中的一个分项。”

“你们怎么净提这些落后玩艺儿？”戴维质问中国孩子。

“你们怎么净提这些先进玩艺儿？”华华反问。

乔加纳又出来打圆场：“好了好了，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玩好游戏，要互相理解，谁都挑自己的强项扔自己的弱项，那这游戏还怎么玩儿？！”

“手榴弹是最基本的武器，为什么不能列入？”吕刚说。

“好好，列就列吧，别以为我们在这方面就次多少。”戴维悻悻地说。

“这也应分为手榴弹工事对投和冲锋对投……”佳沃洛夫元帅说，“说到基本武器，大家怎么把炮兵忘了？”

孩子们恍然大悟，纷纷提出关于炮兵的游戏项目。

“火炮五公里对射游戏！”

“大口径炮十公里对射！”

“火箭炮三十公里对射！”

“自行火炮移动中对射！哈，在南极平原上这有点像海战了。”

“迫击炮！怎么把迫击炮忘了？！”

“是的是的，迫击炮可以近距离对射，还可以移动射击，哈哈，好玩儿！”

.....

斯科特打断大家说：“我要说明：五公里以上的对射游戏可以进行空中侦察和火力校正。”

“反对！这会使游戏复杂化，增加犯规机会！”吕刚说。

“赞成！这会使游戏更有意思！”格林首相说。

“停！”乔加纳又猛敲了一下钢盔，“我说过，技术细节由专家组去解决！”

待乔加纳把炮兵游戏记完后，戴维跳起来说：“你们喜欢的项目提得够多了，我再提一个我们的：轰炸

机和地面防空对抗游戏！”

乔加纳皱着眉头想了想：“这个游戏与坦克和步兵对抗游戏一样，双方的角色不对等，需要进行角色对换比赛，这样就大大增加了预赛次数，管理和裁判都有困难，这类游戏还是尽量少些吧。”

“嘿嘿，”华华冲戴维一笑说，“我敢肯定戴维总统没想到角色互换这个问题，他可能只想着美国是轰炸的一方，别人是防空的一方，对不对？”

戴维拍拍脑袋：“嗯，我确实疏忽了这一点。”

“这也算是惯性思维吧，怎样，美国孩子难道愿意在我们的‘轰 12’和俄罗斯的‘图 22’的轰炸下防空吗？”

“这……既然刚才主席先生说管理和裁判有困难，那这个项目就算了吧。”

斯科特插话：“可以加一个海陆游戏，比如登陆和反登陆游戏。”

“这在管理和组织上也极其复杂，持续时间太长，也未必好玩儿，我看还是算了吧。”佳沃洛夫元帅说，乔加纳和其他孩子紧接着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这个游戏没有被通过。

“这一个准行：导弹对射游戏！”戴维不甘罢休地又提出一个。

伊柳欣赞许地点点头：“好，好游戏！可以分成近、中程导弹和远程洲际导弹对射。”

“洲际导弹，哇！”戴维兴奋得手舞足蹈，“到现在为止这是最棒的一个游戏了！”

“但禁用 NMD 和 TMD。”伊柳欣冷冷地说。

“什么？！NMD 和 TMD 当然要用！”斯科特大叫起来。

“可常任理事国中大部分国家没有这些东西啊，这也不符合一揽子原则。”

“不管不管！我们就要用！我们百分之二百地坚持！不然就退出游戏！”戴维失去控制地挥舞着双臂狂呼着。

“好，用就用吧。”吕刚一摆手淡淡地说。

“如果连宙斯盾都玩不转，NMD？哼。”佳沃洛夫元帅不以为然地说。

“好了，大家继续提别的吧。”戴维长出一口气，坐下来得意地看着别的孩子。

华华举手：“地雷游戏！”

“有趣，可怎么玩呢？”孩子们很感兴趣。

“比赛的双方各设两个雷区，大小让专家组定吧，雷区的中央插一面本国军旗，首先从对方雷区开出一条路取得军旗的一方为胜。”

戴维不屑一顾地撇撇嘴：“哼，给幼儿园娃娃玩儿的，好，主席先生，记上吧。”

这时，一个太平洋岛国的首脑站起来说：“几个小国希望我代表他们说句话：你们多多少少也得给我们一点儿玩的机会吧？”

“中国孩子提出的那些传统项目，你们不是都能与大家一起玩吗？”戴维说。

“您想的太简单了总统先生，比如我的国家，目前在南极的兵力只有一个连，不到二百人，就说最简单的步兵游戏吧，估计玩一次就差不多失去战斗力了。”

“那你们也可以提新玩法嘛。”

“我提一个，”越南总理黎森林说，“游击战游戏！”

“邪乎，怎么玩？”

“比赛双方用小股游击队互相袭击对方的基地，具体规则如下……”

“闭嘴！”戴维一拍桌子跳起来，“提出这样可恶的设想你们应该感到羞耻！”

“是的，应该感到羞耻！”格林首相也随声附和。

“这个这个……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混乱，”乔加纳对黎森林说，“早在华盛顿会议上，我们就达成了各国的南极基地不可侵犯的共识，这个提议，会动摇整个战争游戏的基础。”

这个游戏被否决了。

“现在南极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国俱乐部，我们到这儿来真不知有什么意义！”黎森林气愤地说。

乔加纳没有理会他，对所有人说：“会议进行到现在已经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还有国家要提出新的

玩法吗？”他注意到了远远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大西文雄，对他大声说：“大西首相，整个过程中您一直都没有发言，记得在第一届联大我们的那次会晤上，您表达了日本要在联合国中取得发言权的强烈愿望，现在日本是世界游戏的常任理事国了，您却保持沉默。”

大西文雄微微鞠躬，缓缓地说：“我将提出一个大家都还没想到的游戏。”

“让我们听听？”戴维说。所有孩子都期待地望着日本首相。

“冷兵器游戏。”

孩子们面面相觑，有人问：“冷兵器？什么冷兵器？”

“战刀。”大西文雄简略地回答。他端坐在那里，除了嘴，身体的别处像塑像般一动不动。

“战刀？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东西啊。”斯科特迷惑地说。

“我有。”这个日本孩子说完，从桌下拿出一件长长的东西，那是一把鞘中的军刀。他轻轻抽出那把刀，寒光一闪，所有的孩子都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刀很薄，对着刀锋时只能看到一条细线。大西文雄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刀面：“它是最优良的碳素合金制造的，锋利无比。”说完他对着刀锋吹了一口气，孩子们能听到战刀发出延续好长时间的嗡嗡声。“它是双层叠合刀锋，一面钝了另一面就露出来，即使不磨也永保锋利。”说完他把刀轻轻地放到桌面上，孩子们盯着那把寒光四射的利刃，都感到脊梁上升起一股寒气。“我们可以提供十万把这样的军刀用于游戏。”

“这……也太野蛮了吧。”戴维怯生生地说，其他孩子纷纷点头。

“总统先生，还有你们其他人，都该为自己的神经脆弱感到羞耻。”大西文雄不动声色地说，同时指指军刀，“它是上面你们提出的所有游戏的基础，是战神的灵魂，也是人类最早的玩具。”

“那好吧，加入冷兵器游戏。”伊柳欣说。

“只是，这种军刀……就不用了吧。”戴维的目光回避着桌面上的军刀，仿佛怕它的寒光刺了眼似的。

“那就用步枪刺刀。”佳沃洛夫元帅说。

孩子们刚才的兴奋感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的目光会聚到军刀上沉默着，好像刚刚从梦游中醒来，正在努力弄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还有谁要提出新游戏吗？”乔加纳问。

没人回答，大厅中一片死寂，孩子们似乎被那把军刀勾走了魂。

“那好吧，我们该准备开幕式了。”

一个星期后，超新星纪元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在南极大陆玛丽伯德地广阔的平原上举行。

参加开幕式的有三十多万孩子，在平原上站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在远方，低低地悬挂了半年的太阳这时已经大部分沉到了地平线下，只露出小小的一角，把最后一线暗红色的余光撒在黑白相间的大陆上，在孩子们那密密麻麻的钢盔上反射着。深蓝色的天空上，银色的星星开始零星地出现。

开幕式很简单。首先是升旗仪式，由所有参战国派出的士兵代表举着五环旗绕场一周，然后，在一根高高的旗杆上，那面曾经象征着和平的旗帜在这新纪元的战场上升了起来。孩子士兵们纷纷冲天鸣枪致敬，人海中这一片的枪声刚停，那一片又响了起来，如海潮般此起彼伏。在旗杆下的讲坛上，超新星纪元第一任奥委会主席乔加纳挥了半天手才使枪声平息下来。他刚打开讲话稿，旁边的一个孩子递给他一顶钢盔，他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个，气恼地推开了它，没有注意到主席台上的西装革履的小首脑和来宾们都戴上了钢盔，他只是急着开始讲话。

“新世界的孩子们，欢迎你们参加超新星纪元第一届奥运会……”

这时他听到周围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像下起了冰雹。他愣了两秒钟，才明白这是刚才开枪的子弹掉下来砸到地上和小士兵们钢盔上的声音，他这才想起了刚才拿给他的那顶钢盔的用处，回身去寻找它，脑袋上已重重地挨了一下。这颗自由落体的子弹打在他脑袋上的伤疤上，使那里起了一个大包。那伤疤是几个月前被联合国大厦上掉下的碎玻璃留下的。这可能只是一颗北约制式的5.56毫米子弹，要是一颗中国或俄国孩子手中的旧AK枪族的7.62毫米子弹，怕要把他敲晕过去了。他在观众们的一片笑声中忍痛戴上钢盔，还把一只手伸进钢盔下面揉着脑袋，在下落的金属雨点中大声说：

“新世界的孩子们，欢迎你们参加超新星纪元第一届奥运会！这是一届战争游戏奥运会，是一届好玩

儿的奥运会！一届刺激的奥运会！一届真正的奥运会！孩子们，乏味的公元世纪已经终结，人类文明返老还童，又回到了快乐的野蛮时代！我们离开沉闷的地面回到自由的树上，我们脱掉虚伪的衣服长出漂亮的茸毛，孩子们，奥运会的新口号是：重在参与，更准、更狠、更具杀伤力！孩子们，让世界疯狂起来吧！下面我向大家介绍游戏项目……”

乔加纳打开那团皱巴巴的纸，念了起来：“经所有成员国协商，确定了超新星纪元第一届奥运会的游戏项目，项目分为陆、海、空三大类。

“陆类项目：坦克对抗游戏、坦克——步兵对抗（步兵含重武器）、坦克——步兵对抗游戏（步兵不含重武器）、炮兵对抗游戏（含大口径炮五公里对射、火箭炮十五公里对射、自行火炮移动对射和迫击炮一公里对射）、步兵对抗游戏（枪械类）、步兵对抗游戏（手榴弹类）、步兵对抗游戏（冷兵器类），导弹对抗游戏（含短程导弹对射、中程导弹对射，巡航导弹对射，洲际导弹对射），地雷游戏。

“海类项目：驱逐舰游戏、潜艇游戏。

“空类项目：歼击机游戏、攻击直升机游戏。

“以上项目设金牌、银牌和铜牌。

“还有一类综合性项目，如空地对抗赛、海空对抗赛等，因组织和裁判复杂，经双方协商，没有列入正式项目。

“下面，由参加游戏的世界孩子代表宣誓。”

宣誓的代表是一名美国空军中校飞行员、一名俄罗斯海军上尉和一名中国陆军中尉，誓词如下：

“我们宣誓：一、严守游戏规则，否则愿接受一切惩罚；二、为使游戏刺激好玩儿尽自己的责任，绝不对手有丝毫的怜悯！”

平原上又响起一阵欢呼声和枪声。

“各国武装力量入场！”

在以后的两个多小时里，各国的步兵和装甲部队从旗杆前蜂拥而过。到后来，各国的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车辆和人群混在一起行进，形成了一股混乱的钢铁洪流，荡起了遮天的尘埃。远处的海面上，各国军舰万炮齐鸣，炮弹在黑蓝色暮空中炸出一片雪亮的光团，仿佛整个大陆都在这巨响和闪光中颤抖。

平原重新沉静下来，空中的尘土还未散去，乔加纳喊出了开幕式的最后一项：

“点燃圣火！”

空中响起了引擎的轰鸣声，孩子们都抬头看去，只见一架战斗机正从东面远远飞来，在已经黑下来的天空中，它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像硬纸板做的一样。飞机飞近，可以看出是一架外形丑陋的 A10 攻击机，它尾部的两个大发动机像是后来想起来加上去的。那架 A10 掠过会场上空，在人群中的那一块空地上投下了一颗凝固汽油弹，低闷的爆炸声过后，一大团裹着黑烟的烈火腾空而起，平原和人海笼罩在橘红色的火光中，空地周围的孩子们都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滚滚热浪。

这时，太阳已完全落下去了，南极大陆开始了它漫长的黑夜。但黑夜并不黑，夜空中极光开始出现，地球两极的极光由于超新星的辐射而大大增强，那舞动的彩色光带照亮了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就在这南极光下的广阔大陆上，超元历史将继续它噩梦般的进程。

铁血游戏

王然中尉所在的这个坦克营的三十五辆坦克，成攻击队形全速开进。但眼前只有一片开阔的布满残雪的平原，冲出好长一段距离还没有看到敌人。这是坦克游戏中的相向逼近赛。这支部队的出击位置是一个低洼地，这种装甲部队极佳的隐蔽地点在这平原地带是很不容易找到的。要按正规的作战方式，他们可以在夜间以很长的间隔单车进入，全部就位后仔细伪装，次日在敌人已逼近时突然近距离出击……现在这些都不可能了，敌人早就知道了他们的位置，他们也早就知道了敌人的位置，还有两边的兵力，双方都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些情报绝对准确，都是双方互相通报对方的。对于他们将要与之作战的那三十五辆艾布拉姆斯，甚至连它们每辆所带的弹药种类和数量、以及履带或火控系统有什么毛病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这

也是对方的美军指挥官昨天通报这边的，一切都像这南极光下毫无遮掩的平原般清清楚楚。他们所能发挥的，就是攻击队形的设置和射击的技术了。王然本来是驾驶员，但在前天的游戏中，他的坦克被摧毁了，他有幸逃得一命。而同样是在那场游戏中，现在这辆坦克的射手阵亡了，紧急之中让他来充当这辆车的射手。虽然对这个战位毫无把握，王然此时还是兴奋起来，炮手的感觉与驾驶员不同，坐在这高出许多的位置上，他听着发动机的吼声，享受着速度的快感。最让人心旷神怡的瞬间是全速行驶的坦克越过一个不高不低的地面隆起时，那一瞬间它的履带完全离开了地面，这辆 98 式坦克整个腾空了，它下落时王然感到了美妙的失重，这时这个几十吨重的钢铁巨物显得像一架滑翔机那样轻盈；但紧接着它重重地落地，履带重击下的大地似乎泥一样软，他也随着坦克深深地陷下去，而这时在他的感觉中它又变得像一座大山般沉重。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呐喊，这是骑兵冲锋时的感觉。

“首先我们把坦克战简化，简化为在完全平面化的平原上相向而行的两辆坦克的对抗，当然这种状态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就像几何学中的点和线在实际中不存在一样，但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体会到坦克战的基本要素。在这个时候，取胜的关键是先敌开火和首发命中，这两者不是相加的关系，而是相乘的关系，它们中有一个为零，总的结果就为零。这中间最有意思的是，两者是对立的，开火越早距离目标越远，命中率就越低，反之亦然……”

这是一年前那个大人教官给小装甲兵们讲的课，他的话这时反复在王然的脑海中回响，虽然现在觉得这都是些废话。现在王然可以当那位大人装甲兵上校的老师了，因为那名上校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坦克战，否则他一定会给王然他们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当然，上校也提到过，改进后的艾布拉姆斯的火控系统能使其在一英里以外的命中率达 78%，其实他根本不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可王然现在理解。而这时，王然和其他小战友参加装甲兵时的那个理想：当一个击毁几十辆敌坦克的英雄，已成了世界上最幽默的笑话了。他们现在惟一的理想，就是能在被击毁之前也击中一辆敌坦克，赚个本儿。这理想档次并不低，如果在南极的每一辆中国坦克都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孩子就不会输掉这场游戏。

双方开始打照明弹了，外面笼罩在一片青光中，王然从瞄准器中看出去，前方黄蒙蒙一片，那是行驶在他们左前方的 108 号车荡起的尘土。突然，视野中灰尘的黄色变成了映着火光的红色，一闪一闪的。视野清晰起来。他向左侧看，发现 108 车拖着黑烟和火焰慢了下来，很快被甩在了后面；右前方的一辆坦克也燃烧起来，落在了后面，这过程中他没有听见这两辆坦克被击中时的爆炸声。他们的正前方突然溅起了一个尘柱，坦克撞上了这个尘柱，王然听到碎石和弹片打在坦克外壳上的敲击声，这发以他这辆坦克为目标的炮弹打低了，从那尘柱的形状看，它是一发尾翼稳定的高速穿甲弹。这时他们的坦克已处于攻击队形的最前锋，王然的耳机中响起了指挥车上中校营长的声音：

“目标正前方出现！各自射击！各自射击！”

又是废话，同前两次战斗一样，每到关键时刻他们总提供不了你想知道的，只起到分散注意力的作用。这时车速慢了下来，显然是让他射击了。王然从瞄准器中向前看，在照明弹的光芒中，首先看到的是地平线上出现的遮天的尘埃，然后，在那尘埃的根部，他看到了那些黑点。他调节焦距，使那些艾布拉姆斯在视野中清晰起来，第一个感觉就是它们不像他以前从照片上看到的样子。在那些照片上，这种主战坦克显得强壮而结实，像摞在一起的两块方铁锭；但现在它们后面都拖着长长的尘埃，显得小了些。他用十字丝套住了一个，然后按键锁定了它。这时，那辆 M1A2 就像一块磁石，吸住了这门 120 毫米滑膛炮的炮管，不管坦克如何颠簸起伏，炮管始终像指南针一样执著地指向目标。他按下了击发钮，看到炮口喷出的火焰和气流在车前激起一片尘土。然后看到了远方这发炮弹爆炸的火光和烟团，这是“干净”的弹着点，没有一点尘土，王然知道击中了。那辆敌坦克拖着黑烟仍在冲向前来，但他知道它走不了多远就会停下来。

王然移动着瞄准器上的十字丝，试图套住另一个目标，但这时车外响起了一声巨响。他的坦克帽和耳机有很好的隔音性，之所以知道那是巨响，是因为他浑身都被震麻了，瞄准器黑了下來。与此同时，他的双腿突然感到发烫，这感觉很像小时候爸爸抱起他放进热水浴池中一样。但这烫感很快变成了烧灼感，王然低头一看，发现自己此时站在一个火炉上：下面的车舱里已充满了暗红色火焰。很快灭火器自动启动了，舱内一片白雾，火势被暂时压了下去。这时他看到脚下有一只黑色的树枝状的东西，还在颤颤地动着，那是一只烧焦的手臂。他抓住那手臂向上拉，不知道这是谁，是车长还是弹药手？但不管是谁肯定没有这么

轻。王然很快发现了轻的原因：他拉上来的只是身体的上半部分，黑乎乎的一块，下面齐胸的断裂处还有火苗……他手一颤，那半个躯体又掉了下去，这时他仍未看清那是谁，只是奇怪那只手的手指怎么还能动？王然推开顶盖以最快的速度爬了出来，坦克仍在行驶，他从后面翻下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周围都是从他刚刚离开的坦克中冒出的黑烟。当风把烟吹开后，王然看到自己的坦克停了下来，它冒出的烟小了些，但有火苗从车体内喷出来。他现在知道坦克是被一枚聚能弹击中的，那颗炮弹爆炸时产生的高温射流切穿了装甲，使坦克内部变成了熔炉。王然向后走去，走过了好几辆燃烧的坦克，烧焦的裤子一片片从腿上掉下来。后面轰地一声闷响，他猛回头，发现自己的坦克爆炸了，整个裹在浓烟和火焰中。他这才感到双腿剧痛，一屁股坐在地上，周围到处都是爆炸和燃烧，摇曳着极光的夜空因浓烟而变得昏暗，他却感到了风的寒冷，这时那个上校教官的话又在他的脑海中响起来：

“……对于集群坦克作战，情况就复杂多了，这时，敌我坦克集群在数学上可以看成是两个矩阵，整个作战过程可以看成是矩阵相乘……”

废话，都是他妈的废话，到现在王然也不知道矩阵是怎么相乘的。他环顾战场，仔细地数着双方被击毁的坦克，现在要算的是对毁率。

三天后，王然拖着伤腿又上了第三辆坦克，这次他又成为驾驶员。这天天还没亮，他们就进入了比赛位置。这一百多辆坦克都紧贴着一堵长长的砖墙停着。这是坦克对抗赛的一种：超近距离撞墙赛，规则是双方的坦克分别停在两条平行的砖墙后，听到比赛开始的发令，撞倒砖墙互相攻击。这两堵临时筑起的墙相距只有十米。这项比赛需要极其灵敏的反应，其取胜的关键在于攻击队形的排列而不是射击技术，因为射击时根本不需要瞄准。公元世纪的那些大人教官们绝不会想到，他们的学生要与敌坦克在几米的距离上对射，他更不会想到，这出击的命令是由一名瑞士裁判员发出的，他在远处半空中悬停的直升机上观战。

这以后的几个小时中，王然透过坦克前方观察窗所看到的全部外部世界就是这堵墙了。随着极光的变幻，它有时模糊有时清晰，他仔细地观察着面前的这片墙，观察着每一块砖上的所有裂纹，研究着每一道还没有干的水泥勾缝的形状，欣赏着那看不见的极光在那片墙上所产生的光和影的变幻……他第一次发现世界有这么多可欣赏的东西，打定主意如果真能从这次比赛中生还，一定要把周围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当做一幅画来欣赏。

已沉默了五个多小时的耳机中突然响起了出击的命令，这声音是那么突然，让正在研究上数第四行第十三块砖上裂纹构图的王然愣了一秒钟。但也就是一秒钟，他狠踏油门，使这头钢铁巨兽猛冲出去，与其他坦克一起，撞塌了这堵砖墙。当坦克冲出纷飞的砖块和尘土时，王然发现自己已直冲进敌人的装甲阵列中！然后是短促的混战，滑膛炮的射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外面强光闪耀，头上的炮塔在快速转动，装弹机咔咔地响个不停，舱内充满了炮弹发射药的味道。王然知道这时炮手根本不需要瞄准，只需以最快的速度向不同方向击发就行了。这疯狂的射击持续了不到十秒钟，在一声巨响中，世界在他眼前爆炸了……

王然恢复知觉后已躺在战地救护所里，旁边坐着一位军报记者。

“我们营还剩几辆？”他无力地问。

“一辆都不剩了。”记者说。其实这他早该想到，那距离太近了，可以创装甲兵战史上的世界纪录了。记者接着说：“不过我还是祝贺你们，1比1-2，你们第一次把对毁率反转过来了！你的车击毁了两辆，一辆勒克莱尔和一辆挑战者。”

“张强真行。”王然点点剧痛不已的头。张强是他驾驶的那辆坦克的炮手。

“你也行，你们的炮手只打中了一辆，另一辆是你的坦克撞翻的！”

王然大脑失血过多，又昏睡过去。那疯狂的射击声在耳边响个不停，就像没完没了的暴雨打在铁皮屋顶上，但眼前出现的却始终是那堵抽象画般的砖墙。

……

王然所在的装甲师的师长站在一个不高的丘陵上，目送着自己这个师最后一个坦克营出击。当这钢铁散兵线进入接敌位置时，所有坦克上的发烟管都启动了，他只看到一条白色烟带。密集的爆炸声传过来，这个位置看不到敌人的坦克群，只能看到他们发射的炮弹在自己的坦克阵中爆炸，使那条白色烟带中到处

闪起炫目的光团，在这些爆炸的光芒中，一辆辆坦克的影子不时在烟雾中短暂地显现一下。这个十三岁的男孩儿突然觉得这情形很熟悉：那年春节的早上他第一次放鞭炮，因害怕把一整挂点着的鞭炮扔在地上，那挂长长的鞭炮就 在地上噼里啪啦响着，地上的烟雾中闪着一片小小的火光……

但这场战斗的持续时间远没有那挂鞭炮长，事实上在师长的感觉中还把它拉长了。事后才知道，这场对射只持续了十二秒！十二秒啊，短短的十二秒，人只能呼吸六次左右，这个师最后的一个坦克营就毁灭了。他面前是一片燃烧的 98 式坦克，已稀薄下来的烟雾像轻纱似的覆盖在这一片钢铁和火焰之上。

“对毁率？！”师长问旁边的参谋，掩盖不住声音的颤抖，仿佛是一个站在天堂和地狱之路的交叉处的灵魂，在问上帝自己该走哪条路。参谋摘下了无线电耳机，说出了那个用上百个孩子的生命换来的冰冷又灼热的数字：

“报告师长，1 3 比 1！”

“还好，没有超标。”师长长出了一口气。他知道在这里看不见的远处，也有数量相当于他们十三分之十的敌坦克在燃烧，游戏还在继续，但这个师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们的对毁率没有超标。

华华的另一名同学卫明少尉同他所在的导弹排一起，参加了坦克——步兵对抗赛中重武器组的比赛，所谓重武器组是相对于轻武器组而言，在这种比赛中对付坦克的步兵可以使用如反坦克炮或导弹之类的重武器，而轻武器组只能使用反坦克手雷。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比较轻武器组的比赛容易多少，人家一个排只同一辆坦克比赛，而他们呢，一个排要同三辆主战坦克或五辆轻型坦克比赛！

今天是小组预赛，卫明和小战友们昨天晚上仔细研究了作战方案。他们观察了昨天的比赛，参赛的是这个连的第二排，这个排选用了我军最先进的红箭 12 型反坦克导弹，过去的大人教官把这种导弹吹得很神，它同时使用三种制导方式，其中包括最先进的模式匹配式制导。结果在实际比赛中，二排发射的三枚导弹全被干扰偏离目标，这个排就活下来五个人，其余全死在那三辆勒克莱尔的坦克炮和机枪下。而卫明所在的排要对付的 M1A2 的电子干扰系统更厉害，所以他们决定采用比较落后的红箭 7 型导弹。它是有线制导，射程较近，但抗干扰能力强，同时其战斗部是经过改进的，穿甲能力由原来的三百毫米提高到八百毫米。

这时，卫明和小战友们准备完毕，三枚反坦克导弹在他们排小小的阵地上一字排开，像三根涂了白漆的短木桩，毫不起眼。那个一直在旁边看的印度裁判向他们示意比赛开始，然后就撒腿跑开，躲在远处的一排沙袋后面用望远镜看着这边。当这种比赛的裁判也不容易，到现在这止，在坦克——步兵对抗赛中，已死了两个裁判，伤了五个。

卫明操纵三枚导弹中间的一枚，在成人时代的训练中，他这个科目的成绩总是排里最好的，这与他爱玩家里的那台小摄像机有关。对这种导弹的操作就是要把制导器上的十字丝始终套住目标，这个过程中制导器就会自动引导导弹飞向目标。

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片尘土，卫明从望远镜中看到了一大片敌坦克。今天中国孩子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有一个步兵团，这些坦克大部分将攻击这个步兵团的其他目标，其中只有三辆 M1A2 是冲着这个排的阵地来的。卫明从预定的路线上很快识别出那三辆坦克，这时距离比较远，它们看上去都很小，还看不出有多凶猛。

卫明丢下望远镜，伏到制导器上开始瞄准中间的一辆，使十字丝稳稳地套住那个在尘埃中时隐时现的黑块，当他确定它已进入了三千米射程时，按动了发射钮，旁边的导弹噗地一声飞了出去，后面拖着细长的导线。接着又噗噗响了两声，另外两枚导弹也飞了出去。就在这时，那三辆 M1A2 前端有火光闪动，好像它们在眨眼睛。两秒后，炮弹落在他们的右侧和后侧，几声巨响后，土块和石块暴雨般从天而降；紧接着又不断有炮弹射来，在爆炸声中卫明不由自主地抱住了头，但很快回过神来，又把眼睛凑到制导器的瞄准镜上，但里面只有摇摆不定的地平线。等他终于再次找到目标并用十字丝把它锁定后，看到那辆坦克的右边腾起了一股尘柱，他知道这枚导弹打偏了。从瞄准镜上抬起头，卫明又看到了另外两个尘柱，位于那三辆坦克后面，所有的导弹全打空了！那三辆 M1A2 仍向他们冲来，他们已不再打炮，显然知道这个阵地对他们已失去了威胁。这时比赛实际上已变成轻武器组的坦克——步兵对抗赛了，只是这个排面对的主战坦克不是一辆而是三辆。

“准备反坦克手雷！”卫明喊道，自己拿了一个，伏在掩体里盯着越来越近的敌坦克。这种头部带有磁

性体的手雷很重。

“排长，这……这怎么干啊，没学过呀！”卫明旁边的一个孩子紧张地说。确实没学过，那些训练他们的大人军官们绝不会想到，这些孩子要用手雷去和世界上最凶猛的主战坦克拼命。

那三头钢铁巨兽越来越近了，卫明感到了通过大地传过来的颤动。机枪子弹如狂风般从他头顶上呜呜掠过，他低着头，估算着它们距这里的距离。当他感觉它们已冲到阵地前时，就站起身来把手雷向中间那辆坦克投了出去，与此同时，他看到炮塔上那挺机枪的枪口正对自己闪光，子弹紧贴着耳根擦过。手雷划出了一条弧线，粘在那辆 M1A2 扁平的炮塔上，吓得那个正在开机枪的美国孩子缩回炮塔里去了。这个排的其他孩子也纷纷探出战壕向坦克投手雷，那些手雷有的粘到坦克上，有的掉到地上。卫明旁边的一个孩子扑倒在战壕外，背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弹洞，手雷就滑落在距战壕两三米的地方，但它一直没爆炸，可能这孩子忘了扳下发火栓。但其他投出的手雷都爆炸了，在爆炸的火焰和浓烟中，那三辆坦克完好无损地冲了出来，径直轧过战壕。卫明向后跳出战壕滚向一边，躲过了坦克的履带，但有好几个孩子被轧成了肉酱，与此同时，轰隆一声，一辆 M1A2 歪倒在战壕上不动了，原来它撞倒了一个正跃出战壕向它投手雷的孩子，并把这孩子压在履带下，那颗已经发火的手雷在孩子手中爆炸了，炸断了履带并炸飞了一个轮子。

远处的裁判打了一发绿色信号弹，宣布这场游戏结束。那辆瘫痪了的艾布拉姆斯上炮塔的门咣当一声打开了，从里面钻出一个戴坦克帽的美国孩子，看到卫明在下面冲他端起冲锋枪，就又钻了回去。他从坦克里面露出半个脑袋，通过翻译器喊道：“中国孩子注意游戏规则！中国孩子注意游戏规则！这场游戏已结束，停止战斗！”看到卫明扔下了枪，才又钻了出来。紧跟着他又钻出来三个孩子，他们从坦克上跳下来，手按在屁股后面的手枪上警惕地看了看阵地上还活着的中国孩子，然后向美军阵地方向走去。走在最后的美国孩子脖子上挂了一个大大的翻译器，他停了下来，扭头向卫明走来，敬了个礼，然后说了句什么，翻译器翻译道：

“我是摩根中尉，少尉，你们玩儿的不错。”

卫明还了个礼，没说什么。突然他发现摩根的前胸跳了一下，一个猫脑袋从这孩子的装甲兵夹克中探出来，喵地叫了一声。摩根把那只小猫从怀中拿出来让卫明看，笑着对他说：“它叫西瓜，是我们这个车组的吉祥物。”卫明看看那只猫，身上一圈圈的花纹使它看起来确实像一个小西瓜。摩根中尉又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卫明呆呆地站着，木然地看着南极大陆涌动着多彩极光的地平线。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缓缓走到战壕边两个被压成肉酱的小战友旁边，坐在潮湿的地上痛哭起来。

华华和眼镜在南极的第三个同学是金云辉少校，空一师的歼击机飞行员，现在他正在参加歼击机空战游戏，此时他们这个中队的歼十编队正飞行在八千米高空。天空能见度很好，驾驶舱里充满了极光投下的光晕。他们的比赛对手，那支 F15 中队正与他们平行飞行，敌我编队相距仅三千米。这时耳机中传来了比赛开始的信号。

“抛副油箱，抢占高度！”中队长命令。

金云辉把仪表盘角落上那个副油箱离合器的开关扳下后，猛拉操纵杆，使这架歼 10 昂头向上蹿去，超重使他眼前一黑。当眼前的黑雾散去，他发现周围敌我的编队都放了羊，一片混乱。他把飞机改平，但现在能做的不是攻击敌机，而是努力使自己不与其他飞机相撞，管它是敌机还是我机。这提心吊胆的情形持续了不长时间，周围的空域便空空荡荡了。金云辉呼叫僚机，但没有回答。这时他看到前面有一个在极光下闪动的银色亮点儿，很快确定了那是一架 F15，它好像也在找什么，肯定还没发现这架歼 10。金云辉谨慎地缩短两机间的距离，看到敌机猛然拉高转弯，显然发现了他，他把两枚导弹发射出去，看到那架 F15 抛出了两个镁热弹后向侧后方俯冲，甩掉了那两条白线。他也转向俯冲，再次咬住敌机，又发出两枚导弹，被这小子一个侧滑又甩脱了。他按下动炮钮，感到了双联机炮射击时微微的震动，当敌机向左侧做摆脱动作时，他清楚地看到曳光弹的火鞭扫到了 F15 的机尾，中弹处好像冒出了一小团白烟，心中一阵狂喜，但接下来什么也没发生，F15 还照样飞着。炮弹很快挥霍光了，他已没有攻击武器了，只有逃命。想到对手在技术上显然比自己强得多，恐惧攫住了金云辉，他左滑右滑瞎飞一气，根本不管敌机现在在什么位置，也看不到它。当报警雷达尖叫起来，警示后面有导弹跟踪时，他猛向侧后做了一个摆脱动作。动作太猛，技

术又不过关，飞机陷入了尾旋状态，像一块石头似的下坠。金云辉毫不犹豫地按下弹射开关，到现在为止还没见过有一个孩子飞行员能把高速歼击机从尾旋状态中解脱出来。当他弹出机舱，伞在头顶张开后，就四下寻找那架敌机，很快找到了它。这架 F15 正向他俯冲下来，不知是想扫射还是想把伞冲翻，反正这两者都不违反比赛规则，他只有等死了。但这时出现了一个奇景：F15 的后面突然蹦出了一个白色的东西，那竟是它的着陆减速伞！那伞在高速气流和发动机射流的冲击下很快成了碎片，但 F15 也被它拉得失速，与歼 10 一样进入尾旋。金云辉看到那个美国孩子也弹出了机舱，张开了伞。他们在远距离上互相向对方竖起大拇指。金云辉是真心诚意的，那孩子在技术上确实比他强得多，而且那减速伞也绝不是失手打开的，F15 在高空飞行时伞是锁定的，它意外释放只能是歼 10 刚才的机炮击中了机尾伞舱的缘故。

不一会儿，他们就在下方黑白相间的大地上看到了两团火焰。

南极洲正在进行着一场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以后也不太可能会重现的战争模式：游戏战争。在这种战争中，敌对双方以一种类似于竞技体育的方式作战。双方的统帅部首先约定作战的时间和地点，并约定双方的兵力，选择或制定一个共同遵守的作战规则，然后按上述约定进行战斗，由一个中立的裁判委员会观察战斗并判定胜负。所有参战国的地位平等，没有联盟，轮番比赛。以下是两国统帅部安排比赛的一次通话记录：

A 国：“喂，B 国，你们好！”

B 国：“你们好。”

A 国：“把下一场坦克游戏的事定一下吧，明天怎么玩法？”

B 国：“还玩相向逼近赛吧。”

A 国：“好的，你们出动多少？”

B 国：“一百五十辆吧。”

A 国：“不行，太多了，明天我们有一部分坦克还要参加坦克——步兵对抗游戏呢，一百二十辆吧。”

B 国：“好吧，游戏地点在四号赛场怎么样？”

A 国：“四号赛场？不太好吧，那里已经举行过五场相向逼近赛和三场超近距离赛，到处都是坦克残骸。”

B 国：“残骸可以作为双方的掩蔽物，可以使游戏富于变化，玩起来更有意思。”

A 国：“这倒也是，那就在四号赛场吧，不过游戏规则得有所修改。”

B 国：“这让裁判委员会去办吧。时间？”

A 国：“明天上午十点正式开始吧，这样我们双方都有充足的集结时间。”

B 国：“好吧，明天见。”

A 国：“明天见！”

其实仔细想想这种战争并非那么不可理解：规则和约定意味着一种体系的建立，这种体系一旦建立就有其惯性，一方违约意味着整个体系的破裂，其后果是不可知的。关键的一点是，这种战争体系只有在游戏思维起决定作用的孩子世界才有可能建立，它不可能在成人世界重现。

如果有公元人目击游戏战争，最令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还不是战争的竞技体育方式，事实上这种对战方式在大人们的冷兵器战争时代也出现过，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让他们迷惑和震惊的肯定是参战国的角色性质：战争中各国的敌人依比赛顺序而定，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参战国的“运动员角色”，这种奇特的战争格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

游戏战争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战斗的专门化：每场战斗都是单一的武器在对抗，各兵种的合成和协同作战基本上不存在。

奥运会开始后不久，陆地上的超新星战争就演化成大规模的坦克战。坦克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武器，没有一样东西比坦克更能浓缩男孩子们对武器的幻想。以前的大人时代，最使一个男孩儿欣喜若狂的礼物是一辆遥控电动坦克。战争爆发后，他们对坦克着了迷，肆无忌惮地把它们大量投入战场。各国在南极大陆投入了近万辆坦克，大规模的坦克战游戏无节制地进行下去，每次战斗都是双方成百上千辆坦克的大决斗。在南极大陆广阔的平原上，这一群群钢铁怪物在疾驶着、射击着、燃烧着，到处都可以看到成片的被击毁的坦克，它们有的可以燃烧两三天，在风小的时候，会冒出那种很特别的又长又细的黑烟，这些黑烟在平

原上聚成一丛丛的，远远看去像大地的乱发。

与坦克战的宏大和惨烈相比，空中战场则冷清得多。本来歼击机空中格斗是最富于竞技性的作战，但由于所有的孩子飞行员都只接受过不到一年的训练，他们在高速歼击机上的飞行时间大多只有几十个小时，所掌握的技术充其量也就是完成正常起降和在空中看住平衡而已，空中格斗所需的高超技术和身体素质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可望不可及的。所以双方歼击机编队的对抗赛大部分根本打不起来，双方因自己失事坠落的飞机远多于被敌机击落的。在空中格斗中，飞行员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做格斗飞行时别失事，很难全力攻击敌人。同时，现代歼击机在空中格斗时产生的加速度一般有 6G 以上，在做摆脱制导雷达锁定或导弹跟踪的动作时甚至可达 9G，孩子脆弱的脑血管是无承受这样的过载的，这也是空战打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也出现过一些小飞行天才，比如像美国空中英雄凯洛斯（就是上面文摘中提到的两次摆脱导弹跟踪的 F15 飞行员），但只是少数，惹不起躲得起。

海上则更冷清了，由于南极大陆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在这里的各国军队而言，海上运输线就是生命线，一旦海上运输被切断，那在南极的孩子们就如同被丢弃在另一个星球上一样，将陷入灭顶之灾。所以为保障海上运输线，各国都不敢拿自己的海上力量冒险。在海战游戏中，双方的舰艇都相互躲得远远的，一般都在海平线的视距之外，而海上超视距攻击是技术复杂的作战，那庞大的导弹攻击系统在孩子们手中效率极低，很少能够命中目标，所以在海上游戏中只有几艘运输船被击沉。水下战场也一样，在漆黑的海底中驾驶着结构复杂的潜艇，只凭着声呐与敌人捉迷藏，这种作战所需要的复杂技术和丰富经验也不是孩子们在短时间内能掌握的。所以与空战类似，潜艇战同样打不起来，整个游戏中没有一枚鱼雷击中目标。加上南极没有潜艇基地，建造这种基地远比建造水面舰只的简易港口复杂，所以各国潜艇只能以阿根廷或澳洲为后方基地，这就使得常规潜艇很难在南极海长期活动，而拥有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国家并不多。整个水下游戏中，只有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沉没，还是因为自己的技术失误。

在超新星战争的奥运会阶段，大部分的战斗都集中在地面战场，出现了许多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的战争样式。

炮兵对抗赛中的加农炮五公里对射是一种没有多少悬念的游戏，双方炮阵地的精确坐标都由裁判委员会通报双方，开始口令一下，双方的火炮便疯狂地轰击对方。最初的游戏，在开始前双方已经瞄准完毕，游戏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后来修改了规则，在裁判委员会的监督下，游戏开始前双方的炮口都对着别的方向，开始后再进行超视距瞄准。这很像两个人的手枪决斗，关键在于快——瞄准，齐射，然后炮手火速撤离炮阵地（大口径火炮的移动很不灵活，把炮也撤走是不可能的），往往这时对方的炮弹已经在飞行途中了，几秒钟的时差就决定了双方的生死。再到后来规则进一步改进：火炮在游戏开始后才拖向发射点，要在这时开始修筑炮位。这个规则更拉大了双方的差距，有时一方炮兵炮位的驻坑还没挖完，炮阵地就被五公里外敌人射来的弹雨覆盖了。游戏时炮阵地变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方，站在那里就像站在地狱的边缘。孩子们把这种游戏称为“火炮拳击”。

相比之下，自行火炮的对射游戏变数更多。在这种游戏中，双方炮阵地的位置是变幻不定的，一方只能用弹道雷达通过敌方射来炮弹判断敌人的位置，但这也只是敌方上次射击时的位置，目前的位置只能以此为基点进行推测，并对不同方向和距离的多个位置进行试射。一个炮兵小指挥员对这种作战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像用鱼叉在浑水中叉一条只露了一下头的鱼。”这种游戏双方的命中率很低，后来允许双方航空兵的炮火校正机参加游戏，大大提高了射击的命中率。孩子们把这类游戏称为“火炮篮球赛”。

迫击炮是步兵的装备，但其对射也归入炮兵游戏的范围。由于迫击炮对射时双方的距离只有一两千米，在目视范围之内，所以最为惊心动魄。这也是最耗费体力的游戏之一，双方的迫击炮手们扛着迫击炮不停地奔跑，躲避着敌人射来的炮弹，同时寻找机会，支起炮来向远方同样在奔跑的敌人射出自己的炮弹。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爆炸激起的尘柱和烟团、一组组移动的迫击炮手，构成了一幅不断变幻的抽象画。这种游戏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别称：迫击炮足球赛。

最为恐怖的是步兵游戏，虽然这类游戏中使用的均为轻武器，但带来的人员伤亡更为惨重。

步兵游戏中最大规模的游戏是枪械对射，游戏分为工事类和冲锋类。

工事类枪械游戏是双方躲在相距一定距离的工事内对射，这种游戏持续时间很长，可达一天甚至数

天。但孩子们后来发现，在工事类对射中，由于敌人躲在工事中射击，暴露面很小，所以普通枪械伤杀力并不大，往往双方互相长时间倾泻弹雨，子弹密集得在空中相撞，战壕底的子弹壳可以淹没小腿。最后统计结果时却发现除了把对方的工事表面剥去一层外，没有更多的战果。于是双方都改用带瞄准镜的高精度狙击步枪来作战，在弹药的耗费量只是原来的千分之一-的情况下，战果提高了十倍。在这种作战中，双方小射手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掩体中观察对方阵地，一寸一寸地仔细观察，从每一片残雪每一颗石子上发现异常，找到可能是敌人射孔的一点，然后把一颗子弹送进去。在这种游戏中，前线一片空旷，孩子们都藏在掩体中，广阔的平原战场上看不到任何活物，只有狙击步枪特有的尖细的射击声零星响起，然后是子弹穿过空气时的尖啸，叭——勾，叭——勾，仿佛是这南极光下空旷的平原上一个孤独的幽灵在随意地拨动琴弦，使这寂静的战场更加肃杀。孩子们给这种游戏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步枪钓鱼。

冲锋类对射游戏则是另一种景象。在这种游戏中双方在射击的同时还互相逼近，很像十九世纪冷热兵器过渡时代陆战战场的景象。那时，士兵们排成长长的散兵线，在开阔的战场上行进射击。但由于现在的轻武器的射程射速和命中率都是那个时代的滑膛枪无法相比的，所以双方的队列更加稀疏，他们大多数是在匍匐前进而不是直立行进。由于在这种游戏中双方都没有工事掩护，所以伤亡率比工事类对射高得多，游戏时间也短得多。

步兵游戏中最为惨烈和惊心动魄的是手榴弹游戏，也分为工事类和冲锋类。前者在游戏之前，首先修筑工事，双方工事的间隔仅为二十米左右，这是孩子投掷手榴弹所能达到的距离。游戏开始后，双方的孩子跃出工事向对方投出手榴弹，再闪回工事躲避对方投来的手榴弹。游戏所用的手榴弹一般是木柄型的，因为这种手榴弹投掷距离较远，威力较大，卵形手雷则很少使用。这种作战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体力，特别是极其坚强的神经。游戏开始后，对方的手榴弹如冰雹般砸过来，即使缩在工事中，外面急骤的爆炸声也令人魂飞天外，更别提跃出去向敌人投弹了。这时工事的坚固与否很关键，如果工事顶盖让对方的手榴弹炸穿或揭开，那就一切都完了。这是伤亡率最高的游戏之一，孩子们把这种游戏称为“手榴弹排球”。

手榴弹对抗赛的另一个种类是冲锋类，这种游戏没有工事掩护，双方在开阔地上向对方冲去，当与敌人的距离缩短到投掷距离后投出手榴弹，然后以卧倒或向回跑出爆炸威力圈来保护自己。这种游戏多使用卵形手雷，因为可以较多携带。在进攻和躲避中，双方的士兵最后往往混在一起，每人的手榴弹只朝人多的地方扔。在一片开阔地上，在密集的爆炸烟雾和火光中，一群孩子卧倒或奔跑，不时从一个袋子中摸出一颗手雷投出去，地上到处滚动着冒烟的手雷……这真是一幅噩梦般的疯狂画面，孩子们把这种作战称为“手榴弹橄榄球”。

与动听名称相反，游戏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形式。在这种战争中，武器的对攻变得前所未有的直接，所造成的伤亡居各类战争之首。比如在一场坦克对抗赛中，即使是胜方也有至少一半的坦克被击毁。战争奥运会的每一场比赛结束时，都血流成河。对于每个小战士，往往一次出击即为永恒。

这就使后来的人们发现，在公元世纪人们对孩子的看法存在着根本的错误。通过超新星战争人们明白，比起成年人，孩子更不珍惜生命，由此对死亡也有更强的承受力。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比成人更勇猛，更冷静，更冷酷。后来的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一致认为，这样残酷疯狂的战争形式如果放到公元世纪，它所产生的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肯定会使参战者发生集体性精神崩溃。孩子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者大有人在，但极少听说过有精神崩溃的。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从战争中涌现的那些在成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小英雄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比如在手榴弹对抗赛中，就出现了一些被称为“回投手”的孩子，他们从不用自己一方的手榴弹，只拾起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扔回去。虽然他们很少有人能最后活下来，但孩子们都以做“回投手”为荣。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战地歌曲唱道：

我是一名最棒的回投手
看着冒烟的手雷欣喜若狂
我飞快地拾起它们
像阿里巴巴拾起宝藏
……

在战争奥运会所有的战争游戏中，最野蛮最恐怖的要数步兵游戏中的冷兵器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双

方用刺刀等冷兵器进行白刃战，使战争回到了它最古老的形态。以下是一名曾参加过这种作战的小士兵的回忆。

我在附近找到一个石块，最后一次磨自己步枪上的刺刀。昨天磨刺刀时被班长看见，受到斥责，他说刺刀不能磨的，会把上面的防锈层损坏。我不在乎，照样磨，总觉得这支步枪上的刺刀不够尖。我根本不打算从这场游戏中活下来，还要他妈的什么防锈层？

裁判委员会的那帮孩子们挨个检查我们的步枪，确信里面没装子弹，并把枪栓卸下来，还搜我们身上，看有没有手枪之类的热兵器。最后五百名中国孩子全部通过检查。可是裁判员们没有发现，我们每个人脚下的雪里都埋着一颗手雷，那是在他们来检查之前埋下的，裁判员们离开后，我们又都把手雷挖出装衣袋里。这并不是我们想有意犯规。昨天晚上，一名日军上尉秘密来找我们，说他是反战协会的成员，并告诉我们在今天的冷兵器对抗赛中，日本孩子将使用一种吓人的武器。我们问是什么，他不回答，只是说是一种我们绝对想象不到的武器，极其可怕，让我们防着点儿。

比赛开始了，双方的步兵方阵向对方挺进，变幻的南极光下，上千把刺刀闪着寒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风在呼啸，吹起地上的残雪，仿佛在唱着凄厉的战歌。

我的位置是在方阵的后面，但由于在队列的边上，所以对前面的情况还是能看得很清楚。我看到日本孩子的方阵在慢慢地逼近，他们都没戴钢盔，头上绑着白布条，边走边唱着什么歌。我看到他们的手中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没有看到昨天夜里那个日军上尉所说的吓人的武器。突然，我发现敌人的队形变了，密集的方阵变得稀疏了，成一排排纵队，每行纵队间都有两步宽的距离，这就在方阵中形成了一条条纵向的通道。我接着又发现方阵后面飞起了一片雪尘，在雪尘中有一大片黑色的东西紧贴着地面涌向前来，像洪水般很快追上了方阵。我听到一阵低沉的呜呜声，仔细看那黑色的洪流，一时血液凝固了。

那是一大群凶猛的军犬。

那些军犬狂奔着涌过敌人方阵间的通道，转眼之间就冲进了我们的方阵。我看到方阵前半部分乱了起来，并听到一阵惨叫声。那些我不知品种的军犬体形很大，直立起来比我们都高出一头，且凶悍异常。前面的孩子们与那些恶犬厮打成一堆，地上开始出现一摊摊的鲜血。我看到一条军犬猛跳出来，嘴里衔着一条刚撕下来的孩子的胳膊……这时，已经逼近的日本孩子打乱了方阵，端着刺刀一窝蜂地冲上来，与那些军犬一起攻击中国孩子。我在前面的那些小战友们，已在犬牙和刺刀下血肉模糊了。

“扔手雷！”团长大喊一声，我们没有过多地考虑，都掏出手雷拔下保险销扔向那一堆人和狗，密集的爆炸声中血肉横飞。

我们剩下的人冲过了手雷的爆炸区，踏着战友、敌人和军犬的尸体冲向后面的日军，把自己变成了一部部刺杀机器，用刺刀、枪托和牙齿与敌人战斗。我首先与一个日军少尉对刺，他大喝一声把刺刀向我的心脏刺来，我挥枪一拦，刺刀刺进了我的左肩，剧痛使我浑身一抖，手中的步枪掉在地上。我本能地用双手死抓着对方的枪管和刺刀的连接处，能感觉到自己的温热的血正在顺着枪管流下。与他来回推搡了几下，不知怎的竟把刺刀从他的枪管上拔了下来！我用还能动的右手从左肩上拔出了带血的刺刀，握着它摇摇晃晃地向对手逼去，那小子呆呆地瞪着我，然后拎着丢了刺刀的步枪跑了。我没有力气去追他，向周围看了看，发现我右边一个日本孩子正把我的一个战友压在地上，双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我快步走过去，把刺刀捅进那家伙的后背。我连把刀拔出来的力气都没有了，眼前一黑，看到地面迎面扑来，那是褐色的泥泞地面，我的脸啪地一下贴在泥中。那泥是用我们和敌人的鲜血与南极的雪和泥土和成的。

三天后我才在战地救护所中醒来，得知那场比赛判我们输。裁判委员会的解释是：虽然双方都犯规了，但我们的情节更严重一些，因为我们使用的手雷绝对是热兵器，而日本孩子使用的军犬，只能算温兵器了。

（选自《血泥——超新星战争中的中国陆军》，郑坚冰著，昆仑出版社，超新星纪元8年版）

随着战争奥运会的进程，战争的结局渐渐明朗，而这种结局出乎这种战争形式倡导者的预料。

从纯军事角度看，游戏战争完全不同于传统战争。由于战场是双方预先约定和位置相对固定的，双方力量在地理上的态势第一次显得不太重要，战役的目的不再是占据战略要地和城市，而纯粹是在战场上消耗对方。游戏战争开始以来，孩子们的注意力便都集中在一点，这时，从双方的最高统帅部到最前沿的战壕，每个人想的最多和说的最多的都是一个词：对毁率。

在成人时代，敌我双方某种武器的对毁率在战争决策中是一个受到注意的因素，但很少成为主要因素，为了达到某个战略或战术目标，统帅部可以不惜代价。但对毁率在孩子战争中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重武器在孩子世界是不可再生资源，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产出这些复杂的战争机器。坦克击毁一辆就少一辆，飞机击落一架就少一架，甚至连火炮这样相对简单的重武器都难以从后方得到补充。所以双方武器的对毁率几乎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惟一因素。

在超新星战争中，由于孩子们难以掌握复杂的操作技术，攻方联盟高技术武器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在公元世纪现代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空中力量，在超新星战争中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由于对战场目标的侦察和定位涉及到多学科的复杂技术，大部分作战飞机在出击后根本找不到要攻击的地面目标，就算能完成目标定位，孩子们很难在空中精确地击中目标，只能进行天女散花似的大面积轰炸。再比如巡航导弹，曾是美国在公元世纪末几次局部战争中威力无比的利剑，在超新星战争中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在孩子世界，GPS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已经因运行不善接近瘫痪，这使得巡航导弹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制导手段。至于巡航导弹的另一个制导方式：地形匹配制导，所涉及的技术更加复杂，要向导弹中输入飞向目标途中的地形雷达资料。目前这些资料的南极部分从大人们留下来的渺如烟海的数据库中难以检索到，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己探测生成更是不可能。

超新星战争是一场在技术水平上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陆军的常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游戏战争中，双方常规武器的对毁率并没有高技术武器那么悬殊。

坦克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武器，在北约的陆战理论中，地面装甲力量与直升机构成的低空攻击力量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了武装直升机的火力掩护和空中侦察，坦克集群在战场上是很难生存的。正如公元世纪一位美军装甲指挥官所说：“离开了阿帕奇，艾布拉姆斯就像没穿裤子。”在超新星战争中，由于孩子们训练时间太短，同由歼击机和轰炸机构成的中空力量一样，直升机的低空攻击力量也难以发挥作用，且失事率和被击落的数量比歼击机更高。当一架阿帕奇由两个技术生疏顾此失彼的孩子驾驶着徘徊于战场上空时，便成了地面肩射导弹绝好的靶子。所以在南极战场上，陆军航空兵驾驶员们最羡慕的攻击直升机，不是美国的阿帕奇，而是俄罗斯的共轴式双旋翼攻击直升机卡 50。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是配有类似于歼击机上的弹射座椅，这在直升机上是首创，因为直升机上方的旋翼使弹射逃生十分困难，卡 50 采取的方法是在启动弹射座椅前首先炸掉旋翼，这使它被击中时驾驶员的生还率大大提高。而对于阿帕奇，小驾驶员们在自己的直升机被击中后只能等死了。在坦克游戏中，由于没有低空力量的配合和掩护，各国坦克的对毁率相差并不悬殊。

时光飞逝，转眼又过去了六个月，在这段时间，全球海平面继续上升，淹没了所有的沿海城市，上海、纽约、东京等都变成了水上城市，城中的孩子们大部分迁往内地，剩下的孩子渐渐适应了水城的生活，泛舟于高楼之间，维持着这些昔日大都市的一线生气。与此同时，南极洲的气候即使在漫长黑夜仍继续转暖，平均气温在零下十摄氏度以上，让人如身处温和的初冬，这个即将变得气候宜人的大陆的重要性此时更加凸现出来。

分割南极大陆的国际谈判即将举行，每个国家在这场谈判上的重要筹码，就是它在南极战争游戏中的表现，这就使得各国孩子更加倾尽全力投入战争游戏，他们不断地向南极增兵，使得游戏的规模越来越大，战火在南极大陆上不断蔓延。

战争游戏的发起者美国却陷入深深的失望和失落之中，由于高技术武器在孩子们手中失去威力，美国并没有像它的孩子们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霸主。战争游戏呈现出一种他们不愿看到的多极状态，即将到来的南极谈判使美国孩子心急如焚。

战争游戏的最后一个项目即将开始，这是一个美国孩子寄予最大希望的游戏：洲际导弹游戏。

“你没搞错？它真是冲我们来的？！”佳沃洛夫元帅问那个参谋。

“这是雷达预警中心说的，应该没错！”

“也许，它还会改变轨道？”伊柳欣总统问。

“不会了，弹头已进入末端制导，它现在已是没有动力的自由落体，就像一块掉下来的石头一样。”

这是俄罗斯军队指挥中心，俄军统帅部的所有人都关注着在美俄之间举行的第一次洲际导弹游戏。现

在，美国孩子从万里之外的本土发射的洲际导弹以俄军指挥中心为目标，这是严重违反游戏规则的。双方在游戏之前早已确定了各自的目标区，俄罗斯供美国打击的目标区距这里有百公里之遥，对方不应搞错的。

“怕什么，反正也没有核弹头。”伊柳欣说

“就是常规弹头也很可怕，这是一枚‘和平使者’洲际弹道导弹，好像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部署的，可运载三吨的常规高爆炸弹头，落在二百米内就会摧毁这里！”佳沃洛夫说。

“再说，它要是直接砸到我们头上呢？那就是什么都没带也会要我们的命的！”一个上校参谋说。

佳沃洛夫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和平使者’是最准确的洲际导弹之一，它的打击精度是 100 米。”

这时，外面的空中响起了一阵尖啸声，仿佛天空被一把利刃长长地划开。“它来了！”有人惊叫，大家都屏住呼吸，头皮发紧，等着那即将到来的一击。

外面响起了一声沉闷的撞击声，地面微微抖动了一下，大家拥出指挥大厅，刚刚看到半公里远处的平原上有一个小小的尘柱正在落下。当伊柳欣和佳沃洛夫一行人驱车赶到那里时，看到那里已有一辆铲车，还有一群拿着铁锹和锄头的士兵在一个弹坑中挖着。

“弹头在一万米左右的高度好像抛出了一个小减速伞进行制动，所以在地下扎得不深。”在场的一名空军上校说。

半小时后，那枚扎入地下的洲际导弹弹头的底部露了出来，是一个直径 2—3 米的金属圆形，边缘有三个爆破螺栓的残迹。孩子们看到边缘有一道缝隙，就插入一根钢钎，很轻易地把这个金属盖子撬开了。孩子们惊奇地看到弹头内有许多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盒子，放在一圈防震垫内，小心地打开一个盒子，看到里面是用锡铂纸包着的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再打开锡铂纸，露出一个褐色的块状物。

“炸药！”有孩子警惕地说。

佳沃洛夫拿过那块“炸药”，仔细看了看，又嗅了嗅，咬下一块吃了起来，“是巧克力。”他说。

孩子们又打开其他的盒子，里面除了精致的巧克力外，还有几包雪茄。在其他的孩子忙着分吃巧克力时，伊柳欣拿出一支粗大的雪茄点上抽了起来，没抽几口，只听啪地一声，放在雪茄中的一个爆竹炸了，炸出一团纷飞的彩带。孩子们看着手只剩下屁股的雪茄目瞪口呆的伊柳欣，哈哈大笑起来。

“在三天后的游戏中，我们也打美国孩子的指挥中心！”伊柳欣扔掉烟屁股说。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在中国军队指挥中心的一次会议上，眼镜说。

“是的，我们的指挥中心应该立即转移。”吕刚说。

“有这个必要吗？”华华问。

“美国孩子在洲际导弹游戏中打击俄罗斯指挥中心，打破了基地不可侵犯的惯例。我们的基地目标也可能在这种游戏中遭到打击，而且弹头中装的不一定是巧克力和雪茄。”

眼镜说：“我的不祥预感更深一些，我觉得形势可能就要发生突变。”

从指挥中心的窗子望出去，地平线上已出现了白色的晨光，南极洲漫长的黑夜就要结束了。

在靠近北极圈的俄罗斯西北部荒凉的平原上，一枚加装了增程助推器的 SS25 洲际弹道导弹从一个十轮发射车上呼啸升空，用四十分钟几乎越过了整个地球，飞临南极大陆上空，弹头沿一条平滑的抛物线下坠，击中了美国基地中的一块雪地，弹着点距指挥中心只有二百八十米。在导弹发射后，美国 NMD 和 TMD 系统曾先后发射六枚反弹道导弹拦截它，美国孩子在大屏幕上惊喜地看着两个亮点几乎分毫不差地对撞，但这种惊喜一次次落空，在大气层之上的亚轨道上，那些拦截导弹都与来袭导弹在几十米的距离上擦肩而过。

一阵惊恐过后，美国孩子挖出了弹头，发现俄罗斯孩子从两万公里之遥发射来的是许多瓶伏特加，酒瓶是特制的防震瓶；还有一个漂亮盒子上注明是给戴维的礼物，打开来发现里面是一个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共有十个娃娃，都是戴维的样子，惟妙惟肖，最外面的娃娃笑嘻嘻的，越往里笑容越少，后来变得一脸愁容，最里面的一个拇指大的戴维则咧着嘴大哭。

戴维气急败坏地把那一堆娃娃摔到雪地上，一只手揪住斯科特，另一只手揪住负责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哈维将军，“你们都被解职了！你们这些白痴，你们向我保证过 NMD 和 TMD 会起作用的！你——”他对斯科特说，“你是不是说过，有了它们我们就进了保险箱了？！你——”他又对着哈维喊，“你手下那些获过西屋奖的小天才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只会他妈的在网上当黑客吗？！”

“我们……我们六次都是差一点儿就把它打中了。”斯科特红着脸说。

连着三天没睡觉的哈维这时也顾不得总统的尊严了，甩开戴维的手大叫：“你才是个白痴！那两个系统是那么好玩儿的吗？仅 TMD 的软件就有近两亿行代码，你来试试？！”

这时一个参谋走来递给戴维一张打印纸：“这是乔加纳先生刚发来的，南极领土谈判议程的最新修改稿。”

美国统帅部的孩子们无言地站在那个坑旁，坑底部有一枚来自地球另一极的大弹头。沉默了一会儿后，戴维说：

“在领土谈判前，我们必须在游戏中取得绝对优势！”

沃恩说：“这是不可能的，游戏已经接近尾声。”

“你知道这是可能的，只是不愿向那个方向想而已。”戴维猛地扭头盯着国务卿说。

“您不会是指那个新游戏吧？”

“对，新游戏！正是那个新游戏！早该开始了！”斯科特兴奋地替戴维回答。

“它会把南极游戏引向不可知的方向。”沃恩说，他看着远方，深陷的双眸映着地平线上白色的晨光。

“你总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以显示你的学识，傻瓜都能看出那个新游戏会使我们在整个南极立刻占有绝对优势，它恰恰会使南极游戏的方向清晰明确起来，”戴维冲沃恩挥了挥刚才参谋递给他的那张纸，“就像这张白纸一样清晰明确，没有什么不可知的！”

沃恩伸手从戴维手中拿过了那张纸，“您认为这张纸是清晰明确的吗？”

戴维莫名其妙地看看他，又看看那张纸：“当然。”

沃恩用枯枝一样的手把纸对折了一下，说：“这是一次，”又对折一下，“这是两次，”再对折一下，“这是三次……现在，总统先生，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件很清晰明确的事？一件很容易预测的事？”

“当然。”

“那么，你敢把这张纸对折三十五次吗？”沃恩把那张已对折了三次的纸举到戴维面前。

“我不明白。”

“回答我，敢还是不敢。”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戴维伸手去拿那张纸，沃恩的另一只手按住了他的手。戴维感到沃恩的手冰凉而潮湿，真像一条蛇爬上自己的手背。“总统先生，您是以一个最高决策者的身份说话的，您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创造历史，现在再想想，真的敢这么做？”戴维迷惑不解地看着沃恩。

“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在作出决定之前，难道不想预测一下这件事的后果吗，就像预测那个新游戏的后果一样？”

“后果？把一张纸对折三十五次的后果？可笑。”斯科特轻蔑地说。

“比如说，那张纸会被叠到多厚？”

“有《圣经》那么厚吧，我想。”戴维说。

沃恩摇摇头。

“有我的膝盖到地面这么厚？”哈维问。

沃恩还是摇头。

“有那边的指挥中心这么厚？”

沃恩摇头。

“你总不至于说，有五角大楼那么厚吧？”斯科特讥笑说。

“这张纸单张的厚度约为 0.1 毫米，按此计算，对折三十五次之后，纸的厚度为六百八十七万一千九百五十米，也就是六千八百七十二公里，相当于地球半径。”

“什么？！只折三十五次……你在开玩笑！”斯科特大叫。

“他说的没错。”戴维说，他绝非笨孩子，很快想到了那个国王和象棋的印度传说。

沃恩把那张纸插到戴维的上衣口袋里，看看周围发呆的小统帅们，缓缓地说“千万不要对自己的判断力过分乐观，尤其是对历史进程的判断。”

戴维垂头丧气地认输了，他说：“我承认我们的头脑比你的简单得多，大家的头脑要都像你那样，世界该多么可怕。但是，我们无法肯定会成功，也同样无法肯定它一定会失败，为什么不试试呢？我们要干下去！我们不可能不干下去！”

沃恩冷冷地说：“总统先生，那是你们的权力，我该说的都说了。”

在曙光初露的南极荒原上，超新星纪元初的历史走到了最凶险的地方。

一千个太阳

在与美国孩子的洲际导弹游戏开始之前，中国孩子的指挥中心秘密转移，中心的所有人员连同必需的通讯设备乘十四架直升机向内地飞行了四十多公里。这里的地形与沿海有所不同，出现了几座不高的锥形小山，上面的积雪都未融化。指挥中心在这里支起营帐，背后是一座小山，前面基地的方向是一片广阔的平原。

“第二炮兵司令部来电，问我们的弹头上装什么。”吕刚对华华说。

“嗯……装糖葫芦吧。”

接着，孩子们都举起望远镜观察海那边的天空，有一名戴着耳机的小参谋给他们指示着大概的方向，远方的雷达预警中心把正在逼近的美国洲际导弹的信息传递给他。

“大家注意，他们说它已经很近了！方位 135，仰角 42，就是那个方向，应该能看到了！”

南极黎明的天空呈一种深邃的暗蓝色，星星已经很稀疏，但由于空中的极光已大大减少，这时的天空看上去比在过去的长夜中反而黑了许多。在这暗蓝色的背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移动的光点，它的速度很快，但比流星慢，用望远镜观察，可以看到它拖着一条短小的火尾，这是弹头再入大气层时摩擦发光。光点很快消失了，暗蓝色的苍穹中无论肉眼还是望远镜都看不到任何东西，那个光点似乎融化在这暗蓝色的深渊中。但孩子们知道，那枚洲际导弹的弹头已经进入大气层，正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沿一条精确的弹道坠向目标。

“没错，它的打击目标是基地，呵，更精确了，是指挥中心！”戴耳机的小参谋大声说。

“这次弹头里装的是什么呢？”

“也许是洋娃娃”

……

孩子们纷纷议论着。

突然间，南极的黎明变成了白天。

“超新星！”有孩子失声惊叫。

是的，这情景孩子们很熟悉，熟悉得刻骨铭心：这太像超新星爆发了，大地和山脉在突然出现的强烈阳光中变得清晰明亮，但这次天空没有变成蓝色，而是呈一种深紫色。阳光来自海的方向，孩子们向那方向看，立刻看到了地平线上的那个新太阳。与超新星不同，这个太阳呈现出一个比真太阳还大的球形，火焰逼人，孩子们都感到脸上一阵灼热。

吕刚最先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大喊：“不要看它！会伤眼睛的！”

孩子们都闭上双眼，但那急剧增强的光穿透眼皮后仍然亮得耀眼，使人仿佛沉入光的海洋之中，孩子们只好用手捂住双眼，强光仍顽固地从指缝渗进来。这样过了一小会儿，一切都暗了下来。孩子们小心地睁开眼，他们刚才被晃花了的眼睛一时看不清什么。

吕刚问大家：“你们觉得刚才的那个太阳亮了多长时间？”

孩子们纷纷回忆说，好像有十几秒钟。

吕刚点点头：“我觉得也是这么长，从火球的持续时间判断，它的当量可能超过 100 万吨级。”

孩子的视力恢复了，他们看着那个太阳出现又消失的方向，看到那个方向的地平线上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在急剧扩大。

吕刚又喊：“捂住耳朵！快！捂住耳朵！”

孩子们捂住耳朵后又等了一会儿，并没有爆炸声，但地平线处的那团蘑菇云已经顶天立地，在晨光中呈银白色。它与大地和天空的反差是如此之大，给人一种超现实的感觉，仿佛是叠加在现实画面上的一个巨大的幻影。孩子们呆呆地仰望着它，不知不觉地把手从耳朵上放下来，吕刚再次大喊：

“捂住耳朵！那声音要两分钟才能传过来！”

孩子们刚刚再次捂紧耳朵，脚下的地面便在一声巨响中像鼓皮似的抖动了一下，地表的浮土和残雪被震起有膝盖高，小山上的残雪像融化了似的向下淌着。这声巨响透过皮肉和骨骼钻进孩子们的脑子里，他们的身体仿佛被震成碎末四下飞散，只剩下惊恐的灵魂在地面上颤抖着。

吕刚喊道：“快到山后面隐蔽，冲击波就要到了！”

“冲击波？”华华盯着他问。

“是的，到达这里后可能已衰减成大风了！”

当孩子们都绕到小山后面时，周围突然狂风呼啸，几个帐篷被连根拔起，里面的设备在地上乱滚。停在小山前的直升机有一半倾覆了，接着雪尘淹没了一切，周围什么都看不见了，飞石把直升机打得乒乓乱响。这狂风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就很快减弱，最后完全停止了。空气中的雪尘在缓缓降落，在尘幕后面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朦胧的火光，远方的蘑菇云因扩散变得模糊起来，但体积更大了，占据了半个天空，风把它顶部的烟雾吹向一边，使这个巨大的怪物披上了一头银色的乱发。

“基地被摧毁了。”吕刚沉重地说。

与基地的所有通讯都中断了，大家在还没有落尽的尘埃中向基地方向看，只能看到地平线下隐隐的火光。

这时，一名小参谋走过来告诉华华，说美国总统在呼叫他。

华华问：“回答他会暴露我们的位置吗？”

“不会的，发射机在另一个地方。”

无线电接收机里传出了戴维的声音：“哇，华华，那颗核弹没要你的命？你们转移指挥中心真是十分十分的聪明，知道你还活着我十分十分的高兴！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新游戏开始了！核弹游戏！哈哈，最好玩儿的游戏！那个新太阳多漂亮啊！”

华华愤怒地说：“你们这群可耻的家伙，你们践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破坏了游戏的基础！”

“嘻嘻，什么规则，好玩就是规则！”

“你们的大人们也太不是东西了，居然给你们留下了战略核武器！”

“唉，只是无意中剩下了一些，我们的核武库很大，吃一块大面包总难免掉些渣的。再说了，谁知道俄罗斯的大面包有没有掉些渣呢？”

“他说到关键之处了。”吕刚伏在华华耳边低声说，“他们不敢对俄罗斯实施核打击，是怕他们的核报复，而对我们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对这些小事嘛，不必在意不必在意。”戴维在电台中说。

“我们没在意，”眼镜冷冷地说，“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为道德原因而愤怒已没有必要，那太累了。”

“对了对了，华华你听到了吗，这才是正确的心态，这样才能玩儿得好。”说完，戴维就挂断了。

中国孩子立刻与参加南极游戏的各国联系，企图建立一个惩罚美国孩子违规行为的联盟，但结果令他们大为失望。

华华和眼镜首先与俄罗斯联系，伊柳欣在电台中不痛不痒地说：“我们已得知贵国的遭遇，深表同情。”

华华说：“这种可恶的违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如果这一恶劣的先例被容忍，下一步他们会把核弹打到别国基地，甚至南极之外的其他各洲！贵国应该对违规者的基地进行核反击，现在可能只有你们有这个能力。”

伊柳欣回答：“这种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惩罚，我想，现在各国孩子都盼望贵国进行核反击，以维护规则的尊严。我国也很想惩罚违规者，但俄罗斯没有核武器了，我们的可敬的爸爸妈妈们都把那些核弹发射到太空中去了呀。”

与欧盟的联系更令人沮丧，轮执国主席英国首相格林一本正经地说：“贵国怎么能认为我们还留有核武

器？这是对统一的欧洲最无耻的诽谤，请告知我们你们现在的位置，我们将派人递交一份抗议照会！”

华华放下话筒说：“这些小滑头都想明哲保身，坐山观虎斗。”

“十分聪明。”眼镜点点头说。

指挥中心与中国基地的联系初步恢复了，可怕的消息开始通过无线电不断传来：驻扎在基地的 G 集团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伤亡人数尚不清楚，估计这个集团军已基本丧失了战斗力。基地的设施已大部分被摧毁。好在由于游戏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原来驻扎在基地的另外两个集团军向内地移动了上百公里，这使得中国孩子在南极大陆上的力量有三分之二保存下来，但基地花费两个多月建成的港口在核袭击中遭到严重破坏，这些部队的供给都成了很大问题。

统帅部的紧急会议，就在这座小山脚下一座临时搭起的大帐篷中举行。会议开始前，华华说他先出去一下。

“事情很紧急了！”吕刚提醒他说。

“就五分钟！”华华说，然后转身出去了。

过了半分钟眼镜也走出帐篷，看到华华仰面朝天躺在一块雪地上，两眼呆呆地看着天空，眼镜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空气中的尘埃已经落净，有一阵阵微微的热风吹过来，带着一股融化的残雪的湿气和土腥味。在海的方向的天空上，巨大的蘑菇云因扩散变得模糊起来，失去了形状，但体积更大了，占据了半个天空，已无法把它与天上的云层区分开来。在另一个方向的地平线上，晨光已涌上了半个天空。

“我真的支持不住了。”华华说。

“别人也好不到哪儿去。”眼镜淡淡地说。

“可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真要命！”

“你把自己想象成一台电脑，只由冰冷的硬件组成，现实就是数据，输入什么你就计算什么，就能支持住了。”

“新纪元开始后，你一直是用这办法过来的？”

“新纪元开始前我也是用这办法，这不是什么办法，是我的本性。”

“可我没有这种本性。”

“要解脱也很容易，什么也别拿，从这儿向任何一个方向一直向前走，你很快就会迷路，不久就会冻死或饿死在南极荒原上。”

“办法不错，我只是不想当逃兵。”

“那就当一台电脑吧。”

华华支起身，看着眼镜问：“你真的认为一切都能靠冰冷的推理和计算得来？”

“是的，在你认为是直觉的那些东西后面，其实隐藏着极其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复杂得让你感觉不到它，我们现在需要的除了冷静还是冷静。”

华华站起身，拍拍后背上的雪：“走，开会去。”

眼镜拉住了他：“想好你要说什么。”

华华在晨光中对眼镜微笑了一下：“我想好了，其实对于一台冰冷的电脑来说，现在的形势只是一道很简单的算术题。”

会议开始后，孩子们长时间地沉默，眼前急转直下的严峻形势一时都把他们击昏了。

D 集团军司令打破沉默，猛砸桌子喊道：“我们的大人们就这么老实？为什么不给我们也留一些那玩意？！”

孩子们纷纷附和：“是啊，哪怕是少留一点儿呢！”“我们现在手无寸铁了！”“哪怕是就有一颗核弹，形势也会不一样啊！”“是啊，有一颗也好啊！”……

“好了，不要说这些没用的话了，”吕刚说，然后他转向华华，“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华华站起来说：“在内陆的两个集团军立刻紧急疏散，以在敌人进一步的核打击中保存力量。”

吕刚站起来快步踱着：“你应该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的所有陆上力量都由战斗集结状态变成非战斗的疏散状态，再次集结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在南极大陆将完全失去战斗力！”

眼镜说：“这就相当于把我们这块硬盘进行了格式化。”

吕刚点点头：“这个比喻很适当。”

“但我同意华华的意见，立即疏散！”眼镜坚定地说。

华华低着头说：“没有办法，如果各集团军仍保持密集的战斗集结状态，在敌人接下来的大规模核打击下可能全军覆没。”

吕刚说：“可如果集团军变成散布在广阔地域上的大量小部队，供给难以保证，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生存！”

B集团军司令说：“走一步算一步吧，现在真的不是过多考虑的时候了，每过一秒钟危险就长一分，快下命令吧！”

D集团军司令说：“我们头上现在用头发丝吊着一把剑，随时都会落下来的！”

大部分孩子都主张尽快进行疏散。

华华看看眼镜和吕刚，他们都点点头。他走到会议桌前站定说：“好吧，向两个集团军发布疏散命令吧，没时间计划细节了，让部队自行疏散，以营为单位，一定要快！同时，请大家清楚这个抉择的后果，做好思想准备，今后对于我们，南极的使命将十分艰难。”

孩子们都站了起来，一位参谋把草拟的疏散命令读了一遍，大家都没提出什么意见。他们只想快些，再快些，参谋拿着命令向电台走去，这时突然响起一个沉着的声音：

“请等一下。”

孩子们都把目光投向说话的人，他是胡冰大校，五人观察组的联络员。他向华华、眼镜和吕刚敬礼后说：“报告首长，特别观察组将履行最后职责！”

特别观察组是大人们留下的一个很神秘的机构，它由三名陆军大校和两名空军大校组成。战争一旦爆发，他们就有权了解一切机密，并有权旁听最高统帅部的所有决策过程，但大人们曾保证，五人观察组对统帅部的工作绝不会进行任何干涉。事实上也是这样，在以前的整个战争游戏过程中，在每一次最高统帅部的军事会议上，这五个孩子只是坐在旁边静静地听，连记录都不做，只是听。他们从不发言，就是在会下也很少与人交流，渐渐地，统帅部的孩子们几乎忘记了他们的存在。有一次，华华问他们谁是组长，观察组中一位叫胡冰的陆军大校回答：

“报告首长，我们五个成员的权力是相等的，没有组长，必要的时候我将作为小组的联络员。”

这就使得他们的使命更神秘了。

这时，观察组的五位军官站成一个很奇怪的队形，他们面对面站成一圈，庄严地立正，仿佛中间有一面让他们升起的国旗。

“A类情况已出现，表决！”

胡冰说，五个孩子同时举起了一只手。

胡冰转向充当会议桌的几个弹药箱旁，从怀中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用双手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弹药箱的正中，说：“这是公元世纪最后一任国家主席留给现任国家领导集体的信。”

华华伸手拿起那封信，撕开封口，里面只有一页信纸，上面有手写的钢笔字，他读了起来。

孩子们：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们最可怕的预感已经变成了现实。

在公元世纪的最后日子里，我们只能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对未来进行推测，并根据这种推测尽可能做好我们最后能做的工作。

但那种预感不止一次地涌上我们的心头，孩子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完全不同于成人，孩子世界的运行轨迹可能完全越出我们的预测，那个世界可能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世界。对此，我们无法为你们做太多的事。

只能留给你们一件东西。

这是我们最不想留给孩子们的东西，在留下它的时候，我们感到像把一支打开保险的手枪放到了熟睡的婴儿枕边。

我们尽可能地谨慎，任命了特别观察组，它由五名最冷静的孩子组成，由他们根据情况的危急程度，决定是否把这件遗留物移交给你们，如果在十年后仍未移交，遗留物将自行销毁。

我们希望他们永远不必进行这种表决，但现在你们已经拆开了信。

这封信是在终聚地写的，这时我们的生命都已到了尽头，但头脑还清醒。信将由一名守候在终聚地的孩子信使交给观察组。本来以为，该说的话都说过了，但在写这封信时，千言万语又涌上了心头。

但你们已经拆开了信。

你们拆开了信，就意味着你们的世界已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想说的这些话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只说一句：

孩子们走好。

公元世纪最后一日于中国 1 号终聚地
(签字)

孩子领导者们的目光又都会聚到胡冰身上。他立正敬礼，说：“五人观察组现在进行移交：东风 101 洲际核导弹一枚，最大射程 25000 公里，带有一枚热核弹头，当量：400 万吨级。”

“核弹在哪儿？”吕刚盯着他问。

“我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胡冰说。这时观察组中的另一位大校把一台笔记本电脑放到会议桌上，打开。电脑已经启动，屏幕上显示着一幅世界地图，“这幅地图的各个位置可以放大精度，最大可放到十万分之一比例，只需用鼠标双击要打击的目标，电脑上的无线调制解调器就会发送信号，一个卫星链路将传送信号到目的地，导弹就会自动完成发射。”

孩子们一拥而上，都去抚摸那台电脑。他们中的许多人热泪盈眶，仿佛在握着大人们从冥冥间向他们伸来的温暖的手。

公元地雷

超新星爆发并没有使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发生巨变，比如这个中国西南深山中的小村子，生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错，没有大人了，但在公元世纪，平时村子里的大人也不多，他们都出远门去打工了。现在孩子们干的农活，也真不比那时多多少，他们每天的生活与那时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比起大人们在场的时候，他们现在对外部世界更是一无所知。

但在大人们去世前有一段时间，这里的生活似乎真的要发生巨变了。那时村子旁边修了一条公路，那路通到山里边，通到一个被铁丝网封起来的山谷里。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大卡车拉着满满的东西进去，空着出来。那些东西都用绿色的篷布盖着，或装在大箱子里，不知道是什么，但它们要堆起来，怕也有村后那座山那么高了，因为路上的那些大卡车像河一样昼夜流个不停，都是满着进去空着出来，有时还有那种顶上转着电扇的飞机飞进山谷，下面吊着个什么东西，飞出来时那东西就没了。就这样过了半年时间，这里又平静下来，有推土机把那条公路推掉了，村里的孩子们和已经病重的大人们对此都很不理解：公路不用就算了，干吗还要费这么大劲毁掉呢？很快，翻起的路面上又长满了草，看上去与周围的山地差不多了。把山谷封起来的铁丝网也被撤掉，村里的孩子们又可以到那里去砍柴和打猎了。他们去后发现，山谷里没什么变化，树林还是以前的树林，草地还是以前的草地。他们不知道，那上千名外来的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人这半年在这里都折腾了些什么，更不知道那河一样的车队运进来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那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过去，渐渐被忘却。

他们不可能想到，在山谷的下面，已埋下了一个沉睡的太阳。

历史学家们把它称为公元地雷，之所以这样称呼一枚洲际导弹，一是因为它处于世界上最深的发射井中，有一百五十米深，井口上部又覆盖着二十米厚的土层，所以即使在山谷里挖地很深也不可能发现这个巨大的秘密。在发射前，由一次定向爆破掀开土层，露出发射井的出口；二是因为它无人值守，只是等待着触发的信号，很像一颗埋在这个国土上的超级地雷，等待着触发者的来临。公元地雷有九十米高，如果

立在外面看上去像一座金属的孤峰。它在发射井中处于沉睡状态，只有一个时钟和一个接收单元在工作。接收单元每时每刻都在静静地聆听着，在它所锁定的频率上一定能听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嘈杂的声音，但它只是在等待一个长长的数串，这是个大质数。如果用世界上现有的最高速的计算机进行试算，到世界末日也对不上。而这个大质数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副本，存贮在五人观察组的那台笔记本电脑中。当计时器走到 315360000 秒，也就是它启动后的第十年时，公元地雷的寿命已尽，它将醒来，启动所有系统，飞出发射井，飞出大气层，在五千公里高的地球轨道上自毁。这时，即使在白天，也会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在空中闪亮十几秒钟。

但就在计时器启动后 23500817 秒时，接收单元收到了那个大质数，它便继续接收后面的信息，那是两个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的数字。接收单元中一个简单的程序对这个两个数字进行了检验，如果它们中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分别超出了 0—180 和 0—80 的范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接收单元将继续聆听下去。但这次，这两个数字虽然接近范围的边缘，但仍在范围之内，这就够了，它并不关心更多的事。这时黎明将至，西南的群山仍在沉睡中，山谷中笼罩着一层薄雾，公元地雷唤醒了它沉睡的力量。

温暖的电流在一瞬间流遍了那巨大的躯体。它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接收单元中把那对经纬坐标值提取出来，把它送入目标数据库，立刻变成了数据库那十万分之一的世界地图上的一个点。中心电脑在瞬间生成了飞行轨道参数，同时，它从目标数据库中得知，目标位于一片平原上，于是把弹头的起爆高度定在两千米。如果它有意识的话一定会感到奇怪，因为在它被装配完成后，曾经进行过无数次模拟发射，以检验系统的可靠性。在所有的大陆中，这个目标区所在的大陆是惟一没被试过的，但这不关它的事，一切仍按程序进行。在它的电子意识中，整个世界是极其简单的，有意义的只是那个遥远的南方大陆上的目标点，世界其余部分只是标明那一点的坐标，那一点在地球透明的球面坐标系的顶端闪亮，引诱着它去那里，去完成它那极其简单的使命。

公元地雷启动了燃料舱中的加热系统。像大多数洲际导弹一样，它是由液态燃料推进的，但为了燃料的长期保存，它使用一种固—液转换燃料，在平时，这种燃料呈一种胶状的固态，发射时需要进行加热以使其溶化成液态。

发射井上方的土层被定向爆破掀开，公元地雷看到了黎明的天空。

那个小村庄中几个睡得不深的孩子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爆炸声好像来自山谷方向，他们没有在意，以为那只是一声遥远的雷鸣。

接下来的声音使小村庄中那些已经醒来的孩子无法再睡下去，并不断地惊醒着村中更多的孩子。那是一种低沉的轰鸣，似乎来自大地深处一头正在醒来的巨兽，又像是远方滚滚而来的吞没整个世界的洪水，窗纸在这声音中微微颤动。这声音很快增强，并由低沉的吼叫转为高亢的巨响，整间瓦屋都颤抖起来。

孩子们纷纷跑出屋，他们正好看见一条巨大的火龙从山谷中缓缓升起，那火龙的烈焰让他们不敢正视，周围的群山都被笼罩在一层橘黄色的光辉中。孩子们看到火龙上升的速度在加快，越升越高，变成了一个光点，它发出的声音也变得隐隐约约。后来，那个光点向南方飞去，很快融入黎明的星空中。

反击

南极的早晨变得阴沉沉的，下起了大雪，但戴维的心情却很晴朗。昨天晚上基地举行的庆祝游戏胜利的酒会开到很晚，但戴维睡得很好，现在神清气爽地与小将军们和南极的高级官员共进早餐。戴维很重视早餐这个机会，因为这时孩子们的心情还好，还没有因为一天的劳累和挫折而变得脾气暴躁和神经质，所以这一天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早餐上谈定。

在充气大厅中，军乐队正在演奏，吃早餐的孩子们听着欢快的音乐，心情十分愉快。

戴维在席间说：“我预言，中国孩子今天就会声明退出游戏。”

七星将军斯科特切着一块牛排咧嘴一笑：“这没什么奇怪的，在昨天那样的打击下，他们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戴维冲斯科特举了举杯：“下一步把他们赶出南极就省事多了。”

斯科特说：“再下一步，是把俄罗斯孩子赶出游戏，然后赶出南极；接着轮到日本和欧盟……”

“对俄罗斯孩子要谨慎些，谁知道他们口袋中还有没有面包渣呢？”

大家都点点头，他们都明白“面包渣”这个词的含义。

“我们真的能肯定中国孩子没有面包渣吗？”沃恩叉起一条生磷虾问。

戴维冲沃恩挥着拳头说：“他们没有！我说过他们没有！他们的面包很小，不会留下什么渣的！告诉你，我们的冒险成功了！”

“你什么时候能够乐观起来？你到了哪里，哪里就笼罩在阴郁和沮丧的气氛中。”斯科特斜了沃恩一眼说。

“在死到临头之际，我会比你们谁都乐观的。”沃恩冷冷地说，一口把生磷虾吞了下去。

这时，一名上校军官拿着一个移动电话走来，伏在戴维的耳边说了声什么，然后把移动电话递给了他。

“哈哈，”戴维拿着电话兴奋地说，“中国孩子来电话了，我早就说过，他们一定会退出游戏的！”然后他举起话筒：“喂，华华吗？你好你好……”

戴维突然僵住了，孩子们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对，那特有的甜蜜笑容先是凝固了几秒钟，然后骤然消失。他放下话筒，四下看看找沃恩，他遇到危机时总是这样。看到国务卿后他说：

“他通知我们，说他们在继续玩核弹游戏，刚向我们的基地发射了一枚核导弹，弹头当量 400 万吨级，将在二十五分钟后击中目标。”

沃恩问：“他还说了什么？”

“没有，说完这句话就挂断了。”

所有的目光都会聚到沃恩身上，他轻轻地放下刀叉，平静地说：“这是真的。”

紧接着另一名军官跑了进来，神色紧张地报告，预警中心已经发现一个不明发射体向这里飞来。那个发射体从中国西南部起飞时预警系统已有所察觉，但经过层层证实后它已飞越了赤道。

饭桌旁所有的小将军和官员都站了起来，他们都瞪大双眼，脸色骤变，好像这豪华的饭厅中突然闯进一群持枪的杀手。

“怎么办呢？”戴维不知所措地问，“躲到刚建成的那些地下机库里能行吗？”

七星将军大叫起来：“地下机库？狗屁！一次 400 万吨级的核爆炸，将使这个地区变成一个上百米深的大坑，而我们现在就在坑的中心！”他抓住戴维，用后者常骂自己的话骂道：“你个白痴！蠢猪！你让我们陷到这儿了！你让我们死在这儿了！”

“直升机。”沃恩简单地说。这话提醒了大家，他们都向饭厅的大门拥去。“等等，”沃恩又说，大家立刻像钉子一样定在那里，“立刻通知所有飞机起飞，飞机上尽可能多地带走人员和关键设备，但不要说明原因，一定要保持镇静。”

“那除了飞机之外的其他部分呢？命令基地全面疏散吧！”戴维说。

沃恩轻轻摇摇头：“没必要，在这点儿时间里，任何车辆都不可能开出威力圈，这样反而会引起大混乱，使得最后谁也逃不掉。”

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拥出饭厅，只有沃恩仍坐在饭桌前，拿起餐巾擦了擦手，慢慢地起身向外走去，同时对乐队的孩子们摆摆手，示意没什么大事。

停机坪上，孩子们抢着登上三架黑鹰直升机，斯科特忙乱地爬进了机舱，当直升机的旋翼开始旋转时，他看看表，带着哭腔说：“只有十八分钟了，我们跑不了的！”然后转向戴维，“是你这个傻瓜把我们陷在这里的，我就是死了也饶不了你！”

“注意您的风度。”最后上来的沃恩看了看斯科特冷冷地说：

“我们跑不了的，呜呜……”七星将军哭出声来。

“死就那么可怕？”沃恩对他露出了难得一见的微笑，“要是愿意的话，将军，您还有十七分钟的时间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然后他转向旁边的一名军官，“告诉驾驶员，不要爬高，核弹可能在两千米左右的高度爆炸，顺风以最快的速度向外飞，如果我们能飞出三十公里左右，就在威力圈之外了。”

三架直升机倾斜旋翼，加速向内地方向飞去。戴维从舷窗中向下看，看到南极基地在下面展开，看上

去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沙盘模型，他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天空雾蒙蒙的，下面什么都看不见，三架直升机仿佛悬在空中一动不动。但戴维知道，它们可能已经飞出了基地范围。他看了看表，时间从他得到警报后已过去了十二分钟。

“也许中国孩子在吓唬我们？”他对坐在旁边的沃恩说。

沃恩摇摇头：“不，是真的。”

戴维又伏在舷窗上向外看，外面还是雾蒙蒙一片。

“戴维，世界游戏结束了。”沃恩又说，然后闭起双眼靠在舱壁上，再也不说话了。

后来得知，这三架直升机在核爆炸前飞行了约十分钟，飞出了四十五公里左右的距离，逃出了核爆炸的威力圈。

直升机上的人们首先看到，外面淹没于一片强光中，用一名当时并不知情的小驾驶员的话说：“我们仿佛飞行在霓虹灯的灯管里。”这强光持续了约十五秒钟后消失了，与此同时传来一声巨响，仿佛地球在脚下爆炸。紧接着，直升机上的人们竟然看到了蓝天，那片蓝天呈一个以爆心为圆心的圆形区域，在飞快向外扩大，这是核爆的冲击波驱散了云层。后来知道，爆心周围百公里半径内的云层都被驱散了。在这片蓝天的正中，是顶天立地的蘑菇云。蘑菇云最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两千米空中，是火球初步冷却后凝成的一团裹着烈焰的白色的大烟球，另一部分在地面，是冲击波激起的尘埃，像一个巨大的坡度平缓的金字塔。金字塔的塔尖向上伸出细细的一缕，最后把它与白色的大球连为一体。那个大球吸收了由金字塔传来的尘埃，色彩立刻变深了，其中的烈焰不时在球体的某一部分浮现。这时，下方的雾气已同云层一起被驱散，所以从直升机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地面的情景，那名飞行员回忆说：“大地突然模糊起来，仿佛变成了液态的，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洪水，向我们飞行的方向冲去，而那些小丘陵则像是这洪水中的小岛和礁石，我看到一条简易公路上的车辆像一个个火柴盒一样被翻滚着冲走……”

三架直升机像狂风中的树叶一样起伏不定，有时高度低得紧贴地面，机身被飞沙走石打得砰砰作响，有时又被甩上高空，但总算没有坠毁。当直升机终于在一片雪地上安全降落后，孩子们都跳出机舱，仰望着海岸方向天空中高大的蘑菇云，现在它已变成了深黑色，南极洲仍在地平线下的朝阳刚刚照到了蘑菇云的顶端，勾出了一条不断变幻的金色轮廓，它周围那一大圈湛蓝的晴空还在缓缓扩大……

暴风雪

“这才是真正的南极啊！”华华站在漫天的飞雪和刺骨的寒风中说。周围能见度很低，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这里虽是海岸，但根本无法分清哪儿是海哪儿是陆地。在南极的各国的小首脑们紧靠在一起站在风雪之中。

“你这话不准确，”眼镜说，他必须大声喊，才能使别人在呼啸的风声中听到他的声音，“超新星以前的南极很少下雪的，这其实是地球上最干旱的大陆。”

“是的，”沃恩接着说，他仍然穿得那么单薄，在寒风中很放松地站着，不像周围的孩子被冻得缩头缩脑地打着寒战，严寒对他好像不起作用。“前面气温的升高使南极上空充满水汽，现在气温骤降又把这些水汽变成了雪，这可能是南极洲在今后十万年里最大的一场雪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在这里会被冻僵的！”戴维上下牙打着战说，一边跺着脚。

于是小首脑们又回到了充气大厅。这间大厅与以前在美国基地的那间一模一样，但后者已在公元地雷的核火焰中被汽化了。各国首脑聚集到这里，本是要召开南极领土谈判大会的，但现在这个全世界期待已久的大会已无意义。

公元地雷的爆炸结束了南极战争游戏，各国孩子终于同意坐到谈判桌前讨论南极大陆的领土问题。在过去的战争游戏中各国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与预期的不同，没有哪个大国在游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各国对南极的争夺又回到了起点，这就使得即将开始的南极领土谈判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是在南极重燃战火，还是有什么别的途径，孩子们心中一片茫然，但全球气候的骤变解决了一切问题。

其实，气候变化的征兆在一个多月前就出现了。在北半球，孩子们发现已消失两年的秋天又回来了，先是有久违的凉意出现，随后几场秋雨带来了寒冷，地上又铺满了落叶。在分析了全球的气象数据后，各国的气象研究机构得出了一致结论：超新星爆发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是暂时的，现在全球气候又恢复到超新星爆发之前的状态。

海平面停止了上升，但其下降的速度比上升要慢得多。有许多小科学家预言，海平面可能永远也不会恢复到原来的高度，但不管怎样，世界大洪水已经结束了。

这时，南极的气温变化还不大，这里天气虽在变冷，大部分孩子都以为是刚刚过去的漫长的黑夜造成的，认为即将升起的太阳会驱散寒冷，南极大陆将出现第一个春天。他们哪里知道，在这个广阔的大陆上，白色的死神正在逼近。

在得出气候恢复的结论时，各国都开始从南极大陆撤出人员，后来证明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刚刚过去的战争游戏共夺去了五十万孩子的生命，其中一半阵亡于常规战争游戏，另一半葬身于核爆炸中。但如果各国在全球气候恢复之际没有及时从南极撤出，死亡人数可能要高出四到五倍。各国在南极大陆的基地，大多是以零下十摄氏度左右的普通冬季的标准建设的，根本无法抵御南极后来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南极的气温变化在开始的一个月十分缓慢，这使各国孩子有机会在这段时间内从南极大陆撤出了二百七十万人，这在成人时代也是一个惊人的速度。但由于后续的撤离装备的需要，同时各国也都想在南极多少留下一些力量，所以南极大陆共有二十多万孩子留了下来。这时南极洲气候骤变，在一个星期内气温下降近二十度，暴风雪席卷整个大陆，南极顿时变成了一个白色地狱。

留在南极大陆的各国孩子紧急撤离，但由于气候恶劣，飞机几乎停飞，所有的港口都在一个星期内封冻了，船进不来，尚未撤离的二十多万孩子滞留在海岸。各国的小元首们大多仍在南极大陆，为参加南极领土谈判聚在一起，现在自然成为撤离指挥中心。小元首们都想把本国孩子们集合起来，但来自世界各国的二十多万孩子已在海岸混在一起。面对眼前的危险局面，小首脑们束手无策。

在充气大厅中，戴维说：“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外面的情况，我们要赶快想出办法，不然这二十多万人都会冻死在海岸上！”

“实在不行，就返回内陆的基地吧。”格林说。

“不行。”眼镜反对道，“在前面的撤离中，各国基地的设施已拆的差不多了，燃料只剩下很少，这么多人在那里也维持不了多久的，而且往返需要大量的时间，这样会失去撤离的机会。”

“确实不能回去，就是基地的一切都完好，在这样的天气下，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也要冻死人的。”有人说。

华华说：“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海运上，空中航线就是畅通，运送这么多人在时间上也来不及，现在关键要解决冰封港口的问题。”

戴维问伊柳欣：“你们的破冰船现在走到哪儿了？”

伊柳欣回答：“还在大西洋中部，到这儿最快也要十天左右，别指望它们了。”

大西文雄提出建议：“能不能用重型轰炸机在冰上炸开一条航道？”

戴维和伊柳欣都摇摇头，斯科特说：“这样的天气轰炸机根本不能起飞。”

吕刚问：“B2和图22不是全天候轰炸机吗？”

“但飞行员不是全天候的啊。”斯科特说。

佳沃诺夫元帅点点头：“其实大人们所说的全天候也不一定包含这样可怕的天气，再说即使起飞，能见度这样差，投弹也不可能达到炸开一条航路的准确度，只是把冰面炸出一大片窟窿而已，船还是进不来。”

“用大口径舰炮和鱼雷怎么样？”皮埃尔试探着问。

小将军们都摇摇头，“同样是能见度的问题，就算用这类方法真能炸开一条航路，时间也来不及。”

“而且，”华华说，“这样会破坏冰面，使得现在惟一可行的办法也不可行了。”

“什么办法？”

“从冰上走过去。”

在几公里长的风雪海岸上，到处挤满了废弃的车辆和临时帐篷，这一切都落上了厚厚的一层雪，与后

面的雪原和前面的冰海融为一体。看到小元首们沿海岸走来，孩子们纷纷从帐篷和车中跑出来，很快在他们周围聚成了一片人海。各国孩子都对他们的小元首喊着什么，但他们的声音立刻被风声吞没了。有几个中国孩子围住了华华和眼镜，冲他们大声喊：

“班长、学习委员，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华华没有回答他们，而是登上了旁边的一辆被雪覆盖的坦克。他指指风雪迷漫的冰海，对下面的人群大声喊道：“孩子们，从冰上走过去，走到陆缘冰的尽头，有好多大船在那里等着我们呢！”他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风暴中传不了多远，就俯身对最近一个孩子说：“把这话向后传！”

华华的话在人海中传开来，不同国籍的孩子有的用翻译器传话，有的用手势比画，这个意思很明白，所以传到头也没有走样。

“班长你疯了吗？海上风那么大，冰那么滑，我们会像锯末一样被刮走的！”下面的一个孩子喊道。

眼镜对那个孩子说：“所有人手拉着手就刮不走了，向后传。”

很快，冰面上出现了一排排手拉手的孩子，每排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他们在暴风雪中向前走，渐渐远离海岸，远看像冰海上一条条顽强蠕动的细虫子。国家元首组成的那一排人是最先走上冰面的，华华的左面是戴维，右边是眼镜，再过去是伊柳欣。风吹着浓密的雪尘从脚下滚滚而过，孩子们仿佛行走在湍急的白色洪水之中。

“这段历史就这么结束了。”戴维把翻译器的音量开到最大对华华说。

华华回答：“是的，我们的大人有句俗话：没有过不去的事。不管事情多么艰难，时间总是在向前流动的。”

“很有道理，但以后的事情会更艰难：南极在孩子们心中激起的热情变成了失望，美国社会可能会重新陷入暴力游戏之中。”

“中国孩子也会回到无所事事的昏睡之中，中断了的糖城时代又会继续……唉，真难啊。”

“但这一切可能都与我无关了。”

“听说你们国会正在弹劾你？”

“哼，那群狗娘养的！”

“不过你可能比我幸运，国家元首可真不是人干的活儿。”

“是啊，谁也想不到历史这张薄纸能叠到那么厚。”

华华对戴维最后这句话不太理解，后者也没有解释。海上的强风和严寒使他们说不出话来，能做的只是用尽全力向前走，并不时把两边滑倒的同伴拉起来。

在距华华他们一百多米远的另一队孩子中，卫明少尉也在暴风雪中艰难地跋涉着。突然他在风中隐约听到了一声猫叫，以为是幻觉，但又听到一声，四下看看，发现他们刚越过一个放在冰面上的担架，担架上已经盖满了雪，不注意会以为是一个小雪堆，猫叫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卫明离开队列，一滑一滑地来到担架前。那只猫刚从担架上跑下来，在雪尘中发抖，卫明把它抱起来，认出了它就是西瓜。他掀开担架上的军毯，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人果然是摩根中尉，他显然伤得不轻，脸上满是白胡子似的冰碴，双眼却因高烧而闪闪发光。他好像没有认出卫明，说了句什么，声音在风中如游丝一般微弱。由于没有翻译器，卫明也听不懂他说了什么。卫明把怀中的猫塞进军毯里，再把毯子给伤员盖好，然后到前面拉起担架向前走。他走得很慢，后面的一队孩子很快追上了他们，从队列中跑出几个孩子，一起推着拉着这个担架向前走。

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周围只有纷飞的雪尘，白茫茫一片。他们虽在费力地迈步，感觉中却像是被冻结在冰海上。就在孩子们要被冻僵时，前方出现了船队黑乎乎的影子。对方通过无线电告诉他们不要向前走了，他们已走到了陆缘冰的边缘，前面是一片没冻实的虚冰，踏上去会陷下去的，船队将派登陆艇和气垫船来接他们。通过电台和步话机了解到，有上千名孩子跌入了冰海中的裂缝，但大部分孩子都到达了冰缘。

远方船队中一些较小的黑影在雪尘中渐渐清晰起来，那是几十艘登陆艇，它们冲开浮冰，最后靠上坚实的冰面，打开前面方形的大口，冰上的孩子们便蜂拥而入。

卫明和那几个孩子把担架抬到一艘登陆艇上，由于这是专运伤员的船，那几个孩子转身出去了，卫明

一直不知道他们都来自哪些国家。在舱内昏黄的灯光中，卫明看到担架上的摩根直勾勾地盯着他，显然仍然没认出他来。卫明抱起西瓜，对摩根说：“你不能照看它了，我带它去中国吧。”他又放下小猫，让它舔舔前主人的脸，“中尉，放心，你我经历了这么多场魔鬼游戏都死不了，以后也能活下去，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再见。”说完他把西瓜放进背包里下了船。

华华正在和几名不同国籍的将军组织孩子们上船，让暂时上不了船的孩子不要都挤上前来，以防人过多使冰缘塌陷。后面的冰面上，等待上船的各国孩子都挤成一个个堆避寒。华华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卫明，两个小学同学立刻拥抱在一起。

“你也来南极了？！”华华惊喜地问。

“我是一年前随 B 集团军的先头部队来的。其实我好几次远远地看到过你和眼镜，就是不好意思去打扰你们。”

“咱们班上，好像王然和金云辉也参军了。”

“是的，他们也都来南极了。”卫明说着，眼神暗淡下来。

“他们现在在哪儿？”

“王然在一个月前就随第一批伤员撤走了，也不知现在回国了没有，他在坦克游戏中受了重伤，命倒是保住了，可脊椎骨断裂，这辈子怕是站不起来了。”

“哦……那金云辉呢？他好像是歼击机飞行员？”

“是的，在空一师飞歼 10，他的结局痛快多了：在一次歼击机游戏中同一架苏 30 相撞，同飞机一起被炸成碎片了，他由此被迫认了一枚星云勋章，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不小心撞上敌机的。”

为了掩盖自己的悲伤，华华继续问：“班上其他同学呢？”

“超元头几个月我们还有联系，在糖城时代开始后，他们同别的孩子一样，大部分离开了大人们分配的岗位，也不知都飘落何方了。”

“郑老师好像还留下一个孩子？”

“是的，开始由冯静和姚萍萍照顾他，晓梦还派人去找过那个孩子。但郑老师最后吩咐过，坚决不许借你们的关系给那孩子特殊照顾，所以冯静她们也就没有让那人找到孩子。糖城时代开始时，那孩子在保育院得了一种传染病，高烧不退，后来小命保住了，但耳朵给烧聋了。糖城时代后期，那个保育院解散了，我最后一次见到冯静，她说那孩子已转到别的保育院，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华华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一种深深的忧伤淹没了他，使他那在严酷的权力之巅已变得有些麻木的心又变软融化了。

“华华，”卫明说，“还记得咱们班的毕业晚会吗？”

华华点点头：“那怎么会忘呢？”

“当时眼镜说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他还用混沌理论来证明他的话。”

“是的，他还说起测不准原理……”

“可当时谁能想象，咱们会在这样的地方见面呢？”

华华已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泪滴在脸上很快被寒风吹冷，然后结成了冰。他抬头看着同学，卫明的眉毛上结了冰，变成了白色，脸上皮肤又黑又粗糙，布满了伤痕和冻疮，还有生活和战争留下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刻痕，这张孩子的脸已饱经风霜了。

“卫明，我们都长大了。”华华说。

“是的，但你要比我们长得更快才行。”

“我很难，眼镜和晓梦也都很难……”

“别说出来，你们绝不能让全国的孩子们知道这个。”

“跟你说说还不行吗？”

“华华，我帮不了你们，代我向眼镜和晓梦问好吧，你们是咱们班的骄傲，绝对的骄傲！”

“卫明，保重。”华华握着同学的手深情地说。

“保重。”卫明紧握了一下华华的手，转身消失在风雪中。

戴维登上了停泊在近海的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这艘公元世纪九十年代下水的巨舰在暴风雪中像一个黑色的金属岛屿。在风雪迷漫的甲板跑道上，戴维听到舷边响起了一阵枪声，便问前来迎接他的舰长怎么回事。

“许多别国的孩子也想登船，陆战队在制止他们。”

“混蛋！”戴维大怒，“让所有能上的孩子们都上舰，不要管是哪个国家的！”

“可……总统先生，这不行吧？”

“这是命令！去让那些陆战队员滚开！”

“总统先生，我要对斯坦尼斯号的安全负责！”

戴维一巴掌把舰长的帽子打掉了，“你就不为冰海上那些孩子们的生命负责吗？你这个罪犯！”

“对不起总统先生，作为斯坦尼斯号的舰长我不能执行您的命令。”

“我是美国军队的总司令，至少现在还是！如果愿意，我可以立刻叫人把你扔到海里去，就像那你顶帽子一样，不信咱们试试？！”

舰长犹豫了一下，对旁边的一名海军陆战队上校说：“把你们的人撤走，谁愿意上就让他们上来吧。”

各国的孩子们从舷梯不断地拥上甲板，甲板上的风更猛，他们只好在一架架战斗机后面躲避寒风，其中许多人在冰缘上登陆艇时掉进海里打湿了全身，现在衣服上已结了一层发亮的冰甲。

“让他们到舱里，在甲板上这些孩子不久就会被冻死的！”戴维对舰长喊。

“不行啊，总统先生，先上来的美国孩子已经把所有的舱房都挤满了！”

“机库呢？机库的地方很大的，能呆几千人，也满了吗？！”

“机库里装满了飞机啊！”

“把它们都提升到甲板上来！”

“不行啊！甲板上有许多大陆上飞来的歼击机，它们因天气恶劣在这里紧急迫降，您看看，升降机的出口都堵死了！”

“把它们推到海里去！”

于是，一架又一架价值千万的歼击机，被从斯坦尼斯号的舷边推进了大海。宽阔的甲板跑道很快又被由巨大的升降机从机库中提升上来的飞机占满，甲板上的各国孩子纷纷进入宽敞的机库，得到了一个温暖的栖身之地，机库中很快挤进了几千人。孩子们在暖和过来之后，纷纷惊叹这艘航母的巨大。这之前，已有上百名浑身湿透的各国孩子冻死在甲板上的暴风雪中。

这最后的大撤离持续了三天，这支由一千五百多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载着从南极大陆最后撤出的二十多万孩子，分成两支，向阿根廷和新西兰驶去。在撤离过程中，有三万多个孩子死于严寒，他们是超新星战争中在南极大陆上死去的最后一批人。

昔日布满船舶的阿蒙森海变得空旷了，雪也停了。虽然风仍很大，严寒的海天之间变得清澈起来。天开始放晴，地平线上的云裂开一道缝，南极初升的太阳把一片金辉洒在大陆上。那些曾经暴露在天空下的岩石和土壤再次被厚厚的白雪覆盖，这块大陆又恢复了它的无际的雪白，南极洲再次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也许，在遥远的未来，会有许多人重新登上这块严寒的大陆，寻找那厚厚的白雪掩盖着的五十多万孩子的尸体、无数的坦克残骸、和两个直径达十多公里的核爆炸留下的大坑。在这个大陆短暂的春天中，来自世界各国的三百万孩子曾在火焰和爆炸中相互搏杀，发泄着他们对生活的渴望。但现在，史诗般惨烈的超新星战争，仿佛只是刚刚过去的漫漫长夜中的一场噩梦，只是绚丽的南极光下的幻影；朝阳下的大陆只有一片死寂的雪白，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家

与乘飞机早早回国的戴维不同，华华和眼镜仍同中国船队一起颠簸在海上。

刮了两天的风终于停了，但浪仍未减，夜空阴云密布，深夜中的洋面上只能看见一条条滚动的白浪。

这是中国孩子从南极撤出的最后一支船队，有一百多艘军舰和运输船。船队从阿根廷启

航已有二十二天了，在航程将尽时遭遇到一场大风暴。昨天风最大时，走在后面的两艘吨位较小的运输船被巨浪吞没了，另一艘两万吨级的货轮想去救援，船长轻率地命令转舵，使船体横对浪峰，船在几道巨浪的打击下很快倾覆。从另一艘军舰上起飞的两架直升机也无声无息地掉进大洋，船队指挥部只好放弃救援的努力，四千多个孩子葬身于漆黑的太平洋中。剩下的三十八艘船继续在大风浪中进行着艰难的航行。在这之前，孩子们早已领略了航程的严酷：先是受恶劣的舱内条件和晕船的折磨，然后是食品短缺，每天每人的定量只够一顿吃饱，蔬菜更是没有，维生素药片也数量有限。有一半的孩子患了夜盲症，败血病患者也越来越多，回家的渴望支撑着每一个人。

浪终于开始减小，为在风浪中采取最安全的迎浪行驶方式，船队已偏离航线行驶了两天，现在整个船队正在试着艰难地转向，雷鸣似的浪击声从船头移向左舷，船体的左右摇摆加剧了。

这时，大洋上空乌云散去，玫瑰星云把光芒洒向洋面，洋浪接住了光芒并把它撕碎，太平洋仿佛变成一片壮观的蓝色火海！孩子们纷纷跑上甲板，晕船和饥饿使他们步履艰难，他们梦游般地涌向船边，长时间地凝视着玫瑰星云下的茫茫海天，直到东方现出第一缕曙光。

“海岸！”有人大喊了一声。

船队中几艘驱逐舰上的舰炮对空鸣响起来，别的船上也升起了一串串照明弹和焰火，炮声浪声风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混为一体，在天空和海洋之间轰响着。

海天连线处，祖国的海岸已在曙光和玫瑰星云的光芒中隐现。

第十一章 创世纪

新总统

戴维惊惶失措地闯进椭圆形总统办公室。他长出一口气，用手抓挠着脸上的冻疮，那是从南极归来的大多数孩子都带有的标志。他看到小姑娘贝纳正坐在总统的高背椅上，悠闲自在地修着指甲。看到戴维进来，她翻翻白眼儿说：

“赫尔曼·戴维先生，您已经被国会弹劾，无权再到这间办公室里来，事实上您连白宫都无权进来。”

戴维抹抹额头说：“我是想走的，可大门外那帮小暴徒想要我的命！”

“这是您应得的，是您把事情搞糟了，您是美国历史上把事情搞得最糟的总统。”

“我……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说话？！你，你怎么坐到我的椅子上了？我走了你就可以这么不懂礼貌？！”

贝纳两眼看着天花板说：“事实上您现在需对我有礼貌。”

戴维正要发作，沃恩走了进来，对戴维说：“您可能还不知道，弗朗西丝·贝纳已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超新星纪元的第二任总统。”

“什么？！”戴维看看那个在总统宝座上修指甲的金发小女孩儿，又看看沃恩，哈哈大笑起来：“别开玩笑，这个小白痴，她连数都数不清呢！嘻嘻嘻……”

贝纳猛一拍桌子，但把小手拍疼了，放在嘴边哈着气，用另一只手指着戴维厉声说：“住嘴，否则您将被控告诽谤总统！”

“你们要对合众国负责！”戴维指着沃恩说。

“这是全体美国孩子的选择，新总统是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

“呸！”戴维朝贝纳啐了一口，“我们在南极洲出生入死，你却在国内的媒体上卖弄风骚！”

“诽谤总统！”贝纳又朝戴维瞪圆了小眼睛喊道，然后得意地一笑：“我很像秀兰·邓波儿，所以大家选我。这点我比你强，你虽然帅，可哪个明星都不像。”

“呸！要不是最近电视里成天放那些破黑白片，现在谁知道邓波儿？！”

“这是我们的竞选策略。”贝纳又甜甜地一笑。

“民主党人真是瞎了眼！”

沃恩说：“其实也可以理解，世界战争游戏之后，国民需要一个温和些的人物来代表他们的意志。”

戴维轻蔑地撇撇嘴：“这个芭比娃娃能代表美国意志？现在，对南极的失落感笼罩了全国，美国国内再次陷入暴力游戏之中。事实上，现在合众国所面临的险境，比南北战争时期要可怕得多，这个国家随时都可能崩溃，在这种时刻，美国孩子却把国家交给芭比娃娃……”

沃恩指着总统办公桌上的两个按钮，打断戴维说：

“外面很多的人都对这两个按钮感兴趣，媒体也有过种种猜测。他们认为，这两个按钮关系着国家命运。总统按下其中的一个，就会立刻接通与所有北约国家的联系；按下另一个，战争警报就会在全国响起，轰炸机离开地面，核弹飞出发射井……诸如此类。”

事实上，那两个按钮的用途一个是要咖啡，另一个是叫勤杂工来打扫房间。戴维无言以对。

贝纳已经修完了指甲，接下来对着小镜子用一把小钳子修睫毛，同时对沃恩说：“戴维确实一直在高估自己，感觉自己像神一样主宰着世界。我可没那么蠢，我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外人对这两个按钮那种误解，我知道自己不聪明，但总比像戴维那样向反方向聪明强。”

沃恩点点头：“在这点上您很聪明。”

“我骑在历史这匹马儿上，不拉缰绳，随它走到哪儿，而不是像戴维那样扯着缰绳硬把它向悬崖上赶。”

沃恩又点点头：“这很明智。”

贝纳放下小镜子看了一眼沃恩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可以去创造历史，但你得把大部分功劳归到我身上。”

沃恩说：“这没问题，我对在历史上留名不感兴趣。”

贝纳俏皮地一笑：“我看到了这一点，要不你早就当总统了。但你在创造历史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以便让我在国会和记者面前有说的。”

“这好办。”沃恩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戴维愣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点头：“是的，我明白，沃恩先生把我们都当成实现他的思想的工具，国家和世界是他的舞台，任何人都是供他在舞台上任意操纵的木偶，对，他就是这么想的……”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那是一支大鼻子形状的斯诺克短管左轮手枪，他用枪指着沃恩说：“你这人太阴险太可怕，我要在你脑袋上开天窗！我早就讨厌你那脑袋了！”

贝纳惊叫一声，要去按警铃，但沃恩轻轻挥手制止了她。“您不会开枪的，那样您就走不出这幢您并不喜欢的旧大楼了。您是个典型的美国人，干什么都以投入大于产出为铁的原则，这是您本质的弱点。”

戴维收起了枪，说：“投入当然要大于产出！”

“但创造历史不能这样。”

“我以后不创造历史了，我烦了！”戴维说，然后跳到门边，最后看了一眼这凝聚了他无数梦想的椭圆形办公室，顾自逃走了。

戴维从白宫的后门出去，手里拿着一个摩托头盔。他找到了一辆他以前放在那里的林肯牌轿车，打开车门钻进去，戴上头盔，又从车内找到一个墨镜戴上，然后发动汽车开了出去。在白宫外面，那上百名要找他算账的孩子仍聚在那里，但他们对这辆车没有太注意，任它开去。戴维在穿过人群时扫了一眼车外，看到了一条孩子们打出的横幅：

“不要戴维要贝纳，世界游戏换个玩儿法！”

戴维开着车在首都无目的地乱转。华盛顿特区现在只剩很少的人口，这里的孩子大多跑到工业集中的大城市去谋生了。事实上，除了政府机构外这里几乎成了一座空城。现在是上午九点多，但城市丝毫没有苏醒的迹象，四周仍像深夜一样寂静。戴维现在更加深了对这座城市的感觉：一座陵墓。他怀念起喧闹的纽约，他是从那里来的，还要到那里去。

戴维觉得这辆林肯车很扎眼，这种高级玩艺儿已不再适合自己了。他在波托马克河边的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停下，下车从后箱中取出沃恩送给他的那挺米尼米轻机枪。他看了看枪上那个半透明塑胶弹匣，里面还有少半匣子弹，他把枪端平，对准几米外的林肯车，哒哒哒打了一个连射，枪口喷出三束火焰，后坐力使他一个屁股墩儿坐在地上。他坐在那儿直勾勾地盯着那辆汽车，看到什么也没发生，就拄着枪站起来，

转动枪管尾部的火力调节阀把射速调到最高，再晃晃悠悠地把枪端平，又对着汽车射击。急促的枪声在河上空回荡，他也再次跌坐在地上，汽车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他又站起来，牛仔裤的小屁股上沾了圆圆的两圈土，他再次扫射汽车，打光了弹匣，林肯牌轰地一声腾起一团裹着火焰的黑烟燃烧起来。戴维兴奋地高呼：“呜呼噜——”扛着那挺机枪一蹦一跳地跑了。

在白宫办公室里，贝纳已经修完了指甲，接下来对着小镜子用一把小钳子修睫毛，沃恩指着桌子上的两个按钮说：外面很多的人都对这两个按钮感兴趣，媒体也有过种种猜测，他们认为，这两个按钮关系着国家命运。总统按下其中的一个，就会立刻接通与所有北约国家的联系；按下另一个，战争警报就会在全国响起，轰炸机离开地面，核弹飞出发射井……诸如此类。

事实上，那两个按钮的用途一个是要咖啡，另一个是叫勤杂工来打扫房间。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贝纳发现沃恩有时也愿意和她说话，甚至很健谈，但谈的都是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小事，真正的重大问题他都是精练地一语带过。

贝纳对沃恩说：我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对外人对这两个按钮那种误解，我知道自己不聪明，但总比像戴维那样向反方向聪明强。

沃恩点点头：在这点上您很聪明。

我骑在历史这匹马儿上，不拉缰绳，任它得得地走，随它走到哪儿，而不是像戴维那样扯着缰绳硬把它向悬崖上赶。

沃恩又点点头：这很明智。

贝纳放下小镜子看了一眼沃恩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你可以去创造历史，但你得把大部分功劳归到我身上。

沃恩说：这没问题，我对在历史上留名不感兴趣。

贝纳俏皮地一笑：我看到了这一点，要不你早就当总统了。但你在创造历史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我些什么，以便让我在国会和记者面前有说的。

我现在就告诉您。

我听着。贝纳又一笑，放下小钳子和小镜子，开始涂指甲油。

世界将进入野蛮争霸时代，所有的领土和资源都将重新分配。大人时代的世界模式已不复存在，孩子世界将在一个全新的理念上运行，新世界的运行模式现在还无人能看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要想在新世界取得公元世纪那样的地位，或仅仅生存下去，就必须唤醒它沉睡的力量！

对，力与我们同在！贝纳一挥小拳头说。

那么总统阁下，您明白美国的力在哪里吗？

难道不是在那些航空母舰和宇宙飞船里？

不沃恩意味深长地摇摇头，您说的那些都是身外之物，我们的力是在更早些的西部大开发时代形成的。

是啊是啊，那些西部牛仔好帅的啊！

那些人的生活远不象电影上的那么浪漫，在蛮荒的西部，他们随时都处在饥饿和瘟疫的威胁之中，野火、狼群和印第安人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凭着一匹马和一支左轮枪，他们大笑着走进严酷的西部世界，创造着美国的奇迹和美国的史诗，开发新世界的欲望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这些西部骑士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精神是美国的灵魂，我们的力就源于此。但是现在，那些西部骑士都到哪儿去了？超新星爆发前，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躲在摩天大楼厚厚的硬壳中，认为整个世界已都在他们的衣袋里了，自从买下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后就不再想去开拓新的疆界，不想去进行任何新的征服，因而变得迟钝而懒惰，肚子上和脖子上的脂肪越来越厚。在麻木的同时，他们又令人不可忍受地脆弱和多愁善感，战争中的一点点伤亡就会令他们颤抖不已，在白宫前面失尽风度地大哭大闹。后来的新一代认为世界不过是一张擦屁股纸，他们在同性恋、吸毒和霹雳舞中排泄自己多余的热量，嘻皮士和朋克成了美国的象征。新纪元到来后，孩子们都迷失了方向，只能在街头的暴力游戏中麻醉自己。

贝纳若有所思地问：可究竟如何唤醒美国的力呢？

需要一个新游戏。

什么游戏？

沃恩说了一句贝纳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的话：我不知道。

女孩儿总统大吃一惊：不，不！你知道的，你什么都知道！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会想出来的，但需要时间。现在我能肯定的只有一点：这将是，也只能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富有想象力和最冒险的游戏，希望您听到后不要过分吃惊。

不会的，求求你，快些想出来吧！

让我一个人在这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包括您自己。沃恩摆了一下手说。

女孩儿总统悄声退了出去。

贝纳来到白宫的地下室，那里是白宫安全警卫机构的中心控制室，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监视屏幕，其中有一面可以观察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历任总统谁都不喜欢在办公室中被人监视，这套系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得到总统本人的允许才能使用。那是一套很旧的东西，已经有好几年没开过了，在地下室值班的几个小特工折腾了半天，才使屏幕上显出影象来。贝纳看到沃恩站在办公室墙上的世界地图前，一动不动地沉思着。在几个孩子好奇的目光中，贝纳总统在狭窄的地下室中来回踱着步，有时又突然停下，直勾勾地望着屏幕，就象在圣诞之夜望着一个迟迟不肯打开礼品袋的圣诞老人一样。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一直到了下午，沃恩还是象塑像一样站在那里。贝纳失去了耐心，对值班的孩子们交待了一下，命令他们沃恩一有什么动静就立刻告诉她。

他是危险分子吗？一个屁股后面挂着一支大号左轮的小特工好奇地问。

对美国来说不是。贝纳说。

由于昨天忙于总统就职的各项事务而一夜没睡，贝纳的睡意一下子涌了上来，她整整睡了一下午，醒来时，天已黑了。她急忙拿起电话问沃恩的事，地下室中值班的孩子告诉他，沃恩在地图前整整站了一天，一动不动，这期间他只自言自语了一句话：上帝啊，给我维格纳的灵感吧！

戴维急忙把几个小顾问招集来研究这句话。小顾问告诉他，维格纳是本世纪初的一位地理学家，德国人。有一次他生病在床，百无聊赖地盯着墙上的世界地图看，突然发现地球上几块大陆的边缘的曲线是互相吻合的，这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远古时代的地球表面可能只有一个大陆，后来这个大陆在未知的力量作用下分裂开来，各部分在地球表面向不同的方向漂移，才形成了现在的世界，维格纳由此创立了地球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大陆漂移学说。贝纳这才知道，沃恩的这句话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只是苦于得不到那样的灵感来创立国际政治上的大陆漂移说而已。贝纳把小顾问们打发走，又躺在沙发上睡了。

贝纳再次醒来时一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多，她抓起电话拨通地下室，得知椭圆形办公室中的那个怪孩子仍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怀疑他是不是就那么死了。一个值班特工说。贝纳让他把图像转到她的房间里来，他看到一束幽蓝的玫瑰星云的光射进办公室的窗子，正好照在沃恩身上，在那朦朦胧胧的地图和国旗前，他好像一个幽灵。贝纳叹息了一下，关上监视器又睡了。

小总统一直睡到了天色微亮，电话铃吵醒了她。

贝纳总统，办公室里的那个人要见你！

贝纳穿着睡衣跑了出去，猛地撞开椭圆形办公室的门，迎面遇上沃恩吓人的目光。

我们有了新游戏，总统。沃恩阴沉沉地说。

有了？！有了！告诉我！！

沃恩把双手伸向贝纳，两支手上各捏着一大片形状不规则的纸，贝纳发疯似地把纸抢过来，看了一眼后又迷惑不解地抬起头。沃恩给他的是两块地图碎片，那是他从墙上的世界地图上撕下来的，一块是美国，一块是中国。

访问

一支小小的车队向首都机场驶去，华华坐在第一辆车里，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名戴眼镜的小翻译。外交部长在第二辆车里，第三辆车中坐着美国驻华大使乔治·弗雷德曼，这个十一岁男孩儿是原使馆武官的儿子。车队最后的大客车中，坐着一支军乐队，车里那几个男孩儿吱吱哇哇地试着自己的管乐器，声音传出好远，乐队队长的怀里，抱着叠起来的中美两国国旗。

前天晚上，信息大厦中的中国孩子收到了美国总统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十分简单：

我十分十分想访问贵国，立刻就去，可以吗？

致敬意。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弗朗西丝·贝纳

车队到达机场时，一个银光闪闪的白点已在上空盘旋。导航塔台上守卫机场的孩子发出了着允许着陆的信号，那个白点很快增大，十分钟后，空军一号降落了。小飞行员的技术有限，那个钢铁庞然大物着地后又弹了起来，反复好几次，然后沿着危险的S形路线滑行着，一直冲跑道的尽头才停了下来。

机门开了，从里面探出几个小脑袋，着急地看着从几百米远处驶来的舷梯车。舷梯支好后，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儿最先走出口，华华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她，知道她就是新任总统，紧跟在总统后面的是几个华华没见过的高级官员。大家都急急忙忙往下挤，贝纳本来很有风度地向下走着，但后面挤着下来的人推了她一下，使她差点摔倒，她站住扭头挥着手警告性地冲他们喊了几句什么，那些人才慢了下来。

小总统继续很有风度地向下走，极力想象着在她身后被她带动的历史。当贝纳走完舷梯的三分之二时，有一帮挂着照像机的小记者从机门中钻了出来，飞快地从舷梯上向下跑着，很快超过了前面的人，跑得最快的一个先于贝纳跳到地上，蹲下来把照像机镜头对准她，小总统大怒，三两步跳到地上，一把揪住那个小记者的领子，恼怒地大喊着。小翻译告诉华华，总统的意思是应该让她最先下来，她理应是超元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美总统，却让那个小记者抢了先。那小记者争辩说他是先下来给总统照像的，但小总统说他混蛋，在飞机上就说过多少遍了不准别人在她前面，这已经够照顾他们的了，人家尼克松访华时是自个儿走下舷梯的，直到尼克松下到地上同周恩来握手，其他的人还在飞机上关着呢！那个小记者是美联社在白宫的地头蛇，也被弄火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四年后你就拜拜了可我们照样还在白宫。小总统说滚你的蛋吧，四年后我还在，八年后也在，永远在！

这时舷梯上和飞机里的孩子们也都走了下来，加入了那乱哄哄的争吵中，吵着吵着又有人动起手来。但小总统这时却从那乱糟糟的一群中钻了出来，大步向迎接他的中国孩子走来。

非常高兴在人类历史重新开始之际见到您，哇，您的脸上也有这么多冻疮，这是最光荣的勋章！知道吗，在美国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美容院，专门用干冰给孩子们在脸上制造冻疮，生意都很好的！贝纳通过小翻译向华华说。

我宁愿没有这个勋章，痒得难受，听说每年冬天还会犯……我真的不愿意每年冬天都被迫回忆起在南极的日子，刚刚结束的世界游戏给我们两国都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和损失。华华说。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带来了新游戏！贝纳笑容可掬地说，然后向远处望望，长城在哪儿？，又四下望望，大熊猫在哪儿？她显然以为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抬眼就能看到长城，同时还能象在美国到处看到小狗那样看到大熊猫。

贝纳突然想起了什么，四周看了一下问道：沃恩呢？

几个美国孩子向飞机上大喊了一阵，切斯特·沃恩才在舱门出现，慢慢地走了下来，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他一直在看书，连飞机降落都不知道。贝纳对华华说，同沃恩握手时，华华瞥了一眼他手里的那本书，居然是《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中的一册，是汉字的线装本。

沃恩象在梦幻中似地半闭着双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是我梦中的那种空气。他说。

什么？贝纳不解地看着他。

古老的空气。沃恩用几乎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说，然后不引人注目地站在最边上，冷眼看着这一切。

接着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中美国旗在两根高高的旗杆上升了起来，小乐队奏起了两国国歌，华华陪同小总统检阅了仪仗队，并致了简短的欢迎词。轮到贝纳讲话时，她滔滔不绝起来，弄得大家很不耐烦，尤其是美国孩子，在总统讲话时他们不时大喊：喂，快点儿，我们饿了！……这是创世纪的时刻，上帝保

佑孩子们！贝纳最后说。新世界游戏

孩子们小心翼翼地走进这个庄重而神秘的大厅，他们看到深红色的地毯上，雪白的沙发围成一个大大的半圆，还有后面那华贵典雅的丝织屏风，一人多高的金碧辉煌的大景泰蓝瓶……这一切都一尘不染，宁静的空气中仿佛游动着历史的幻影。啊，中国的白宫？！贝纳小声地问，她后面跟着两个美国孩子，抬着一个很令中国孩子好奇的长纸卷，那纸卷足有两米多长，他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到地毯上。

是的，小梦说，过去大人们都是在这里接见外国元首的。跟你说吧，我们也是第一次进来。

第一次？以前为什么不来呢，要知道你们已经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了，这里当然是你们的地方了。

我们工作的地方在信息大厦，这样的地方我总是不敢来，一走进这里，我总觉得有许多双大人的眼睛在什么地方看着们，那些眼睛对我说：孩子，你在干傻事儿！

第一次走进白宫时我也有这种感觉，以后慢慢会好的。我可不喜欢大人们在什么地方看着我们，尤其是你们的大人们。不过带我们来这里我还是万分感谢，我们这一次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谈，是应该在这样了不起的地方进行的，以便我们在被载入史册后不至于感到尴尬。

孩子们在沙发上坐下来，他们的脚都离开地面有一截。在场的中国孩子有华华和小梦，还有五位小部长；美国孩子只有总统戴维（整理者注：在1991年版中，总统仍为戴维。）

，国务卿沃恩和一个小翻译。会谈开始时，戴维说：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一本人人都读的书，叫《圣经》，你们看过这本书吗？”

中国孩子都摇摇头。小梦说：“我只知道那是一本很旧的书，厚得吓人。”

“是的是的，我想给大家讲的是《圣经》开头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挪亚方舟’……”

“啊，这故事我倒是知道的，”华华打断戴维说，“世界上就要来一场大洪水了，”

戴维连连点头：“对的对的！”

“有个叫挪亚的人造了一只大木船……”

“用丝柏木做船架，涂上树脂，盖上芦苇。”戴维又迫不及待地补充了一句，这句话很令中美双方的两个小翻译头疼，他们互相嘀咕了半天，才把这句话翻出来：

“总统说那船是用一种叫塞浦路斯的东西做的，外面涂着足球场，球场上长满了一种叫瑞德的东西。”（丝柏木，cypress，音为塞浦路斯；树脂，pitch，又有球场的意思；芦苇，reed，音为瑞德，这三个单词小翻译两个不认识，一个搞错了。）

这莫名其妙的古怪译句又给这个故事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华华继续讲下去：“船造好后，挪亚和他的妻子坐进去，又让他的儿女们坐进去，最后又把大地上的各种动物，每种都带上公的母的一对儿。很快大洪水来了，大地上的所有人和动物全都淹死了，只有那条木船上的人和动物活了下来。”

“我也想起来了，”小梦接着说，“四十天以后，挪亚打开了船上的天窗，放出一只鸽子去，那鸽子看到大地上到处都是水，就又飞回来了。过了七天，挪亚又把鸽子放出去，这次鸽子又飞回来了，嘴里衔着一片橄榄叶。挪亚就知道地面上的水退了很多。又过了七天，他又把鸽子放出去，这次鸽子再也没回来。挪亚向船外一看，看到大地上的水全干了，于是他和妻子儿女们走出木船，那些动物们也都跑出来飞出来，世界上的一切就又重新开始了。”

“这故事太像我们现在了，我们不是刚从木船里爬出来吗？”华华说。

“我也是这么想，”戴维说，“和您不同的是，我认为咱们还没从方舟里爬出来呢！大洪水过后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世界应该同洪水前完全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呢？看看这个世界，再看看我们的生活，除了没有大人之外，一切都同过去大同小异。这只能说明我们还躲在大人们为我们留下的方舟中，还没有走进大洪水后，或说超新星后的新世界呢！”

小梦想了想说：“你说的好像有道理，但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走进那个新世界呢？”

“这正是我想说的，我要告诉大家，我就是那只从方舟中飞出去的小鸽子，我真诚地希望这次能够衔回一片橄榄叶去。如果尊敬的主人允许的话，下面让我说出自己的使命吧。”

中国孩子们都点点头。

贝纳说：现在，我们要介绍新的世界游戏。

华华摇摇头：世界游戏也不能总是你们说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已经按你们的想法玩儿过一回，现在该听听别人的玩法了。

我们当然不会强迫别人按我们的玩法玩儿，大家可以把自已的玩法都摆出来，哪个好玩儿玩儿哪个，你们有新玩法吗？

晓梦摇摇头：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南极游戏结束后，孩子们对南极洲这个新世界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失望和失落的情绪中，糖城时代又有重现的迹象。

贝纳点点头：美国也一样，枪声又在城市中响起，孩子们只能在暴力游戏中寻找刺激，同时也是寻找生活的意义。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新游戏来使孩子们重新找到精神寄托，摆脱目前的危险和困境。

华华说：好吧，那就说说你们的新游戏。

看到华华的表态，晓梦和眼镜都点头同意，贝纳立刻兴奋起来：谢谢谢谢！在我说出这个游戏的创意之前，首先要劝大家做好思想准备，对于想象不到的东西所产生的震惊，我们孩子的神经有比大人们好得多的耐受力，超新星的爆发又使这种耐受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但我这次带给各位中国小朋友的震惊对你们仍将是一次考验。

你在吹牛。华华不以为然地对贝纳说。

我是不是吹牛大家很快就会知道的。

那你说吧。

小总统立刻紧张起来，她在胸前飞快地划了一个十字，半闭着双眼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上帝保佑美国。然后，她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兴奋地在大家面前走来走去，又突然停下，把双手捂在胸前说：

首先我请求中国小朋友一件事，请你们说出自己对我的国家的印象。

你的国家好象是个摩天大楼的森林，有很多大楼表面全是镜子，在太阳下面亮闪闪的。华华看着天花板说。

好，好极了！谢谢，请继续…… 贝纳转向小梦。

你的国家好象是小汽车的河流，小汽车真多，一天到晚流啊流，总是流不完。小梦说，她也在看着天花板，好象遥视着地球另一面的那个国家。

好，谢谢！

其他的中国孩子接着说：

美国的人家都住在好看的小房子里，房子周围有绿绿的草地，草地上有太阳伞和小狗，还有游泳池，游泳池下面有灯，夜里把水照得蓝蓝的。

美国有迪斯尼乐园，还有其它许多好玩儿的地方。

美国人都很有钱。

美国人爱打橄榄球。

美国的农民用大机器种地，一家人就能种好大好大一片！

美国的牧民用直升飞机放牛放羊！

美国的工人都坐在电脑前工作。

你们的工厂全是机器人和流水线，流水线上十几秒钟就造出一辆小汽车！

美国人登上过月球，他们还想登上火星，他们每年都向天上发射很多很多的火箭。

美国有很多很多的核弹，有很大很大的航空母舰，谁都惹不起你们，可你们谁都敢惹……

……

中国孩子纷纷说出自己对美国的印象，贝纳发现他们所描绘出的美国的粗线条轮廓同自己所希望的十分吻合。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象贝纳预想的那样进行，她果断地迈出下一步。

做为客人我刚刚到来，尽管我早就知道中国是一个伟大而神奇的国家，但我对你们的国家远不象你们对我的国家那样了解，现在我要问：你们国土上有什么东西能超过我们吗？

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我们的国土很大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呢！华华大声说。

我们的国土也不小，有九百三十六万平方公里，但我们的可耕地面积比你们大，森林覆盖率比你们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贝纳沉着地回答。

我们的地下有很多很多的石油，很多很多的煤，很多很多的铁。小梦说。

我们也有，墨西哥湾、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有石油，有煤的地方就更多了：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肯塔基、伊利诺斯、印第斯安纳和俄亥俄这些州都有很多很多的煤；在苏必利尔湖西南面的地下有很多很多的铁，在西部的亚利桑那、犹地、蒙大拿、内华达和新墨西哥州还有很多很多的铜，在密苏里州有很多很多的铅和锌，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比你们的少。

那……我们有长江，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河！

根本不是，我们的密西西比河就比它大！它的支流俄亥俄河，最宽的地方有一百多公里！你见过一百公里宽的河吗？

密西西比河上有三峡吗？

没有，但科罗拉多河上有！我们管它叫大峡谷，也壮丽极了！

我们还有黄河！

我们幸亏没有，黄河是什么？它是世界上最浑的河，每年把你们土地上的泥土和肥料冲到海里，就象你们的国土在流血一样……

中国孩子们都不吱声了，如果说从自然资源方面都比不过人家，其它方面就更没必要提了，难道能和美国比赛大城市、小汽车和宇宙飞船吗？

哼，你是把地理课本背熟了才来的，你来就是为了把我们比下去，对吗？华华生气地说。

戴维没有回答华华的话，而是竭尽全力把他的话题继续下去。

“我再问各位……”

“不！我们不听你的了！这叫什么会谈，你就是要显自己呗！”中国孩子纷纷抗议。

“我向大家保证，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再提就是小狗！”

小梦站起身来说：“你到我们这里来吹牛，我们不怪你，你有吹牛的资格，你的国家确实了不起，我是你的话，也会到处去吹的。你是客人，我们不打断你，接着说吧！”

“谢谢谢谢！”戴维朝小梦深深地鞠一躬，“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允许你们自己选择这两块国土，中国孩子原意去哪一个？不，请别打断我，请听我解释：我来之前确实背了两晚上地理课本，但这样做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飞过太平洋来把你们比下去，一分钟后我公布自己使命时，大家将会证实这一点。这个使命不但关系到我们两国的命运，可能也关系着整个世界的命运。在我说出它之前，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小朋友能够坦率地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

小梦站起身来，郑重地说：“好吧，我回答你的问题。如果让我们的小朋友们自己选择的话，我想他们大部分会去你们的国家的。因为，我们都从电视电影和连环画中看到，美国比中国好玩得多，那确实是一个孩子们都想去的地方，我们都想看看你们的摩天大楼和你们的迪斯尼乐园。现在的问题是小朋友们不可能自己选择，他们必须呆在这块国土上，他们也不会因为有比这里好玩的地方就轻视自己的国家，他们将用自己的最大的劲来建设这个国家！”

“对，过一阵儿你再来吧，那时我们就有能和你们比的东西了！”华华说。

“我很敬佩中国小朋友的这种精神……”戴维说到这里停住了，像是在为什么事下决心，小总统向沃恩看了一眼，用眼睛向他说：

“怎么样？现在停住还来得及！”

昨天深夜，他从国宾馆的窗子里向外看去，迷蒙的月色下，古老的东方建筑若隐若现，像一群高大的老人在月光下沉思。在来中国之前，直至在飞往中国的“空军一号”上，沃恩都在给他补上东方文化这一课，虽然现在他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和文化谈不上有多深和多全面的了解，至少领略了它的博大精深与神秘。

在这个月夜里，他觉得自己来到了另一个星球，一个梦中的星球，在他自己的世界中被认为是力量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已不再成为力量，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攫住了他，他第一次对这次超级冒险成功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但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在这个充满东方色彩的会谈大厅中，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沃恩在会谈开始后一言未发，甚至也不在听别人的话，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双眼看着前方的无穷远处，任他那神秘复杂的思想在那颗古怪的头颅中运行，但在这同时，他的第六感随时在扫描着外界，戴维不安的目光他立刻感觉到了，沃恩点了一下头，这动作极轻微，只有戴维能看出来，或更确切地说是感觉出来的。沃恩的眼睛仍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无穷远处，并没有朝戴维那怕是微微移动一下。戴维现就如同一个站在高台上的第一次跳水的人，在艰难地鼓起向下跳的勇气，沃恩的暗示使他最后下了决心，他长吸了一口气，向下面深不可测的水潭跳了下去。

“……但是，既然迈一步就能到达天堂，何必非要在地狱绕着走呢？”

“什么意思？！”中国孩子们纷纷问道。

戴维转向小梦，说：“刚才，您说决定自己生活的国土这个问题上，中国小朋友没有选择的可能，不！现在我告诉您，选择的可能不但存在，而且就在眼前！”

中国孩子都不解地看着戴维。

贝纳在她带来的那个长纸卷旁蹲下来，解开纸卷上的一根绿丝带，把它展开来，这是一张世界地图。它是那么大，展开后占满大厅的大部分地面。这地图很奇怪，上面只绘有中国和美国两国的国土，其余部分都是海，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看上去像是广阔海洋上的两个大岛。贝纳跳上地图，站在太平洋正中，一手指着一块国土说：看看我们这两块国土，在地球的两面遥遥相对，大小几乎相等，形状也差不多，真像是这个星球上的一对映像，而它们之间又有那么多互成映像的东西：比如它们分别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国家；一个的人民树大根深，血脉悠远，另一个则几乎全部由外来移民组成；一个注重传统，另一个崇尚创新；一个内向安静，另一个外露张扬……中国小朋友们，上帝在地球上安排了这样两块国土，你们不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神秘的缘份吗？

贝纳的话把中国孩子吸引住了，他们都静静地等着她最后摊牌。

小总统在大地图上走到美国边缘，从衣袋中掏出一把亮闪闪的小剪刀，像壁虎似地在地图上爬着，把美国剪下来，然后又把中国剪下来。地图很大，两国的边界线都弯弯曲曲，所以她花了很长时间，才在中国孩子惊奇的目光中把这事干完。她拿起中国那大大的一片走到中国孩子面前，递过去，华华把它接住。

这是你们的国土，请拿好。

贝纳回去拿起美国那一片，再次来到中国孩子面前。把那一片地图在胸前展开。

看，这是我们的国土。

然后，小总统把自己手中的美国国土递到华华的手中，同时又把华华另一支手中的中国国土拿了过来，说：

We exchange them.

中方小翻译目瞪口呆地看着小总统，Sorry, I beg Your pardon.

贝纳没有重复，载入史册的话是不能随便重复的，而且她知道小翻译听懂了，甚至，只学过两个学期英语的华华也听懂了这个简单的句子。贝纳只是向中国孩子点点头，向他证实自己说出的这句令他们难以置信的话：

我们换了！

交换

换？！怎么换？中国孩子问。

中国孩子全部到我们的国土上去，美国孩子全部到你们的国土上来。贝纳回答说。

那，我们的国土就算是你们的了？！

是的，我们的国土也算是你们的！

可……我们两国国土上的东西怎么办呢，难道能把城市一个个搬过太平洋带走吗？

我们所说的交换，是交换两国国土上的一切。

就是说你们空着手来，我们空着手去。

完全正确！这就是国土交换游戏。

中国孩子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看，他们觉得这是个永远弄不明白的问题。

那不是说，你们的摩天大楼，你们的小汽车，你们……华华说。

我们的所有工厂，贝纳打断华华的话，飞快地说：所有的农场，我们的所有好吃的和好玩儿的，总之，美国国土上的一切，全都是你们的了！当然，你们国土上的一切也都是我们的。

中国孩子都象看一个精神病人似地看着小总统，外交部长看着看着就笑起来，接着别的孩子也都笑起来。

您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小梦说。

您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以一个大国元首的身份郑重地宣布，刚才我说出了我这次飞越太平洋的使命。虽然我知道，要证明这不是开玩笑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我还是愿意尽力来做这件事。贝纳用诚恳的语气说。

（整理者注：下面这一段，新版中是以沃恩与眼镜的隐晦的对话的形式，而旧版中则是由戴维直截了当地挑明。现将两段并列放出，从两版的区别中可以窥见十多年来刘慈欣思想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变化。）

您打算怎么证明？华华问。

这件事将由沃恩先生来完成。贝纳向沃恩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式，后者一直站在人群的后面欣赏着大厅中的一幅巨幅风景挂毯。听到贝纳的话后，他转过身，慢慢走上前来，站到世界地图原来是美国的那个洞中，在众人的注视下说：

证明这个愿望，相当于证明国际政治和文化上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解它需要超人的思想和智慧，在这里，只有一位能与我对话。

一直沉默的眼镜站了起来，走到原来是中国的那个洞中，东西方的两个小思想家越过太平洋长久地对视着。

沃恩无表情地说：天下英雄唯你我，轰隆，一声霹雳。

眼镜同样无表情地回应：您对中国文化很了解。

我了解的比您想像的要多。沃恩的这句话让孩子们吃了一惊，吃惊的不是这话本身，他们发现这声音不是从翻译器里传出来的，沃恩在讲汉语！

沃恩对大家的吃惊不以为然：我曾经想学一门东方语言，在日语、梵文和汉语之间犹豫了一阵，最后选择了后者。

眼镜说：我们需要坦率。

沃恩点点头：坦率是证明我们的诚意所必须的。

眼镜说：那就请您开始证明吧。

沃恩停了几秒钟，说：第一：新世界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它可能永远长不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已经长大了，它就是这个样子了。

眼镜点点头说：我明白。

第二：力与你们同在，力与我们同在。沃恩说完，停了一会儿，给眼镜留下思考的时间。

眼镜点点头。

我们要消除你们的力，唤醒我们的力。

眼镜又点点头。

下面的一点是关键，也是只有卓越的思想家才能明白的一点：这两种力的区别？

沃恩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眼镜。

我们的力来自古老的故土，你们的力来自新的疆域。

两个孩子站在地球的两个大陆上长久地对视着。

沃恩问：我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吗？

眼镜缓缓地摇了摇头，然后走出了地图，对中国孩子说：他们是认真的。

同您谈话真令人心旷神怡。沃恩仍站在地图上的洞里，对眼镜微微地鞠躬。

眼镜也微微地鞠躬：我对您的创意深表敬意，从思想的深度和气魄来说，它可以称得上伟大。

谢谢，那么您认为，中国孩子能逃脱这一必败的游戏吗？

我们将尽自己的努力。眼镜的脸阴沉下来。

这种努力无济于事，我们只要一公布这个游戏方案，整个进程就难以逆转了，就算

这个国家在座的所有小领导者都不同意交换，你们也无法面对全国孩子的压力。

华华在沉默了一段后说：也许是这样，但您那方面呢？我怀疑你们能否实现这一计划，怎么说服美国孩子呢？

沃恩自信地说：我们会有办法的，一个新世界对中国孩子和对美国孩子都同样有吸引力，美国孩子的血管里毕竟流着开拓者的血，他们是世界上最有好奇心的孩子，也是世界上成功欲望最强的孩子，国家和社会的重新洗牌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

眼镜问：你们真的认为自己会在这个游戏中取胜？

沃恩露出了他那高深莫测的微笑：这毫无疑问。美国孩子最终还会回到北美的旧国土上，同时还拥有这片奇妙的新国土。我说过，这是一场你们必败的游戏，到那时你们就会明白我的国家的真正力量在哪里。

晓梦问：您认为这场游戏将持续多长时间？

沃恩的笑容更明显了：按照我的预测，大约三到五时间，中国孩子的国家就将烂在那块北美的新国土上，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家，我们将轻而易举地拿回美国换出去的一切。

如果游戏真是您说的这个结果，到那时在美国国土上的中国孩子怎么办呢？华华问。

有两种办法：其一是让他们返回中国国土，当然那时这片国土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美国利坚合众国的亚洲部分了，至于能否成为美国公民，要看他们是否承认和服从合众国政府的统治。其二是仿照我们当年对付印第安人的办法：建立保留地。你们的人数很多，这个保留地不可能建在美国本土上，而应建在加拿大靠近北极圈的那片寒冷而广阔的地域上。保留地的经济将完全受美国政府制约，并禁止拥有除治安警察之外的任何武装力量。可能性最大的是两种方案同时进行：我们给中国孩子中那些有才华并忠诚于政府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人材美国国籍，把其余的人送进保留地，至于那些企图重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们会给他们找到更合适的地方的。

出现了会谈开始以来最长的一次沉默，华华和小梦，还有其他的中国孩子，互相交换着目光。

我不知道是否足够坦率？沃恩问。

眼镜点点头：您已经足够坦率了，谢谢。

“你打算怎么证明？”华华问。

“我将向各位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不用说了，没人会相信你们用最先进的国土来交换一个落后的国土，是想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天啊，您在说什么！哈哈哈哈……”戴维突然大笑起来，“帮助你们？！您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世界！为了生存，就必须不断地扩大生存空间，就必须扩张扩张再扩张，征服征服再征服，超新星并没有消灭这个法则，相反，只能使它变得更残酷！在这样的世界上，我们居然还有帮助别人的雅兴？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把你们赶到大海中去，我们明天，不，今天就会这样做！”

小总统说这番咄咄逼人的话时，脸上仍充满着动人的笑意。

“那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征服亚洲这片广阔的土地，把美利坚合众国的生存空间扩大一倍。”

“可，照你所说的，你们到这块土地上来时，已经把美国换出去了。”

“这只是暂时的，美国最终还是美国孩子的！”

“我们还是不明白。”

“让我们接着弄明白吧，我把我们的思想完全真实地摆在你们面前，没有任何虚掩和花言巧言的修辞，这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坦率的一次会谈，而只有我们孩子能做到这一点。我相信，为了实现我们的伟大计划，这样做是必需的。”

戴维把地毯上的大地图卷起来，以便他演讲时能来回走动。

“首先，”他大声说，“美国为什么能成其为今天的美国呢？……”

“我们不想听你的演说，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交换国土？”中国孩子不耐烦地打断他。

“我正在解释！美国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美国呢？当然是因为有美国人。那么，真正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呢？你们一定看过西部片，看到过那些西部牛仔，但美国历史上真正的西部开发者远不像电影上过的那么浪漫，那么带劲儿。在未开发的西部，他们随时都处在饥饿和瘟疫的威胁之中，野火、狼群和印第安人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凭着一匹马和一支左轮枪，他们大笑着走进严酷的西部世界，创造着美国的奇迹和美国的史诗。开发新世界的欲望和成功的欲望是他们力量的源泉。这些西部骑士才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美国精神！这种精神是美国的灵魂！但是现在，那些西部骑士都到哪儿去了？超新星爆发前，我们的爸爸妈妈们躲在摩天大楼厚厚的硬壳中，认为整个世界已都在他们的衣袋里了，自从买下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后就不再想去开拓新的疆界，不想去进行任何新的征服，因而变得迟钝而懒惰，肚子上和脖子上的脂肪越来越厚。在麻木的同时，他们同时又令人不可忍受地脆弱和多愁善感，战争中的一点伤亡就会令他们颤抖不已，在白宫前面失尽风度地大哭大闹。新一代认为世界不过是一张擦屁股纸，他们在同性恋、吸毒和霹雳舞中排泄自己多余的热量，嬉皮士和朋克竟成了美国的象征，真他妈的！”

“所以，我们让美国孩子到中国来，这个古老的国家对于他们是无比神秘和富有吸引力的，这遥远的东方是一个新的‘西部世界’！这里有同美国一样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地域，可以大大刺激他们开拓和成功的欲望，刺激他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并使他们经历种种开拓新世界的艰难。这样，沉睡的美国西部精神将被重新唤醒，美国孩子又会重新变成西部骑士，并最终为美国征服全世界！”

“可是，”华华问，“美国孩子愿意来吗？”

“愿意的！他们的血管里毕竟流着西部骑士的血，他们是世界上最有好奇心的孩子，也是世界上成功欲望最强的孩子。走进这块国土就像走进一场激烈的橄榄球赛一样对他们有吸引力。美国成功者和英雄的形象已在他们心中深深地扎下根，而这里正给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成为这种英雄的机会，在这里，他们有可能成为新的福特，新的洛克菲勒或新的艾柯卡，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问题是你们现在的小福特、小洛克菲勒和小艾柯卡们呢？那些小资本家们难道愿意把爸爸留给他们的亿万财产扔下到中国来冒险吗？为了使你们的孩子们都变成西部骑士，就把整个美国赔上，这也太傻了吧！你们完全可以把美国留下，让孩子们到南极洲去嘛。我们还是不相信你的话。”华华说。

“对，不相信，你在胡说。”其他的中国孩子也纷纷摇头。

戴维冷静地等大家安静下来后说：“不，小富翁们在美国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不会让他们丢失财产。在到中国来之前，政府将把他们在美国的财产仔细登记，那些财产：银行保险柜里的黄金、国土上的工厂和农场、城市里的建筑等等，从合众国的法律上讲还都是他们的。”

“可是，美国不是换给中国孩子了吗？”中国孩子惊奇地问。

“这正是我要谈的实施这项计划的第二个原因。”戴维长出了一口气，为了使他下面的话更能引起注意，他停顿了一会儿才接着说下去。“不错，美国是换给你们了，但是，你们真认为你们能保住所得到的美国吗？”

“当然能！如果真把美国换给我们，我们就有世界上最多的工厂，最先进的农场，我们有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最多的坦克和飞机，如果那块国土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怎么会保不住它呢？”华华说。

“一个国家有了大工厂、大农场、航天飞机和大舰队，并不等于它就强大。一个强国的工业要靠亿万

个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还有高质量的生产经营管理人员来支撑，农业要靠熟练掌握现代化技术的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来经营，国防系统更是由十几万名精通现代科学技术的军官和上百万个受过严格技术训练的士兵组成的，这些高质量的人才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灵魂，没有他们，这个国家不过是一具庞大的钢铁僵尸罢了。在美国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钢城’匹兹堡的大钢铁厂、‘汽车城’底特律的智能生产线、‘硅谷’的计算机制造厂、德克萨斯的油田等等，通通是一堆没用的废铁；那些大农场和大牧场更是产不出一支小麦和一块乳酪；更别谈什么航天飞机和航空母舰了！”

“我们会学习的！我们什么都会学会的！”华华不服气地说。

“谈何容易！就说完全掌握英语吧，得多长时间？！要知道，你们有一半的孩子连本国文字还没学全呢！至于把美国工农业和国防体系完全运转起来需要的技术，难度广度和深度你们是难以想像的！要等小朋友们都大学毕业怕是来不及的。”

“但你们也一样！你们不也是什么都不会吗？你们的小学 and 初中可能比我们强点儿，但总没教会你们微积分，也没教会怎么运行大工厂和超级计算机吧？”

“完全正确，从对科学技术的掌握来说我们不比你们强多少，这也是我们决定暂时放弃美国的原因之一。即使我们守着美国本土，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近十年内也不见得就因此增强多少；中国虽然比美国落后，但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我们在美国能运行起来的也超不过这么多。但在掌握技术上我们比你们有优势：你们的绝大部分工业设备在美国都有或曾经有过，很大一部分还是直接从美国或西欧日本进口的，我们都能找到直接的英文技术资料或类似设备的英文资料。但你们呢？你们在美国所看到的设备可能只在西方和日本有，甚至只在美国有，那是些最先进的技术，你们根本别想找到它们的中文资料！比如说：七十年代制造的车床，孩子们只要努力学习不管好坏总能把它开起来并造出产品；但美国工厂最先进的智能柔性生产线呢？别说你们，就是我们折腾了这几个月都没能使它们动一下。要看懂并掌握大人们留下的在工业控制系统的软件资料，即使美国的七千万孩子全是工程师天才，也要至少十年时间！我们的专家计算过：在美国，我们用十年时间只能开动工业系统的百分之十五，而在中国，用五年时间就可开动起百分之七十！从国防系统来说，陆军的现代化装备，如战术导弹和先进坦克，在三年之内发挥不了作用；空军在五年之内基本上动弹不得，海军需要七年才能具备初步的近海作战能力，至于战略核力量和太空力量，至少要十年才能恢复！所以在以后的五至十年，国家军事力量百分之九十五要靠使用七十年代以前水平武器装备的常规陆军来实现，在这个档次上，中国的武器系统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不比美国差多少。我的顾问们还特别注意到了空军：男孩子们掌握中国空军作战飞机所需的时间只及掌握美机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而中国空军拥有由近六千架作战飞机组成的庞大机群，在数量上也超过了美国空军。所以，在十年之内大人们留下的美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暂时丢开它也不会使我们失去工什么。一个现代化的超级工厂，如果运行不起来，还不如一个十八世纪的手工作坊；一架当今世界最出色的歼击机，如果没人会开，还不如一柄印第安人的长矛！美国人都是务实的，我们算得清这笔帐。”

中国孩子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现在，他们终于把戴维的话当回事儿了，而且也感到了他那咄咄逼人的思想锋芒（实际上这锋芒是沃恩的）。

华华仔细思考后说：“美国一定存有很多吃的和用的，我们的小朋友到那里后，会有很长时间能安下心来学习，我们总能学会一些东西的！”

戴维看了看表：“我们伟大的会谈已进行了近一个小时，现在，我们终于接触到最重要的东西了，那就是美国环境对中国孩子的影响。正如您所说的，美国现在的生活环境远比您现在的国家优越，当中国孩子踏上那个国家时，会发现他们走进了一个儿童乐园，到处都是好吃的，到处都是好玩儿的。现在我要问：在这个乐园里，中国孩子们真的还会学习吗？”

华华没有回答，他和小梦的心里同时打了一个寒战，他们已窥见问题的实质了。戴维继续说：

“请回忆一下前两个月你们的国家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里，是险些爆发的战争唤醒你们并救了你们。如果日本孩子不进行他们那愚蠢的举动（戴维已忘记这愚蠢有一半是他自己的了），现在你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国家吗？我们把美国换给你们，就是把你们诱入了一个充满色彩和香味的泥潭，中国孩子将在那里陷下去，烂下去！”

“你凭什么肯定我们会陷下去烂下去吗？”

“我肯定，这都是因为你们的爸爸妈妈……”

“不许你说我们爸爸妈妈的坏话！”

“不不，我没说他们的坏话，相反，我很感谢他们呢！”

“我知道，你是想说，爸爸妈妈都把我们娇惯坏了，但你们又怎么样呢？你们小时候吃的玩的肯定都比我们好。”

“这并不是吃什么玩什么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中，爸爸妈妈们是从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把我们带向生活的。从我们一生下来开始说吧：您是不是认为美国的婴儿受到比中国娃娃更好的照看？”

“当然。”

“这只是您的想像！在美国的家庭中，你常常看到这样的场面：婴儿在他的小床上大哭，爸爸妈妈却照样在一边看电视。而你们呢？你们生下来后像没出生时一样，仍是妈妈的一部分。我的顾问给了我一份大人们留下来的调查结果，在美国，妈妈把婴儿抱在怀中的时间只及中国的三分之一！”

中国孩子们都惊奇地看着戴维，他们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回事。

“我们一生下来就得在孤独中试着自己活，你们呢，却被很好地保护在妈妈天堂般的怀里。别认为那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时最初经历给我们一生的影响也许比十个大学还深！往后，我们渐渐会走路了，这时，如果一个孩子在他人生最初的行走中摔倒在草坪上，美国爸爸妈妈就会冲他喊道：喂，自己站起来！以后走路要注意脚下，不然还会摔倒！中国的爸爸妈妈则急奔过去，把你抱起来，看你摔疼了没有，用尽一切办法安慰你，并向你解释摔倒的原因：是那块石头坏！再往后，我们渐渐长大了，美国爸爸妈妈离我们很快远了，他们在公司里有自己的事要忙，在周末和假日有自己的快乐要享受，他们只想着自己。也许有那么一天，他们注意到了孤独的我们，就把我们叫过去，两人各倒一杯啤酒，说：亲爱的，你已经把这个世界看了很长时间了，那你一定发现要让别人为你做什么你一定要付给别人报酬，爸爸妈妈使你长这么大了并没有要任何报酬，你一定想到要感谢我们一声吧？啊，你谢了，谢谢。给，这是最后一次没报酬的零花钱，当然，不够你买那辆脚踏车的，看前面的草坪，去试着把它修好，就能从我们这儿挣到足够的钱，见鬼，你怎么知道自己不会，你试过吗？啊，对不起，我和你妈妈该去网球俱乐部了，祝你快活！这时中国的爸爸妈妈却仍然在你们身边，后面可能还有爷爷奶奶，他们给你们安排好了一切，使你们过一种贵族式的生活，用你们的话来说叫小皇帝的生活。一个美国孩子在外边给人擦汽车或给超级商场搬东西挣到自己的零花钱，会得到父母的赞扬；你们呢，如果真这样做了，只会受到爸爸妈妈的责骂和嘲笑。他们一方面是你们最忠实的奴仆，另一方面又是你们无上的主人，他们极力在你们面前竖立起无上的尊严，告诉你们他们什么都是对的，使你们觉得永远无法离开他们；但美国的爸爸妈妈同我们是一种朋友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到了美国，你会发现很多孩子对他爸爸直呼其名。在童年时代，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都是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区别是：你们不需要承担所做事物的后果，有爸爸妈妈为你们承担下来；我们呢？早早就必须忍受自己带来的失败和痛苦。”

“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爸爸妈妈爱我们，你们的爸爸妈妈不爱你们！”小梦说。

“完全正确！除了文化不同外，现代化也在磨掉人类的感情，我们的爸爸妈妈比你们的爸爸妈妈自私，他们只想着自己快活，不管我们，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痛苦的经历。如果是在超新星前的世界，我们会嫉妒你们的，但现在，我只能可怜你们。每一个美国孩子都知道，生活是一个残酷的角斗场，要想活下去就得不停地搏斗，就得像杰克·伦敦小说中的那个探险者一样，咬破狼的脖子喝进它的鲜血！而中国孩子认为，整个世界是为他准备的，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离去后，周围的一切仍会像他们那样是他的忠实奴仆，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我的顾问给我讲过一个中国历史上真正小皇帝的故事，那时正值大旱灾之年，一位大臣告诉这个小皇帝，皇宫外面饿死人了，小皇帝问那些人为什么被饿死，大臣回答说因为没粮食吃，小皇帝听后很是不解，问：没有粮食，那为什么不吃肉呢？现在中国孩子就是这种状态，你们没有自立的能力，只要有合适的环境，由你们这些孩子组成的国家很快就会全面崩溃！”戴维的话使中国孩子想起了刚刚过去的糖城时代，他们的心都沉了下来。

“假如事情真想你说的那样，你们打算怎样怎样夺回美国呢？”华华问。

“坦率地说，我们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可以肯定，那时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不设防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在东西海岸登陆时将不会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我们将轻而易举地拿回美国的一切。”

“可在美国国土上的中国孩子怎么办呢？”小梦问。

“有两种办法：其一是让他们返回中国国土，当然那时这片国土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美国利坚合众国的亚洲部分了，至于能否成为美国公民，要看他们是否承认和服从合众国政府的统治。其二是仿照我们当年对付印第安人的办法：建立保留地。你们的人数很多，这个保留地不可能建在美国本土上，而应建在加拿大靠近北极圈的那片寒冷而广阔的地域上。保留地的经济将完全受美国政府制约，并禁止拥有除治安警察之外的任何武装力量。可能性最大的是两种方案同时进行：我们给中国孩子中那些有才华并忠诚于政府的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等人材美国国籍，把其余的人送进保留地，至于那些企图重建国家的民族主义分子，我们会给他们找到更合适的地方的。”

这时出现了会谈开始以来最长的一次沉默，华华和小梦，还有其他的中国孩子，互相用目光交谈，最后，华华问戴维：

“关于交换的事，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吗？”

戴维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沃恩，沃恩摇摇头，就像他刚才点头一样令人难以察觉。

“没有了。”戴维说。

“你们的意思我们懂了。”华华看着地面说。

“谢谢！”戴维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们将很快做出答复。”

“谢谢！”

中美关于国土交换的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抉择

讨论国土交换的会议是在夜里开的，距中美第一次会谈只有三个小时。在信息大厦的顶层，在玫瑰星云的光芒下，中国孩子面临着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抉择。

晓梦说：看看目前的世界形势，我们确实需要强大的工业和国防力量来保护自己。

眼镜问：可到了美国，就真能得到这一切？

华华来回踱着步反驳说：我们为什么要被沃恩吓住呢？为什么不想想另一种可能呢？渡过太平洋之后，我们难道不能仍然保持我们的组织和纪律，难道不能去用最大努力学习和工作吗？！中国孩子就不能把那些大工厂运转起来，生产出钢铁和汽车，还有航空母舰和宇宙飞船？让大农场运转起来，种出小麦和玉米？我们同样可以让那些大城市比公元世纪更繁荣……只要努力，我们就能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自己看不起自己？在刚刚过去的战争中，我们是那么坚决那么勇敢，现在我们面临的也是一场战争，难道对方刚一挑战我们就要投降吗？

华华的话引起孩子们的普遍赞同。

小梦说：可要是爸爸妈妈们的在天之灵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把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丢掉了，我们该怎么说？

华华停住脚步看着她说：怎么能说是丢掉了呢？如果是外敌入侵，我们投降不抵抗，把国土丢了，那该死！但现在我们是和别人交换，这交换很公平，谁能说不公平？其实要是这样说起来，美国孩子倒是吃了大亏的，即使是国土面积他们也只多换去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家土地上的资源却比我们多，生态环境比我们好，更不要提那片国土上的其它东西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能换的。就是站在大人们面前，我们也理直气壮！

可这不是交易，我们换掉的除了国土之外，还有一些更根本的东西。眼镜说。

我们的力量，真的是和故土连在一起吗？

眼镜无言地点点头。

你真相信沃恩的话，我们在那边三五年内就会全面崩溃吗？

眼镜又点点头。

晓梦问：这将是怎麽发生的呢？

眼镜又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想沃恩也不知道，他是从更深的层次上思考问题的。美国已经贮备的物质条件是我们的许多倍，孩子们根本不用工作就能富足地生活很长时间，那是一个充满色彩和香味的泥潭……就像糖城时代一样，我们可能看着历史向那个方向发展而无力阻止它，沃恩在这点上看得很准。

提起糖城时代，孩子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们默默无语地看着窗外北京的灯火。

华华说：但我们别无选择，美国孩子肯定会公布新游戏的内容，那时我们的孩子们肯定都想玩这个游戏，我们很难阻止。

晓梦说：这一招真毒辣。

眼镜点点头：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得承认，做为一个思想家和战略家，沃恩是极其出色的。

第二天，美国孩子接到通知，说他们可以先回国，一有决定就通知他们。这个结果是在美国孩子的预料之中的，这么大的事，不可能由这么少的人在一夜之间最后决定，他们于是回国了。

美国孩子回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国土交换游戏的计划向全世界公布了，这在中国孩子中引起巨大的反响，他们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然后兴高采烈，糖城时代的消沉和南极游戏带来的失落感一扫而光，一个梦中的神奇世界在向他们招手，绝大部分孩子积极主张交换，并在数字国土上兴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正如沃恩所预料，整个进程变得不可逆转了。

但一等就是一个月，就在美国孩子已经等不下去的时候，贝纳接到了华华的电话。

华华问贝纳：你们上次提出的建议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吗？

贝纳摇摇头：没有了。

你们还需要再考虑考虑吗？

我们完全考虑好了！

一双黑眼睛和一双蓝眼睛在屏幕上隔着地球对视了好长时间，空气似乎凝固了，最后，华华说：我们换了。

第二天，美国代表团就飞到中国，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国土交换游戏的细节，并正式签定交换协议。会谈仍在那个古老的大厅中举行，双方都有很多小专家参加。

原来孩子们打算在这次会谈中把主要细节都确定下来，但他们所讨论的毕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行动，其细节渺如烟海，会谈紧张地接连进行了三天，孩子们才发现，他们只能把交换计划的大概轮廓定下来，其它的细节问题只能在交换过程中解决了。改变了工作方法后，会谈又进行了四天。孩子们解决国际问题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一些大人时代令那些国家首脑和外交家们望而生畏的问题，在孩子们手中都能轻松地解决，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速度之快，会令大人时代最老练的外交家惊叹不已。在这历时一个星期的会谈中，所解决的问题和达成的协议抵得上一百个雅尔塔或波茨坦会议。

最后，两国孩子签定了国土交换协议(又称超新星协议)

超新星协议

一、中国和美国决定交换两国全部国土。

二、两国孩子分别离开自己的国土，同时放弃对该国土的主权；两国孩子分别进入对方国土，同时取得对该国土的主权。

三、在两国孩子离开自己国土时，只准携带以下物品：

1)移民途中个人的生活必须品，每个孩子限量为 10 公斤。

2)该国政府所有的文件档案。

四、组成中美联合国土交换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交换工作拥有最高领导权。

五、中美双方分别以省和州为单位进行交换。交换时，该省(州)原居民应在规定时间内全部离开该地域，如来不及向对方对应的省(州)移民，可暂时移居邻近的尚未交换的其它省(州)，该省(州)新居民应同时进入。双方省(州)应各自组成省(州)级交接委员会，在新居民进入时举行交接仪式，仪式后新居民的国家即在该省(州)的地域内行使主权。

六、在交换前，各省(州)交接委员会应向对方提交一份该省(州)财产清单，并接受对方交接委员会代表的核对。

七、两国在交换前，不得蓄意破坏本国国土上的各种工农业和国防设施，任何一方如发现对方有这类行为，可单方面中止游戏，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均由对方负责。

八、移民的运输问题由双方共同解决，并请求其它国家提供帮助。

九、交换中出现的其它问题由中美联合国土交换委员会负责解决。

十、该协议的解释权属于中美联合国土交换委员会。

超新星纪元第2年11月7日。

(两国首脑签字)

大移民

深夜，故宫笼罩在玫瑰星云的蓝光中，午门上盘旋的那一群夜鸟早已飞回巢，在无边的寂静中，这座古老的宫殿深深地睡着了，做着最后的梦。每天白天，都有大批的孩子来到这里，在这块他们就要告别的土地上最后看一眼这些祖先留给他们的东西。

现在，古宫中只有华华、眼镜和小梦三人，三个孩子沿着长长的展厅慢慢地走着，那些已不再属于自己国家的文物从他们两旁缓缓移去，那些古老的青铜和陶土在星云的蓝光中变暖了，变软了，他们甚至觉得有细细的血管在它们上面显现出来，那都是凝固了的古代的生命和灵魂，三个孩子置身于他们无声的呼吸之中；那无数的铜器和陶罐中，似乎已注满了象血液那样充满活力的液体；玻璃柜中长长的《清明上河图》在星云的蓝光中模糊一片，但却有隐隐约约的喧闹声飞出来；前面的一尊兵马俑发出蓝白色的荧光，仿佛不是孩子们向他走去，而是他向孩子们飘浮过来……三个孩子从最南面的近代部分开始，向北走去，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展厅，时间和历史在星云的蓝光中从他们身边向后流去，他们踱过了一个个朝代，走向远古……

这时，大移民已在两个大陆同时上开始。

在首先交换的两块国土：陕西省和北达克它州上，孩子们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迁出。他们乘陆上和空中交通工具前往沿海各大港口，来不及走的就暂时向相邻的省或州迁移。中美这两块国土的交接委员会已分别进入了对方的交换地域，监督着迁移的进行。小移民们正在两国的各大港口很快地聚集，越来越多的远洋船只也在向这些港口集结，这些船只从军舰到油轮，什么都有，它们的国籍除中美两国外，还来自世界其它国家，其中欧洲和日本的最多。地球上两个最大的国家玩的游戏使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孩子们兴奋异常，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援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洲际移民，纷纷派出船队驶往两国的各大港口，这样做的动机，就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说清。在太平洋的两岸，几支庞大的远洋船队正在形成。但是到目前为止，陕西省和北达克它州的交换仪式还没有举行，两国的小移民也都还没有登上即将横渡太平洋的航船。

在文物广场上，三名小领导人已走到了最北面的上古时代展区，华华微微叹了口气，对眼镜和小梦说：下午在机场我又同美国孩子谈了一遍，他们还是不答应。

华华指的是这样一件事：在第三次会谈以后，中美双方又接连举行了许多次讨论交换细节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中方多次提出：中国土地上的文物和古籍，特别是象故宫里存放的那类珍贵文物，同别的财产不一样，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绝对不允许我们丢掉的东西，在交换中，中国孩子应该把最珍贵的文物和古籍带走，但美国孩子坚决拒绝了。贝纳和他的随行人员很有谈判才能，他们很少直接说不，而是用种种让人感到不太难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在这件事上他们却一反常态，只要一听中国孩子谈有关文物和古籍的事，他们就一起站起身来连连摇头摆手，NO！NO！地嚷个没完。开始，中国孩子总觉得这是

美国孩子小气，因为文物都是很值钱的，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如果允许中国孩子带走自己的文物，美国孩子也同样有这种权力。虽然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美国，除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图腾艺术品以外，自己没有什么很古老的文物，但在他们的大都会博物馆这类地方，有大量从世界各地抢来买来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些东西同样是价值连城的。另外，中国孩子还提出，按照所带走文物的价值，美国孩子可以从自己的国土上拿走价值相等的其它东西，但美国孩子还是一口回绝。在陕西省居民的迁移工作中，交换委员会中的美国孩子提出必须首先进入八十年代建成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兵马俑所在地，他们对这些地方的注意力远多于对飞机制造厂和航天基地。对于国内各博物馆和市图书馆中的文物古籍，他们都了解得惊人详细，可以毫不困难地拿出电脑输出的文物清单，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对这些地方的了解胜于中国孩子。

后来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方提出把一些既懂英语又通中文的美国孩子暂时留在美国(这多是些华裔美籍孩子)，教中国孩子掌握英文。贝纳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美国的各大博物馆中现存有许多中国文物，特别是一些十九世纪的探险家从中国的西部沙漠中偷去的敦煌石窟的壁画和经卷，允许美国孩子把这些东西带走。他们称这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这种热爱表现得多少有些过分。如果说以上的事情令中国孩子不解的话，在正在交换的国土上发生的一些事就更离奇了。

华华班上的三个同学，邮递员李智平、理发师常汇东和厨师张小乐是第一批离开故土的孩子，自糖城时代以后他们三个就一直在一起谋生。首都的这批孩子比较幸运，他们可以乘两架美方的大力神运输机直飞美国，省去了海上的颠簸之苦。但这些飞机的小飞员都是刚刚学会飞行，飞机在他们手中象喝醉了酒似的。这种空中旅行的风险很大，但到新大陆去的急不可耐的心情使孩子们顾不了那么多了。三个孩子接到通知后，兴高彩烈地连夜收拾东西，神奇美好的未来象一朵花似地在他们的想象中绽放。

去机场前，为了拿几件衣服，李智平回了一趟家。进家门以后他还是高高兴兴的，但在就要最后一次迈出门时，他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这感觉来得那样突然，令他不知所措。像北京无数四合院中的家庭一样，这是一个很俭朴的家，空气中有那种他熟悉的生活的味道，墙上的挂历还是公元世纪的，这时，在这里渡过的温暖的童年时光飞快地从他的脑海中掠过，本来已渐渐淡下去的爸爸妈妈的影子又那么真切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超新星以后噩梦般的光仿佛都不曾存在过，李智平回到了公元世纪那无数日子中的一天，爸爸妈妈上班去了，马上就会回来……这感觉是那么真切，使他反而觉得眼前的一切全是梦，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自己要永远离开这个家了。他狠狠心，猛地带上门，飞快地向开往机场的汽车跑去。这时，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关在家里，那是一件无形的衣服，李智平产生了一种回去取的欲望，但又知道，那衣服是和家溶为一体的，是取不出带不走的。没有那件无形的衣服，一个孩子的心灵总是感到寒冷，那寒冷当你正视它并想用其它什么东西驱散它时，它就消失了，但当你的注意力离开时，它又象幽灵似地回来了。超新星纪元的第一代中国人将永远摆不了这心灵中的寒意！

去机场的一路上，三个孩子的心情都不好，随着机场的临近，其他的孩子也都渐渐停止了说笑，都在默默地想着什么。汽车在一架大力神庞大的黑色身躯旁停下了，远处还有好几架大飞机。他们得知，大力神的航程很远，下一个降落加油点已是夏威夷了。李智平、常汇东和张小乐拿着自己不多的东西，排成一条长队向飞机走去，从大力神的后舱门走近黑暗的机舱。舱门旁，有几个交换委员会的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胸前别着白色卡片，眼睛盯着每一个孩子带的东西，看是否有什么交换协议允许范围之外的物品。但直到李智平这儿，他们还没有卡住谁。再有几步就要踏进舱门了，李智平的目光突然被一点绿色吸引，那是几株小草，从机场地面的水泥逢中生长出来。他想都没想，放下手中的提包，跑过去拔下一株放到上衣口袋里，再回来拿起提包继续向前走。没想到旁边的几个美国孩子一起跑过来挡着他，指着装小草的口袋对在场的中方交换委员 **NO! NO!** 地直喊，又冒出一大串英语。一位中方委员对李智平解释：美国孩子要求他把那株小草留下，那不属于移民旅行中的生活必需品，不在交换协议允许带走物品的范围之内。李智平和周围的孩子一听都火冒三丈。这帮家伙也太小气了，难道从爷爷奶奶的土地上带一棵小草作纪念都不行吗？真是缺德！李智平大喊大叫着：我非要带这株小草不可！非带不可！神气什么，至少现在，这儿还是中国的领土呢！美国孩子坚决不让步，大家吵了走来。一个男孩子，中方的交换委员，苦苦地劝李智平，要顾全大局，不要为了一棵小草影响整个迁移工作，难道美国就没草了吗？旁边一个美国孩子赶紧冒出一串英语，中方委员告诉李智平，这孩子说美国的草也很多，比中国一点不少，你们要去的达克它州就是一

个大草原呢！美国孩子再次要求把这株草留下，好象要求留下一根金条似的。李智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孩子竟小气到这种地步，好象中国孩子每人都拔一棵草走，就会把这个国家拨成不毛之地似的！他还是捂着口袋不交出小草，美国孩子也是寸步不让，大家僵持起来。突然旁边的张小乐找到一个理由：他看到前面正在走进舱口的一个孩子提着一台液晶壁挂电视机，就冲美国孩子大叫：那家伙把电视机都带走了，你们不管，我拿棵小草你们都不让？！那几个美国孩子向那连看了看，又凑在一起低声嘀咕了几句，重新转向李智平，接下来中国孩子真怀疑中方委员把他们的话译错了：美国孩子说，你可以赶快回家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也拿一台电视机带走，但小草必须留下！李智平很是吃惊，实在想象不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默默地把小草放回原处。

当孩子们踏上舱门时，他们觉得自己又把一件不可分离的东西留在脚下的土地上，回头看去，见那株小草在微风中摆动，象在叫他们回去，孩子们的眼泪终于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他们向身后的那块土地最后看了一眼，就走进了飞机。这架军用运输机内部很宽敞，还临时安装了一排排的椅子，但没有舷窗，只有高高的机顶上的一盏日光灯发出昏暗的光，孩子们已同自己的土地隔开了。在椅子上坐下后，孩子们的眼泪越流越多，又站起来跑到舱门向外看，舱门已经关上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窗口，那里已挤着一堆向外看的孩子，有男孩儿也有女孩儿，美方机组人员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他们按回座位上并系好安全带。半小时后，发动机轰鸣起来，飞机向前滑去，大地通过机轮把微微的震动传了上来，象是妈妈的手在轻轻地拍着孩子们的后背。机内的每一个孩子都想把这一时光延长再延长，终于，随着机身微微一抖，震动消失了，孩子们同母亲土地的最后一丝联系中断了。有孩子失声叫了一句妈妈！，其他的孩子也都哭出声来。有人扯李智平的衣服，扭头一看是挨着他坐的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儿，她给他看两株小草，可能是进机场前拔的，也可能是刚才趁乱时拔的，并默默把其中的一株送给他。

李智平就这样带着一株小草飞离了祖先的土地。以后，在北美洲那簸沛流离的生活中，那株小草时时陪伴着他。无数个深夜，在思乡的梦中醒来，他总要看那株小草，玫瑰星云的光给她那早已枯黄的身躯又镀上了一层生命的绿色，这时，总是有一股暖流涌遍了他那已在奔波中麻木的身体，在爸爸妈妈从冥冥中传来的目光下，他那疲惫的心又唱起了童年的歌……

这样的事几乎贯穿了第一块国土交换的全过程，小草、树叶、花朵，甚至石子和泥土，只要中国孩子想带一点这类国土上最普通又最根本的东西做纪念时，美国孩子就惊恐万状，他们多次要求召开各种级别的会谈来讨论这个问题，并要中方做出保证禁止移民从这块土地上带走那些用做纪念的东西。他们解释说这样做是出于防疫需要，大多数中国孩子都相信了。只有不多的人明白美国孩子这样做的真正用意。

六月七日，首批交换的两块国土都迁空了，在对方第一批移民到来之前，两块国土上分别举行了交接仪式。

陕西省的交接仪式不是在省城，而是在一个村庄旁进行的，我们的四周，是沟沟壑壑的黄土山，祖祖辈辈的耕作在山上留下道道梯田。极目望去，黄土山一直延伸到天边，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块深沉而善良的土地养育了不知多少代中国人，现在，就要被她所养育的最后一群孩子抛弃了。

参加仪式的有十个交接委员会的孩子，中美各五个。仪式很简短：我们把自己的国旗降下来，美国孩子把自己的国旗升上去，然后双方在交换证明上签字。那几个美国孩子全副牛仔打扮，把这里当成了他们新的西部世界。

仪式只持续了十分钟，我用颤抖的手把降下来的国旗叠起来，抱在胸前。现在，我们五个孩子在这里已经是外国人了。我们都默默无声，这之前迁移工作的劳累使我们的精神都有些麻木了，要完全理解这一切还需要时间。广阔的黄土地象爷爷饱经沧桑的脸，这张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巨大的脸此时默默地看着苍穹，周围静得没有一丝声音，黄土地永远埋葬了本想对我们倾诉的千言万语，默默地看着我们离开。

我们不远处停着一架中国的直升机，我们将乘它飞出这块已不属于我们的土地，到第二个交换的省份甘肃去。我突然产生一个愿望，问美国孩子：我们能否步行走出这个块已属于他们的国土？那几个小牛犊惊呆了，有二百多公里的路呢！但他们最后还是答应了，给了我们特别通行证，并祝我们一路平安。

就在这时，从旁边已空无一人的村庄中跑出了一只小狗，它跑过来咬着我的裤脚不放，我弯腰把它抱起来。我们的直升机空着飞走了，轰鸣声很快消失在空中。我们五个孩子，还有一只在这块土地上出生的

小狗，开始了漫长艰难的旅程。我们说不清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留恋还是为了赎罪？但我们觉得，只要脚还踏在这块土地上，不管多么饿，多么渴，多么累，心里总还是有一种寄托……

(选自《大移民记事中国篇》第六卷，中美国土交换委员会编辑，新上海，超元7年版)

北达克它州的交换仪式是在五巨头像下进行，美国历史上五名最伟大的总统巨大的面孔默默地看着那面红色的国旗在他们面前升起，事后人们肯定会在回忆中描述那五张巨脸的不同表情，但我们当时所关心的不是这个。同地球另一面的冷清景象不同，这里有几百个美国孩子观看仪式，还有一支军乐队奏两国国歌。当中国孩子把他们的国旗升起后，双方交换代表应该在交换证明书上签字，中方代表很快签完字，轮到美国孩子了，这事由南达克它交接委员会的主任乔治·史蒂文做。在几百名孩子的目光下，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放证明书小桌前，把肩上的一个挎包放到桌上，从里面倒出一大堆笔，有钢笔也有圆珠笔，足有一百多支！然后他开始签字，用一支笔只点一点就放到一边再拿起一支，他签字足足用了十五分钟，在孩子们的大声抗议中直起身来。他写自己的名字用了近一百支笔，并显然恨爸爸妈妈给自己起的名字太短。紧接着，他开始大声拍卖在这划时代的签字仪式上用过的笔，开价五百元一支。我在旁边看着下面报价猛涨，心急如焚，突然看到了放证明书的小桌！但有人比我更机灵，几个男孩子猛扑过来，开始肢解小桌，一转眼的功夫，那张可怜的桌子在疯狂的抢夺中成了拿在几十个孩子手中的碎木块。我看看自己的手里，只有降下来的那面星条旗了，这国旗不属于我，只能另想门路了。我环视四周，突然眼睛一亮，转身冲进巨像下的那间观光酒吧，很运气，在一个小房间里找到了我要的工具：一把锯子。我返回去时，史蒂文正在卖他最后几支笔，报价已涨到五千多元一支！我面前有两根高高的旗杆，一根上现在飘扬着中国国旗，显然动不得，另一根原来挂星条旗的现在空了，我扑过去锯起那根木旗杆，很快锯断了。旗杆倒下去时，扑过来一大群孩子，要分抢那根旗杆，他们拼命想把旗杆折成他们能拿走的几段，无奈那木杆太粗，折不动。我凭借着锯子的优势成功地得到了两段旗杆，每段长约一米，剩下的再也没有力气抢手了，但这已足够！我随即把锯子以两千元的价格卖给一个男孩儿，只见他拿到锯子后立即扎入那抢旗杆的人堆里，看起来真象一场精彩的橄榄球赛！

我现场拍卖了一段旗杆，赚了四万五千元，后面那根旗杆我留下了，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价钱。接着，军乐队的小乐师们纷纷出卖他们的乐器，场面一时乱做一团。最后，这种经济活动已进行到了不象话的地步，没抢到什么也没钱可买什么的孩子开始围着那根飘扬着中国国旗的旗杆转，直到几名握着冲锋枪的中国海军陆战队小士兵冲过来，保卫这面已在他们国土上飘扬的国旗时，那帮孩子才叹着气走开了。后来，当场把纪念物卖掉的孩子后悔了，这第一次领土交换的纪念物的价格很快长了十倍，我幸亏还留着一段旗杆，它后来成了我在新疆开一家汽车运输公司的本钱。

(选自《大移民记事美国篇》第五卷，中美国土交换委员会编辑出版，新纽约，超新纪元7年版)

三位小领导人已走到了文物展厅的尽头，这是上古时代展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前面那些时代的东西，精雕细琢，孩子们感到敬畏，但难以理解，似乎有堵无形的墙把他们同那些时代隔开来。当走进近代的展区时，这种陌生感最深，使他们几乎丧失了向前走的勇气。既然不算遥远的清朝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难道还指望理解前面那些遥远的时代吗？但出乎他们的预料，越向文明的上游走，他们的陌生感就越少，当走到那无比遥远的文明源头时，孩子们突然置身于一个熟悉而亲切的世界中！就象一次遥远的旅行，漫漫的路途上走过的全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地域，这些地域中全是陌生的不可能理解的大人，他们说着听不懂的语言，过着另一种生活，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但当他们走到天地的尽头时，竟发现一个同自己一样的孩子世界！那些近代精致华美的文物不属于孩子们，创造出那种文物的人类已经长大了；人类的童年虽然更加遥远，但与孩子们是相通的。三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仰韶文化的遗留物：一个陶土罐。他们看着那个粗糙的制品，想起了幼年时代的一场大雨，想起了在雨后的彩虹下他们用地上的泥做出的那个东西。看着陶土罐上那些粗放的鱼兽图案，三个孩子想起了还不认字的时候，为再现想象中的世界，小手笨拙地握着蜡笔在纸上画出的画。他们面前的时代是盘古开天地的时代、女娲补天的时代、精卫填海的时代、夸父追日的时代，后来的人类长大了，胆却小了，再也没有创造出如此惊天动地的神话。

华华打开陈列柜上的玻璃，小心翼翼地把那个陶土罐捧出来，他觉得那东西是温热的，在他手中发出

微微的震颤，那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能量的生命体！华华把耳朵贴到罐口上，有声音呢！，他惊叫了一声，小梦也把耳朵贴上去仔细地听了听，好象是风声！，那是远古原野上的风声。华华把陶罐举起，对着明亮的玫瑰星云，陶罐在蓝光中泛出淡淡的红光。华华盯着上面的一条鱼的图案，那几根单纯得不能再单纯的线条微微扭动起来，那一个小黑圈所表示的鱼眼突然变得有神了；有许多影子在陶罐粗糙的表面上浮动，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觉得那是一些赤裸的形体在同什么比他们大得多的东西搏斗着，远古的太阳和月亮都盛在这个罐里，把金色和银色的光芒撒向那些形体。远古的阳光和月光只局限在陶罐之内，只有另外一种光透了出来，三个孩子突然感觉到陶罐上的那些图案，那些鱼呀兽呀，全像一双双眼睛，那些眼睛在看着他们。越过了上万年的漫漫岁月，三个孩子和第一位祖先的目光相遇了，那目光把一种狂野的活力传给孩子，使他们想大叫，想大哭大笑，想什么衣服都不穿在狂风呼啸的原野上奔跑，他们终于感觉到了自己血管中祖先的血液。华华说：“告诉美国孩子，前面那些文物我们可以不要，还有外面其它地方的那些文物，那些古书，我们都可以不要，但这个陈列室里的东西我们全要带走！”

“如果不答应，就中止交换！”小梦说。

三个中国孩子穿过星云照耀下的古老宫殿，他们的手中各捧着一只远古的陶罐，这是故宫中最古老的文物，是从中华文明的婴儿时代留下来的。他们小心翼翼，走得很慢，就象捧着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生命。当他们走到金水桥上时，古老宫殿的最后一道大门在身后轰然闭上。他们知道，不管走到哪里，他们的生命永远和手上的这只陶罐连在一起，这是他们生命的起点和归宿，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创世纪

刮了两大风终于停了，但浪仍未减，天空阴云密布，深夜中的洋面上只能看见一条条滚动的白浪。

第一支移民船队从连云港启航已有十六天了，这是船队遭遇的第一场风暴。风最大时，走在后面的两艘吨位较小的客轮被巨浪吞没了，另一艘两万吨级的货轮想去救援，船长轻率地命令转舵，使船体横对浪峰，船在几道巨浪的打击下很快倾覆。从另一艘军舰上起飞的两架直升机也无声无息地掉进大洋，船队指挥部只好放弃救援的努力，一万两千多孩子葬身于漆黑的太平洋中。剩下的三十八艘船继续在大风浪中进行着艰难的航行。在这之前，孩子们早已领略了航程的严酷：先是受恶劣的舱内条件和晕船的折磨，然后是食品短缺，每天每人的定量只够一顿吃饱，蔬菜更是没有，维生素药片也数量有限，有一半的孩子患了夜盲症，败血病患者也越来越多。在这艰难的条件下，孩子们仍然保持着严明的纪律，大队中队和小队的组织结构仍然完好，各级小领导们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用前所未有的献身精神行使着自己的职责。到达美洲后，孩子们是否仍能保持这样的组织和纪律，将是中国孩子所面临的第一个严峻考验，这考验比风暴和饥饿可怕得多。但孩子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十多天的航程证实了华华在起航时说的话：

“小朋友们，我们去的不是天堂，而是战场！”

前天，他们遇到了美国孩子的移民船队，两支船队默默地赶着各自的航程，谁也没理谁。现在，浪小了，为在风浪中采取最安全的迎浪行驶方式，船队已偏离航线行驶了两天，现在整个船队正在试着艰难地转向，雷鸣似的浪击声从船头移向左舷，船体的左右摇摆加剧了。

这时，大洋上空乌云散去，玫瑰星云把光芒撒向洋面，洋浪接住了光芒并把它撕碎，太平洋仿佛变成一片壮观的蓝色火海，孩子们纷纷跑上甲板，晕船和饥饿使他们步履艰难，但他们仍对着眼前壮丽的景象欢呼起来。

今天是超新星纪元第2年的最后一天，

零点到了。

船队中的两艘驱逐舰上的舰炮响了起来，别的船上也升起了一串串照明弹和焰火，炮声浪声风声和孩子们的欢呼声混为一体，在天空和大洋之间轰响着。东方已现出第一缕曙光，同玫瑰星云的光芒组成宇宙间最壮丽的色彩。

这是超新星纪元第3年1月1日。

附记 蓝星星

终于写完了！我像一个潜水者露出水面时一样长吸了一口气。这水我足足潜了半年，这半年，这本书占据了我的一切生活。现在我可真是“写”完了，又停电了，政府说是太阳能电池阵列又出了毛病，我只好拿起古老的笔。但昨天笔给冻住了，没写成；今天倒是没冻住，我却在炎热中大汗淋漓，汗水滴到稿纸上。这气候啊，一天一个样，甚至一小时一个样儿，不开空调真难受。

看看窗外，是一片嫩绿的草地，其上点缀着移民村的房屋，都是那种淡黄色的简易平房。再向远看，天啊，还是不看了吧，除了沙漠就是沙漠，一片荒凉的红色，不时有一阵沙尘暴扬起，遮住了昏红的天空中本来就没有多少热度的太阳。

这鬼地方，这鬼地方啊！

“你说过写完书就要陪孩子的！”弗伦娜走过来说。

我说我在写附记，马上就完了。

“我看你呀，可能是白费力气，从史学角度来说，你这本书太另类；从文学角度看，又太写实。”

她说的对，出版商也是这么说的，唉，有什么办法，这是史学界的现状逼出来的啊！

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超史研究者是不幸的。超新星纪元到现在也只有三十多年，可对它的历史研究已是轰轰烈烈，早已超出了史学的范围，成了一种商业炒作。书出了一本又一本，大都是哗众取宠之作。一些无聊的所谓史学家们还把这三十多年分成许多时代，其数量比超元前历史中的朝代都多，时代的长度精确到天，分段炒作，大赚其钱。

目前对超元史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学派：架空学派和心理学派。

架空学派最为盛行，该学派的研究方法是对历史进行假设，如：如果超新星射线的强度再强一点点使只有八岁以下的人存活，或再弱一点点使二十岁以下的人存活，超元的历史会是怎样？如果超新星战争不是以游戏形式而是打公元概念的常规战会怎样？等等。这个学派产生自有其原因：超新星的爆发使人类意识到，历史进程从宇宙角度看有一定的偶然性，正

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刘静博士所说：“历史是顺一条小溪而下的一根小树枝，可能在一个小漩涡中回旋半天，也可能被一块露出水面的小石头绊住，有着无穷多种可能。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果只研究其一种可能，就像玩一副全是A的扑克牌一样可笑。”该学派的产生还与近年来量子力学的纤维宇宙理论被证实有关，纤维宇宙论对包括史学在内的各门学科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刚刚开始。

我不否认架空学派中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如亚历山大·列文森（著有《断面的方向》）、松本太郎（著有《无极限分支》），他们的研究都把历史的另一个可能走向作为一个独特的角度，以它来阐明真实历史的内在规律，对这些学者我是持尊敬态度的，他们的著作遭到冷遇是史学界的悲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学派也给那些靠花拳绣脚哗众取宠的人提供了很合适的舞台，他们对架空历史的兴趣远大于真实的历史，与其把这些人称做史学研究者，还不如叫空想小说家合适。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上面提到的刘静。她最近频繁地在媒体上露面，为她的第五本书大肆炒作，据说这本书版税的预付款就高达350万火星元，书名叫《大如果》，从这名字就可以看出是什么货色了。说到刘静博士的治学态度，不得不提到她那公元世纪的父亲。别误会，我并不是搞血统论，但既然刘博士反复强调她的学术思想是受了她那伟大父亲的影响，我就不得不对其父做一些了解。这还真不容易，我翻遍了公元世纪的资料，检索了所有可能找到的古老的数据库，都没有查到那个人。好在刘静曾是弗伦娜的研究生导师，就托她去问刘博士本人，结果得知：刘静那个一事无成的父亲刘慈欣在公元世纪写过几篇科幻小说，大多发表在一本叫SFW的杂志上（我考证过，是《科幻世界》杂志，它就是现在垄断两个行星上的超媒体艺术市场的精确梦幻集团的前身）。弗伦娜还拿来了其中三篇，我把其中的一篇看了一半就扔到一边了，真是垃圾，小说里的那头鲸居然长着牙！在这种父亲的影响下，刘静博士做学问的态度和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超史研究的心理学派则严肃得多，这个学派认为，超元历史之所以大大越出了超元前人类历史的轨迹，是由于超元社会的孩子心理所至。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冯·施芬辛格所著《原细胞社会》，系统阐述了公元

初没有家庭的社会的独特内涵；张丰云所著的《无性世界》走得远了一些，引起了一些争议，但其中对个性爱还基本没有出现的社会的分析还是很严肃很精辟的。但我认为心理学派的基础并不牢固，事实上，超元孩子的心理形态与公元世纪的孩子是完全不同的。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孩子更幼稚，而在另一些方面，他们比公元大人都成熟。超元历史和孩子心理，谁造就谁，这是一个鸡和蛋的问题。

还有一些严谨的学者，他们不属于某个学派，但其超史研究的成果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A·G·霍普金斯，其著作《班级社会》对孩子世界的政体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本巨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大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不是学术原因，考虑到本书所涉及的领域，这也不足为奇；山中惠子的《自己成长》和林明珠的《寒夜烛光》，是两部超元教育史，虽然其中的情感因素都重了些，但仍不失其全面客观的史料价值；曾雨林的巨著《重新歌唱》，以一种严谨而不失诗意的手法系统地研究了孩子世界的艺术，这也是超史研究中少有的既在学术界叫好又在媒体叫座的著作……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的价值还需经时间考验，但他们的研究本身是严肃的，至少没有出现过像《大如果》这样的东西……

“一提到我导师，你总是不能冷静。”在旁边看着我写字的弗伦娜说。

我能冷静吗？她刘静冷静了吗？我这本书还没出，她就在媒体上冷嘲热讽，说它“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历史不像历史，不伦不类”。这种用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行径，对超史研究中已经不太纯净的学术空气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

我这么写也是出于无奈。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必须让历史冷却下来，超元这三十多年的历史冷却下来了么？没有。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超新星爆发时的恐惧、公元钟熄灭时的孤独、糖城时代的迷茫、超新星战争的惨烈，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脑海中烙下深深的烙印。在移居到这里之前，我家住在一条铁路旁，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被一个相同的噩梦折磨着，在梦中我在黑色的原野上奔跑，天地间响着一种可怖的声音，像洪水、像地震、像大群的巨兽在吼叫，像空中的核弹在轰鸣。有一天深夜，我终于从噩梦中惊醒，猛地砸开窗子，外面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在玫瑰星云照耀的大地上，缓缓行驶着一列夜行列车……在这种状态下能从理论层面上研究历史吗？不能，我们缺少理论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和疏离，对超元初历史的理论研究需要等它与研究者拉开一段距离才能正常进行，这也许是下一代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超史研究者，只能把历史用白描方式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份从历史亲历者和历史研究者两个角度对超元初历史的记录，我觉得现在在超元史学中能做的也仅此而已了。

但这并不容易。我最初的设想是从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写，对国家高层和世界进程用文摘插入的方式，这样写就更像小说了。但我是一名史学研究者，不是文字家，我的文学水平还不足以做到从一滴水见大海，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描写国家高层，而把普通人的经历细节用文摘插入表现。当年的孩子领导人现在大多已离开了他们的岗位，这使他们有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这就写成了现在刘静博士所说的“不伦不类”的书。

“爸爸爸爸，快出来呀，外面凉快下来了！”晶晶敲着窗玻璃喊，他的小脸儿紧贴在玻璃上，把小鼻子都挤扁了。我看到远处那些孤立的奇峰在红色沙漠上投出了长长的影子，太阳要落了，当然凉下来了。

但我毕竟是一个史学家，还是忍不住要做自己该做的事。现在对超史的研究集中在对几个关键问题的争论上，这种争论还扩散到媒体上，越炒越热，而严肃的超史研究者们对此发表的意见反而比一般人少，我借此机会把自己对超史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说一下。

一、超新星纪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两个极端的看法，其一认为自超新星爆发时就开始了，其理由是宇宙的标志是纪元开始最权威的标志。这显然站不住脚，人类的历法的标志是宇宙的，但纪元标志只能是历史的；其二认为超新星战争开始时才是真正的超元初，这同样说不过去，因为战争之前，历史的进程早已越出了公元模式。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新纪元开始时间应该是公元钟熄灭，有人会反对说那时的历史还是公元模式的。但历史总是有其惯性，你总不能说耶稣诞生时全世界的人都是基督徒了。公元钟这个标志无论在历史意义上还是在哲学意义上，都有其十分深刻的含义。

二、关于公元末各国用模拟国家的方式挑选孩子国家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败，特别是它的合法性。对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即使是现在，那些认为这种方式不可接受的人也没有提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更别说在那个每个国家都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的时刻了。现在的史学界充满了这号自以为是的人，让他们认识自己

的最好方法就是到架在两座高楼间的铁轨上去走一走。

三、世界战争游戏的目的是游戏还是争夺南极？从现在的成人思维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正像超元前的战争，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问题往往融为一体，很难把它们分开来；南极游戏也一样，在孩子世界，游戏和国家政治是不可分的，是一个事物的两面。这又引出下面一个问题：

四、在超新星战争中美国孩子的战略问题。有人提出，由于美国孩子在军事力量上占很大优势，如果打常规战争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南极。在常规战争中，美国孩子可以使用强大的海军切断敌人的海上运输线，这样别国根本不可能向南极投送兵力。持这种想法的人缺乏起码的世界政治常识，只是以公元世纪浅薄的地缘政治学观点来思考超元世界，他们不懂得世界政治中的基本原则：势力均衡原则。如果事情真是那样，其他国家会立刻结成同盟，其中的中、俄、欧、日这些国家中的任一个组合，其力量都足以与美国抗衡，最后形成的实力格局与游戏战争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国家换成了联盟，政治上的表现更公元化些而已。

.....

“爸爸爸爸，快出来呀！你不是答应和我们一起看蓝星星的吗？它就要升起来了！”

我叹了口气放下笔，心想自己又不由自主地开始徒劳的理论探讨了，于是决定就此打住。我站起身走出门，来到外面的草地上，这时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玫瑰星云开始显出它的光度来。

“天啊，天空干净了！”我惊喜地喊道。以前出门时看到的空中那些不动的脏云消失了，天空显示出纯净的淡红色。

“都一个星期了，你才知道！”弗伦娜拉着晶晶说。

“政府不是说没钱清洗防护罩吗？”

“是志愿者干的！我还去了呢，我清洗了四百平方米！”晶晶自豪地说。

我抬头看看，见那两千米高的防护罩顶部还有人在清洗最后一块脏云，他们看上去是玫瑰星云明亮的蓝色背景上的几个小黑点儿。

这时天冷了下来，下起了雪。近处嫩绿的草地、防护罩外红色的沙漠、太空中灿烂的玫瑰星云，加上空中飞飞扬扬的洁白雪花，构成了一幅让人心醉的绚丽画面。

“他们总是调不好气候控制系统！”弗伦娜抱怨说。

“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我由衷地说。

“升起来了升起来了！”晶晶欢呼。

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颗蓝色的星星，它像是放在天空这块淡红色轻纱上的一块蓝宝石。

“爸爸，我们是从那里来的吗？”晶晶问。

“是的。”我点点头。

“我们的爷爷奶奶一直住在那里吗？”

“是的，他们一直住在那里。”

“那是地球吗？”

看着那蓝色的星球，我像在看母亲的瞳仁，泪水在我的眼中打转，我哽咽着说：

“是的孩子，那是地球。”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于娘子关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稿于娘子关

二零零一年四月二日三稿于娘子关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四稿于娘子关

后记一

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主流文学作品，一般都是精雕细琢，经历一个很复杂的创作过程。而科幻小说，由于其市场属性，写作都很迅速，一般两三个月时间就能写出一部长篇。有这样一部科幻小说，创作过程历时十二年，五易其稿，经手过它的欲用不能欲退不忍的编辑和各方人士有近二十位，而小说中所表现的思想，在最后一稿中已与第一稿完全相反，这种情况在现在日新月异的科幻创作中应该是不常见的。所以当接到作家出版社的通知，得知《超新星纪元》已经出版时，不由生出一些感慨。

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去京参加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与现在不同，那时国内计算机应用的规模有限，这个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几乎囊括了本年度全国所有的计算机制造和应用的软硬件成果，所以影响很大。由于当时首都的形势，我怀疑此行没什么意义，这一带交通的混乱也让人望而生畏。但已先到京的上级来电话说天上下刀子也得去，就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去了。那一天的北京还相对平静，谁也没有想到两天后形势会发展到那种地步。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那样的形势下，展览会居然照开不误。当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之际，我们却在首都展览馆安静的大厅中，细心观看那些用 DBASEII 和汇编语言编制的软件，这是我一生中最怪异的经历之一。六月三日的夜里，华北电力局招待所的那个三人间中只有我一个人，我做了这样一个梦：一片无际的雪原，狂风卷起道道雪尘，天上有一颗不知是太阳还是星星的东西，发出刺目的蓝光，天空呈一种诡异的紫绿相间的色彩。就在这幽幽的蓝光中，雪原上行进着一支由孩子组成的方阵，那些孩子头上缠着白布条，端着上有寒光四射的刺刀的步枪，唱着一首不知名的歌整齐地行进着。。。。。。那景象之阴森之恐怖，现在想起来还心悸不已。我一身冷汗地醒来后，再也没有睡着，《超新星纪元》的构思就在那夜现出雏形，那一夜很不平静，直到午夜两三点，楼下的街道上还不时有人群通过，并听到低低的语气神秘的说话声。但让我自己也不可理解的是，这个梦中的场景直到第三稿才在《超》中出现。

我于 1990 年开始<超>的写作，第一稿不免打上年龄的烙印。当时有一部在全国知识界影响巨大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直到现在，我也不认为它像后来人们所批判的那样狗屁不通，它毕竟揭开了罩在民族文化上的一层纸，而它的浅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渐渐暴露出来的，当时的煽动力却无与伦比。在那样思潮的影响下，在<超>中民族文化只是灾难之源，其邪恶要高于自然灾害之上。小说中，当大灾难到来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国土的正中央建一条长城，将男孩和女孩们分开来。。。。。。这一稿并没有写完，社会课堂的教学效率是很高的，就在写这一稿的过程中，自己对中国社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每天与工人们接触，厂外就是山村，而在当时的工作中，我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中渡过，我没去过西方，但在俄罗斯呆过一段时间，那正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旗帜风雨飘摇的时候。。。。。。这些经历不算丰富，但也足以让我用更理智更科学的眼光观察中国社会。我明白了人类社会的差异仍然巨大，有些东西在一个地方是美酒，另一个地方则是毒药。《超》的第一稿中所表现出来的浅薄和幼稚让我一时无地自容，直到现在都没有勇气重读一遍。

我紧接着开始了《超》第二稿的写作，并把它写完了，有三十多万字，前后耗时两年，以现在的标准看，速度是很慢的。这一稿在思想上比较成熟，但在技巧上很幼稚，充满了大段的政论，有些地方很难读。现在一些朋友看到的，就是这一稿。但它确立了以后这篇小说的框架。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可能把这本书写成一部纯粹的科幻小说，只能把科幻内容“像做贼似地加进去。”（何夕语。）

小说完成后，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知把它投给谁，当时我不认识任何出版界的人，对出版社的运作方式也没有最基本的概念。第一个想法就是把它寄给杨潇。由于对科幻世界杂志命运的关注（当时它不叫这个名字），我很早就知道她这个人。自八十年代的那场灾难后，中国科幻当时正处于中世纪的状态，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而她居然能够在这种环境下把这样一个杂志办下去，让我很惊奇，也很敬佩。当我在当地那个小小的邮局中把那厚厚的稿子寄出后（当时没有 E-MAIL），心里其实不抱希望的，不是指出版的希望，仅是指得到回复的希望，没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了回信，那封信写得十分热情，让我很感动。以后，稿子在杨潇那里放了有近一年的时间，这期间，她一直在做着联系出版的努力，还不时给我来信说明情况。记得在一封信中她是这样说的：“请你再等等，我不相信现在的弟妹们不喜欢看新世纪的文学！”后来，由于当

时的环境等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书没能出版。从退回的书稿那磨损的样子看，它一定经过了很多人的手。我同时还收到了覃白编辑的来信，他仔细看了全稿，并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我同时期写的另一部科幻长篇《中国 2185》也没能发表，以后也没有发表的可能了，因为叶永烈已在港台发表了一部题材构思与之相同的小说，预计将成为畅销书，据悉这本书还有可能在大陆出版。《超》在后来又投了几个出版社，反应全是一样：书稿很不错，但是不可能出。后来由于工作和一些其它的事分心，我便停止了《超》的写作和出版努力。

这一停就是十年。

直到二零零零年，在一次偶然的会我又想起了这部书稿，发现竟然有出版的可能。拿出来后首先给了唐风，然后又给了姚海军，他们都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在送出稿子后曾告诉唐风，只想在较大的较为正式的出版社出书，但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两个国内首屈一指的主流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和作家出版社同时准备接受这本书。这之后，《超》又写了三稿。

第三稿与第二稿相比，已更新了一大半内容，弱化了其中的政治色彩，加强了科幻内容，并将《中国 2185》中描写的以数字国土为基础的绝对民主社会移植进来，但已由乌托邦变成一场噩梦。第三稿中的战争描写内容比较丰富，但也很敏感，其中有侵略军将领瞻仰主席纪念堂和核弹摧毁北京的描写，我知道这些不会通过，只是抱着帽子高了不被砍一刀的想法。

第四稿主要修改战争部分，改变了战场的地点，同时使战争的形式更加科幻和怪异。这次修改固然是编辑的要求，但也是作者自己的愿望，这时我已意识到，科幻小说的过分现实化固然能赢来一时的关注，但肯定是短命的。第四稿的意境更加空灵，也更加科幻了，但现实的内核是存在的，这部小说，如果把它切碎榨干，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有现实。这是我最满意的一稿。

第五稿可以说是砍了很痛的一刀，把最后的交换国土部分去掉了，这是小说的看点之一。当时听到这个修改意见后，自己一时十分沮丧，变得固执起来。以后想想，发现这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初级作者的一个令人讨厌的毛病：只想着自己的作品，却不为编辑工作中的难处着想，现在想想心中十分愧疚，不过最后还是按要求修改了。冷静下来一想，编辑的意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最后那一部分十分突兀，从科幻方面看很有意思，但从文学角度是无法接受的。以后，如果看这本书的人足够多，我将把那一部分在网上贴出来，如果只能卖出几千册（多半是这个命运），那就算了。

《超新星纪元》最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主要的主流文学出版社之一，而目前国内长篇科幻市场又十分低迷，所以自己对他们和所有为这本书的出版作出努力的人心中充满感激。

这本书是自己年轻时留下来的一个尾巴，它的出版对我而言，标志着在科幻创作上的青春时代彻底结束。现在，无论对于我还是其他作者，科幻创作的理念和方式已与十年前大不相同。

十年前，在杨潇老师给我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感叹：“Time is flying!”其实现在才真正能体会到 Time 的 fly。那时国内的科幻迷就如同星星之火一样稀少，在严冬的城市中的某个角度里，在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屋中，几名年轻人围在一个小火炉边，彻夜畅谈着美丽的科幻之梦……这就是凌晨所描述的那时的科幻迷世界。我曾给北京的一个科幻迷团体去信（星河是其中的一员），告诉他们可以到我这里来用电脑。现在大家可能会说我这人太小气，你是搞计算机的，给人家一台旧电脑不就行了吗？放到今天这当然很容易，但我们应该了解当时的电脑意味着什么：我当时用的是一台 GW0520CH，内存 512K（注意是 K），硬盘 20MB（注意是 MB），加上那台 3070C 的针式打印机，价格是 24900 元。（这台机器后来做为一个轨道衡的监控计算机，居然连续不断电运行了 8 年！现在还能用，就是太沉了。）那时有个 BB 机是身份的象征，那时一个砖头那么大的手机要两万多块钱，它一个月的电话费一般打打也在两三千左右，而那时，我所在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高收入的行业，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百多，真是“Time is flying!”

本来，新生代的中国科幻是没有资格回忆过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去，但现在正是 2002 年的最后一夜，就容忍这种可笑的冲动冒一下头。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可能是中国的第一代科幻迷，在我们之前，科幻先是与科普，后来又与主流文学溶为一体，并没有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另一部长篇拙作《球状闪电》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使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

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渡过了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十多年前，在一个个冬夜里，坐在那屏幕上只有黑白两色的电脑前，用 DOS 下的 WORDSTAR 一行行地写着《超新星纪元》，窗外只有太行山的寒风在呼啸，心里却感觉很温暖很快乐，虽然自己的小说发表的希望十分微薄，但对科幻事业却充满信心，有时写了一夜，看着从东方山谷中升起的太阳，感觉那就是科幻的象征。现在，当小说最后发表时，心里却有一种很凄凉的感觉。前一阵在网上看到过一张美国科幻迷聚会的照片，看着那一群四五十岁大叔大婶，国内的科幻人可能会对人家科幻的成人化露出羡慕之情，而我感觉到的只有心灰意冷。在那个曾令我们向往的科幻王国中，老的科幻迷在不断死去，新的却未见出生，这也是科幻文学的象征，科幻真的老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这一代科幻迷心中的科幻老了。新的科幻正在诞生，我们肯定会去读甚至去写那样的科幻，但它与我们这些中国第一代的科幻迷的那些美好的回忆已经没有太多的关系了。

现在是深夜十一点五十分，2002 年只剩十分钟了。其实，任何事物都终有只剩十分钟的时候，除了 2002 年，还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地球，太阳和整个宇宙，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我们这一代科幻迷心中的科幻。

祝中国科幻新年快乐。

后记二

在一片黑暗中，你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慢慢地向着某个方向走，黑暗中你看不清他们的身影，但那两只手使你的精神踏在坚实的大地上。突然，那两只手松开了你的手，你徒劳地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找回那两只手，你绝望地大喊，无际的黑暗吞没了你的声音……

这可能是每一个人在童年都做过的梦，黑暗中丢失了爸爸妈妈的手，是每个孩子最恐惧的事。

这也是全人类最恐惧的事，这恐惧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文明之中，使得古老的宗教在今天仍然存在，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黑暗而幽深的宇宙，人类徒劳地想抓住一双并不存在的手。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世界已经是这篇小说中所描写的孩子世界了，全人类就是一个找不到双亲之手的孤儿，心中充满了恐惧和茫然，同时，任人性中幼稚和野性的火苗燃起，最后燃成了疯狂的毁灭之火……我们甚至远不如小说中的孩子们幸运，在太学习中没人教我们。

如此说来，这本书只是讲述了一个相当平淡的故事。

当你被诊断为癌症时，世界在你的眼中会突然变成另一个样子：天空是红的太阳是蓝的；而当你最后得知这是误诊时，天空又变成蓝的太阳又变成红的，但在你眼中，这已不是以前的天空和太阳了，对于你来说，世界和生活增加了许多内涵。一个人的末日体验是一种很珍贵的体验，那么全人类的末日体验呢？如果世界经历了这样一次“误诊”，那全人类同样会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天空和太阳，更珍惜他们以前视为很平常的一切，人类世界将沿着一条更合理的轨迹运行。而能够带来这种末日体验的文学，只有科幻小说。

另一个不可少的体验就是生活体验，在您的周围的人群中，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五光十色的人生，这不同的人的不同经历，使我们感叹生活的丰富多彩。但人类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孤独地运行在银河系一个旋臂顶端的荒凉太空中。我们相信，在这个宇宙中肯定有众多的文明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着不同的历史，但我们看不到它们，时间长了我们会误认为我们文明的历程是惟一的，不会再有别的选择。科幻小说为我们创造了种种不同于现实的文明历程，通过对这些虚拟历史的感受，我们能跳出现实而体会到许多深藏在现实之中的东西。

一部《战争与和平》，洋洋百万字，却只是描述了地球上一个有限区域几十年的历史；而一篇几千字的短篇科幻小说，如阿西莫夫的《最后问题》，却可以描述从现实到宇宙毁灭的千亿年的时光。科幻文学是惟一现实的文学。对于一名科幻评论家说的这句话，大多数人可能不以为然，但它确实从某个方面道出了实情。从科幻的想象世界中看现实，能使我们对现实有更真切、更深刻的认识。美国科幻研究者冈恩曾说过：“科幻小说所描写的灾难，往往是整个人类种族的灾难。”从本质上说，科幻小说的主人公是全人类，在科

幻世界中，全人类已不仅仅是一家，而是广漠宇宙中孤独地生活在一粒太空灰尘上的、一个单一的智慧微生物。

这就是科幻小说的魅力，它能让我们用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透视现实和剖析人性不是科幻小说的任务，更不是它的优势。科幻小说的目标与上帝一样：创造各种各样的新世界。

中国的科幻文学确实还处于幼稚阶段，直到今天，我们的科幻小说也没能真正创造出一个自己的想象世界，我们只是在人家创造出的多个世界中演绎自己的故事。

但从另一方面看，科幻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幼稚的，它所表现的，是童年时代的人类面对广漠深邃的宇宙所产生的好奇和恐惧，以及探索的冲动。在这样的一个宇宙面前，人类的科学和哲学都很幼稚，科幻做为表现这两者的惟一个文学形式，浸透着稚气也就不奇怪了。当未来人类的科学发展到极限，宇宙的一切毫发毕现之日，也就是科幻消亡之时。

“……从第一次看见彩虹起，我就把她当成一座架在空中的五彩大桥了，我想那是一座水晶做的大桥，里面闪着五彩光柱。有一次下完大雨后，我就没命地朝彩虹那儿跑，我真想跑到她的脚下，攀到它那高得吓人的顶上，看看天边那排大山后面是什么，看看世界到底有多大。但我跑，她好像也向前移，最后太阳一落山，它就从下向上融化了……”

书中的这段描写，是作者童年的真实经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一个追梦的旅程，与其他虚幻的梦不同，科幻创造的梦就像那道彩虹，是连接着大地的真实存在，是太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它终将消失，但我们会发现自己已在追梦的路上前进了不少，长大了不少。